

集部第七二冊目次

壺山集三卷

〔明〕陳孝威撰
清順治刻本

一

可經堂集十二卷

〔明〕徐石麒撰
清順治可經堂刻本

三五

變雅堂文集不分卷附推枕吟一卷杜陵七歌一卷

〔清〕杜濬撰
清康熙刻本

三一三

無他技堂遺稿十六卷

〔明〕蔣臣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蔣子湄刻本

四四五

壺山集三卷

〔明〕陳孝威撰

清順治刻本

原北平圖書館藏

士壘山集

壺山集序



興霸吾師大士先生仲子也先生少讀詩自關關至寢成孔安七遍上口興霸八歲授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亦三遍爲時文氣魄壓千人嘗有齊神武高昂藏君臣間意日十數題題十數義如父風古文稱是今日壺山集以行者其什一也予侍先生時興霸與弟少游皆幼藝洽通

矣先生懲其才高故嚴苦之夢中呼覺令誦考工記一字躓輒蹴下牀與杖甚於頭觸屏風然觀其文則喜不寐興霸嘗私謂予吾他日訓兒當一以寬予笑曰度子性範殆有甚焉興霸卒所能自立於文辭者先生教也興霸孰古今事欲有以自見其才不肯屈首著述事故客死南方僅遺其書所後兄子二人亦

不及親見訓之而予疇昔戲笑
之言猶在耳目悲夫雖然興霸
之文後之君子足以想見其雄
傑瑰瑋之氣而慕悅之然則興
霸蓋不歿也柔兆涸灘端月傳

占衡序

壺山集目錄

卷之一

傳

大中大夫王味艾先生傳

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烈鳳山曾公傳

吳先民傳

曾上平傳

祭文

祭黃石齋先生文

祭金正希先生文

祭儀制司羅文止先生文

祭柳州太守章大力先生文

祭徐常甫文

祭大將軍陳天威文

祭謝閣臣文

祭管子敬文

卷之二

序

豫章文正二集序

昭武文觀序

又

袁克史制義序

徐道寧發言序

陳伯曉新統序

劉孝若制義序

朱觀以道草序

鄭六奕試續序

曾竹君試義序

家弟少游春秋稿序

解

周公作金縢櫝解

博浪誤中解

胡越一家解

縱囚來歸解

魏徵十漸解

憲宗退柳泌金丹解

丹心汗青解

詩

幕府唱和詞

卷之三

論

帝嚳論

小康論

宋莊襄王論

魏武帝論

南宋武帝論

北魏孝文帝論

隋煬帝論

唐高祖論

王猛論

李晟論

趙普論

韓琦論

女媧論

武后論

聖人辨聞多見蓄道以待物論

書讀

答文千子先生

答曾堯臣

與李力負

與劉孝若

答陶堯生

與吳次尾

與易起也年伯

與制府

其二

其三

與傅聿庵

與傅平叔

與傅水宜

傳

大中大夫王味艾先生傳

忠義天地之美氣也然非國與人臣之幸國不亂不有人臣不際國之亂有大不忍於中者亦不有夫古無千歲不易之君人無千歲不朽之骨而能望其國與身高懸兩際之間死朱溫之刃者未嘗延唐死完顏之庭者豈其存宋然能星唐宋之社者不能灰唐宋之忠臣義士雖國墟矣而因其人猶繫之以其代則朝廷定賴之有明立國遐絕前代太祖仗三尺劍訂百年之驛使使中原故物而養士之高厚亦非前朝可及即近者咸皇廟從玉璽而升不亡人如疏僚外吏激烈赴燭錢余聞頗深未

有親睹其事而於味艾王大夫則所目擊者公諱士和字萬育號味艾世籍金谿北鄉范塘里自大父璞父丞乃業儒璞無成而以至行稱子三人丞居季寔為贈公丞喪失父母託領家政遂棄儒轉遷於楚豫之郊意氣併儒持風雅錄之往往為賢達所器凡風塵所歷有記自號徵人集年七十而生今大夫大去母孟淑人生公以年午日贈公大喜吾聞孟嘗君以是日舉兒殆高吾門乎公五歲就傅授四子書授經口過心記十歲後誦以舉子業歷泰漢唐宋文字以御智掠之師不能難或曰之曰此子非能駒當是鳳雛為人狀貌豐偉聲咳如洪鐘試學使者不傳歸而發憤雋儒歲幾弱壯夫人崩贈公繼下世一身兩喪家徒壁立經年而葬事集其哀痛思慕古之至孝度以加於天性獨絕學問不待而至之者也忠孝同源公之風根具是

矣崇禎庚午倚於鄉其房師章叔萬出關晤公握手曰此舉差無負得一門人常貫耳為朝廷薦一佳士以擔當末局愛吾不輕吾前託子文堯先為文今子神骨亦與之副天下會當有事事功節義必子其人為孝廉二十年不以隻字子公府不以半面借時貴即從是有難割所得子祖父者悉子之以解患每戒諸子曰家本素寒歷先世靈休以有此尺寸人苦不自愛小趨輒誇平昔時意吾痛之出數畝可耕積書數篋可讀貧雖難忍然窮指大不爾耶時以五七言詠其半發至醫卜星相河洛理數太乙六壬釋道諸書皆及之每與友人談時事慨然曰九州雖大作人其幾夫名士如鮑徒亂人國况今嗷嗷而嘿徐徐而俯者庸之徒趨趨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人人號立門戶其於河北賊他日不為漢之黨錮必為晉之幽沉今既不救異

時又無可救奈何言已淚下不幸而言驗於甲申矣乙酉真入起三山臣民如歸公同長君宗翰步攜以行手勝足脫至天興嘗事偉其人授以吏部司務旋陟兵部職方司主事其疏屢沐聖眷其家集中天子移譚劍城委公守劍城進六事言中肯綮天子召之前命付梓班小大臣工任邵二十日而擢兵部面諭曰卿才冠絕一時廷建鎖鑰寄卿公知時不可為矣而戴思如天不敢辭駕驛之明日余方釋箸見男女午貫於道傳兵薄城下余入署訊公公閱城未返長君還余曰事急矣遲杯茶頃而公步入眾問外事云何公曰早知爾爾不足怪也賊見飛船而邀余欲呼民丁背城借一則紛紛欲門出太守無德不足追古烈以報夫何言提筆於東廡之壁書絕句一首云云讀之動人肺腑肝人內更衣執笏然香簪几南面向俯首呼萬歲者三

嘗凡之東面俯呼而呼父者三命公子宗翰拜次第與妻客
交拜取二十月中太守所得金劍之案時唯門隸鄭富哀忠烈
與等侍側各子簇二幕中蘇服民余東望父子及一廝所授如
之復呼哀忠烈與前曰吾贈女長梅益白金兩忠爲吾護屍與
爲吾護公子已把金臂曰吾不贈與霸者以所託在卿諸人不
他則盜飽亦爾耳吾泰與尊公同年譜今兒又附籍未存亡之
寄一屬于君君才十倍兒幸有凡烟料之余答曰我公爲儒人
上從古忠義遊此表受者何煩祝言罷速長君取繯翰諸子泣
不置且欲死孝公初面如鐵聞此淚不禁卽旋身試之不欲形
見其嚔者解顏曰驤兒兒殉誰錄死父骸者家有母弟獨不一
念乎忽有叩門人衣青巾趨以囑者乃同知汪某也欲商公
所之公叱曰只合一死此外豈容他念不能然者速去毋後吾
事注失色而出亟索索翰猶難之公云兒大不解事吾志已決

遲兵至徒多辱我痛我耳余從旁諾曰然翰乃獻索公拱別諸
君曰晤當再世持索如西廂繼翰解就堂中卧於地兩雁兩雁
之月角有血如漆翰哭聲震天余亦泣吏民聞之有呼者有涕
者有頓足者有怒罵公子者吁者涕者頓足者惜其烈也怒罵
公子者謂延人方欲哀而爾公彼帥方欲寬公超擢而公子不
能挽且從吏其死也夫觀人於無求無畏之地而天心自復此
之謂至誠感人矣公於延所謂五日京兆耳而延人若此午食
後八騎衝入內堂下馬諦視詢導者曰信太守公與信投環死
哉兩卒斧其筭黨眾止之弟携公子謁千歲與余偕之徐陽離
鄉二十五里日入下春矣登坂級蹙足履俱裂王已酣夢纔帳
騎子撥火取肉酒舖余兩人輪不起箸騎目瞠也中有爲婉語

者女不須懷夜宿廬帳凌晨促起入見有五大夫列坐於地
冠與卒伍同中一男子年可十八九許幹修而不脫卽所云千
歲者左旁則土池右旁則楊田餘三子俱稱畝山引公子前伏
土問云而父何以速死百姓甚稱好官惜死矣是一個忠臣吾
以郡事屬女公子曰曲荷生全感且不朽然亡肉未冷得且夕
望先人壙世世街公侯恩賜之延平萬山如盡任卜吉壤何
必戀江西八尺土公子乃以母弟在家理無前擬處應如初土
笑曰白面生不足於汝欲還聽汝命步卒兩人持小艇送之延
城皆郡守已委濟南趙某矣嘉公之忠特給致舟載柩歸以九
月廿六發劍城之五里亭十月五日抵光澤光澤令以人夫不
辦權安公視於古寺中余始終公之嘉徽行止故詳著其事於
篇臨川陳孝威曰從古典衰得失之故雖關天運半由人事使
然感皇帝減膳撤樂風夜勤民刑不宥公卿如腐草百下畏威
而卒爲賊臣翰固以不得正其終哀哉英主乃有此乎三山非
定閭之地而海帥頗有矜門生天子之心以官家多材多藝饒
有幹畧而星車遽駕如秋風掃敗葉天心可知矣宋先生決
于一死出之坦坦如豈不諒明智烈丈夫哉以余觀宋之受禍於
金元也死者數百人而宋不必盡書書矣而不必盡知於後世
之學士大夫以相帥誦使英魂寂寂然則名垂有數焉公之詩
慨然光日月而不闇矣余不足以傳公猶幸公之詩足以自傳
也

馬太僕寺少卿張忠烈鳳山曾公傳

公諱亨應字子嘉號鳳山爲人修幹而嚴上風骨挺然所居里
爲陂頭陂頭之有曾自其王大父張三公築始基之繼本闔古

唐人出孤門携竿口連囊布於肝旌兩郡之通鄉黨之因說此地居焉有子三人長江五公次江八公季則贈公江十公也是弟偉幹琅音眉目秀爽智吞前人贈公率車西山兩河飛船江海射積蓄之利築室示稅號稱封君一日忽於郵亭有縣簿過之怒不起呵從役縛至馬首厲聲曰爾家有衣冠乎對無有則杖之數十贈公恚曰彼備銅吳耳便作勢操我不作官人輩萬幾何益乃為諸子延名士為之師日夕躬選落其懈缺瑣至廟嘗皆自親伯子標號銘西由進士起家縣令累官至陝西左布政歷官三十年居官不尚赫赫聲風山為銘西長子重子時以君妍目情見稱解脫等不為平語讀者最過不悟睡佳界其句間嘆曰曾進士兒媚奇性謙牧事長者其下已甚以此自持亦以此遷人一為體訓所安一為紳情入世也丁卯舉於鄉甲戌登進士公應得令慶然曰吾家貌如此安能拜人遷延授北雍訓已歷國子博士秩滿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再轉天曹天曹世羨為檀國也定瀾室耳更此者暮金聲其門而好胥黨漏從來不能塞公以健筆得階此欲出其精神以發積病而誇書忍篋上擬天聽又公之為人當治勢簡倨平夷衆不無深望旋從輕議解職歸歸踰年北平中問禍無何東師起中原大失地取次舉江西勢且及吾郡時惟孝廉文南英前吏部揭重熙與公三人相議為擇策策出榜募士衆軍未集騎已薄城下衆散撫肝相繼陷諸公各徵服以通公乃親為許者而偽病以計唱大將得無苛索宋宰王者益庶宗也肝敗走閩廣招連子明中嗣盜數萬以來收建郡而下咸震遠近以書呼公曰請公為東道主食吾人公狂喜懸賞募健兒數百走書大姓勸內納

置酒高會十旦夕謀散其庭歸報帥潛于親家渡濟師或走自公公怒其勁衆彌刃欲兵之曰肝有鄭帥撫有永藩賊敢偷不腹中彼庸不畏死耶俄而兵至大呼砍殺宗族男女老少罹刀者三十人親友義從死者三百人焚其廬十九發窖金若綬綰寶玩無算公趣避一石室從弟某被執指其穴出公并公之長子均筠立斃銀鑰某公如河泥清帥糾深揖曰公誠義士惜時無能為盡屈處不失公富貴否則骨肉餓飛為走狗唯計之公喟口不應命縛置階下繩數十皮綻血流踣坐與語曰幸應云何公如前乃命懸之樹令射之旁中要害又曳語如初公竟如前乃語曰吳兒鐵石心腸定死矣遂遇害嗚呼烈哉陳孝厥曰天崩地折百鍊之剛化為就指者何限烈士多小疵而表章偉入固難知哉余字距會氏三十里兩世以文字為交又籍年

吳先民傳

先民死崇禎壬午閱六年而陳子為之傳先民諱程吳氏世為鵬田著族自其大父移而城居先民父繼山以才學聞隱於金馬當日貴人不取以隸畜之性豪達無卑清客客至烹鮮引滿而麗名士為甚士之有名字者輒周其困乏兩內子嫡武而明副以靜貞柔之長曰某嫡出也而先民與其仲皆嗣出婦人性雙體亂而嫡始庶生嫡獨反是先民為所奇愛摩吻踰於已出者或問之答曰吾見凡鳥耳是子慈異日必亢吾宗長而習舉子業即敬奉自樹不慕鵬前人一字一句根究性理而光之以

為緒劇目終心用與順其章章所布輒有古賢評述

寶壽之凡天地開天者爲今壽者爲古今壽者爲古不腐宿腐
陳爲老不腐不腐爲相情爲幼少也吾洛萃於古文之神與氣
便咕嚕與灰劫爭永遠乃長留長者長折長父也今人章句
學一吐不可再原疑恒處平舊與天之開我與我周旋久不以
易彼三十餘尚試童子不中度執執集所射策實之當世宗工
吾如是而卒格格失尺規將奚所如而可久之乃以冠軍籍第
子員憲夫古人稱此中最高知英雄之氣信然自是名煥其不
數年吳越操觚家拜其署光矣始與合社諸兄弟會盟於崇禎
戊巳間而特驅會上下與余意將以大小兒目吾兩人余入城
必遇先民隨別舍所常偶君上平與共一坐頃古今人物文章
九邊形勢兵家變化種種貫錯余時好大噉隻手拳不落隻手
舉甘隄而陶焉兩君力拍板舒喉靡靡忘倦上平豪灑灑落河

伯山集

伯山集風師濟古先民姿態悠與情況蕭然其快如是或願以
還文麗璋儀方言釋史誕妖蔓蕪盡登制業接之而無其解索
之不可句界礫裂名理因領法度舉國盡狂洪日務窺先民持
毒怒視指某甲某乙曰誤天下蒼生者此輩昔戰國處士橫議
卒有焚坑之禍王何祖尚虛無迷染胡腥見之矣昭陽殿今
作單于宮乎同社諸兄弟人聞並失意相向慨然已乃曰吾屬
有心胸骨幹而妄語林莽將使潯陽陸渾隱釣山海爲後之君
子所書歟小敵勇大敵怯何故壬午復折而北廷怨憤以死余
拊尸哭之哀先民倚幹壁寄寡言笑而伏智齒負膽鼓決人
不能窺也故國黍離荒魂憤鬼思之酸淚余出入兵刃間難以
筆傳未卜能以全歸無憾耳不幸入地誰得再事者而今幸以倫
息之暇爲老友情其思嗚呼二十年来今古條判益以二十年

不知治桑作何如也先民二子有秀有芳不謹其家聲

曾上平傳

上平性曾諱有矩其先世出宋魯國公子宜後自南豐而家臨
之後湖山歷傳不知幾世上平父諱某壯歲治儒書邑邑弗獲
所懷適遊於雜流以自遣而於日者形家穿與渺然宿貴人廢
之不得亦不靡齒牙示人稍語輒奇中其謝世之前以捐館期
枯柱間辭隱晦身後乃驗上平拮据囊人子事事竣而上平疾
疾二月而殞郡國中知厚聞之無不哀下余與上平夙以意氣
相切劇二十年許議論丰采嬉笑詠味唯余知之先是歲在戊
辰今吾輩者藝上受先張公先生負當世人倫之鑒開誠以來
個儻士士抱俊挾奇謹嚮而赴所品題於先生者上平而外則
若吳先民舒崇芬管子敬都六奕而余尙童子輩弟少游第石

伯山集

卷之一

曾勇於其開先生以少奇之於是結社定交相得無間余時都
中教職暇過先民宅必呼上平與偕三人促膝忘旦暮也抵掌
揚言則以天壤間之大點名文章勝落之某氏當中華某氏當
殿異同互立然否戰持起數千年桌下之文雄墨聖而受吾抑
昂如此嘗漏下數十刻上平不能飲三爵後耳熱長嘯相屬余
坐上座大嚼醉乃歸攜手步西街上平好作胥徒曳杖聲久之
里人熟其音節輒云是曾文士來到家就枕或中夜掀被突起
拍掌謳歌或促嫂氏索腰鼓鏗鏘之出小技諸儒講少間即放
其故態如平時主者俗腸多無苦嘗不卒業而罷先民稍干渴
邑大吏與往還上平大不擇作色而言曰一指大有文章不自
珍貴其胸腹而明珠彈肉爲先民弗避也然心拜其言矣郡士
無民純崇與上平鑒合者半日中上平委蛇應之而李野陽欣

自存生平致隆其文者一書即希示以面但言我自惜吾面不
堪持向長者耳夷然自放放而不傲穹壤間何所置上平何所
不足置上平也振毫落叙以清遠絕塵樹一家言享年四十有
六而死獨見於鄉國之士友嘆然問爲可哀也已憶壬午先民
逝上平執余手泣曰吾三人如與足折一則願余亦悲不自勝
距先民幾何時而上平復去嗚呼二患往矣余以頑鄙不健觀
衆倫息於亂波沸湯之世無能光大亡友之聲傳爲負賴於幽
冥者何日解之覆筆至此愴然永夕

祭文

祭黃石齋先生文

嗚呼天下事如是耶先生事如是耶公之生爲一代偉人公之
歿爲千秋偉人於公何悲所悲者悲世之不可支悲公之不可

展耳膏尸通市揚聲故國舉第一流人品第一流奇行而居之
不疑家有孝子而家墜門有貞女而門聲國有忠臣而國隆全
國家恨無我公今國家又幸有我公也嗚呼公之學術公之行
誼冠冕當代洋溢融聲海內有識之士莫不引領屬目冀公能
成出爲蒼生入成朝廷耳公未幾解組還山羣疑滿腹此時公
之默識隱情已有斯爲衆人言者蓋族宗何如主也英主好行
其智鑒小益工爲家庸兒出於處堂文俗自庶食人役於營窟
枝根相籠加以漢子復入豎兒登庸不交河山於鼠冠再辱京
邑於犬戎其勢不止其術不第連夫黃巢盜弄神器金源乘勝
南驅神州陸沉河洛丘墟兩都失聖山陵淩其有名家子爲張
垚之降祿兒有稱老臣爲點威之謁新帝可謂讀聖賢書所讀
何事者矣主於今登平城而興懷臨廣武而長嘆今古一襟誰

不心寒忽聞南陽聖人起於三山率士宅心欽仰二頃靜海
於既淵圖日月於已慳第憂偏居海表不足臣服中原佳
負大熱妄擬門生天子然天下人曰黃相國在焉猶可支撐而
少延也顧有識者顧如司馬相公臨朝輔主不顧如黑王相公
師衆巡邊顧如王始安總制百揆不顧如王忠肅經營兵間何
者才長于德者宜守德後於才者宜內現則既以他非吾此
力不出故智少於彼而思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微嗚呼難言
之矣夫不知其難而爲之愚也知其難而爲之謀也公奈何若
處於思與誼之間此又有難爲衆人言者公今日任之心即
向年謝之之意先入而謝所以警利廉滑恥之風先入而任所
以昭聖公從王之義所謂鞠躬盡瘁方之武侯殷身殉國守之
張許嗚呼其念其深履印則苦難知者天畢之一死國無不破

風徽萬古自有我公足魂儉父

祭金正希先生文

吾今而後知先生真名士真文人也士之要有名人之要有文
者多矣華子魚腹后爲功精彥回貨主自封沈休文盜國子人
范蔚宗作賦自窮其他臨離偷活顧膝巧全者蓋屈指而終
故君子親人治目察其志亂日考其躬必極於變易之際庶不
爲奸偽所蒙方今六合振蕩神州沉淪有置身於千秋而與古
之奇俠爭烈亦有貽榮於旦夕甘與世之犬彘同倫史家藉爲
墨本儒流播之吻唇獨怪一時萬世孰修短幾幾號芳名孰賤
孰珍生平之學術何事而居恒之矯岸何存必其拙乎無亦與
夫邊幅非真此戚所以歎天下之無名士無文人也正希先生
人品文章稱爲巨匠如華命之聲時如日星之高見使兒童

而能解雖者宿步而難上且擬按於燕京之日特絕乎草述之
黨身示止鶴用際流盪當其冠進賢而入詞林坐天祿而卧文
院已開女真入境如履平敵先生抗疏請歸自往壯氣憤懣慨
當以棟功雖未就志豈非謫雖掛冠而南不忘息壤積一紀來
當世嘉想俄而威皇晏駕海宇沸騰一舉食北再吸南崩先生
怒髮上指噴血盡鮮豈可使笑中因之無入而三百年養士愛
民不能與朱季平衡乎忠貞為邦之榮節義為志之弘故劍伏
于堦筑舉於育豈曰足雪國辱猶令正氣有徵吾今推心以誓
卿士破家以任讐晉至於師潰身旁茹刃如恒此蓋早知兩爾
引闕召卒所生凌夫俗人病其枯萬骨而無寸功讐讐當卑而
無解鳩鳴呼此中原之所以脫故而庸奴之所以可憎也古云
七日不殺死秋暑冬寒五日不汗死溺死焚死畏死排牆死盜
盜自其

賊死毒蛇猛獸死夫誰無死死貴得所尺蠖似冰甘之之苦腐
尸何貴棄之無楚介行剖心於白日耿節烈式於終古後世之
人尸祝祀之而末葉之君子歆咏不衰耳敢不謂之真儒敢不
稱之偉士

祭儀制司羅文止先生文

嶽瀛嶽其靈舍實自謝結歷年所佩蓋齊州聚一穴奇儒許振
取凡夫未敢竊官器猶等羣心根難索紫胸燦燦樓市海怪呈
復振放膽若曙星挂管凌山嶽千秋方寸含萬卷須臾賢先生
度幽職清虛日來潔丰神映玉山齒牙吹雪調車輪止方州名
宿北面凌執義登龍門御李香風飄狂生水洗腸封君羞越影
縱橫自氏言則繁獨兼要浮雲淡胸中那但鵲鵲烏鵲鵲安所
知飲啄甘甘肥世管因黑海誰制先正散難無老成人典型尚

可追提毫飽墨液布精煙旭輝何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元字
無煙火玉壺貯露寒海海割剝管香跡紆紫衣公車屢落魄未
榮望南飛南飛返故園斗空曲如羅綺埃歷瑣瑣家塵蔽枯軒
頃傾供酒掃佳客談芳芬慨臥環圖史靜對幽蘭索舉杯而新
酒我其樂愛煩鬱跡跡就種心枯脾漸管本少導引術但世世
俗終萬事俱可置念兒中難謾擲子或升堂老人快揖歡懷前
不索乳補今者難難離離志志夸吳好鳥鳴且抱名士非工吏簿
書繁以告兼之盜多穴出沒稽天討傾巢寇城下蒼赤環膝嘆
奇畫佐幕府驅師掃胡島俸除親至尊擢扶國嗣惟依部門如
木展卷堪煖老風塵忽散闊躍馬飛弓獵身死一葉輕願守趙
上蔡恨連係青漢幸承恩秋稿

祭柳州太守章大方先生文

天下雄文 豫章四傑振衣萬仞岡先考博火微岩碑文止秀
情舞霓裳子子悍烈此秋雷先生尖微擬甘饒旗鼓中原駭天
聞羣儒屏息奔光甚上窮泰火吞荒唐下搜本朝秘細前無
古人特樹坊簡視輩流似蜚蝗放箭孤直等霞銀幽淵奇劍處
尋常濯魄冰壺飲玉漿寄身月窟出狀桑威儀棣棣佩珠琅由
之麟今為之鳳九州卑士鳴蜩蟬吟雙字宅難當寰海頂禮
推盟王北面弟子不敢頤鵲林百濟環朔方爭說斯人是義皇
諱理分雍泰至黃巢起為變微寸費解人割席便高翔凡夫拾
緒尾面滿豐年美玉凶及根衆生度海藉慈航今人此道病膏
育問醫還復思章郎一聲微雷州山旁紛紛登子諱凝狂農看
白雲午燒鐘日煎墨汁并丹黃筆鋒吳和銳且制心空髮際潏
面長蒸低飛烟宇生香黃絹坊婦稱中郎數上春官本名揚誓

借奇魂師天長移官南兵機感出轉柳州感倘得昔年子厚
今有章千秋靈魄暗相商名士作吏無色莊更性度類水鄉
民歌孔通號呼燒太守何須羨黃徒有收事否智誠開中時
序此廢庭仍從楷現布心益忽聞鳴尾歸天堂手澤芳容耀滄
桑

祭秦戎徐常書文

呼嗟常甫突如其死耶他人不死而子獨死夫既死矣其身與
神浩然爲古我今事之垂書肺腑兄昔崇文木乃大武羣儒辟
易更敢偶伍獻書當塗不售所負固怒曰書僅足以記姓名文
僅足以記爵祿可用於飾太平其能賦詩退虜乎壯夫猛士焉
能居此何如余怒之乘風破浪傳承之役賊寇布者也我慕古
人如龍如虎襄陽章生袍罕至蒲關西男子當陽武庫龍步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壁之觀析生擒夜叉之楊五長羅香之割肉鋸骨曹正明之截
肋伸股氣魄浩落東南獨步及失鐵騎南牧水陸并泝江省崩
摧士民震怖足乃鳩我同人登壇執耳血戰兩蕃新賦莫改劉
顥作杯盤肉炙膾以流陽掌隅而角千里全封以數百辟卒而
塵十萬劫虜以布散芒路而逐駭驚輕蹄以短斧雙叉而擊飛
兵火勢靜言思之真足小肝皆苦矣今年春李晤邑之諸神邑
酸痒恍疑非故率被共卧細語達曙頗有裏言庶用旁助爾方
越月遂中疾祖也爲作呼嗟之詩如甲古焉呼嗟徐子厥志不
竟初陳文閣繼乃武鼓呼嗟徐子側儻自性既歎碌碌卑陋無
令呼嗟徐子氣豪意勁劉陳桂曹誰爲伯孟呼嗟徐子屬望思
靜河山可拔執爵受慶呼嗟徐子目光如鏡棄捐平流遶余而
盟吁嗟徐子忽然殞命余淚如膏醉毫賦詠天地不應忠魂掩

映

祭大將軍陳天威文

志士一焉可空常人百豪傑一焉可空志士百百人可以持干
奉吉一夫足以蕩險定天下無事常人默然知私所家安知
國國天下有事志士格格貴獨有餘濟衆不得而蒙際不然矣
嗚呼世變無常滄桑忽移南北異戶盛衰迭居人患受身惜名
誰爲急病讓夷中原雖大職此陵運本朝立國仁厚樹基人不
知兵文弱習頹故或國具內或伺其機一人則河朔并吞渡江
則南服幾虛故大將軍天威東嶺之男兒也少壯奇豪氣不
羈刀稍弓矢兼工於騎乘風奮臂扼腕無時志勦燕然欲封狼
胥西威朔方北掃單于黨項骨羅大宛康居名滿名號可汗關
氏聖訓三千縛虎如糜丈夫死即死耳不如是首安所望嗚何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意天心降制中原利否將軍怒張業猛而起女爲國橫五百我
爲南八義鬼殺將軍旗枯丘下墨丈夫意氣一許知已存亡不
負何現天子計此七尺之身百折及底不遇碎腦坎陷斷頭而
止將軍之言感激如此卒踐素期無愧烈士偶也隻股不仁英
雄墮淚游騎奄至臥受彼繫身膏塗草尸骨支離壯哉偉哉嗚
呼可涕

祭謝閣臣文

嗚呼合社之役民獻十夫惟此十夫業同氣乎擇之既精交之
非徒結學不奇運腕不妙立品不高有心不厚雖復貴備謝絕
恐后而今壘帖獨推二昆洛中奕奕越石慶孫碎金隱耀寶樹
謠芬窮人之句小語天聞我征爾邁籍汗提奔詰哉張令起家
舉上下京試士棄機撫壯拔士三十半在吾黨言之李昆號秦

覺項龍屈多士文名遠暢管領學解前朝允憲交遊最難
神像如何一旦不延晷刻初傳君疾止於客血謂可徐養豈期
日迫人命危脆道周年缺嗟哉尚功文敏德豐交若醇酒坐如
春風顧彼世人有心無胸妻子可託天彼發中惟君有之不愧
物宗人誰無死死貴不凶以君之文班馬劉楊謀之劉氏傳之
大方武謂裴薛或謂楊湯千秋萬歲豈有疆而况賢弟繼志
紹芳用慰君心用舉我觴

祭管子敬文

是矣吾黨衰矣十年之間諸子零毀屬望吾兄適復天止何物
妬鬼泣人如此託肯定交挾道相矢上平紫芬先民謝子平生
貞一陸爽方止文伯平叔咸逸暨爾合爲一社十四人矣人棲
一州之英文邁等夷之士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用尊競奢俗怯

祭文

卷之一

七

向通溝壑督備目以厥隸富貴吾所自有不可知者壽耳亡何
吳曾不諱於時文伯憐中兒七奪我三魂痛悼勿已餘友落落
風馬攸止幸有子敬差用自喜幼壯合帳家僅隔里頻與坐論
出入經史遺於所寄直索玄底白馬非馬指物非指各爭異同
我虎汝兕恥流俗之腹誹面諛亦非彼其之小忤輒譁也乙酉
迄今兵禍披靡落拓之士什頂價趾子敬優渥官不履風流
未溷墨輝筆綺刻承襲芳既多且昔余調之曰子好以整暇騎
人乎雖才智之特殊亦幽通之獨和弟竊有憂焉恐爾墜者笑
言可市爾殺者神明日地勉思鄙言無用自愴今秋之仲忽耳
途語心馳爲隨忙遠來跡兄已在地長睽不起嗚呼才人而窮
才人而僊天上之帝地下之王徒爾夢夢無復紀綱吾見奸凶
肆志吾見屈盡吉祥豪傑銷骨于泉壤賢智稿殲於奔茫安得

不謂人否安得不謂天狂嗚呼我友所恃者妾有遺腹之兒我
友所垂者身有著述之書兄以光大其宗書以榮施於時可用
相慰唯此庶幾

祭文

卷之一

七

序

豫章文正集序

豫章制業重海內久矣諸先輩以傳古者奇之學著書立言辭其衆通孤詣一往故卓然有以自命於當世蓋本聖賢之旨程朱先儒之解系之以史傳而仰裁於前大家其確判者足以見聖道之正其肆瀟其遠足以證聖道之弘故能風移俗易波瀾而從之後之規矩未能原於高曾而流於尼博而失於庸與而溢於僻麗而溢於私積漸使然勢不可極于先生是之而正之以成弘先章格之以程朱先賢夫揀時者不得不激之以所甚而形之以所以功意俱善也而其闕不無過中夫先輩之

爲大家者引繩削墨起止進退不失尺寸求合乎先聖之旨以符於先儒之解然而驅役才情離奇俊異則今人似掩迹前修先輩非生今而薄勿爲也其時未可其執亦有所未至也先輩當風氣淳樸學士耳目襟宇之日而能卓然獨出手眼以新當日觀意其會必有詭爲破格者而先輩行之不疑不疑之謂勇由是以推生今之日亦將驅役才情離奇俊異特不沒失引繩削墨起止進退不失尺寸之法耳夫是而後先輩可言也而後先輩之式後達者可師也且文無學從附時爲命無間制義即就古文言之周秦諸子以迄兩漢其大且與者傳矣而小且備者亦與俱傳流傳至六代而極然江鮑徐庾之詞不廢其且一種雕琢修遠難以句界音諧者其間歷名儒譏斥亦不乏人而書與世垂者何蓋物之精者爲神數之妙者爲術雖得史

野記出於問者精神自有天壤間況夫水難火齊經滄思研慮而出者乎則夫善爲古文者何必不先秦兩漢何必爲先秦兩漢何必不晉魏六朝何必爲晉魏六朝何必不唐宋大家何必爲唐宋大家時文之爲時文從可知也今日之不能法先輩先輩之不能效今日等耳更而詳之時文一道廣之以學主之以識而揮之以才八股業世不究其底蘊相管帖括梯榮黃葉耳見啼止而靈盡余謂參天人之統宗一流萬不治而同非若古文之可取資於怪誕鬼魅影喻於鳥獸草木以起止結撰爲工而已故必沉酣今古豁然有獲庶幾億事博物足以不匱則廣之以學其可苟乎至於下筆論題思其義之所然而刻育其神求其理之所偶而靜研其分八股業今化而爲四比者何也今掌故也此自先輩以來固已爾爾夫研微入隱本乎其始有

如是而止者有進乎如是而猶不止者所謂主之以識也抑才爲盟主學爲輔佐文通末路時謂才盡豈誠哉陽奪其半錦是純取彼綠華而然哉所辭精力衰弱才不克瞻耳語云形大氣不得福才鴻文不得寒事精言饒水大魚多齊高帝歎崔長仁曰孝伯之才如黃河東注傾海不窮魏斯觀之才固得而可強耶千子先生所見於古文時義爲世楷後者數十年蓋一代偉人也近世祖中之士敢爲說以欺世學術漫無所長而發爲文詞質兀形枯無復光氣觀幸先生以壓之曰吾之源流在是夫效先生者體用未備以山學海耳今象章之文正變不一而要

昭武文觀序

余與家弟杜門却掃一年矣。日突聞戶外刺啾聲。開函視之。竹君子札相貽也。其言方今木氣之災。昭武爲甚。一州幾許盜立名字。百十樹羣。未見大巫私爭。雄長此輩。夜郎不知。漢人乃欲自王。扶餘國耶。不揣鄙薄。建其旌旗。以爭衡天下。大要袁王相爲。屬苗茂宏。自立號師耳。余壯之。就中論文。論時警切。通明余將何以爲言。然余試舉所自知。以相參可乎。今文與古文體製雖殊。而其斷理了務。將且百之。故必有深微之識。以端其本。與博大之用。以盡其才。遠夫落筆成言。尤在乎蓄氣。雖子桓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然。小大異量。各自完吾分耳。今人莽蒼數卷。輒復妄騁。春華少年。一往莫蘇。浮濫私自擬于韓湖陸海。其氣非不雄麗。而泛駕之馬。何堪論足下塵哉。故李文統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李翰嘗言文如千兵。

宜山集序

卷之二

三

萬馬寂然無聲。善夫古人之說。言而要也。今吾黨之文。其屬吾竹君選者。大率在是。余因是而重歎夫竹君之才。志風趣不可及也。竹君生世家子。叱咤風雲。冠蓋輻輳。其爲暇日。寡矣。而精神所被。中閭外肆。又思障漫末流。如韓昌黎之爲者。唐裴棧之年。未二十。爲同知司戶參軍。一日省決積案數百。時號霹靂手。以此較觀才原。相絕人固可以身量哉。至於志趣超然。馳以門關。自卑小猶非諸公子所及。況夫春秋尚少。比馬周上郡之歲。僅論其二。較猶衡人。雖之時方全其年。而清裁嘉譽。震灼遐近。茲遊何待。余爲香齒竹君之銳。師固已橫行中原矣。

又

余與大士同筆硯。時彼此均食貧。其時風塵俗態。里中不知。齊梨旋月。吟稿簡自事而已。余與大士毛伯章各以所能自效。而

不暇顧乎其也。網羅畢弋。若奕爭道。然世非所不。博胸大初不知有名字足備有交游。可以意氣致其他。潛聲秘智。於山谷者。衣食困即較人糊口。絕中絕無刺刺。如今日者。自後世觀之。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二十年以來。聲華朋龍之感。雲屬波靡。遞數歲間。文采日盛。議論日繁。氣焰日張。奇怪日熾。鄉里之士。不安於風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致有小生孺子。拾遺說高。自稱舉非議。前輩爲不足道。余聞一州文若林。鬱鬱橫日。匪盡迷初。破之已繼之。歎龍川有言。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吾鄉人士。得無過智乎。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語。孟然後讀前史。史既治。則讀詩。于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往有序。有要。若是今日爲時文。雖不能盡然。然王語孟而宗經。先後當有絲來。奈何。

宜山集序

卷之二

四

私命通傳。慨然史子。凌關尺幅。問乎况。非史非子。徒以凌關之氣。填吾人乎。嗚呼。兵禍盡於儒。今日放之。雖然。勢終不可反乎。不能反。十五國爲我。不能先正。其近以與爲競乎。而何幸曾竹君起而唱之。竹君爲風山長公。弱冠以文墨動天下。關中自擁袁綽人。自敬男子。張壽而竹君應之。于于而無弗厭。所聞以去。摸索百家。皆有章程。非徒讀父書爲侈口資者。今持幟召一州之傑。又虞獨力不濟。而與陳興霸共襄厥盛。與霸吾友大士之。中子爲精先竹君。其氣寒星斗。肝膽獨行天下。有事此子。可當一面。而二君以才謀。以意同。而不苟進。一人不苟施。一贊返正。邊流之力。功固先於吾地。竹君與霸。蓋與余盛年同志。切嗟者。殆有符哉。余願登耳。而聽是以并其集。

袁堯叟制義序

奇卿有言物之生也有數以至焉率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以事相推誠不誣也平崗直坡一畔而盡無草長林而奇禽怪獸不棲焉聞粵之山崇障必險虧蔽天日初猶像章桂檜松杉之植參天離立不知其幾千萬本怪石美箭更竊其地虎豹猿熊雄雀鳥鴉以警不可名之種族長子孫其中無王孫公子拔犀懷虎飛土逐肉之虞其林麓幽鬱均窪坻岸之狀雖智者不能設施人迹不得至以故無有目搜其奇勝者夫士亦然生非都會之所無達官貴人以鼓動流俗而絕山僻谷駝駘最愚而不得上其曳至焉者積有日月書既不易有有之而售且十百乍觀奇言警夷人聞鐘聲佛爲雷鼓何從問奇於解人夫豈降材爾殊哉地戶使然也邇邑大都之子苟不狂惑者耳目所志取既倍而惜模其前者動定語笑習與性相半較之卑寒爲有藉夫談遷彪固瓊善邑皆起家世肖貌然爲天下偉人是何也天道出其中人事出其中矣自少迄壯演於祖父習且安焉良弓良冶理固然耳然要馬粉黛得而敗之其不然者風翰于臬也嗚呼世之爲諸君子之父者不恒有而有而爲諸君子者似宜恒有而究不必有則天道人事之說未知其勝負安在也予友袁堯叟爲公安甲族公安三袁聲赫然其子弟讀其書友其人有家風一門之內興去者輒爲當世名流而田祖先生與袁大人定交有素甲戌復爾特丘年伯之籍則兩家情益摯然田祖弘才厚負僅博一孝廉以死以噴學食報論之寧非以所不蓄者直所不知哉堯叟之天道人事至矣堯叟之詩騷奇古且不屑祖彌前人時義賤而不藏傳而有體夫持長矛以刺夜行指無不中卒寧旗而歸獲先君子號令以示牢內之

知其先君子者其人秀外惠中意氣肝膽直能弟畜濯夫兄事季心豈可於今人中求之至夫地戶之說積世滋大亦老生之常譚無庸余佚夫以中郎先生爲之祖田祖先生爲之父雖平其爲子與孫而堯叟若此雖四世五公自其才地所得何但以文顯於楚也

徐道潔發言序

余客白門兩月四方知名之士過勞強半而心折者一爲徐子道潔一爲姚子若侯道潔生居白屋守先人故廬不爲桑穀更聲以假貴遊口目抵掌而談則以宇宙之大肩任歸諸其胸人或以此奇之或以此詆之詆者爲不知已卽奇之者要未得道潔高寄所存也發言數種雖世事然非道潔不能語其論人主先品骨而後文藝以爲學可歲月而進誤可歲月而更一朝蹉跎

山集序

卷之二

跌成千古恨雖百贖無繇指數眼前某某其者是書言楊子雲佳入而莽大夫雄死千載寒心王介甫一代奇才然新法禍宋皆爲古本所誤況二君而下者哉嗚呼在都會之地易於交天下士而梨棗立成便執爲徵逐之資日月不居器穢易墮乃以習俗自溺滅沒沉淪令人轉念深山耳道潔之所愛如此此豈今日平流中可得者哉問若侯云何余應之曰慷慨激昂不逮徐子而識解深沈不爲古人所欺譚當世之務如取諸寄要爲過之故余此過勝已不少而必冠二子有以耳

陳伯璣新義序

東莞曰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修彥苟有大趣不修容體不惜小節而謂之棄人嗚呼以揣今日豈獨觀士爲然卽觀文亦如是矣豈獨觀文爲然卽其所自爲制業皆

如是矣夫尺寸拘曲之樹其時此慷慨激壯之英所以伏而不
出也事功者才魄所獎而才魄者磊落男子所具局四郊多故
所持以克濟端在經實之賢而不在名譽之侶必矣假令八股
中斂其才魄從容於持謹蕭蕭之間句捫而字遺之繩墨之道
有餘跌宕之情不足是削趾而適履殺頭而便冠者也天下事
寧如此而可期乎家伯幾妙年今委自其爲童子縱志古道日
炙數十百言猶默然不勝其齒甚少所知甚多當其放懷自恣
肆爲文章幾欲一舉而千萬里固不肯屑屑然繩墨中也觀其
人氣姿儒弱而風骨遒上知爲九州有用之材不同凡輩苟然
而已

劉孝若制義序

嗚呼文字之變至今日難言哉司馬遷收天下名山大川之勝
於山集序 卷之二

以爲文章而縱橫跌宕設離奇空乎無前孟堅窮宗得其具
體而卒不能不多讓今儒生動倣子長傳贊至字句比讀竟
使人白日欲寢夫傳贊雖莊嚴古峭字字有義而以暢除神展
資之則屈以非其體故也學古若此是鹽鐵論所謂呻吟枯簡
誦死人之句古爲最奇字爲最奇序李仲章論云同莫足以相沿
則以異爲奇古爲今奇不古於古爲古奇迎其氣之先而循其
意之達爲不古於古者奇余心然之求其人而未有當也吾友
劉孝若困諸生間聲名籍甚郡邑能言之士知與不知爭北面
之爲文厯海擎山氣磅礴而不測神助忽而難稽識之所原其
深而耳目近字常語出其手腕則浩瀚陸離不疑古何書而亦
不辭以古何書目之孝若蓋一世之雄非僅墮店瑣瑣者也夫
以孝若才角於諸生中曾飛騰挾彈指肉命中而孝若且遠貧

然孝若怡然樹言樹骨與當時之士不苟合其心所爲友者皆
竟臣龍起也歟無奇蕭繡虎質子翼程天脩而已坡公海外父
字淡蕩老峭大異盛年絲烟瘴僻險之區時無英傑可與語而
子瞻以磊落牢騷蕭然塵表故得之孝若非坎壈不達亦烏能
博極羣書而能言若是哉孝若也榮矣

朱觀以遊草序

觀以家於盱眙士多都美自喜任浪不中準繩居遊談息土其
土徒其徒少長其俗張蓋列輿連袂過脂黛之門甲乙雌黃以
鼓掌其風流荷其不類輒翕誠爲木強以故能言之士雖暗囁
起其際而食其果不食其利者大半獨觀以異是始任學問窮
端極緒似造文體爲人已而遺去嘗觀樂蘇道上歷吳越間
名山大川之奇聞人碩儒之論耳目之無歷其意奇深遠有不
得而相者余赴署白門一日突聯觀以爾我歡笑如座隔仙出

其古文辭各種繼以舉子業余舌咋不下徐之何驚人若是嗟
大觀以其有得於遊乎諸與言遊道夫遊有三難二難彈鍊之
歌投身無所無原當諸公子而欲在籍通人資卑而身不舉其
難一歲月飄忽性靈不居而時爲岑岑古制馳遊所迫豪然張
口吟寫不能其難二都會之所金玉與瓦石並鑄且賦性危特
不喜俗人而常與之共事千變百伎在人目前穠中散所謂不
堪然而弗之可却其難三車塵馬足或以故交見招或以名地
欲賞韻士曲賜勞費白日此弛彼續虛糜精爽較不得安軌奴
客不得甘臥此謂一劇友生趾錯呼門不能箕坐傾邪必裹以
冠裳俯揖騰屏變立馳進勞爲已甚當其謝煩脫卧又復強終
筆墨此謂二劇夫三難二劇竊凡遊者所通病處難與制之中

而能出入風雅優劣毫素不亦異乎或問觀以之古文辭與宋
子業狀異者則應之曰清詩獨若雲錦無處不佳又如徐孝穆
之序玉臺新詠也此諸詩集之花蘂有之樹新兩論者其足似
吾觀以而不盡吾觀以者乎

却六夾試讀序

窮通得喪不足以累天下英雄矣矣李斯已丘同師也而一相
萬乘一比於濠歲之遺賈長沙才過其君而終於諸王傳仲淹
獻書曾不能自售而其門徒或為開國名臣夫豈不以時乎哉
亦有一人之身所經未異而離合之間俄有不同然惜乎時之
為義而吾儕可以慰且俟矣吾郡操觚之士於斯為盛人樹其
幟各立名字者在而見之而隨去諸賢出意中者半出意表者
尤半角村之俊類科數奇往往顛倒於僥得復失中輟却六夾
卷之二

卷之二

亦其一已陸夾於丙閣中幾幾遇矣而弗遇也或曰南粵以孔
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琰抵鳥鵲凡物珍於罕至之地而斥
於衆多之數固其數耳或曰越人美蠶時而簡太宰都夫樂作
唱而怪詔謫留侯談兵非不善然為他曹言者莫有而沛公獨
喜之則夫搜引其處猶仲尼以禮說師詩書為之少人道也陸
夾於二者俱無累焉然幾幾遇矣而弗遇也夫豈不以時乎哉
惜夫時之為義陸夾其將自慰而俟之或曰不妨公其所共信
者於天下或曰季布之游揚藉於曹丘於是陸夾並行其文而
余為之序

曾竹君試義序

士日積月勤累百日之神以圖一日爭強其功不為無素然千
日稱雄一日或如意或不如意十而五間之又百篇稱與二三

孰反純賴者是中若不可附錄余嘗笑小有文字之譽者律出
無名字多畫主司短長此屬大言不慙亦自點耳余夙號敏捷
日可十餘至鏤院而試仍生仲遠况督學郡邑小較同黨負尤
者目手交敵往往見窘步不如平時則增以七義之疊舍捷而
譁譽暑外蒸飢疲內迫而能示暇示整貫道達微蓋其難哉且
觀唐詩部中以青蓮樂天諸君應制詩無傳目黎之不底通與
長公兄弟刑賞忠厚論在案中與生平著作優否何如江國才
若雲蔚益以風華漸散兩漢六朝為書案日俱非此不食復校
學主者聲光之雖孤蹤特立之士無或解免者已卯值廣成侯
公來士邑然喜得北面又公直氣正往要人不得以私干故凡
統榜之兒類尾寒素後中能動用兩漢六朝者望光輒錄不暇
細其真廣吾友竹君高才雄藻排斥近習欲廢千人有拔山壁
海之氣其風時寸舉所講尤壯陸離富貴福澤之資固宜在是
然似非侯公所尚而卒得當侯公絕諸貴而上之文章氣力可
謂有權夫竹君出世家之貴而私言世家有才入之致而避不
居才名即試義一坊可以知其職與豈彼其之子無竹君之
世家才人不羞奔北而乃反辱餘父何也

家弟少游春秋稿序

漢諸博士嘗傳春秋以讓獄是其書匪獨羅絡二百餘年人物
治之以聖門三尺法其在後世苟有經術深崇為天子大臣皆
得引故事而斷如孔幸達之稱姜氏亦其一矣然則千萬歲人
物仲尼莫不治也故春秋者甚便於後世之有天下者也予聞
為文之道可即斯意而通之康侯滿腹精神盡託於傳而微旨
大義正見側出務有以發仲尼之心為文者非窮究本傳有過

不祥安能極談曲直冤墨之際圖會輕重權衡之間乎故遇昨
慨俠烈之事若與夏慶之戚以至忠臣蒙冤孝子被修女滿
婦怨柄寵亂開寺兒奪客殘良害害儼然如身立其時而決疑
定罪若獨解數計焉試當此日而值此等其處置須若何易所
以處置在茲者處置彼往須若何乃是者亡不周適而上達猶
然悟先諱乎不也夫引古以斷今與緯今以論古其理一而已
矣家祖父故以易起弟少游徒業春秋念大江以西肅攻者盛
於安成然自四山言聞繁先生而後英絕不少概見吾弟素落
落有大志讀書講藝每岸然群輩中多不可一世意而天界其
材似欲曲就其性使得自偉於海內領袖之寄其繫斷乎諸者
謂其材性適於之經宜其要委折衝傳研其與略若躬質面對
求不謬於康侯以為功於孔氏而馳騁縱逸往往不制其奇尤

望山集

卷之二

七

解

周公作金縢櫬解

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勿豫周公為壇告于太王王季文王請以
卣代武王之死乃以下書藏于金縢櫬周公此舉殊近怪誕人
之生死原有定數豈有可以身代之理即謂可以身代行其
不必皆其事藏之金縢櫬中是欲當時知之并欲後日知之
幸而公卜而王疾遂瘳耳使其不瘳骨肉之關管蔡何焉恐不
以周公之下為忠孝反以周公之下為呪詛古今兩難之事其
見詠謗不能自明者夫豈少哉則金縢之作適以來當時後世

之疑也亦不祥甚矣嗟夫八主之身統為可死人臣之忠若就
不代其死然而有不能也夫伊尹之忠湯可謂至矣未嘗代
湯之死厥后諸葛亮忠于昭烈可謂篤矣未嘗代昭烈之死吾
謂周公以身代猶可也身代而欲使人知不可也人臣所為而
欲使人知其事心雖可問不且為奸臣所借資乎王莽篡漢鳩
殺平帝後聞漢兵起莽發所為平帝命金縢之策泣示群臣
此非周公事耶不假周公以文奸耶可見人臣幽隱之事聖人
行之則順奸人行之則逆聖人為之則忠奸人為之則怨然而
不行不為不更安乎或曰周公無金縢之冊必不解流言之謗
似也雖然天不欲祚周可耳苟欲祚周公豈終彼其謗乎即無
金縢之書天將以他者感悟成王焉豈必導出于金縢也

博渡談中解

卷之二

七

讀余友管士熊論子房使力士推秦一事嘆曰史氏漫於知良
誠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椎鐵椎椎擊始皇誤
中副車夫副車之中良是使之非誤也蓋觀人者取其生平而
察之良之責策謀收於事中功施於事外性性然也豈其自為
謀而獨謀且良輕一天子而推之何難一推而能能使推而不
能使能良得以智易諸傑哉良五世事韓及身一韓匹夫耳以
匹夫謀萬乘之尊非有非常之術鐵椎先而為慮良不為良不
為力士亦何之能為以此知留侯在秦秦不在秦始皇也始皇
聽而秦不聽於秦秦無害於韓無決於韓無決於秦秦無害又為在
稱譽秦而復於秦秦然良不聽始皇則奈何惟始皇嗚呼此所
以除其用於秦秦也秦氏威震累世始皇以暴強之悍夫驕
子銷胆於秦法者不一日枕勢既固子孫康廣大之氣得世蔭

而王世王而帝草澤雄徒未敢懷臂大呼首難以啓方谷也良
曰魏秦魏者非吾其誰倡秦難者非吾其誰以拒秦之定以推
風之始皇踰年死陳勝吳廣田儼之輩接踵而起人知亡秦者
卒不知亡秦者誰也無亡秦之推亡秦之卒不有也留侯之推
惟秦耳當日推而中始皇雖無道然均而主也中外必有憤怨
而甘心於滅秦之賊者良不爲中柱擊筑之頃者其難且使始
皇卒然楚于一擊則扶蘇必不死胡亥必不立趙高無容矯詔
索賂必不踴躍則秦之天下或末可知也良欲爲韓報讐不反
爲秦街其乎天下因禍爲福往往有焉子房籌此熟矣及大索
十日良與力士卒以俱免嗚呼良智若此而何有誤於中者然
能使當時與良共若見爲誤焉此吾之所以益智平良也

司寇一家解

卷之二

三

唐太宗于突厥來降用封德彝之計處之幽靈諸州其餘酋長
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與朝士相半及從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皇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焉智載咏詩上皇咲曰
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嗚呼吾觀此語非以明一時帝王之盛寔
以貽後世子孫之羞也太宗以往傳至玄宗恥麗貴妃誤信
山祿山本屬胡類貴妃以錦綉爲大襦襦之上賜洗兒金銀
錢自古耽于寵妻者亦多豈有胡人春秋壯盛可稱祿之爲兒
也哉此見昔之一家尚疎今之一家更切也嗟夫太宗本固勇
而得天下玄宗幾兩房而亡天下臣勇猶且不可婦貴又將何
如乎夫玄宗亦聰明主也豈不辨祿山之奸然其信而不疑者
以爲吾祖宗諸夷布列于廷豈區區一祿山朝廷亦不能容容
亦何遠能反則玄宗之禍孰非太宗有以貽之而胡越一家之

言非以明其盛寔以兆其羞也歟

從囚來歸解

唐太宗親錄禁囚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後皆如期自詣朝
堂無一人亡匿者凡三百九十人皆放之歐陽氏不足太宗之
所爲議其求爲此名吁夫不求名于放人將必求定于殺人乎
太宗以天子之尊下親錄囚之事見應死者問之問而縱之使
歸夫元惡大慙能報讐于非常亦能感恩于不次如期自詣
專爲求生計哉歐陽氏以太宗六年之施德本不可知謂非一
朝之信義寔不可信吾亦不必爲太宗辨但使孝公爲君商鞅
爲相以秦法之酷刀鋸惟恐不加固無縱囚之事萬一縱之其
囚來歸耶不來歸耶則其信義之有無反觀而可察矣噫夫
渭水之論其水至今毒焉人君即救傷于法皆可與以好生之
名至太宗此舉歐陽氏反無怒辭者何也

選徵十漸解

史稱選徵狀貌不喻中人善圖上意然微雖善諫諷寔善焉太
宗謂人言魏徵率止疎慢我視之更憂斌媚觀此而知諷與諫
並行矣夫徵之十思直而不曲專用諫也後之十漸漸而爲美
兼用諷也人臣察其君如堯舜無以加矣而人君未必樂何也
堯舜一人爲堯舜者又一人也今使堯舜爲堯舜使堯舜好
諫未必克稱其志推而下之以堯舜譽太宗未必樂以太宗譽
太宗則更樂矣貞觀之初諫太宗上治徵十引貞觀初政以戒
十漸旨莊意諳妙於曲導夫人有稱其人之美以治已之惡雖
轉環之性未必克從人有稱其已之美以治已之惡卽拔山之
性亦必順受况太宗之聽諫亦稱轉環非拔山也宜十漸之既

燕天子手報列于屏障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則黃金殿馬之賜
皆專以直受錫乎

憲宗服柳泌金丹解

唐憲宗好神仙皇甫謐葛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大台多
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泰望兼
并天下從方士東遊海上以求藥漢武鞭笞夷狄從方士求蓬
萊以得仙方士徐市與山人柳泌其術盡出妖妄可見人君以
妄事者每以鬼事終之豈非兵之凶乃報以仙之妄乎嗟夫
神仙未必有靈耳使仙如有靈以殺氣與人而以生氣自與
仙即詣媚必不至此未幾金丹燥竭靈草不靈憲宗求神仙以
長生反因神仙而速死此豈專為柳泌罪哉台州靈草黃冠服
之而效妄見服之而不效未可知耳雖然憲宗聰明主也大凡
世之集

月心評語解

天下分所不應為之事為之則以為異至分所必應為之事知
之則以為常人子而死孝人臣而死忠非必為之事乎知其分
之所必為雖刀之鋸之鼎之烹之飲之食之云爾何足異乎
忠烈題云丁洋詩云人主自古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似亦
未嘗易視此死矣夫孝之至者不必有孝名忠之至者不必有
忠名則死之至者豈必有死名哉有忠名非忠之至有死名豈

死之至乎古人于律命亦已多矣考詩書所記未嘗及死
之事豈古人之節義不及今人哉古人節義以為分之所應為
視死為易故多略而不書今人節義亦以為分之所應為而視
死或難故必詳而書之若曰留汗青之簡以厲後世耳人孰無
君人孰不能死其君我能死而疑後之不能死未免厚待已而
薄待人我之死欲其知後之死或不欲知未免厚待人而薄待
已此忠而奸行其名遂使人已爾無所處如此故孔子曰白及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中
庸豈無白及乎但中庸之白及猶飲之食之之事也常也白及
之白及非飲之食之之事也異也觀忠烈奇志于詩猶白及中
之白及非中庸中之白及也歟

幕府唱和詞

卷之二

七

鯨鯢為食敢稱尊文武迎風悉復論白面書生能辦事功名肥
水到今存
萬國珠球奉至尊狂兒敢自誇崑崙銘燕取虎今誰氏不羨班
家兩弟兄
一見夷吾萬帳呼輕裘緩帶佩雄圖帝室若無溫祖輩那教江
左不單于
丈夫意氣漫掀髯何必若思雲未沾幾許世間難了事先生一
出慰蒼黔
鐵鑪西征氣膽豪長城萬里勒功高凱歌催動麒麟閣此日邊
懸帶血刀
旌旗拂拂指陪都虎帳三千助地呼頑索香醪投士卒醉處寫

父新長歸

徒讀父書魂匪材空蟠焚血酒船埃敢蒙知已頻前席浪許陳

思緬虎才

昔抱椎來匿草萊壯懷此日爲君開吳公差足強人意結畧何

須紙上來

來自八公

每談封豕豎眉鐵馬銀矛坐捷之將士還謀洗甲仗呼韓啓

賴通腸時

老凋馳子驟海東毛櫟此日詫驕雄相傳兒輩能平賊一掃王

庭宸靖室

欲下先零且讓屯驪風柳染戰袍新何時解甲停征馬徽地歎

空山集

卷之二

七

呼拜紫宸

虎幃忠勇望如雲誰似君名處處聞勝敵須知妙用法潛標赤

幟漢家軍

立馬吳峯志欲攀當年悍寇一完顏帳下健兒陰及發何須漢

卒搗燕山

瀑布蒼烟卷碧山欲埋姓字海雲間勸君緩覓神仙藥衣白山

人那得閒

論

帝尊論

帝尊之立子孽不以長而以庶不以賢而以不肖此聖人之不可知也魯四妃姜姬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此三子者皆有聖人之才也後常儀生孽豈不預知其非類乃舍德長而立荒淫聖人之意不可知亦可知矣子以毋貴母以子貴稷是兼焉立子以適正也立子以庶權也但孽之不得終立以荒淫而諸侯廢之帝於此定有先知曰吾非以孽為法乃以孽為例也後世豈無適子宜而武不肖有如孽之荒淫者可不以孽為懲乎嗟夫事有行之於前即有踵之於後無何而丹朱不肖矣無何而商均亦不肖矣故朱均之不得立未始非先懲於孽此堯舜意定帝尊意也至稷之不得立孰非以稷為獨乎後世之立或先適長或先有功俱未可知且諸代之嫡子未必如稷之賢者以稷之賢可立非稷之賢而可立乎以稷之賢猶不得立況非稷之賢而得立乎周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誠推文王之知子惠合世民而立建成幾至高祖之不受可不鑒歟夫不立稷必不立契矣不立稷契必立堯矣諸侯之立堯未嘗不以立堯為例也稷契雖聖堯則聖之聖者豈不逆知後世之子其德有優者有尤優者苟不以堯之事為之何所取法於後世耶是以太伯之讓王季瑩之於稷也仲雍之讓王季瑩之於契也王季之受讓瑩之於堯也故魯以子臧之不受而非公吳以季札之不受而亡國彼二子者烏知帝堯之正位乃為大義乎雖然立子

以適正也順也則稷之應立誠無疑矣但稷上雖不能為堯下亦不失為后稷不能以一時之帝自子而使後世子孫有之可見稷之德澤其流自遠堯猶不能及何況於契所以堯之天下傳而遂已使稷當世而得天下亦不過傳數世而已安能使後之子孫建統八百年猶過其脣也哉嗚呼天不使稷身為天子乃使後之子孫永為天子也則立子以長不於其身必於子孫雖曰人情定天意歟

少虛論

中興之世歷代不之夏自少康以後商有高宗周有宣王漢有光武自光武而下晉有元帝矣唐有肅宗矣宋有高宗矣此數君者皆謂之中興寔自少康中興始然隆衰同異之故可得而言矣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漢之光武乃中興而隆不視於少康也

泰山集

卷之三

二

也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乃中興而衰不逮於少康也隆衰著矣同異曷稱乎中興有未失而修明者有幾失而復正者商高也唐肅也是未失而修明與少康為異也周宣也漢光也晉元也宋高也是幾失而復正與少康為同也嗟夫異不免於為異同亦豈能為同哉高宗中興於商不遠而有受辛之暴宣王中興於周相繼而有幽王之禍高宣之氣炎威靈且猶若是况晉唐宋中興諸君乎嗚呼自夏歷宋或隆或衰或同或異不無中興後末世而異諸今不能為少康之隆當為少康之衰不能為少康之同當為少康之異隆衰同異俱無所處焉誠有可為浩歎也已

秦莊襄王論

莊襄即位三年而薨致室胡氏以為莊襄之薨是易呂不韋之

陸欽似笑不韋身傳與人未嘗不欲政早爲秦王莊襄即位三年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秦不于此時圖之後安及乎雖然人君生死亦自無嘗安知三年而薨卽屬不韋之弑莊襄之前更有短于莊襄者矣孝文嗣位僅立三日又何遠也吾于此更有微窺焉三年三日雖曰生死無害獨一君短祚一君復然豈無故哉二君均疑弑于其手然有三日三年之殊抑何遲于待襄而速于待文也不韋于此意深矣子政嗣位必緣莊襄幼莊襄一且不測政之王秦亦未可知不得不緩于莊襄而速于孝文此隱志也夫尸其君于私劍而一國不知沒其罪于公法而後世難問不韋真弑賊之雄也哉古今私君之臣固多如不韋之勞而巧諂不過一二人而已嗚呼不韋之獄于此猶有議者若好驚更進于不韋後世竟得不知焉又何如也

魏武帝論

從來論魏者以漢亡咎之與新莽兵午同科余嘗駁其說爲過誣邪全刀之論罪端坐靈帝耳何者桓雖失道外戚五侯迭移然一時知名士猶得依日月之光其雙內好貨未若是劇也至靈而甚矣嘗侍握國柄海宇民衆無得安存者天怒人怨問爾所未有何必中平間張角張脩起而後神寶淪亡四方無一片乾淨地哉至夫褚飛燕黃龍左校苦靖之徒糜爛九州漢已無尺土可據矣靈至是方殞嗚呼亡矣夫皇甫嵩赴董卓之召朱儁束手於李傕何進失策而卓生心王允失計而催汜交亂董卓楊李再裂而漢之社稷爲墟嗟夫斯時也雖宜景何能爲也高允更生耳無問憤憤之弘農不了了卽溫文之陳留亦不甚了了而仰乳息於權奸嗚呼時使之勢迫之也本初擁強於河

北公路雖舉於江淮景升泰肅於荊州劉焉也專於巴蜀公孫仲威於海外關西悍將以數十亡不目視齒擊帝制自爲者乃心藏室唯幽州虞而才智短淺地既害之漢豈惟無與理哉卽欲拱手空名苟延日月可易得耶操以全力殲討諸雄而十有其八獻帝安居於許三十年微操不及此夫論操志挾天子爲私也非爲公也然論操迹奉天子爲功也不符爲過也漢失之於群雄操取之於群雄夫漢者群雄則取群雄者漢之臣耳而操何以稱爲漢賊豈非以其志不在公而地非北面哉雖然固操之爲之亦時與勢之爲之也而以比于新莽與午則寬矣

南未武帝論

晉之天下北沒於胡而江左定鼎復爲桓玄所壞非劉裕起而誅之吾祚不爲司馬氏有安爲桓氏有非惟不爲桓氏有且不爲司馬氏有爲中國有何者當日論虜皆崛起之雄統於中原是圖而南方士大夫坐老文墨況有強寇如孫思盧循徐道覆輩蹂躪內地令其元氣虧蹙微宋武之才梟玄蘇循制燕平秦撫安半壁則當日之江左又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然則劉裕晉之罪人而江左之功臣也雖然晉亦未容以爲罪也吾讀恭帝之言曰桓玄篡逆鼎命已移重爲劉公所延殆將二紀今日之事固所甘心夫入臣而使人君甘心於禪豈復爲人臣哉然其語可謂定錄當時無裕則玄未必遽亡玄未必遽亡司馬氏未必遽復司馬氏卽遽復而中國不必遽安安司馬氏者裕也無故而樹奇功操司馬氏者又裕也無故而樹奇功過夫裕之先非晉者舊也裕以匹夫討賊既以匹夫討賊矣則裕以匹夫王世可深議乎國無良主身賈殊勲有難以純臣之禮自終者矣如裕者

人者乎初之樹奇功者正末之開奇通者也嗟夫千秋英雄躬
平大亂寧獨不義之名莫高難行之節非逆也勢也裕之露乎
前者多一立君裕之累乎後者多一弑主此則不學之過吾爲
裕恨尤爲裕惜云

北魏孝文帝論

東晉安帝時魏王珪自將伐燕克中山遂稱皇帝改元天興令
朝野束髮加帽將襲中國衣冠晉自稱帝罷遣生徒不祀孔廟
珪則置五經博士增國學生三千人則學不在中國而在夷狄
矣魏改官制倣上古以爲紀名不用漢魏之舊至魏主燕克滑
臺遷涼州也并國自大詔盡誅天下沙門毀佛書佛像深得人
君大體顯祖勤於爲治意行寬恕而罷房門之誅天性殊厚彼

其中不乏賢君又多賢輔傳至孝文天資溫敏禁斷服胡語立
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雖求遺書除遺亡緣坐法至祭比干之墓
封孔子之後又先代所未及者嗟夫拓跋氏有君如此真魏表
中君表矣夫夷狄之於中國猶君子之于小人如是而止蓋小
人能改行易節何不可進於君子夷狄能移風易俗何不可進
於中國今以南北之君而立君子小人之名吾不惟小人之後
已非小人竊恐君子之初寔非君子耳嘗考劉宋蕭齊其君本
無令德居天位皆傳舍而元魏祖孫父子相繼閱我四姓而曆
過百年其優劣何如乎聞之夷狄爲天之驕子則中國爲順子
可知今父有順子一敗而齊其田宅驕子反克守基業壽與順
子乎與驕子乎且吾創始之祖武三四歲而祖子孫亦無遐享
彼孝文在位二十三載享國脩短又何其異也夫夷夏之防廢

秋謹之孝文雖賢何必悉稱其美然晉之賢魏孝文爲君者正
以魏宋齊梁之不賢於爲君也善在夷狄責在中國有以也夫

隋煬帝論

國家盛衰之理原無常定衰不于衰之日而於盛之時此理甚
可畏也隋煬帝一統全盛之勢與國沿邊輟咎四夷無不臣服
北巡次榆林啓民可汗奉庭帳以俟車駕幸帳賦詩自詡服夷
之功高於漢武矣嗚呼煬之所以盛煬之所以衰也漢高平泰
誅項威十倍於煬及因白登之圍不解者七日始知武不可驕
說者謂帝困於白登而知所以守天下斯言諒哉使隋煬鑒此
聽咸息武慎力愛財則隋之天下誰敢觀之故吾謂楊氏之亡
不囚高麗之不至而因笑厥之奉獻楊氏天下之怨不起漢武
之典歆而起乎韓之自貶盛在於此衰即在於此矣雖然漢武

唐高祖得隋之天下選用隋之宗室詔隋恭王智積等子孫並
付所司量才選用此忘其所憎素其所忌規模氣象真可追踪
古帝王矣昔舜既代堯用朱作賓書曰虞賓在位其禮冠子群
后賓其子則必貴其族特經無明文耳周有微子之命崇德象

唐高祖論

唐高祖得隋之天下選用隋之宗室詔隋恭王智積等子孫並
付所司量才選用此忘其所憎素其所忌規模氣象真可追踪
古帝王矣昔舜既代堯用朱作賓書曰虞賓在位其禮冠子群
后賓其子則必貴其族特經無明文耳周有微子之命崇德象

賢皆推故典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丹朱實于虞微子仍賓
子以也至云商之子孫侯服于周則選用商之宗室詩有明徵
後此其典不行矣漢高祖稱爲大度秦王子嬰之降止待之
以不死至晉魏之君涼德寡恩則又可知降自五代抑又甚矣
凡一代廢興剪類殆盡嗟夫戮其罪人之身斯止耳宗室又何
罪哉唐祖業然行古之制去秦以下之清用周以上之厚唐之
子孫享國長世似高祖有以貽之矣說者謂隋之天下在位日
淺宗室鮮少唐高祖易于用恩然隋之二世而亡無以異秦之
二世而亡也漢高祖代秦未聞選用秦之宗室而唐獨能之豈
非二祖之用心寬狹異量哉或曰新莽篡漢室已十四載使莽
于漢之宗室族誅靡遺則劉秀雖貴恐先入鬼錄則莽之天下
反未可知不知典廢之數定有天意豈縣人事天不欲亡則可
耳苟天欲亡莽秀必不死即一秀死更生一秀焉又如之何哉
是以人君之得天下宜淵謀遠慮不宜嘗恐天下之去已慮天
下之去已天下或去之矣不慮天下之去已而反足以留天下
往往有然者

王猛論

英雄舉事意恒寄於不可知事每存於不可見若使可知可見
而索之爲術固已淺矣北齊王猛其才可冠江東諸人以不事
國而事夷狄君子傷之然猛雖不事於晉未嘗非晉之忠臣
猛晉曰元帝以來鮮已衰微能守建業之遺業亦已足矣天苟
欲復晉之中原雖使十王猛事之亦復何益猛是見江東諸
公尚清謹好崇佛老其害甚於夷狄夫夷狄固不當事至中
更甚於夷狄獨可事耶且符堅一見王猛歎如故舊及後委

任倍萬久而不棄堅之待猛可謂至矣至猛於華夷之分適
之理定未能去諸懷不報臨沒之言乎猛雖疾堅訪以後事猛
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未絕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
爲國嗚呼此豈忠在於秦黃抑忠於晉而已說者謂猛既有心
晉室何以桓溫伐燕猛設堅救之是不然使燕淪于溫則北伐
之勲偉矣負北伐之勲必將成篡主之志猛於被褐未見時已
審識此矣則其說秦救燕者亦所以忠於晉也差夫與其事晉
而坐觀盜晉之天下何如不事晉而使晉陰守其江東此猛之
隱志也綱目之事夷者皆害死此獨書官書爵卒者何以猛
爲有心於晉不得已而失身于夷也歟

李晟論

李晟事德宗豈不知其君之忌刻卿家法具在誠非如太宗氏
及身居相位慨然慕魏徵之直諫豈虛慕哉後之直諫雖學
問貴出天性微遇太宗固諫諍即不通太宗豈不諫耶若謂人臣
之進言必揣人君之受言否則事愛吾言焉則龍逢于桀不必
提其戮比于紂無復剖其心于古并無忠臣也有是理乎晟
端方亮直守職不阿其君不如太宗而身不敢不爲魏徵夫爲
太宗之魏徵魏徵爲其所易爲德宗之魏徵西平爲其所難人
臣身負社稷之重亦爲其所難而已君之不能不能又何問身之
詳不詳又何計乎即如鄭公身死之後仆碑止婚似直諫可爲
而不可爲矣然以太宗之英明使微而依阿取容安知其疎謫
不更甚于此也西平致墓始有本原夫西平于德宗身備將相
功成名立主臣之間可無慮矣後世未必如德宗之爲君或效
魏徵之爲臣則其愛君之心猶有過于西平者焉斯何人哉斯

何人哉

趙普論

秦王廷美得罪始于趙普之一言謂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則普達金匱之盟誠不能辭其罪矣然普于此時處察其勢之所不便情之不得已與不違而行其所不安莫若違之而行其所安故樂違之而不顧耳當時太后普謂太祖傳之于帝帝傳之廷美廷美傳之德昭雖帝與廷美德昭並言意定重德昭也太祖以金戈鐵馬定天下遠立弟之命而使子不得立豈其情乎不幸而德昭死矣德芳相繼而天矣廷美塊然而居其中所以危也即使太宗遵金匱之約深傷友于豈勝以天下傳之廷美廷美以後天下傳之何人則廷美而受太宗之傳勢不能傳于太祖之後不傳已于仍必傳于太宗之子以廷美而傳太

宗之子

卷之三

九

宗之子不若太宗自傳其子之為安也雖然廷美固遭太宗疑忌不能遜讓以自全其人亦非帝天下之器則普之違約不欲傳廷美者或以廷美不足與傳也便令廷美足傳而此後傳之無人寔因德昭之先死故也昭為太后之命初謂骨肉相好繼統不絕孰意德昭既死而普復復以一塊然居中之廷美安能自托即使太后復生亦必自違金匱之盟而不傳位廷美何況趙普吾親兄弟之年不若相遠太宗享有天位時廷美之春秋高矣德昭不足則傳位之日可引首而待如是而太祖之天下復歸之太祖此太后意亦趙普意也豈知特異勢遷統已大異若使德昭在而違金匱之盟固知趙普有所不為也

韓琦論

宋時夷狄始終以和愚宋家之君臣始終以和自愚雖賢哲不

免焉是以太祖肯和之之君也趙普肯和之之臣也則弱鎮權和之有其源也太宗亦和之之君也張齊賢亦和之之臣也則前不取和之有其流也以太祖太宗之為君趙普張齊賢之為相猶不能立國于富強而流漸于和況後之君臣乎韓琦老成當國當西夏跳梁力主用兵不宜用撫及後因遣使之來深反安石富強之術乃陳邊策七事觀其七事之陳雖未言和之利不和之害寔為先後主和者樹亦機也宋和契丹非得已也至招高麗則直建熙河檢校和國保甲諸州築城懸壺願弓矢盟之使中國去弓矢幾一脩武備遂開股約以開疆域甚矣琦獨得志于西而乃重兵于北也宋之和遼和金和元其和雖一千金為甚故主和之君無過高宗主和之臣無過秦檜惟深奸機國亦或見前朝之患輔名佐有先被之者且遼疆事之求尚不如金渡河之勢也且夫和金和元皆出小人至于和遼盡屬君子小人而上和和固易見其害君子而主和反近見其利此豈獨琦一人哉宋之賢臣每推韓富弼之反覆張使車入虜廷可謂抗節莫撓然爭獻爭納竟誰識議守之具哉亦始終一和而已

女媧論

女媧稱制說者以為起於後世不知上古之世女媧氏久有之昔太昊氏沒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與其工較率滅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於中皇之山是為女皇則女媧稱制亦已明矣吾觀女主之禍莫過於漢唐顧漢呂唐武二后雖凶亦因稱制於廷得恣其材耳若使二帝尚存而二

后先死終身備位宮中生殺子奪不盡出其手安能肆其惡於天下并肆其惡于劉李于雖然漢唐之禍緣于呂武之制制稱制誠足禍國矣何以宋之母后高曹向孟皆臨朝稱制於宋也宣仁皇后能與元祐之治元祐皇帝卒廢矣與之運宋之人君不及宋之女子可不美乎則女禍之為女皇其上進宣仁元祐之賢并下愧呂武之逆矣然而君子不予者何也蓋以陽主專起陰無獨功天地之義也君臣之統也陰而陽乃有后而代君誠能居正其義呂不可也武不可也非惟呂武不可也宣仁不可也元祐不可也宣仁元祐不可則夫女禍之為女皇獨可哉善為國家慮者貴防微而杜漸禍無所遺禍無所尋惟正夫女禍之不可乃知宣仁不可元祐不可知宣仁不可元祐不可乃能責呂武之不可也臣妾之賢原非治外不過治內耳惟治

臣妾

卷之三

二

內為臣妾之賢則治外亦宣仁元祐與女禍之連也然而三后者皆際其不幸者也錄此推之臨朝稱制斷無古法之可傳矣

武后論

從來聖神聖器命皆具非常之才喜怒哀樂未可以常情相測識此非獨奸臣然也女后亦然今稱女后之才必推呂武然呂非武匹也才過之而面亦過之武后見李敬業微服問曰誰所為對曰路家王武氏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視其嗟嘆人才忘怨于已辭罪于人豈一尋常女子所為其中必有大過人之識者矣此又非女后然也奸臣惡惡正莽臣情求名寵進對敵之徒曹操孤弱欺孤延攬荀彧之輩其與武氏遇才而愛惜大槩相類吾觀大聖大奸皆希世而間出聖如堯舜無以加矣奸如莽操亦無以加矣宋有宣仁之賢

聖曰女中堯舜則唐有武氏之面不可曰女中莽操乎堯舜為聖之首莽操為奸之魁數千年來未多見也雖是觀之賢如宣仁固難面如武豐亦不易

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論

聖人之於道也當先廣其所助而以崇其所主故道耳目之源而耳目道之動也世人謂聖人恃天才而不內苦其心建獨分而不伴於外說殆誣耳而要聞也見也則也多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善夫管氏之言曰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吾嘗論之天之生人一而物萬萬不足修一不名約以約總修以修事約是存乎物者物而物乎物者人物乎物者人而道乎物者聖人聖人之身猶夫人之七尺耳聖人之齒猶夫人之百年耳而聖人能待物之來而不窘於所辨又能待物之求而不瑣

山集

卷之二

上

于所給其故何也無何也聖人之智博而力多也夫等有我之形則等有我之神等有我之神則等有我之才與用而聖人何以獨殊其故又何也無何也日相積而為歲歲相積而為世世相積而為智智相積而為聖前乎我者為我之藉後乎我者為我之藉故人無千秋萬歲之壽而有千株萬歲之識人無九州萬國之耳與目而有九州萬國之知聖人不前乎人之生而以所聞見之不後乎人之生而以所見接之且天下之物之困吾見聞者亦何可限物有異形焉山出泉陽水出則象木生畢方非生墳羊無口而鳴無足而遊無耳而聽無翼而飛物有異用焉草有起死之效獸有化人之奇物有異解焉天淵平鷄三足白馬非馬也指物非指也孤積未嘗有母也連環之買貫于無環也凡此之類不可勝紀情物惟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

聖人遇之而能名我之而能安則所待有主而可以制也然猶有疑於是夫待聞見以爲資苟無聞見而自窮無聞見而自窮將得聞多見焉而適以自累矣且聖人以博聞多見爲聖博聞多見何足以聖聖也聖不世有而博聞多見者世不乏皆能以其聞見移形有之故而以其博多益內無之靈然而不足以幾乎聖且或以戾乎聖嗟夫此其故難言之矣聖人之所蓄者世之不知也世之所知者聖人博聞多見也世人所求者在物聖人所求者亦在物世人所求者在初於物聖人所求者在物於道語曰庖丁之解牛非牛也記者之弄馬非馬也宜僚之弄丸非丸也飛衛之善射非射也徐陽之相馬非馬也蓋皆道也蓄于道則可以待物蓄于物則不足以主道聖人廣事於有而旨存存無散情以接物所以充無矣標真以居精所以融有矣故

金石錄

卷之三

就迹之未不化而無一之本不通也然則終歸於書道之爲貴大然非聖人烏可以語此以天縱之絕神明出乎區中悟巧隔乎域外能冒萬以爲富更能忘有以爲化其實粹矣況乎縣勉以廣于安縣安以底於化其功積矣有是二者而後能蓄道道蓄而待物事之相爲本末也豈與夫道起則表垂之數跡乎哉曰侍天者危倚人者安專內者疎兼外者密貴躬者觀我之生藉書者資器之助夫執聖人之畜道而求之烏得無病乎聞見者所以妙生而齊材也夫人以物相餉遺廉者未嘗不取少也夫人以智相餉道則必有席告祖而受之爲其贊之珍也聞見者古人之智而我取而博且多之可以助自然之劣也故又曰訓物之言在龐窺聖之本在妙云爾

書讀

答文千子先生

應制文魚鹽物耳習學之雖貴一牙儉品價耳然能任亂通國之習率類曳黨而從之從前學使者爲天子真學使爲孔孟其讓法爲士流真導師迄今商頌不衰侯豫瞻先生舊於八比中有名字而職是官人向以名宗今又以官宗也鼓動流俗不肅而成無故標春秋一部四傳爲奇貨儒生奉爲指南每貢一篇輒延古大家數人作銜官而置新冠小學子於上座今日眼中喜遊子弟黃口未落微其夫人文體之滅裂莫甚於此時者猶侯之初心不過率初無高寧生無俗以彼菜此耳而用意傷富至於利繩削法得非意善功惡乎嗚呼聞人之溺眩一時若此益亡毫毛過乃尋丈老叔以爲何如

答曾亮臣

金石錄

卷之三

五

獲下稱稱于天下卒付秦皇一炬晉尚塵談五胡雲擾若而年元人賤士如狗良有以也今日競門分戶甲兵警備弟切謂河北賊可滅女真可驅而人心一死舉世盡狂更從何處着手我輩坐困諸生正能與同道同心數子彈射慨嘆耳可奈何

與李力負

弟耳目之所及其憂不端在寇寇少而兵浩是以寡羣衆寇流而兵止是以行靡坐寇求民逃入山過則見殺不遇者不得已民食兵依兵怒則屠之是以愚博思一州而數節餞一土而數萬軍不飽則譁而掠飽則不諱而掠也是以危倖安罷兵虞盜黎兵增盜鬻兵養盜彈丸地堪此言乎溫直公伯考近狀何似劉勿僂易去浮處士之巨術不知可得長聚乎李駿于執禮於敝友傳平叔之門才氣傲儒少年俊士也會聞幸爲致聲

與劉孝若

魏博滄瀛鐵馬交馳戰雲指大誰爲明經之蘭成者乎念世界
演亂半起於儒冠世龍指夷甫數語大足千古同父謂諸儒紛
紛言理學言性命不知何者爲理學爲性命弟擊節稱爲晚宋
名言今之負氣矜高開署門戶生心害政有議所毀豈十何能
爲然亂之所生言語以爲階此天津橋上啼聲也可爲知者道
耳

答尚堯生

別幾時而國父乃爾編輯中興亡亡算安得平易如許以發幽
太行之險戎馬表天下而不能阻其車蹄北平天府蕩若南蓬
羽林騎士不一矢相加公卿將相長號涕禪文以進龍髯上升
慘辱之况所不忍言嗟乎經術今日掃地矣委之狗彘不食其
食

宋之三

餘可耻可恨弟因此欲絕遠人間避入與阻高慶爲吐深淵爲
此携我數卷吟咏借老才力可至處亦復跡逐古人看眼前魚
演恐祖豫州宗忠簡復起未有遺足處倪首與鄉里小兒事金
鼓豈其志乎驚國貨主畫鉛壘中之稱白眉者此道經奴輩壞
塌那可復與作伍奇渾渾派我中原等士於榻下丐上自今觀
之元何足貴文墨人竟曉爭一空名坐聽神州陸沉天久厭之
矣堯生學術百我意氣十我津津於所得之未釋誠以用世救
世不能外是使幸而得志江左半壁如病癰瘡何處可期期其
容耶思之慎之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被制制法而評則者亦復逞應情義爭訟一時第
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朴其時人心鮮

居和一而不矜尚貴爭及其妄矣合從連衡機而六國入秦顧
尉侯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
而韓侂胄猶誣爲偽學而殘噬之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
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派持論
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說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近疎
者以淺俚爲古朴填砌者以六朝爲治麗此縣胸習不多未更
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
得意蓋文士之才質讓世宙兵爭之禍已觀古來應若拍掌足
下王盟壇玷須當痛懲流弊克已求勸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
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易起也年伯

今日湖東非復何時之舊矣其中有三困在民在士紳而不在

嘉山集

卷之三

官昭武地雖爲樂土細民力本務末各竭其力俗惡風愿家藏
戶誦而壬申粵寇蹂躪戾寅豐山之賊復肆猖獗奔號流離敵
郡爲最加以六年苦澇穀寔不登啼饑號寒在在而有此天行
之虐也其困在民縣之長令最爲親民所望慈惠居師以育殘
息而難答之下輒無生還吏一追呼閭門張皇有求一亟決而
不可得者然催科之嚴本屬功令獨至過平民則與義縱嚴延
年同暴過大猾則與張釋之于定國齊仁于是不逞之徒以困
困爲廟堂耕鋤爲苦業而赤白尤起于市喧嚷通于卿大家
皇皇不寧寢處此有司之虐也其困在士紳而亦在民衆以細
民眺睨奸凶盤牙凡欲危除大人者輒掛名藩府書辦以相傾
軋遂令三尺不靈六逆漸長此宗室之虐也其困不在民而在
士紳自此三者外間有敗壞紳夫訓子弟不遵公牘示嚴卽

屏息飲氣不敢騷擾矣惜錄天網罔知忌諱惟台亮

與制府

環眺四山銳入雲表直一線天耳居四壁中如處石穴而衣帶水激激聒耳背負層峰香水千霄不肖意欲伐之使其曠敞且可遙望晚可振火兼藉其巨木伐至高阜樹敵樓一所度足容三百人置大炮四門以備不虞緣山之巔多列旗幟中用疑賊所以防敗夜吹也小溪隔岸之田數小屋以布之連版接棧不異壘廠分軍其下聲勢相聯翼衛愈密萬無一為厲民兒女子語誤人致當斷下斷從來帥之所處前衝後勁左右稱望以護中軍無恙耳發之蕩寇宜有次第賊見來者不止則心胆懼怯而營壘亦漸轉徙彼此交寬無壘遏學讓之患今一日急之前則虞其逼阨尾又害於空虛且黃閣內外聞其無人萬一土寇益發導賊支黨自間道來橫枕我殿何以待之宜令驍騎分師二千於關上下庶首尾環顧無間可乘此不可緩者伏望斷之速之

其二

令諸神至關乎以威意結後之吾鄉本曉土也而兵皆浙東一呼即集一集即入一入即戰念之無乃太速豈徒胸無古法何嘗身有今法也火藥未備衣甲未完器械未備而戰其亡隊伍未整旗幟未辨金鼓未明而我局亡將與卒未謀人與地未習而戰理亡有三亡者以其卒予敵也以卒予敵不以將予敵乎以將予敵不以身予敵乎夫將為令之衆仗羣力恃身福一被而下幸耳欲以再鼓三鼓持之不死而受不則捷而走險矣策當自立於萬全愚欲傳諭各將合智和心并歸鮮少以成衆強

然後會稽而三分之一圖某所一圖某所圖三缺一遠則營壘

所巨材毀大堡以樹木城使士卒負土以填月堡數萬入井力微夕可成凡五十步開馬門用利出入設大砲或二或四橫午道中防賊衝突閉壘養力慎勿挑戰賊雖清野然吾於百里內外人畜貨貨可供也城內食盡必潰即食未盡其民見我軍之基布如是人無固志矣加以曠日持久人畜疲竭薰染成疾驚者必強半而賊之卒伍本多湖東征人望鄉情勢宜然計賊無復之不得不尋所闕而旁我潛以德化輦動旅數千伏河漸之要害或截其中或尾其情若不出此而急利一時賊敏於掩卒長於憑城脫或不常人情萬端瓦解之後將安措手營有從宅而忘其妻或曰此何足異築村乃忘其身今諸將皆善忘身者至今號令軍士無流一人亦為未嘗彼民之政通貫營伍者非市井之穿窬必狡滑之細作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愚竊之懼不不入肆其與兵家周旋乎不肖論各營比有鄉人營禁軍中候戰罷釋放或獻疑曰若然田將燕孫將齊軍焉將安出吾見吾鄉之荒且廢者四歲矣而未聞盡人未聞人之飲援者敢得竿為難也高明以為然否

其三

今日之勢辟如貧子渡歲囊無青錢家有通債一時一刻中熟如焚即賊惡堅城多積粟治攻其為持久計有公孫瓚自謂守此足以老之意兼以我師受挫彼乘勝增銳而連秦二邑因以胆王向攻二邑為擊取今攻二邑為擊堅耳向慮兩邑為樞援今慮左汀右邵為兩邑援耳汀不能越而邵可牽而撥也且不嚴郡宜速遣裨將將臨建陽崇安以遏建寧飛援而德化相

則令彼行虛聲無城與我師通樹角堅壁以度之而攻之邑
者得完銳庶克有濟如克後乘趨汀城海上諸軍當必聞風起
舞則下南橋而汀危汀危則度之唇齒寒而邵之肩背滅矣又
所謂者駐此彈丸仰彼肉食徒坐消嘉穀枉沒白日爾雖賢
我猶平慧從後唇費不若以偏師潛出廣寧界或先黃界募練
折勇以乘後繼雖於時為需然亦蓋艾之義也此時百事已廢
亡亡補牢見免顧大之秋況不稱半顧大乎轉瞬之間事更有
大難言者征夫之語速其擇擇

與傅聿庵

軍旅之弊今有五難索米無炊則及餉之難南兒嗜利怯禍揭
平則勇陷敵則則堅壁之難將半推埋之軍卒或等夷之人
嚴之法有而乘潰弛之悍恣而不顧則求伍之難呼庚呼癸兵
不得不志民煥靡室靡家民不得不憾兵肉因而穴中求爾兩

與傅聿庵

手交鋒則兵民相安之雄攻堅火為上策逐肉矢為飛客吾邦
地不產此又無可仰貸他郡則戰具之難釋此五難而然後進
計攻圍之術主客強弱之勢山川扼塞之形軍家變化之方可
得而講也仁兄風度憂遠皮裏新鈴超越凡子則夫社時之通
藏以酬酢群情者必於木出山日斷如矣苟可指示尚冀德音

與傅聿庵

會兄寢苦塊中得見半役古昔復呼痴山送離飛毫於白雲青
嶺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妬殺定規殺也痴山皆奇物一吐呆史
員如計古重時復風帽而弟不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冊並驅
中原豈非江東無我則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
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皆指蒼未敢多倡非惟索

手難索眼豈復易也湯季雲卿玄近頗是解人海公大足稱俊
士弟所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為土人作備余何

與傅木宜

鐵騎長驅數歲中原從有世界家所未有以古與今當復有
江東錢鼎之緒而相觀人事則憂憂乎難之南兵稍晚自是老
生常譚聚以烏合駭明陳散固然而弟獨先攻其心卒以利來
宜也將何以復然將仍養利奇也元帥何以又復然轉從原窟
負嶠憑與本名殺賊乃更作賊民力盡矣且使民生殆盡可勝
三美今桑土水網廬戶告警萬一舉覆誰望邪完而當事者進
未虎瞻他國旋當馬首故邪方且期期倚曲磨細微嗚呼世
命為難當者若此忍復道哉焦允南有言力不出敵習心於寇
奈談義和約之才未足以佐心耳弟於今日豈徒悼其才置并

與傅木宜

復得其心死若誠孝心而往咸登雲臺敗入忠廟期許那能他
計何有聞賊即馳愛一身而若國乎古之高士或賣卜以勝名
或市藥以寄生或蹈海以避世或潛隱以新光今似入山無深
投流有亂鴻真何所歸浮何適計無復之仍以兵隱嗟夫兵隱
之難言矣弟不遇本朝一明經儒情酬德非有守土之責拜恩
之渥也優游窮嶠之間且爾且咏時有所思寓之毫墨以為娛
志願斯足丈夫在乎識時不在勇進在乎家禍不在經禍翁兄
知弟腸胃知不惜富幾半句為弟買一棒也

雲山集卷之三



可經堂集十二卷

〔明〕徐石麒撰

清順治可經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可經堂集序

後學

向者南都之會，皇輿旋軫，淪鼎再鑒，是時廷徐虞求先生於廢籍，以爲家宰，自啓事，旋事時局，屢遷矣。先生攬轡登朝，鞠躬任職，首褒死忠之臣，旋定從逆之案，申考選，持年例，羣奸側目，咻之以去。先生去而國事亦去矣。予以外曾後進，承乏司與，先生生日入朝，先生講必咨詢，畫必報可，皇屬之問，宛然家人父子焉。自先生去而側目先生者，並以及予，予亦亟亟焉不可留矣。先是先生未入都之前，內

臣訪贊周疏，請加恩定策諸臣，欲邀五等延世，以爲馬十英市者，趣先生覆本甚急。先生召予問故，予取原抄閱竟，束而置之，揖先生言曰：「此輩貪天之功，欲覲封拜之典，老先生在事，豈可令天下後世見乎？」先生曰：「寢之乎？」予曰：「寢之彼將有詞。」予歸而繕稿，其意以爲：皇上應天承統，諸臣攀鱗傳翼，宗社危而後安，國統絕而復延，按以中興之功，宜開延後之澤，查嘉靖前年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等伯爵，以今律昔功，或過之，但當時兄終弟及，與今日孫繩祖武事原一體，在廷和輩昔既謙讓，未遑想羣臣

亦必惕然不安，且近來朝戴諸勳侯者，已公伯者已侯而列司臺屬，或晉擢絲綸，或超列卿貳，不際非常焉，有殊擢以爲賞，功功已賞矣，以爲報後，後將圖之。臣愚竊擬以當暫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徐開麟閣，別畫凌烟，未爲晚也。先生得稿，閱未畢，急拊予背曰：「得之，憾相知晚也。」然此實先生與予得罪擢樞首案也。又憶先生去後，兩寓書於予，一停履，覃恩封典一裁任內乞恩，胥役絕不及他事也。及予忤奸歸舟，過嘉禾，謁先生於郭外山莊，角巾韋服，款款道故，復依然家人父子也。出門指莊前一泓曰：「此止水也。」

余序

君其識之言猶在耳，而先生已乘箕尾逝矣。後數年先生令子柱臣輯先生遺稿，以傳首章奏始自忤璫迄於乞骸，而先生立朝始末盡於此矣。然停請封拜一疏，集反不載，而予在事時褒忠考核之章止表贈二十四忠卹，贈陳仁錫與收拾山東人心，孟兆熙考選四疏而已。次風雅諸什次碑銘書牘，而先生憂時憫俗忠君愛國之思盡於此矣。總考先生奏疏似陸敬輿、李伯紀而遭時過之，詩似司空表聖、韓致光尺牘似王右軍而殺身忠烈，與屈子懷沙正復不異。先生集曰：「可經夫經表緯，地文其一端至若天經地義」

孰有大於忠孝者乎先生集序予草於癸巳之歲曾
錄一通寄去爲郵者浮沉家遭燃燬旋亦灰燼茲復
補而成之大抵亦不異前誌云爾

余序

三 可經堂

可經堂全集目錄

詩

詞

賦

書

表

辨

銘

頌

贊

碑

傳

狀

墓

碑誌

祭文

書

序

可經堂集卷之一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男杜臣較

疏

爲逆璫冤陷仰祈聖明亟賜昭雪以全名節事

臣繇天啓二年進士除授工部管繕清吏司主事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接管節慎庫差有 皇親博平侯郭振明新城侯王昇差家人郭保王祿各具呈領銀臣查其顛末則以元舅推恩領銀三萬兩造葬奉

旨先給七千兩餘俟陵工完日補給時監督主事彭期生已發二千臣續發五千足七千之數是五年正

疏

卷一

可經堂

月二月間事也至三月廿八日王昇移揭部堂求發補給銀兩臣堂官白所知批云庫查臣謂陵工雖已告成而監朝房尚未了局具覆停止即將 明旨科抄塞其竇請堂批候監朝房工完補給案稿具在可覈也比王昇恨臣執不肯發揭臣于巡視科道有陵工報竣自應遵旨全給而兩月以來分毫不發非所以廣聖孝而憫懿親等語于是科道爲力請于臣堂官隨有該庫酌給之批案稿具在可覈也此臣所以不得已于五月後有續發之事也未幾而權璫魏忠賢自以他繁羅織昇于國典拉及前項銀兩不應補

給奉 旨限臣追還臣始繫國典家屬嚴行查比逮

鎮撫司拷問有招臣受賄之說臣具疏力辯奉 旨

徐石麒得銀五百五十兩係王國典供稱何云無據

着作速完官以憑處分該部知道欽此則 先帝亦

亮臣係國典口供原無實跡此釋臣弗誅而與臣以

削奪也然而臣受賄之誣不敢不辯始之不遽發銀

者臣也已而追比還官者又臣也國典方恨臣之不

暇則以受賄誣臣者攀陷之讐口也國典爲忠賢所

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彼方不自保其性命何暇愛

臣之名節則以受賄誣臣者酷訊之苦情也忠賢所

疏

卷一

可經堂

掌惜薪司錢糧係臣查發臣以 大府告匱不時卽給每令內臣噪臣于庭臣屹然不動忠賢恨臣刺骨遂假手于國典口招則以受賄錮臣者借端之私恨也臣房師黃尊素以忤忠賢被逮卒致之死臣以師生之雅不無周旋饋索間欲爲一網打盡之計則誣臣以受賄者株連之虐焰也而臣之心跡果有灼然可暴於君父之前者夫國典所據者補給之旨以煌煌 明旨臨之臣不敢不應此無賄之一證也統臣者堂官也監臣者巡視也彼皆云可發矣臣又不敢不應此無賄之又一證也郭振明王昇俱以元舅奉

旨領銀振明不行賄國典何必行賄臣不受振明之賄何獨受國典之賄此無賄之又一證也據國典供稱鄭崇光等要銀若干而臣名下並無要銀字樣此無賄之又一證也臣之心跡自是了然獨以忠賢曲法鍛鍊不坐以冒領則國典之罪不重不坐以行賄則冒領之罪不真不坐以受賄則行賄之罪不信此國典之所以坐斬而臣之所以削籍皆忠賢劈空構禍而風影全無者也夫日月照則覆盆揭矣雷霆發則羣蠢動矣我皇上誅鋤巨惡申理沉寃所謂日月之明雷霆之斷也臣不及此時白見寃狀是自棄

陳輯

卷一

三 可經堂

子聖明之世而終身受不滌之穢也蓋官爵非臣之所望也名節固臣之所重也其有無受賄關係臣名節最大輒敢不避斧鉞哀鳴于皇上之前伏望皇上上下臣章于所司并將臣原疏一一查勘國典父子活口尚在試令從實供稱臣果有真贓卽寸斬無辭果係冤枉必當爲臣昭雪人品自在鬼神難欺恐終不能以無影之事蟻臣生平也臣無任悚慄待命之至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奏內情節該部查實具

揭爲直陳寃狀始末以便遵 旨查實具覆事

竊職初登仕版待罪筦庫不幸典逆璫所掌薪司錢糧相涉日有噪呼執持起釁嗾成誣陷底于削奪放還之後屏跡荒墟自甘永與世棄矣忽逢 新聖踐祚離照獨炳首自寃寃及於錮籍因叩首拜疏遣丁賁辯奉 聖旨奏內情節該部查實具覆謹靜聽部覆間伏念職初拜疏時 天威咫尺慮傷煩瀆是以略舉大意未敢縷陳然寃案未盡臚列則寃情終介顯晦將查者無據而蒙者復蒙是則職之所大懼也因敢將一案始末據實揭陳伏乞台臺詳閱而賜察焉蓋自泰昌元年 光宗皇帝爲二后推恩封 皇

陳輯

卷一

四 可經堂

親郭振明博平侯王昇新城侯迨天啓四年兩爵同請卹典奉 旨照李偉三萬事例仍各光給七千兩餘俟陵工完日補給欽此隨該二爵具領到庫該前儘監督給過二千餘兩職自十二月至正二月陸續發完七千兩餘俱遵旨停訖二月陵工報完二爵紛紛求遵補給之旨北緣監朝未完庫藏匱竭職不能應至三月間二爵恨臣待甚直揭巡視科院謂陵工報竣兩皇妣父母之卹自應遵旨全給無奈揭催監督覆奉堂批候監朝房工完補給煩使王言委干草莽而請發近于乞憐非所以廣聖孝而垂憫懿親也

懇照原旨隨給等因隨該巡視省中解石帆老先生臺中何環應老先生准揭合詞轉移內稱二爵諄諄以父母窆窆一日未安無以慰 聖母之慈靈展皇上之孝思其所持老甚鉅臣子誼當曲全况陵工緊急之日 聖旨尚不難先給七千今陵工告成羣臣皆沐恩波而葬價驟停宜二爵之有詞耳一移部堂一移職庫堂官白老先生恐礙 明旨因批該庫酌給卷案見在職既悚惕王言草莽 皇上孝思等語又懼上違工完補給之旨下違部堂遵旨批給之文不得已方同巡視陸續給郭振明銀五千零四十

職

卷一

五 可陞堂

准給造葬銀三萬先給七子兩國興父千不合用賄上下打點陸續領過一萬一千零二十兩內冒領銀四千零二十兩彼時請討有韓閣下要銀二千兩又謝韓三銀六百兩中書鄭崇光要銀一千兩方行票擬不在官祝相公過付節慎庫徐主事五百五十兩蔡書辦得銀三百三十餘兩焦長班得銀五十五兩潘斗南得銀二千餘兩等因職不勝驚愕不知所謂祝相公者何人王國興所稱祝相公者何在隨具疏入辯請勅法司勘問并懇勅鎮撫司嚴訊祝相公果否過付蔡 旨徐石麒得銀五百五十兩係王國興供稱何云無據着作速完官以憑處分該部知道時忠賢惡焰滔天不敢再辯只得揭借交完至七月間該鎮撫司回奏云本司查照原招將中書鄭崇光家人張順并節慎庫主事徐石麒家人楊魁各拘到遵依照數交完訖及拘過付祝相公查無住居不在官蔡書辦先已出缺回南不在官焦長班拘到陳嘉棟等代交完訖職意既無祝相公忠賢難恨職終難以莫領有三字定職罪乃未幾而削奪之旨下矣噫此職得罪之始末也據律文武職官有犯衆證明白奏請提問夫犯必有証証必須衆今職奏既止祝相公

職

卷一

六 可陞堂

一人爲證必拘祝相公到官面與王國興相證然後可以定賊之有無卽有是祝相公矣又必奏請提職面與祝相公相證必祝相公親授職親受然後可以定職賊之有無今據鎮撫司回奏云祝相公查無住居鎮撫司何人其仰承指使者何人查之一字當年何等搜索祝相公六尺之軀何處着落而竟無住居衆證明白之律何在若一無足證而直據仇口則普天率土誰不可以坐賊此職之冤狀甚明者一也况陵工完日補給之旨昭然職卽于完報之日盡數給發亦似得藉口遵旨可以逃罪今一議停而致二爵訴之部堂再議停而致二爵訴之巡視受賄者如是乎職議停巡視部堂議給議給者無賄而議停者顧賄乎此職之冤狀甚明者二也且郭振明王昇受恩同奉 旨給葬價同多領找價同王何以行賄郭何以不賄也卽據所給之找價郭振明尚多一千餘兩多者不賄而少者顧賄乎此職之冤狀甚明者三也據律文職官受財枉法滿貫者絞罪發附近衛所充軍今賊至五百五十兩不啻滿貫矣情罪果其豈止削奪忠賢專殺樹威豈獨寬職惟獨不能以絕無之賊入職之罪而僅欲以睚眦之怨銷職之身遂不顧

矯旨悖律罔上行私此職之冤狀甚明者四也凡行賄打點必出自神棍所爲謂其餌一而獲十也王國興所領葬價除追還外所得不過七千兩今據忠賢疏內合舊贖與職及書辦長班等共砌賄六千五百三十五兩有奇賄與酬相當愚者不爲而謂神棍爲之乎况當職遂還之日王昇奉旨無措至訐其媳之兄弟張大張二到官勒比何愛于職而不以職賄首之部堂追來給主代納乎此職之冤狀甚明者五也且工完補給奉旨于前陵工報完加恩于後卽忠賢亦自知酌給無罪難以賄加故於訪據事內割去補給之旨而於先給七千兩截住謂之非誣可乎據律八議子孫犯罪實封奏聞取旨不許擅自勾問今五年九月先錮國興于厥喉使羅織斷鍊成案至六年二月始行奏問不難國興自誣上刑又何難使之誣職乎斯時職方籍葉待罪而職房師黃白安聞追投到雖生殺惟君父之恩而周旋乃師生之義生則相慰死則相唁職不過自盡其寸心而忠賢聞之恨入骨髓矣遂不難朦朧取旨乘機禁錮此職之冤狀甚明者六也夫新城葬價議停自職比追自職案牘犁然卽據東廠原供又無從得所謂祝相公而訊之雖

使國典死執不移虛公坐照仇誣立見乃職拜疏之後接見即抄則新城侯疏得亦已點破職寃是過付之祝相公忠賢已不能得之于生前而供稱之王國典忠賢又不能鉗之于死後此職之寃狀甚明者七也伏乞台臺細查職有無說堂停給巡視科院有無移文酌給部批若何東廠原奏若何近新城疏得若何一一指實具覆職之沉寃不辯自露矣蓋寒崖枯木已絕想于敷榮而穢跡垢形難忘情于浣濯此職所以不憚疾呼哀籲以期昭雪者也伏乞哀憐垂鑒不勝惶悚之至

疏附

卷一

九

可經堂

南京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鄭某等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接得部報該吏部尚書謝等具題奉 聖旨是京察着于正月二十八日行欽此適流賊梗塞道路欲候咨文恐違欽限相應權宜遵照舊例舉行案呈到部臣謹于正月二十八日會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范右副都御史馬同各該堂上官即將各該衙門堂上五品并所屬五品以下見任陞遷公差丁憂養病聽調給假行勘等項自崇禎二年二月初五日以後未經考

察官員從公甄別臣等竊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幽形陟化幽使明轉移一大機括否泰一大關係也今 聖明御宇留京諸曹亦當再考之期矣其于幽明之際亦易審矣顧黜幽惟明生明惟虛自夫風氣禪而瞻顧生交游深而情而重簪籬設而意嚮偏愛憎移而耳目易凡此皆非所以為虛卽非所以為明也臣等不自治其幽而欲以治人之幽得乎此盡汰四者以從事無再計矣况今一時稱訕者無如人才不可言者無如吏治我 皇上鼓之以破格震之以功令于古帝王風厲之道無不畢備

疏稿

卷一

十

可經堂

而效猶未臻皆繇臣等奉行不及所致今既仰荷委任敢不益矢公愼以期稱塞臣聞之法不一不足以齊人道不一不足以易世故必課執業以徵才尤必核貪廉以徵守未有守不廉而職業能稱者此衡量人物之大端也南中職業隨大小各有事任不得不察其骨力之堅脆如以虛翹為氣鬼則無守而不可以為才南中官守隨煩簡各有防維不得不察其居身之靜躁如以兎窟為營壘則偽才而不可以為守是才與守非兩物也修職與樹廉非兩事也或辯言可聽祇是飾貪之具是必一翦其譁張或老成可惜

翻爲登壘之囹是必更繩其晚節或春華燁燁而蠅
管破例豈容以文章蓋穢骨或雲葉炎炎而虎冠醜
怨何得以氣焰炙清霜或以逆門鷹犬復薦食于周
南鋒雖兇而必黜或以碧梧鳴鳳僅酣情于腐鼠足
雖百而必驅或薄蟬露而敢蜨九或化青蚨而爲鶯
眼卽巧借以藏身終闇汶而溺職寧可使久點清班
長居金穴其或已破之甌久冷之灰雖一綫之猶存
未敢援拾充數姑置末減總之好醜惟人自形去留
于我何有臣等所執以澄汰如斯而已雖廉法廉辦
周官之計有六風至風亂商傲之制惟三而束之以
矯然自振一路則儒者可立策之以毅然必行一法
則癡者可醒于以砥世磨鈍庶有當焉間有浮議方
張才堪應急爲堂官之所惜者不得不姑留以待清
議之自定亦有躍冶于北循墻于南爲公論之素著
者不得不併存以聽北計之鑒裁無非上體 皇上
愛惜人才之心以仰佐平明之治已耳是役也叅稽
兼採之輿論擬議先本于堂官經幾訪咨經幾商酌
皆有確然可憑之蹟而後敢靖以獻之 皇上除已
經被叅奉旨如某等雖才力各異總之居身不淨職
業有虧旣已大干吏議皆應數加處分應聽吏部另

行議覆及名額已溢核查未悉者聽科道另行糾拾
外謹將考察貪官并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
罷軟無爲年老有疾等項南京刑部等衙門河商清
吏司郎中等官某等共七十八員應合照例黜退降
調致仕緣係題奉 欽依會官考察華理臣等未敢
擅便爲此謹連名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官某齎捧謹
具奏聞伏候 勅旨崇職八年正月 日上
爲趨賀陛辭有日懇主因華陳誠乞回 聖怒
以應天心布寬政以全國體事
職備員留京奉筭入賀間關馳驅顧瞻周道見大江
以北千里旣脫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鴻滿野量登
幾半入畿以來知我 皇上精心密禱仰拾玄穹而
雪不封條而不濡軌竊意君尊如天臣早如地天道
太上而不及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太旱而不能上行
亦不得雨茲之亢旱意者 皇上威明峻極臣千奉
職無當漸成釜鬲之形致有鬱攸之應與正欲以博
德援刑霽顏納諫仰塵 天聽然後陛辭乃本月初
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 旨提問下獄臣旅
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累朝致位正卿
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而一旦部觸

宸衷以于嚴譴此必于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大負 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昔事 神祖歷著勞勳迨事 皇上亦已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清骨臣親見其爲南戶部時力參不職司官精釐錢糧蠹窟皆風蒙 皇上見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昔頓異一至于此恭繹抄傳之 明旨真有不能不責備于三俊者惟是朋謀蒙蔽巧行欺罔爲人臣者有一於斯當膺顯戮三俊雖者而毫諒其性直孤忠不敢出此今爲司寇僅僅敝衣一篋爨煙不繼下理

疏稿

卷一

三 可經堂

之日奸胥弊役酌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徃復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之至于朋濫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 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卽因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咨嗟謂此亦曾備 皇上股肱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譬諸犬馬曾不得蒙蓋帷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與有富亦拊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皆以得進勛階爲榮而俊獨以冠 未殄爲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 俞允懼關考成匍匐就道向令此時得蒙

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爲三俊者今日尚得與樵夫牧豎歌咏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爲熙朝優老晟事而竟以遷秩之隆恩釀訛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 朝廷之辱也且自 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于圍屏爲滿卽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況間擬楊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于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 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

疏稿

卷一

三 可經堂

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鈎棘爲精神而反負 皇上法天慎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榮曠蕩無期累臣未逢祝網伏乞 皇上念三俊砥礪一生過悞一事得從釋繫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席藁候訊俾國法凜然仍無妨于國體君心迴照卽仰合于天心臣卽受出位妄言之誅而彌彰轉圜從諫之美矣臣無任惶恐待命之至崇禎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朝廷優禮臣工何嘗不重乃一味蒙徇寧負君父不負私交卽清亦人才之美今侍清作弊豈得不處徐石麒輒稱奸胥相賀

行路咨嗟園扉幾滿等語明屬妄言姑不究該部知道謹按大司寇鄭公以鑄局屯豆二事謙決失

帝意下干理蓋戊寅仲春初十日事也麒時入賀甫竣草莽迂愚罔識忌諱竊意大臣下獄非盛世所宜屢見且公孤忠隻立百折不回廟堂之上慙遺此老庶幾空谷足音遂于次日齋沐草疏會十二日帝御經筵未上至十三日匍伏拜聞而經筵召對時已有黃宮坊景昉面救矣綸扉大臣罪麒遲肆擬用重典諸相知競競爲麒懼然固麒意中事也比十六日帝御門畢忽召諸大小臣申飭訓誡釋司寇繫

疏輯

卷一

五 可經堂

令回家聽擬中外歡呼動地而麒疏亦獲留中聞是時王言灑灑口占數百字皆成爰象春生秋肅一時具備仍命閣臣位置條貫布諸中外惜閣臣失記今所撰次僅僅規模大畧耳越二日諭始成傳宣吏部臣法司臣等咸伏螭頭承旨司寇乃得出就外麒疏亦以是日辰刻下竟荷聖恩寬釋矣麒聞之故老云國家典故從未有御門之日宣諭者有之自皇上今日始諸大臣逮繫皇上未有於六日內卽宣諭出之者有之自鄭司寇始噫天心自轉何關賤吏之薨薨而聖德無疆併贊妄言之斧鉞生成出自

望外簪組若還夢中有君如此不知麒致身之誼糜骨何時而報國之腸灑血何地也總之聖神舉動超越尋常故敢畧記始末附于良吏氏之後

聖鑒事

臣於本月十六日蒙皇上欽召卿寺諸臣問以減救荒安民三事而微臣與焉臣素患內熱臨奏之際忽然中暑失音頻煩天語高奏而臣聲轉微難徹睿聽奏未及半遽蒙諭起時日暮暑酷惟恐久勞聖躬不敢再奏十七日正欲拜疏俯竭愚衷

疏輯

卷一

六 可經堂

復跪接上傳着閣臣傳與侍郎等官林棟隆等將昨日面對條議不許增減更改各自具本來奏欽此臣昨而奏謂策之遺當明彼此今勢正強我力未壯未易輕言減也似宜先定本計後商方畧于屬當厚撫爲援以携其交於東當以守爲戰以伺其釁今役也牧義州人皆謂其多發師則畏糧不易少發師則不足以守疑是近所爲然臣聞近性逐水草不居城郭築城蓋房必是東率我投降百姓於此屯種但大寧之地我先帝悉與朵顏諸駐牧者今逼處此其心未必無恨謂宜皇上特

發明諭俾譯字生譯爲 語曉悟屬 長感以

朝廷之恩發其事仇之恥又許其若能乘間報我襲

復義州卽以昇汝則屬 之心必動而東 之心必

疑又勅我邊臣偵近 二三大 與之慶弔往來疾

病相卹使其稍有奸萌卽折之以服其心我必可陰

藉爲用又當密諭邊臣擇忠誠可用之民厚撫其家

俾投義州傭 耕牧則 之起事我可全知至于寧

前一帶 少出兵則我疾入城堡堅壁清野勿貪首

功與戰若多出兵則義州必虛督臣卽出精騎數

千從間道疾走彼處爲批擣吭虛之計此守外邊法

陳輯

卷一

七

可鑑堂

也若夫內邊則當以畿北可耕之地悉與軍民使之
屯種於百姓則輯其壯丁爲兵於客兵則制之田里
樹畜使有父母妻子之樂如此則可變客兵爲土著
又可化百姓爲義勇然必生聚教訓使沿邊一二千
里煙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後可語守之實事夫
之性善疑喜殺我能堅守彼久不得志則必有
內變相圖之事矣此臣當日所面奏不敢更改增減
者臣奏至此稍停喘息卽蒙 皇上諭起而臣起矣
未盡愚衷耿耿在念敢畢其說蓋臣於邊上入京之
人每每詢問近日兵將情形大抵皆謂虛冒仍多關

志甚少秦兵黠而善逃遠兵俾而難使匿名作叛之

帖時聞騎馬飽颺之衆日有卽人言未可盡信亦未

必盡誣且 屯義州其計甚狡使我兵果可用乘其

未定或一舉以創之或疊出以擾之俾不得駐方見

養兵之效乃一籌莫展我之整堡爲彼踞以傳烽我

之牛馬爲彼擄以耕種恐邊上諸臣未足任也且

皇上驟增邊餉將一千五百萬兩視舊時額餉不啻

三四倍之舉天之下若在倒懸而兵又如此竟付東

流將奈之何伏乞 皇上急與三事大臣日夜講求

生聚教訓之方制兵蘇餉之策俾我元氣充足卽滅

陳輯

卷一

六

可鑑堂

有餘此臣前日未盡之愚所願仰塵 聖聽者也
其救荒安民二事謹另補牘奏聞因奉上傳具本字
數逾格併祈鑒宥 崇禎十三年五月 日上
奏爲召對未竭臣愚謹昇補牘以祈 聖鑒事
夫救荒之事切於滅 但修教于未然易修教于已
然難臨荒求救有如救焚掘井而救勢必無及是非
議賑議蠲不可廢則 皇上已行又勸富民互養已
竭 聖慮焦勞矣惟蠲則熟念庚癸未敢輕議臣見
外來按疏謂富民懼賠一縣荒糧皆已先逃是又虛
前日明詔也富民不留貧民必死 皇上欲留富民

以活貧民舍蠲租似無法矣若夫兵苦無餉以臣愚昧似宜令計部共計災荒之處蠲銀若干萬兩蠲粟若干萬石卽 皇上自計力裁不急之役可省幾何內府所裁布縷絲帛雜項之類足支幾何稍有可節卽盡數折以充餉不足則令富家巨室輸粟爲官不足則令有罪者輸粟免罪俟足所蠲之額而止亦一時權宜法也蓋百姓國家根本所係上天視聽所屬近畿百姓尤切拱衛望 皇上加意焉若積穀嘗平等法緩不能待此在平日之講求也安民之道一在省官一在用賢官省則無十羊九牧之患賢用則有

職輟

卷一

五

可經堂

酌盈佐虛之策然必用賢方能省官每見各縣或一令兼攝兩縣而有餘或一令專治一縣而不足此賢不賢之明驗也前臣見覃恩明詔及于起廢部懼拘濫久閣不行臣謂宜飭於恩詔中被參謫降罷閑五款各列罪案各附庭議造冊進御憑 皇上裁酌可取者召至闕下 陛見議論風采有當 聖意然後錄用此不過仰勞 聖躬三四日耳若得其人以廉易貪以才易庸卽安民有賴而于救荒制 無難事矣此臣當日欲面奏而未遑者謹補牘再奏 崇禎十三年五月 日上

爲遵旨具奏事

本月十八日據道政司咨稱經歷司案呈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內稱戶科給事中左懋第奏稱前事奉 聖旨保舉生員何名副本是否見在着通政司察明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案呈到司該本司察得科臣所題有人投本通政司保舉舊輔 一事係貴寺署司時事也今奉 旨着本司回奏隨察副本無存亦不知生員名姓問之承行則云原有一宗室持本校司此時署印左堂見本係薦舊輔卽處折之去正副二本俱未曾收等語但事關 題覆不敢以承

職輟

卷一

五

可經堂

行之言爲信相應移會等因到寺准此伏念該職署司事時果有薦 一疏今追憶之蓋湖廣宗貢生名蘊鈺者於六月十三日投是疏也是日收民本次有一生歷階而上直逼職前口稱宗室職起揖取副本閱之因識前名閱未數行見其薦起 遂掩疏不閱謂鈺曰此 欽案也公未之聞耶鈺莽然盛氣欲強職 上職與掩諱語頗多不能盡憶大約謂欽金翻案屢見封事薦逆謫戍疊載刑書公卽不避嫌疑何敢不畏 功令鈺始恍然若失而同官蕭譽復語以清議難犯鐵案難移遂力索副本而去職向在

衙門見前官亦間有還民副本者故卽隨手與之以爲不封不駁待 宗室之體宜然爾乃是日堵下投本生監人等甚衆羣耳羣目見其儒冠儒服遂傳以爲生員致科臣風聞入 告不知使係異姓生員職卽據疏直糾矣今准前因相應據實回覆伏乞 聖鑒施行

題爲外解日查庫貯日竭入不能與出應急不可以緩嘗謹迫切籲呼仰祈 聖明乾斷事

臣按去歲十二月庫貯八萬兩有奇今察庫中所存僅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兩四錢而內有班槓零色

疏

卷一

三 可經堂

銀萬餘兩未盡可以給商人其何敢以供 上膳本月二十六日又應發明年正月分錢糧約萬餘金然則庫存精鏹不足一萬四千兩之數不能支一月用也臣能不鯁鯁然懼乎所以然者良繇物鮮價高時估自信 齋醮續添日升川至以極貴之物力當頻傳之好事故十一十二兩月經費約至四萬兩有奇前此所未有者如是而庫安得不困然使額設錢糧盡得到寺猶不至肘見踵決也乃戶部則每年截留永平府及昌平州兩處牲口菓品銀七百九十一兩矣又太倉錢鈔銀一萬七千兩自兌給兩捨飯寺一

千八百餘兩外向猶時給時止今亦盡數截留矣工部又每年截留油紅銀二千兩矣此皆未嘗奉 旨題留與奉 旨借去者不同也夫以昔年物賤費省之時部猶按額劄寺今當物湧費繁之日寺乃捨已耘人如是而庫安得不困又使外解時至綿綿在道猶不至鉅罄囁恥也今則饑荒萬里羣盜滿山齊豫燕趙之已停已緩者無復望梅江楚直浙之畏刼畏饑者愁難縮地故不惟舊欠外解之五十餘萬兩有似亡羊卽見在應解之二十餘萬兩尚成畫餅如是而庫又安得不困此臣不能不奮聲疾呼祈 皇上

疏

卷一

三 可經堂

勅諭兩部還其額設素定之銀而又於工部更勅其先還今歲八月借去之一萬兩以信 明旨於戶部更 勅其於借去三十四萬兩中量還二三萬兩以救燃眉臣非不知兩部窮苦不減臣寺然 玉食天庖刻不容緩服勞奉養臣于恒分知兩部必有同心也若夫節靡汰浮則 皇上刻意儉約千古未有惟臣寺知之獨深又不能更有獻替矣其各省直逋欠銀兩容臣屆期補贖另紉先將必不得已情狀特疏 上聞伏乞 聖明乾斷施行 崇禎十

月廿八日奉

聖旨戶工二部知道



爲欽奉上傳事

臣於本月初六日接禮部劄內稱初五日奉傳元宵節午門前賜文武官員宴其具題奉新整豐潔以後凡有宴賜一體遵行該衙門知悉此臣隨入衙門料理問諸員役云各宴時辦惟元宵宴又未舉行未嘗經歷今各分頭拮据刻期陳設矣竊念皇上當萬姓阻饑之時修累朝未舉之典無非欲以乾元宵旰之意動臣子佐元調燭之思使諸臣伏而念曰聖主養賢及民不以時詘而廢典故而滿目兵荒交棘誰料元氣以報主恩有不

疏稿

卷一

五

可經堂

知如何慙痛如何感奮者此寓教於禮聖意甚深稍有不恭何以昭恪而臣每見國家一遇節宴攘奪成習初視几席非不甚備迨叩頭就席設饌一空祇有殘羹剩汁狼藉滿几耳推原其故大率繇各官之班役與各衛之武弁始則不勝其欲炙之色繼乃不禁其攘臂之風一人倡奪而厨役之役黠者遂亦乘機睚眦而起潤成一片莫辯是非噫此胡可行於禮法森嚴之地也除各厨役臣自嚴督屬員禁戢稍稍違玩卽行叅處外伏乞皇上勅下各該衙門遵

崇禎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禮部覆奉 明旨文

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每員隨從三人文官四品至七品武官三品四品每員隨從二人其餘隨從止各帶一入俱懸各衙門印信腰牌從長安門察照而人又祈勅巡視皇城科道及錦衣衛衙門各遣謹慎人役在內巡邏察無宴牌卽行拏究如此庶體統肅而朝廷尊宴禮成而君恩重於體元布德之政未必無小補矣崇禎十四年正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

奏爲自陳不職仰祈 聖明幽黜以安臣分事

念臣石麒麟籍 先朝歸耕東海已擬永錮田間矣

疏稿

卷一

五

可經堂

荷蒙 皇上聖主中天旭日始旦雪臣不明之罪累還臣久僑之衣冠俾鋤雲耨雨之編氓厠振鷺充庭之下列 聖恩如此正昔人所謂自今以後之年皆皇上再生之年也不及捐糜何繇報稱乃臣自循省六載以來使職澄汰而吏治之蕪穢如故使貳京尹而豐芑之溝瀍如故使襄喉舌而朕師之震驚如故君恩彌重臣報轉微置散投閒分實應爾乃猶畧其謬庸錄其資格復得承乏光祿董率大官而典禮未嫻樽俎貽疚後窮而不畏葦不韋則弊愈滋商窮而不任法法寬則驕又至按額而掛未額不能必其盡

核因費而度支費不能必其盡經出納有大小輕重之異而權量有所不能謹交卸有公私明暗之殊而隱情有所不能達踴高踏厚罔非罪端然使督力方剛心志猶昔尚可羊亡牢補闕失桑收而臣自天啓五年墜馬傷骨一手一足遂成痛痺今漸增劇每每作字幾行臂腕欲脫趨朝數武蹣跚不前是臣之手足已自不任矣又且氣因年暮心偕髮短朝行一事暮輒遺忘瞞認一人質明已失是臣之心志又不復爲臣使則卽有軀可捐有念可盡亦何益於去留之數乎與其終負國家養養之恩不如早正今日

職

卷一

五

可經堂

黜幽之典此臣曉夜思維迴環慙負而必不能一刻自容於聖明之世者也伏乞皇上付之吏議立賜罷斥施行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題爲遵旨酌議事

典簿廳案呈於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該順天府題前事等因奉聖旨這所奏選擇厨役廳署分領果否可行還着會同該寺酌議妥確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寺蒙批仰廳卽會各署正等官將明旨內事理各條議利病呈寺以便酌覆該本廳會同各署正官溫樹瓊等察得厨役廳官之議原起於

商舖向曾投牒本寺前寺臣題格不行今又營求順天府借條陳而代爲之請不知其必不可行也蓋厨役極貧而狡狡則一奉差遣卽能挾官勢以漁奪市民必至京師騷動其病在下貧則一給金錢卽善花侵以支吾官府必至血比不前其病在上至于署屬經裁汰之後供應典禮正苦乏員其不能越樽俎而窮商販之役明矣若以食報爲疑則凡民間丁田冊房號冊具在該府縣孰富孰貧按冊可索畧倣郡縣編審之法輪序送寺以時更番本寺矧時估而給之亦兩便之道也案呈到寺該臣看擇庶民有徃役

職

卷一

五

可經堂

之誼點役乃守土之責按大明會典一款云凡光祿寺供用諸物在城兩縣給料製造今之報商所以代給料之窮其不能辭責於兩縣昭然也又成化四年科臣陳鉞疏云近光祿寺遣入市物不復計直概以勢取負販者遇之如被劫掠此用厨役之弊又昭然也昔寺臣劉斯潔覆疏有曰僉報商人舊例每年終審換蓋以家道消長亦人事徃復之嘗不必盡係於爲商也斯語最爲得情若使縣能潔已而報寺能平價而給而又如各郡縣審役之法或三年一更或五年一更其不欲更者聽去留既易則從役是輕兩

便之法似無出此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慈父不以愛子而廢服勞之養 聖君不以愛民而廢力役之征報民代辦以實 天庖正古者力役之征之一也政平則民自不怨守定則人自不撓不思僉點之不善以致紛囂乃欲廢 前朝之成法以徇頑梗亦甚昧於事使之義矣伏乞 皇上嚴勅兩縣遵炤 前旨點役赴寺供應施行庶民志可定而商困可蘇也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緣係遵 旨酌議事理謹題請 旨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厠役代辦原不可用卽着兩縣遵炤前旨行但不許

疏

卷一

三

明倫彙編

縱蠹濫報賣富差貧紛擾滋害仍定年更換炤價平給毋致偏有苦累該部知道

奏爲察叅已經睿覽催償未盡機宜謹竭謬庸

仰祈 聖明震斷事

案察臣寺額設錢糧除戶工兩部 題留截留外止二十一萬餘兩耳十一十二兩年分未完錢糧十五萬有奇約而計之三年之中卽通一年之額矣所以然者其故有三一曰 題叅之太緩也一曰罰處之太輕也一曰事權之隔手也何謂 題叅太緩臣見州縣徵比每於今冬預起明歲之科而臣寺核叅例

於後歲始察前年之欠故十一年分錢糧前寺臣於十三年六月始叅事歲既已積遲人情未免生疏臣今併叅十三年分錢糧提早兩年人宜知懼然法之未立外未知遵 請每歲定爲兩叅每叅定於三八兩月如十三年分錢糧十四年二月期完五十分四年八月期完十分有不完者入 告請行萬曆元年題准事例六分以上降職調用八分以上革職爲民或以法行伊始今年姑寬三月之罰至十四年則不得復議寬限矣若十二年以前逋欠已久如法處治仍責督催殆不爲過蓋見徵起運錢糧俱要當年完報原係 令甲非臣臆說也何謂罰處太輕上供視軍需孰輕孰重軍需之罰已至革職而 上供之逋罰止鐫俸人孰畏之且罰不行於郡守郡守必移其縣所解之寺額解其利害切膚者矣罰又不行於藩司藩司必移其守所解之寺額解其利害切膚者矣臣請自今以後藩郡州縣一體罰治而郡借之弊可杜也何謂事權之隔手蓋時當不足之營吏多苟免之術指名而治猶多規卸隔靴而搔鮮有着癢者矣臣寺無徵催之權秋毫仰鼻息於部耳見徵帶徵不得知某入題 題復不得操其法給繇考滿不得

核其數家然猶恐止之空言完欠惟部割之是聽部
各急其急而分其餘力以催 內供其孰畏臣寺而
輦輸恐後乎臣寺之苦於是有敢知而不敢言者矣
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一一議覆務期有以實大官
而肅分誼臣雖卽就罪黜而後官可藉以無債贖之
虞有餘榮矣爲此具 題請 旨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理合具本謹具奏 聞崇禎十四年二月廿
一日奉 聖旨上供置誦已極省直任意積逋不嚴
加參罰何以茲後這所奏催償事宜該部卽與議覆
奏爲催償已陳肅見寺額未獲清釐謹再瀝懇

丹仰祈 聖明震斷事

按臣寺銀糧皆紹舊估會計額派銀二十四萬二千
六百六十九兩零邇者物貴價增大抵三四倍昔故
昔之月費率一萬而而有餘今之月費率二萬兩而
不足有限額徵分分入寺猶虞未給胡可爲部侵隱
而莫問也又臣寺外解獨於北直山東河南派銀十
四萬餘兩居天下三分之二雖 上供之賦不獨不
停而三路饑饉難應焦濡庫鎗徒封執資緩急今察
戶部侵額當急清還臣寺者有三一曰太倉銀庫銀
錢一萬七千兩之額一曰昌平永平宛給牲百募品

銀一萬九千兩之額一曰宣課司麴價四千四百兩
之額蓋前朝會計以外解時有斷續而供 御頗
刻難緩故酌此三項定在京圻良有深意周官以太
宰掌九式之用凡 王膳及 王世子之膳羞不會
謂品物畢至不待會也今度支尚書實領其事會而
後應已屬不恭派而不與其何可訓寺志嘉靖萬曆
年間寺用不足皆令戶部給發况額設臣寺者乎部
有部額寺有寺額猶田之有疆農之有畔甲奪乙物
人猶爲之不平奪 至尊之膳以應部急臣子之義
謂何蓋奉 旨借去不還者謂之欠不奉 旨而陰

割寺額者謂之侵欠可不清侵則不可不清也欠則
皇上知之部堂知之侵則部堂未必知而弊繇筦庫
之朦混也卽使果爲軍需那移司當呈部部當入
告而何以不 請不關月乾歲沒共積至二十一萬
六千八百五十四兩有奇那移已開侵欺之漸而况
乎未必那移也夫外解積侵正藉部權嚴核今乃先
侵爲四方倡則兩象之其又何誅焉故欲清外解必
自部始也若夫奉 旨堂堂借去之餉臣不敢不附
於一體之誼聽農部爲政矣伏乞 皇上立勅該部
併巡視科道提究太倉庫吏胥宜課司大使是那

復嚴飭各藩一面先將十三十二兩年分清額還寺務期陸續盡完三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兩之數以清寺額以救急需不然仰誤 內供有爲臣任其責者矣歎不擇音萬罪萬罪仰祈 聖明宸斷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這奏清寺額戶部一併看議具奏

題爲辯誣有體典例宜遵謹據實直陳仰請 聖裁事

臣於前月二十八日收民本大有原任鎮江府知府印司奇以兩疏投臣其一爲許其舊上司應撫張國

維

卷一

三三 可鑑堂

維道臣曾化龍其一爲許其同官舊鎮江府推官雷起劍也許起劍疏中有某某等字藏頭露尾臣以非告 君父之體駁出乃臣於初一日陪祀 太廟晨起中寒嘔吐發熱註籍調治詎意司奇於初五日持改明雷起劍疏投經歷司轉送到臣看詳疏中有原銀五封一併進呈之語臣俟開籍驗明始敢封上而司奇不勝其憤於初八初九兩日連抵臣寓惡聲相加迫趣無已臣遂於枕上出示令其以原銀同臣封本偕至會極門恭進而司奇又不至矣竊念 至尊之前孰敢戲玩疏請以原銀併呈者司奇臨時不肖

疏

卷一

三三 可鑑堂

併呈者又司奇萬一冒昧致蒙 詰問臣其何詞焉至其恨應撫之參章據他事以報復臣察前案有印司奇不得牽辯之 明旨惕息王言亦不敢封而司奇意氣甚銳不封不已用敢據實題明恭請 聖明裁奪抑臣因是而更有請焉此案駁勘已久本郡輿論甚明察之民情稽之原案何難立結乃遷延日久致使待勘之臣匍匐叩 闕成何法紀伏乞 皇上勅下撫按速與從公勘覆以服其心併勅印司奇速歸聽勘以安分義施行四月十日奉 聖旨這案何至今未結着該撫按作速勘問具奏卽立限去印司

奇看速回聽勘不得屢疏瀆擾該部知道

題爲勘官不歸聽勘情陳不已謹補續再申仰 祈 聖鑒事

蓋臣等於本月初十日恭具辭誣有體一疏奉 聖旨這案何至今未結着該撫按作速勘問具奏卽立限去印司奇看速回聽勘不得屢疏瀆擾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司奇奉 旨之後自宜過歸候勘而不明重理前說以告 君父此臣之經也國之制也乃二十一日復遣人至臣司投臣頭可斷臣口難減一疏內中偕節非臣任內事臣不能辯其有無獨

其謂臣遷延半月突具辯誣有體一疏以爲臣罪又謂臣一手掩定不容吐一詞以爲臣罪夫司奇於前月廿六日投疏臣見其叅撫道者雜沓無章當日駁出臣司之體如是也其叅雷起劍者名字半隱半顯駁令吐實始封司奇改明前疏至初五日再投臣司初九日臣卽出示令司奇將書銀親齎至會極門恭進司奇自疑畏不至無可奈何臣只得具疏題明不敢與封非臣初心也若謂臣遷延日久則收本號簿可據若謂臣一手掩定則題知見在御前青天白日歷歷可指之案而橫口詆誣甚非所望

職

卷一

三三 可經堂

於司奇矣伏乞皇上電鑒施行其司奇所叅舊撫道一疏併叅雷起劍初疏與指名改疏臣謹並封至閣以俟聖明啓驗爲此謹具本與司奇本一併奏聞臣不勝隕越惶懼之至五月初七日奉聖旨據奏印司奇三疏具在既有雷起劍行賄的據如何不與封進這三疏併原書原銀都着進覽

揭爲阻阨之罪不敢辭封駁之職不敢就謹明

職掌以謝人言事

職司通政古納言職也昔堯命龍作納言而訓戒之曰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專令其納也我高皇

帝改銀鸞司爲通政司而訓戒之曰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亦不專令其通也蓋惟善阻所以善通阻阨固職掌所不諱者職因候議註籍五月不知戶以外事茲十月初三日見印公祖雪老奸推到處把持一揭蓋爲本司阻阨後疏而發也夫印公祖於奉旨提問雷司理之後復來補贖一仍訐舊應撫張玉老公祖一仍訐舊司理雷公祖職以印公祖亦奉旨歸勘之人也惕息王命不敢再封故駁之語具印公祖揭中蓋以待鄰治公祖之體不敢深言之不敢究言之也至於揭中所稱請告之命

職

卷一

三三 可經堂

一下卽與封進夫請告求歸矣寧有期人封本之事職雖在病中必不發此咕語也又不曰調停則曰姑待夫本司未嘗開罪無調停法業已駁矣無姑待法職卽在夢中必不作此嚙語也不知是言何爲乎來乎按本司掌故昔倪實者之叅張雲鶴也遵查典例凡奉旨處分官員在京潛住妄奏及毀罵挾制者俱有明律國憲森然伏乞正法奉聖旨張雲鶴着刑部提問以後廢閑官員有潛住京師妄奏營倖的厥衛城捕衙門緝拏究治此今皇上九年明旨而本司奉爲令甲者也職以鄰邦公祖之義不

特斜不嚴駁僅僅醒以 明旨寓直於姚自謂於誼不薄而不虞印公祖之未諒也聊出一言以明之伏乞當路鈞衡俯賜垂察幸甚

題爲 朝廷之器使宜弘人臣之本末宜辯懇

乞代題以勵効用以平政體事

本月初九日同官蕭譽關稱前事內云職以縣令調繁叨薦三十五次紀錄五次卓異一次陪推吏部一次若使考選盡歸官評豈至遽居人後而當時積習難破營者居上職恥奔競甘處工曹非爲吏議故抑之也迨在工部茹茶飲水有如一曰瓜期行及忽因

職

卷一

五 可

通政司奏事缺員奉有參議員缺爲何不補通着自行回奏之 旨吏部徧行咨訪無人肯應不敢久稽嚴旨竟以職名啓事一時權宜謂之借賢及應部急遂以例銅則職實不能已於不平之鳴矣案察 大明會典一款萬曆三十三年題 准通政使有缺以資深通參題補又令通政司官一體量行陞擢毋得偏抑夫 國家之事有典有例有典之所許例之所禁可乎卽以例言如王永光胡應台等皆繇參議歷官尚書如梁見孟吳然等皆繇參議實授通政安見加銜有例而陞授非例乎且通議不轉別衙門不與

實授者爲其品可清華誤遭浮議故于愛惜之中示甄別之意耳非爲從無纖累居然完璧者言也今職尋省無愆治狀具在辛勤五載啓事無聞若同類加銜似非銓政之平也爲此關乞伏題等因到臣該臣察得臣司參議一席銓法亦遞變矣萬曆以前人必清卿之選位亦槐棘之崇如尹旻王永光姚思仁吳默等載在簡書可案自天啓而後始以此官爲遷客之進步負謗之退居矣其間超然評論以才望選補者天啓年間止梅之煥一人 皇上臨御十四年來亦止一人蕭譽耳之煥後轉節鉞而蕭譽望一實授

職

卷一

五 可

如登天此其不能終付之一嘿也然臣亦不爲譽一人計也銓人之法澄流必先於邇源喉舌之地序賢宜多於使過如品行本優而曾遭物論者當如近例與以久任加銜如物望久孚而歷勞數奏者當遵舊章與以資深實轉援今準昔著爲永規如是庶不至如楊玉珂之一激長往亦不至如張紹先吳殿邦等之濫陞破例臣司之體可肅而才亦可裕也伏乞勅下吏部如果臣言不謬卽與議覆施行 五月十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奏爲臣病痊可無期謹瀝苦衷仰懇 聖恩允

奏事

臣於五月廿八日恭具奏因年積病乘衰至一跪奉
聖旨徐石麒着暫調卽出供職不必引請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在案竊念臣瑣庸末品竊祿有年於
禽乏飛鳴之長在獸無吠走之報况當病後摧毀已
甚乃蒙 聖恩不卽罪棄尚欲起枯骨以馳驅飾朽
形以文繡許其暫調責之供職臣枕席餘寬感極淚
下隨令家人扶掖叩頭謝恩固宜于稍痊之日遵
旨入署辦事矣乃調攝旬餘病勢日增一日外邪難
解中虛更劇心怔忡其若癡神恍惚其欲脫一日之

卷一

王

可經堂

內幾死幾生一刻之間忽寒忽熱此非同臣居處者
無從察臣亦無從控懇至其確然可見不能掩飾
者去年蒙 皇上召對時臣鬚髮僅蒼今絲絲盡雪
矣去年臣署通政時看詳官民本每至秉燭今則當
晝目昏如墮雲霧矣卽今年春間臣以手度臂尚滿
一握今則迴環已餘半指矣蓋病之積也久故衰之
發也頻此臣不得不潦倒哀鳴于君父之前也且
皇上之所以不卽放臣者疑臣非真病不過習引請
故事求便安耳夫人情引病求去約有五端或機形
杌鑿疑積譏構則畏禍而引而臣幸處開誠布公之

朝或并纓相懸方員並畫則力窮而引而臣幸無兵
農獄市之寄或謠詠漸生萋菲已極則憤激而引而
臣尚在刺譏評論之外或三徑未荒松菊無恙則懷
居而引而臣四壁空徒伏臘不備又無園林田畝之
樂或高堂親老斑斕子幼情迫俯仰而引而臣白雲
舍冷青箱杳然又無父母妻子之念自非萬不能支
亦復何忍仰負 聖明自就枯寂蓋鐘鳴漏盡猶可
托匪躬之義自解其宵行若領爛蹄穿何敢以償轅
之牛貽譏于懸棧此臣所以不得不再瀝以請也伏
乞 皇上勅下吏部考驗臣病果真立賜允放施行

卷一

王

可經堂

崇禎十四年六月 日上

奏爲微臣遵 旨自行回奏仰乞 聖恩賜點
以安愚分事

該臣於前月上疏乞骸蒙 恩未允正在調治恭於
十二日接到戶部咨文奉 聖旨據奏張堯中原係
通政司發羈南城各部錢糧既明該司何不奏請定
奪致令淹滯困圖豈得謂無與司事着徐石麒自行
回奏該兵馬司吏部察職各議處欽此臣九死餘生
驚懼垂絕綿惓移時收復寬氣瀝塵 聖聽竊思官
守有疆畔事理有源委題奏有義例如張堯中一案

司主封駁部主磨勘主封者以所封之犯轉發而事已畢主勘者以所勘之犯題奪而責始竣此所謂疆畔也若堯中奉旨下部又下臣司事分則以原羈為主今堯中奉旨止下該部事專則以奉旨為主此所謂源委也若以奉旨為主宜於勘覆之疏附請定奪若以原羈為主宜於勘明之後咨還臣司此所謂義例也不明是三者人人可以譏卸事可以涸賴國是淆矣案察崇禎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臣署通政司事時有張堯中赴司銷保忽聞藩城疏糾而遁臣題而緝之至七月十五日獲到暫發城羈具文送部咨稱煩將堯中用的當差役押取過部收管是已交還戶部非復司犯矣以後部監部取並不移會臣司各部磨勘完日自會戶部不會臣司即戶部題覆亦無隻字移會蓋皆明其非臣司事也而乃因堯中斃獄無所諉咎忽云張堯中原係通政司發羈南城者該司自當具題及察周應期參疏奉有張堯中察明奏奪之旨該部承旨自應該部奏奪臣何敢違旨而侵戶部職掌也試問戶部銷算完日曾否咨會臣司即有咨會尚當恪奉明旨況從未咨會乎總之堯中淹繫經年勿論有病無病自

奪事

宜遵旨於察明之日一併奏奪即未奉奏奪明旨亦須咨會臣司始可代題而悠悠忽忽推諉玩泄實斃之縣臣仰遵原旨俯守成例徑迂確執此則不敢奏請定奪之故也謹席藁自行回奏伏乞聖明電察更乞念臣衰老謬庸久當廢棄勅部立議罷謫施行崇禎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奉聖旨據奏張堯中發城後即移文戶部令押取收監該部何漫不炤管及銷算完日曾否咨會該司着經管司官自行回奏徐石麒麟姑俟奏來定奪奏爲再申回奏未盡之愚仰祈聖明一併察臣於本月十六日恭上遵旨自行回奏一疏奉聖旨據奏張堯中發城後即移文戶部令押取收監該部何漫不炤管及銷算完日曾否咨會該司着經管司官自行回奏徐石麒麟姑俟奏來定奪欽此是未算以前有無咨送既完之後曾否咨會該司官自應據實回奏矣但臣前日所言者尊明旨也論職掌也尚未及於情勢之無可奈何有萬分軫念堯中而不得者臣自二月起司任以來止於五月十一日僅見坊官以司牌呈閱始知堯中患病亦不知其犯何

症候起自何日但未知前此有無病呈到司否也全
臣病稍甦弔閱該坊文卷始知堯中之病坊報在部
不在臣司蓋自去年七月臣以堯中咨送到部部自
八月十一日每日早取暮羈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始
畢取凡百有餘次羈凡百有餘次皆係部羈部取故
坊官于堯中之病止報部而不報司也又察坊報堯
中起病到部在正月初旬計至病故之時已經一百
二十餘日是堯中忍死以待保代題者蓋四閱月矣
若臣之知堯中病也距堯中之死僅隔六日耳以四
月坐視之病犯而責救於六日隔手之司臣可乎即

職解

卷一

聖

可經堂

臣當時不敢執明旨不敢論職掌汲汲惟部牌是
奉移文該坊勘實具題迨命下之日堯中之斃亦
已久矣臣卽甚卹堯中亦何及焉而謂自臣斃之因
圖臣實有詞也况明旨下部察明奏奪則堯中或
遞或發尚俟聖裁非竟題請釋比也部行坊牌
止言各部銷算已完並不言及銷算有無情弊臣復
何從奏請定奪又據坊文稱禮部祠祭司票行本
部錢糧牲口等項俱已察明應聽戶部題請定奪
夫三部錢糧禮部銷算最後其仰坊呈部具題如此
則其奏題之不在臣司又甚明也伏乞聖恩於戶

部奏明之日一併察奪其他不敢傍溢一語以傷雅
道仰祈聖鑒施行崇禎十四年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徐石麒既知張堯中患病已經六日卽宜具題
何云卹救不及這所奏殊屬飾詞着議處該部知道
奏爲臣身可去職掌當明再瀝血誠仰祈睿
鑒事

臣於六月十二日爲張堯中斃賦奉旨責令自行
回奏臣謹拜疏人告靜聽處分矣而又不免再有
責陳者欲明法守之經存出納之體也蓋臣子以奉
旨爲忠守官以循例爲恪如張堯中一案周應期有

職解

卷一

聖

可經堂

奸胥畏法潛逃一疏奉聖旨張堯中既係詐騙逃
役着俟各部弊欠文冊察明奏奪該部知道欽遵在
部旨內並無該司字樣是皇上明詔部以覆完
之日卽覆奪之日矣乃謂該司自當具題不知何以
承旨自部而奏請又自臣司也部不信旨又欲
他人與之俱不信旨何可爲訓然此其顯者也充
類至義卽所謂原發衙門亦巧言亂聽而不可訓也
夫所謂原發衙門者謂先有事在司復有事在部部
事結局理應歸司具題今堯中於司無所事羈特爲
部暫羈以待其取回銷算者也奏奪所以終銷算之

局非以終封本之局若封本之局則堯中一送到部而其局已結如必待部事報竣仍歸司題則奉 旨察勘之事內而部院外而撫按不知凡幾臣司安能徧察之而徧題之是使通政司日日代別衙門擔未完前件從來無此典制也譬之甲逸官畜乙牧羈之隨報甲交明有日矣逾年畜豔乃曰是原羈之乙家者還當乙償有是理乎再可異者該部原有咨司之體卽山東司亦有移文本司經歷案呈之例具題事重坊官信牌豈是題據今臣於五月十一日僅見坊官一牌耳責臣據以具題是山東司非仰坊仰通政

疏輯

卷一

聖祖可經堂

司也中間毫無的確月日必使臣匍匐部門向部胥覓案呈而後可乎昔 聖祖諭臣司有曰審命令以正百官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徇臣於坊官呈司信牌卽據 前旨駁去而悠悠不理反舞文以坐臣罪不知於 聖祖之世何如矣蓋 明旨可擅游移則 命令不審矯玩可無駁正則阿徇開罪臣恐百官不正皆繇臣始故惕息聖祖明訓而不敢也伏乞 皇上去臣身以安愚分存司體以重喉舌庶 王言日尊而政紀亦肅仰祈 聖鑒施行全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揭爲坊役溷供宜辯事

職於本月二十五日接見邸抄有南城御史遵 旨回奏事一本內稱看監弓兵熊貴口供張堯中於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偶染傷寒病症貴卽稟報本坊官王都申報各衙門至五月初四日堯中又染傷寒又報本坊官蔡承胤申報各衙門五月十八日申時堯中病故當時呈報本坊申報各衙門等語不知坊役溷言有意無意而其實堯中兩次寒病皆未報司兼報部司者止五月十八日病故一呈耳職歷察前案並無正月間王都報堯中病呈在司五月初四日職

疏輯

卷一

聖祖可經堂

已抵任蔡承胤見在亦無報堯中病呈到司也堯中所犯之病症起病之月日病而愈愈而復病之根因本司於今日郝崑老回奏中始知其詳不然坊不呈報部不咨會本司何從知之戶部當日不審何據突稱本司以明知負病使之斃於圈圖噫誰知誰使亦可發一嘆矣因各衙門三字之溷恐觀者不察疑堯中有病該坊曾報在司則職之前疏總屬支飾不幾欺誑 君父耶不敢不出一揭稍明崖略仰祈俯賜垂鑒荷甚幸甚 崇禎十四年八月 日
題爲發生玩 旨藐法搖惑人心謹據實糾參

仰聽 聖裁事

臣藉葉即次忽於前月初三日有遼生楊之盛在臣寓前奮聲疾呼謂六鎮陷沒三城失守緩急求救臣之門隸班役驚恐奔告臣進而詰之以關門雖告警皇上禁傳塘報以安人心汝乃危言惑衆是何肺腸則曰臣抱救錦之策而來也臣細閱疏中五款首款謂自松山兩路掘壕通乳峰山人從壕內出戰可以奪山制 臣又詰之曰自上趨下勢順而易自下壓上勢逆而難 山我壕順逆相反何以成功生亦語塞叱之使去越數日生又刪去掘壕一款而增為七

疏輯

卷一

望

可經堂

款以進臣熟察行間深求款內使果有一計之奇一言之合亦何敢不捧塵掬水仰佐 高深而無奈其中有大可駭者如中樞何任何以妄請行邊重鎮已推何故再薦薦墨山農豈盡貌貅人給安家八兩內鎮豈饒雲錦各那戰騎數千副參衝陣總兵督陣不過行伍之嘗譚將勇兵勇將懦兵懦祇是豎儒之套語有何六出之奇可當長纓之請臣揣其意益以乘時之急可濫計部金錢故謬倡用遼以開窟窺 上之意業已繕用二升故謬作曹丘以居奇使 皇上行其言而顯名厚實可僥倖於一時卽不行其言而

刻疏作贊可長客於幕府臣洞見其本念更深惡其

招搖遂駁之曰生員不許條陳載在臥碑屢奉 明

旨再閱諸款有何奇策可解錦圍卽如以遼人而救

遼人相爲關切昔孫得功非遼人耶胡王撫一墮其

欺而廣寧遂陷東事機密皆繇汝等張皇漏洩致人

情惶惑煤米騰湧顧日來喋喋不已耶之盛遼人不

曉名教大肆咆哮欺臣註籍直以惡聲相加而法紀

蕩然矣臣謹將其本款封呈 御覽如果有片謀寸

畧可佐解錦前籌臣甘受蔽賢之罪若其大張 焰

震驚朕師有違屢飭 明旨似不可不一問也又本

疏輯

卷一

望

可經堂

生詭誕奸狡各役無從識其邸寓臣屢喚保不至肆

藐已極伏乞 皇上立勅部院勘議併 勅該學道

提究施行庶體統肅而士習端關係非淺矣 崇禎

十四年九月 日奉 聖旨封駁係該司職掌事

關邊務宜禁譁擾楊之盛本當處治念係遼生情迫

呼控姑饒他罷該部知道

題爲遵旨驗明參駁詭誕以聽 聖裁事

職前因趙璋請密有題知一疏奉 聖旨朝廷廣聽

去議法原並重趙璋既有所見正宜昌言發弊以明

公義何爲疏請密封有類陰訐殊非法紀違者該司

將伊本驗明封進如有詭誕簒竊卽駁回叅處該部知道欽此臣意趙瑋畢歲之所搜索累月之所聚謀奉茲 明旨千載一時不知有何昌言仰副 聖意乃初七日至臣邸投疏疏內所指非其所援附不及之副榜貢生卽其所垂涎不得之縣令別駕卑卑不出于同行刺刺不忘于中卷固已窺其謬劣無奇而明旨所謂顯爲身謀者業見其肺肝也及臣細細遵旨驗明大抵跡旣曖昧事鮮風影無從叅驗而其首欸所開左國柱則臣不敢不以聞見最確者爲 皇上陳之蓋國柱乃忠臣左光斗長子荷蒙 皇上進

疏輯

卷一

聖

可經堂

邱孤忠蔭其子爲二品恩生固非無階致身者也迨已卯秋闈副榜入貢試輒第一又非落落人後者比其家自魏逆追賊之後蕭蕭四壁長安薪水強半仰給親舊欲歸不能治裝今淮撫史可法艱居在家爲之傳單歛分始得策蹇南旋二千金重貲豈沿門持鉢者可辦况夢未斷于公車志尚存千金馬者乎皇上試問淮撫自能據實回奏聊舉一隅詭誕已見蓋功名進退關係一人者小而燭亂是非關係朝政者大恭繹 明旨如有詭誕簒竊駁回叅處臣俯畏如簒之口不敢駁回而仰遵 有赫之綸不敢瞻隱

用是據實直糾與瑋本同進恭聽 聖明裁奪施行崇禎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候公察自明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題爲邪紳惡聲無端說謊有証謹據實上聞恭候 聖裁事

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接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卿錢策三本一本乃原叅兵部侍郎吳光義一本乃原叅通政司前署印事李一鵬又一本則以家人領回前本移怒及臣而叅臣者也蓋去年九月間有民入錢德投臣二本一爲梟宦恣奸狂噬孤臣仗直罹殃等事

疏輯

卷一

聖

可經堂

叅吳光義一爲盛世無不通之言路銀臺有獨擅之政情等事叅李一鵬臣讀之而駭謂通政職兼封駁駁卽被叅本衙門不幾爲射的乎且吳光義爲南京總督倉場時臣爲南考功知其爲良司農也豈其居鄉不倫至是心竊疑之錢策與臣素昧生平第恐一夫倡讒勢足殄行凡計入者察明後封臣司之體然也於是問臣同鄉之知策者則曰是固鴟張於權闈竊柄之時而鼠伏於 聖主當陽之日者也又察策義相失始末則有云別無他端止以吳光義身名無玷人所依仰而策爲時棄不勝其妬又義有地十五

丈居策要害策欲之而義不與復不勝其憤疏之所
繇起也欲敗其名也欲奪其實也夫策之叅去任臣
李一鵬臣本宜出疏駁正採訪人言又復如是叅駁
之念於是決矣正草疏間忽於九月十六日其家人
錢德具呈領還呈云德見 冠縱橫 聖主焦勞不
敢以此煩聒情願將原本領回臣哂之曰 聖主焦
勞關汝何事此必有人教汝領回者德乃供係同鄉
吳御史謂疏上不利家主論德領回夫吳御史者名
道昌當崇禎八年間曾揭薦錢策於部去年奉 旨
起廢道昌又力持起策則道昌固策腹交也解紛息

疏輯

卷一

疏輯

可經堂

爭或是本念臣是以聽其當堂領去隨於副本上註
云本司之體有封有駁該宜爲同鄉之闕而先聲以
挾制本司遽出叅疏勒以必進其健訟好角足規一
班且以告訐爲言路以駁訐爲擅權尤屬紕繆本擬
題糾其家人不知何故具呈掣廻留以存案批墨見
在可証也今策叅臣疏云突以 警爲詞令齋秦家
人具呈領還此不過謂道昌已死可以誣賴可以說
謊欺 皇上不知道道昌雖死其同鄉之官於朝者尚
多也卽今銓部起廢之冊見在 御前有光義而無
策則人物之賢不肖鄉評之與不與固居然可知也

天下是非公論可任一人潑口顛倒乎伏乞 皇上
勅下部院嚴加確察奏 聞庶黎丘之鬼不敢公行
於清明之世其於風俗人心大有裨矣臣仰叨 新
命不敢復接民本錢德所投三本酌封酌駁悉聽後
官止將當日領回情形具疏奏明仰祈 聖鑒施行

疏輯

卷一

疏輯

五十五

可經堂



可經堂集卷之二

嘉禾徐石麒寶庫甫

疏附揭

揭爲詳刑不若明刑清獄當先清權謹謹西

玩律之弊以佐明允之政以重祖宗之典

事

竊惟律者律也猶官商之不得奸其倫彙泰之不得移其度至微至顯至當至一我高皇帝推敵三十年而後成我列聖遵行三百年而不變紀綱法度於是乎出草竊姦宄於是乎彌而邇年以來刑官或

疏附

卷二

一可經堂

欲固位而深文或怵威嚴而斷鍊擅停律條牽合附會使司官得以上下其平胥吏從而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沴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職看詳部冊畧舉一二如強盜一欵按律凡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者不分首從皆斬夫得財者謂得事主財也故盜情以事主爲証以真贓爲憑今無事主無真贓而卽擬一斬可乎一強盜殺人放火燒人房屋姦污人妻女打劫牢獄倉庫及干係城池衙門併積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財俱炤得財律斬隨卽奏請審

疏附

卷二

二可經堂

決臬示今不犯殺人放火等條而概請立決可乎又萬曆十六年題准欽依奏單強盜必須審有贓証明白及係當時現獲者炤例卽決今非當時現獲而亦炤例卽決可乎又云或有被獲之時夥賊供証明白年久無獲贓亦花費賊已決無證者俱引秋後處決此指當立決者言也本宜立決無奈年久贓散夥賊已決無證雖前夥證明白尚恐未確故改秋決律意甚重如此今當時同獲而贓稱花費夥賊未決而卽云無證皆引秋決可乎如監守自盜一欵按律滿四十貫者斬係雜犯准徒五年惟盜邊海錢糧銀二百兩米四百石漕運錢糧銀三百兩米六百石以上俱炤本律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管人盜者絞奏請定奪夫雜犯不言奏請而真犯必奏請定奪者慮其太重不無望於法外之仁焉故萬曆十五年題奉欽依如係查盤坐侵及非真盜而以監守自盜論者炤依節年會議雜犯准徒仍行免刺今一概竟擬斬絞可乎如受贓一欵有祿人受枉法贓通算全科滿八十貫者絞係雜犯發附近衛所充軍風憲官加二等不枉法贓通算作半科滿一百二十貫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謂枉法者謂受財而曲法科斷

不枉法者謂雖受財而科斷未嘗曲法風憲加二等者繇附近加邊衛繇邊衛加邊遠也律無仍作真犯死罪之條不得以監守自盜邊海錢糧仍作真犯之律引爲枉法贓之律也又嘗赦所不原內有枉法不枉法贓俱名真犯此真犯者對過誤之犯而言乃有心故犯之謂不得以監守自盜條內仍作真犯之真犯巧附於赦款內之真犯也又律載加罪加不至於死不得謂邊戍更可加絞斬也今凡犯枉法贓皆作真犯論死可乎又贓分枉法不枉法今概作枉法論則不枉法一條竟可刪去乎如封疆一款按律凡守

監門

卷二

三

可經堂

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條例內開若府州縣原無設有衛所但有專城之責者不分邊腹遇前項失事皆引此律若無城池與雖有城池被賊潛踪隱跡設計越城進入劫盜隨即逃散不係失陷者止以失盜論俱不得引用此例是律之所重重在失陷若雉堞宛然獄庫無恙自當以失盜科罪今不分有城無城不分明攻暗取而概用斬律可乎如官司出入人罪一款按律凡官司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若增輕作重減重作輕以所增減論至

死者坐以死罪此皆指受財枉法故意出入者言也除前罪外當以所增減論今不論增減而概坐全罪可乎又律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此與前故出故入者異謂一時見錯偶失詳慎者也今失而坐以故可乎又律並以吏典爲首首領官減吏典一等今不分首領減等而竟作首論可乎又律若囚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囚自死各聽減一等今囚未決放而與已決放者同科其人未至死而直坐死罪可乎又條例內所載東廠錦衣衛奏送入犯如有冤枉及情罪可矜疑者卽與辯理具奏毋

監門

卷二

四

可經堂

拘成案知其冤枉不與辯理以故入論今明知其冤誰與辯理不辯理亦不科罪濫刑藐律又何誅焉諸如老小廢疾之可矜竊盜三犯赦前赦後之當辯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一年以上不能完納無家產可變賣者又有奏請定奪之條例一概不遵累年禁錮是誰之過諸如凡類殆難殫述失深文者窮吹力索而律尚在舞文者巧附牽合而律遂亡自律條可私自舞弄而生殺遂操之部胥民真無所措手足矣今幸聖恩睿慈元輔調燮加意清理此千古一時也乞舉律條洗發痛快確然見之行事昭然懸之日月

凡有不依律科斷者卽以其罪罪之則獄明而刑當
本正而源清雖不言清理可矣伏乞垂鑒施行

清理獄畧

浙江司 王廷授以特授主事受范良彥賄銀一百
兩近遣者也賄非懸坐貧實徹骨盡罄其未完之賄
與以官吏受枉法賄正律准徒五年斯爲允合 房
泰亨以刑部郎中問耿始然等案風聞受賄爲同官
堂官所叅其簠簋明矣懸坐擬遣夫復何辭但賄須
過付有人現獲有據始可定律今泰亨雖堂司兩叅
究竟皆風聞也風聞二字去莫須有幾何本犯於是

疏

卷二

五

可鑒堂

有詞矣量改本律雜犯准徒五年方爲平允 宋師
襄爲鮑繼武營陸中軍宋夢郊假書貽禍也夫宋夢
郊指騙不一師襄誤不與之早絕至其指騙漸彰遣
甥遣役將以軟羈之而適以洩縱之則又其意想之
所不及矣迨夢郊既獲再三卽讞夢郊假書之事益
明師襄知情之跡無據則當卽與昭雪以昭明允矣
一李希樸貪墨異嘗近戍不在賄止八百已厚幸矣
難徵 寬典

江西司 吳文幟爲不速審黃道周一案下部提問
怠玩之罪自有本條安得引告謀反叛逆官司不卽

受理掩捕律乎况文幟已經 庭杖鄰死可矜相應
免議 楊廷麟與劉履丁等同奉 旨回話者也履
丁已徼 寬政不提同事文震亨又荷 昭雪廷麟
當免提問以俟論定

福建司 詳閱倪嘉慶屯豆一案有那移而無染指
侯恂賣差一案有風聞而無實據配之爲允戍之已
苛賄宜量審 許鳴遠本犯爲清口泥壅誤漕被
逮者也情於趨事致誤輓輸洵有罪矣然盜決河防
律益指阻絕泉源壅激專利故意蠹漕者言若鳴遠
所犯則玩時失事當引失時不修隄防律從重論罪

疏

卷二

六

可鑒堂

止杖八十耳初擬附近再擬邊衛不其廢律而任意
乎且伏秋水漲清董易淤其情尚有可原七十老人
荷戈塞上其人亦有可卹當依失時不修隄防本律
科斷或念年老收贖皆 聖恩也 陳樞有三案一
案爲俸糧科書辦劉大理冒領出文思院停給俸銀
九百二十餘兩本犯先後票取大理銀四百二十七
兩爲錦衣衛所發者也一案爲差完積欠庫銀一千
三百九十二兩九錢四分一厘爲巡視所糾隨卽責
吏書郝應期田文政唐守約等補訖一案爲劉大理
侵用各衙門俸銀錢四千二百兩有奇爲本部堂察

參因大理在逃未獲尚未歸結據此事犯種種無復可原矣但反覆全案其庫欠錢糧係庫官吏積侵之弊劉大理侵用各衙門官俸銀錢罪止大理標未必知蓋庫中一啓閉一出入皆有巡視筦庫卽欲盜出無繇不過失於覺察耳至文思院冒領之九百二十餘兩陳標硃票取其過半雖標取在前大理冒領在後欲不以監守自盜論得乎監守自盜非邊海錢糧律止滿貫斬係雜犯准徒五年右臂刺字此硃票所取前後月日不同非卽冒領之物合引 欽依條例非真盜而以監守自盜論者炤依節年會議雜犯准

職制

卷二

七

可經堂

徒仍免刺字乃爲大協若擬永成律所不載不敢附會其方一御合用本律刺右臂盜官糧三字若劉大理發坊脫逃非標私縱而獄標賠贖株累無已似亦非法宜炤提大理另結 游士任昔年募兵費國家金錢鉅萬悉付中軍胡維寧出入勿問科臣原奏自明核追尚通三萬金有奇不爲少矣戊任斬寧賊坐寧追有日迨九年清理以維寧雙瞽翁其一死併移其所侵贓於士任不知士任亦已物故煢煢發婦弱息流離無所之尤可憫也據兩縣勘結產絕人亡卽真係任逋亦宜豁免况自他人移來者乎既矜艱難

之牛當均何擇之視

湖廣司 宜謙郎西割郎縣上津兩半里而爲一縣責其以彈丸抗寇騎數萬此實難矣然獨不有效死之義在乎以死法懲不死亦何辭之與有間年已薄桑榆不知可以衰老徵 聖恩否也 蔣瑞鯨爲巡按劉令譽據本縣民刊揭題叅逮問者也該院叅贓三萬有奇卽令該院窮吹力索而止得四百七十餘兩焉知無故入以實前叅者耶 明旨所謂糾叅與察勘既出一手何以頓易 朝廷差官巡方原期察吏豈容虛實至此固已洞燭其隱矣今加贓至一千

職制

卷二

八

可經堂

零七兩有奇加罪至永成而本官訊比窮年贓無完日豈真以圖圖爲福堂甘心長繫耶况十二年前欽贓奉 旨酌減合無仍照該縣初擬四百七十餘兩比追罪止徒贖蓋以原叅之官訊被叅之犯必刻決不留餘地以待累加也 董謙吉爲何天衢首盜羨銀而東厥題叅者也本犯任內報羨比前後報羨獨多而偏以盜羨首其情可疑然不能爲本犯寬也有奏繳工食送宅之供瓜李之嫌夫何能辯但首本羨餘而正羨又不缺額則不可以盜邊餉論也合依監守自盜本律科斷自不爲枉 蔡思融受軍犯張

成表陳祥王三賄銀六兩錢六百元令副差高大押
出被逃一朝而脫三成思融高大並抵戍擬不枉
四川司 楊蕙芳有兩案一案爲溜川令時有穢跡
去後巡按據地方公呈糾參者也一案爲工部主事
管驗試廳差受成仁美百金盡收解到胖衣事發東
廠者也溜川之案未結此案賍証俱實宜引官吏受
枉法賍滿貫者絞雜犯發附近充軍例爲當 周鼎
以司空出理河道乞休去任後河涸漕阻追 逮煙
戍者也再三緝閱全招錢糧不經手則不可以侵罪
節省有底案則不可以費罪無本之水盈涸不時去

廉輯

卷二

九一可經堂

任之官誰保其後併不可以玩誤罪坐以盜決河防
非故入乎自此累加及於煙遣皆引律之不當也至
於挑河之一千九百七十三兩皆坐賍賁賠益刻深
斷鍊矣當此清理時豈宜襲舛合行昭雪孔道昌據
供原估六千七十四兩發三千兩復抵以民欠三千
七十四兩不爲不足乃道昌那借與戶胥八百兩河
之失濬厥有繇來律以那移殆不爲枉 方士淳朱
國壽皆以營房坍毀科罪一配一杖者也罪案已定
原無苛縱惟國壽杖罪有會典降級還職之條在
韓一光以巡方而爲舊屬之爲御史者恭 逮者也

據蜀按察回皆從日行登記號簿摩算詳莫詳於此
真亦莫真於此訪賍支存分文皆有着落惟陸續支
取銀三千零五兩六錢七分係日用供應紙劄稿賞
等項謂一光太費可謂一光入已似未必然以此權
衡量追一二以懲其汰足矣若復行嚴察萬里程途
往返經歲本犯垂盡之年何能久待合引官吏受不
枉法賍滿貫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准徒四年又
十二年前欽賍奉 旨酌減卽修費之銀合行免追
山東司 祝金聲等以 至失陷論斬者也夫強
壓境而責縣令以城守無恙事理所難然守土者有

廉輯

卷二

十一可經堂

城亡與亡之義覲顏倫生法何可貸 何藻已經證
過賍銀三千六十兩尚欠二千九百七十五兩七錢
四分又米一百七十七石四斗一升法難再證或以年
老家貧錄其家產遣以正法可也恭聽 聖裁 楊
錫縠一案部中之冤案也初高欽舜爲同監徐漸達
所欺謂當朝張閣老有路可通立可出罪後漸達重
罪果脫欽舜欣慕遂付以完賍銀三千兩送溜川張
輔家人輩亦不知也漸達止以前銀一千兩付黃應
恩送張輔其餘盡乾沒又爲應恩所賣既而事體不
濟欽舜埋怨漸達風影漸著致其同鄉親故拿訛欲

首欽舜懼而出銀求寢皆是真情及厥衛事發漸達
彼口忽扳問官代爲分贓其實錫縑未嘗受欽舜半
文也卽欽舜家屬無不稱錫縑免者蓋欽舜事情重
大速結速死故利在緩卽漸達侵騙多金結速敗
故亦利在緩今衛招謂出銀五百兩求其速結卽此
速之一字可以察獄情矣此之不察欲使天下無冤
民得乎敬爲拈出仰候台裁 王國賓本犯清惠著
聲而戎機未諳然兵至徒擾地方阻兵原非得已試
觀禁旅出入豫地六年卽豫中無不叛之紳民矣
譬之久服大黃皮骨自盡原情從寬或亦清理之善
陳 堯 卷二 十二 可 聖堂

政乎 刑可棟一爲南兵垣而各弁救過不暇行金
求釋弁習固然一時受其毒餌而穢聞不可收拾矣
坐以枉法加等之律夫復何辭必欲誅之無此正律
孫嘉績初擬雜犯再擬煙戍又未 欽駁者也懲
貪原有正例稍苛似涉故人如謂官吏枉法贓本律
未足蔽辜當引枉贓條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此
明旨所謂予以應得之條也 宣國柱初擬邊戍未
駁再問者也蓋國柱新授兵垣輒行關說再四研求
贓無實據以聽許科罪是矣然聽許之律止於准枉
法贓論至死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問徒四年

聽許無過戍律也卽繆一輪不當引有事請求律明
載纂註止當與劉之鉉同擾不應但事理重者杜八
十有間再各宜改正爲當石鳳臺忘同仇之義爲境
外之交罪不專在論款也仰候 聖裁 潘文燦一
案以解弁楊肇東失去鞘銀已獲申報不明被逮者
也此案當與嶧縣換稍查看乃爲得情蓋鄉城之失
鞘銀前後口供互異前供爲李應龍張哥乃不通盜
者在驛竊窺之風影後供爲未良玉谷小得乃身爲
盜者在外策應之實際思謀卽該弁前站合盜亦該
弁車夫追城頭繩斷內外隔絕故銀不獲自楊九思
陳 堯 卷二 十二 可 聖堂

之手耳文燦據實報院未爲不是獨不能融會前後
口供乃是內外所見之異而遂以應龍等爲妄供也
又爲本道所壓不敢波累解弁而又以朱良玉等爲
誣攀也是則文燦之愚也加之以李按休息 嚴旨
不敢奏明歸罪縣令卸過則該縣亦何解於誣盜妄
刑之罪乎不知衝疲飢疫之邑代賠加派之難該縣
之所不得不嚴究根因務求着落者也若使該弁自
此卽飛輓前解則文燦或配或杖銜冤歿老夫復何
辭乃甫至嶧縣又有絮鐵抵換之事矣工部封識宛
然而預知是欽業爲司空所叅本地不請賄捕而赴

南求聖明是腰纏西去合之鄉盜供詞隱隱相合向使南工部亦如李按之夢夢則曙令又繼鄉城而逮矣嗟夫文燦負緝盜之功而反以爲罪何奸人之多幸而愚吏之多不幸也理宜昭雪

山西司 張孫振訪賍一案合以十四年撫臣察回者爲確數共計二萬零六百七十一兩八錢二分九厘應於孫振名下追出者其罪合依風憲官受枉法賍滿貫者絞係雜犯律加二等加至邊遠充軍法如是止矣 賀鼎業已物故爰書屢訊稱無染指已不必更議惟陳三善等所通皆係違衛錢糧法無可減

職權

卷二

上三

可經堂

行該處應扣抵者扣抵應嚴追者嚴追另議其察無浮冒者吳春等皆宜昭雪

河南司 張養本犯昔任巡緘未聞穢狀監叅多賍商頗稱枉乃原叅賍數尚虛懸以待部核而司官不能逐款詳察一概炤追本犯之身可殺而心不可服也合念年老保候在外將楊監原冊咨出楊州巡鹽御史再一確察以定賍定罪爲當 方岳貢爲松江太守素有廉聲屢舉卓異因奉 旨察勘上海積逋首追鄉紳完課王陛彥逋多追重而怨亦深矣適值其過付薛國觀多賍事露在厥乘機報復誣供岳貢

送國觀禮銀七百兩謝陛彥禮銀七十兩致蒙提問後陛彥自與其弟言之稱爲快事同鄉駭異咎其喪心陛彥乃出揭自辯可証當岳貢聞提之日應撫馳疏稱冤郡民匍匐號控卽國觀案中繫繫多人有一若岳貢者耶特雪允宜若戴英係國觀門生餽遺特其嘗事何藉陛彥介紹第當國觀柄政時英實東免招搖致滋物議念已革職相應免提

陝西司 譙若圮營官得官楊宗勳漁利得利法難俱縱但若圮當從有事以財行求律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儲楷當依前例科斷始爲不枉

職權

卷二

十四

可經堂

廣東司 同寺寺丞霍叔琬管印烙事其主簿汪之廣管掛號事皆以陋規不絕坐枉賍科戍科配不知陋規不可坐枉賍法也卽深文求之亦管印烙者可稱枉法管掛號者無可枉法處此罪之當辯者也又按同寺解馬春夏秋三季大約三千餘匹叔琬坐有東丞堂秋季西丞堂夏秋二季之廣坐止秋季一季各陋規馬之解至有多寡則印烙掛號之數亦有多寡不得較一歲之中以爲嘗此賍之當核者也於此不察無貴清理矣况以奸役一口橫板遽爲懸坐卽改戍爲配改配爲杖猶有餘矜李孔教大壞同政承

成何詞李孔貞兄弟表裏爲奸情甚可惡而邊遣亦覺太浮姚忠莊數雖多律止雜犯准徒其餘累數多人死亡相繼窮役乞丐賍何從追恐徒以虛名而斃多命也詔之爲當 陳貞達一案當以部覆爲據部察本犯經手錢糧皆有着落毫無染指甚明當物騰價湧估短辜棘之時司官苟幸豆米無欠足矣陳將軍夏鴻臚之分買豈本犯之得已乎以此爲罪任事益難而訛棍益易逞矣初擬配懲未當量擬杖贖足懲註誤矣若劉元等皆係經紀小人未曾侵欺尤宜欽卹

疏聞

卷二

五

可經堂

雲南司 阮震亨以吏垣管外計乃爲奸棍丁顯窺探招搖事發供扳在廠被冢臣恐以同事波累具疏糾參屢招蒙駁繇遠極邊而至於絞但察律例官吏受枉法賍者滿貫擬絞係雜犯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風憲官加二等加至邊遠已盡律法無坐真犯絞罪律例也况賍私搜獲盡出顯家情尤可原卽顯設局誘人貽累種種誅之非枉若論律例則止於誑騙官生財物該衙門枷號三個月發烟瘴地面充軍然於顯尚有餘辜也 姜天樞一案張御史原參賍款甚多屢審屢奉 欽駁最後奉 旨天樞歷審款

賍與原參迥異再研覈確擬但察賍銀已坐三千一百二十七兩五錢三分七厘矣按臣白簡豈是全虛據赤全坐亦非情理賍炤初坐而從官吏受賍滿貫擬絞發附近充軍之例可以 勅法懲焚矣 閑度以刑部司官營轉銓部自徐震卿供之於廠者也事體有無全憑震卿確証而狡口閃條廠部各異或稱仇扳或稱腹密致蒙屢駁供者活如搏影問者杳如詳夢矣將何所據以定其罪案乎總之營銓之意未必無現獲之賍不可得罪疑惟輕此之謂也姑擬一杖以誅其心 宋迥昌亦丁顯案中概戍犯也夫以

疏聞

卷二

五

可經堂

刊揭爲然灰之計有矣以刊揭爲行賄之據則未之聞况又遠年刊揭也無賍擬杖已枉又改杖而遣一筆加添甚易當之者不亦寬乎合行再訊 鍾鼎朱得祚皆爲丁顯供扳在廠者也奈其狡口前後兩截若不嚴訊何以得情但以理度之外來之人當大計嚴飭之時而一人持兩帖搗搜於顯門恐必非本官所遣也况所主李成又無從緝獲乎姑附矜疑各與一杖以昭 浩蕩 鮑起仲之赫詐劉光燦是實其賍未必盡入已也卽以官吏枉法賍科罪亦不輕引例發附近衛所充軍乃爲允合

貴州司 張幼安威縣初所
竊發者賊也賊誣兵至旋即
陷塘報參差殆謂是乎總之
掩庫獄無恙失陷之實原無據其參差功罪亦
不掩也拒賊易而堵 難幼安已爲其難者矣姑畧
其罪可乎 黎玉田有勦賊之功無失事之實原看
所謂題報有據乃賊有憑難任有日期咨揭有容序
殆非阿縱應從末減 河南布政蕭鳴甲贓至八千
餘兩法難曲貸然官吏受枉法贓條例滿貫者係難
犯發附近充軍風憲官加二等加至邊遠法如是止

陳輯

卷二

七

可經堂

矣姑與保候贓遵十二年以前量減 新旨以便追
比 耿始然三復是案不能無慨蓋錢糧積逋盡縣
胥弊本犯立斃首縣一胥所以咄嗟而完練餉一百
三十餘萬也殺一胥而諸胥懼殺一首縣胥而各縣
懼亦扼要之法也雖本犯忍以濟慾簞簋貽譏然亦
不過威立物靡餽遺不絕已耳無他巧取法也當引
監臨官吏挾勢求索所部內財物並計贓准不枉法
論律滿貫係難犯准徒五年鄧幼軒通胥弊役爲公
杖之卽死不可爲始然罪也 新城令令狐永輝當
民窮之時惟耗羨是問陸續收羨銀至一千八百二

十兩米至一百九十八石豆至一百九十六石合引
因公擅科歛計贓以枉法論律坐絞係難犯准徒五
年若罪加近戍贓應減半以便追比按例無加至邊
遠條也杜允攀平空指詐當引罪驅律柳號三個月
發烟瘴地面充軍姑念 新恩炤前擬發落 委官
喬桓之贓以顧大偉葛起鳳爲的証一物故一未到
則所云過付有何的據卽幽桓於獄歸結何期應咨
出該撫就近訊結

奏爲臣心難昧臣罪難寬謹昧死瀝誠仰祈

聖鑒罷黜事

陳輯

卷二

八

可經堂

竊炤李日宣等重案臣與印官臣惠世揚同奉 明
旨卽訊者也引律失倫上千嚴譴誅夷褫奪臣自應
與世揚共之乃恭於本月二十六日跪奉 聖旨刑
部職司明刑自當執法定讞恪共明旨如何御前拿
問重犯大案輒敢漫視輕擬濶引嘗律惠世揚等明
屬眈縱這回奏既自認罪惠世揚姑着冠帶閑住徐
石麒量降二級炤舊着署部事吏部知道欽此臣驚
懼餘竊感激欲絕然而耿耿愚衷有不敢仰欺君父
下負同官者不得不披瀝於 皇上之前也蓋臣部
諸務統歸印臣除炤例列銜外原不敢與叅末議惟

是日宣一案則世揚嘗面商之臣矣又遣司官就臣商之至於再至於三矣共拈律意共訂爰書臣與世揚無彼此也事案重大典故未諳自知一失不經釐粉立至維時世揚與臣共稟 聖怒不測但念漢臣張釋之有言廷尉天下之平因而據律定案罔識非嘗之大原謬執守官之小諒謫陋硯迂大惑不解世揚之誤實繇臣誤皎然此心不容自欺也荷蒙 聖恩停誅貸死既使賜以應去之衣冠歸其久衰之骸骨臣之愚分已出望外乃復量鐫薄秩俾署部務雖堯舜之仁不廢使過而小人之倖胡可屢僥罪與同

疏

卷二

九一可經堂

官均重而去不與同官偕行臣於是有踴高蹈厚而無地自容者矣况臣犬馬之齒長世揚三歲而臣之才又十倍不及世揚蓋其風霜飽歷之孤幹老而愈堅技經肯綮之久嘗動而不詘試觀九列之中如世揚者指能幾屈而堪令抱蔓如臣不才又已老矣漏盡貽譏俯仰自愧何益去留之數而敢復宵行不佞哉仰祈 皇上將臣與世揚更換處分俾臣得視職投閑而世揚許仍還舊部則於人才合用舍之宜而於情罪得持平之法人心定而臣分安矣為此瀝誠求黜伏乞 俯允施行臣不勝戰懼激切之至 崇

順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惠世揚已有旨了徐石麒着卽遵旨視事以副明允不必求斥該部知道

題爲容察易成延局重案不可久稽仰乞 聖明嚴飭以結欽件事

紹得臣悔罪求黜未蒙 聖鑒寬其應譴之身開其使過之路恭於本月初五日欽奉卽出視事之旨臣於初六日謝恩以後卽恪遵 明旨到部理事察得部內有未結重犯二案其一爲舊司禮王裕民等其一爲舊樞臣陳新甲是也罪樞一案因憲院未備尚

疏

卷二

九一可經堂

停獄擬然其情事通國兒豎知之無難卽結若罪瑣一案則臣移察者五處而東撫其最遠者近在國門尚已數日不回况遠在千里之外者乎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所懸 皇上天語叮嚀立勅保東二撫刻期察覆者也抑臣更有慮者獄門之內臣不及知吏玩法弛叢弊滋甚官犯一人獄門如市何可爲訓良縣貫垣鎖鑰竟歸廳官部堂未嘗過而問也謂宜以獄門匙鑰繳歸部堂一啓一閉從部關鎖刻其出入之時候酌其往來之人數按其夾帶之事件無官無民一體嚴禁則姦詭可杜而邦禁可肅是又仰懇 皇

上嚴爲申飭永著爲令者也緣臣今日視事畧舉二端其他或有一得容另補牘伏乞 聖鑒施行 崇禎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奉 聖旨訊獄必待察明正是朝廷慎罰至意在外撫按豈得玩徇稽延奏內王裕民等一案移察事欵着保東各撫按作速詳察據實具奏各立限與他違者議處邦禁重典法宜嚴愆其鎖鑰繳部稽驗出入有裨釐飭依議者爲令其餘案件有應速結的着卽訊奏不得滯淹

題爲請差巡關官員事

臣於十一日御前發下紅本奉 聖旨邊防甚急特

疏

卷二

三

可經堂

令御史巡關必須材力強練實裨釐飭衙局胤是否確堪此任這所舉是否加意選擇非僅挨次坐題還着該院奏明仍具本列名候奪欽此該臣初署院事察諸臺員除舊咨梁士濟張懋爵尚未回道周一敬尚係試職外其爲前院臣王道直所已定差而未註者則爲陝西茶馬差之徐一檢浙江差之巡鹽李瑞和也其關差之宜挨次坐題者沈向也今奉 旨特選堪任臺員則衛周胤陸清原余日新與前未註差三人皆在推敲選擇之中者也臣與河南道臣吳履中一一選而評之謂諸臺臣皆經 睿矧特簡又經

臣院考核實授誰無忠愛之實孰讓風力之名然而氣稟有強弱習尚有南北資格有甲乙年力有盛衰不可強也一檢日新皆年踰五旬瑞和間有血疾清原文弱而癰責之以馳驅戎馬之場盤礴冰雪之際非其任矣惟沈向與周胤年力相若才謂相當次序相歷而一南入一北入其鞍馬便習弗逮也一乙榜一甲榜其資望輕重弗敵也臣是以俗遵選差之明旨越挨次之沈向而以周胤進也然兩臣之才實難軒輊 皇上試召兩臣陛見察其強練幹濟遵用一人以重關務庶可以素釐剔之功而收寧攘之效

疏

卷二

三

可經堂

臣不敢擅便合無仍用前擬伏候 聖明裁奪施行崇禎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著衛周胤去秋防正殷卽着星速受事閱兵飭備并將吏是否勝任一應邊計情形俱據實不時馳奏如能整勵著勤防警無失卽以功論差竣特從優叙

爲訪據事

浙江司案呈看得鮑汝德宋夢郊等九名分別戍配杖決已荷 欽允無容議矣惟原任府尹宋師襄前以知情擬配後請昭雪還職輕重迥懸致蒙 再駁臣以爲坐知情者失之苛請還職者失之妄也何也

長安爲游棍湊集之地偽書假帖何日茂有今據所
獲書味其文義稽其字跡斷非出師襄手明矣有何
疑誠尚待揭覆然而師襄之可疑者有二其一在班
登桂出郊漏信其一在宋夢郊堂審之閃爍而可辯
者亦有二遣使漏信者爲其欲縱脫以滅口耳而遠
搜窮緝執付司敗者何入其非縱脫滅口易辯也閃
爍可疑者爲其爲本犯之口供耳而刑鞠再三終稱
誣捏者何人其非同謀共事易辯也故臣謂坐以知
情者苛也第以夢郊之猾而師襄不能早絕於事先
則似於贖以厥發之犯而師襄尚圖慰留於事後則
失之愚瞶之與愚是亦師襄之罪也此臣等與閣臣
推敲至此而祇以免議請自 聖裁不敢與言還職
也 八月廿七日題

爲樞臣罪狀已明等事

山東司案呈該臣看得大臣犯罪自有 祖宗之成
憲在昔俺答闖入腹地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
東江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莫敢或戾自後綱紀替
於姑息廷議因緣爲奸於是淪開陷瀋覆遼慮廣僅
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而中樞率置不問最重亦不
過懸一勘局而止此賣國者踵踵相繼而今日罪樞

題

卷二

三

可經堂

題

卷二

三

可經堂

陳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也不知 親藩
疊膏冠刃萬姓騷岬腥原城邑疊見丘墟兵士惟聞
逃潰變星之罪有若是烈乎此猶其顯者耳更可恨
者借 御覽以惑 聖聰於是債帥登壇而材官盡
棄飾塘報以涸功罪於是實事不做而軍政全廢迄
今兵無一兵將無一將守備無一守備雖有賢者何
以善後是則前此中樞所未有之罪也尤可異者春
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
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今未經奏聞
替師頻遣 聖意未俞而 書已在袖中矣用張若
麒以掣任事之肘數年精銳一空嗾石鳳臺以露挾
欵之端又煽邊丁誣制箝口劫悉于中朝國情久輸
于 境今日百口將誰欺乎昔石星未嘗私用惟敬
袁崇煥不敢私遣刺麻祇以彌縫閃爍情事臣測立
置重典况專擅欺妄辱國啓侮更有甚焉者乎此一
臣者利口足以覆邦交結足以傾衆其失陷疆藩之
罪固重而貽憂 宗社之禍更深宜正典刑以伸大
法 崇禎十五年九月廿二日題

題爲遵旨卽奏事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戌時恭接紅本奉 聖旨陳新

甲失事重大罪無可寬但所引失陷城寨律尚屬未
確還着另行覆擬卽奏欽此該臣看得罪樞陳新甲
因國法久弛之後起玩視封疆之心惟賄是聞無長
可錄最慘者 宗藩淪沒禍及 親王使 九廟神
靈皆抱餘痛不獨我 皇上寢處靡寧也况又四城
不救撤我外藩十餘年糾集之精銳委之逝波數十
萬忠義之邊民盡成鮮血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恥
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何者也故臣徧察軍政
無足蔽新甲厥辜者蓋有非常之罪宜有非常之刑
必經 聖明庥斷始定非若嘗事嘗刑爲守法之臣

疏

卷二

五

可鑑堂

所可執律而請者也今蒙 皇上諒臣悃愚不卽加
譴止以引律未確諭再覈擬臣驚懼之餘伏念新甲
居中調遣乃嚴疆有倣急而不知策應藩地有缺乏
而不知救援以致喪師失地損威辱國所引臨敵缺
乏之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之律肆
之西市者也伏乞 聖明乾斷施行 崇禎十五年
九月廿三日奉 聖旨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遺禍慘烈朕玩支調誤國負恩 祖宗大法具在朕
不敢私着卽會官處決

爲驚聞廬州之變等事

山東司案呈看得張若麒悶燦似智鴟張似才方其
蠱樞而出銜命以行將謂輕銳之新礪可濟持重豈
料驚驚之浮氣齟齬老成水火之端開而三軍之志
亂樞曹之威震而督師之柄移使 得以小勝徂我
繞出我背絕我餉道但思危以濟其欲罔識謀以圖
其成罪當誅且潰逃之日與 對聖尚有斬馘我勢
未衰我氣未奪使若麒悔既與督師調和商畧便利
則承疇久歷戎行必能部署各鎮整師趨餉乃專思
卸罪詆督自完致承疇進退無據入松嬰守罔念師
克之在和甘付遼鎮于一擲罪當誅此時督旣入松

疏

卷二

五

可鑑堂

主三軍者非職方而誰從前專制各鎮各鎮唯唯聽
矣更何受困於督諭而奉命唯謹蓋懸軍待炊諸鎮
之不得不退督之不得不諭勢也使若麒神閒氣定
親押諸鎮兵陸旋則各鎮健兒自在不難整理徐回
護道通餉乃鼠竄登舟由水宵遁爲軍士望左足一
動營伍遂譁不復自固相率枕藉蹈海而死是誰之
過數年之精銳貽國家之隱憂罪當誅迨逃還寧
遠未淪諸卒相繼歸寧使若麒收拾餘燼亦足以軍
乃乘諸鎮之賄歸請罪樞爲營脫駕言敗軍之氣不
可復鼓俾奸弁得志挾久練家丁逍遙自遠作胡越

視顧復拙宣大積罷老家策救更安望一矢加遺哉
當救罪不暇之時復爲斷送封疆之計罪當誅然種
種諸罪無如 明旨所謂臨陣先逃飾詞卸咎之彰
明較著也今當廷詰詭稱時未監軍以飾倡逃一似
進不任師旅之寄退不畏簡書之嚴自去自來綽有
餘裕者不知職方在內爲小司馬在外爲大宗主提
衡各升功罪而制其死命卽嘍哨名將慮無不膝行
卑趨仰受戎索尚得以不監軍自諉乎如謂偵師無
罪何以助寺酬勛如謂臨陣可逃試問職方何職聽
其欺詞益增髮指蓋王樸以倡逃誅矣倡逃者豈

論

卷二

王

可經堂

可緩誅陳新甲以誤國辟矣誤國者胡能延辟欲
彰軍政宜赴藁街按律臨陣先逃者斬失陷城池者
亦斬皆秋決若麒麟倡逃而至失衆陷疆如此慘烈則
僅擬逃律殊未蔽辜國有大法律不能盡請自 聖
明乾斷非臣等擬議所能及也 崇禎十五年十月
十七日題

爲 皇心雨露已遍敷於海宇等事

浙江司案呈覆翁元益題前事看得清理一事原刻
不容緩以其積年窮囚久禁獄底望此番超脫真一
刻千秋其各省直除臣部咨催速結外所有科臣條

議二款所關於民生冤苦最親且切夫溥天之下莫
非王臣何有畛域如秦晉楚豫齊魯諸地方流寇早
蝗凶厲海災疊禍慘目傷心誠宜法外加恩徹底從
寬分別減宥毋拘他省嘗格以補清理之所未及也
又宇來荷戈遐荒官民各犯雖各奉清理之 旨而
爰書在內卽欲察減察豁無憑勘議委宜 勅下臣
部咨各撫按嚴督邊衛所凡官民戍犯一槩造入清
理冊內上呈 御覽其間情可矜疑者容臣部再如
詳看仰請 聖裁如是則情無不白而冤無不伸是
又可補清理之所未徧也 十月十八日題

題

卷二

王

可經堂

題爲政事有當密之幾等事

河南司案呈覆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題前事看得
易戒害成詩畏屬垣言貴密也顧天下事未有不秘
之於始宣之於終者其始也難知如陰其旣也朗然
揭日月而行國威乃著國法乃明故時有宣密之宜
政貴神明之用科臣議是宜如所奏若楊德政等重
案結後皆卽請 旨發抄施行惟是塘報一事實有
可商當此南北多故人情易搖張皇寇勢恐啓戎
窺伺之端直播 情慮堅潢池嘯聚之志秘不抄傳
似無再計第邊境之上兩軍對壘萬手萬目指視叢

集萬一賀戰勝者不在於我則販夫賈豎之警告潰卒難民之怖述甚詳甚確往往有朝廷未知紳士未知而愚夫愚婦先知之者發之千里之外而秘之一堂之上勢必不能徒資狡僥欺飾之藉生通國風影之疑耳不密不可密之不能且奈之何傳曰明民而民愚斟酌權實以神其用尚貴兩夜之前籌也
十月十九日題

奏爲臣恐負官以負國敢不引分而引身仰乞

聖恩允辭新命俯鑒愚忱事

該臣於本月初十日接到吏部咨一本爲缺官事奉

聖旨

卷二

五

可經堂

聖旨徐石麒陞刑部尚書仍帶降二級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卽於邸寓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竊念古之君子典刑治心刑于治家刑法治天下故懲忿窒慾修慝辯惑刑之本也兩造師聽胥占無僭刑之末也詰姦治貳犁庭戡亂刑效章也從欲風動率又葉彛刑德成也此蠻猾夏寇賊姦充帝之所以勅臯陶而命之士也今適當其時矣而臣豈其人乎念臣資本下愚未嘗學問當其少也猶不如人今更老矣尚善飯雖似廉頗不曉事更過揚雄心切懷刑身難爲律邇三月代庖邦禁弗克底於不宿不留乃一旦

待罪秋卿胡能辯夫非終非青若復濫竽難辭覆餗况世俗喜言教大而人心每多陷溺或淫縱而破義或橋度而干紀初猶僅免之亡賴今已漸形於士類誅之則不可勝誅忍也而就不可忍將欲弼教何以牖愚邇飛霜不雨之繇知深文中固多惡業讀亂繩烈火之喻則刻核內仍有仁慈蓋偏勝卽伏相反之機而協中斯杜倚復之漸非有明者孰善其用責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言庶敢易明而折獄難明也離火壓於高山尚猶不可折獄而况明非離火者乎此臣所以反覆思維而不敢仰承 皇上之

聖旨

卷二

五

可經堂

新命也且臣非爲此控辭也憶臣同官惠世揚率襄清理裨益弘多雖稟請裁於首臣實嘔血誠於半載乃臣蒙天資隆頒而世揚秋葉永謝仰激 聖恩俯慚同列踞高躋厚無地自容臣若再進一階覲顏就位使名望遠沉而燕石自銜天下人士其謂臣何况世揚直如金矢明比犀燃俾之正位爽鳩必能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蠻夷可不猾夏而寇賊不至姦宄也其遠出臣上萬萬矣伏乞 皇上俯允臣請將臣新命起用世揚則微臣可免負乘之釐而邦禁永賴得人之慶矣仰祈 聖明垂炤施行臣不勝感激待命

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詳練明九簡司邦禁着卽遵旨視事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爲淮守缺人等事

福建司案呈看得周光夏守淮南及期年以欠糧逮獄原因連歲災荒積年拖欠且半係起解在途未經部收者被逮之日商民樂輸累萬擁泣遠道其居官之廉潔可知至於僕役營幹獲譴原係銷筭續解錢糧及分別前後在任額數止期筭明清楚原非作奸改冊當日部司初止擬杖屢經駁勘改戍今淮民去

職

卷二

三

可經堂

後之思久而弗議該督撫廉其治行願任舉主之罪而不辭當亦相信之深者矣相應釋豁以旌循良若汪心淵初以借支革職復以逸獄杖今借支業已補完獄囚又已全獲察文官犯公罪之律原因附過還職前案已經准贖相應免議又如孫肇興以成造不堪經內臣題參奉 旨嚴覈屢勘實無侵欺擬成不無過入但以督率不嚴致滋掛累懲創已久量應宥釋此三臣者皆以淮揚守令註誤受譴而德澤在人故去思遍於口碑薦剡騰於督撫在光夏品望最優棠蔭猶存若汪心淵孫肇興才具素著桑榆可矻似

應均宜昭雪至使過弘仁應聽吏部裁酌非臣所敢擬也伏候 聖裁 又十一月初三日題

爲飛報晉兵鼓噪等事山東司案呈覆候恂題

前事

看得許定國一介債升屢遭重用平生弱骨見小寇而卽驚滿腹貪涎見窮軍而必尅奈人皆皮相誤認黔驢爲渭熊衆慕說鈴妄信卮言爲實事又善以羔贄買名苞苴營貴此其所以屢躓屢起屢起屢債屢債屢脫視 國法如兒戲甘縱逃而不顧也茲者救汴之役望河先潰安在焚舟濟師給單放回明是教

職

卷二

三

可經堂

孫升木卽其借邊儲發馬價等項賍私累累不聞曾一矢加遺曹闖否也況其西陽村孤嶺寨諸處殺掠在在見告果何罪於三晉之民焉論軍政臨敵逃回者斬失誤軍機者斬捨已附近地面人民致有殺傷者知情並斬定國皆有焉合三斬而與一死定國其何詞但律於軍政無立斬之文姑與秋延似未足申大法也伏候 聖裁王報國所領千兵亦逃僅存八十渡河其逃兵亦大掠於關鄉宦張文光有報法胡可縱第視定國有間矣秋斬爲當崇禎十五年又十一月初六日題

爲武臣壞事日深等事

山東司案呈看得驕兵悍弁何國茂有使能激勵之以忠義鎮壓之以嚴重折服之以器量銷弭之以神畧未有不弭耳帖服者此悖如魏延而屈體諸葛叛如濮固而受制子儀皆平日忠勇揆策素有以戢其違念也今丁啟磨仗鉞督師控節楚豫權非不尊矣藉明天子之聲靈挾尚方劍以專殺威非不殲矣堂堂天討龔亂弭良師直爲壯名非不正矣乃其首鼠之情積見輕於夙弁黔驢之伎復召侮於行間強爲忼惻之容妄謂委曲之用寧復知世間有羞恥

類輯

卷二

三言 可經堂

事乎又何怪乎兵之逃而將之悍也朱僊鎮一戰僵屍若蝟流血成川致中州之陸沉貽朝廷以西顧乃猶鼠竄偷生遺勅棄印但見生之可欲不見義之可欲但知賊之可畏不知法之可畏辱國辱身莫此爲甚宜正兩觀以昭三尺 閏十一月十一日題

爲遵旨回話事

河南司案呈覆原任禮部郎中劉大垣奏前事看得羔贊靖卹人子之嘗獨沈演一子夭折身亦隨殞生前未嘗立嗣誰爲羔贊求卹者乎且國家帷蓋重恩載在掌故若應得者覆與卽疑賄管使應得者不

覆與能不又疑勒索乎且錢瀛選經介卓然壯年玉折輿論搢腕而如松供爲過付不又使含冤地下乎豈知松明知瀛選物故已久借此逗漏以明其莫須有乎大垣心跡似有可諒又辛巳大計止以此案風聞被處應免再議 閏十一月十二日題

爲糾劾有司不職等事

浙江司案呈覆巡按浙江御史左光先題前事看得盛王贊之令蘭谿以嚴冷孤介聞忽點御史臺彈墨求其故則以巡方道經其地縣官不能治供張挽留幾困颶風乃移怒令夫地主之誼不篤令固洵有罪

類輯

卷二

三言 可經堂

矣然亦何至汗其生平訊不得實而猶以上臺體擬杖恐將來縣令益爭事逢迎以博阿大夫譽矣今浙之人苦於墨吏尚思得是令而父母之則如王贊者其可苛議乎相應勅吏部嚴核或調或降付之吏議無枉縱也其他盛可教一千胥吏仍照原擬追配發落 又十一月十三日題

奏爲 謀甚詭我備猶疎 勢可圖我籌未豫

謹因痛憤之極瀝瀝任籲之言仰祈 聖鑒

事

臣本不知兵又慮越俎病臥旬餘謂朝廷庶幾

滅此朝食有成算矣乃開籍錄然者司越之職古屬士師臣家謀之甚詭也昔入犯相距密矣今則自已卯山口夷辰取我義州南錦今又闖關而入矣使我邊帥疲於戰守腹地疲於供應村野墟於蹂躪旄旄於原野喘不及息地不及產已足坐困之道而又取我擄去丁壯擇其黠勇可任者置之極北以移其習昇之少婦以固其志給之名馬卒徒以適其體俟其生子及女而後用之各因其鄉縱爲間諜誘我子弟離我部曲焚我積聚驚

覽輯

卷二

五

可經堂

我愚民使不自固舉火內應爲敵開戶其破薊霸河瀛率用是法長安伏莽實繁有徒如是而謀狡不狡也何言乎我備之猶疎也昔年之入猶因置酒高會兼用參貂買口今則更不必然矣邊有叛裨而撫鎮不知州有叛守而監司不知境有戎馬而督撫不知言之寒骨思之痛心然此猶已事也一城之內失職之家叛奔之裔夷丁之眷屬罪囚之竄處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啗怒飲毒爲奸細淵藪待時而發者不知凡幾也保甲之法著而不行城守之器懸而不習東伍之令弛而不議游徼之兵陳而不鍊欄楯之設

守而不嚴博塞游俠之倫縱而不詰一旦有事何以肅其耳目一其心志熟慣其藝械禁戢其喧譁語亂也如是而守備疎不疎也何言乎勢之可圖也得薊州使疾攻永平腹背窺關最爲猛着而不能又使乘我未備迅走通州據我漕粟逼西協之險塞督亢之道則解運不通京師震恐而不能臣問諸奸細知其進隘口而不能守也心竊喜之使我堵其來路卽是斷其歸路其勢可孤也懸軍深入包絡原隰彼去益遠我計易施其險可迫也又以遼之半與我難民之半合而成師我若出令招我難民有

覽輯

卷二

五

可經堂

能拔白歸者給以田里拔千人百人同歸者給以官爵殺長以歸者與通侯之賞又使其各鄉城父老子弟族屬昔年被擄之家各私自揭榜通衢父號其子兄呼其弟以至朋友姻婭莫不相弔相慰招之使來懸賞如前則人非鐵石必有棄來歸者矣如是其衆可寡也又使其歸路處處清野度其騎負不過一月之糧我堅塞隘口使不得出遏其游騎使無所掠如是而其飽可饑也故曰有可圖之勢也何言乎我籌之未深也夫我之界嶺等口諸險隘處皆與我共要害者也小已南老未至此我修埤

堵塞千載一刻時也范志完趙光抃二臣之師合力據守料理猶恐不逮乃使之與俱南乎夫我之不能與合圍野戰刑格勢圖相沿已久非智謀之不能敵騎技之用殊也今尾而南最捷不過乘夜一襲鵬勦一二零級耳何損於之分毫此兵法所謂小勝勿徂小利勿趨者也若能據塞要地設機伏械重重陷穽秘不使覺可使隻輪不返卽其飽掠皆我外府奈何與之爭一級一騎之烈哉今二督旣去歸必大疲僅僅一重門戶情誰收拾若使一旦不守與共之戰於堂奧之間守在咫尺之內國家之事不忍

輟情

卷二

三

可經堂

言矣近而可恃惟聞密撫廉幹切實得士率心顧輕裘緩帶剛斷或少急宜以科臣郝綱銳心英畧佐之電舉雲興猶恐措手不及用違其才終成畫餅一着不到滿局皆虛此豈悠忽處堂時也伏望皇上念之念之頃又聞宣督入衛師無節制殘掠畿輔隱然一且副將偏裨痛心掉首不肯從役此豈其志在委卸而蕪穢不治抑亦其屢經人言而顧唐自放乎人盡若此徒費儲胥緩急奚賴又通州爲輦輔雄鎮歸必不能捨此徑去近聞督治頗鮮朝氣但鰲永久在行間亦無穢狀仰藉天語叮嚀震其醉夢則

以道臣之勇銳加以治臣之老成未必不資臂指之用亦望皇上加之意也抑臣又念自入口以來大小臣工章滿公車其間籌畧皆可觀採但指債帥恐啓戎心言及機宜恐宣秘計古之人臣避焚諫草良有深意伏願皇上特勅立言諸臣凡涉兵機不許騰播廉無機事不密之患而亦無言語梯亂之端在愚之言知無當睿慮萬一而一腔孤憤不能自閉伏惟皇上垂鑒焉因事關條議字數溢額併祈鑒宥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崇禎十五年又十一月十九日具奏

輟情

卷二

三

可經堂

爲欽奉聖諭事

浙江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十五年三月初五日巳時該司禮監太監王裕民於會極門傳出勅諭諭兵部三法司舊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圖功樂業所以稱設官吏軍民可見軍還在民之前後乃以罪犯充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條今皆引例充軍是否成憲近因年荒道梗聞都督府差官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的多致途斃尤非定罪時減等生全本念今俱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來看又據近日條奏多言贖罪一款朕

講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欽恤垂訓古先聖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爲各犯稍開一綫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須折衷情法斟酌時宜行而無弊乃善併着議奏候奪特諭看得律有奏遣之條所以權于情罪之衡準于輕重之比繩之以重法而仍開之以生路也 祖宗立法無不盡善自法久滋弊曹司既失於牽引府部重苛於需索有力者金錢縱飽私橐無力者遷延累斃窮途所以動 聖明之軫念而經部院之酌議者亦既有弊必剔更生可慶矣惟是 睿慮周詳於設法軫恤之中更求通行無弊之

職

卷二

五

可經堂

法臣謹就明問而細酌之 明旨曰納贖耕田是否人盡可行竊謂納贖者所以沛解網之仁亦以濟勦餉之乏如寇平則止則非一成不變之法也如永戍不准贖以軍犯軍者不准贖則非盡人可濫邀之例也其例得准贖者方許照數納發俟 寇蕩平另行請 旨定奪則論法行仁而不礙也如赴屯耕田亦須稍有身家若妻子兄弟可以授屨而耕者聽其自供押發屯所耕田自效蓋 祖制軍各有田畧做遺意行之可以濟屯可以實邊第恐人未必赴耳 聖諭所謂無妻子兄弟者既無室家可依又無開墾之

力罪難漸除情願招舊發遣之犯甚衆仍送兵部量地遠近編衛招前條議先期移會該府掛號知會到部押犯過府卽於是日發解悉免責禁等弊仍請刑榜嚴諭有仍前違限勒索者許本犯家屬首告部科督察以聞革其故所以樂於新通其窮乃可行於久將法網餘生各得分願不至顛連累斃傷好生之德矣此皆前議之所未悉而 睿察之所慎詳者臣謹條其大畧仰祈 聖明裁酌如果一得可採卽 勅府部推誠而致行之倘亦曲體 皇仁之一端也 閏十一月廿一日題

職

卷二

四

可經堂

題爲抗違

明旨非法藐玩國憲宜懲乞 賜

賜

嚴綸申飭以正明刑以肅邦禁事

竊惟國家所以久安坐理者紀綱嚴於上法令行於下中外恪遵文武共凜以相制於不亂也邇來人心日偷犯法滋甚總以習玩成風扞綱無忌浸淫而不可止也邇有罪在封疆候在漕務明綸屢申部文催督罪犯藐若罔聞撫按衰如充耳歲月耽延幾於法無可加按冊求之累累有人至遣配各犯贓罪難寬前以 曠恩清理量行保候乃因命將典師輒敢鑽營免脫明抗憲典漸不可長臣不得不據實奏仰

憑乾斷禁飭如封疆失事諸臣罪在莫逃而且踰年浹歲竟不可問若原任襄陽知府王承曾先以賄營敗露繼又城守失陷咨提數四杳無下落其抗違最久者也又有汝陽失事之王埏廬鳳疎防之鄭二陽高斗光亦行提既久迄今不到雖罪繇各有本末而臣誼豈容藐抗大臣如此小臣可知小臣如此奸民可知尤而效之長此安極下此有掛欠之運弁若黃稟乾若周全德虧損漕課動盈千百屢提不解孰延有年將來漕政尚可言乎至於成犯孫國楨曹大化劉餘芳負罪莫追懸贖不納借元戎之府爲遁逃

疏輯

卷二

聖

可鑒堂

之數以彼作奸犯科有何奇謀異勇非潛逃卽縱掠耳相率遠颺刑書安問抑又何可縱也凡若此者上下蒙玩法紀蕩然在罪譴之各犯爰爰事外固已目中無王章而在統轄之撫按泄泄任情抑視法守爲何物臣竊慮法令不行紀綱漸移內外不相砥承兵刑不能畫一所憂者不獨在二三之逋犯也伏乞皇上申飭部院衙門嚴飭該撫按勒限提解毋再仍前抗違并飭行間督撫清除奸宄勿致縱容藐玩自溺提解之職庶大法明而人心肅所俾治道不淺也
十二月十八日題

奏爲欽奉 上傳認罪祈鑒事

紹得臣於本月初六日恭接閣票 上傳元斌正法已久裕民奉旨速擬爲何故延不結着該部回奏內閣傳與他欽此臣捧讀之餘驚恐欲絕該臣於前月二十二日恭接 御前發下紅本奉 聖旨禁旅殺掠慘橫惡跡甚多王裕民職任提督何得諉稱不知且兵無紀律所至暴虐已非一日裕民曾經差出豈有全無聞見之理乃御前奏對一味隱護屢詰仍然掩飾何辭欺蔽法難輕縱前諭已明着再確擬速奏欽此蓋臣前是曾奉有張若麒連結之 旨尚未對

疏輯

卷二

聖

可鑒堂

簿欲先結若麒而後確擬裕民按律以奏奈若麒情罪重大事關出入生死不忍下筆復念再三含毫欲腐始定辟案於初五日繕疏 上聞是時臣湖廣司司官會同法司諸臣將裕民再審揭帖到臣臣正翻閱律例確擬奏 聞而 上傳已下矣蓋反覆躊躇不敢故入以傷和不敢故出以長姦者臣之心也而擬議難定不能迎機而立割不能任情而臆決者臣之拙也居諸易逝轉眼旬餘致蒙 嚴詰臣罪安辭除將裕民罪案繕本 上奏外謹薦藁待罪伏乞聖恩矜臣愚昧寬宥施行奉 聖旨這案奉旨不結

明屬就延既認罪姑免究該部知道

看得人子之罪莫重於欺隱而欺隱之大莫重於軍機元斌淫殺若斯之慘釀禍若斯之烈爲暴若斯之久裕民于役在外豈無見聞而宸問屢承謬爲掩飾卽喋喋自辯謂道里遠隔耳目不逮其誰信之叅之廷論頗有謂其涉徂徠微勞可紀者有謂其護陵擒寇微功足錄者然終不能爲裕民之欺蔽解矣第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譬有兩人於此一人行劫殺人一人知之不聲不阻問亦不供此其曲護洵有罪矣而律懲庇兇止與一杖不與推刃同科

號報

卷二

聖

可經堂

何也法有所底而情與從異也今裕民情罪難輕然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況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謂以其欺君也故配之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第裕民在御前扶同欺隱與嘗欺異加等至煙遣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

看得王裕民處禁掖之深嚴通疆臣之線索初猶謂其曲護同官也今則併及於逃帥矣初猶謂其奏對失實也今則禍延於軍國矣以聰明睿知之聖主猶敢肆其欺蒙况官府懸絕之臣僚何繇窺其營壘

是以風聞僉謂可矜屢獻未恆聖意若非廷召臣等夫語申飭昭列欺弊則臣等雖擬烟戍猶在矜疑間矣今乃知此一臣者大欺似信窮奇似庸伏機於煬竈而人不疑流毒於疆場而人不見坐長羣姦之志彌深黼展之憂患防其微法行自近帝鑒有赫大法何辭

奏爲老成可惜臣誼難緘懇乞聖恩召還

臣以慰輿望事

臣於本月初一日伏枕之次呻吟床褥驚聞卽抄內抄傳聖諭劉宗周復徇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

號報

卷二

聖

可經堂

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秦其年老姑着革了職金光辰將諭旨及面諭皆竟置不理詐稱不知姜燠等罪狀明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着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欽此臣病中驚起顛隕數四細審其故知劉宗周以救熊開元姜燠舍卒之頃懇語瀆陳致干嚴譴金光辰爲救劉宗周同官之誼情急號呼復滋謬戾此皆二臣之罪而二臣之心固自可諒卽皇上亦必諒其無他第臣伏念宗周與臣出處畧同迂愚每足以賈罪於明時拙誠亦恒以見原於君父昔年罷棄分

正首墟緩步當車晚食當肉臣躬耕於江左宗周課學於浙東其息交絕游一也今春起廢忽動 聖懷不繇 廷推不繇薦贖責溫綸於草莽轉華要於中途其特達蒙知又一也自入朝端獨行跼步華年茂質相率視爲朽入同流合汚者又爭目爲怪物驚疑燕清冰炭難入其憂讒畏譏又一也不意宗周竟以奏對失序蒙 恩罷遣而臣猶病旅邸孤掌難鳴此臣所以悲不自勝誼求同去或以國事惟艱難容自便尚懇 皇上召還宗周爲臣將伯之助庶臣有所商確共澄仕路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抑臣更有請

疏稿

卷二

聖恩 可經堂

者正人去留關氣運衰盛劉宗周氣質雖偏學術甚正使正人在國以其孤介之氣吹聚羣動案牘入倫風自蒸爲廉恥俗自著於忠勸有忽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况六察之紀勢若建瓴羣望之歸力如偃草者乎 皇上試留之三年而不效臣請受妄言之誅此臣所以深惜宗周之去而敢以召還賣 皇上聽也亦深意熟計求所以代宗周者而不得也至金光辰忠孝性成擔當甚勇居銓未幾風紀頓殊亦願 皇上俯賜優容以觀後效不然貪風日熾大計伊邇誰有執法如山嫉惡如仇若二臣者爲 陛下盡心釐

剔俾臣有所藉手以報命乎臣雖欲勉留不可得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施行

奏爲原老歸骸 聖恩已極甫進遽退臣效未臻仰乞俯念風紀需人賜留憲臣事

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早朝後中使宣傳 詔旨 陛召諸臣臣遂同劉宗周金光辰等於法司直房候命忽接邸抄恭讀駁問開元採二臣 聖旨臣相對失色非爲二臣也蓋以 患方棘 聖慮焦勞疊疊諸臣未見有一人慷慨出而紓國家之急者二臣無端狂言臆逞干 聖明怒夫風雷怒于上恒人未有

疏稿

卷二

聖恩 可經堂

不屏息思過者父母怒於堂孝子未有不叩頭乞哀者今日臣子屏息思過叩頭乞哀時也遂相約於陛對後伏增叩首爲二臣請罪此臣等初意原欲舒皇上之怒而不意宗周奏對失倫激蒙 嚴譴光辰復爲宗周展轉觸忌致與臣等同事申救者不得與臣等同荷包容也此二臣之罪皆臣等之罪開之也顧宗周老矣雖老臣犬馬戀主之心無有窮時而暮年投林走壙之思未始不切臣亦何必更爲宗周請留自干罪戾竊念宗周之進退屢矣他人去國率繇入言而宗周獨否他人啓事率繇 廷推而宗周亦

否風雷之益益以 聖心之裁成雨露之賜亦賜以
聖心之特簡此其故何也魯論有言古者民有三疾
今也或是之亡三疾之中矜愚居二也矜者不必皆
廉而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而直者必愚故孔子
思之良以瑕璧遠勝於燕石瘿木見賞於哲工可非
可刺之中無偽忠偽信之習也今宗周一身兼此二
疾其矜愚也可厭其廉直也可思 皇上所以用而
舍舍而復用卽宣聖思三疾之意天下咸頌者也然
則能知宗周孰有愈我 皇上者乎臣伏見往者
度凌夷大中丞率降以相從阿御史臺意宗周至不

疏輯

卷二

聖主

可經堂

三月而臺規秩然各稟程度彈一代人營計之中翰
而外吏羔贊之使望風裹足去臣嘗與並訊大獄並
會大議見其對 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不敢作徒
倚狀入於朝卽處暗室不敢南嚮皆前此所未曾而
宗周創行之此蓋不以面從爲敬而以一舉趾一動
念不忘 君父之爲敬也故宗周之奏疏風議聞或
迂濶無當而其幾幾力行堅忍不息誠敬孤介之節
自隱達顯繇微至著積數十年愚夫愚婦信之學士
大夫畏之臣度盡其功用必能蒸變風俗移易頑僂
皇上而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

立懦維風易世之臣則舍宗周無與歸矣或者庸慮
淵微欲化其氣質之偏通以中行之道俾之廉而不
劇直而不徑然後用之則恐鶴長鳬短斷之則悲續
之則傷在宗周亦必不敢以世之僞鄉愿易其真廉
直以欺飾 皇上取世資也且 皇上視宗周之精
力於往昔何如哉及今用之猶可數年收其後效自
茲以往耄矣已矣朝端之上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巖
巖冷冷之老人不可得矣不幾大負 皇上十五年
培養錄用之心而深孤都人士企踵望治之念耶此
臣所以迴環感結涕泗靡從而不得不竊有請也若

疏輯

卷二

聖主

可經堂

僉院金光辰古貌古心本與宗周合體而知柔知剛
稍與宗周異用一堂共事燥濕相調僉謂得宜顧其
華年方壯致 主之日正長愛日方殷資父之心亦
夾臣復何敢更瀆挽留傷其趨庭之志乎第先臣海
瑞之言有曰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嚴貪
墨臣則以爲欲嚴貪墨當核巡方巡方孰隨而期貪
墨絕嚮未之前聞必得兩憲臣與冢臣左提右挈六
計敵吏自是非毀譽皆不敢撓庶幾成一代清明之
治乃大計初起二憲並去坐使把持橫行而穢吏得
志誰爲國家精懲汰者願 皇上熟察之也若臣不

背進無補於匡時退無益於善俗 皇上卽以宗周之譴譴臣臣甘如飴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於行時因 皇上開門求言不識忌諱字數溢額仰祈原有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朕正思用廉直豈得以面從爲敬憲臣前旨已明不必申請該部知道

謹議

竊聞手與器不習決難運斤而成風督與帥未孚何繇制挺以撻 故呂蒙之更陸遜不過移自帳中光弼之代子儀自是夙事關外若甫離簿書而責之仗

疏輯

卷二

覽

可經堂

餓猶未學操縵而求其審音是以國事爲見戲者也適者 騎闌入疆臣府辜 廷有抗議之章 國有不赦之法何能爲諸督稍寬第如江禹緒倡首入衛微勞可紀而兵心且相膠結若一議罪恐駭駭可虞范志完隘口失防前憲具在而德安又報零功若一議更則駭駭誰任潘永圖軍令狀方新或可奮澠池之效馬成名麴孽鄉未穩何不念桑榆之收與其欲代無人未可輕言易將之四臣者似宜哀集糾墨假以 王言騰致邊臣責其後效使彼曉然知 皇上不受三至之疑庶不敢以身再膺兩觀之戮又宜

申飭巡關御史與新遣省員責其力察防口密疎三日一報如或刻弛立逮正法萬一互爲容隱事失一體同罪庶駕馭有體而機權不失伏候 聖裁若宣撫李鑑地非扼吭彈鮮完肌已責解任無容再議

爲薦舉堪任督撫事

太僕寺寺丞路振飛善騎射饒方畧巡方江南貪吏屏跡 河間道僉事何謙初令南昌办游盤錯百姓歸之如慈母出鎮口北力周貧苦士卒愛之如二天總之不要錢不惜死此官一身兼之矣 原任太僕寺少卿今告病王陞久於職方習知扼塞風氣不爲

疏輯

卷二

五

可經堂

入許沉毅尚可當幾緩急思人之時援引難拘官格太僕寺寺丞賀王盛骨力甚堅學術亦廉將來可備腹撫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 日

爲欽奉上傳事

山東河南兩司案呈看得 宸衷翼翼期一時大法小廉 聖謨洋洋昭萬載君經臣鑑姜嫄不能服之無數輒敢易爾繇言有典有則之訓詞反云何見如鬼如蜮之謗帖胡意踵隙不思違古三風十愆之箴皆緣人情所必至而預立其防豈伏猜疑厭薄之漸卽我 高皇讒間欺罔之論亦度吏弊之必然而特

懸其戒寧開籍結邪詭之端塚之夢囈昏乎昧乎真
不得其解矣縱稱花縣水守十年難贖一朝之罪戾
雖曰梧垣彈文數上奚補隻語之猖狂及舌其難噬
臍何益 御前重犯加等何辭臣是以不敢用文武
官制書有違本律比招小民以建言爲繇挾制官府
側道之所以懲倖出者至矣若如天 聖度憫其血
肉之淋漓原其病狂之譫語仍與違制本律科斷則
雨露洪恩實出望外非臣等執法之官所政擬也
看得熊開元許以爲直志在沽名諂以行權跡同詭
密不思當闢門之 聖世豈是請問秦宮非秘計之

疏稿

卷二

聖

可經堂

陳平妄思附耳漢陛此端一啓必至替大小綱維之
經開陰陽離間之漸故庭臣尚謂其無他 聖明灼
見其流弊而赫然逮治恐後也雖同是御前重案察
其疏詞止是責備大臣業經刑訊法難加等科以陳
書本條庶無枉縱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奉 聖旨奉旨擬罪不審不招僅以看擬塞責成何
識法該部堂司官好生徇縱已另有旨了姜塚熊開
元還着嚴訊招擬具奏

奏爲微臣遵 旨回話敬瀝罪繇昧死乞原事

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到錦衣衛抄內開本日卯時

奉 聖諭姜塚熊開元情罪屢旨甚明該部奉旨擬
罪竟不具招法官欺藐徇莫此爲甚堂司官俱着
回將話來採開元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外各打一百
棍再行擬罪欽此欽遵到部臣跪讀之際驚怖欲絕
又荷 聖恩寬其斧鑕責以回話敢瀝始末仰祈省
覽哀憐蓋臣起家部曹不習名法而又性惡積習舞
文遠屏左右寡所師承兢業一念自謂朝夕之所稟
仰 明旨爲經律例爲緯奉以周全庶無失墜而就
知拘滯迷謬之病已中膏肓矣何也臣自履任已來
恭接 聖旨凡外詳到部率有覈擬確覆等字樣內

疏稿

卷二

聖

可經堂

抄到部率有究訊問審等字樣其徑下部擬罪者則
大率不到部之犯也其人犯到部而徑出擬罪者則
臣僅於姜塚熊開元二案見之維時臣俯仰思維謂
宜早結欽件以俯息 廷救仰解 聖懷且其罪狀
兩經詔獄打問已無遁情所重似不在審然而猶尋
故事法司會官勘訊審開元者爲劉圻春初八日已
經報部審塚者爲張名錄張應璧稱塚有獄官具呈
負病深重請緩訊明臣隨語司臣曰二案一日不結
恐有一日之中救萬一激怒 皇上致以延結待救
罪部其何以應欽奉 明旨原無訊問字樣似宜遵

旨卽結不必更審時臣尚未知不審者之不招也司
臣過聽臣言遂具繇呈部臣察無招詞未協讞法乃
稽諸往牘之下部擬罪者有知州李長年尚書孫居
相馮英撫臣苗胙土等大案或配或戍或到部或不
到部皆不審不招竟自具繇成案遂據司藁定罪奏
聞此時臣噤噤私衷惟恐比議重輕未當 聖意戰
兢憂懼幾廢寢食而不招之爲罪尚在迷夢雲霧中
也本欲確遵 綸綍而不知讞體之已違本欲早解
聖懷而不知重典之當慎譬之執玉捧盈者精神全
注於手措足坦危不暇詳審一受錯跌從前謹凜悉

疏稿

卷二

至三 可經堂

爲戾端夫是以誠敬執持之愚衷反成疎畧依違之
罪狀致蒙 嚴詰何以自解然臣猶可剖心析肝以
自明其不敢於 皇上之前者則 皇上試視臣部
四五年來司寇之臣有一得免者乎緒衣囊木沉園
斃岸之屬項領相望前車屢覆固後車之所甚懼也
卽幾幾忠順猶恐失之稍一涉欺身名俱敗人情固
未有不愛而先愛人者而謂臣敢有玩縱以衡君
父以干顯戮臣雖至愚萬萬不敢出此此 皇上可
以緣地度情曲賜矜臨者也若夫司官諳練更淺於
臣誰長諸曹令其不恪推原罪始實始臣愚伏乞

皇上併罪歸臣重加謫遣俯念臣部之負責令司臣
帶罪完案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謹薦藁待罪
部中印務乞勅右侍郎臣張忻署管爲此瀝血上陳
仰祈 聖明慈鑒寬宥臣無任潦倒哀鳴悚息隕懼
之至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正月十七
日奉 聖旨奉旨擬罪不行招審明係藐玩何得飾
稱往例徐石麒本當重處姑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補錄

刑部漕欠題藁

該臣看得臣部五月十九日之疏擬比漕欠於戾欠

疏稿

卷二

至五 可經堂

繫請如 恩詔蠲免已於清理時改正業奉 欽允
矣至於十二年以後量豁其半押發撫按變產追徵
者蓋指十三年抵壩之欠弁非指十三年領運之欠
弁也若十三年領運欠弁則十五年始得盡數抵壩
遽欲減半押發將軍將遂可弗問而十四年之欠弁
獨不可援例與臣部之咨會戶部與戶部之咨允
題覆皆胥推朦混之言而未確商漕政之是也臣稽
往例凡摘叅截叅之至臣部者間誅一二以儆其餘
懸擬死成以觀其後大率追至六七分而後發南變
追此成例也若徑請發南恐太倉之粟自此日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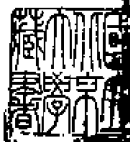
日而計部不可爲矣且臣觀今之爲弁稱冤者往往移罪於旗不知善舉網者提其綱善振衣者挈其領旗甲水手之有運弁猶衣網之有綱領也合縣之逋租責之一令萬兵之不用命責之一帥一兩旗甲之盜責之一弁不責弁而責旗是舉綱而失其綱振衣而迷其領國法必有窮時而叢咥滋大是不可不辨也臣前問司農臣傅某以十三年所到漕糧若干稱止一百三十五萬臣固已知是說出漕必半解而止矣又問司農以十五年抵壩之漕如何便可發南司農亦深以爲不可臣固知計臣與臣有同心也又臣

疏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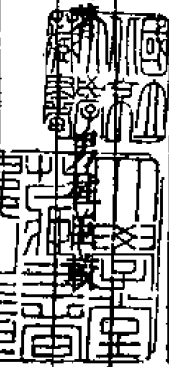
重刊經堂

運弁率歸福建司追比臣初署篆時見該司案呈覆稿割去戶部摘叅疑其有弊時念司官新任不兩三日未必知有所謂戶部摘叅者提經承金振責治之已而果聞振得各弁賄金一百八十兩包攬發南此其所以朦溷之局牢不可破乘司官遞遷部臣更易而鉅弄不已也除將該役下獄嚴訊外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再加從長酌議施行



可經堂集卷之三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



疏

奏爲臣罪尚欠一死

聖恩何敢再瀆

叩辭仰祈俯允以安愚分以肅風紀事

竊臣一介豎儒廿年薄吏蒙先帝之祓濯倖歷階於通顯而上不能身先士卒蕩醜穢渠次不能慷慨匡時戢奸斬佞廢棄固其自取骸骨皆仰生成不意草野耕鑿之外臣遽聞三月丁未之慘變臣槌心搗胸慟絕數四歛入地下以見先帝臣之分也臣

疏

卷三

二 可經堂

之願也恭遇我皇上以神宗皇帝之聖孫光宗皇帝之猶子術智濬於險阻之備嘗德慧宣於操慮之危遠夫是以起真人於白水發卯金之赤符應運中興神人共戴德音所至扶杖感泣而又以時艱宜用耆成求舊及於遺老如臣耄愚亦被錄用謹於前月廿八日接到吏部咨文一本爲缺官事奉聖旨是徐石麒起都察院右都御史官副都御史事欽此臣隨即於家內排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當聖作物觀之期正水流火就之會况經營草創之日尤手口卒瘁之時臣獨何心敢

知道

奏爲前命已切水兢新命更滋蚤負伏乞聖

恩俯允臣辭以安愚分事

竊聞器之挹注有量加以升合卽溢力之擔荷有分益之銖兩卽傾所以任事者必自度其能而後可免負乘之愆官材者亦必審量其淺深而後可收得人之效故國無曠官人鮮廢事焉微臣以東海之豎儒當明皇之求舊使著管履僭列琮璜枯木朽株遂登廊廟命爲執法辭不獲命爰戒途以上征將有事於陛奏庶幾聖恩鑒臣憔悴得遂所

疏

卷三

二 可經堂

請乃行次雲陽而吏部之命又下矣臣荷綸恩之沛加益慚奉職之無狀踴躍道途趨赴行止停撓江畔設案焚香望闕拜草仰冀聖明垂鑒誠以銓衡何地今日何時卽精明強幹神觀悅茂百倍臣騏者猶恐不能砥柱狂瀾撐撐廢墜甄別枉直銘冶比周以維新軌度貞肅百憲也況可以臣之淹淹暮氣充斯位乎蓋新朝之安危理亂全在用人而人才之消長娣復又全在用人之人故時叙百揆必重華乃協於帝統均萬國維周官繁衆於天良以其任至重其得失之關係至大也昔余燠一狗同里高

疏

卷三

三

可經堂

皇誅之於兩觀楊旦不貳爾心肅帝起之於廢籍今臣雖不敢忘楊旦之秉心又安知不如余燠之受賣反覆思維覆餗是懼是以不得不仰懇皇上收回成命也如或以臣忘心國卹驕驕不前爲罪則乞聖恩仍予臣右都昇處風紀庶前有劉宗周之芳躅可無履錯之愆後有諸御史之風猷尚賴匡持之力將臣之報主有地而自處無嫌矣七月十四日奉聖旨卿品望端凝抗行不惑銓政重地進退忠佞融化比周使世道清明非卿不可何得辭讓着兼程赴任以副朕延佇之思

奏爲再懇聖恩允辭新命別任貞良以重銓

衡事

臣蒙皇上起臣於閑廢之中授臣以風紀之任懇辭不獲赴任在途驚聞新命改臣吏部尚書隨卽具疏叩辭不意於十四日接到卽抄復奉聖旨卿品望端凝抗行不惑銓政重地進退忠佞融化比周使世道清明非卿不可何得辭讓着兼程赴任以副朕延佇之思欽此臣跪讀之際不勝惶悚夫臣出門之日正以國難方殷捐糜自矢豈敢占度難易顧卹衰瘁第聖明之責望愈殷微臣之擔承愈重一入

疏

卷三

四

可經堂

之才諸有限部務之曲應無方有欲勉強負荷而不可得者何也我高皇立綱陳紀以來幾三百年矣如物久運而樞紐枝節之漸解如器久操而觚稜形質之盡剝其敝亦非一日矣三風十愆之習一成而難變蠅營狗苟之病已痼而難醫封豕方員之見堅持而難破羞惡是非之良皓亡而難返臣欲力砥其綱恐以激聒貽君父之憂臣欲調和其劑恐以夾雜開否制之漸凡今日之部亦千難萬難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劓孔子訓之曰言不勝其任也夫不勝而任形劓劇然臣敢無懼乎又傳曰不學操綬

不可以審音言識貴練也未操刀而使割則必血指
言事貴習也臣之於部技經肯綮之未嘗也況當典
籍銷廢之餘百度草創之日責成於未嘗學問之臣
鮮不敗乃公事矣卽有二三司官可寄耳目然練於
事者未必潔於守潔於守者未必練於事稍可倚藉
爲臂指之用止一起用舊司官又以徑情被糾矣臣
將何所賴以區別真贋抑塞徑竇乎臣於是益趑趄
却步不敢冒昧也今爲 陛下求一明而熟於故之
臣有一人焉舊冢臣鄭三俊是也丘山汚水王簡裴
通茲一人可以兼之且敬歷中外夾袋甚饒久掌銓

職

卷三

五 可經堂

衡典故甚習上天慙遺此老以佐 皇上中興奈何
舍旃不用而用及茫然無知之臣使天下嘆正直之
見遺微臣抱竊位之深恥乎故懇 皇上體臣真實
一念許臣仍爲右都而以臣位簡用三俊卽 皇上
知人之明用人之當兩得之矣 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忠直者風簡晉統均流品貞邪亟賴澄叙此
口國家艱難什倍往昔卽遵成命受事方見大臣弘
濟之誼舊司官已經起用被糾的卿如以爲可用便
留用不得聽其徑情自遂鄭三俊候另旨召用不必
過遜該部知道

題爲奏明推用罪督綠繇仰祈 聖鑒事

竊念國家兵興以未文臣號爲知兵者蓋未易一二
數也 先帝時疆吏失事之誅曾不假貸而人才亦
浸以耗竭至於 神京告陷而縉紳之死忠殉逆不
可勝數譬之林木雖曲直不同皆國家之材也人才
幾何堪此灰劫而於是乎求封疆之任於今日殆難
之難矣其軍旅未學者旣不啻談虎色變間有一二
可用之人又以身負宿疚而莫敢援轂懸釜待炊竊
歎仰屋終何賴焉臣是以躊躇四顧而卒不得不出
於此也如原任薊遼總督王永吉恩信久著於二東

疏

卷三

六 可經堂

東人至今思之且能調和諸將以得其死力雖經敗
衄而才有不容終棄者若朝廷贊其一死委以東事
捐軀自效固其所也倘或受任無功則前罪併論大
法豈能屢逃我則過亦可使也原任漕撫朱大典天
下皆知其貪正在追逮乃散其家財募浙兵三千思
得一當爲圖功自贖之地其志有足壯者中州人視
爲畏塗或卽資彼物力俾赴兩河招結豪傑聯絡聲
援爲朝廷廓清此一塊土則貪亦可使也如蒙 簡
用尚或駑蹇畏避不前 國有大法夫又何辭臣是
以於具題外再一奏明伏乞 聖明裁奪施行 八

月初六日奉 聖旨據推陞本內王永吉身任督師不能振旅勤王以致北都淪陷 帝后遐升現在勘議朱大典貪墨未乾賊私狼籍 先帝有旨嚴追充餉尚未結案該部堂司等官何得朦朧推舉情弊顯然着各自行回奏

奏為微臣藉藥待罪遵 旨回奏仰祈 聖鑒事

臣於是月初六日接到邸抄有臣部題為 奏明推用罪督錄錄等事奉 聖旨據推陞本內王永吉身任督師不能振旅勤王以致北都淪陷 帝后遐升

跪

卷三

七一 可經堂

見在勘議朱大典貪墨未乾賊私狼籍 先帝有旨嚴追充餉尚未結案該部堂司等官何得朦朧推舉情弊顯然着各自行回奏欽此臣跪捧 嚴綸驚隕欲絕蒙 皇上不卽罪譴責令回 奏臣敢不以會推二臣之故為 皇上陳之蓋凡臣衙門會推一一參諸槐棘省院諸臣而學臣則專問禮部督撫則專問兵部各有疆畔無容越也臣於前月二十六日面恩訖隨往候閣閣部馬士英語臣以楚沅二督不可須臾緩也臣問當以誰往則曰楚督王永吉可沅督楊鄂可臣領之乃輔臣弘圖又為東省爭此督也

跪

卷三

八一 可經堂

語甚切至閣部乃與臣定銜令永吉督二東而兼撫河北地此永吉之所以啟事也議東督之日輔臣鐸又索議撫於臣時臣與兩輔共商若張鳳翔黃家瑞馬鳴騶張秉貞練國事諸臣一一商畧或該於才請或諧於物力無一當閣部者而後乃及於大典閣部以其所練之兵可用而其所追之餉可資又有大鎮係渠往時部將近駐壽州可為聲援規畫便利進取臣甚服之至初三日將拜疏矣省臺諸臣亦謂大典貪臣遂格不用袖丁啟睿科抄以告閣部時已定稿用啟睿矣閣部復以啟睿曾與土砦劉鴻起相仇殺去則如肉投餒虎貽封疆憂不如用大典便於是削原定啟睿之稿而用大典此大典啟事之因也當時往復商確推敲累日皆與閣部臣共之近在 御前可問也從來啟事之體不作彈文臣之糾疏與啟書同上者正欲暴二臣罪狀於 皇上使今日可以定去舍異日可以衡賞罰故幾幾參之無稍貸而不意跡反涉於朦朧則臣之愚所不及知也且 皇上亦念此東豫之境為何如世界乎醜 之騎方驕狡寇之烽久聳俱未可形格勢禁使之荷條受縶也今東督既藉其平日恩威因糧於境豫撫又責其自練組

甲具換餌以行度所費亦累鉅萬不煩 皇上主藏吏一隻金錢自非有不易湔除之罪誰能強之著鞭撻乎譬如有一人焉欲使入毒龍之潭而探其珠走猛虎之窟而奪其子則必懸千金以募死士若無千金不得不驅一重罪之犯而試之矣又如有兩人焉均爲長年三老駕舟海澨其一人屢遭颶風顛覆之患其一人屢有鼠雀侵欺之事爲時所棄然後之航海者則必就兩人問之何也以其猶愈於東西南北迷惑失向望洋向若據舷而啼者也今兩臣尚能和輯將帥申明紀律而 皇上又不煩矢鏃菑禍之

疏輯

卷三

九 可經堂

費爲豫經營此閣部與臣苦心爲 皇上封疆計而不得不權宜出此竟不知兩臣之罪已在不貲之條此又臣之愚臣之罪也臣到部僅十日七日內兩次會推於部體尚未盡知於科抄尚未盡見暗中摸索誠足府罪伏乞 皇上矜宥臣謹籍豪待罪恭候處分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八月初十日奉聖旨這回奏知道了以後用人還須敬慎河南巡撫着另推用該部知道

爲欲申討賊之義須著用人之經謹明臣部職

掌仰祈 皇鑒以佐維新事

竊惟 皇上手開草昧創守兼參人情有主乃定

皇上既予臣下以至安而漢賊不滅乃張臣子未見效 皇上以至勝此無他 祖制未明國法未立無

以束人嗜欲之性而轉其浮競之習也職忝居首部曉夜思維不能稱職敬循 列聖之遺意與通變之

時宜關切部務者條爲七事爲 皇上陳之祈勅大

小諸臣共議舉行焉其一曰定官制以肅體統蓋

皇上今日所居之金陵卽 高皇定鼎之金陵也

皇上今日所設之臣庶亦卽 高皇定鼎時所設之

臣庶也在洪武時不冠南京於各府部院寺之上以

疏輯

卷三

十一 可經堂

大一統之義神京四方輻輳不可分南北也今 皇上六飛親御而猶沿參贊虛位舊名非所以昭宸極也若謂恢復有待亦止當言行在而不當偏言南京此列銜之當審者也至於地狹則員宜省差減則缺宜裁事紛則官宜備時棘則才宜儲此在內之當議者也又督多則官尊而費廣撫多則力分而民誦監多則指繁而視亂此在外之當議者也議定而法立法立而部可畫一守焉故願 皇上飭諸臣詳定官制也一曰慎破格以養名世蓋格例非錮賢之具所以制少年狂騁之氣而堅豪傑任事之幹者也譬如

十圍之木根若鐵石用中棟梁則其飽歷風霜之後形質自與凡卉殊耳宋太祖得張齊賢我 高皇得方孝孺皆不自用而留之爲後人用斯爲善養才今風會既薄全才已鮮而好獎借者又動求破格以爲激厲不知新發之矧光銑初露驟試堅鉅則必鋒銷鐔折而不可用故願 皇上飭天下毋輕言破格也一曰行久任以臻實效蓋位數易則肩任之志浮業數徙則鹵莽之報薄故愚可移山木能透石其積力久也往者如劉綱知寧州三十六年況鍾守姑蘇十六年陳敬宗爲祭酒十九年不謂周忱爲工部右侍

龍亭

卷三

十一

可經堂

郎十九年始得轉左皆我朝故事助猷爛然於今爲烈此無他其精神不移注于職顯梯榮自當注于修政立事也職每見先朝諸臣席未煖而謀遷擔甫肩而思卸齒頰津津劇發嘆滯此唱彼和遂成風俗倏忽漏亡道實繇此 皇上踐祚以來此風更甚若不痛革難語中興謂宜畧倣前朝待況鍾劉綱諸臣遺意外職自方面以上過兩考者或繇臺省外轉應還朝者地方愛戴挽留加以京銜久任知推部曹非歷俸五年不得調大僚亦非歷俸二三年不得調庶尺幅有定妄想自銷心志不分治效自奏故職願 皇

上飭羣臣酌行久任法也一曰慎名器以端士習陸贄有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國之大柄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先則國無所持今自軍興以來用人多端監紀濫於泥沙破甑悉登樽俎施之豈必盡當其才舉之豈必盡徵其效於是登寵乞壻之子或借陳言或求汲引爭以銓部爲市場矣然此猶曰人非兩榜苦無門徑也若夫額補序進各有分定新進志局於此乎觀張岳不欲爲科道官不肯見張孚敬其志卓然已定於筮仕之日矣若今之新貴有推知而求選京秩者有三甲

龍亭

卷三

十一

可經堂

而求爲二甲者有戶刑而思躋禮兵者公然投牒恬不爲怪動稱新政當從寬大不知此嗜進一念何所不至廉恥既輕防維自決頃之纍纍從僞皆此一念爲之權輿與國家何可一日有此風也是願 皇上飭各臣務爲朝廷借名器也一曰嚴起廢以維國法蓋用否進退國家礪世磨鈍之大權也今日廢之明日購一紙薦剡而起之如榆枋之酬倏上倏下敗簡決閑安有豸乎朝廷亦安所藉以懲貪紬佞也雖今日殉忠之臣與翊戴之臣得之起廢十九然王鰲永楊士聰等諸僞官非從廢籍中出者乎辱朝廷而羞士

類不可言矣近見臺省撫按薦牘選送丹飾朽木謂是督才詎張斗筭以爲偉器部奉行之若稟勅令不亦明欺君父而市德私交哉職謂當於起之日嚴辯廢之之因有理直而處枉者急復之母夫也有情可原而爲法受過者宜以困衡久而原其情有情本輕而處太重者宜薄其處以歸之平有情與罪相當者何必更先帝已允之爰書而爲不肖焚灰也如此則人知一念不謹遂沉永劫庶乎惕然醒而瞿然戒矣此願皇上勅各衙門毋藉起廢之名而夾雜匪類也一曰明保舉以儲真才蓋所謂保舉者非

雜類

卷三

三 可經堂

保賈夫銅豎游衿墨客之謂如光鐘之保左中允張宗璉楊士奇之保通政使顧佐之類是也國初外吏皆有五品以上京官保任故能守身守官而鮮上攘下剝之患後乃凌遲及於販夫市傭風斯下矣自保任之法壞而京官乃有庇外吏以市交者大貪大庇小貪小庇吏治益不可問馴致志國敗家貽禍若斯之烈則保舉之法非也謂宜使在京各官徧舉其所知之才足治兵智足理賦德足安民道足風世者或全才或偏長於諸僚采中人舉二三人焉開具履歷咨到職部職諮訪的確列其名次併舉主姓名上呈

御覽得然則共其賞不得人則共其罰有把滑規避不肯保舉者容職糾之憑上處分卽郡縣考滿亦須保舉的確而後選調若無保舉卽註下考庶乎集思廣益上不負國家下不負地方矣此職願皇上勅各衙門從實保舉各官以共臻治理也一曰交堂簾以消朋黨蓋朋黨之禍先中於人才而後國家偃受其弊善去黨者當觀其所自起卽可得其所自止起之之故大率繇于天子高居深拱疑天疑神四門不開而奧窔迺開矣絲綸不著而線索乃靈矣影遠則面目漸移蜃結則樓臺日峻門戶之所繇盛非一朝

雜類

卷三

三 可經堂

一夕之故也邇觀近朝諸黨或繇玄修或繇倭勤或繇冲聖不召對不陞見深宮燕閑之日多而接見賢士大夫之日少於是或居竊太阿或標榜名義而黨遂蔓延而不可解今新朝初立人各自奮斷無此弊然不可不防其漸伏乞皇上修祖宗午朝故本或於嘗朝之日或於嘗朝次日召見羣臣於便嚴諸部寺各把文案挨次序進凡關係軍國重務悉與輔臣部院而商可否利害舉而見之施爲則都俞吁咈儼然唐虞有不精白一心以共國實政者否矣雖欲各立門戶何從得乎易曰渙其羣元吉此之謂也此

職願 皇上設誠而致行者也夫此七者大都皆
列聖已成之法羣臣素矢之謨 先帝嘗諭部院行
之而部院格不肯行非部院不肯行也舉朝之臣皆
厭惡而欲害其成故不敢行耳今諸臣已陷 先帝
至此極矣又忍以此事 陛下可謂有人心乎自古
無有紀綱法度不立而外患可弭強梗可服者故崖
畧淺近數條備 神聖採擇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
定議施行蓋職老矣病矣不能久事 陛下使職身
去而言行職猶不去也使職身留而言寢職雖留亦
何益于數耶伏惟 皇上垂鑒焉八月十八日奉

職

卷三

吉 可經堂

聖旨卿條陳七款頗見盡謀朕心嘉納關係重大務
措於行

為泰運方開銓政宜肅當冢臣澄叙之始効愚

忠畫一之規以在吏言吏事

文選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章
正宸題前事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朝廷爵人之柄
一委冢臣這所奏十二款添於銓政有裨著逐款議
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
臣等看得銓法肇始關 聖朝第一新畫正須臾
藥石方回積疴生氣蓋不破盡頽局何以彰雲雷經

綸乃省臣娓娓正色相規適發臣脉脉欲鳴私念謹
遵逐款議行 明旨枚舉而條覆之夫留署員缺二
百餘年沿成嘗格今 鼎奠舊京彙征建新尚爾晨
星落落何以百廢俱興雖欲官制不詳不能也臣欲
會集六官之長酌量裒益仰請 聖裁芟莠薙蕪厚
植良稼苟罹詿誤方弘使過之條豈其苛削抱璞之
脛以示威稜則人才之惜無難也願 皇上惜之耳
全省成敗任在督撫稱此選者百不得一譬作室者
簷屎接桶隨求可得雲棟雕甍匠石踟躕蓋鴻材碩
料遇之良難臣但能採輿論質鬼神期不愧屋漏耳

職

卷三

十六 可經堂

若夫平城之困街亭之蹶臣安能懸斷耶其有松柏
蒿萊百鍊繞指前後兩截初終易面臣部甄別不到
尤冀掖垣露章無驛公事繇奉銓部推陞必借鑒俸
冊自 輦轂駐蹕後臣部飛檄四遣分投督趣乃應
者裁三省耳過期不報之當嚴尚企省臣彈草為將
伯之助名器宜慎與 賜環宜覈二者實相賔主夫
敝袴猶惜何云環器若夫懋官懋賞鮮羊頭竈下之
朝一薰一相無十年猶臭之雜奚但臣部所當慎覈
其祀禱省垣之裂麻者匪朝伊夕矣職掌宜堅敬佩
忠告心門俱水肯甘溺職至慎重郡守酌俸行取非

但權宜一時允堪律令百禩漢太守俱稱郡將生殺在握厥權可知漢吏長子孫羞速化其在國初尚有守一官至十餘年者卒吏各卿然則三年爲率未老焉唐卽請明詔垂范將來可也如懸缺急補臣部正在張皇故撫按題用則急覆大僚薦舉則急覆且籌畫兩宜之人地爲急大二選者無暇畧况就近遞補與土著授職並江南題授諸新例有呼輒應未至濡滯若夫疆吏之法宜清則應問之司寇非考功所能盡也廢官之與宜飭則應屬諸惠文非臣部所敢代也此十二款者總之省臣報稱于國者重故我

職輶

卷三

主 可經堂

后鑑盤盂切偲于友者良故爾音無金玉然臣部可自爲政處萬無不瀝之血忱就中必待瑣闥風力與天語申誠庶幾長夜之夢少醒不然風雷無靈卽爵祿不足示勸矣是以臣日夕飲水外於以乞明綸震蒙俗假阜囊矻頑風者深引領厚望於皇上與科臣終始成就豈特銓政得力將卜世卜年統受鴻賜矣既經科臣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題爲奉咨行取離任已久敬述交代日期并帶解錢糧以祈聖鑒事

考功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河南懷慶府孟縣知縣張兆熊奏前事於八月十一日奉聖旨張兆熊的係逃官遠竄杭州直至今日公然前來誇功干進大非法紀着吏部嚴核具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看得被賊之地職官避難奔逃所在而是河南孟縣知縣張兆熊自陳赴京考選緣繇奉有嚴覈之旨皇上爲法紀慈飭甚盛心也臣部嚴如採訪察得本官歷俸五年十月有零以勞深之吏當及瓜之期奉咨赴考委非無據特以崇義兵阻改道淮安繼聞國變逗遛浙境按諸時日

職輶

卷三

主 可經堂

歷歷可稽且有親齎錢糧見在解納其非子身鼠竄以苟全性命亦既彰彰矣况按臣陳潛夫近在地方見聞尤確現具疏題薦非尤的確耶本官勞苦疲邑按諸舊典尚有減俸之例可徵卽律以新恩亦有截俸之詔可援乃歷任如此其久遇難如此其艱以明白交代之身冒逃官遠竄之迹倘聖明亦有不忍其向隅老合無仍准其考選無令夢斷清華庶勞臣有所激勸矣緣係奉旨嚴覈事理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具覆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題爲遵旨考選事

臣於本月三十七日恭遵 前旨會同都察院臣劉宗周暨吏科都給事中臣章正宸河南道掌道御史臣喬可聘序進應考選諸臣游有倫莊元宸等而一試之先博採其治狀暨歷訪其鄉評復較量其春疏爲之位置先後一秉虛公而憲臣劉宗周又以科員專主出入風議其職易稱臺員兼主民瘼吏治其任難勝故必欲拔精明強幹風骨挺然者置之臺班是以文品如蔣鳴玉游有倫者初定首垣而卒居臺列則風紀之念殷也又如三楚多事之地撫按咨送僅得一人爲魯近遲赴考本欲拔之省臺而擡頭不

卷三

九 可經堂

慎遂落孫山如此其難其憤於是得省臣五員臺臣八員部臣六員各以其卷仰呈 御覽伏乞 聖明鑒察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具題

題爲考選事

案察先該臣部陸續題將見在行人魯近遲游有倫趙進美沈宸荃博士莊元宸推官蔣鳴玉吳适胡時亨吳鑄湯來賀李曰池知縣林冲霄左光明王化澄梁應奇鄭瑜吳春枝秦鏞王寢大各緣繇已經節奉明旨欽限收訪相應一併考試恭於二十六日會同都察院過堂觀其品度壯偉察其語音洪亮二十

日仍行會同都察院封門出題考其章奏疏通方敢列名擬銜請乞 聖裁除魯近遲游有倫趙進美沈宸荃蔣鳴玉胡時亨吳鑄李曰池左光明王化澄梁應奇吳春枝秦鏞王寢大另疏擬銜具 題外今考得莊元宸吳進林冲霄鄭瑜湯來賀章奏疏通語音洪亮堪任六科給事中相應擬銜開坐并將試卷進呈 御覽爲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卷三

三 可經堂

擬授兵科給事中一員	鄭瑜奉
旨收授兵科給事中一員	蔣鳴玉
擬授刑科給事中一員	湯來賀奉
旨收授刑科給事中一員	梁應奇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莊元宸改刑部主事湯來賀改禮部主事鄭瑜改浙江道御史餘依擬	
題爲考選事	

案察先該臣部陸續題將見在行人魯近遲游有倫趙進美沈宸荃博士莊元宸推官蔣鳴玉吳适胡時亨吳鑄湯來賀李曰池知縣林冲霄左光明王化澄

梁應奇鄭瑜吳春枝秦鏞王寢大各緣繇已經節奉
明旨欽限收訪相應一併考試恭於八月二十六日
會同都察院過堂觀其品度壯偉察其語音洪亮二
十七日仍行會同都察院封門出題考其章奏疏通
方敢列名擬銜請乞 聖裁除魯近暹趙進美莊元
辰吳适吳鑄湯來賀李曰池林冲霄左光明鄭瑜秦
鏞另疏擬銜具題外今考得蔣鳴玉游有倫胡時亨
吳春枝王寢大沈宸荃梁應奇王化澄品度壯偉堪
任監察御史相應擬銜開坐并將試卷進呈 御覽
爲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光緒

卷三

三三 可擬堂

擬授浙江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蔣鳴玉 奉
旨改授浙江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鄭 瑜
擬授江西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游有倫
擬授福建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胡時亨
擬授湖廣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吳春枝
擬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王寢大 奉
旨改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秦 鏞
擬授山西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沈宸荃
擬授山東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梁應奇
擬授陝西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王化澄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蔣鳴玉改兵科給事中梁應
奇改刑科給事中王寢大改禮部主事餘依擬

題爲考選事

案察先該臣部陸續題將見在行人魯近暹游有倫
趙進美沈宸荃博士莊元辰推官蔣鳴玉吳适胡時
亨吳鑄湯來賀李曰池知縣林冲霄左光明王化澄
梁應奇鄭瑜吳春枝秦鏞王寢大各緣繇已經節奉
明旨欽限收訪相應一併考試恭於二十六日會同
都察院過堂觀其品度壯偉察其語音洪亮二十七
日仍行會同都察院封門出題考其章奏疏通方敢

光緒

卷三

三三 可擬堂

列名擬銜請乞 聖裁除游有倫沈宸荃莊元辰蔣 鳴玉吳适胡時亨湯來賀林冲霄王化澄梁應奇鄭 瑜吳春枝王寢大另疏擬銜具 題外今考得趙進 美吳鑄李曰池秦鏞左光明魯近暹政事優閑可寄 民牧堪任部屬相應擬銜開坐并將試卷進呈 御 覽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擬授吏部山東司官一員	趙進美
擬授吏部浙江司官一員	吳 鏞
擬授禮部主事二員	李曰池 秦 鏞 奉
旨改授禮部主事三員	吳鑄 湯來賀 王寢大

擬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一員 左光明 奉

旨改授刑部主事一員 莊元辰

擬授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一員 魯近暹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秦鏞改河南道御史吳鑄改禮部主事左光明改外府同知餘依擬

奏為廉吏可憫乞賜 召還事

蓋臣忝統均乃用人之人非薦人之人也奈有同病之憐不能忘共恤之誼敬以 先朝與臣同罪司官為 皇上陳之蓋臣往年待罪司冠獻熊開元姜埰獄情執法稍過忤時相意挑激致罪維時案呈司官

疏

卷三

可經堂

問姜埰者為張名錄問熊開元者為劉沂春臣幸先帝知臣無他量賜投閑而兩臣遂罷職不叙矣臣見兩臣去國清風兩袖衣食不繼心服其廉見義必為百折不挫心服其勇臣今蒙 聖恩趨朝侍從而兩臣樂飢衡門如故臣其何以為懷也沂春越在閩中其在家食貧之狀臣不及知若名錄則豫人也邑殘家破飄泊僧舍乞食茲土臣聞之其同鄉科臣李永茂宵旦徬徨愁焉如擣尤不能不為 皇上請也伏乞卽將二臣還其原職俾處禮戶二曹必能素絲委蛇恪共職業如其貪黷敗羣臣甘同罪為此激切

上陳伏乞 聖明垂鑒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張名錄劉沂春准用

為急收山東之人心以保山東之疆土事

文選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欽命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兼理錢糧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丁艱臣左懋第題前事於八月廿九日來 聖旨據泰山左人心尚可收拾諸鄉紳忠義凜然著吏部看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二東夙稱絃誦之鄉原不以兵事見長今所在著效人心曷嘗一日忘 祖宗功德耶故謝陞盧世

疏

卷三

可經堂

淮已經 特使矣張鳳翔優叙矣黃宗昌俟到任後可優擢京堂沈迅加陞一級任孔當朱光已經推用宋璜起補減俸成其懋績咨兵部改武職用如此鼓舞激勸則輸忠者競前恐後亦恢復一大機括也但朝廷不愛爵祿應部院薦牘如轉圜亦望其著死綏之勇而奏牧圉之績也萬一稍有利鈍薦人者與薦於人者安得不共其功罪乎臣部因見乘時之急大聲以取功名者甚多不敢不預鞭其後也既經理臣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 請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初九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國家不惜爵位

以鼓勵忠義諸臣亦當竭謀効命以毋負國家不則
薦剡皆成罪案爾部傳飭

題為遵 旨彙覆事

驗封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管紹寧等題前事內開祠祭司案呈
該臣部准禮科抄出本部前部臣顧錫疇題為殉難
之節宜旌從逆之誅宜嚴等事等因奉 聖旨仗節
死義范景文等十人應得諡廕祠卹着禮部從優議
覆有遺漏的察實補叙其反 君事讐諸人先着吏
部并科道官確覆除名法司分別定罪俱限十日內
疏 題 卷三 五 可釋堂

次第具奏欽此又接禮科抄出兵科給事中陳子龍
一本題為名教為厲世之首務忠逆明臣子之大閑
等事等因奉 聖旨褒忠討逆已屢有旨了這本着
一并參酌行逆案為 先帝之愛書自不得輕動亦
屢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接禮科抄出該吏科給
事中馬加植題為固圉圖大機不可失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其北京從逆諸人着確覆情實做
六等定罪法亟分別行仗節殉難的從優議卹限十
日內具奏該部知道欽此又接禮科抄出該工科左
給事中李維樾題為 累朝之闕典初興靖難之幽

芳可憫等事等因奉 聖旨靖難方孝孺等北畿死
難倪元璐等着禮部速議諡廕祭葬該部知道欽此
又准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題為褒忠宜普同仁停
閣反滋築舍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殉節諸臣忠烈
可加并勲戚殉難的通着察明一體從優旌卹禮部
知道欽此又准禮科抄出忻城伯趙之龍題為輔臣
完節純忠優卹奉有 明旨等事等因奉 聖旨范
景文等忠烈殉難朕心憫之禮部何以至今未覆姑
免究着速奏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該臣看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逆賊犯 闕

疏 題

卷三

五 可釋堂

先帝升遐一時大小文武諸臣遭逢喪亂狼狽流離
楚囚繫夫鍾儀鄭矢飛於 王屋偷生婉婉季孫留
守於西河從逆鴟張馮道敢誇其再相亦有觀望少
差降屏不惜求其先機決策慷慨殉 君者僅有二
十餘人蓋忠臣義士若斯之寥寥也今幸 聖明御
極難紹當天未嚴從逆之誅先行殉節之賞使夫從
龍赴義之彥稟猶生 丹綸一字之褒煌煌不朽
從此弔芳蒐之未昧齒字俱馨企華褒於千秋聞風
悉奮我 皇上礪世磨鈍之典褒德卹忠之恩真千
古莫媿也除幽芳隱烈聞見未真另行核奏外若各

疏所陳輔臣范景文等二十餘人固已彰彰在人耳目相應從優議覆如 明旨所云其科臣李維樾所稱 惠宗時靖難諸臣如方孝孺固應補卹全典其同時死事有若鐵鉉徐輝祖黃觀周是修等數十餘人未經補諡不僅如科臣所言劉燦卓敬等同鄉五人也容臣備細察覆另行 奏覆謹將目前北京諸臣先行臚列恭候 命下施行 一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范景文卹典炤 大明會典二品官尚書兼大學士贈一品病故者祭四壇今率先殉義合援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管之例自應加贈一品其

疏三

五

可經堂

祭葬應請 特恩或炤 先朝舊輔蔣冕贈少師予祭九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其諡一擬文貞一擬文忠 一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元璐 會典二品官本等祭二壇今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管亦應加贈一品比加陞一品致仕祭五壇例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況本官經筵講讀有年尤宜加恩者也其諡一擬文正一擬文忠 一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祭葬祠俱應炤倪元璐其諡一擬忠文一擬忠貞 一戎政兵部侍郎王家彥炤 會典三品病故者

祭一壇今以死勤事應加贈二品比侍郎贈尚書祭二壇例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其諡一擬忠端一擬忠節 一刑部侍郎孟兆祥祭葬祠應炤王家彥其諡一擬忠貞一擬忠毅 一都察院副都御史施邦耀祭葬祠應炤王家彥其諡一擬忠介一擬忠端 一大理寺卿凌義渠祭葬祠應炤王家彥其諡一擬忠清一擬忠端 一太常寺少卿吳麟徵炤 會典四品祭一壇今以死勤事應炤贈官品級祭葬外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予葬建祠致祭其諡一擬忠節一擬忠莊 一左春坊左

郭制

卷三

天

可經堂

庶子周鳳翔侍從 春官講讀有年炤 會典五品侍從應祭一壇今以死勤事合炤贈官品級祭葬外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予葬建祠致祭其諡一擬文節一擬文莊 一左春坊左諭德馬世奇祭葬祠炤周鳳翔其諡一擬文忠一擬文節 一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 會典六品無祭葬例今本官全家死節最慘最烈且侍從 春官有年應炤 會典以死勤事及破沃功多軍旅身殲卹典自宜加厚例於贈官品級祭葬外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予葬建祠致祭其諡一擬文正一擬文忠 一太僕寺丞申佳胤應

昭會典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昭贈官祭一壇予
半葬建祠致祭其諡一擬節愍一擬恭節 一戶科
左給事吳甘來祭葬祠應昭申佳胤其諡一擬忠節
一擬節愍 一四川道御史陳良謨祭葬祠應昭申
佳胤其諡一擬恭愍一擬端節 一福建道御史陳
純德祭葬祠應昭申佳胤其諡一擬恭節一擬忠愍
一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應比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昭五品贈官品級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其
諡一擬忠節一擬恭毅 一兵部車駕司郎中成德
祭葬祠應昭許直其諡一擬忠毅一擬貞義 一兵

疏

卷三

元

可經堂

部主事金鉉應昭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昭贈官品
級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其諡一擬忠節一擬忠
愍 一觀政進士孟章明亦應昭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贈官祭一壇予半葬附其父孟兆祥祠致祭其
諡一擬節愍一擬莊孝 一太傅惠安伯張慶臻
會典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管事有功請加
太子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今昭軍旅身殲卹典從
厚例應請 特恩加祭一壇造墳安葬建祠致祭其
諡一擬忠武一擬武莊 一太子太保襄城伯李胤
禎祭葬祠應昭張慶臻其諡一擬貞武一擬

一太子太師駙馬都尉肇永
病故者祭十五壇今昭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昭
祭一壇造墳安葬建祠致祭其諡一擬忠節
端其簡討汪偉御史王章已經前部具題積勞
贊以上文武二十二員內勲臣二員戚臣一員或憐
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皆忠貫日月氣壯山河謹遵從
優議覆之 旨祭葬祠諡逐一開列恭候 聖裁內
建祠一項或京師總立一祠本籍則自行建造其贈
官廕子應 勅吏兵二部議覆臣部不敢擅便而臣
恭繹 明旨有遺漏的察真補叙益悚然感 皇上

疏

卷三

三

可經堂

優卹節義之仁有加無已也今據所聞如撫臣朱之
馮衛景瑗鎮臣周遇吉布衣湯文瓊并各死難勲臣
等煥煥大節與前諸臣比隆潔美絕無軒輊容臣詳
加察劾次第奏 聞其金鉉母章氏應昭子贈官品
級 誥贈仍建坊旌表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
妾時氏量贈孺人亦建坊旌表從茲 國典聿光人
心丕暢臣知死事諸臣皆結草泉臺翼 皇靈於無
外矣等因崇禎 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
殉難盡節諸臣范景文等或合門死烈或從容就義
從 先帝於鼎湖流光輝於社稷良可嘉悼其應得

祭葬俱依議謚法准用正擬工部於京城繕建一祠
賜名旌忠其贈官廕子着吏兵二部覆議具奏欽此
欽遵抄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
得國家多難之時正臣子見節之日求諸青史代不
乏人爰自逆闖射天 九廟遘震驚之禍薇芒殞地
萬方興遏密之悲日月遽昏山川迅圻當斯時也
君父尚且輕生臣子敢辭一死謂當枕股畢命罵賊
糜軀盡人攀髯化之烏弓百爾殉荒郊之龍馭乃求
其慷慨赴義者不過二十餘人則信乎忠臣義士之
難矣臣部伏察范景文諸臣或從容引決或慷慨捐

卷三

三 可經堂

生鴻毛一死心寸寸以留丹鵲泣十年血殷殷而化
碧將見壯山河之氣彌少彌見其孤撐發金石之光
愈久愈思其壯烈譚者流香齒頰傳者焜耀詩書從
此興起頹風倡明世教端必自此二十餘人始矣我
皇上褒揚忠烈備極崇隆凡諸 恩典悉所不靳謹
將諸臣應得贈廕臚列具奏恭候 命下施行
一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范景文贈廕禮臣請紹會
典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例加贈一品臣按
正統十四年北狩閣臣曹鼐身死土木之難 代宗
皇帝卽位贈官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英

廟復辟加贈太傅本官身係閣臣引例正同合贈太
傅進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戶禮二部尚書倪元璐亦紹禮臣以死勤事抗節
不屈身死綱常例加贈一品臣按正統十四年北狩
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死難俱得贈官少保
引例正合但本官經筵講讀佐樞筦計皆蒙 先帝
特簡而率先死節似應特加優異合請加贈太保吏
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戊政兵部侍郎王家彥亦紹禮臣以死勤事比侍
郎贈尚書例但本官生前曾奉 先帝明旨以守城

卷三

三 可經堂

功加陞一級而奮戰城頭甘心死守又與執鏡先登
身死戰陣之例相合似應獨優異合無准贈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刑部侍郎孟兆祥亦紹禮臣所請侍郎贈尚書例
加贈刑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都察院副都御史施邦耀應紹孟兆祥贈都察院
左都御史其廕子另請裁奪
一大理寺卿凌義渠應紹孟兆祥贈刑部尚書其廕
子另請 裁奪
一太常寺少卿吳麟徵亦耀禮臣所請以死勤事例

請 特恩加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亦昭禮臣所請侍從 春官講讀有年而以死勤事禮宜加優准贈禮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左春坊左諭德馬世奇亦昭禮臣所請侍從 春官講讀有年而以死勤事禮宜加優准贈禮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其二妾朱氏李氏准量贈孺人以示優異

一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合門死難慘烈異常亦應昭禮臣所請敕沃侍從之勞身殲軍旅之烈 特賜

廕

卷三

三

可經堂

加厚贈詹事府正詹事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翰林院檢討汪偉講讀侍從夫婦俱殉應昭禮臣所請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准贈詹事府少詹事廕

一子入監讀書其妻耿氏昭汪偉品級給與 誥命

一太僕寺寺丞申嘉胤亦昭禮臣所請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加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戶科左給事中吳甘來應昭申嘉胤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四川道御史陳良謨應昭申佳胤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妾時氏亦准量贈孺人

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應昭申嘉胤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亦昭禮臣所請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加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兵部車駕司郎中成德母子不辱婢妾俱亡亦昭許直贈大理寺卿其廕子另請定奪其母張氏亦昭成德品級給與 誥命

一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應昭申嘉胤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其母章氏昭金鉉品級給與誥命

一觀政進士孟章明殉父殉 君全忠全孝應請

廕

卷三

三

可經堂

特恩贈河南道監察御史

一太傅惠安伯張慶臻應昭禮臣所請軍旅身殲卹典從優例請 特恩加贈太師惠安侯至其廕子應

聽兵部議覆

一太子太保襄城伯李國禎應昭張慶臻加贈太子

太師進襄城侯其廕子應聽兵部議覆

一太子太師駙馬都尉鞏永固亦昭禮臣所請以死勤事例加 特恩贈少師其廕子應聽兵部擬覆其

李邦華王章已經部臣具覆外以上諸臣共二十二員皆引決糜軀激烈就義視千秋若旦暮等性命於

輕塵真足以氣塞高深而忠揚社稷臣等謹遵 旨
臚列具覆伏候 聖裁然臣終有 請者臣部前於
憲臣李邦華卹典曾以世廕擬覆恭奉 明旨止廕
一子入監讀書非不仰體 聖明重慎名器之意而
終不能不更申其說者以諸臣死難之日方我躬之
不閱曾何卹乎後日卽今日酬忠之典又豈直委諸
臣子孫計哉特以 朝廷報大臣之禮應稍優於庶
僚而大臣赴忠義之烈又當揚以異數臣按正德時
宸蒙之變許達孫燧皆以不屈身死俱得蒙 恩世
廕卽近日督臣方一藻死難邊疆亦得身叨延賞我

卷三

可經堂

皇上表忠勸節方及於數百年之朽骨幾子載之荒
竟豈以諸臣獨靳全典故臣等懇祈 皇上錄及諸
臣之子以及其臣亦欲使從逆者聞之知 皇上酬
忠如此其厚則此輩之負罪駢首應不獨遲且以便
從逆者之子孫見之視諸臣之繫若者繩繩不絕應
有不忍認其祖父以爲祖父也至於詞臣劉理順合
門自盡二十餘口道臣王章血濺城頭碎尸不悔部
臣成德携鵲酒哭拜 先帝梓官觸石而死後母妾
合門盡節尤稱激烈凡此諸臣充其氣真與天地俱
清其節直與日月爭光似當與范景文倪元璐王

家慶孟兆祥施邦耀凌義渠等並與世廕用示特周
之恩臣在諸臣中合門死難者如劉理順孟兆祥王
章未知孫燧之子曾否有人卽以臣所知成德藐孤
托銓臣王重撫養僅僅四齡未卜成立何似則臣等
之爲 朝廷卹典起見而非爲諸臣後人計亦可知
矣 皇上倘念臣言不謬卽將臣前請李邦華同范
景文等一體下兵部酌議世廕覆奏於以激勸世風
而磨礪人倫非細故也臣部未敢權便具 題請
旨恭候 命下施行
爲安內始可攘外省事不如省官乞減監司以

卷三

可經堂

重郡守之權治兵戢民以成屏翰事
文選司案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題前事於八月初
三日奉 聖旨這本最切時事着吏部看議具奏欽
此欽遵案呈到部該臣看得官制當隨運轉唐虞之
法尚不可以治商周奈何後來循塗守轍必欲膠柱
以鼓乎重守令之權時議亦有及之者未若科臣洞
見底裏言言藥石所盡八利鑿鑿可見施行者漢郡
守名郡將用刺史名州將想古人創制之意遠矣撤
無用之監司振積弱之州郡官卽將民卽兵家職人
守春秋之所以大復者歟但非當之原俗眼易驚破

成例而樹新謨是在 聖主申飭力行之耳既經科
臣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

為特薦地方人才仰副求舊之思以佐維新之
治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安撫浙江等
處監察御史左光先題前事八月廿七日奉 聖旨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
看得崇獎物望與憲乞之誼並重一以軫念國老昭
朝廷之敦龐一以風示在公勵黃華於晚節若原任
大學士錢士升金玉範躬典謨襲國中外仰其碩果

疏

卷二

三 可經堂

泉石不忘傾葵允宜特遣皇華首 賜存問庸著求
舊之思原任吏部尚書商周祚累朝元老值此 興
龍異數自所不靳或遣專官或令本處布政存問臣
不敢專伏候 聖裁至於原任太常寺卿葛寅亮原
任偏沅巡撫吳麟瑞原任廣東按察使吳時亮皆真
才真品實政實操久痼疾於煙霞惜埋沒此梁棟屢
列薦牘應假洗沐如倪仁禎徐殿臣自有應得之官
無事詡揚若章光岳吳世濟徐俟論定可耳既經臺
臣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
遵奉施行 九月初三日題

為再舉督餉重臣事

文選司案呈督師閣部史可法題前事於九月初四
日奉 聖旨諸鎮尚未調叶萬元吉是否又宜督餉
吏部酌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該臣等看得江北添設督餉大臣該臣部業已會官
推舉奉 聖旨申紹芳陞江北督餉戶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欽遵在案今輔臣史可法疏請
以治兵者治餉誠以理財治賦元吉一人有兼長耳
但元吉之任專用調叶諸鎮使諸鎮而盡調也無所
更用元吉為則移而治餉誠宜若猶未也似不如仍
遵 明旨所允之申紹芳也不然使人疑治兵不效
轉而治餉非所以為用人訓矣伏乞 聖明裁奪相
應覆請施行

題為申明大選規則併請 欽定日期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該臣案照銓選規則每遇雙月望
前將應推俸滿各官照藩臬兩司報冊開載考語賢
否併撫按兩院奏薦約畧推陞推出缺員隨於二十
二日急選二十五日入 朝大選此從來舊例也茲
百事草創據各省俸冊之到者已約畧推陞矣但大
選視八月業已愆期候選者急欲自効兼之地方需

疏

卷三

三 可經堂

官甚急刻不能待合當請期將應選各官 勅諭於
二十七日銓選如係殘破地方許以邊俸二年行取
以示鼓舞又二甲每逢第四第五第九第十名次該
選知州今知州缺少部缺懸多合無將五十名外盡
選部屬又或輪選未至而後序已到合無先儘現在
候補續至統候 聖裁再 聖旨再 聖旨再 聖旨再
等進 朝說選即將應選人數臣部得知春坊移會
司禮監 請用官銜牙印名為印子本是日黎明臣
部堂司會同吏科都給事中詣 皇極門將應選各
官銜用手本開列項款請印鈐定職銜面付內臣捧

職銜

卷三

一

可經堂

進 御覽即候 命下將應選官員引赴 東闕門
內製籤授職填榜於 朝門外張掛三日付吏科存
案三日以裏仍將各官掣定地方職銜具本題 知
第今 聖制經始官銜諸印未備又卒難製辦此番
或止將臣部定銜本呈進其牙製印子乞 勅該衙
門造辦以存典制臣等未敢擅便為此謹題請 旨
題為申明年例之規請杜交通之漸以肅 朝
綱以還部體事

炤得 國初法紀嚴明議論畫一翰銓科道與郡縣
監司或內或外若經緯往來之相繼也人亦無相凌

壓無相健羨各供其職而已自法守日廢而翰銓科
道之名始尊自鬻凌日競而科道之權獨重 朝廷
欲坊其敝也立為年例一法以制之是年例者所以
佐糾彈 計典之窮而為 國家礪世磨鈍一大操
柄也迨後奸相□□欲驅除一二異已恐言路噴噴
不平遂更例轉為優陞以箝制衆口使優劣莫辨勸
懲兩疑而憲綱大壞益不可問矣臣以 中興之世
所不宜有於是欲復年例劣轉之政庶幾再見漢官
威儀而不虞其 中格也臣請以兩臣例轉之故與
皇上相提而論蓋耳鼎之出也臣問之憲臣宗周宗

職銜

卷三

一

可經堂

周曰周一敬既革職左光先新奉 嚴旨烏臺之相
幾等黃臺之瓜矣無已則黃耳鼎可郝明儼之恭賀
是而責非安撫所職何事而與貪吏作緣是不可訓
臣於是不得已而用耳鼎蓋猶有顧卹之思焉若陸
朗則不然朗於臣以地則維系也以治則併州也豈
忍故為吹索無奈其催餉入浙嚇詐偏辱賍私繫累
不勝計也挾妓西湖宣淫無禁不勝瀆也臣鄉之耳
目既真白門之穢議亦著臣知其當去久矣而窮於
法之無可奈何茲者例轉之役問人於首垣正宸手
書朗名於臣掌中臣意遂決亦知狡兔之窟專善交

通不可復動而臣以去邪勿貳毅然用之出之使遠以防微漸及昨閱邸抄見陸朗奉 旨留用則交通之得力亦甚彰明較著也噫今之交通何獨一朗江陰知縣李令哲身未入都已有中貴爲之求吏部中城兵馬朱揚先甫形寺疏卽有中貴爲之求考選則皆緣如朗輩在中爲之開奧爰而鑿混濛也語曰官中府中相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今臣部博採輿論以 上而異同之端每見何從澄叙之不好其倫乎 皇上獨不念此初莫之 神京元氣幾堪琢削而可聽此輩舉 朝嘗國政撓扞無已時也臣知

職

卷三

聖一可經堂

今日言之而明日伏誅然不敢不一言者不欲負此一日之出以負 皇上而併負 先帝也仰祈 皇上大奮乾剛特加睿斷施行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九月十一日奉 聖旨陸朗催漕在數年以前果有賍私何無發覺且又起用他監司重任豈爲劣轉朕雖處深宮羣臣情僞亦自洞悉陸朗留用出朕鑒裁有何交通徐石麒身爲大臣當秉虛公不必疑揣奏爲臣衰久至臣病益深旦夕莫支仰懇 聖恩俯賜骸骨事

竊臣被放以來永甘淪棄不意 國變遭此慘奇

國運又當再造仰荷 聖恩收錄遺老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臣之志也所以應選卽出捐糜自矢無奈入部以來每事草創典例墜先文獻莫徵兼之新集吏胥如樹土偶各省咨冊奮呼不至堂司之間手口卒瘡咨求考究凡四旬之中完過積案六百六十餘件而推陞考選不與焉臣力於是益殫臣形於是益稿矣遲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不能已見於前孟夫子又曰有官守考不得其職則去臣職之不得亦已屢至憂深慮重宵旦徬徨計推一去可以名節然猶忍痛力病蒙垢含恥終日料理部務

職

卷三

聖一可經堂

者良以各地方懸缺甚多而諸士彙征總總鱗集輦下外旣梅望於將伯內復株困於積薪是以砥淬司官共襄急大二選然後乞 恩還里不虞於是月十一夜忽然倒地不醒人事移時稍甦今百骸如碎痲暈時至蓋火飛氣散積勞不卹之所至也夫臣司官王重少臣二十餘歲業先臣十五日而病請假移出城外調理臣屢遣司官候視痊信杳然今之司事一委之梁員外羽明拮据尚未具 題然則以臣之年加之勞瘁多於司臣十五日則臣病之發寧可歲月望愈哉臣於是婉轉床褥涕泗淋漓嘆息痛恨於

報主之無日也伏乞皇上哀憫老病賜以殘骸歸正丘首卽生生世世子子孫孫啣結聖恩於永永也臣不勝激切祈懇待命之至九月十五日奉聖旨國家新造百務需人卿任統均方切倚賴調理卽由供職不得以病引陳該部知道

題爲臺臣橫誣可忘規避非法謹畧一剖明質之輿論仰祈睿鑒事

蓋人之情僞隱伏當察之於已形人之辯言亂義當究之以實事如舊臺臣黃耳鼎之規避年例借參吳昌時一疏爲護身符越戢耳鼎之智敢於欺君父

疏

卷三

聖可經堂

而撓令甲也夫耳鼎之年例爲賄薦貪令郝明徽也發之於巡方聞之於通國此豈昌時餘黨謀害所致乎昌時之墓本拱矣餘黨何在如以臣與憲臣爲餘黨則兩臣生平各有本末非耳鼎一姤婦之所能誣詠也又耳鼎疏中銜較楚浙甚明矣臣請卽以楚人明楚事能開元楚人也昌時欲死之而臣與憲臣欲生之至於被黜此可問開元而知者也陳昌虞亦楚人也憲臣已外之而臣復內之此可問之昌虞而不知者也於開元則不能爲昌時釋憾於昌虞則併不敢與憲臣扶同有黨者而若是乎又姑以浙人明浙

事郝彪佳浙人也與憲臣及臣爲勸業規過之交者彪佳也先耳鼎而糾昌時於未敗之日者亦彪佳也此可問之應撫而知者也周一敬亦浙人也其與昌時同出人於延儒之門者一敬也其受憲臣之糾參與臣之覆視者亦一敬也此可稽之近跡而知者也於彪佳則內交昌時之所異於一敬則獨棄昌時之所同黨昌時者而若是乎臣蒙明旨問臣以耳鼎例轉果否爲昌時餘黨朋謀陷害臣不敢不正告皇上其他明旨所不及臣已去之身不復置辯矣然更有請者臣久在山中不知耳鼎奉秦差時

疏

卷三

聖可經堂

在去歲冬月也今其疏中謂十二月抵介休賊已渡寧鄉此時入秦無路入燕亦無路乎自南入北自北至南者三月初十以前趾相錯也耳鼎奉先帝之命而出自宜報先帝之命而歸若冬底春初星入春明告先帝以不得入秦之故宜亟召吳三桂王永吉諸督鎮鞏固神京則寇騎胡得長驅至此一人不職九廟頓隳其視永吉輩城破後逃者罪千百之不知此兩三月間耳鼎逍遙何地若不先帝之命者然何其敢於無君一至此乎憲臣與臣不能申明討賊之義而僅發貪吏之私所謂放飯流

歌而問無端決惡得無罪焉此則臣之所願罷黜以謝耳鼎者也伏乞 聖明俯賜睿斷施行 九月十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黃耳鼎着速到任不得再有紛囂該部知道

為微臣簡舉認罪事

臣於十七日選司梁羽明送推陞揭蓋為推通政司右通政也本擬以大理丞宗敦一為通政而以昨所推張鼎延頂宗敦一理丞缺臣病劇昏聩誤書張鼎延為正雖鼎延摧折已久 環簡出自 聖恩而臣部資格有定越資便招謗議卿貳重事而顛倒若此

疏

卷三

可經堂

敬慎謂何為此簡舉認罪而臣之真病真昏亦可見一斑矣伏乞 皇上立賜罷黜施行 二十日奉

聖旨卿自簡舉知道了宗敦一着陞通政司右通政張鼎延着陞大理寺丞該部知道

題為 先朝之盛典宜光孤臣之實績難掩乞

賜容部類題補給 誥命仍懇昭鑒始末特

請易名以垂不朽事

驗封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蘇松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咨前事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國子監祭酒今贈詹事府

詹事陳仁錫廢子一事案察崇禎十七年該本部原題援引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劉若宰國子監祭酒南居仁兩臣事例兩臣皆以講讀著勞廢子入監者也又察 大明會典一敘講讀舊臣子孫乞恩廢叙察祖父年勞已及三年選中書舍人未及三年送國子監讀書欽此欽遵在案今察得陳仁錫自天啓六年八月充日講官七年正月革職崇禎四年七月題充經筵日講五年四月冊封 周藩九月告病回籍前後經筵日講尚在三年以內則原題所引劉若宰南居仁兩臣之例與 會典所載年勞深淺之條正相

疏

卷三

可經堂

符合况本官才高繡虎價重花磚視閣豎以如簪何惜帶盤三襪近椒房而善遠不愧素絲五紵如此高風允宜 優卹卽遵 先帝明旨准其長男陳濟生廕送監讀書似奉足明風厲也或念兩朝講讀稍加尊崇則特恩應候 聖裁非臣部所敢擅擬矣謹遵旨再察例具題伏候 命下施行

奏為 聖恩愈重報效愈難臣病轉增部職轉

曠再懇 天恩賜骸歸里事

該臣於本月十二日恭拜 聖恩至一疏奉 聖旨國家新造百務需人卿任統均方切倚賴調理卽出

供職不得以病引陳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讀未終泣數行下竊念此孤危無倚之身殫執不
移之性衆人皆欲去之而 皇上獨留之衆人皆欲
殺之而 皇上獨生之 高天厚地未喻 弘慈析
心離肝難言報塞隨設香案令家人扶掖叩頭謝
恩畢起而就榻閉目反觀消息病勢乃外傳黃耳鼎
料抄至枕上閱之見其欺案牘之銷亡輒恣任其顛
倒敢於掀翻 先帝之重案變亂一時之是非誠恐
及今不明將來亂臣賊子舞文壞法無所底止用是
挽衣起坐力疾拜草纔一拈管喘汗雨下稍憶往事

疏稿

卷三

聖旨 可經堂

迷暈數翻逡巡兩日始得脫稿又復悲痛 先帝爲
小臣所侮以折大獄之明爲受欺於法官以殉 宗
社之烈受制於言路生前爲至武至神之 聖主殂
後負若愚若柔之誹謗是罪極有死黨而 先帝鮮
忠臣也一慟垂絕嘔血半升而臣於是火生五際神
陸四輪淹淹不可救藥矣幸少宰臣張捷已至清忠
練達部事可藉主持臣俟其抵任後卽移出城外延
醫服藥候 養伏乞 聖明俯允臣請 賜臣骸骨
此後餘年皆 皇上再肉之骨矣臣不勝激切惶悚
待 命之至 九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前已有旨

諭卿卽出視事何又有此素急大二選在邇時艱備
入着遵旨速出料理不得再辭

奏爲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欺罔 聖明老

之盛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

駁明以存實錄事

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
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
以顛倒成案獻媚 廷以爲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
爲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事關 社稷封疆臣何敢
嘿嘿處此臣請與 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 國家

疏稿

卷三

聖旨 可經堂

自有 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啓二年穢樞惑於
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
爲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
崇煥遣喇嘛僧弔老 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
迨 先帝初立意在滅 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
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東江毛文龍以示信伺
先帝勿之許遂嘆 闕入脅款仍戒以勿得過薊門
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 至牛酒相慰勞夜奉
央 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駁 後 先
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

所練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于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累索家遠西益相狎習邊將惟約節士卒腹與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爲樞密廉得狀時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事聞先帝命偵情竟得殺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卽新甲主款也新甲令石鳳臺與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卽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嵩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

職編

卷三

一

可經堂

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傳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輔臣陞對曰若果許款款亦可待議遂定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警者一黜生與紹倫偕往義州議款四五月歸不具表謝而復得嬖語先帝知爲所紿大恨而款事又敗盡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悉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視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聖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擇使

而遣之爲使者僞冠劍連車騎乘傳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釀酒張筵六十席燕使之長遣綱紀一美少年一麗眉皓首之者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命及至義州首詰諸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爲之所請叩頭乞哀馬紹倫等抱頭匍匐實歸恐後尚未望見面今反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囁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失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

職編

卷三

一

可經堂

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并下新甲子理時新甲金多黨盛爲之所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鎮金銀累鉅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聖子神孫塗衅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陳昌虞廷尉評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臣集于都城隍廟矢諸神明而讞之新甲口供所失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臣於是引失陷城寨律秋斬上時舊輔廷儒爲新甲營解

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 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
曰他疆邊卽勿論修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
語塞 先帝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議臣於是
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斬
律朝上午卽奉 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遺禍慘毒朦朧玩支調誤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
敢私着卽會官處決欽此煌煌 天語具在而謂臣
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於十一
月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舊
輔王應熊疑新甲所爲是又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爲

疏輯

卷三

五三

可經堂

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況 先帝
勵精明肅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無不
親裁綸扉大臣惴惴慮過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
聽臣下鍛鍊者耳鼎視我 先帝爲何如主而概以
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 先
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跋歷巖疆饒有兵畧
洵如此自宜龔彰天討執訊獲醜夫卽不然亦宜左
枝右梧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亡國破城之報
相聯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之多也
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 先帝旨中

所謂遺禍慘毒專指親藩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
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爲何如主而敢於
黨 恭皇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
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
用人行政修德自強之實着而專以欺 爲事蓋
之佯款其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
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獻納講割
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爲國也
故前事者今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
疑 先帝以爲昏庸無道 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

疏輯

卷三

五三

可經堂

殺而殺以致身既國隳爲天下笑則使 先帝抱不
白之誣于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
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干謙
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爲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敦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側臣之所
深慮也爰於文亡憲陸之日崖唇一案始末附於實
錄以告 陛下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摧銷骨臣不顧
矣蓋從來大臣爲國家斷大事定大獄皆不一顧生
死利害故甚弘之碧可丹而龍比之忠不替此物此
志也雖有重禍臣何敢辭伏乞 聖明少賜乙夜之

觀而不以朝常國政付之利口覆邦者之一擲臣雖
死有餘榮矣伏冀 睿矜施行 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素內事情知道了

奏爲臣罪深而又深 聖恩重而彌重恭陳謝
悃懇辭 軍命以安愚分事

紹得臣當多凶多懼之時懷啓手啓足之慮陳誠求
黜精草負愆恭於初二日接見即抄奉 聖旨卿老
誠清鑒方賴統均但屢奏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着
馳驛去覃恩紹例給與部事着張捷署掌該部知道
欽此謹卽臣寓令人扶掖叩頭謝恩外伏思臣三朝

遺考二月試銓謨謀頗於病多志氣衰於遲莫意欲
行 先朝之令甲而不明桷鑿之方圓力欲抵後進
之狂瀾而未察剛柔之進退似楊雄之老不曉事同
季梁之少不如人動與禍期悔將咎併參護屢至卽
慈母亦有疑投黜類復形雖明主必難曲貸瑕釁久
積竄逐宜加荷蒙 聖恩察之輿論獎以清鑒念此
老成許乘傳以鳴騶立開籠而放鳥使枯骸復上河
東之壘已是重生俾寒淚不沾阮籍之途尤爲異數
此臣所拜稽恐後捐報靡從者也若復錫之九命增
以一階上自祖禰及於孩穉則六旬淺吏引分非宜

二介寒生於福太過恐微臣之無恥成 皇澤之濫
施其爲罪也不益深乎伏乞 俯鑒臣愚收回 成
命望 闕叩辭局勝懇惻從此 天階日遠斗極瞻
遇犬馬依戀之誠鷗鷺浮游之跡拳拳耿耿切切悃
悃惟此一念永刼不散而已臣無任瞻戀感激之至

奏爲孤臣荷 恩難報觸景興思敬述途中見
聞以竭葑菲事

蓋臣於是月初一日移出城外步過洪武崗望 闕
叩頭至初三日復具疏叩辭隨卽扶掖登舟矣至初
七日接到即抄奉 聖旨覃恩大典卿宜祇受不必

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感 恩泣下卽於舟次陳設香
案叩頭恭謝自此臣去國之踪日遠戀 闕之思轉
深矣一路長江天塹表裏山河念我 高皇創業弘
遠式肇 中興又見黃龍之艦鱗次水犀之甲如雲
見我 皇上軍容之盛同符 聖祖以前之憑藉若
彼以今之整頓若此起諸鎮而吞二蠹張捷伐而封
狼胥寧俟再聚再練哉此臣所抃手爲 皇上賀者
也然兵不可久集餉不可久裕兵久而餉必詘餉久
而民必困皮盡者毛落本撥者枝瘁此又謀國之臣
所深思也曹操用兵中原命棄祗屯田許下宋之備

亦太興屯於江北使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兵
嘗聚而餉不窮餉嘗裕而民不困此道行也竊願今
日急真切講求焉又臣入京口聞江北鎮兵間有徵
餉四府浸及兩浙者使郡縣不應恐傷鎮臣之心郡
縣應之又奉計部之檄往往齟齬漸開瑕釁臣竊
以爲非計也謂宜天下之賦盡領之計臣諸鎮之餉
盡仰之度支而後成大小綱維之勢無尾大不掉之
虞此司農臣所宜急圖者也又聞騎踪躡已徧二
東夫今日之非復昔日之也於我有復仇之名
有修建陵寢之功是可與爲和未可與言戰者也

魏書

卷三

聖

可經堂

觀其能爲先帝發喪則其尚義好名之心似亦可
鼓而動也第性善疑而其國中大臣富則好安厭
戰貧則健鬪喜獵今聞其擒獲寇物各厭所欲而返
故卽大未必肯和而其國內嘖嘖名將皆樂言款
獨我遣使臣或物望未孚不足以信或官職未尊
不爲所重是以屢遣而屢無成功誠得一二有識
有膽忠貞不二心之大臣論以我朝舊恩申以通
好大義開之以誠信加之以誓辭則兩國之交可合
而邊可固也和盟一定聲援自壯於以折筆制寇不
難矣不然萬一賊畏勢先請行成則彼交一合我

交自離將我東西疲於奔命而事不可爲矣伏惟
睿鑒俯賜裁酌施行臣非不知揣摩無當之言莫裨
國是而野人美芹之念發自丹誠仰冀聖明垂登
臣倚伏舟側遙瞻天際不勝哽咽依慕之至十
一月十六日奉聖旨卿憂國未寧仍獻籌畫朕知
道了

魏書

卷三

聖

可經堂



可經堂集卷之四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風雅什

懷人八章章八句

白露湛湛不能使草不黃憂心耿耿不能使影或雙
豈室是遠惟行之艱豈河無梁惟肘之牽

惟市有杏惟鄉有柑之子所慰夷猶其間提提飛鳥
載鳴載止以不驚遽與子晤視

載挾我策之子所治載發爾書侯子之貽我獨匪人
匏繫於茲我馬病矣邈如何其

詩

卷四

可經堂

匪馬則病瘋憂孔痲視如靡旌持葦涉海脂車脂行
如彼行遽假寐不遑式又生殆

自冬徂夏秋逸其半一日百刻念與日遠憶昔臨

訂言無遠一別如雨維以永歎

或言或笑或夜雨瀧瀧或商風衝衝或書或書

心之懷矣惟其永繫逢人則誦匪人則涕

歸既止命寔睽孤昔之死友今亦孤彼愛我者

之自他此惜我者密邇謂何

鴻鴈何來遙天幅書借我羽翰助我東徂招我鴈矣

不我肯顧匪鴈不顧我寔自阻

五言古詩

芝石圖壽詔翁鄭老父母

燁燁九光芝稜稜南山石雲霞互來往瑞靄紛激射
余聞有至人掇煮軒靈液千秋好容顏游戲盤大赤
借此問爲誰康成舊善易履聲上星辰歸來鶴一隻
若食綏山桃與我桃子核

馮使君公祖扇頭石賜教詩以謝之

巉巖怒蹲彪踰踰驚隱鵠或謂帝臺榭錦文繡領異
或謂舊支磯青蓮覆雲足駭若散層綺歛霞媚新旭
驚起米襄陽抖擻整巾幘誰移扇頭上濕翠若初浴

詩

卷四

可經堂

使君自公餘信手生蒼玉毋乃介石貞中含與亦屬
功成補天後一氣互亭毒

發邪關

既也未登仕版先費郵供聽彼勞聲生
吾愧色感而賦詩期以成信云耳

謁選達北堂戒途摩燕關五月渡邗溝鼓吹促明發
郵吏畏嚴程鷄鳴點行卒泝洄凌狂流排弄頓皮骨
征汗血午塵勞聲囂夜月慙愧一書生供億費竭歷
秋毫皆國恩敢不誓膚髮

望山

千山秋氣盡蛾綠掃新眉吾本不嗜酒停車浮一盃
擬欲從此逝把酒與山期結茆臨虎穴摘菓分猿貽

紅雲依曲磻白石齒清池幽然蒼崖裏仙人庶來茲

崇明寺塔影

是影生於形形礙影自隔是影生於光光稀影亦息
此影何爲乎公然坐僧室推原所自來錢大一窓隙
崔嵬高數尋飛入只咫尺不以陰晴殊不借日月色
影中復生影似婢夾而翼瓦甍既稜稜寶氣何歷歷
若云是倒影近少水蕩射若云從境生小大理莫測
如聞天樂鳴空中鼓金石如見牟尼珠隨意成紫碧
如觀大海市太虛結城邑借問老禿子言此不易值
昔年曾見之李相振奇跡論世已過三論年將及百

詩聞

卷四

三 可經堂

今現此不偶祥徵可先識其然豈其然此論倘迷溺
意塔有陽陰智者明伏匿陽以瓦礫成陰由舍利植
凝精浴江中反照以勢激時候有去來江形有改適
陰影妙圓通不假三光力留待窮理人是非定所則

六月六日

去年六月六強病就櫛沐灑髮以爲政體既奉姑腹
今年六月六稠帷冷殘體人在青蒿下夢逐黃河曲
豈無婉麗姿詢都非吾歡豈無絲竹音雖清神不屬
還憶去年時淚染征衫幅

對月

浩月懸霄漢影與澄波會余身如羈離神在白雲外
逝水日東來月亦從擊汰悽神自飛揚不能離委婉
曷如水中月萬里共衣帶腎腸相排擗耿耿愁無賴
胡爲此勞勞母衰時不再

贈張向之

海陽有畸人未面先投契重研破秋煙訪我蒹葭際
剝啄叩板扉再拜致書幣時余眠楚雲支門一老婢
耳聾眼昏黃相視不仔細予歸諦端詳不能舉姓字
悵悵誤遠遊鬱紆軫情至今年人鱸鄉隄然成把臂
相對陳前因恟恍疑夢寐人在羲皇上談豎晉人義

詩聞

卷四

四 可經堂

縱觀所爲詩往往似張繼花開迴風香月出明珠淚
自贊趣入古風雅韋柳蟻海內競浮聲斯道久淪墜
力爲斬荆榛支撐吾輩事切嗣幸有君豁然洗蒙氣

登塔

一級復一級一級一世界直至最高頂豁然眼孔大
遶山疊雲痕遠水浮衣帶茫茫滄海上萬古終晦霧
俯見翔鷹處城市但如芥煙氣開青冥風鈴厲午鐘
直北望姑蘇流淚忽沾灑

家大人及
于姑蘇

孫伯子闡林執扇索題走筆作闡林謠

闡林果何似闡林高參天虬龍爲根蒂枝葉皆琅玕

高情拂其羽兔躡其顛仙人綠玉杖游戲相盤旋
騰擊九百萬越海果林端長嘯皆鷗鷺其樂不可言

贈同鄉朱六符

余本同園蒿飄在天一端咫尺粉與梓邈若霄漢間
翔鳥慰前林猛虎戀故山傷茲遠游客中夜積悲歎
忽遇故鄉友驚喜相盤桓把臂問舊事耆舊半摧殘
憂根長愁條淚下如奔湍樽酒非不肯安能起沉歎
幸君到故園爲我傳平安

贈宣魯詹併祝

宣郎何爲者寂坐禪關裏遇事如避仇畏人如畏鬼

詩輯

卷四

五 可經堂

往往破夜分猶護鹿皮几一手浮大白一手翻青史
一杯數十行百杯不言止或遇好興頑狂呼澆魂礪
或遇雄興英撫髀稱知己以酒鼓書興以書窮酒理
不似拍浮翁沉涵浪不起酒中之青蓮書中之原美

贈恒亮顧山歸

吾師踏杯還短褐雲未卸忙來叩重門話我碧霞下
言言了大乘不以聲聞借如珠落玉盤如泉流石罅
空明無漏因然燈照長夜余亦佛弟子六欲苦禁架
鉤引入迷津毒逾含沙射聞言豁幽理撫膺起悲詫
挽賓廷王大丈

論交十五年而無一睚眦相看但莫逆寸心終不渝
譚啁入滑妙忍辱隨椰榆少年頗好道晚靜如掇株
出門忘形骸近局時招呼乘興取一醉不知爾與我
傷哉拙謀生金盡形亦瘠杪春桃樹下引我置屠蘇
夏月訪庭戶霜影飄素裾撫茲手植樹物在人已徂
俯仰有餘哀使我淚沾襦纏腰無萬緡跨竈有雙珠
可以慰君懷長嘯歸泉衢

謝二符劬觴我於西湖之許言謝

褰衣陟芳舟擊汰揚中流碧人波光淨涼生山影適
雲迴嶺出沒烟合半沉浮醺酒弔林逋臨風懷鄒侯

詩輯

卷四

六 可經堂

長堤界明鏡大道開朱樓琴操羅戶下蘇卿居上頭
小纔十五歲大可二八秋珠翠馥荷氣檀槽撥鶯喉
高情賤艷冶把手招飛鷗不足潢池步欲窮霄漢游
酒醒多意氣日落更夷猶卜夜了無倦感之何時休
夜陟南阜爲大風所逼同魯詹賦得屋宇

小齋檢書罷褰衣陟南陸義駕還虞淵天際纖雲感
開襟納微涼長嘯倚林麓忽如萬鬼號颼風來閃條
陰靈與之俱咫尺迷陵谷不知何靈惟努力戰羣木
蕭蕭作邊聲陰陰聞野哭倉皇歸故廬疾步恐不速
如此惡風波不如臥茅屋

開行憩足古墓上

野游無名山荒丘亦仰止古木秀而奇豐車澹而綺
隔葉隱幽禽清音啼不已虎踞石馬嘶翁仲鞠躬似
不能驅牛羊朝暮嚙其址所以楊王孫裸身無乃是
□□□□□□□□欲識爾我因此中人未死
試問路傍人誰人不到此

送錢車駕凝輦左遷歸里

依依周南雲漠漠石城道驅車出龍關送我昔所好
舟子且停橈聽我歌草草巧仕有別語買身致雲表
鑄金以爲鑑金重清如藻倚金以爲衡金多衡若倚

詩輯

卷四

七一 可經堂

不然昏且掩安辨白與皁夫子天下士紉蘭集冰島
忽失上官意飛章黜太皓本末自分明絕壁絕纖考
絮彼當塗子尺素移豐鎬散乎亦獻殊路也曾請麟
奈何堅弗應深文任顛倒平生久要者棄置等斷葦
豈曰無蹇修洵美非吾寶長嘯歸去來衢市哭翁姬
窮并饒俠氣頓足呼青昊上書擬借冠天門黑浩浩
宦途惡滋味入口哽干薨兄家錫山下石壁蓀以揀
雲乳發冽泉雪花吹香稻長跪上太翁此樂詎可討
明年春草深燕輪宜及早居諸良可惜高臥忽已老
惟我與爾夫三年共相保臨別重躊躇一笑淚盈抱

挽張太史天如

文章留皇夏意氣爲河山道存器不敝跡著神所寢
時泰仁者壽數窮造化頑人倫當懽悻夫子厭世間
精游太微頂紫極厥虛間世人昧其故泣盡呼不還
余昔感豪素鏤骨填朱殷而爲形役故晤言緣分慳
婁江衣帶水如隔虎豹關結交在素心不在承容顏
□□□□□□□□□□所嗟吾道非蕪穢淪荆菅
惻惻重惻惻含悽讀遺刪

謝劉太史湛陸惠詩次韻求正

余曾過大梁臨風懷伊轅秉耒耕莘疇遽抱唐虞志

詩輯

卷四

八 可經堂

一民不時雍內溝發深思此道久已陳夫子願躬試
支行動至尊鼎鉉親簡置較書上元夕青藜吐光異
既窮太乙竒復發鴻寶秘早晚宜相麻天下乃得治
麒也此竊人所受盈其器承乏白雲省爰書失聖意
投荒分所宜而况僅播棄譬如繫碁者累高勢自墜
烽火滿近郊逐臣正遷次感君懷芍藥扇詩以相遺
詩如伐木篇書作換鵲字淹然蓬蒿人儼若佩華璫
憶昔領芝蘭相交剛一臂此情何可酬此念何可寘
頓令松栢心白首欲自刺

臨鏡

攬鏡照病顏不知鏡裏誰似鬼有微息似人無雙顧
似客貌何似是我何其羸展轉不能視掩鏡還自悲
頭顱今如此百年寧所期安仁三十二玄鬢已成絲
而况三十三於潘更長之江南多早衰昔人已如茲
假令彭與陳臨歿等殤見妖壽何足異尻輪惟所宜
笑彼不解事空爾罵三尸銘金一躍治良工棄若遺
昔人有明訓樂天復奚疑

偶述

朱樓隱深巷樓上有奇姝徒倚碧闌干顏容十五餘
下衣錦繡段上衣紫綾襦丹霞的朱唇吳鏡流清臚

詩

卷四

九 可經堂

皓腕約絕肪十指春笋初一手托素腮一手閱短書
短書寄阿誰東鄰狡子都豈不潑儂懷洵美非吾夫
三淵倪老公祖徵詩壽太翁老年伯不敢謝固
賦以志喜

嘗聞人有言不知父視子我公天下才日月懸姓氏
筆落驚海內明珠照幽鄙當其尹歛時逆閹絕坤紀
虐焰赭黃山豺狼憎桑梓吐豕已沸羹衣冠亦瘡痍
維公揀大綱奮不顧生死虎口奪乳兒蜂目敢狂瞽
天子嘉乃勲拜公爲直指宣鐸過吳門較我吳中士
如居千仞崗高下辨剗施如澄萬頃潭好醜別形似

王許久云淪吳音散而靡淫雅邇主奴羣生亂摩揣
公乃條王風懸的標正始撒棘微諸雄入穀盡高趾
諸子嚮然臻努力去批滓何哉鳴鵠高秦坑亘千里
抗腕扶正人轉危於卵累誣頌入剡溪太翁爲色喜
移書我公曰可逭官謗矣聞翁少壯時日讀書有咫
身處介弟尊衣布不掩髀人臨高以軒翁挾經與史
尚志各有娛非我不屑以爲善併逃名人歸若畏壘
晚年晉豸封飄然傲黃綺角墊果下巾雲叡花間履
或時遠矚行放歌和流水或時捫蘿上高臥觀雲起
不知天地間何物爲我爾玄興托酒杯新詩付剡剡

詩

卷四

十 可經堂

上人似羲皇吾道在溺矢所以躋期願輕身便超躋
齊年鏗與喬黃髮而鯢齒春風影蕙帷洗腆獻尊几
小兒視重臣撫背勗曾史至樂非絲竹承歡在桃李
憶麒麟驥初騰踏一塗軌意氣盟春雲如水合醇醪
昔爲我弟兄今爲我怙恃千秋萬古心慷慨不可止
聞斯稱觴樂恍若接箸七至情理莫宜殷勤藉松便
過臨清有感

念昔逢瑞禍刺促道經此誰爲下壺發倉部九台子
九台憤時艱慷慨事輟弭左手拓壓孤右挽亡歸矢
盪寇十餘年百戰不一靡戊寅腹臍時驕 關郡鄙

高冠盡龜縮推賢屬公稱公憤欲吞胡在關有成擬
私與奸極謀事事與公軼公無那奸何策騎月死
今余過清源滿目盡瘡痍故家無一存掬爲荆與杞
燐行帶月孤鬼嘯哀風起歸男蒜盈顛歸婦辨垂耳
咄嗟夫子在騎詐得爾感懷長歎息浩歌暮雲紫
七言古詩

壽孟鳳翁先生八袞

秋清珠露明金掌谷林花秀西肥爽高陽里有至
人手持太古綠玉杖五千玄字蟠胸中烏飛誤觸金
絲網台星的的射紅鋪芝草滋滋承翠網朱唇繡脣
詩輯 卷四 十二 可經堂
稱未央玉枕銀罍進瀝沆八袞老翁但一嘯呼吸天
地恣偃仰

雙節行

君不見寒碧陰森白日墮高陽一望悲燐火閨中袂
服照樓顙重開鏡奩學梳裹又不見東家夫死骨未
霜親兒棄置啼道傍我躬不閱遑相將白原荒草眠
牛羊咄哉高門何與吳一稱未亡一殉夫不惜春風
夜專夜不惜秋蛩都復都但愿鸛鶴同日死但念呱
呱諸藐孤松根直下山魑泣誰肯拋春生闔入淚割
雙鵲不顧身赴義游魂土花濕三孤坎廩嗟黃口號

戮少髮隻身爭虎復射虎當路嘯飢寒百竄襁兒走
當機夜織流黃月方幅曉裁清鏡髮詎兒長作金魚
吏灑血長安訴明發帝者有道風世頑旌章飛出雙
龍鸞副珈垂佩玉珊珊香雲湛露襲黔山黔山不與
峨嵋互峨嵋幻出文君賦此山間氣燭寶瑟砌石青
熒照萬古

苦寒行在句曲道上

天寒野行絮如鐵白日如夜車聲咽歷過千山萬山
雲詩飄三點四點雪寒膚蜩縮毛髮張行人面赤珊
瑚徑古道風悲怨游俠寒驢蹄滑愁道長暮煙一點
詩輯 卷四 十三 可經堂
青句曲鞭梢遙指此中宿夜分禪火炙僵身側擁蘆
花眠破屋明日到家喜不遠猶恐雪深沒驢眠

與許中美年丈話舊

碧霞樓頭月如委碧霞樓下梧如歧月影梧陰盪兩
圮一幅大癡枯不起禪窓白木八尺几雙顏蓬鬢緋
魚豕誰能莫逆笑相視放杯天地吾與爾玉壺春酒
香潑蟻飲如渴虹吸江水醉逃花叢弄花蕊老僧啞
啞笑不止廿年一夢歛然耳感君訪我秦淮渙重與
開尊問存死白門署月波光詭乳梧獵獵搖青綺依
稀啼昔參差似誰知昔人半松杞尚遺老僧兩鬢齒

霜浸葫蘆抱蔓倚回頭百感悲莫已若掃明湖歸錦
里寄語故人予老矣

雙壽行

江梅十月肥新葢香入江簾捲江水九霞觴政曉雲
生綬山一桃連雲紫坐有至人字文蕭參牛連理英
芝標鸞攜□□鍾陵下筆花逐墨開生綃簫鸞相對
黃芽長眉毫白雪紛千丈碧玉一雙漢賜鳩斜懸虎
耳顛來往離離種玉幾秋春階下成行玉作人如今
國家鮮異寶高價豈向蓬蒿陳秋聞太史傳星異老
人星芒紅似醉斗牛之間有壽人翁毋無乃應其瑞

詩解

卷四

三

可經堂

贈程鍊師純菴

青筠緇緇道家莊葫蘆大藥飛丹霜一顆兩顆明珠
光小還大還黃芽長吾欲求之度石梁蒼蚪嚼嚙乘
雲將何爲絳節弭武塘自云道身後絕陽繫我肘後
長生方飯我雲子青精糧游戲人間渠未央期與同
登白玉郎

渡揚子行

冬月維舟瓜步口下牖旋渦大於斗陰極遂與亢陽
凝煖煙毒霧蒸如酒四圍密匝迷天雲頽然不省沈
江柳黑霾作權蠅螭騎白石失勢魚龍吼天吳起舞

冰夷噴揚喙磨牙盡抖擻刀頭明月迫於懷連呼長
年掛帆走長年拳髮縮如蜩張目不語揚雙手纖桿
五日天開顏封姨起招異二還初泛白蘋漸滿樹羣
陰戰退血磷斑小魔行泣老魔死水族安敢恃其頑
欸乃澄江雲氣靜一乳菽發呈金山老漁打漿弄空
碧鐵甕水落聲潺潺予也久客快一覩瘋憂以痒稍
可刪天公變幻偶然爾盛世豈久容神奸

贈許德生年丈

憶君初遇非而豪口如巨河翻春濤時余萍泊海虞
聖感君意氣霄雲高同跌指樹堂中月對寫生花夢

詩解

卷四

五

可經堂

裏豪別來廿年如轉電君已壯年予髮變相逢不識
重問名疑似夢中曾夢見載論夜雨秣陵秋載識春
風尚湖面君文日奇趨日衆劍氣燭天牛斗動俗眼
按劍不敢收淚泣陵陽血花凍老我惜別兼重才爲
君高歌百感來

劉公祖老師政成

簾垂銀蒜日斜懸睡鴨初升百和煙游刃試餘新報
政處膏不潤舊觀玄燈前閱案翻甘雨堂上司烹茗
小鮮秋入爽鳩搏勁翻風嘶五馬動連錢千村稻熟
香翻雪萬室生春暖欲煙月浴瀟湘光出海雲清天

馬錦扶蟬飛聲北斗班琪衡士南都盡杞楨題藻
真成冰作鑑草玄果有筆如椽遙知彤管宜綸日正
是黃童拜舞年其愧驚駘頻剪拂敢爲一嘯仰蒼天
宛陵徐太學穆如拉遊散亭時偕馮茂極年丈

葛滌之先生同登凌雲閣卽以閣間靈異居

然棲五字作韵各四句

層巖殘雪漏空青萬疊梨花煙未醒中有一閣劈空
起疑是神鬼搏精靈我欲憑虛問奇異騎鯨人去潛
蛟睡但見蒼鼠跳枯藤崩崖白日相虧蔽忽有紫炁
團階除此際合有仙人居住呼斗酒招與飲仙人菓

詩解

卷四

十五 可經堂

我空籬籬倚歌城築清如烟山阿日落蘭膏然醉眠
白雲弄新月吾曹何必非神仙清風吹林木葉啼主
賢客醉天中棲若个隔窓飛霹靂一聲砲落銀河低

采石放歌弔李謫仙

采石磯采石之石怒欲飛山光有無逼翠微烟寒日
暮行人稀吾欲尋太白仙人之所依天開鼻祖啓兩
扉太白或者游戲乎其涯山鬼夜嘯索人而食之太
白胡可以久歸巫咸向前執其袂云驂赤鯉駕文螭
攬江捉月是乎非下有蛟龍怒且飢吁嗟乎太白莫
或逢其威珮聲珊珊瑟步江妃手持明玉皎綃衣或者

見太白之所棲整衣再拜前致詞掉頭不顧烟霧霏
徘徊延佇愁思肥忽見山月吐牛規下有明星揚素
蟬疑是太白宮袍緋歲歲年年牛渚下潮聲霹靂吞
石開我懷太白淚盈把撞牙息機憐者寡雲水茫茫
無處所黃昏石磴遶予馬古班誰是長年者

飲程蔡二兄聞童子作牛鳴追紀其事

短檠敲敲燈花笑桑落滿囊金提釣石徊盤黃紅正
照茜莖蝦子輕鹽調錄事令行鵲政峭呼盧喝雉人
神妙連飛百航玉山耀興來鼓臂猛虎跳十指出沒
流清眇酒酣耳熱舒長嘯欲作奇法供大醕促令童

詩解

卷四

左 可經堂

子作牛叫初作一聲微朦朧恰是犢鳴甕盎中須臾
轉喉開春風大牛驀礪風雖雄爲牢爲首如不同平
沙漫漫來陰紅餘響繞飛蟬竦八百里駁吼當空
嗟歎喘月吳關東荷簑荷笠雨濛濛神哉里巷有奇
童令我爽然思無窮

九日人神仙宮有感

秋風九日興正濃踏步直入神仙宮十年不見玉真
面一坏朽壤塵濛濛更覓當時黃冠子壯者已去老
者死頽墻半堵危壓苔破屋數椽穴聚蟻陰房蕭森
寒氣凝白日如夜不聞聲惟有風觸破窓紙鳴鳴猶

似笙簧鳴蒼鼠跳梁來復去柴門欲落蛛網聚直北
一望碧草萎是我昔時讀書處對之凄切增愁腸日
斜童子催進觴有酒哽咽不能下浩歌倚檻天蒼蒼
君不見梁王殿魏武臺祇今俱已成灰埃世間萬物
有破壞且須痛飲三百杯

代王基生祝徐侯

曉曉旭日臨武塘武塘烟火百萬強民繁而疲號難
治煩則易擾疲則傷吾師蒿目咸撫之驅民往往如
驅羊下車先問逋逃主陽驕直視戰兩股掉頭不理
賣菜傭肩肩么麼何足數編徭按籍愁民離哀多益

詩輯

卷四

上二 可經堂

寡穉物施賴赤潑刺冰水涯二百餘里歡聲馳士之
宿疾一洗之危冠褒袖漢威儀文章爾雅絕澆漓三
年政成風俗易素績知爲天下一基也不敏不能揚
深仁亦效康衢擊缶人

梅月圖

老梅橫出三四輪鐵骨開香生不斷結璘空外遙見
之忙促纖阿駕白琯飛來對坐理清光婉轉從花學
素粧閒思幽情兩相解從此桂花不敢芳王卿靜者
雅且都令工掃作梅月圖羅浮廣寒起咫尺夜半
瑟臨冰壺



明月行懷王大基生

今年月是去年月去年人作今年月
將今年對月腸斷絕腸斷絕今起徬徨
凝霜綠錢盈階時草芳榮予懷今不能忘
寧有淚已覺簌簌沾衣裳安得上天爲月光流清輝
今盪綺窓埃爾誦讀之琅琅安得與月同翱翔纖阿
噓噓望舒鏘鏘發婁江今歷武塘穿君牖今坐君堂
又安得爲月中之吳豈持長劍奮修斧落桂桂而下
之送君兩袖生天香顧瞻徘徊憂來無方歲如馳今
不與奈老我今他鄉仰天一歌星斗移明月黯黯沈

李華

卷四

上二 可經堂

垂楊

雜卉圖引

造化小見頗苦怪百卉不許同時鮮梅花蘭花已隔
代何況菊與凌波仙麗姬靚粧絕世妍避風腰支眞
可憐海棠初睡迎風而潘妃步步生金蓮阿嬌麗華
俱便娟假饒羅坐圍綺筵追歡買笑闌濃纖傾城傾
國不足惜豈不鳬蕩蒐九遷奈何不得同比肩令人
對此心茫然馬驚開士號蘭谷筆鋒寫盡千毫禿元
藹已後丹青獨墨花亂洒如驚沙收拾化工歸尺幅
一時寫出十四種香來隱隱風謖謖亭午把玩西窓

下雷雨掩至龍遠屋見茲人物驚鬼族遂疑天地欲
反覆從來象帝愛玄牝爛漫洩漏無餘蓄天若知之
天應哭

怨母詞

去年花開滿路傍今年花折令人傷萬物會應有遷
改若个紅顏得久長秦氏好女明月珠鬱金翡翠紅
樓居誰家年少繁華子綽約娉婷樓下趨足下絲履
五文章頭上碧簪世所無長門詞賦人無敵衛玠風
流玉不如迴光照映金屈戌烟動碧紗望空碧望郎
冉冉去復來春風漠漠春雲纖寸腸繚亂神魂翻珠
淚紅綿淚雙滴願爲香汗透嬌懷願爲純袴粘柔膝
奈何阿母禁持之行監坐守難轉移花開昨日今零
落娥娥可憐能幾時

醉歌行

薜蘿初駕西南道先驅豐隆戰原草松杉半折如斷
蓬何況井梧一葉掃亭午起來病骨寒亂搔短髮覆
灰稱叩門剝啄者是誰短衫輕蓋黃鬚老云予有酒
肯且多云予有茶香亦好一言兩言盡予懷使我未
行先絕倒相隨沾濕上危樓安窓南向雲渺渺料剝
雞頭瀉玉圓紫瓢之瓜蜜脾暗脫巾大叫呼五木數

詩集

卷四

上二 可經室

籌賭酒如賭錢張哥起作鸚鵡舞李哥起唱竹枝篇
酒力愈酣膽愈大視烹茗龍如小鮮問伊如是苦多
雨陰霾日夕相纏綿傍有一客倚檻臥似醉不醉心
鬼顛爲問壺公新地術便欲赴此凌風烟余恐白雲
攬其袂牽之下樓心茫然

五言排律

送孔少參任秦中西寧道

天子重邊計邊賢守四夷珂煙寒積石獵犬照燕支
遠鎮孤星峙長羈大月朧敵須無敵敵治以不治治
渥水龍爲馬葡萄酒似脂誠調羹惜將醉草受降詩
控甲綿于甸呼庚苦一時耕屯開虎落推饗戢狼旂
青海魚書少紅崖馬信遲巖巖專圖寄穆穆故人思
聯步趨香省分曹接履恭抱冰談月共佩劍却萊遺
分陝功成後尋余東海湄

贈井梧開士

下榻投孤寺東鄰見老僧高談花雨落片袖法雲凝
對竹開精舍臨書展佛燈煙疎茶竈熟春暖鉢龍騰
但悟真無理不論小大乘玄生禪榻月清點玉壺冰
率意刪常格聞言得未曾道衣縈古衲傲骨少新朋
馴鳥時調食我花細引藤爲蓬柴里客時過虎溪塍

頌江母楊夫人八表有引

江公祖千秋祝母之辰正 聖天子萬國呼
嵩之日既快圖浮五老瑞圖冀英之階又看
樂奏變成祥擁樹萱之室歲時巧合情迹併
融於是繪忠孝之本懷鳴國家之同豫各採
篇什叶之賡歌敬勒蕪詞用申華祝

瑞氣通南極鮮霞帶北堂呼嵩方輯玉舞彩正稱觴
冀曆迴閭闔萱階切太陽歡來天地濶情至酒柸揚
鳳吹分天樂鸞冠出尚方不由機杼訓曷觀衮衣光
閭闔承先德纓綬振後芳憶簪著義重詠雪絮風香

詩輯

卷四

五 可經堂

占道憑韓几新恩戴漢章美呵二程二傳典大蘇商
休映蘭標峻文通筆焰長甄材皆械樸望氣識千將
庭列瓏璵樹芝開菌蓋房霞洲蟠紫寶葵燦星芒
晉國夫人齒瑤池王母行非關飯雲子自別具天腸
鬢影翻雙鶴偃音動八琅請持綠玉杖將母祝無疆
七言排律

冒玄翁老年伯暨年母太夫人七十雙壽詩

淮甸雙星山海隅霞光朝舉啓祥圖虹升總挾千秋
藻鳳盟能標百世模試宰青山將玉案做君碧水鏡
冰壺兩教騎竹瞻霞舉每到栽花見露濡章貢績中

三異備絃歌聲裏十奇俱租清粒粒成心穀賦治田

田得道腴泮水一新宮有色長虹載架涉無虞甫

何幕權方劇忽報將歸總轉紆鄧域橄分盤錯舊江

城兵動借援孤已拚生別家人掉更獲雄進烈士謨

蒼赤救寧依井市鄰封和協率師徒縱囚自返威斯

赫剪寇如焚力果殊欲託股肱勤翰綽忽思田里急

荒蕪鳥道連雲備賜履華林媚日喜操觚松間偶奕

驚濤響水際高酣倩竹扶開徑但教辭襪垂竿寧

必拂珊瑚共知鳬鳥如喬也誰識鴻家有孟平案舉

竹窓逾自肅琴調花樹老相孚八驂西駕遲王母一

鳥東來說戴姑蘭發瓊甍當戶秀珠驕明月不凋枯

瑞時清泰麟爲種衍世靈長鳳又雛家學久延祛靈

簡科名無愧在京衢壁山譽重心相照金鏡懸空璧

共輸忻曳華裾紛綵戲漸搖蕙蕙過庭趨承顏却取

鵷行伴進壽何妨蓬島逾七十年俱移莫英八千歲

共問桑榆黃滋耆色浮杯菊紫入書囊作臂更香案

仙班原不老聖朝耆社可長呼褒章詎少王言寵爭

獻雲語續若錦

丹陽旅感別陳茂之道士

歲暮交輪擊五衢朱方墅色客心孤自慙無事同羈

旅却被開鵬笑老夫每厭驛亭煩病馬幾過酒肆念
當爐徑行乞食支公社栖托分雲柱下徒月鼎貯丹
飛作邑羽衣飄練散爲湖新篳敵雨沉千雅五木挑
燈轉一盧香泛青精時共飯茗浮翠浪亦頻呼他時
相憶能相慰好寄箋雲入故都

華山劉鍊師朝萊閣開吳求諸公書道德經

携歸鑲石藏之雲壑詩以送之

蓮峯煙雲甲天下吳會煙雲長紙價日日漱雲太華
巔却來吳會求書玄五千字字蓮花簇香露濕烟生
尺幅只恐秋風挾字飛掇雲掃石鑲翠微芒鞋綠杖

詩歸

卷四

三三 可經堂

千山豁出關入關一隻鶴曾飲明星玉女漿只乞名
書不乞糧祇今秦關滿冠甲信信豺虎不可狎自云
劉根道炁高靈符半寸皆崩逃余家舊住杜陽左聞
君西歸鼻出火

予家系秦中南渡歸吳十有餘世吳
今見秦中諸公未免有情故詩尾及
之

戴孺人八表壽章

夜寒寶燄光千尺青女素娥暗如石游戲人間八十
年遠山一片冰華襲有子縈雲丹竈紅有孫吹杖青
藜赤只今林立森成行誰識當年苦茶檠梅花吹徹
北風香繡屏錦字明珠光庭含百和芝蘭氣簾捲三

山蓬島霜隱隱翠鸞乘紫霧飛飛青鳥啣紅觴唯有
盤桃未易熟天門詠蕩雲蒼蒼回視井橘大如斗中
坐二老黃衣裳起來再拜稱未央噫嘻緱山之桃何
足芳

觀畫冊遂讀貞女傳因嘆天下有鬚眉之不若
者爰爲之賦

山房窈窕山雲裏山勢蒼寒劈空起山泉一呼開玻
璃小橋曲坂依流水水漱松根鍊石香枝枝葉葉相
低昂下有栢舟何泛泛令人却憶衛共姜共姜已識
兩髦面之死靡他石不轉芳孤干誠照書形不見滌

詩歸

卷四

三三 可經堂

洲貞女傳貞女生長名門閭十五十六通諸書笄年
十七行出閣七月黃姑渡錦車可憐勃窣黃公子玉
樓六月催修史天上迢迢去不回生筆文驚解連理
綠窓訃至啼沍沍來唁我儀髻而奔不願同衾願同
穴縞纁素練携晨昏秩宗聞之淚如瀑死者已矣生
者悼夫恩自淺義自深先賜未亡貞女號山可泐兮
水可越此志此生不可奪余欲臨風爲寫真愧殺世
間鬚眉人

五言律詩

贈無幻上人

諸疏爲佛事清課與時忘浮碧宣生菜餘紅帶子簪
酒因元亮設茶與趙州嘗時或隱几坐塔焉不可量

重游天界寺

重來謁古寺爲愛石雲孤暉展登蒼靄飛身入畫圖
忽如僧撞月疑有鬼爲鳬鞋鞢聲何處編鐘起莫湖
招飲王世兄牧生於水木亭二首

相逢經廿載今始識兄顏喜極悲仍並情深禮自刪
綠陰移曉席紅葉借秋山意氣不知夜重城已掩環
其二

木末開亭子林尖坐我兄暮霞衫袖出殘日酒杯牛

詩集

卷四

五

可經堂

先澤三江意故人千里情悲來天地黑四面起秋聲

送沈觀察桐江入蜀之任二首

梅花開曉吹珠勒點江塵澆轄一杯酒乘傳萬里身
楚雲湘雁夜蜀帝錦城春戎索宜添控泰氛恐及鄰
其二

中國方多故而君胡遠征廿年淹畫省一鶴入夷城
介氣紆南極遐荒折大名不須司馬檄蠻騎遠花迎
除夕

臘歸何草草酒炙紛具陳又送秣陵歲誰招鷺水春
浮名三棒鼓顏鬢五拌辛欲飲還停酌呼嵩問漏頻

酌生堂

何物老僧韻逶迤開徑幽羅梅香作國洗竹翠爲丘
院烟扶茗椀山鳥間歌喉鄭重主人意移尊遂勝留
草昧講師北去

何年奉白法來此立無宗半半諸天外三車一指中
點如頭是石識聽樹爲龍行逐孤雲去天花遠法容
夜入淮口懷古

明月角弓招偏舟歸敝貂雲來三楚鬱河入面淮驕
草沒娑羅碣烟荒胯下橋吾家夫子廟高影際脣霄

立秋日舟次濟上

詩集

卷四

五

可經堂

客况經時改旅懷隨物遷荷殘濟水露柳老穀城烟
對酒雙蓬鬢瞻家萬里天將無梧葉意亦復怨新蟬
過頓莊

昔傳白雲嶽今見碧漸流帆挂山頭布船移石面鷗
清冷先帝澤蓄洩老臣猷不可聞野虎一絲引九州

雨中酌湖上

不辭征路濕重此醉霞巖小雨文湖面鮮雲畫嶺眉
蒼龍啼老樹青乳咽春漸搔首問花信條風過幾時
秋夜同張向之吳伯珍兄弟小集

夜半日氣盡月澄波欲流梧陰盡空地蛩語領深秋

大白纔回落高歌星漢浮相逢多俠興醉矣復添籌

紀行詩四十首

發黃安

陰陽催歲暮來往易年籌少婦歸驢背疲人坐石頭
大山當面立雙鵝負天游客邸留連久臨行亦自愁

桃花寺

獨行恣幽討入寺恍棲真犬吠雲中豹僧歸天際人
石壇花雨舊松磴白鷗新我亦忘機者彌清習靜心

翻北望山

貧僻行山背逢樵覓路頭滿山落空翠大抵盡松楸

詩集

卷四

三

可經堂

磴險捫蘿上衫長被石留一登絕頂望人物總浮鷗

發桃花

班馬鳴前櫪啼鳥散曉霞楓林丹似火霜葉白如花
倦骨空征道思親苦憶家碧雲在何處引首望猶賒

途中書所見

迴盤經絕巘徙倚出重陂村僻仙源近林深鳥韻奇
冰池雲母面雪嶺老人眉暮色餘兼歲登臨愁別離

岐亭懷古

路出岐亭站莫炊茆店沙猶聞獅吼處不見季常家
日落千山火雲歸萬樹鴉逢僧訪前迹而我趙州茶

長至夜抵新州

先王閉關日而我適征塵裘布吹成鐵鬚冰呵欲津
路高天近馬烟散月親人候律今宵別休辭酒入唇

曉發新州

江抱新州碧沙仍舊日黃難期晴雨意莫辨水雲光
逆旅原天地征蹄信鷓鴣平生我任達久矣破行藏

曠野

隔江三十里平野數千疇淺草承金鉉輕雲護玉韉
望遙人影短險盡馬蹄道柳色斜陽處團風古渡頭

次團江

詩集

卷四

天一可經堂

下馬團風澣島林舊戰場楚弓沙月白吳壘成雲黃
鑑影涵天遠襟流東地長江聲疑有恨如欲訴興亡

晚泊黃州

赤壁雲初暝島林日漸紅波搖兩岸火人語隔江風
夢鶴侵蝴蝶蝶燃犀逼水官天寒游子意清夜月明中

入郡懷古

竹樓今始見相對雪堂開故物已非舊題人安在哉
江聲流日月古道暗塵埃後死今誰是登臨百感來

弔蘇文忠

碧年聞赤壁今日始登堂碣石蒼龍矯矯詞白雪香

典型遺像在顛氣引雲長縱華觀無際波天但渺茫
雙舟伎酌

演伎夾雙舟樊山月正幽尊疊依水置歌吹雜雲流
鼓作漁陽慘珠經漢女留乘槎從此逝我欲到瀛洲

謁甘將軍

萬里西通蜀三江東入吳崗巒列體勢勝繁啓雄圖
有勇推典霸無人嗣伯符一從臣魏後鼎業已淪徂

發田家鎮

放艦迎風出驚濤觸石迴舟成之字去鳥帶墨痕來
山合天疑小江窮水復開此中堪卜宅無奈憶親催

李詩

卷四

五
可經堂

阻風還次田家鎮

爲食積羣好天遣石尤狂再補登山興重開問水觴
霧高雲有淚烟澹日無光相賞翻成恨歸思尚渺茫

登山

行盡蛇盤路方知鳥道崇足邊飛去靄嶺下沒歸鴻
搔首捫天近高呼蒼磬空石林紆鬱氣面面極芙蓉

雪行

羣嶺皆含雪連江總映雲寒將愁共至天與岸無分
絮薄假爐火形枯待酒薰扁舟臥不穩清響枕中聞

次□□

葉舟遷信宿連日浪偏驕江晚梨雲漠沙寒絮雪饒
迎舟鯨自拜乞食鳥爭朝萬點思親淚隨風斷續飄

重登石鐘山

重來謁古寺爲愛石雲孤驛展窮蒼霽飛光倒碧壺
吐吞搖日月表裏鑲江湖側耳聽泉竅鐘鳴似舊無

望匡廬

突岬此何處匡廬亘遠天黛浮五老筆青入九江船
雲影昏吳墅虹光落布泉荷生今已老誰與買山錢

游濟巖

迴波激爽簾湧石盡蓮花氣鬱雙姑峭濤蒸五老霞

李詩

卷四

五
可經堂

過彭澤懷陶徵士

靈鐘盤地軸宸翰灑天葩自權璫臣算山光似點瑕
順流下彭澤霧色鏤高春欲撥千山瘴言尋五柳踪

髻山

雲中人隱兄畫裏屋交重靖節今何處孤山秀碧峯
神姑久寂莫惟有髻高懸環水開粧鏡蒸霞插寶鈿

馬當阻風

烟流香勝濕風約翠翹偏不許凡人戴孤留咽怒泉
盡日侵鷗渚終朝對馬當寒烟生古戍野燒入危塘
浪隱舟疑沒風吹雁不行令人愁欲老短鬢已頽雙

對月

對月商來霽占風計去途肯賒十日好假我片帆無
舫客兼齊晉江雲雜魏吳隨緣聊自慰天地盡吾徒

江夜

維舟依古岸水靜碧粼粼檻底雲承棹波中星射人
蘆殘稀宿鴈江濶隱修鱗停憩移時久鳬鷺亦自親

憶親

卒歲無多日倚閭有老親曰歸懷自昔問隔奈何今
風拍冰夷嘯砂昏山鬼吟好憑清夜夢飛越大江濱
過東流

詩解

卷四

可經堂

過安慶

東流依水置遙望若臂空人影魚龍並城煙屨氣蒙
山開趨背勢帆掛住來風意與雲俱嬾閒情送落鴻
百戰舒州地英雄久寂寥潯陽懸暮色滄海落歸潮
楚竹然魚子汀蘆宿鴈寒金陵行且近不斷瑞烟飄

池口有懷

黃鶴池邊鶴金雞石上雞乘雲千折去擘月一聲啼
不見仙人跡空傳羅隱題余來暮江上腸斷楚天低

江月

孤舟停暮色明滅浸寒山江冷霜垂練波清月墮環

櫓光水檻裏人影玉壺間細聽泉聲起清潮逼岸還

望九華

勝拔千山儻名因太白傳連空來秀色接地倒蒼烟
嶺碧搖江練峯寒湧石蓮何時蕉夢醒日晏此高眠

江望

衙烟一道斜寒絮落蘆花匹馬江邊樹雙鳬柳外沙
媚人雲自懶愛我酒常賒歲暮晴波上愁來何處家

次蕪湖

倚棹鳩茲邑山光雜水氛估橋蟠郭遠市語隔江聞
烟氣疑爲霧歌風散入雲古來佳麗地無日不紛紛

詩解

卷四

可經堂

過天門山

巨靈啓閭闔隔岸兩峯晴梵宇雲爲磴人家柳作城
寒高嫌日淡風駛覺舟輕不識姑溪郡浮屠逼漢清

登牛渚

一逕通牛渚雙溪入潯洲石烟寒嶺色松籟切江流
浪欲衝磯去山還共鶯浮臨風如有感問月此淹留

謁太白祠

吾愛李夫子風流百代遼醉吞滄海月才湧大江潮
灝氣還天地凝雲自暮朝古祠蘿薜裏松浪自刁調

望金陵

飛眸入帝里烟雨抹長干瑞繞鐘陵爓雲深風閣寒
珠簾今甲第衰草昔衣冠莫問前朝事傷心如轉丸

拔秧

迂道經村落閒情趁野陰盈盈紅女手細細綠秧針
學步凌波穩看粧對影沉細腰如倦舞含笑聽歌音
愛妾換馬

紫駟我所重紅袖不須嗟寫月雙條翠如龍五箇花
橫行天地外度舞夕陽斜問爾傾城色何如汗血驂

遊胥山

感懷伍子嶺醜酒陸公林巖經易代謝秋風悲古今

詩歸

卷四

可繼堂

開軒供怪石調管佐啼禽縱引天邊目悠然寫我

登密因閣

深徑鏤平橋危樓倚碧霄水飛晴帶霧松籟晚兼潮
隔嶺雙峰出穿雲孤磬飄密因微結果怪石總相朝

茉莉

佳人自南國絕世號傾城色入三江重香含百越清
凌炎繁雪亂傲午數星橫珍重籠子髮殷勤感汝情

過宜伯子村莊

蕭蕭風逼人歷歷星可親刺掛青絲袂枝留白氎巾
一羣鳴鳥起幾處寒烟新曲澗寒塘外波光與竹鄰

雨懷

急雨度秋城疎窓黑影生衣蒸常帶潤鼓濕欲無聲
人作他鄉語蛙猶放國鳴旅懷愁日暮淒斷若爲情
書寮自題次孫若英韵六首

其二

乾坤一敝廬歲月幾乘除對茗時燔鴨翻經夜走魚
靜看松影落澹許物情疎爲惜居諸晚關門只著書
半畝官無恙一庭草不除吹藜青出火洗研墨邀魚
啼鳥隔林滑危花落檻疎感懷營百慮時把讀殘書

其三

詩歸

卷四

可繼堂

頽唐雖自放磊砢未能除舌在推提塵談深起聽魚
科頭隨榻便傲骨與時疎頗類稽中散從來懶作書

其四

志結千秋上煩將一卷除未多慙繡虎可遂涸鮑魚
日麗藤蘿淨烟微藥竈疎息機方掩卷風力爲開書

其五

野蒿沒深巷修竹隱階除閱破安蕉鹿從嗔上竹魚
小堂巢燕徧主賓訪人疎自得南華理時參西竺書

其六

寥落十年志蹉跎幾歲除賦成誰監狗缺散尚無魚

閒使書篇穩窮令故舊疎蕭然蘿月臥不草乞憐書

馬驚朝雨

蕭寺鐘鳴後祇園鷄散初雨將花共落風與梵相擊
雷響傳梧切簷聲入枕疎細聽渾不厭人在碧霞居

弁園和宜魯詹韵

入檻已驚別登樓勢絕殊遙看落空翠細視只虛無
繡窗雕闌近崩雲峭石扶林窮轉幽仄如欲遇麻姑
寒食踏春

長林如有待乘興幾回過藉草聽松籟因風聞鳥歌
意閑流水緩地迥拾春多遙看北印下蠅營竟若何

詩集

卷四

五

可經堂

過費大芝田齋頭

斗室鎖烟霞臨軒映日華無時不過客有地卽栽花
藥竈茶烟合琴床劍影斜但觀小隱處已識長房家

春盡避客川上

晴日煖生烟亭臯春意還竹孫貪有子鶯老欲無言
晝永逢迎懶情迂禮數顛相看如不識獨立俯清泉

寄徐甘若

我歸遲廿日君去促兼旬遂使浮雲意彌深游子心
交貧情始重別久念逾真滿目皆愁路如何慰所親

舟次卽墅值雨

一棹過卽墅繁陰花岸懸風醒沉醉酒雨倒欲衝烟
雞引雛相語鵬呼羣自還野人罷農事溪上枕蓑眠

別宜魯詹

顏魄無圓影雛歌有促音半窓殘雨夜一夕兩人心
道術存同氣天涯隱盡替相期如不負何必共沾襟
別費也魯

小閣繡蟲編傳山絲麝烟太玄分火讀吾道一燈傳
獨鳥婁江外斷雲滄海邊自茲揮手去迴想各婁婁

懷弟有寄三首

鳳池瞥眼過鶴市倚肩行落葉描予骨蜚鴻寫汝

詩集

卷四

五

可經堂

其二

數年惟悵望一揖了平生豈曰無愁訴難爲腸斷聲
層城朔氣高寒色動征袍季子此時別余心終日勞
由奉天外國廢宅雨中蒿伊鬱無窮恨相侵入鬢毛

其三

過也詩思好天涯阻賡歌非君愁定少不爾夢偏多
涕淚乾坤滿蹉跎歲月過明年杳無定近日且如何

登木末亭觴諸兄弟次道甫韵

携酒出南郭登臨殊豁然桃天深竹裏石繡古祠邊
江暮弄殘日山春移少年醉歸遲小苑老眼得花憐

答王太史覺斯木末亭二首 次來韻

崇丘飲塵詰嵐靄若爲親頑石有知己長松無笑人
登山宜及壯閱景畏逢新寤寐欽前哲千秋若比鄰

其二

携樽過寺背丞勝選松柯石氣濕林莽江光漏薜蘿
難恒此日聚易逝若春何不飲恐非計來朝風雨多

陪尾流泉

圖經識陪尾今日始登臨瀾氣涵河漢紅濤噴石林
入漕分地脊過寺識禪心誰發臨流嘆奔忙變古今

次韻酬吳磊齋年臺

詩集

卷四

三

可經堂

從來女媧石不補別離天儂仕如泥絮兄名與日懸
風南宜再北髮白不重玄莫遂就猿鶴斯民實可憐
放歸過開河驛

三五開河夜月明連靜漪荒塗分素艷昔影上金卮
引興入寥廓弄人忘久疲故園今夕滿定莫數歸期



可經堂集卷之五

嘉禾徐石麒寶摩南

七言律

元旦謁孝陵值雪初霽

複道千兵立翠微
水晶陵殿儼垂衣
春回日永蟾蜍睡
夜靜風嘶鐵馬歸
欄外珂光搖嶺雪
雲中樹色點袍緋
南連禹穴功真並
風夜無忘咫尺威

壽趙忻城姜太夫人

珠翟冰綃捧大姜
清絲緩肉問中堂
雙城獻是麒麟脯
列國携俱沆瀣漿
蒼珮細含萱草色
斑衣遙貸袞

詩鑑

卷五

可經堂

龍香跡來趙壁名天下
况近瑤池盡夜光

請扈芷主大勝禪院仁首

白業青蓮足翠阿
公餘野服每相過
有無聞諦鷄鳴樹
大小乘禪獸渡河
限鐵裏雲香氣濕
衣珠迸雨筆花和
吾鄉古刹烟嵐處
幸踏浮杯主薜蘿
長干烟樹鏤禪窩
強起生公下碧阿
人世比來青眼少
知師到處白雲多
壁留殘偈教龍護
錫響深欲並鶴過
我亦好閒今欲老
請分半榻禮維摩

齋宿口占和鄭父母謬翁作書政

白雪朝飛五月涼
齋官浮墨苧衣香
心游象帝風俱

穆人並義皇日未央
嘉樹洗看還自嘯
亂篁刪去不須詳
農時極目憂雲漢
較雨占梳總漫商

至故戲之

夏日借胃考功嵩少沈祠部愚公陳職方白菴

張武庫冷石諸年翁游天界禪寺

祇樹陰森夏殿涼
溪蘿窈窕午風長
不知杖履渾天界
猶向傍人問上方
竹氣迸烟僧案濕
龍涎浮火佛牙蒼
相携不減廬山伴
故事應圖與石霜

春日偕涇陽年兄飲楊父母於藏春園承示戲

駁工部句詩率爾次韵兼謝簡率

詩鑑

卷五

可經堂

水衡亭樹雲全歎
浮翠滿空光離離
隔舍疏篁正補闕
高堂聯草經拾遺
賦懸日月計誰和
醉飲春山盡是期
慚慚盤供止青並
不能留客底春時

和汪使君九籥新柳詩

銷得教烟暈未成
東風喚起困初醒
半開碧眼星星媚
乍學官腰故故輕
黛淺不堪京兆書
影疎光惹灞橋情
留爲車蓋連雲陰
莫遣長吹出塞城

和韻錢宗伯御冷百祖堂詩

夢憶瞿曇記頂門
廿年香氣恍梅村
誰知歷歷看花者
卽是堂堂補處尊
空界暫從色界顯
白毫細逐彩

毫翻堂成百祖原來一笑指孤燈破八昏

文部園送訥翁鄭父母出鎮雲中話別

離懷去住黯難言候鳥疏林總自煩此夕共斟文部

月何年重泛秣陵尊秋高獵馬鳴雞塞日落邊聲起

屬門知有長纓能縛不教匹馬至渾源

聞說負漢恩特移天部出平原書懸日月康成

草旗擁龍蛇鄭吉屯賜劍拂星流午夜繁纓垂火動

手門功成麟閣歸來日青鬃疑添雪數根

奉送御翁師相新被簡命兼呈嵩祝

崇車夏策出江干遙領諸侯謁紫鑾自爲嵩呼頻叱

詩編

卷五

三可經堂

取人因帝賚盡彈冠祥開水國雲山潤鈞轉天街草

木歡應是太和隨馬足頓令衝臘不知寒

文章昔定中原鼎麻詔新披太極絲周室九人先戴

望軒階六相后爲師瀛園思發從風草閣樹心懸接

日枝慙愧屬郎頭早白可容初服老江湄

寒夜宿禪院贈福上人

烟暝風尖行客稀半肩投止開禪扉莫嫌花院推人

出祇恨鳥紗與道違問我馬牛呼卽應故生羊鹿見

俱非晨鐘數點江雲外殘夢敲醒頓欲飯

登北固

峻嶒高閣倚重閣人語雞聲杳鷓鴣間水落江城高二

變潮迴海勢下雙山愁眉直北浮雲黑却羨歸南去

屬間滿眼樓艘來更早誰憐逃屋議招還

冒考功年兄署齋種梅次吳道甫韻

携得揚州水部春疑來江外洛妃神但栽宜選紅香

處若澆須煩皓腕人數莖供珠防島下一枝橫鐵任

霜頻花時香夢浮書屋風月高談互主賓

冒考功年兄既種梅復四購佳竹數竿植之荷

齋離離烟梢有千雲之勢卽用前韻賦之

梅花已占十分春部領還須湘水神三兩箇煙青出

詩編

卷五

四可經堂

屋數十尋勢緣低人冷光墮几分雲濕碎影書牆濕

月頻移種不辭心力盡山公原是入林賓

別房海客

粉署瞠乎學步初忽聞驪唱惜離居春江開鏡迎書

舫錦甸含香待畫旗六察止聽毛是鳳兩朝諍虎矢

爲魚此行不少瞻依者時事多艱好上書

賈鴻臚招飲同張年兄玉調美燕乎機次韻二

首

日高海氣未全收人立蒼茫燕子頭城建丹霞連左

个江沈鐵鏤曳中流戎衣當日開堯甸兵燹何時靜

禹州携手登臨愁極目擬從兒訪赤松游

列岫呈青烟乍收年年神宇賽磯頭咽江危石聯拳

怒湧月澄波一線流樹影樓船疑茂苑水明歌吹似

揚州主人情重寧辭醉漁火生紅未倦游

早朝

馴象初回宮漏微鞭線三拂曙鳥飛天言滿國聽逾

靜聖治垂裳喻轉穉穉節立雲隨仗馬玄珪晃日照

朝衣夔龍滿眼知誰是鵬鶚初心已漫違

吳將軍入衛

一夜腥風動馬韓手提鐵騎向桑乾雨拋蒙鎧千軍

詩集

卷五

五

可經堂

靜霜拂虔刀萬竈寒直以先聲進點肯容殺氣傍

長安功成細柳歸營後論績還登大將壇

桑乾回望

帝城春樹五雲隈一望蒼茫意自摧燕子亂飛占氣

語桃花開笑審風開百年禮樂真吾事滿目兵戈憶

將才班馬欲行頻勒往桑乾河畔幾徘徊

贈李明衡直指二首

憶同擬策獻長楊幸囑凌霄白簡光青海烟飛銷障

屬紫宸聲重走豺狼澄天雨散花廳汗烈日寒生牆

斧霜屈指本朝真御史季方端不愧元方

水碧澄湖紅蓼肥秋光先上漢臣衣柏臺月曉千門

靜鷗鷺風高燕雀遠中國有好彈紙貴聖朝無閑諫

書稀東南近日多流桃好繪新圖上六飛

五月次舟樹下

女貞花雨漲行塘斷續回風斷續香引我輕橈停碧

樹看他新燕點滄浪浮家擬泛張融宅載酒誰過楊

子堂尚有未平心事在每聞騎拭干將

初度

大衍因重又得三顛毛五月雪鬢鬢百城青卷生來

癖十斗紅塵老去諸每怪聲鳬能泛泛却因方枘笑

詩集

卷五

六

可經堂

悠悠此心自有長生法懶向長生口訣參

登太白樓簡張澹石職方陸中涵武選

等閒題睨掛重樓一着名賢即勝游列檻摩空來泰

華殘碑撥蘚入龍蚪詞人已挾飛仙去浩氣還從我

輩留地主不愁無賀監與來自解鸛鷺裘

清明日朝陵因縱觀形勝

杏林風雨拂烏紗策馬瞻陵赴落花地湧青蓮成良

岳雲迴紫極護乾沙遙臨齊魯通王氣高壓雲韓飲

塞霞鵠立從臣齊拜舞敢因醉興泥春華

丙寅秋夜謫歸同鹿柴王四兄步月承贈佳句

散步林臯尚帝畿月明還上逐臣衣千門雪色龍宮
冷萬里秋光兔子肥親舍雲寒愁老去君思山重許
生歸感君不惜明珠贈他日相思上釣磯

夜發靜海抵直沽

禾黍高低弄夕曛檣燈零亂破黃昏樹蒸夜氣三分
雨帆裏秋烟一葉雲靜海金鉦鳴古戍直沽牙關駐
新軍援遼已竭東南力何日辰韓捷策勛

過淮陰第三閘

甘羅城外水洶洶口隘河高勢若攻隄石束濤成雪
檻崩湍擊浪作芙蓉喧應白晝吟騎蜩屈指青天倒

詩輯

卷五

七 可經堂

渴龍日暮征人愁欲絕可堪舟楫老章縫

贈陸山人

甫里先生百不關藏名家住白雲間檻當明鏡一重
水簾捲芙蓉數箇山茶竈烟微蟹眼退竹翹書壓豹
花斑有時獨抱鱸魚釣徐歛殘絲帶月還

偕吳伯珍宣魯詹吳龍媒游雁湖遂別魯詹

扁舟葉葉下重湖十里波光浸玉壺風動壁間朱鷺
竹水連江外子雲廬倚闌競爽諸游子縱目高懷獨
老夫喜得相從又離別秋烟滿樹暮山孤

代某祝徐侯

早飛白雪映燕京遂擁非烟入魏城鄒律調成千谷
暖宓絲絲寫出一簾清爐香駐穗宵常直花戶迎風夜
不扇平日祇從魚學蠢逢春亦共鳥爭鳴

新秋和韵

杜鰲朝來已不同井梧脫處影偏工畏寒促織啼宵
露憶遠疏砧逗晚風殘水微微消落木清商細細入
蕉桐尊肥千里知堪煮何必悲秋似楚中

吳謐生以詩見別次韵答之併示其兄仲聞

昔於晉國驚雙陸今向吳家數二難揮塵時乎銷篆
暖論心忽爾抵更關寒潭劍合龍飛近秋浦沙明雁

詩輯

卷五

八 可經堂

去卑迢遞他鄉重回首每思佳句倍摧殘

賦得新月橫秋贈陳伯子公儀

木葉蕭森烟氣收遙空纖月澹初浮度來霄水無多
碧點作西湖不盡秋緒芥片痕停日出白眉一曲帶
星流他時見汝飛明鏡分我清光到十洲

送俞明所之任惠州

路指龍川飛蓋斜腰間寶劍掣青蛇到來荔子丹迎
憶此去楊花白滿車蠻瘴變雲成五色海風吹雨淨
千家幽情最喜聽鸚鵡長日垂簾到晚衙

贈吳孔游

葉葉衣冠自昔年風流贏得一經傳問奇愧我非揚
子擲賦知君似仲宣塊壘未平須付酒波瀾已定不
驚淵從來世事同飄瓦莫向南樓更悵然

午日苦雨

黃梅五月直塘村三日三夜雨翻盆平疇大抵魚吹
藻朱戶還驚浪撲門濕雲泛泛龍虬動野水濛濛滄
溟渾老農飲泣烟波上何意菖蒲點綠樽

梅雨歎念弟

林梅將落雨霏霏雲黑天昏晝掩扉粘壁蝸廬陰自
出接蟲螻蝻飽思歸因憐小艇和雲度愁見層波夾

詩集

卷五

九

可觀堂

岸飛阿末不知何處宿白蘋洲上想欹欹

從弟午日移書欲附我游武林竟以秋月始得

見信遂孤是約悵然作報

生憎遠水魚無准却惟深秋鴈始來老子於斯興不
淺次公何必更相猜徑行間取武溪水携伴同登放
鶴臺但使風期竟孤負月明湖上獨徘徊

贈費也魯併規

漢家司馬無長物到處携隨綠綺琴乍落啼鵲清夜
淚忽飛敲月暮秋砧分聲入韻還能賦轉味論交想
見深不識劉皇撫掌者風窓一曲果知音

贈許德生

四和烟暖黃金鴨一顧風生白玉郎此日茅菴頻見
訪何年藜閣可相忘櫛櫛似芥春秋少有鑒如冰月
旦忙某也刪緝難一割喜從樽酒話文章

夜泊姑蘇

闔閭城邊鳥欲棲下上盤回遶樹啼獨泛扁舟悲失
路過分漁火認前溪歌喉轉落楓橋月行客聽殘茄
店鷄愁喜不同同逆旅明朝烟雨又東西

別王大期生

欲與同歸事尚難獨留中夜起長歎文章底事蟬蛸

詩集

卷五

十一

可觀堂

羽客路交情野鶻歡已解相親爭按劍終期爲爾一
彈冠吳官兔膽應磨就飛向龍津水亦寒

雪

漠漠雲痕墜草來霏霏雪色浸樓臺旋看碧玉掌中
舞落見桓伊笛裏梅萬里寒光留月住千林花滿借
春回袁安此日惟高臥客有誰能載酒來

俞伯子楚回寄訊

忽忽無蕭憶至今離情無那閱商參數千里外經行
絕二十月餘消息沉寢國深烟埋地肺腥蛟吹霧失
江心想卿駒布歸無恙塞馬蘆花處處深

壬申除夕

猶是雞斯約髮時何來鶴羽上顏絲天涯遇酌兄兼
弟客舍稱觴女作兒未有數椽供暮隱徒勞十載掛
朝資聖恩似海終難報吾意歸山已覺遲

甲戌誕日

電裏鬚眉濕裏身打開釐甕總酸辛眼前一杯宜滿
引此後千秋恐未真賴有詩書供老興可容麋鹿笑
羈人揆余好泛桃花去緱嶺緩山別有春

蘇二眉炭以詩見示却贈

井梧初引露華圓此夕相逢一餉歡彩筆英如青紫

卷五

十二 可經堂

玉新詩滑似黃金九蟬聯細細從風落冰縷絲絲點
月寒愧我徐寧多惡句兄從蘇軾更持難

泠泠朗月映寒扉遙自昆吾振碧輝函谷敗貂雖鹿
鹿橋林歸鶴已飛飛漫將藥鼎供遲暮且以琴書答
戰肥世眼任他貧相士從來傲骨肯棲依

壽胡尚桐六十

懸矢于今六十年碧窓吟老錫山煙秘探鴻寶炊雲
子藥採丹砂椿樹仙每爲炙衣培活火時因發醺負
名泉新題小額書高隱誰說蓬瀛弱水邊

落桃花詩次吳道甫韻

減却秣陵幾點春臨流迷殺問津人絳茵一洞身疑
阮紅雨數村家似秦扇底風飄香細細蹊前霞散碧
萼薰多應貪結五更干故卸曉粧寧是貧

憶家

不知春信近如何忽見桃花點碧阿却恨等閒辭澗
極尚將老大委風波水明東海來千里雲暗南州草
一窩幾欲乞歸歸未得五湖烟雨夢中多

喜得居于松

誤點朝章十五年而今始結一枝綠迎窓綠洗機山
雨夾屋紅流歇浦泉書舍矮依嘉樹置陰壇高傍好

卷五

十二 可經堂

花懸尚須拳石看雲起擬賣南山半畝田

宋中丞太翁與家中丞僑胥交也時以吏掌垣

左遷留畿一見麒麟歡若平生憐余善病授以

調息口訣且謂余天機澹澹可與入道感其

知己寐不能忘今此語若新而人已戍古矣

感而賦此以當江嶺

曾共班荆江水潯春江難與道手深自言有訣能延
世許我忘機可入林一歲三遷明主眷兩朝多難老
臣心憂時未遂匡時志付與朝陽補鶴陰

招劉兵憲雲密游梅塲

選游携得素心人白髮寒花相照新小立澹烟分靜
氣輕沾香雨悟空因影移放鶴亭前月格老凌風臺
上身君去瀟湘知近遠相思頻寄一枝春
僧關鐘午踏晴沙不信春藏老圃家數曲曲懸吳仲
畫一枝枝似漢津槎妮人有夢梨雲醉墮額無聲香
霧奢我欲卜居從此老先澆杯酒聘梅花

夏日過焦山禪寺喜同諸兄弟

擬從方外學逃禪雨雨風風一棹偏海氣迸衣寒五
月龍涎囊寺濕諸天危磯樹裏鷗情遠幽夢燈殘鳳
影聯久點朝班愧前哲好將白法問南泉

詩輯

卷五

十三

可經堂

杖柱青藤挂一壺同登絕頂坐藤蘿杯搖淨練來三
楚掌瀉玻璃入五湖院靜鳥愁參竹篴水明僧定浸
葫蘆晚霞最喜看成綺鐘落禪扉興未孤

爲吳道復代贈茅止生內四十四初度

繡閣新栽日月懸風流妬殺藍宮仙先生漢女珠初
濕騰吐藍田玉始烟雲捧六銖王母珮香聞半偈辟
支禪自非句曲真入種那肯臨凡與作緣

丁丑入賀過鄰城度歲次壁間韻

昨宿荒烟古洞旁今辭殘歲昔賢鄉籌時計拙傷心
短瞻帝情深極目長雪點鄰城千舍白春歸官柳幾

村黃椒盤無柰撩鄰思雲樹重重望轉茫

卽事再次前韻

築室從來苦道旁竟無奇策救窮鄉數家烟火安居
少七道輜軒去路長中澤有鴻思羽翼倦途何馬不
玄黃問官鄰子稱名國遺跡千今未渺茫

晤姚明衡明府欽其才品爲東諸侯之冠詩以

奉貽

豈與尋常循吏同立譚已足見才雄郊圻能使流移
集生聚真如開創功遊升尚稱爲小試蘭絲何忍歎
其空因君却陋河陽宰安事栽花一縣中

詩輯

卷五

十四

可經堂

走筆慰鄰令姚明衡左遷藩史

官評吏治久僂僂郵壁看題淚滿膺野泣千家前召
伯新除大國舊枝乘二桃自古悲梁父萬弩憑誰策
馬陵簞賊終須思定遠莫愁點壁有青蠅

俗宗絕頂

曲磴盤迴十八重孤峯只共鳥分蹤雲飛白馬搖吳
練碑臥青虬識漢封爲浣塵纓搜絕徑欲窮老眼立
危峰黃花洞口曹僊長可許扶藜一過從

再次鄰城郵夫不給信信公署因憶同行文啓

美太學仍次舊韻

歸途再次古城旁重簡原題似夢鄉游子獨留天地
瀾故人頻憶水雲長去時柳眼初藏碧今日蜂腰盡
退黃斑馬欲馳如驛散可堪引首望蒼茫

送春日鄒城見芍藥

客久不知春色稀郵亭名卉殷春歸午笑朱闌靨窮
窈朝酣紫霧烟霏微直與牡丹分寶帳疑裁霞片作
天衣香氣暗薰人自醉豈緣憔悴困征騑

途中小立書所見

透遲周道闌征車表樹輕盈一逕斜少婦眉偷供姆
膳老農牽子了官家綠濤風過漸漸麥紫雪晴看漠

詩輯

卷五

五

可經堂

漠沙景物依然人獨悴平生無淚亦如麻

張掌垣九山直諫被權周南共惜口占送之

離樽難挽直臣轅暫謫何非聖主思雲暗紫微占見
睨書留青瑣照黃昏名高只益時入妬身退補知吾
道尊喜是九齡身未老好儲定力正乾坤

贈陳魯直新遷北部

共地同憂春復春况爲兄弟世婚姻應知置水扶風
者定是虞淵捧日人剩伎籠鵝書欲就衙官司馬賦
能新朝廷大獄憂方起好把祥刑仔細陳

騎入犯次蔣官端八公原韻

天驕一夜向南飛動地崩逃去曷之但有私交謀鬼
寫情誰轉戰出燕支黃靈鼓死管星落白日魔高山
海移聞說行師裴度在可將空手定安危
血濺親藩半北行中樞豈是政權輕奪情擬雪寧前
恥辱國翻爲城下盟立仗鳴騶諸諫省怡堂燕雀老
孤卿自慙無策回天地尚掛臣班一姓名

退過鄒滕道上

惟餘歸燕弔居停此地曾悲 燹經兵氣未消聞野
哭人烟初浣劇夷腥蒼雲圍軫思唐勒白首鋤園愧
管寧見語 猶前北可將何策慰朝廷

詩輯

卷五

六

可經堂

戲次田娘婉玉驛壁韻

香撲郵垣賦幾行一行一淚恨宵長誰將林下迴文
婦嫁與河東落柱郎雙眼乍凝貪夢接半衾如暖足
神傷薄情若解憐情種敢使黃衣倒綠裳

暮春襖日復宿剡城官舍

郵壁重來認舊書寂寥休訝是荒區泉分沂水香千
折花借杏壇紅一株喜有問官傳勝事驚聞養冠出
中樞 鄒因冠龍輪蹄交革舊職難言而當 孤臣極目
天高遠幾爲時艱欲向隅

哭盧制聞九台年兄

塞垣鎖鑰重親璫撫帥齊稱上壽觴醉裏忽傳邊羽
白夢中驚見戍雲黃須臾三輔膏 欽倉卒孤臣拜
尚方碎首酬恩原不薄邇來幾見殉封疆

一介文人領彩毫十年甲冑樹干旄凱還曾偃漁陽
鼓誓戰先盟李愬刀長碧有燐燕草泣馬珠無影漢
雲高幾番義憤悲難遏中夜披衣起一號

過滕驛聞 未出口

想馬勝陽有所思荒邨俛仰不勝悲三歌誰折田文
券一褐空留太白碑城閉春風烟火少道經旬始簡
書遲中朝未罷軍容使退 悠悠不可期

詩補

卷五

七

可經堂

乾若錦旋及申宗公五表

敬亭山上湧紅芝秀山高勝事宜杖底墨花浮竹
屋日邊宮錦動霞巖揮壺自喜負薪者擁絮何慙拾
芥兒早晚中興將獻頌好憑著述佐清時

送別施大銀臺四明被放南還

擊楫悲歌行路難逐臣猶憶主恩寬荒村寒冷孤爲
主古戍旗高盜是官玉版行參蘇軾荀剡溪擬進子
陵竿同來未得同歸去淚咽燕臺白日寒

去國四首

君恩臣罪總如山負戴靡任去住艱不喜春風吹燒

綠更憎曉月並弓彎赤城暉晚曉烟外紫極觚稜查
靄間慚愧老臣心髮短無能爲國靜氛頑

其二

豈曰無家懷此都君恩自與世恩殊孤虹白日三千
丈雙眼青天一匹夫好倩夔龍行雨露莫教鴻鴈足
江湖征塵紅處干戈滿回首燕山起鷓鴣

其三

帝鄉何日洗機槍時值艱危百慮長啼老杜鵬春夢
破望窮鳩鵲晚雲裏問心可照三槐樹卜宅將經五
柳庄報國無能惟有淚歸修農課急官糧

詩補

卷五

六

可經堂

其四

放臣久矣欲歸田何事臨岐倍黯然自恨虛糜孤雨
露况經滿眼足戈鋌鐘聲出寺疑宮漏花氣侵衣憶
御烟白首窮途無一事日依北斗誦堯天

次李太史二河扇頭韻

無計空圖忝法曹誰憐放鳥拂顏毛長源鐵軸烟雲
滿供奉文章日月高正色講筵陳至計投詩選客鎮
輕舸風前注想殷勤意氣味濃於玉色醪

次林太史可任扇頭韻

爲求懺罪乞禪宗一滴曹溪法雨重入侍衣龍綉錦

帙歸調狂象局玄封從來蕉鹿同占夢此去尊鱸好
壯容感激故人情意重教余搖扇却蠻烽

鄭太宰玄岳七表

四朝元老七旬仙言行變高日月懸桃李舊栽成一
柱場駒新繫動連錢統均南北山濤啓補袞中興吉
甫賢況是帝心重簡在漫將姹女問紅泉

和錢孝廉仲芳扇頭慰詩

尋花信步愛扶鳩贏得閑身傲五侯歸隱併無桑十
畝擬占已落遜初繇銅駝定釋春風恨續女空煩永
日憂雖有五湖烟水在休臣未敢爲身謀

詩輯

卷五

十九 可鑑堂

聞說瑯琊尚控弦腥風吹斷踏青天每驚野店無炊
黍豈是春城早禁烟官繡自歸紅鼎客蓉城應屬掌
書仙垂鞭路曲殘陽裏別意還同馬鬣旋

別孫督院魯山時以大廷尉出爲宣督

循夏烽高簡咎繇天心似欲偃蚩尤風生緩帶明珠
絡月滿形弓白玉彈三捷定期茲一月五湖何計泛
扁舟瀕行曾與銓樞議袞闕還歸吉甫修

別劉少司馬玉瑞

老去春明雪滿顛放還猶荷聖恩偏歸程莫好於三
月別意難輕在暮年近日行人惟鞋跼舊時城聚但

荒烟相思回首天堦迥日詠甘棠賦一篇

詠報國寺雙松

自與橋南體勢殊寒光千丈只橫鋪藏名別號支離
叟避世辭封子大夫粧向佛頭分翠靄聲疑雉尾出
笙竿爲經兵燹難成別拾取雙青掃一圖

酬白大司農慧峰唁行次韻

憶昔聯趨上紫宸分曹共矢克艱臣夷飛自負風雲
世波蕩何傷渤海春澤畔厭聞漁讓屈終山生愧蠖
求伸只今漕輓稱難事別淚寧關聽泣麟

答內閣中翰梁慎可詩次韻

詩輯

卷五

二十 可鑑堂

時艱肯托許集倫貫索芒高漢法岫丹筆幾停求救
青白雲空領愧爲臣江南醞熟歸何日薊北烟荒久
不春剩有新詩通御氣放翁一讀一沾巾

孟夏

聞說承天報覆城松楸欲問更吞聲當年諫禍幾無
種此日凌恩孰奉牲養寇老臣蒙慰錄弄池小蠹漸
偷名數天不共人悲憤可少桓桓十萬兵

承王少宰素公吳掌垣磊齋攜酌壇官言別并

及世態有感

小避僊官勝祗園牡丹花氣點清尊不因點

駐那得弟兄終日溫乳虎負義難作勢
無言相逢每恨輕相別何日

次文供奉啓美扇頭韻

聊蕭荒徑奈何冬喜有高朋足鼎鐘
竹幾何一樹欲欺峰聽談溫室頻移坐目送寒鴉獨
倚松漫說當年集許事於今惟有競從龍

其二

窄窄柴門淺淺苔碧煙深鏤待君閒借來月色能
客賒得山居好種梅薊北風塵頻入夢江南雲
登臺明年此日俱無恙再向山根醉幾迴

詩

卷五

可綱室

平露筋夫人

薰風吹過露筋祠整服停橈一弔之請目濕烟生
鳥斷腸何處盡紅兒蚊心以爲留生氣至性
世知近報爭冠從楚施隨風三嘆薦江蘿

壽顏珠巖父母二首

廣陵濤色挂蒼天散入薰風單父絃珠白鸚湖明月
出巖高鯨海紫雲連千秋交味玄如水萬井歡歌氣
若烟早晚聖明如訪舊雍孫今有彥先賢

年少飛鳬出帝庭蓮花翠鏐發新硎我從漢傳求循
吏君向吳天現福星冰映玉壺春不散月懸金鏡曉

長焚已看掌上無窮澤何必荆南有冥靈

祝巖叟顧年兄夫人

何處難銷淚萬行十年從宦尚槽櫟曾分績火添
照更擘機絲佐栢霜神盡爲愁姑未起孝窮直與願
相方營書可是能增價雲散青天月渺茫

哭嬌母韓孺人復之倩弟示詩次韻以答

藁砧不見大刀頭化石餘寬掩故垆四十年辛同水
逝三千日眼共眉愁憤榮草際無窮碧淚灑天涯不
盡流欲慰重泉何物是祝君慎勿委箕裘

五言絕

詩

卷五

可綱室

文園前輩以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爲韻各

拈十絕於石因爾口占取啜心捧

有美懷前修新詩賡同服憑誰領遺風日暮蕭蕭竹

其二

昨蹟已成古來朝知及今何如達觀者一往棲雲深

其三

吾心本不繫偶爲曲池留風暖琉璃縹烟空玉帶流

其四

林深好鳥來對坐若平昔鉤輅話桑麻聊爾成主客

其五

隔花懸大旗云是屯兵處烟竄入雲清能無庚癸虞

其六

新來求廣鑄翫眼薄於羅何如春沼裏依樣起錢荷

其七

風迴花徑香烟散林光淨起以日涉成幸無簡書薦

其八

側足登危棲緬懷愁泄杳啓窓仰鐘陵日暮歸雲納

其九

本意久忘熱荷風且貢涼閒情隨樹蔭不覺有高堂

其十

詩輯

卷五

三

可憐堂

曲檻花明處小橋春暮時爲嫌流景促翻恨典衣遲

贈承如上人二首

作麼雲棲去爲參蓮池師蓮池不自我我自有蓮池

其二

到得雲棲頂亦無雲可棲松頭日落處猛虎一聲啼

九日

歲歲茱萸酒今年是故關相逢俱可醉何必更登山

論鼠三首

夜深鼠縱橫來往如奔馬告鼠莫狂行曙色將射虎

其二

使狸欲制鼠乃與鼠一家告鼠雖一家狸愛不可誇

其三

携伴復挈子橫行床第下爾鼠未來時曾有橫行者

懷人

登樓望西南引目垂楊缺不見豫章城但見關山月

其二

書窓聊偃臥陽絕愁愆期開眼見屋月合眼見所思

其三

結朋千里外憑高一呼之風微氣渾短不得到天涯

嘗藕

詩輯

卷五

四

可憐堂

凍雪浮金液寒瓊映玉卮何緣蟾子入隨處忽牽絲

秋怨

獨眠愁不穩身如轆轤轉聽雨滴芭蕉一點復一點

七言絕

靈谷寺琵琶街

空街咽咽響檀槽應手誰將絃索操可似維摩是摩

詰石壇新度鬱輪袍

南台郭丹葵年丈惠菊

一夕西風葉滿臺黃花不減艷陽開只因烏府初移

得盡帶稜稜霜氣來

送薛更生入北平二首

聞兄策馬向桑乾
竟夕離愁春雨寒
十丈京塵黃白日
隴隴烟霧隱長安

去年豺虎尚縱橫
北去而今不易行
見說黃金臺畔
客無心更欲請長纓

題王崑華年翁書額

秋山已入高人格
紅樹疑留太史春
寄語中流自在
者好將舟楫起沈淪

詠銀杏

離離垂子綠雲新
不見飛花點翠茵
待得秋苞香拆

詩輯

卷五

可憐堂

後星星白眼看何人

橋頭

經行十九年前地
一樣冬風吹鬢枯
勸馬徘徊尋舊
跡石橋楊柳幾株株

贈上人

能空諸有老曇曜
半浣江雲半結跏
趺烟景滿山詩鉢
裏可分一片到儂無

風流何處叩禪居
半畝花龕挂碧虛
啓牖山雲闌人
坐南宮畫譜米顛書

吳道甫途中惠橄欖

承兄惠我果青青
翠霧寒濤夾齒馨
留得數枚香滿
把待敲石火煮中泠

遊牛首四絕

松翠爨山雲爨人
莽蒼一徑接嶙峋
垂鞭信馬牛頭
上風過巉巖落梵音

夾山竹樹接清光
更有清光山外襄
縱目欲收無盡
勝振衣還上最高崗

嵐氣松烟咫尺迷
山僧作眼度雲梯
捨身巖上憑虛
立宛盡金華殿脚泥

牛毛蟠作老松丫
怒舞青虬似攫挐
隱入禪扉聽說

詩輯

卷五

法倒和塔影伴蓮花

莫愁湖二首

莫愁何處水空春
醞爲莫愁愁殺人
一樹絳桃陪着
笑祇應前是莫愁身

東風吹散赤城霞
盡入南湖數樹花
日暮不聞傳漢
臘輕烟猶在五侯家

弔會稽女子

按會稽女子不知其誰氏
妾抵古驛題三絕
詩遂投繯焉予詳其句
迨武非烟流也果若

非烟死亦何恨然猶愈於昔之易安今之安

平生次韻以弔之

在為半顏顏絕塵芳蘿汀畔行雲身生憎誤嫁武家
不遂使鏡臺不復春

古驛真同鬼魅游燐青蓋碧對悠悠知心不見生何
用手拘瑤簪折鳳頭

裁成新怨寄憑誰風為蕭條馬為悲老眼久無憐玉
意為卿一弔淚雙垂

附會稽驛壁詩

茜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
雨後可憐零落舊時春終日如同虎豹游含情

詩報

卷五

五

可憐堂

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念留與風流作話頭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把

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暮春柳

纔成書罷又成綿為報春思不自憐春債未完春欲
去愁眉銷盡舊時煙

回首

啼鳩呼雨澹朝塵堤柳青青入袖新回首天街雲霧
裏可憐春屬可憐人

逆旅

時郵傳奉裁輶軒之客往往困辱于逆旅秦
士固自賤也感而賦此

逆旅聊蕭仕與孤停驂呼酒對眠驢主人笑問客何
事草肆何勞辱大夫

古道新柳

策蹇風塵天際回斬新柳眼為誰開似因陶令曾相
識故晚勞勞俗吏來

失題

風起燕臺土一身憶家日夜兩湖濱不知何院新栽
柳偷得江南幾點春

詩報

卷五

五

可憐堂

次東昌觀販棗

蛻却烏紗學賈師請將北棗決贏奇回言園棗新增
價大棗如瓜去若遺

望嶧山

嶧嶺雲開日望奇風將嵐翠上袍稀莽蒼不改秦時
色遺事銷沈到石碑

宿鐘吾驛

四郊小醜莫狂圖率土人心尚國初歲歲轉漕千萬
糧盡懸日影過鐘吾

經漂母祠三首

萬金散盡獨夫事一飯常留千載名不信祇今淮水上高雲只共古祠平

負羈里內負羈妻漂母津頭漂母祠可是婦人偏具眼男兒何地着鬚眉

哀憐進食母常有何獨母名留至今應是淮陰載漂母未關漂母識淮陰

阻雨訪僧

潑雨還烟歇桂橈爲貪幽寂訪僧寮禪門春色無人主一樹胭脂濕絳桃

贈賢徐調宇

詩輯

卷五

元一可經堂

記得同參萬笏霞別來又是十年賒不知屋畔新栽樹添却幾株紅杏花

題林亭畫

千霄巉石芙蓉整嵐煙不生嵐氣靜茅屋苔交虎跡青溪橋水落龍涎冷

九日治平山戲題

輕注沉檀一點么水宮飛出弄珠嬌五陵車馬如林立只把多情衛玠招

訪吳江舊寓

桑柘陰中一古廬十年不到眼生疎當時父老今何

在依舊平橋貼野渠

徂公持一猿繫隅北哀鳴徹夜如有所思

葉打寒窓燈漸昏啼猿噉噉惜離羣何心賦得徂公辛欲向千山弄白雲

感老妻寄衣

鴉喚初寒徹骨摧檢衣重補剔燈裁雞鳴熨貼囊盛了特倩鄰童趁曉來

懷王大似省二首

離別場中老此身更聞秋鴈倍驚神三池弄水蘆花渚記把君衫當拭巾

詩輯

卷五

元一可經堂

文成端可逼星辰恨讀新篇未有人舊時桃葉青含子碧海曾偷一度春

水蘭詞

巖月新眉照寶弓解鞍躍馬出從戎燕支山下追騎不數三千退口功

野望

九月霜酣鴉柏紅隔林掩映似江楓村人中酒歸來晚踏步難披烟雨中

佳人泛湖

綠袖飛香湖水濱迎風依約動朱脣興來自倒金樽

酌高捲湘簾不避人

直塘里寒食二絕

清酒寒原紅發醅何人不道拜墳回孤丘獨立胥山
外寒禽誰添土一杯

細雨輕烟拂樹低故園陵草想萋萋白雲深鎖稀人
跡禽鳥還能旦暮啼

寓興福禪院六絕

五夜聞鐘

漏斷寒鐘響入雲幾迴半醒夢中聞起來乞得禪燈
火細檢三車綠字文

詩集

卷五

三

可經堂

曲沼觀魚

日落秋池夾岸明游魚爭餌往來輕綠沈一水知多
少無數圓圈撲面生

古松影月

危松夭矯龍千尺月散寒光如剪壁長夜無人烟不
收風來吹亂一庭白

蓮臺施食

定後機忘雨不猜鬼王颯颯夜飛來分餐殘粒猶未
盡曉落寒鐘鳥下臺

佛相莊嚴

共瞻初地湧蓮花五百年來風露賒塵劫不生獅子
座紫磨一道白毫斜

沙彌弄筵

樹挂斜暉納晚涼僧吹橫笛換新腔無端催上關山
月併作秋聲惹恨長

過清陽江

清陽江浪搖日白夾岸蘆花風瑟瑟屬陣南來叫一
聲行人到此無顏色

卽事二首

擣顛來去千愁端木落霜高清曉寒岐路誰悲晉公
詩集

卷五

三

可經堂

子紅顏翻爲下盤殮

鹿城少婦飲衣迎問我何爲帶露行潘鬢只今已銷
盡風波處處不堪情

偶成

裁罷文章步碧苔僧房一半白雲埋閑中採取花消
息春到海棠枝上來

扇頭書贈剗石和尚二首

耽空矜說闢機鋒了却禪心卽慧宗不向明師叅正
覺有如寸莛撞洪鐘

任爾雲行不礙天拈宗何必墮枯禪從今提得真頭

領烈火中開十丈蓮

馬上人惠蒲團

想入非非定裏天月圓枯坐不知年爲憐詩格如僧
老借與時人學坐禪

題杏花與魯詹索和

紅雪吹香透碧紗上林烟裏一枝斜相看須是依雲
折莫遣東風老杏花

游虞山八詠

石壁

峭壁千霄似削成嶙峋千疊薜蘿生輕輿飛渡浮雲

詩輯

卷五

三

可經堂

磴疑是山陰道上行

劍門

大阿飛映雪花圓削出芙蓉兩瓣寒自是白雲貪有
室夜深風雨破嶢峴

拂水巖

□□□□下潺湲枕石徐聽玉乳傳苦與東風能借

便倒流飛上白雲間

望海亭

海勢東來天地黃回看河影半滄浪城門千堞如孟

大多少朱門鎖綠楊

野望

野色迴看入畫圖千溪如練下重湖亂舟點點斜陽
外出沒烟汀似野鳬

佞佛

樹裏紅妝出化城翠翹壓髻夜珠明嬌拈羅舌情無
限低控金爐訴小名

登山

隊隊羅衣雜錦衣欲窺年少故依違相逢花徑偷青
眼同上空山踏翠微

情癡

詩輯

卷五

三

可經堂

佳人一顧斷腸時墮履隨行耽不知恹底春風亦好
事羅裳輕揭上花枝

遙望宋園

時寓武塘

一片寒煙捧魏城浮屠懸映日華明重重雲樹藏予
室想有啼禽依舊情

到家

茅舍愁腸似海寬十年世故等沙搏鄉音半雜他方
調惹得兒童問客官

復之倩弟示詩二首

愁城百疊與雲齊咫尺吳門烟雨迷接得新詩不成

歸淚痕如茜濕輕幃

而今法護已吞聲爲有僧彌欲擅名不識池塘春草
句何年得向夢中生

桃杏兩枝同鐫賦得枝字

輕調官粉薄調脂莫把桃枝倚杏枝記得開元春宴
後花魂夜半不勝悲

賞牡丹

琥珀杯光繡幕重紺園爭賞牡丹紅何如茅舍疎簾
甚獨泛春茗試晚風

鶯

詩輯

卷五

玉·可經堂

春慵織女墮金梭但織花烟不織羅乍去復來如有
意綠楊影裏一聲歌

馬滾塵圖

兒手提黃金策驅馬燕然翻塞陌權奇顛倒似者
誰大宛初來照夜白

除夕聞江浦打仗感賦

聞說秦氛駐定山腥風吹血過江寒誦椒不比新亭
宴底事臨觴淚亦丹

殺氣橫雲戰未闌又催鉄騎過江千冢家除夕周南
鼓併作漁陽動地寒

中樞促戰鼓聲乾仗劍誰登大將壇舊日八公風鶴
在擬將賊首獻椒盤

閨中兒女聞新統小鼓輕鉦響碧欄就識戰場今夕
苦幾家垂淚愁星弁

過泉林

柳浪松濤林作水乳花珠樹水爲林慚無好句酬名
勝獨漱清泉坐曉陰

參碧霞元君

帝女天孫是也非何年丹洞跨鸞歸不如野老真知
得但認雲銖舊羽衣

詩輯

卷五

玉·可經堂

戴花

白髮紅花笑自愚雪堆頂上樹珊瑚花情不比人輕
薄日日含香待老夫

過舜井

歷山山下井花香朱纓青帶百尺床徒倚設論謨蓋
事遺編強半要商量

按井在歷山下余見綠床朱纓婦子牽挽數十武
不止也問淺深於父老云十有五丈因念敗象殺
機既動幸卒擒蓋安得報命竣事而重華呼吸生
死跟蹤求遠安得遽成厥功是以爲謨蓋辨証者
當以此井爲確
証聯詩以紀之

宿費縣

楊花如雪出東蒙
勒馬回頭問澤鴻
可惜舊邦遺訓
後惟餘一片驛塵紅

琉璃河上 時值大旱

欲歌雲漢慰周遺
聞說居庸又豎旗
繪得民圖不敢
獻琉璃河畔嘆流離

題五十三叅之一

白髮飄飄第一尊
羣僊羅立似兒孫
瞿曇情比人間
重雙手携男取次捫

其二

靈山不在海南南
瓦礫牟尼等一叅
到得叅成親見

詩輯

卷五

三
可經堂

佛滿頭霜雪白
髭髭

梅塢

今年再到梅花塢
又見梅花老幾株
不忍輕輕離別
去儘教香雪浸寒裾

騎南牧中原路
斷過琵琶街望
孝陵有感

拍破春尖踏破鞞
分明宮殿響雲蘇
鍾山不比江州
夜底事青衫淚轉多

自古孤臣怨婦異
地同情爲次會稽
女子驛壁
怨詞三首

越水名花絕點塵
花烟博作苧蘿身
自從一嫁燕兵

後歲歲年年不復春

其二

寶屣香泥舊日游
花塵紅起不知愁
無端誤入豺狼
徑生折瑤釵雙鳳頭

其三

論來風月舍吾誰
風月無憑祇益悲
淚落不關河滿
子偷將幽眼倩詩垂

過被 諸邑卽事

悲風颼颼咽空城
半被 雖半被兵月
白燐青聞鬼
哭披衣中夜遶堦行

詩輯

卷五

三
可經堂

其二

亂堆白骨血初乾
官署蕭條春晝寒
驅馬竟過衣已
濕何堪更與問盤餐

其三

夫割生妻子去翁
斷烟殘壁冷東風
桃花不識春無
主依舊焚餘黑處紅

其四

聞葉啼聲逼暮屏
亡人今夜 中歸離
愁細數還疑
夢篝火重看是與非

其五

飛脂趙血抵高唐云是邦溝十萬糧一夜腥風催獻
納盡輸 帳買城隍

其六

城危不見援兵旗 去兵來鮮子遺父老吞聲重借
問朝廷新遣將爲誰

宿郟城留寄施四明光祿

郵亭三過卽家園館吏驚呼說舊恩雨夜憶君知近
遠獨挑青炮送黃昏

新城署牆有葵一本舊直指命館夫自牆移下

蔥鬱如故來者競題遂成勝事余思葵知衛

詩解

卷五

元 可經堂

足盡日傾陽故能險夷若一不然其不憔悴

顛仆於烈日之下者幾希矣今人不肯盡忠

所事弄壞國家身名俱喪可勝嘆哉智不如

葵亦足咄矣因援筆次韻聊以寓箴

赤日能同雨露姿丹心傾處不曾移箇中只有葵花

曉說與羣芳總未知

渡白溝河

問道初春又暮春白溝河北白楊新楊風吹土漫天

黑不放清光照一人

過句曲次侯浚明憲長韻四首

霜華壓壓冷千鄉青女春時底事忙暫喜征驂輕
盡畏將明日雨暗量

其二

雙袖清風出帝鄉白頭何慕老塵忙腥風滿境朝廷
辱敢以餘生自計量

其三

滿目流離鄉復鄉破郵殘燭照人忙傷心菜色兼兵
燹萬斛春愁不可量

其四

句曲春雲滿四鄉僊山一境鳥聲忙何年得掃花壇

詩解

卷五

元 可經堂

雪日給松花釀一量

清明過嶧縣

杏花初褪嶧城紅婦子提筐拜墓蓬底事行人不歸

去搖搖心逐酒帘風

答孟太僕肖彤年兄送行詩次韻

老去山猿好結鄰丹霞日日武陵春只愁帝里多風

雨日暮那堪岐路人

其二

蘭易新詩照遠行燕山越水斷嚶鳴滿船楊柳誰家

笛一片浮雲何處京

六言

夏水暴至燕薊齊魯之區巨浸稽天予秋月戒

途水勢未涸昔之禾黍盡爲蘋蓼草蘊相屬

流離十九因六言一章

平澤一望千里高原數點孤村老農化耜爲呂爨婦
炊魚代殮竈下巢成野鴨屋頭挂出行輪鏡光人影
出沒水勢雲天吐吞索食啼兒伏牖追租驚隸在門
國家方嚴通責縣吏寧惜崩奔昨日已賣幼子今朝
將棄孤孫何繇得聞聖主重與招卹游蒐

同宣費兩生小集梅花下

詩輯

卷五

望二 可鑑堂

離別四五多年忽同二三知己把酒大醉一翻眠在

梅花樹底

村居四時樂次吳謐生韻

垂甍燒痕綠起橫塘柳眼青來打鼓家家社酒杖藜

處處莓苔

竹粉香添曲徑菱苗翠貼橫塘閒共老農較雨晚隨

稚子乘涼

水碧湛如展鏡月明空若澄江春稻霜懸鳴杵采蓴

夢隱橫簾

風動林供枴樹雪翻樹出梅花林斧寒冰作釀醪分

燒火煎茶

秋夜偶題

半邊沉日欲下不正柴門尚開座客忽歌折柳鄰僧
遙聞落梅地浮月色如動蟬帶秋聲可哀孤殺少年
思婦幾迴懶傍粧臺

簾鈎蕩漾風來羅幕無人自開月妙不知獨宿夜深
直入儂懷

詩餘

滿江紅

劉兵憲雲密忠乃見疑清而得謗朱不勝憤懣

詩輯

卷五

望三 可鑑堂

因其歸途次石頭爲賦二闕以當折柳

縱目當今正譏佞高張時節恨則恨漫天典霧倒顛
豪傑瘦竹棲殘丹鳳影老拳突下清霜鵲向歸橈欲
唱渭城吟聲淒咽 非爲子肝腸熱非爲子功名歇
奈吾道波沉金堤一髮東海誰憐精衛吻中流自棄
迷津筏待從頭訴與聖人前犁好舌

又一

長嘯歸來嘆童叟擁車鳴咽都則爲嚴除害馬力清
難覓三載將他懷內裏一朝忍向河邊別到而今遮
莫付紅爐何須說 纔掉轉淮陰雪又早見瀟湘月

更漁燈零亂漁歌並發一枕江聲將夢遶半窓柳色
迎人跌好殷勤拱手謝謔臣還膚髮

踏莎行

陳崑良有豫章之行先送余過邗溝書此爲別
江蓴衣羅山橫劍氣一杯明月分天地燕飛西去伯
勞東廣陵濤寫離人淚 此去西江二千餘里逢迎
爲挾揚雄字好歸來也卽歸來玉娥香粟丹如醉

其二

久雨初晴卯天如酒惱人春色來江柳灞橋折盡又
隋堤纖纖弱縷盈盈手 意氣恒雲文章春繡羅衣

詩輯

卷五

四

可經堂

錦綽鶯花候行人翻作送人行箇中滋味君知否

瑞鶴僊

奉祝周雲路七袞雙壽

蓬萊連太乙喜繡捲簾珠堂開壽域人生稀七袞况
夔龍山甫一時填溢吳歌燕舞步搖玉玲瓏清瑟錦
模糊花氣網緼寶獸麝檀烟濕 奇特長生殿裏王
母遣桃翠鸞卿出秋澄瑞式桂子下芙蓉側進觥籌
盡是飛瓊弄玉簇擁真僊珮鞞更銅陽章武諸賢鞠
躬侍膝

漸秋高景勝鳴露鶴兩兩三三相應金銷流月鏡看

東公西母瑤池清瑩紅歌歡正更天家霓裳飛贈何
處傳來瑞蠟香濃日暮漢宮煙曠 非佞若姬扶蘇
戲側金錢發祥文定芝光滿榭與玉樹交森映羨公
如忠獻人稱長者皓首齊眉介慶願年年長此承恩
毋忘翰屏

玉女搖僊佩

壽李母劉太夫人七袞徵詞爲賦

鶯花嫁柳鶯頂偷桃一片春光欲拾帝里風和錦堂
花滿剛是夫人七十瑞靄濛濛如濕看垂珩裊裊危冠
岌岌大都是天堦珠履各捧霞觴僊僊而入翩跹也

詩輯

卷五

四

可經堂

盈庭拜舞瑤池珠交翠織 况又是風生解額馥早
孫哇世世人誇琳立記得當年蒸藥親課手剪機絲
停緝養就翀霄翼自今後皆是報劉之日地久與天
長歲歲在桃花扇底斟春色歡樂極飛瓊倚管翻新
什

浪淘沙

春夢曉朦朧僧磬玎玲驟疑長樂起朝鐘錯欲呼衣
趨陛也人在禪宮 贏得箇身鬆睡到窓紅從今還
了舊休公不與醯雞爭世界兩袖清風

又

潛影到壇宮
烟柳陰濃日
華歆親動皇
穹記得去年
陪上祀
賜果珍寵
從此去
歸農細數
征鴻故人誰
似石尤風
比尤風情
更重遮
斷征驄



可經堂集卷之六

嘉禾徐石麒麟摩甫著

序

康侯新政紀叙

班史稱召翁卿以明經甲科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治民如子所居見稱述麒麟觀我康侯蓋有似翁卿云侯始令羅陽定十年徭以誠感民形諸歌誦島蜚遊海之間管如周京矣侍御史直指御史臺交章報最當 新天子意以繁調令邑行之日華若顛者扶藜泣於郊蒜著髮者騎竹泣於衢相若服者倚廬

文輯

卷六

一 可經堂

泣於室咸謂父母棄吾曹去而弱子且誰依或謂此羸者瑞也易德耳善故稱劇矣乃首下車華所用物易地以奠暴骨著爲令計十年可省民間金錢二萬緡有奇邑中多猾戶與胥因緣爲奸規漏租庸調自侯法行劃如也其榜諸通衢一一實底諸行於是奸胥吏相率引去歸訟者衰止民知嚮風矣無幾何邑之狂弗友者因齊魯間訐妄意弗逞城內外大震人思蠢蠢動侯固鎮之以靜密行至夜分不休都人士恃以無恐夫亂之生也不乘其恬而麒麟其若此時侯左足一動其不爲鄆城之績能幾則令之數萬生

靈冉冉行而蠕蠕動者繫侯肉之骨也當事者索渠魁甚急至以功令持侯侯自割俸竊跡人四出終不忍株一無辜以自解免境內益以安去廉令世亦有之然廉者易劇而民不必拊也材令世亦有之然材者易紛而民不必撫也有冰檠心而幹之以材行之以恕故實見德而民莫能名彼小人飲其德但知株腹向陽而笑也士君子飲其德則相與詠歌之讚嘆之成如于首然麒麟又有說焉吾邑東南苦旱而北苦澇而賦額最七邑故吾民之瘵亦最七邑史稱翁卿爲治務在富之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而又禁止嫁

文輯

卷六

二 可經堂

娶送終奢靡務出儉約子弟好遊教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故民莫不耕稼力田今凋趙之餘汗邪不必滿車而屠酤兒遍城市六博嬉游卜晝夜幸吾侯躬戒淫殺爲士民先至于規泉豚蓄洩課農力桑諒以時舉行游惰者亦濯濯顧化有日富之之法當不遺餘力矣且又環士于墾環民於鄉訓之以孝弟力行更有進於富者能不引領觀政之成乎翁卿故江右人侯亦隸江右故其治狀往往相似其以瑞當穀陽以善當上蔡亦復相似翁卿以治行第一徵爲諫大夫列九卿計我侯功當

又有軼之者故麒麟謂我侯似翁卿云何也麒麟奉教於侯矣其學以治心爲主而於濂洛諸家無不貫綜昔稱董仲舒輩以經術飾吏治儒效大章況我侯學問淵源不僅在章句間者乎故不敢謝不敏聊紀一二以自附於外史氏

徐母范節婦七表壽叙

或問壽可必乎余曰可必志貞而氣從氣從而數積數積而符至氣者志之與也數者氣之候也符者數之應也氣生數數生符總之權輿乎志矣何以必之吾於徐母必之也母氏范氏并爲文學震臺徐公元

三 可經堂

配而杆軋軋然而燈熒熒然佐夫子讀故震臺公每試輒前凡七年而舉子元素君凡九年而震臺君捐館舍凡二十七歲而母稱未亡人時母推紛毀粧仰天矢志願爲震臺公老幼幼以無貽先君子羞已震臺公之翁若媪安婦賢若不知震臺公亡也者震臺公之弟若口口平安母賢亦若不知震臺公亡也者塾而訓範孤藐孤學業成卜室者再皆母手自經營不頽廢震臺公一土一椽卽富有力者難之况食貧乎則又若震臺公之可以亡也者今元素君稱臺博士員中又舉丈夫子能文章入而見母尚兩目垂

垂下視鼻選步而行選語而出惟恐母氏之或督過之也此其家訓當在徙鄰截杆上矣里中父老及諸生屢上其事有司直指臺奏聞得 今天子報可旌之日正母七表舉觴之日郡中異其事乞余言以賀余不敏顧何足以文重吾母雖然余思之矣夫母之誓不欲辱先君子地下志之貞也飴兩老人兩老人稱孝焉撫孤而孤成以一婦人撐柱門戶而家不頽敗志一而氣動也在父母所十八年相夫子克厥家九年筑筑一簷以母兼父者四十二年氣動而數積也子若孫羅膝下各盡孝具有博學宏詞掉獎之日

文淵

卷六

四 可經堂

又適與初度會數積而符至也故謂壽可必者吾於徐母必之也

今文辨序

予之識爾公也載自鄭考功訥菴然未甚知爾公獨見其被服雍雍進退氣象類古儒者意其人端人也迨癸酉較士於部暗中摸索大奇爾公文首多士退而微徵之江右諸名公諸名公率嘖嘖賢爾公不獨折爾公才也余輒私喜得人已竟被誅于棘院乃益得習爾公見其樹額頰壘壇坫上下千秋居然爲聖賢之學迫窮利害必挾術義與居造次弗去而余於

是始不敢沾沾以文相爾公矣今年春復來讀書自

重修方正學先生祠序

余吏白門父每抵木末謁正學先生祠輒低徊唏噓不能去云蓋是時國家養士日淺先生雖與密勿謀位不至三事文皇帝待先生禮甚恭律以管仲魏徵殆亦有詞胡先生甘心碎肌骨湛九族殉故君靡悔儻所謂求仁得仁者耶今國家養士幾三百年一禍夫致身綸榮先世施及孫子亶云厚矣宜何如食養士報而邇者醜弗靖薦食上國三事太臣遂有遣使輸幣納款者一德格天之闔戶崇而

良心死盡諱可令先生見哉此豈風勵之道非抑漸廟之勢使然也是故宜急修先生祠以愧今之爲臣不忠者先生祠不一處獨木末一坏其藏衣在焉想婁風皓月斷雨殘燈先生必出游陰見古松灌木之間故當以木末祠爲第一夫修舉廢墜而表章先烈有司事也余待罪府事百餘日不能爲先生鳩倂高大其閭閻貽其懿孫忠佑憂余之愧也夫余之罪也夫則其以募疏屬余弁余亦何辭之與有噫後先生死者同有是心其盍起而圖諸

江東驛復行召募緣起

余代匱周南最久聞江東驛諸生監硯庶日夜憂食報之及謀復召募聚訟三年而不能勝嘗試綜錯其故則僉報者如鞭犢使耕可饑可飽可生可死而必不可使逃也若召募易合之衆如養餓飢須時其飲食不然則決藩頓縻而走故官府恒患焉於是江東民欲釋江東之苦無日不望復召募而官府亦欲自釋其苦遂不能不行僉報勢也今年秋余越俎正尹事有以前所聞語余者余曹守前賢令惟恪勿爲動已而適直指臺陳公以按部至江東父老洵呼冤痛於交戟之下直指公謂余曰是獨非公事乎余謝

不敏詰朝復見公復理前說今日公獨不見夫負重者乎百鈞之重一人輿之不勝兩人輿之必勝即最辱三人亦蔑不勝矣今諸馬或養一足或二三足人衆則舉輕事分則力省何所負於公報而若是公曰不然昔之僉報者五十三家米二石而十餘家已倒廢流徙矣是亦向者所謂衆樂易舉之馬戶也譬之操舟使習者操之雖涉風波一兩人持舵可無恐若不相習者中流遇風人愈衆手脚愈亂舟覆愈速安在其衆樂易舉也余又曰是固然然每見齊豫之間率多僉報何以獨難江東公曰齊豫之養牲植猶

文輯

卷六

七

可經堂

吾鄉之耕蒔家習戶曉非若江東負販之家目不識馬者也且其所爲僉報按丁而役計田而定里遞審編互爲番休非若江東之驛官吏可因緣爲奸驛傳胥得上下其手也又以一縣之力充一驛之費非若江東一閱之市供六路之差也是不可比而同也余曰謹受教於是竭一月心思與各廳縣往反斟酌下上諏咨幾成築舍幸大京兆劉公祖至沉識迅機俄頃卽定爰成條例數則以煩直指臺入告庶幾江東民有起色乎顧余每觀興華之故始未嘗不盡善而後稍凌遲廢墮不承權輿則夫中儆不恪而力行之

是在後之君子也矣是在後之君子也矣

黃母姚淑人壽序

世婦而維節孝之經子嫠而持門戶之重此非所謂篤行者歟大率性植其純全而時遭其缺陷恒相逆而相顯焉貞松不能使涸寒無層冰能有以葆合之已耳砥石不能使屈注無狂瀾能有以撐柱之已耳冰瀾有歇時而松石率後老其得於天者全也余於是可以壽淑人矣蓋淑人佐閨卿黃公之理宛也贊以貞靜筮以機杼不以宛一物填諸囊更部於是註上考以行取咨公時宛人不忍公行蔽湖隘衢持公

文輯

卷六

八

可經堂

踵而號無慮千萬至於秣陵未戢止固公能其官亦脫簪之助有力焉迨閭卿公晉御史臺值崔魏二豎內外比而亂國是逆端見矣公草疏發奸狀慮爲太翁太孺人憂獲鐸未定淑人口朝有大故非婦人所敢聞第憶往事振理作難狡焉殄絕不獨仗馬一切懸車名世之老莫不析楊奉楮相屬於道華元行弑先殺孔父邪人醜正所自來矣繇此言之彈亦禍不彈亦禍萬一彈而中國定而君安不然竭忠貞而繼之以死分也何疑焉公意遂決乙丙間鉤黨大起諸兇二五耦袂舌礪齒以需公至乃遽弁出吳門爲義

民所拉煞殆盡併失去 天子詔書傳入會稽淑人
卽語公徒步入長安歸命 天子一時道里費皆淑
人十指之贏也同卿公既斃淑人慟而哭日三四
殞或曰是殆以一死殉公平淑人瞿然曰我何敢托
於烈湓死爲先夫子辱亦以我家故徒壁立竭蹶以
輸誣賊掃矣二白春秋高萬一菽水不及時其飢瘵
瀕不及當其歡傷厥二白心卽未亡人罪又諸叔與
我藐諸孤就外傳萬一肺醢之或不給於鮮幣問之
或不給於陳俾諸子荒於嬉卽又未亡人罪是以痛
耳蓋太翁性稍嚴亦稍憐愛少子而同卿公存日秋
文輯 卷六 九 可經堂

毫俸餘必以昇次公白崖汗邪釜鐘之入淑人一勿
收問而是時淑人又代太孺人揀內政自介婦以下
臧獲以上望腹者思果敝縕者思新髦士思室孩穉
思鞠莫不仰淑人以濟其欲不必濟輒詢淑人分身
四給之憊甚顧不敢辭憊也益強起推髻操作龜手
疥肌靡所憚苦一味之甘必擇其腴桃諸梅諸以養
於太翁太孺人其次以供塾師佐諸叔子讀卽布縷
耳璣之細膏炙醃醢之餘刀尺綦履之小必以公諸
介婦勿敢私於是太翁太孺人安之如同卿公時越
三年禪同卿公淑人乃悉索敝簾與家產聽封翁股

公不敢以同卿公長請異貴請異慘死請異均於諸
叔淑人敬受一股業而四勞之與兵孤各一凡飭老
哺幼膳臘烟燐之費於是焉出故諸子恒寒不得與
諸叔仲比淑人晏然無間也訓諸子爲經世之學不
咕咕章句諸子遂羣鉤博弋能舉諸史百家之要而
身體驗之見諸行事明公長者率樂與諸子交故不
敢淺視諸子如同卿公時今距同卿公殉忠之年蓋
二紀於茲矣淑人年亦既五十矣長公太冲次公晦
木徵詩文壽母問序於麒麟故出公門歲丁卯麒來
陪公拜母於中堂帳泉之間練服悴容悲不自勝竊

謂生死師友之誼過於彭宣安敢辭是役於是進太
冲晦木而問之曰與先同卿同死節之家其服練食
糲泔澣澣績服勞有淑人若者乎其上恐失上下恐
失下侘傺有淑人若者乎其食貧而情煩源鮮而應
廣捉露有淑人若者乎今雖副筭六珈猶同卿公服
也受若劬而未獲若報願吾子之念之也夫問菟不
能書績金馬之門講學不能身荷知覺之重徒令志
士捧腹未見其可則我子夫亦與二三兄弟謀足以
康母者而壽母可乎若夫誦介眉之章捧萬年之卮
非麒之所謂壽也雲笈秘文有之捨此五懸反諸柔

善可以長生淑人成忠體孝荷綱樹常舍德之純比於赤子桑善極矣長生其所自有也况彤管之載中壘之傳舍此焉往區區詩篇庸足不朽淑人乎

醫正序

武夷薛君之先爲名太醫立齋先生其道則以循時審氣爲主蓋時有古今氣有流瘳而因之患有餘歎故其投人藥也必先固本益元而後以滲導攻逐行之以故人之就醫者危而獲安僵而獲起不可勝數一時聲價如陶弘景孫思邈再來雷薄海內乃武夷能世其業其持論宏渺而診切精佳大率類立齋予

文輯

卷六

十二 可經堂

故與交甚久予一家少長男婦皆飲其藥嘗爲予言今去古益遙而氣痺康節以元會運世立天地歸除今正爲九月之卦也雷嘗冬發聲桃李恒秋着華嬰兒出胎卽不啻呪江海不能蓄潮更徙日月之行以赤白道彌近而天低已午月有蟋蟀聞世多產侏儒平仲之類然則氣薄可驗而病者不容槩用攻逐可知矣一日里婦有病隔滿而脹諸醫百藥下之而婦益羸水穀絕幾殆婦言我必欲飲武夷先生藥也而武夷至急以參沸湯飲少選婦霍然良已進飲食更不復急滿予問其故則曰婦病久瘁甚氣不舒經矣

非參何以榮其氣而使邪得行耶因出囊中所論著醫正一編索予引言行世予友太史黃幼平嘗作易象正其意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取象以繫之而苦其儒之牽於辭也因卽象正之使人得旁皇解會於言意之外而易之理始若披雲霧蓋武夷作醫正其卽幼平作象正之苦心乎大約人以精氣聚生精氣且不欲聚而猶拘拘執方攻逐瀉泄之是快譬於捕鼠而不顧墻屋之毀圻亦奚益之有武夷醫正一書甚不可不讀也

引

文輯

卷六

十二 可經堂

康侯東隱二留小引

留者何瑞之人樂父母侯治相與羸弱者節耄者號而驚臺憲疏留父母侯親已得請瑞之人又相與羸弱者節耄者號而驚臺憲疏留父母侯調也夫令之下有承尉小史胥及伍伯魂魂營營恤我視聽者無算稍不戢怨輒叢歸之上黠禁戶倚據凌轢肉弱者肌骨亦無算稍不攝法亦骹之自上此其難難在下其上有理刺史諸憲使及御史中丞臺皆得屬耳目而彈壓焉意色授者多端壁立則患至揣摩則謗生平日有病利呼之未必卽應地方卒有他故又當代

爲諸大僚飲功令此其難難在上且東甌瑯海兵民雜居而處餉稍不以時諸弁疇起決服裂眦上視矣而民貧瘠風通租庸往往不能佐諸弁急遭時多故易瞋目語難自有父母侯而輸加易餉加贏丞尉胥吏伍伯加飭田間老幼婦孺加親雞犬鳴吠加應也喁喁小民見乳卽母焉是以不惜重璽號泣請留而其間業已蒸蒸起薰上之人上之人凡若理若刺史以及御史臺中丞御史臺各以爲御無長物事無長時吏稱其職民懷其理今古稱良莫右此者相率請天子至欲使天子降一日尊徇黃口見旦夕

文輯

卷六

三 可經堂

卯哺今其疏故章章在讀之可以見今天子急民之私甚於自急而諸臺憲體天子急私民之意與我侯所以鼓應上下之誠亦甚篤摯矣然則何以觀得留調獨不得留乎則以民之私與天子有間而武水之民之私與東甌之民之私無間也故不得留調也不腆敝邑之民幸而瑞之民不盡幸也然則侯之治茲邑猶其治東甌者乎夫邊腹異地境肥異壤淳澆異俗簡煩異務柔剛異宜幾見刻舟可以索劍按方可以起疾神而明之知不相襲而治矣若夫開日月之局開生靈之戶湛於道德浮於尸祝則夫在

茲邑猶在東甌也若麒嘗讀易至晉之爵矣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非其人弗能用也噫真康侯哉而又何疑其用云

日纂引言

噫此鄭使君說苑也麒初不識使君識之于庾吏自盟五六則蓋闇然自課之言與翹然嚆矢者有間矣因語同列劉驗部驗部曰論篤平何許余曰盍俟之以券吾言維時余部中稱衡鑒最敏部南太宰陰以乙亥計相屬故益竭耳目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麒稍暇卽捷兩扉勦麇寐已驗部因與而訪之十五里

文輯

卷六

四 可經堂

外已復康得其理庾狀與所聞若券歸而謂余曰子之言也信時麒卽竊竊然願得奉以君我禾顧格于資弗敢輕也無幾何選部竟以公上請君我禾矣臨發之際使君出其篋中所存日纂付之梓示不佞麒序大使君公餘暇固不廢編摩若斯哉其所紀如十卷或拾訓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或舉經濟或理情性或吐膈臆大率要歸于側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澤而挹注者予性善動而閑存者予事提性遺事索月認指故廣厲學官紀載所述不廢說部以志敦也今使君旣已所纂者力行無駁爰挾以訓治我禾

矣我禾雖小固忠孝之區而文獻之藪習于使君之
書而觀劇其行事則側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必有
油然動于中者矣側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既油然
動于中則六逆不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遂菁莪之
士塞途秦甫之聲噴耳寧屑屑數五鳳神爵間治效
哉無以庾盟測使君既驗諸主粟也寧難以日纂測
治禾用敢僭記于錦衣官署

贊

回老師讀有引

竊惟李青蓮與回師同時文豪一代當其極

文

卷六

五 可觀堂

首問青天時呼吸之氣可通帝座竟以得敗
落魄人間求爲三十六帝外臣不可得而師
官於江州之德化無他奇一旦入廬山以劍
術解嘗攷仙籍尸解者無慮千餘而神仙絕
不易得著者惟八人回師其一此豈故夙根
耶抑其悟與文字殊非絕有才可幾也感而

讚曰

李從柱下化師緣江州徂俱以宰官身而登逍遙途
利劍斷鉤根大道絕搗摹惜哉好事者偃守陰陽爐

五幅歸瓶圖贊

象帝弄奇幻諸蝠羽翰假爲誰欽箕嶠紛披翔空下
至人飲沆瀣網緼驂野馬灝氣冲靈苞頓置膽瓶瀉
聖迹周黃墟持歸有道者

方養浩小像贊

茲何人與汎然無不可而檢則有隅泊然不作緣而
德則有徒豪不必出于飲也而尊亦不見其虛集不
必出于苑也而生亦不覺其枯荷典寄之所會物與
我其焉殊茲何人也與語曰高情逸雲遠性風疎殆
若人之儔與

完一像贊

文

卷六

五 可觀堂

大器樸不散大貞道不殫所以無一言爲谿桃李春
膚髮繡烟霧胸次羅星辰飄然雲空中疑見羲皇人
吾欲譜高士微子誰獲麟

五十艾服官稱鵬母乃早而覲松石姿蒼蒼後天老
蓋公少年時壯志摹青吳奴隸視湯劉湯許亦翁媼
上林無狗監凌雲空自好悶忽去壯年折腰事繡襦
苟以全我真蟲蟲何足道桂子領深秋玉醅發香稻
上壽澆一杯硯磊脫懷抱吟詠續王風荊榛力驅掃
如此百年春人間卽蓬島

莊君孚小影



竹林以飲豪而君問茗椀一取世空萬壑松風滿

胡曰從小像贊

願願而尋者客羅羅而理者

栗栗而文者工夫之是謂曰從

厥

節飲篇跋

傳曰水懦弱入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于火而其親人甚于水有以夫夫世盡歿于酒而不覺也此元餘先生拈出節字以禁世之嗜飲者雖然竹林號稱飲祖而稽中散以飲飲死英雄不辰求酒死其

文

卷六

可經堂

可得乎

徐氏子又曰庸醫亦欲人之生然惟恐其不病良醫亦欲人之生然惟恐其病惟恐其病而後凡可以生之者無所不至此節飲之說所由起也

紫河車跋

或曰盜賊贈人肝食之壽七十願子簞食瓢飲豕矣孰謂以人補人非乎余曰鷹鷂日夜攫其同類食之壽乃不如鶴以鳥補鳥是以人補人之喻也一笑書于河車說後

疏

禮大士疏

昔人指示求佛因此心之外無佛者若云佛不在心中從何得覓佛知捨若云此心即是佛何以心能生衆假心無其心是佛心有心還爲機智治而我衆生有心故屈曲浮沉如野馬刃廁回錯紛相尋千輪萬輪劫火下罪如恒河諸塵沙一沙一塵恒河也戲士曉起懷千愁回頭一思淚盈把乃發願力起懺悔二月十五日奎野五體投地禮大悲白毫隱隱神光聞願我常瞻紫磨身願我常入蓮花社願我有心如無心斷絕從來諸牽惹因起作偈曰認有元非有言空不是空水花團幻泡月影上虛權願我慈悲力從此定無窮

文

卷六

可經堂

行狀

明故少光祿吳公嘿所行狀

公諱某字希賢厥世兢於醫誥罔實事欲以身砥其波爰號嘿所公之先延陵所自出追唐御史少微公卜居古歛之南山遂世焉厥後安撫文肅公益昌大其緒文章理學繩繩勿替以至于今凡十二傳而生商谷公商谷公實生公公性嗜學善謀鑒孝不匱其施儉不畜于德其大都也何以知之麒麟從公游二

十年所矣方余踴躍九折坂中喘喘汗下髡而交者
肺而附者相率唾不顧公一見奇余輒握手若手生
捧置上坐令其仲子永奕君與余交以文字相漸磨
麒每見公飲酒幾一石不亂而卒未嘗以觴政苛人
飲居恒恂恂似不能言當酒後耳熱論列經史卽累
若貫珠解義多出人意表談及古忠臣烈士未嘗不
慷慨流連也又嘗與麒論天下財賦靡縮之故徵貴
徵賤之理卽凌雜米鹽靡不確有條貫每自言曰吾
讀書喜管夷吾使吾得天下利權而輕重布之劉晏
第五倫之徒何足數哉觀此則公之經濟已畧可睹

文簡

卷六

五 可學堂

故麒恒於公處得所未曾時蓋在吳之松陵也公年
已六十餘矣語及商谷公及其孺人輒淚嗚嗚如經
靡下見公四座凡其昆侄輩之貧弗克火者彊弗友
者悉遺膝羅於前噢咻而勉之正飲食而幾百聞人
有急傾橐與之而被服澣濯長不竟舒以布素自樂
夫相麒不失之貧藻鑑之審也語必澤之古行必求
之道嗜古之效也孝其親暨於子姓儉于躬不廢其
施不置不吝之微也以此求於今可多得耶夫何天
不憖遺典型淪忽今舉輒且有日矣其仲子永奕君
捐膺徒跣哀號踴躍以行實來告麒曰孤之先人事

親孝待弟友與人交信費橐中金錢訟諸奸爲逝仲
索逋若干仲之遺得以家視異母弟季不減王父之
愛少子也室若鰥者卵若孤者糜若無告者殆無寧
歲以故里中推爲長者尤長月旦人當人甲乙譁然
時得先人片言輒定凡所至大紳宿望往往趨風納
交逮春秋高鄉人每推爲祭酒於是郡侯禮其土之
耆有德者致介席行遠遼陟上賓矣凡此皆子所稔
知子能無一言爲我狀乎夫公之知麒最先麒徒公
與仲君永奕游最久而於淮徐蘇浙之間其尸祝公
者食于耳亦最飽因不揣卽以所嘗耳目公者狀公

文簡

卷六

五 可學堂

以復永奕君以俟太史氏誌焉公生於某年某月日
以某年某月某日考終享年若干未近例挂顏光祿
署中孺人程氏丈夫子三其長某太學生娶某季某
亦太學生先公殞娶某次某卽永奕君以庠弟子員
遊南雍長古文詞下筆輒灑灑千餘言娶某長孫某
雖少藐可殺青矣娶某次孫某皆仲君出季所出孫
一人名某長公未有嗣於是月某日葬於某山之新
阡謹狀

傳

胡孝子遷葬沈府君錦陽公暨胡孺人傳畧

胡孝子湘孫名瀾以菽幃諸生其府君為錦陽公母
為胡孺人世裔本末詳許宮端誌中不復著著其父
若子之遺與其痛錦陽公既倩胡矣中道歿其僂孺
人孺人死有間矣乳孤瀾如生時瀾三歲孩知愛矣
妮不瀧之母乳不去口若將別者此亦極人生之至
痛矣而未也公鰥勿克念鞠于哀棄厥孤外氏胡翁
錢孺人是鞠是迪遂欲私厥孤慮貳厥孤心長俾迷
於公莫厥稱公亦弗敢呼其子覲亦弗敢私覲後十
年覺孤躍就履聲聞闔出屏間逸公歸號三日不糲
食比孤底於成弗克知父疾弗克知父殞至於顛至

文輯

卷六

三

可經堂

於殮皆弗弔亦弗克服厥服然則人子痛何已時孝
子既終胡翁喪念昔者乃父乃母墓削且頽弗可康
乃父乃母祇是用弗寧遷厥壤啓封剔爬垢土摩骨
賈正散亂始克肆親公肆號公肆捧抱公茲一刻母
孺人已無前日乳矣獨絞衾綦縞一一存跪而入掃
歸新阡二人具永怡願孝子涕未已也語及必偕淚
若將終身焉余是以書而詒之遂為之贊 外史氏
曰悲夫人倫之變孰有大於生死離合之間者乎余
讀錦陽公誌而思岳峰胡翁不替其義也鞠女氏子
若已子思錦陽翁善行其慈也弗有其子乃子思瀾

孫瀾之善成其孝也為人子不廢厥子職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是乎其謂是乎

墓誌

明故憲副大陸殷公墓誌銘

墓誌誌墓也未墓何誌以公之子岳與淵號泣却立
三年不衰不能一刻忘墓公故誌也公諱大白別號
大陸其先為山右馬邑人邑而遷北地鷄澤小寨村
蓋五世於茲矣其先皆孝弟力田至封公某始力學
為諸生繼孺人李母實生公修髯雄嶢耿介嶽嶽然
磊磊多節目不妄與人交人亦恆畏交之讀書嗜古

文輯

卷六

三

可經堂

文詞喜涉百家言窮究其旨歸十九以冠軍舉於庠
連歷二艱哀毀過當哭哭鷄骨立為劉令所知又能
立散飲法儲粟平穀價供伏臘餽里中高年助族之
不能婚葬者各以等問其人則縮牒領作權行之措
大哉文正公壘鹽時不識辦此矣已酉舉於鄉試南
官輒見賢孝廉家居十二年未嘗一謁長吏惟聚徒
談經著書為百城樂有貴人欲為之廣文一席地者
公夷然不屑就也及諭光山則又斷斷與諸生辭禮
習射讓齒右恬白露紫水之間營如魯衛矣遇邑太
令則以賓師自居高頤頤峻壇坫令為政頗禮重之

再遷爲比部司廳簡制諸曹郎不敢以陰陽攪糴案已調司憲院務又調司銓務及瓜遂力請南果得南駕部副郎夫司吏部務而南行非例也所以成公濟也是時南樞密爲呂公豫石維祺呂以茂年位忝贊駿才逢氣不可一世奴隸視諸屬舊部文下司體制不傲也忝贊獨更微之諸兵曹郎耆宿若俞公彥英妙若錢公位坤卞急若印公司奇皆踟躕鼻下視奉惟謹公獨以乙榜力爭不可忝贊公竟不傲也國家歲漕南粟率十鐘而致一石自僉運法壞殷厚之家藉權貴自蔭庇貧者又利穴漕自便於是部僉旗

文輯

卷六

三 可經堂

弁恒與貧貧兒曹一人手相率並緣爲奸其得輸之太倉之廩者石不庾釜至殷公所僉弁旗一如制諸大僚及垣臺諸長不敢開一字卽忝贊有所坐不爲動故其年卒得不大速後此未有及公者人以是知公能出守叙叙故漢孔明渡瀘處也夷獠雜處爲不易治公至置水板蒞側仁講讓夷人嚮風焉郡紳劉公之綸旣殉節太夫人乳無依公歲時致幣幣無缺而叙道扶上臺威又以子諫垣貴橫有宜索公急持弗一應卽諫垣以省父至擬以屬禮禮公公亦拒弗與通也川西兵憲邵公捷春平生無所許可道敘

廉公治叙狀擊節稱古循良無以過遂先通刺定交而去治叙三年以資晉關南道鎮興安時索蕩諸賊夾治左右徂公過欲挾公求撫公乃從間道鈞連梯引攀崖壘磧困甚仲子淵挽公騎出萬木末鼓三沉入南城賊相驚以爲從天而下羅拜求撫索賊卽願殺蕩自效公許之索果提蕩渠頭來公語索曰素而弓矢上之公府散而部曲各歸其處隻身肉袒請罪乃可撫也索不能公策其必叛先設伏以俟果大獵之城北沉於江賊大震又追禿尾狼賊三晝夜轉戰至鳳凰山鹵獲無算又勦播天動於目連山得賊級

文輯

卷六

三 可經堂

一百三十顆解散難民三千餘人呼聲震山谷是諸役也皆其仲子淵親披鎧胄登孤先登故所向有功公不言功也惟是聖荒儲粟繕城飭防奪赤子於虎吻乳哺之而已歲己卯天子遣督師輔臣楊嗣昌禽應寇氛以三年養癰之患實嗣昌啓之亦欲使嗣昌益之也嗣昌狂躁無恥旣負天下物議思大有所誅殺以威人心而事難收拾復計借人頭以逸其誅於是因獻賊跳無所歸罪謬以拒令失機疏請罪公下司寇議司寇甄淑故武陵私人竟以辟上俞之而公則已先期易簀矣其寃狀具公辨疏中余讀狀而不

能無悽然於國家刑賞之故也當公駕部時余方以考功計羣吏知公介直子諒不陵不援計畢擬納交而公僅一臂卽以守叙去白門之人頌公噴噴不去口及守叙而蜀人之至京師者其噴噴公猶白門也迨鎮關中而秦人之至京師者其噴噴公又猶白門也方謂公可大用亡何而武陵號忽疑之然亦未始不恨公何不迎頭一擊而坐逸數歲遭誅之寇也及事後訪與武陵共事者袁王兩中丞知獻賊入蜀非其呆爲我迫計窮無復之狼狽而去也蓋其習見武陵愁不知兵楚蜀之間可使罷於奔命故不顧妻子

又觀

卷六

三

可經堂

驅難民餌我於瑪瑙山陰挾精騎超入蜀大破蜀郡縣攻其所必救及武陵入蜀則又馳七日飛破襄致其跟踉奔歸武陵遂走死前所俘獻賊老弱若棘壁屈乘一時權寄之外府耳按之兵法武陵不能致人反致於人故及於敗惡在其能兵也且瑪瑙入蜀路蒙茸險惡非蛇鳥猿猱鮮托足焉而獻賊起自萬山爲盜走叢菁如驚我鎮將偏裨不能從尾之者二三矯捷撥兒耳何戰其所上幕府功狀特諸弁煥黠撥之有口者縱描繪給武陵賞武陵又欲藉口功已張皇其事不欲更覈虛實故多謾語後獻忠士馬偁

如故無可餽欺則不得不請誅公處蜀撫以掩其欺罔之罪猶賀人龍之逃也以武陵奪兵柄屬左激而使逃及逃又不得不請誅秦督以掩其激變之罪故余謂三臣之冤同一機構惜未有能摘發之者今觀公疏云爲同官夢尹修隙所中噫卽有之如邵如鄭復誰中乎陰鷲刻深斯人之忍固性之矣當公刀鋸在頸時猶怵惕不敢發又其他締鯨在東莫之敢指積威約之勢使然也今公寬一日未得白卽一日未得相土泉歸窀穸孺子淚中血何時乾姑爲誌之以待夫伸蓺諸之志者公生于萬曆五年十一月初四

又觀

卷六

三

可經堂

日歿于庚辰之七月廿二日歲在龍蛇賢人當嗟其殆是耶恭人白氏庠生白公光前女子二人長岳領庚午賢書娶於康爲海益兵備道康公應乾女次淵稟於庠娶岳爲岳茂才生周女三女長適安生姪次適聶生明璠又次適張生祥麟皆諸生一孫女未字甥男女十有二人無他生產所著有五經副墨行于世云銘曰曲如鈞封公侯土一坏直如茲死道遄名千秋天不死公於鄉之瘠徇而死公於楚之沐猴其殆欲使爲濤爲碧照青汗而長留也乎嗚呼乎殷侯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左侍郎贈資

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岳公暨配施淑人合

葬誌銘

顯皇帝御宇二十年 儲位未定是時大臣狃於治
安鮮微漸之防左右窺伺者芽孽其間幾爲 宗社
禍賴二三散僚強諫力爭而後 國本藉以不搖間
讀實錄至萬曆壬辰癸巳間誠安危之介也時山陰
王文端去位婁江復位首輔密請建儲 御札下私
邸卽有三王竝封之命於是我師都水主事石帆岳
公奮然具疏大略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 仁聖
亦在盛年 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計儀制

文輯

卷六

五

可經堂

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見而題之合名上被旨切責復
偕二公及朝臣詣首輔婁江盛氣以待公倡言曰閣
下曾見 皇明祖訓否奈何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
宮待嫡之例假如士大夫生三子長子六齡可就傳
乃以仲季在襁褓又待之六齡而後共學士大夫不
以教家而閣下以之教國乎首輔厲色詰者三公厲
色應者亦三少間曰然則如何公曰詔已草矣舍挽
回別無擬議曰然則藉諸公之名以進可乎曰卽以
主事爲首杖戍惟命退復上書責以誤國於是婁江
引三誤三隗自責而竝封之說寢當是時椒風日重

宮府之間豈無歌鳥烏占苑枯者竝封則名位無別
或夜半出片紙惟所易置誰其制之自公等力諍

貞皇雖未正儲位而窺伺之謀少阻迨後一播妖書
一縱挺擊謀愈詭而儲宮晏如夫誰之力也乃論列
未旣削奪隨之損廢數十年僅起畱署歷卿貳及席
未暖而犯權奄以去其後崇禮之碑北門之獄疊累
皆東朝保護諸臣公責與之終始也公諱元聲字之
初別號石帆宋鄂忠武王十八世孫也忠武之孫珂
勸農嘉興遂居焉五傳至咸際宋元革易隱姓爲樂
又十傳至公始復原姓大父商父九德累贈如公官

文輯

卷六

五

可經堂

母張氏累贈淑人舉五子公爲長中丞和聲銀臺駿
辭其叔季也公弱冠爲諸生下筆言語妙天下年二
十一舉萬曆壬午鄉試明年成進士授旌德知縣均
搖裁盡盡法豪家奴不少避上計中讒議調簡公抗
聲曰莫簡於旌德遂改大名教授遷國子博士轉監
丞有詔選良家女入宮上言 皇長子冊立未舉而
先盛女謂非所以教也 神廟下旨引過遂收成命
已遷都水主事詔起舊輔王錫爵以母病辭公言呼
賊橫行倭虜交訐錫爵未至請別求德望之臣以定
時艱若錫爵者當聽其去不必強其來婁江於是兼

程入遂有封之爭明年轉虞衡員外富平孫太宰
誤信考功蔣時馨外察不協人望都御史沈思孝面
數之於是互相攻擊江東之呂坤及諸言官各分左
右幾有南北部黨之目顧允成移書解之不得各疏
求去公請兩允之以全臣節定國是其持大體如此
晉都水郎中東征之師有窘蹙之劾大帥李如松跳
而免大司馬石星倚沈惟敬爲封貢趙蘭谿主之公
三疏言關白稱亂禍始朝鮮日本歲君關白既廢之
立其子爲文祿三年強欲奪其名號而與關白是星
代白爲莽操也朝鮮恪守君臣禮強欲索陪臣以與

文辭

卷六

三六 可經堂

關白是星代朝鮮爲宰節也支吾欺誑志卑墮其術
中竝起而彌縫其說又言朝鮮危則遼左危遼左危
則京師危請亟去奸臣蚤停封事乃著三辱四耻五
恨五難五危之說蘭谿銜之於刑部主事朱長春疏
竝勸爲民公歸究心理學自號潛初子建天心書院
置膳田奉本朝廟祀四先生主於堂會講者常百餘
人與吉水鄒忠介高邑趙忠毅梁溪高忠憲往來論
學不少衰雖里居乎聞時政得失卽寓書朝臣指陳
痛切 光廟賓天謂李可灼何人而薦之又何以當
升遐之日出令旨賞之關通有路臣子焉能默默坐

視遠警聞則曰山海岌岌念此少主痛哭何從六十
老馬安能破涕成歡日訪能兵者講求地形陣法著
握機經傳圖說策毛文能鎮江之捷不可恃其種種
誠心國計如此至里民休戚興利革弊每佐郡邑大
夫所不逮三邑虞芮之爭公力持之著田糧沿革年
譜三邑分縣圖考一覽瞭然當事憑以上聞得如故
則公之力也里居二十五年 熹宗登極詔錄建言
國本諸臣少司寇鄒忠介公再疏薦起補南京都水
主事歷南光祿少卿晉太僕寺卿覃恩給三代誥命
陰一子入太學隨爲南京兵部左侍郎是時逆奄竊

文辭

卷六

三六 可經堂

政副都御史楊公漣列二十四大罪公與同官陳公
道亨相繼疏劾言甚切奄嚙之而未登也陳公去公
署部事有坐營都司陸超以剝軍激衆公立杖之而
軍容以肅會南御史徐復陽曾應瑞探奄指劾公奪
官追誥命及歸縱騎四出銀鍊諸正人有爲公危者
勸公言少遜公弗顧也 今上誅逆詔復公官給還
誥命長垣王太宰畏公口竟尼不用無何公病不起
矣守臣以聞 年某葬如例贈南京兵部尚書公忠
直性成百折不回自分身填北戶妻子禦魑魅每荷
優容奉身而退制辭褒錫至此之張賀以功在國本

者大也生平學問主母自欺於君子小人似是而非之際尤詳哉其辨之最深易象旁通鐘律玄釋其詩文軒豁刻露天真爛漫所著有潛初子集數十卷行世公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某月日卒崇禎六年春酉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配施氏贈淑人有賢德事尊章盡孝公坐無虛客淑人率媵婢紡織以給用是無內顧憂生嘉靖甲子卒萬曆戊申享年四十有五繼茅氏封淑人子二長潢施淑人出承公蔭娶吳氏次洵側室楊氏出郡庠生娶姚氏女二一適屠福徵一適馮時寧俱施淑人出孫某嫁聘皆望族兩嗣君

文輯

卷六

三 可經堂

擇今乙亥年某月日塋公於穆溪之陽塋啓施淑人稱焉以銘屬麟麟在師門久丙寅忤奄歸朝夕尤深鑑不敏其何敢辭謹志其大者若此銘曰

天胙 有明篤生直臣有鄂忠武十八世孫前星未耀李晝昏公起而爭少陽以尊誤封辱國樞相職戾三章徹宸氣吞島裔貂璫叢竊戕伐善類馳奏清壯霜嚴劍厲四朝審謬兩賜編氓潛義遜孔範園天人公不少留乘其天路 帝賜幽宮穆溪之左萬年永瞻松柏蔥青追徽忠武視此勒銘

書明政贈翁方餘夏公墓誌後

明興我華亭有夏宗文者雖以子貴而嗜學好修召赴史館淵實彬雅君子也越百餘年而有夏正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三可惜數語至今炳日月焉又越百餘年而有我公博洽群書超然物表殆逸二子而過之矣余於戊午緣瑗公驥登堂拜父與領咳唾盡於經史百家紛擘縷貫渠曉雷決灑灑不滯其大若吞八九雲夢其高若踞冷父之顛三百六十四子山或拱或立或揖或頰之侍列其下也長公得其學爲有用醇儒次公益發皇其緒於文章政事海內靡然風從其孫甫翬又能以古文詞樹壇坫於雲間得非

文輯

卷六

三 可經堂

公之醞釀蒸勃弘且遠哉詎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玄期高

公墓表

歲乙酉虞部高公承堦伏闕上書爲其尊人玄期公白見寃狀得旨下所司察覆於是虞部將假歸治葬具書幣乞余表墓余弟栢齡遊公門女甥譚復宇公冢孫佑鉅誼屬世好遂弗敢辭草甫就則公已奉恩俞復原秩余言固非阿私矣按狀高氏爲宋武烈王瓊之裔 明興太嘗公遜志者僑寓嘉禾因

占籍焉遜國時去官遜跡六傳至文登膺鄉薦歷仕
膠州守有惠政子林補平湖博士弟子員贈工部郎
中元配李宜人是生公初名斗光領賢書矣屢與計
偕不第感異夢更名道素遂以已未捷南宮公稟資
奇穎十齡能撰祝年之章爲大父壽大父珍愛之制
舉藝率游戲而成老宿咸驚賞稱絕初出試太守楚
劉公擢第一禮爲子弟師學使者洪公所首選士連
翩獲薦公亦不作第二人庚子秋闈擬元已而置乙
榜邑令鄭故重公慰曰俟再舉必不留行矣癸卯果
魁其經錄表程多士聲噪一時公介然自好於長吏

文編

卷六

三十一 可經堂

罕通謁僻居邨舍益發所藏書讀之丹鉛不去手凡
諸家箋註未詳輒爲析疑義扶輿旨尤喜作詩氣韻
高古幾逼漢魏而未常然髭苦吟也書法近松雪臨
模各體又復一一神似間仿黃大癡倪迂畫以授窮
交竟享厚直故片紙落腕不經而馳雅好遊遊屐所
經山水佳勝必解衣盤礴知交宦其地者卒不干以
私送送番橐而歸直指楊公鶴行部聞公風概特旌
門曰懿行孤標云旣成進士屬有遙烽之警公上書
樞輔論車戰法數條具見方略覽者壯之尋還里門
庭蕭寂目臺察暨郡邑大夫鮮得覲其面講藝課子

身爲嚴師遇考較絕不作先容牘也辛酉除工部主
事監拆北臺勞勩頗著役甫竣勅督造桂卽於衡
陽衡陽遠在天末物力艱苦視他州爲最同舍郎題
授者三咸詭詞營避獨公慨然任焉內臣黃用偕公
行會黔蜀軍興羽檄星馳府金告罄又兩卽先後建
筦計者率急惠緩桂煬工子指徵輸未及惠卽什三
而兩藩之國之命並下按臣知公無米作炊爲日
促且重得罪拜疏乞展期是時璫焰張靡有顧忌所
慮惟親王或祭其奸以速就卽爲快疏入矯旨切責
有司始倉卒那移銷支經費顧材多新採程量倍難

文編

卷六

三十一 可經堂

而黃用驕蹇任臆數拂公指畫不得已乃與用分董
之寢殿以內用爲政正殿以外公爲政公不勝勤率
面黧髮白嘔血數升猶屹屹竹頭木屑間王抵國幸
有寧宇褒勞良至戊辰冬報命明年稍遷屯田郎
中贈父母如其官亡何楚中遭風變民廛官解一夕
數傾用之所管寢殿柁圯効奏者併及公下詔獄時
虞部欲擊登聞代辯公止之曰黃用實失事我無恐
爾用嘗僂見王府承奉承奉以爲辱啣之甚至是乘
間修忿必殺用而甘心焉公性故嚴正在衡陽有爲
璫立淫祠者以祠碑屬公文公謝不可大志公勢家

占即基當徙宅請謁至再卒徙之亦大志公因共構
費語將中以危法客或說公賂要人公復不能從銀
鍊周內遂屬于辟嗚呼用罪無辭也公以勞臣株累
死可勝痛哉予觀古來才人鮮令終繇德器劣耳公
負才蓋代述其生平贊行殊無間然幼失怙恃孺慕
終身事後母極恩禮之篤謂叔父諸姑與父同體敬
愛不衰何孝也撫異母弟成備材產稍挫更割已資
畀之小過相規或至垂涕何友也鄭令勑仁文書院
爲置田以襄其美聞劉公計重趼哭臨奉使時又醉
其墓恤其遺孤他時歸同籍之逋敦三黨之好冀枯
文輯

卷六

三三 可經堂

肉骨更僕難數何厚也藩第落成使者例有贈賄公
推以惠諸生鼓鑄羨息萬餘金悉佐縣官之急不私
一錢何廉也誠子諸書貴恬夷斥浮競賤虛名崇實
學與伏波武侯警訓正同何治謀之臧也禍變從天
安之若命從容賦詩等刀山於禪床此其人豈以死
生利害動心哉予惡夫成敗論人者吹毛索癢使英
賢蒙詬故表而出之若虞部政聲雷動展公未竟之
施則紀績揚休有太史青簡在非余能贊一辭矣生
卒葬期子孫婚配及所著書目詳姜碩輔所撰誌銘
中

祭文

祭外母范孺人文

嗚呼我母之倩我母也齒已在強艾之間御輪之
日母知縣北堂有太恭人在馮几而誠我恭人曰女
往必謹視太恭人所愛憎而消息以悅康之母或媿
我恭人是以能事姑遺余大襄焉母知縣有前恭人
二息女孺焚焚在疚又馮几而誠我恭人曰女往必
時前女之飲食服御俾毋傷藐諸心我恭人是以能
撫前母女遺余字之母知縣有婦侍在側又馮几而
誠女曰蠡斯樛木古識之矣女往母使女夫之武豐
文輯

卷六

三四 可經堂

小星而悲角枕也我恭人是以能遇妾以禮無或閔
不猶也嗚呼使縣廿年以來琴瑟靜好墳麓孔調松
楸鬱然蘋藻不愆者夫非我母之訓也耶丙丁戊巳
之際縣奪官歸里時次五茸弭旬浹月我母佐我泰
岳遇縣以館甥之禮潔除軒窓魚膺精旨費忘其奢
勞忘其瘁僕從凌雜各獲其所辛壬癸甲迄於戊寅
縣官留都薪水孔艱我母念女信使驛絡資相望而
已卯春王口騎南牧縣以喉舌應 召孤身北轍留
累在家我恭人以國家多事譏人高張慘憺經營聚
砧在念我母慰其離愁破涕爲笑縣自銀臺迄於夷

劫淹歷五祀道里阻脩黃犬久沒白雲悠悠我恭人
病亟醫巫莫效我母僕僕三舍不解寒煥綿悵之際
一慟幾絕垂念二甥哀疚聖室載泣載撫以俟麒至
嗚呼使麒二十年以來素絲不移前線自便匹鸞鮮
終孤雛無恙者夫孰非我母之德也耶然則我母何
可死也我恭人不及迎我二哀願我母毅之我恭人
弗及鞠我二哀願我母育之然則我母又何可舍我
二哀去也夏杪麒拜送我母於麒之堂母語麒曰二
女甥未諳大義懾懾怫懾慙慙自任是不可禽異而
積貶也麒佩母之訓不敢忘顧麒念恭人安得不姑

文輯

卷六

三
五
可經堂

息恭人所自出微我母誰能終鞠且迎我二哀者奈
何竟舍我二哀去也是何麒之不幸哭恭人之淚未
乾而又哭我母也十有二旬之間兩見此痛心疾首
之事嗚呼麒之孽何至此極也初聞母病瘥耳夫瘥
之重者爲瘥爲瘥皆不足殺人而胡我母竟以瘥死
也是豈頃者奔救我恭人風露寒暑之不時飲食起
居之失調以至於是歟抑或頃者哀悼我恭人心腹
腎腸之俱裂神氣奄奄之不守以至於是歟抑或廣
寒虛結璚之席瑤池缺玉母之班厭辭五濁游豫三
清以至於是歟嗚呼人理可憑而杳渺難問總之麒

之孽孽我恭人而恭人復以其孽孽我母也此麒之
感然而悲但然而恨無已時也若夫我母出自冠簪
之裔歸於忠孝之門而又能相我岳父高嚴平之尚
行畏壘之化令于令孫皆駉駉雲龍足驤天路凡可
以慰母泉壤者人盡能言麒之所不及舉也溪毛一
筵醴酒一壺雲中鸞駕臨而享之倘於空際見我恭
人乞慰之曰女夫已歸齒髮雖衰精神未憊或可留
以遣汝女也

祭吳母陳太夫人文

嗚呼微婦之德與婦之遇敵則視其所主翼則視其

文輯

卷六

三
五
可經堂

所舉所主非其夫勿論卽得諸其夫有異乎主者載
高爲席都執若流德馨而永尊俎所舉非其子勿論
卽得諸其子有異乎舉者撥巍而媚閭執若提滌滌
而侶申甫嗚呼吾母親共相夫子尹我語兒也澤則
河湧操則冰華素絲在堂纚笄承謨歸然崇祀刊楹
玉除是母之相夫子爲名臣不獨篝燈佐讀舌在寄
書已也斯其所主不亦異於世之載高而席都者乎
觀其訓太史公獲鼎於泰初也降神嵩嶽腹筍歸墟
樹藪秉則龍媒鳳雛聖善是謨名山藏而生□□佇
待以師虞是母之訓太史公爲名世又不獨允熊渠

夜方續已也斯其所舉不亦異於世之擬巍而熠聞者乎嗚呼吾母何難鳴靜好能相失于開戶祝於無疆而孤燕一絲黃鵠世稔者妻其惻惻于帷霜又何捲錢截杆能使太史公知微知彰為萬夫望而圖形甘泉手詔晉國者為闕焉有待于馳黃是將無母之德與已定之天契若梓鼓之合而母之遇與未定之天尚惆悵而不可問之渺茫也耶 麟徵石麒麟等以治則分當從鄉父老後哭吾母如哭其尊以籍以同門則誼當從太史公後哭吾母如喪其親悲來無方有涕如淋灑桂醕以裸將竟曆時月而薦馨幸鑒

文輯

卷六

三三 可經堂

原其勿逮尚來格于精忱

立後與立于異議

或問後與子有異乎曰乎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薦于祖祠而祖祠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為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為後之證也余今年六十有七矣數舉子不育甲戌撫伯兄幼于于襁褓中又不育今索諸同胞兄弟中止有伯兄一子長生一子長生不得棄父而祀叔余不得奪兄祀而與已一物不容二本一子不可兩後天也不得已而索之同堂則

文輯

卷六

三三 可經堂

漢水弟有子兩人長趾生大晚生其一人當後余按古之宗法凡位至大夫宜有繼別之宗故兄後弟子必後長者禮也于是托胞弟玄谷乞趾生于漢水弟漢水弟可之遂告諸廟更名柱臣而立之今而後我高曾王父母王父母父母歲時伏臘其有禿乎噫位往者余太恭人嘗語余曰我夢見汝父奪汝偶兒與漢水婦我爭之不能得未幾葵生而偶兒報殤葵固汝偶兒所脫也相與咨嗟歎異蓋偶兒余甲寅三月所舉子葵即今名柱臣者是然則今日之事已定于三十年之前矣其可強乎故曰天也前是己未秋余

計偕歸武水同姓弦吾兄病亟以子存仁托余語甚切余因以姪禮撫之故未嘗子也越五年而前恭人疾革綿悞之際訣于太恭人曰媳婦辛勤支家涉頭沛廿七年矣幸鋒過失不意天奪其嗣媳鬼其慘諸願乞存仁主新婦祀太恭人泣而領之余歸語故且曰我已許汝婦矣不可使我食言于亡者余是以俾存仁服前恭人喪三年已而任以事事辦任以奴僕奴僕戢任以米鹽錢穀米鹽錢穀治故庚午之後事無小大悉以委之于是更名爾穀比之于子余之恩斯勤斯亦既二十六年于茲矣猶以繼祀未定不敢

文

卷六

可

雖然定父子名今而後祖禰之祀有主矣卽以想之愛與穀之勞告于祖先而子之上不至亂宗法下不至拂人情卽我祖我禰其或許之乎柱臣之得與馮恭人祀不得與于馮恭人喪也時也恭人不能緩一日之死嗣不獲早一日之立也穀之得與顧恭人三年喪不得與馮恭人三年喪也疑也恭人少穀二歲生前有遠別之嫌死後不得有舛舛之詞也嗚呼人令者必參之天始可大而可久情擊者必權諸理斯可法而可傳余是以確守先民之彛訓斟酌近日之簡文公私正閑參差隆殺其間一惟天理之自至無

錄我見于胸也甲申年七月二日休公徐石麟書

又

立者立以爲後撫者撫之爲見立按宗法撫係人情故問祀則先宗序年方論齒子可以盈千盈百宗不可以或二或三此定理也於此不明競端斯起爰揭明本末以告來茲自立議之後尙其恪遵分誼各念往因和氣謫如雍穆無間斯可爲孝若以愚昧之胸聽匪人之構不承權輿非我子也取禍必速當記我言乙酉春日休公再書

又補錄一則

文

卷六

可

麒不幸再見絕絃歸途得信悲悼彌任又麒禍孽深重天奪血胤同胞三人俱艱嗣續僅有十三歲小兒名長生者一承兩祀理亦無碍而麒于役一官尙稽成議未謀于老成未告于祖禰倉卒之間殆難卽爲定計然猶子比兒姪治殯喪情安理協又念其孺幼未習勞勩因命與平日紀綱家事之養于穀攝行喪事入嗣之議另日再定庶死者體魄無憾地下耳前麒未到家時權宜稱謂今盡行改正嗚呼一家之事如水冷燠飲者始知隔腹難喻蠱臂鼠肝達者不顧束縶裴韋何分鸞鵲與不嗣相去幾何但使

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斯無負矣敢以告之本族異姓
俾知予心六月初十日白此則示於壬午夏開佐歸
來之日時尚未到家丁酉
夫人之喪與書釋中簡侯廣成
及與外父馮元甫書同時作也

文

卷六

四

可海堂



父不覲老師夢想皇皇如有所求弗克遂之
輾轉結轡可知也覆盆之下忽據老師手挽朝綱
玉照映眉宇夫以麒麟蒙誣辱請官路者第平過者
掩鼻而得不見棄於老師雖困路汙泥之中第若披
袞矣蓋麒麟爲墳價一事自本末春間倉皇入告
語語真情當去歲堅持不發之時幾爲怒者中傷今
巡視之移文具在堂上之批詞具在請停之堂呈亦
具在後來既以發爲不當則持者是矣乃不謂主發
者有私而謂持發者有私誠所未解正如有人於此
一人關弓而射一人垂涕泣而道不坐關弓者以殺

書輯

卷七

三 可經堂

人而坐垂涕泣者則未有黑白倒置之若斯者也今
既六閱月矣尚未結局萬一得邀聖恩不下之理
俾瞰蒞初服從老農之後商我穡事真有餘樂但爲
老師門下士而以簠簋罷不勝媿痛耳 綸扉寂寥
天子寤寐梅鹽有若饑渴老師品識早已發明王之
夢修救修攘何者爲先麒麟且拭目俟之

復同年顧巖叟

名宗孟

仲尼聖人也不能不以竊飯疑顏淵無其實而被其
誣者古來不少如弟其小者矣所恨一年砥礪不敢
後人竟爲此療所誣不能不鬱鬱結心血耳若夫一

買烏紗卓視如寄在朝無益於君父在家實可樂我
每于兄弟智者原不以彼易此昔日未知做官滋味
以爲異世奇珍今嘗鼎一臠惟有波波汲汲受人施
贖任人簸弄更有一椿不易料理的交際不易尋覓
的債主弟固甘心聽聖明之處分長嘯入田園與
牧童樵叟量晴較雨何年兄爲弟恨又爲弟愧耶小
疏不可不上蓋以明弟心迹直告之君父原不求
昭雪賊銀不可不納蓋遵奉明旨臣子之道自應
如是也謀則非弟所及承命切至敢直陳心事於年
兄之前

書輯

卷七

四 可經堂

簡臺中何環應

名廷樞

石麒麟門半載久違台範近荷聖恩放黜輕舸遄
下不遑晉謝心之有懷曷維其已緬想新城一案政
值台臺共事台臺視不肖於新城侯何如者哉迨後
天子震怒禍且不測他人當此必連揭累跪東塔西
掖以求薄其罪戾愛麒麟者無不以此說相從更麒麟
以爲此小丈夫之道而不屑爲也論是非則相爭如
虎當利害則待烹如鷄此麒麟悁悁之愚竊附於古人
者也今台臺盛氣若雲高情直上齒芬所及自可湧
除萬一當羣居集議之際畧爲麒麟點破冤案則親歷

之言人必見信矯矯高誼爭光日月可也若麒麟一行
罷黜便覺雲山有分花鳥親人已絕夢於春明永息
點於草墊非更有他望也夙蒙吳履敬佈肝膈草勒
馳別不盡瞻依

簡叔莪蒿

石麒麟去歲在差時憂謫畏譏年如一月月如一日日
如一時自謂庶幾或免於戾不意好修之心反與禍
會彼憎人者亦已太甚但當 聖怒不測危莫可救
之時他人或顛倒惶錯五色無主麒麟乃愈覺其坦蕩
自顧平日無所以致之耳承叔父痛癢相關爲麒麟曲

書翰

卷七

五 可經堂

謀極慮圖欲瓦全顧昔日做官尚取譬於犬馬今日
做官政如圈中之猪柵內之羊朝夕待烹而已視此
一頂烏紗何啻敝屣耶或予或奪皆出 聖恩石麒麟
毫無係戀覬覦其間也久疎問候每念至輒欲淚下
高年之人百惟珍攝爲幸

別諸同年

丙寅

弟行矣荷蒙 聖恩放黜歸老牖下足力尚健可以
扶杖丹阿目力未衰可以坐視霞變雨耳如故可以
俯聽流泉吾舌尚存可以嘯歌今古人生斯世淹忽
何時而可於僕僕牛馬走中忙過此生哉水搏風而

成泡泡散而水還其常樹擢穎而爲花花謝而樹若
其性始知影組特聚泡空花而披褐乃恒川靜樹也
獨自矢好修竟以污去清夜捫心不得其解夫各支
領委官夫匠有隸年兄臺者弟於陋規有不剋除極
盡者乎向弟未出都門此曹或有所疑畏而不敢言
今弟以罪廢何愛何懼不以直對年兄臺試一訪之
可以得弟之梗槩矣但使長安中有一人知弟得茶
飲水之苦卽淹死猶生也若夫一頂進賢何關榮辱
舟次直沽肅此馳謝

簡王念生

名 時

書翰

卷七

六 可經堂

語云貧賤親戚離故廢棄之人骨肉往往不顧台臺
獨屢賜鼎呂感銘曷旣初弟奉慰時但聞砌入祝名
未知爲何名也旣而始知所砌人之人卽門見衷誣
蔡楚石過付之祝九如夫祝九如去年二月初旬已
繫詔獄至五月麒麟始奉堂批酌給北司知其故所以
窮於銀鍊終不能將祝九如之名以實祝相公不然
弟處原無焦長班捏稱先行逃匿苟有一絲可入其
深文曲砌何所不到而直待西曹添出乎已蒙台臺
鼎力護持莊若老將礙字都去前後委曲覆庇實弘
弟止有感激更不必辯但祝九如爲楚石案中之人

臺亦未甚悉萬一以爲果有其人強詞管脫則
第一種苦心將遂無相諒者乎所以不能不稍自列
於台臺之前併望便時一點破之也解維在即泥首
何時

簡同年陳宗尼名正中
戊辰

想年兄榮任浹旬日矣新政施爲漸有次第大都吾
輩是有血性男子猥瑣醒觀自不足爲年兄道而所
不知不覺爲害於地方者莫大於翹然自喜銳於求
治急於立功之念銳與急之念一存於中便有當機
不必審其詳立政不必要其義更張一番非不苦心

書

卷七

七

可經堂

而地方已受多事之患矣如青苗一法王荊公行之
廬陵極有造於地方而行之天下便紛然大亂此無
他立法必須人人可行者若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
則亂此法便足貽患於將來弟觀年兄擊節渡江有
澄清天下之志而惟恐或失之銳與急不惟精神有
不易繼而地方亦未真受其福也弟言未審有當於
年兄否

簡太史陳明卿名仁錫

憶自燕邸年兄訪弟於沸湯烈火中斯時弟胸已無
生趣幸骸骨無恙策蹇再還子母相對若有餘快獨

年兄在吳門境界稍似幾欲發山陰之棹而未果旋
逢天地清明年兄已振策雲漢而弟又哀哀樂棘非
徊瞻憶何刻去膺今又爲先人經理菟裘手胼足胝
未能飛渡盈盈帶水徒付臨風之思長宵之夢疎罪
真難名狀想年兄定能鑒之形骸外也敝鄉朱老師
爲四十餘年狀元宰相而寥蕭數椽纔足蔽風雨汗
那數畝未足供饘粥我朝二百年來豈一二見吾輩
幸出其門下可謂得師而獨年兄兩闌座主皆出老
師尤大快事今諸孫沉清好學文筆更雋固自天之
報施不爽毋奈笑笑儒冠誰復過而問者夫暗投則

書

卷七

八

可經堂

夜光削色先容則枳棘長價自昔已然今爲茲甚敝
地無臺陸公祖與年兄同鄉榜又俱出老師門牆誠
得片言致之學臺即可冠軍是以宋兩兄索弟數行
爲介以從事掃門之役知年兄誼甚高必慨然有以
爲之地也幸勿孤其來願至懇至懇臘月或輕軻過
謁一話巴山夜雨乞令聞者毋拒

簡何學使半莪名萬化
已巳

謹啓弟有私願蓄之久矣鬱鬱肝脾間殆十餘稔苦
不得一當今幸年兄較士八閩此正第一腔熱血稍
可輸寫之時而前晤年兄時情深願奢又不敢啓齒

今年兄千旌南指此時不言無可言者故敢不避冒昧而懸之蓋昔青浦父母王念初諱寅揆者其令青浦時恬澹清執人不可干以私獨以足創不便迎逢獲戾上官不數月解組去弟時就童子試首拔冠軍而當日每見輒相劇以文藝相勗以道德煦煦閭閻不啻親受業者所謂成我之恩與生我等麒麟未嘗須臾忘也不意自王老師僊逝後其子淹淹不振老師母遂爲家奴所辱向令得一青衿便可支撐門戶而長郎名命謙者已能屬文懇年兄收之費序振其家聲即弟胞中結血可以稍舒不獨舊父母啣結九京

書

卷七

九 可經堂

又

也至於府縣兩關則晉江令又弟戊午同籍八月之盡特馳一介懇之想可必得不致煩年兄垂神也不腆之祝懇破格鑒之非敢污也

已十餘載而澤沉此身恨未能報每一念至淚眼欲赤迴腸幾枯今幸年兄仗節較閩此千載一時也昔郭暉代友報仇慷慨即赴年兄爲弟酬恩知不再計雅古人之誼以行之今日者非年兄誰望哉王生名命謙泉之晉江人懇年兄留念萬一念初老師未以鄉賢更望垂恩成此勝事即麒麟踵皆藉恩私何獨王氏父子生死銜結其李年侄併仗玉成臨啓曷勝懇切

簡張泠若

名昂之庚午

書

卷七

十 可經堂

定又長一番學問開一番識見煉一番骨力不若弟如處硯之蝨見聞在方寸間也弟見今之在事外者輒恨國家無人然嘗設身以處既不能跨馬據鞍又不能運籌帷幄若在地方法止有一死可以自盟死是匹夫匹婦經於溝瀆者之事何足以報國亦何足爲奇男干獨是此匹夫匹婦所恒有之事猶不能爲所以咨嗟嘆息令人搔腕耳天下大患止謂一口之外無足深憂以弟觀之口賊善聞而多疑喜剽掠而無大志是非難制之者也若能調和將士選集精銳彼必不敢進而闕我矣所患上下恬然相安以爲故

習而莫之怪故無可言亦無可爲耳年兄亦曾念及之乎

簡斐環所 名拱北

憶昔溫陵官廨荔子垂紅幾於小桃園矣太夫人入夢之奇弟每恨不能成此佳識迨後復以家人禮晤老叔翁兄於玉山公署弟得附尾泝錢塘入武林抵鴛水別嗣是音耗斷絕幾二十年每一念到魂魄飛動弟又落薄江河者十許年始得一頁進賢急欲得老叔翁及吾兄近狀遙望貴筑恍如天上即密題如漢津兄欲一望見顏色而不得更何從覓麟鳳耶弟

書翰

卷七

十二 可經堂

今僑居禾郡始得從漢老處聞吾兄歷遭家難淚瀾瀾承匪不能止也後又捧手批益繁愁頓肝脾心腎排撥不勝念尊大人風度依依如昨而竟不可得見也司命不仁賢者不壽恨不能排閭闔一訴之矣直指按部時弟即首以翁兄薦事相托竟以人稠數窄爲詞恐猶水月鏡花間也度欲進有司一階殊不可少此薦倘都門有事相屬幸以數行見示弟頭顱雖老意氣未消不敢忘豫讓國士之報也何時把晤臨穎泫然

公啓某 湯名道衡 丹陽人

恭惟老公祖台臺玉尺量材金鏡照物揆留於人與地之相宜甄叙必功與酬之適當是以率屬屬誠吏有明作合土底定民免淪胥則夫戴高天而寧下宇者能不皇皇念及於勞臣之去留也嘉興府同知今陞山東僉憲湯公祖明似燃犀鋒真切玉拔趙幟於詞壇還明珠於漢郡固宜驤首天路出鎮名邦而左遷茲地賢者共歎乃湯公祖蒞任之日正值海塘衝決鴻夷一嘯千山可襄海若乍鳴萬家竟斷斯何時也期逾兩載官歷三人或材窮於勢大或計短於費繁拮据雖殷茫無頭緒獨湯公祖運巧思以輸木石

書翰

卷七

十二 可經堂

躬胼胝以董工程嚴簡稽以清鼠雀核名實以節浮汰遂致民力不困膚功告成粵稽往事有埤塘七百五十丈餘而費金錢十二萬有奇者有埤塘五百七十丈餘而費金錢六萬八千六百有奇者今之物價湧貴鳩倂倍艱衝決至二千八百餘丈原估必得十六萬方可竣事而夷考其費不過三萬五千有奇是何功力較前若斯之難而經費視前又若斯之簡也在昔已有賜金加級故事况費省而功倍者乎此今日已陞之僉憲自湯公祖資望應得之物而塘功報完之後另行晉秩乃國家報功之常亦祖臺激勸之

所必至無藉麒麟等仰祝者也獨是豎功兩浙叙遷別地則奪我東南之保障何所歸依還願生聚之室廣誰登祿席有不囂然若失而盡然願留者乎故見往例凡賁捧入都靡不別轉則嘉湖道缺翹足可待如謂恐淹時日則現在杭嚴一缺相應題補即或部有別銓而近查邸報 聖明亦時轉圜以從地方之請此麒麟等合詞共懇必祈自僉憲加級少參以報禦災之勞或嘉湖或杭嚴留之近地以慰蘇天之望於國計民生兩有賴焉

簡錢龍門名繼登

書

卷七

三

可經堂

謹啓自去冬歲事不成饑民思亂忽聞民運人情益騷祖臺斟酌 國計民生俾漕輓不愆而惶擾亦定地方實式賴焉而未亮苦心者反爲議端麒麟之所未解至於督師入援未奉 明詔專屬君親一體要在權其情勢如唐奉天宋靖康此時君爲重親爲輕不待言矣今 國家全盛醜虜犯順彼已情形與唐宋大異若非有封疆之任與奉 旨勤王者皆不得置二人於不顧也昔王敦作叛太真絕裾有識者尚謂急功名而悖母命比於賊子則知今日祖臺爲太夫人受謗固甘之如飴矣凡人於名教之際衾影重而

外議輕既得全其至性違恤於人言况 聖明在上定有確見應時昭雪可跂足待也幸勿爲念

簡按臺劉須彌名士楨

曩聞祖年臺按臨禾郡肅穎附候想在記林法臺崇峻更無資理茲有情關難已義激同懷因人心之公好彰 國家之盛典不得不懇之老公祖年臺者則家司馬玄仗易名之舉也蓋司馬存日爲縣令則父母孔邇掌留計則貪邪奔魄其居官之介氣在鄉之恩流稍稍點入諸紳公揭中麒麟不敢更及揭是蓮妖扇禍豐沛驛驛錫京之地幾爲戎馬之場而司馬移

書

卷七

四

可經堂

鎮要地掇甲數胃激勵將士使人人用命扼吭擣虛一舉而覆之河上再舉而殲之鷄黍集俾 陵寢不驚漕道無梗伊誰之力迨平定安集之後口不言功而績在地方與議難掩卒得 上聞乃是時也視師齊魯者欲速其功方將以淮徐爲窳惡司馬抗疏請兵撲滅而齟齬之見起矣當叙功時是視師齊魯者已獵功晉中樞遂抹不叙亦由司馬前後從不走隻介入長安鮮有樂之者故中樞竟得行其意噫是蓮妖也亦猶今之流冠耳流冠起於秦而禍烈於晉蔓延於中州此時非司馬極力擒賊彌難之則鄒滕爲

秦淮徐爲晉而江南之爲中州豈待問哉且秦晉在西北陲非關國家大利大害也茲則賊集夏鎮而漕咽中斷集泗上而祖陵震驚其關係在宗廟斯司馬功爲不刊矣而爭功忌能之臣竟修嫌嫌之怨使國家報功之典不彰而墮豪傑任事之志今事又論定誠大明公道之時也以司馬例於葬祭卹典聖明似無所靳惟是因功甄叙論行易名則必待年祖臺與撫臺公祖之入告而後沉鬱之氣始伸表章之典乃定斯麒麟所爲不憚焦濡以呼者也况歷以報功尚待聖主之酌定而謚以核品是在上臺之

書

卷七

五 可經堂

定評我朝如蕭定肅彥許恭簡予遠皆以亞卿與平謚典如斯之類殆難枚舉竊讀會典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則爲國表賢年祖臺事也伏乞循例入告即撫臺公祖併藉從史豈獨麒麟一人頂踵不忘即閭境士紳天下賢者無不盡戴年祖臺懿德之好盡仰年祖臺卓越之舉矣

上座師李小灣

諱孫宸

初麒麟以華亭開隙於舊司馬不樂爲之屬又斷不敢足於冬曹是以有更南之想荷老師之庇得翩然

於南祠部起應問豆若將終焉又荷老師之庇得有本謂此所謂輪囷離奇勢必斷溝一有提挈皆可備案稅之用麒麟之頂誦銘鏤寧有既乎雖貧病已入膏肓爨煙時不相屬爲同學少年所嘲笑然自麒麟之吾輩苟以素心自盟不肯清白讓人則何地非冰何曹非藥此硜硜之愚覺有餘恬而可以仰慰我老師也枚卜之旨已下選品探望知不可少老師一席但今之揆地視昔日萬難靡論率土無蓋藏之實邊腹有破碎之形近來皿盞食心之徵又見矣以大有爲不世出之皇上而以悠悠忽忽不痛不癢之氣

書

卷七

六 可經堂

象應之幾似臂指之不可使大寐之不可醒遂一激而移其意嚮於中涓豈非外廷之罪想老師蹇蹇凡几有概於中久矣防微轉巨將何爲策麒麟一聞之以快觀中興之相業也

又

孝廉世淳爲司馬卹典重暨顧長安司馬起家治深水以壁立峭勁自範併範其胥吏以簡直慈和遇物併遇其小民是以鄉愚野夫見之藹若家人父子若不知其爲官府也而胥吏伍伯等見之又凜凜日對神明若不知其爲所習事之官府也考績最赤縣人

爭謂非北銓不足以酬公苦心乃司馬素絕餽遺及入計考選之日又不能持隻幣贊長安貴人竟與以南銓及抵留都日夜以澄清流品爲務於是南中臺省部司之以穢德聞者一舉而盡去之乙巳察典凡落職六十有奇天下靡不快此舉以是望日重而怨亦日深矣歷官至操江時蓮妖轉驅蹂躪夏鎮渡河梗我糧道且將肆燹於祖陵之上司馬聞之即日移鎮奮聲疾呼繕兵選將密授方畧與淮上制臺互相犄角卒得殲之鷄黍集不然漕河陵寢能晏然哉乃功既上聞矣而是時東魯節鉞臣已報賊平見

書

卷七

七

可經堂

司馬請蕩賊一疏惡其軋已後來樞臣叙功即先之節鉞東魯者故制臺叙而司馬不叙先是乙巳之怨既彰靡日不思甘心而朝貴亦有怒司馬不附已者遣所親承司馬後欲發所爲不法事持短長顧彈力吹索竟無所得致朝貴疑所遣不力噫是所遣者不能文致人過以媚人亦賢矣而司馬終始公忠一念知朝廷不知有身家知是非不知有恩怨樹品以此取忌亦以此但念會典三品以上自有應得祭葬亦不敢妄思非分以微異數惟是謚典酌議定之大宗伯凡行業俱優者爲上而司馬孝友敦睦內外

無間隨在著水藥之聲居鄉絕干請之牘是其行也令深水而道不拾遺掌留計而衡無爽鑑光祿之節省錢穀以巨萬計操院之職妖境上勲在社稷是其業也則夫易名以彰實特歷以酬功皆應得之物所望主持於老師者也麒仰奉老師明訓是非之公竊自附於三代不獨情在同室爲是不得已之鳴而亦好出秉彝原具不容嘿之口也賜鑒是荷

簡馮禹金

昔人以泮水爲第一關蓋國家衡士以制科冠軍途而制科實權輿於此也英雄豪傑便於今日立定

書

卷七

七

可經堂

根其泊然於聲色貨利之場堅其德性銳然於五車二酉之間擴其識見步步要爲天下奇男子將來定有一段光明俊偉事業青紫是兄家舊物勉之勉之弟初得好音喜而忘寐蓋吾兄寧靜純一具高視一世之資其所就正無涯耳但此後交際漸廣友朋操雜物引既多空明易汨此未及頌而先以是言進也吾兄得無以弟言爲迂乎

簡蕪湖令梁礪石

名應林

弟輩承乏留都遙望鳩茲盈盈衣帶年臺德音遐暢令聞不已名高繞日之城照迥然犀之浦是以竊經

飄飄萊歌相屬不知何以治燕而翔治騰頌若此也
昔敝里朱廉石年兄嘗歎服老年臺鳳翔鶴立式玉
式金燥濕聲氣早已神行孫今所聞治狀殆非溢美
高山仰止景行何如惜哉廉石之言未忘於耳而其
人已不可作矣今其藐孤冀筑在疚俱未成立六殯
在堂莫克襄舉恨菽蒜之難待苦助麥之不逢獨居
嘔血與言出涕於是其令弟辛酸酷烈奔走四方以
告哀卹昔蘇子治葬因人致具曼卿賢者不辭陳乞
則夫廣我殯之義推懸劔之仁非年兄其誰望乎蓋
同里同籍而不能爲之賑卹使重爾百舍弟輩之恥

書

卷七

五

可

也譬如溺者力不能援而又不爲之奮聲疾呼則又
與於不仁之甚此弟所以代爲泣頽以請也伏乞憫
其孤寡惠以不費俾得襄此大事即生死叩戴無窮
統祈台鑒

簡程嘉銘

名標鼎

夙聞高誼久作天際真人想而邦溝帶水邈若明河
此詩人著平原之憶而騷客有廊落之悲也至道甫
過僕處得其口頭描繪芝簡蘭情恍在心目偶題數
語爲介政恐貽譏不文敢嘲巨目而隆隆明脫儼然
臨之可勝慙悚然推原長者之意表斷金於合簪舍

香心於勝蘭真煙結如雲之氣佳盒著附朱之美詩
韻諧倡和之情種種深意不敢不拜中秋之後閨杖
履將過長干計此時紅葉欲然黃葉正熟當浥八功
德水菴舊以待

答林狷菴

名先春

石麟不肖而是非之公猶有三代斯民之意故去冬
適在長安曾爲老父母大聲疾呼其齟齬老父母者
耽耽視麒麟非求老父母知也亦非敢必其有濟否
也爲地方存此公道爲計興存此議論爲寸心明此
是非而單款既多投杼四起麒麟從各臺省處指天畫

書

卷七

五

可

地相信頗多陰霾將散而終至顛倒團結者則以從
來外吏過計靡不輦金長安而老父母獨否從來含
沙中人止是私揭鮮有輦金長安以中其公祖父母
者而茲獨揮金要人以必行其說噫此法既行將來
計典益不可知於者父母何與清風明月不用錢買
綠水丹山到處供養未始不可以隨在行樂而國
家之公論日廢道揆日壞恐將來益不可收拾耳今
敝鄉父老自白下而北麒麟曾悚其良心激以大義速
之使去今兩閱月矣未見聲息成者又有神通以阻
之乎鄉人多愚而儒是尚未可知也若此中是非素

如觀火無俟麒麟言麒麟亦不得不言但浮羽之論未足爲老父母重耳蒙三發台翰麒麟於九月內得拜二械其一想竟浮沉矣久疎問候長跪啓誠恍然如對大義未伸可勝驚結

簡張石叟 名定志

五年屢覆四旬棠陰凡黃童白叟擔夫僮婦皆知詠歌盛德涕泣繼之弟能不怒焉在懷與歲月俱積也天下多事遂無一人足藉緩急致聖天子不得已而以股肱心膂付之閣僚誠爲可恨可恥然推其故良由近來造士者喜春華而厭秋實獎浮薄而輕諱

書

卷七

三

可經堂

練進野而退經史右掇據而左實學以致靡然成風遂謂一頂進賢可捷掇取日招搖於博場酒肆孿童季女之間有一繩趨尺步言禮樂而法周孔者便斥爲迂腐頭巾莫之一顧釀成此無廉恥無血性之士習天下曾無識義理之秀才而望有經濟之科目乎年臺平日以性靈之學窮二酉之奧今甄士中州其相與揚厲道德考覈經義令國家緩急收得人之用者必無遺力但積染既久洗發爲難或自占帝王之鄉惇龐純固猶有存者不似大江以南掃蕩盡風草之機定在老父母一搏挽間此弟所冀

足以望者也

答青浦朱邑侯 王申

古之謀國者以催科爲疵政而爲風力古之稱賢者爲君養民而今之稱賢者益上無惑乎國用日窘民生日蹙上下交窮而愈不得收理財之效則不講於君民一體之誼而脫盡從古治國之法也老父臺爲前人還積逋爲地方郵萃楚那新補舊已屬剝肉醫瘡而當事者尚未之亮羣輩極力籲呼無救於事取盈後已度之公帑決鮮儲糴以待應聲之求遐想民間又難車負以應上官之急則此半萬徵求更艱於針頭刮鉢矣不識老父臺何以應之

簡嘉興縣張澹存 名鳳翥

謹啓石麒麟斗之念殊殷附翼之鴻未問携杖騎竹旣不得先童叟以迎郊拜幣申械又未獲同任儲之肅使盈盈衣帶渺渺關河我心孔懷局維其已向從行卷伏觀大章卜商西河之業也今從里民與聞新政宓子鳴琴之治也天生至人以爲社稷乃先試之鄙鄉仕有經術以經世務方能綽有餘地顧民愈窮而催科轉急財已盡而搜括彌嚴致在羣時聞而緩

急用恃智者慮難於徹土仁人計詘於點金則於今日語循良蓋真愛乎哉其難言之矣若非白臺之風植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麒麟蔭花陰彌深山仰伏楮神往

簡王念生

人臣去國苟其不欺之衷可對於天下可暴於萬世則雖去弗去也其卓然之品爲一時所共惜爲人情所共憤則雖去弗去也老寅臺兼有其二則茲歸也不過六月息旋即九萬焉此弟之所以不爲老寅翁吊而爲老寅翁慶也當此貂璫世界薰灼天

書

卷七

三

可經堂

而吾輩頂進賢冠與之摩肩擊轂於長安道上和之不可異之不能何如解擔抽身眠松夢鶴聽春鶯之亂啼答時花之獻笑身心俱閒一日兩日之爲可慶也弟前日奪歸間里見一時同挫諸公自號名流亦有二蔽一則嬰童季女寄托牢騷一則蹇產不理書空咄咄此兩者皆足傷生爲未達於內重外輕之旨也功名去來如江潮長落與岸何與潮落即有盈時岸壞未易修補智者觀於此理可以明窮達之義矣且老寅臺精力正壯可以有爲堅忍德性熟察物機正在今日孔明草廬中扶炎事業已備弟從前不曉

學問悠悠忽忽坐失光陰迄今衰颯多病每自悔恨

吁嗟何及故願老寅翁勿以小挫壞心而於閒散之日虛此不易得之歲月也孫火東深信其肝腸雪白

氣質沉凝有志有節之士初聞從亂百喙爭之今傳聞想確矣夫以國家土地人民付之一擲卽粉身莫

贖然猶可曰天限之材也奈何以堂堂節鉞重臣甘心屈節於素隸戲下之狗鼠不知何故喪心至此殆

不可解竊料其從中或有妙用如李陵不死之故則豈無一二腹密可潛通外邊消息而又肯無動靜老

寅臺素悉亦可一決以發弟之覆乎聞臘盡台駕還

里即擬附候入春多冗未遑遣信遲遲至今可勝罪

書

卷七

三

可經堂

懷新華亭聞甚憤憤不審尚可救正否民窮賦重大盜屢聞而郡縣不聞有加意拊循之實想又足蒿老寅臺之目也

公簡鹽院李用晦

名宗著

恭惟老年臺驄珂映日六察生風烏府凝雲兩浙在宥真可謂吏行冰上人在鏡中矣翹跂崇嚴可勝仰止茲啓先老師朱文恪公位至宰輔家業蕭然殆國朝之所僅見諸孫如某等皆名流賢中稱爲渠帥旦夕脫穎去蓋天所以報之也弟輩師恩未酬竊念惟

有汲引一節可效涓涓頃世兄大就赴滇取道金陵
世兄大觀任南起曹晤間似不以金紫爲榮而以克
紹家聲望之後人弟輩應之曰有用翁老年臺持斧
一方篤誼不讓古人定能鼎致督學使者悉置前茅
當合詞以懇至其幼孫茂暉應童子試翩翩能文統
望留神超拔又大就之倩項某甫在齡齡邑試冠軍
允稱玉潤亦我老師瓜葛併望老年臺提携之弟輩
生平不以一字冒干當事而感頌我老師有不能不
爲之推轂者惟台慈諒其無他而垂聽焉

簡鄧鳴和 名來鸞

卷七

五

可經堂

弟聞年兄之理武昌也清水平衡而武昌大治地方
至今謳歌不忘幸聚首留都得接快談爽概種種起
人仰止弟之版依有日矣乃昨聞年兄近有李春榮
萬士恒一案特以千餘青蚨對簿不合致老年臺疑
而下之獄業經查明矣又逆追而上查其領狀果有
之乎有之弟竊以爲不必也蓋以堂簿爲不足憑而
取憑於零星之領狀是併疑前日之部堂矣以前人
之經手爲模糊而致有今日之搜索是又疑前事之
同寅矣無論查之而不得其弊即得其弊年兄可昭
昭號於人以明部堂與同列之失乎弟愚以爲斷宜

從寬宥之者也西門性急佩韋以自緩弟愛敬年兄
故敢進一言爲佩韋之助若他人弟竟一映置之矣
裁之何如

答大座師鄒匪石

名維璉

驟別師臺又更歲矣麒心日茅孰與闕蕪開畦歸之
大道所爲引領丹天而飯依靡切者也流賊假息蝦
盧遊寬蜃室閩中三五年來西喙東突此戰彼起莫
可誰何誠未有一大創之耳老師臺一入閩關急擊
使走然後大修戰艦治樓櫓施爲次第部署已定親
執桴鼓左右二鄭一舉而殲之境土使海若效順蛟

書

卷七

五

可經堂

艇失腥封夷佐靈長鯨滅影真邇來大快舉也跪捧
瓊臠麒麟勃勃肉奮始知天下弘偉事業未有不歸於
道德名節之儒若不從性地流露即左支右吾無當
耳顧軍苦餉乏民苦賦急兩易騷動則秦晉之鑑可
爲前車誠煩老師臺借箸籌也閩地絕少平疇沃壤
濱海數郡大率倚命商舶開塞之間各有利害然與
其塞之而民必不可得食兵不可得餉坐而困闔就
若就地計利因時設權姑通海禁以救此一方乎老
師誠心爲國長計籌邊當必揆之已熟無俟麒麟喋喋
也黃白安先師一坏之土畢竟爲沈氏所不容今將

議遷矣至近購數椽立祠郊外沈氏又嗾其鷹犬逼奪之訟之郡守麒業飛數字爲先師請恐冷署之言無當萬一便中敢一附聞

簡考功冒嵩少

名起宗
癸酉

別老年臺過八稔矣金閨佳彥自宜馳驟梧掖出入承明乃儼臨冰天雪地與寒鷄伍乎或者梗柝豫章每處於竄竊僻遠之地飽於風霜堅其骨幹然後一出而棟梁九廟枝撐朝宇天下不敢望焉則老年臺之自爲爲人自有在也又或者弟之匏落又矣屈谷之瓠瓚之彌堅獨活之性風所不感天特閔其孤踪踽踽令得朝夕左右以解其發而發其覆乎則弟之栩栩神動翹跂旌榮又何能一刻已也仰祈即赴躡躍何如

答周仲取名

頃篋方諧風波忽起驛驕既逸馬羣遂空弟真下驚乎戀戀棧中豈今又併豈奪去殊自憐也同視老寅臺如孤鶴擎雲神龍入海高睨一世漸覺相懸不敢望萬一矣雖然寅翁視弟豈沾沾升斗者耶雖不能效朝陽之鳳獎忠魂佞猶願爲掉尾之龜友魚侶鹿而今方待罪未敢乞身高論投簪亦強顏矣三復大

疏名義凜然忠寬雖未蒙卹而兩罪撫應時飲刃豈非忠愛之至業已見知皇上乎諸閣彌縫周密未即回天然堅冰必消豕蹄必烹未有此輩而能長久者老寅臺之疏懸諸日月奉爲經史直少須之耳遜國忠紀補吾學編之未備不惟諸忠寬藉以不死又下人心亦皆藉以不死守禮議謚之家舍是其奚採焉

簡陳宗尼

年兄訂弟會於白門在小至後計必握手言歡弟日夜翹首跂足以須抵夏稍杳如占夢竊疑年兄之被

留也忽而聞行旌已駐京口謫乎真乎豈迫於就醫而遺我乎豈風帆便利篙師食程已過金陵而年兄未覺乎豈途長舟窄溽暑煩冤畏炎厭客颺颺竟去乎弟心癢難撓神飛難攝也又聞年兄卜寓薊城就醫何氏策亦甚善但弟因多病之軀閱醫不少服藥亦深始知風寒燥濕感於氣化浮於筋脉者可以草木補瀉之法消息之若夫憂勞之邊神明受傷火不得降水不能升補則更張炎上之勢洩則遂成陰竭之患如此而欲乞靈於草木斷不可得還須以神明治之所謂靈藥不外身而得者也是以古之僊子往

往從膏病中來則其有得於神明故耳南中雖無明
醫頗有異人年兄試一幡然命駕當必有遇若止於
却病弟胸中已有其人不取以孟浪之言相欺也弟
羈身職守不能奮飛靜言思之徒有涕淚遺奴相迎
千萬回棹筆不能盡者奴當悉之

答工科許霞城名譽

昔日南曹率三年而得二休今一官如銅處疑仕疑
隱之間久不聞先生長者之教是則麒麟之愚也庚年
抵今星霜四歷盈盈一水誰謂湖廣而鏡具不隨羽
麟亦杳是則麒麟之疎也既愚且疎應受棄置而跪捧

書

卷七

元 可經堂

手批婉摯如昔始知山藪之量有兼容日月之明有
曲照矣天下多故中原日蹙浙閩畏海賊東省畏口
賊德景之間畏土賊中州秦晉畏流賊北畏奴虜
淮揚畏河決畏漕輓當此無所不畏之時正志士報
國之日昔李鄴侯陸敬輿於搶攘鼎沸中一出而唐
社遂定今之所望爲李爲陸者舍台臺其誰奈何不
爲太真絕裾而思安石東山也如麒麟者進不足以匡
救退無當於著述正宜與鹿豕作緣悠悠阿堵中耳
公耶入留都閉門靜課麒麟求見竟不得一晤知
是大器何難一搏九萬而舉似少司戒竟以暗中摸

索過眼雲迷相對爲恨

簡同年顧珠巖名國寶

庚午秋月獲拜環問今歷三載遂絕音塵跂想玄風
如在肩睫而盈盈一水無從縮地此詩著求友之章
易重睽孤之感也况夙承厦覆思結棠陰者乎頻年
以來國家多故封豕腥我東土長蛇跋於中州饑民
蟻聚於淮右海寇鯨噴於浙左不獨榆關有伏莽秦
晉成燎原也而貂璫時見冠虎纓輦未寢戰龍且暮
思得憂國奉公如老父母者出而隻手扶天片言悟
主顧五年之間兩見艱戚今秋孟陳二尹于役南庚

書

卷七

三 可經堂

與聞斯信弟麒麟哀隕如喪考妣即欲馳唁而麒麟以夙
有脾病入秋增劇流連枕蓆未遑料理迨乎長至望
風遙哭占屬哀些與荆揚李年兄同致瓣香不躬不
備知老父母能畧形鑒之也

答吳秋圃名麟瑞

兒方止啼慈母別乳物方出閭旭日移陰彼得何歡
此失何怨想年祖臺當此際得無亦有低回難別者
平江右爲留都之右臂天子之重藩地遑闕嶺深山
叢菁尚多刺盜依草附木阻兵安忍我鄉文成設間
鈞隱難剪荆棘開立縣宇始得休息垂百餘年今我

索漸弛賦役煩重小蠶竊發控引既粵蹂躪吁臨富
家大室束縛備藥竊賊恐後縣令鄧牧傾囊餽贖買
賊遠去向令以此副精神上下同心購勇士練鄉兵
遠間謀嚴鈴柝未有不可一舉盡殲之者今雖稍戢
明年豕突尚未可知是故特簡我年祖臺付以鎖鑰
文成事業於今爲兩弟麒麟拭目望之矣近來選功兩
署頗有官評之責然政如籬蛙鼓吹氣不飛灰夜蚊
雷鳴聲不震物而不知者瞪目疾視便多怨毒麒麟日
夜思得一解簪籠遂我初服顧國武以盡言招尤中
散以辭榮賈禍往來坎坎何以置懷今吳覆漸遠德

書

卷七

三 可經堂

育恐邈發矇補劄將復何望引聯抗領想念爲勞尚
期年祖臺之不我遐遺賜之教言也榮遷之慶未遑
馳頌而瓊問先之顏之厚矣不腆芹曝非敢云報伏
乞哂存惠箋瞻切

答大司空董見龍

名應舉

石麒向居末屬殊荷生成每念摧殘有孤呬詔不意
平陂遷流靡有定局又爲小草閒處南都離過水陸
未獲申候猥蒙鴻藻責於曹吏拜手盥誦如侍几右
三復玄緒感慨生焉憶昔台臺循墻行矩愛譏畏譏
當水衡告匱之時正秩干興作之始苦心拮据堂構

宛然高引見疑錄叙不及時麒麟陞伏萬下方謂位不
酬勲官未配德乃時事既移榮氣轉甚一時皇皇快
其所私顛倒渭涇撓亂是非後譖人者亦已太甚幸
至人之達觀齊參差於平等呼吸沆瀣馴狎鷗鷺知
碩人之寬於焉逍遙也顧天下多事逃雨誼深理窮
而反論久而定當今之世舍台臺其誰想捉鼻之遠
識早藏器於射隼伏惟爲國自玉

簡銓部金雙南

名麗兼

石麒不獲侍下風四稔於茲矣寤寐雖殷紆軫雖久
而未嘗一通束脩之問則麒麟之癖癩自廢無當於時

書

卷七

三 可經堂

之驗也時事雖棘得人則治今功令日峻而吏治亦
日壞輓漕之使以弁軍爲經而以小民爲債牧民之
吏以擊斷爲名而以誅求爲實想親翁臺有概於中
久矣能不於此行一喚醒其蒙氣乎近來南中絲商
幾變於前舖行擬謀於後皆得唐存翁總憲力持乃
定少宗伯伯忠純近推枚卜未審能得 俞肯否白門
諸曹郎積習難破近日尤多資深之人或恃與援或
任僚倒無復顧忌至於耿介孤峻端清盪亮如張比
部閣若劉驗部雲密姚膳部憲鄉向父母六神及陳
職方之數子者不可多得蓋翩翩有爲有守之士也

若夫老成練達不隨不激則俞容自亦良觀察材似不可以門戶錮之使借重吾鄉水利糧儲未必非地方之福知當今留心國計人材無有擊於親翁臺者敢舉所知以當葑菲之一若麒麟衰年不嗣早已神游長林豐草間矣儻得部堂代題放馬歸牛之賜不無望於部覆仰乞親翁臺留意焉不敢套祝統祈登

答吳旭如 名道昌

天下食墨吏以上薦至要地者無筭率置不能問區區斷事官考語一不當輒奪階雖漢法固然何有幸

青

卷七

三

可經堂

有不幸也然猶謂長父臺任中事稍不及詳誤註上考有搯腕耳已而微聞爲後官所規卸則髮指矣及讀大揭而知誤繇選曹使當時父臺早知其故當趙石老未解任即移揭入都止須選曹出一簡舉職事體即明而惜乎其後也今天下五合六聚內外吏乞命中涓之手烏紗之辱甚於臺笠任事之苦病於夏畦非智士儉德避難時耶父臺幸捧雙白燕笑衍衍可謂至樂麒麟望白雲已無親舍然亦擬尋題目作歸休計矣但以甲爲乙紕繆滋甚似不可不一聞之長安諸貴人也令親材且賢自不敢昧其秉彝况承諄

諭敢不奉以周旋所慮冷曹無味之語易見吐棄耳

公薦劉駿封雲密 名若金

竊聞辨重輕者審權衡於六燕甄小大者察遠近於乙鴻台臺懸冰鑒物觀火徵材若工師度木曲直咸宜方阜相馬驥黃盡畧矣寧獨如李胤銓綜廉平補之部無留事已也遐聽旁騶徧徼人倫寧有遺長失於睹記顧或有一得之見可備夾袋之收想在淵涵不辭葑菲甫贖封劉雲密品絕纖塵胸足千古使之作鎮地方必能修政善俗起瘁回枯仁人用心自近及遠我鄉司道固多賢者而真正福星亦未數見今

青

卷七

三

可經堂

之秋月當彼及瓜或有見缺或騰一缺用入啓事必有可觀蓋劉駿部尚未舉子思得簡僻一缺如吾鄉嘉湖守道未補乞即以少參銜推之萬一已去金衡道亦可雖爲地漸遠霜旣有限然尤愈於他省得之也固敢合詞共請幸賜鑒照荷甚

答許文學 名士驥

廿年之別一日之晤樂乎不樂乎顧不能掬秦淮一勺與兄翁一問花前月下禪舍書龕忽忽若夢中聚散殊自怪也功名遲速有時以年兄材何難徐步歎紅香泥看八磚日影但恐此時應接不暇求如今日

聞不可復得耳弟天機不深俗緣亦淺擬今秋力請
當事放棹南還想虞山之債未了尚湖之盟久寒將
必取道一過計此時掛一鱸魚出百甓青州招年兄
於白鷗紅蓼之間能爲我寒裳乎令侄來承損書惠
恍對晤言銘刻銘刻

簡承天守賈愧我 名元勳

以年臺天下才曲折剔歷固宜作憲萬邦而猶以一
麾爲股肱郡豈非 陵寢重地不減扶風京兆耶且
亦不似弟空閨坐老閉影自憐徒刺刺私語漆室聞
也石城兩地一樣莫愁花水煙溪差足相匹如蘇白

書輯

卷七

三 可經堂

到處即有西湖供其吟嘯千古風流令人寃夢不離
鄧雪但恐流氛未汎龕集方殷未暇披襟當大王之
風解帶納江妃之珮足縈古人千里相思耳新景陵
陳兄名六奇者乃弟戊午同籍潔廉自愛平易近人
弟所素信但驟膺民社技經未嘗政如三日新婦舉
止生疎今其束脩見姑時矣天下無不愛婦之姑而
軌範方嚴婦每退畏率藉小姑爲之通其聲氣達其
願欲弟既與年臺爲譜中之莫逆而於陳令又夙叨
心期之契敢肅數行附於小姑之末仰祈年臺惠教
之俾得方幅齒過真不減如天之覆也

簡內閣錢御冷 名士升

獻於七月初五日始得曉誦批示蓋發自五月十九
者也覆育高崇莫可比擬至於旭日始旦陰稷盡銷
協氣所披反側俱化則緣至誠之能動未必皆人情
之自調也魚水叶歡實雋秦雅麒麟心忻慰可勝踴躍
茲所懇者敝司主事張玉調名鼎廷者乃麒壬戌同
譜共事三月見其溫良子諒清和篤鷺絕去機械盡
捐城府過至投契不意裘葛未移而家難淹至其老
年伯大中丞公忽焉聞訃瀕行之日來即麒語蓋以
先君子功在封疆朝野共悉而不能力請表章是爲

書輯

卷七

三 可經堂

人子者之罪也因揮淚陳叙求達左右仰祈疏到之
日票擬照例從優即麒同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且麒採之中州問之蜀論知中丞公巡方定奢焚之
亂拓地二千撫蜀收永寧之功破賊十萬至於流寇
扇禍邑無守今棄家守城全活甚衆與麒同官叙述
正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臣有焉麒又每見郵功
之 旨稍有一二游移字樣功司即翻騰其事挾以
爲功使恩不出自朝廷而權反歸之私室竊以爲恨
亦願堂翁一主持救正之又不獨爲同官同年佈其
區區之私也揆閣崇嚴冒昧主臣

答同年馮五玉 名明珩

離別訓言遂歷五稔因國有厲禁不敢通長安隻字
縱目五雲徒有神越實沈之地臺駘是處黃銀鎖鑰
寔生其鄉而今豺虎薦居饑饉踵繼我年臺體素文
弱謂宜輕裘緩帶盾鼻磨墨倚馬作教是其所長乃
據鞍鞠旅橫槊誓師青驄所至賊衆驚遁遂使兩甲
拋金苔鏐臥綠不亦偉哉功乎我朝馮寓安先生初
巡關中而罕東囁指再巡國地而叛黨爲俘載之史
傳至今美之今日與年臺而兩矣其視子明莎車之
役以武將帥建旗鼓猶百之也顧當此倥傯戎馬之

青輅

卷七

三

可經堂

際竊士賑飢日憂不足而尚分清俸及於冷曹拜領
之餘何啻汗血涓滴江河又不止易飲易食之時爲
然矣如弟淹然措大無益盛時但求遄歸還我初服
俾得遂其走壙之性即不減如天之覆也知年臺還
朝不遠如遇相知萬幸爲弟一悉此意跋踵旌子可
勝馳溯

簡族侄孟開

終天之痛人而有之獨有茲痛爲最冤慘不佞聞信
以來戚戚不樂病幾兩月不知爲孝子者更如何酸
楚酷烈也大木初頽凡平日蔭蔽之一草一卉皆有

日炙霜欺風撓雪壓之患大要在昆仲輯睦內外雍
和而後可以當外侮之來此今日第一義其次則人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若平日慣起
風波好訟之人當善御之勿爲所用大都此輩專化
小事爲大事不能化有事爲無事也不佞老矣鞭長
不及每一念至爲之如焚老侄身揀家督歷練老成
調停和協使一家之心合而不離柔茹剛吐使在外
之人伺而無間皆在老侄一身不容他謗念之深故
言之切幸毋訝也扶柩有二侄在自無他慮聞杪夏
臘日抵潞灣計程將至矣因諭家中馳至辦香一告

青輅

卷七

三

可經堂

哀步不得躬親心神若喪煩向惟前告我崩隕營葬
想今明兩冬事或已得還相與執紼也

答宋旭青 名學朱

每對朝來爽氣令人輒想玄度懷軫之餘忽捧瑤玉
三復宛然如侍左右也弟偶以隸批在前敝堂翁因
舉咨北詎意規者愈深作手愈巧遂於啓事之中即
藏排擠之術致 明旨復行回奏雖似人情太險而
於弟分實安從此得扁舟五湖徜徉蘋蓼遂其麋鹿
之樂則傾弟者政以福弟也順及逆成天下事亦何
定乎翁臺掌鑄錢甲南中息復稱之雖因銅多而人

忌名香而衆猜致有浮言及台體然弟覬訪皆無
間言職名前列序次應然若論錢法之壞始於昨今
兩歲則徒者或有推敲而前者理無苛及幸自慰也

答孝廉顯生

秋聲滿樹間蕭瑟如笙竽不惟可佐吟眸抑且可親
燈火若徒使月瀉杯中爽浮屐外雖足聘一時之豪
想非賢者之所屑也不肖嬾隨齒增疎緣病積前蒙
賜候累月不報承不督過加以德音三復之餘恍如
瞻對

公簡鄭見義名二賜

書輯

卷七

五

可經堂

恭謠寅台臺金鏡鑄心玉衡成質清通簡要久著周
南恐後來蘇復形邗上盈盈一水弟等翹跂有日矣
茲啓敝同籍于明醇者其平生磊落有俠骨觀其迫
窮利害周旋李象山朱泰符兩年兄於危急存亡之
日流離顛播之中割食析衣連居共處此豈非樹意
義慷慨烈丈夫哉不意同邑之中聲勢相逼唇舌相
構遂開嫌釁積成禍機於是豪有力者乘四境民心
好亂國法重繩巨族之時嗾使置凶燒劫累訟擬成
陽羨靜海之局遂至上聞而明醇父子之生路不
絕如綫矣夫孰燒孰殺之情實具在三縣會審之案

牘具在寅臺自有公憤弟等何敢私其同籍妄有游

說但念紳之惡者必富而明醇田廬有幾紳之惡者
必多很僕而明醇食指有幾淹淹薄暮之年與一母
一子筑焚三人相倚爲命天地大矣何所不容而同
鄉至戚必欲駢殺之爲快讀明醇求和一劄搖尾乞
憐已甚悍然不顧反稔其毒此弟輩所爲痛心而飲
血也且延陵諸老亦大短計矣民心易上而難下專
欲而難犯今日縱之手滑恐于氏之肉瘦不足食食
竟必更思其肥者將今日爲我賄使嗾使之入焉知
非即異日操戈入室之人恐崇墟驥渚之間未得高

書輯

卷七

五

可經堂

枕臥也蓋延陵之局與陽羨靜海大畧不同彼之亂
始於憤而成於貪此之亂始於購而成於煽始於憤
者猶可問激亂之人始於購者似當清倡亂之本伏
乞寅臺爲地方計杜萌銷患存亡護弱勿以衆惡而
不察勿以黨盛而不剪則解一日之紛即貽數世之
利真大有造於世道民風寧獨明醇父子與弟等同
戴正直忠厚已也其中情節明醇自具有揭併塵乙
夜之觀

答許文學純祉

南鵬不虞翼垂而愛風下故急急以培風爲務當其

培風之日鸞鳩傲之以輕捷竊竊然笑之南鵬自坐於溟渤之間夷然不屑也及九萬里之風一至適與九萬里之翼相當而後背負青天翱翔雲中鸞鳩始慙恍自失不敢與料天地之高耳去歲暫屈毋乃翁兄培風時乎何爲自顧頭顱形影堪憎也政想憶間忽捧手詔猶恨相見之晚相別之速南風如便不識肯以奚囊新句洗弟塵胸否郵便泐復不勝瞻注

簡冢宰謝青墩名墜

石麒麟海婢鮒標社散檣荷蒙堂臺破格栽培曲加獎飾雖波臣自蕩而溟渤恩深啣結匪喻棧道之馬

書輯

卷七

聖一可經堂

猶知激昧於孫陽豐城之劍尚識吐光於雷子一則異類懷恩一則無情奮潁况麒麟猶在血氣心知之列者乎江干拜別已逾七旬目攝神追若在旦夕忽於閏月哉明恭接邸報聞奉特宣喜動顏色蓋吾道當久蓄之後氣數自開天子當歷試之餘倚毗獨重魏有毛玠而人盡潔廉唐肅宋璟而朝無干謁豈非所以風之者素哉今於堂臺親見之矣總憲新入想見協心而包荒馮河所以處泰曳輪衣袂所以處濟况當此是非未盡明人心未盡定之際似以收拾人才屏去城府爲第一義存翁忠誠有餘而圓融似

少願堂臺相與共爲鹽梅也

答朱文學名鳳起

不佞髮蒼蒼而晚蒙蒙矣計欲如往歲偕翁兄魏里時蒸鱗鰒和青毛荳劇飲此樂杳不可得日魚魚向三山街折腰拜客甚自無謂冀吾兄扁舟秦淮使弟解床頭夙醞一話當年不意以太孺人之變聞也吾兄素純孝篤至丁斯大故何以爲懷顧乃謀不朽之事於弟得毋忘弟無文哉使乎到日不得即遣爲罪弟以望前爲同鄉諸老索序爲冗三日已而輒得瘡亂病沉沉欲絕者又數日而始得力疾書一篇謂教

書輯

卷七

聖一可經堂

辨香一樹附獻靈几幸爲鑒之

簡程太學嘉銘

少司成聞報時即望吾兄至爲了監歷公案不虞既而以尊大人訃聞也大木初壞蔭下之草蔕昆蟲皆有霜露之苦吾兄尚未諳練得無有內難外侮思因以爲利者乎念之念之惟誠與恕可以得衆惟恭與讓可以免患惟簡與靜可以寡過惟節與儉可以治家今吾兄當初成立之際每事須萬分思患預防使死者有知生者不愧可謂孝矣不佞向在病鄉未得遣唁爲嘆茲具辨香遣小奚奉奠幸恕不恭叱名致

之靈凡

簡錢元冲 名士貴

里門來者即悉台臺近况皈依不二大振宗風甘澍降自毫端慈煦萬乎言下可謂金粟再見一方福德矣弟久叨覆露違以日月正如渡河而忘舟楫有不戒懼者幾幾也然一方之受庇何若利天下救蒼赤爲大乎南中自唐謝兩公膺召皆望台臺一出料理鴻業樹千秋無前之勲猶列星之依明漢衆羽之歸丹鳳也豈東山得而輕寄猿鶴可以棲遲乎麒日聯五雲額手鼓舞切切然作勸駕之詞矣茲啓蓮峰師

書翰

卷七

聖 可經堂

跣足修苦六年水雪布金之地已就莊嚴諸相俱完獨飯僧五百衆猶屬影響知台臺精心善果敢以此段因緣仰懇台慈祈於此師廣爲檀越履襪之辰台臺躬至法壇看朵朵蓮華出香篆間便是滿大功德麒麟沙之債未了以牛馬而視龍象從下地而望高天惟有嘆息自傷耳

簡崑山令

宰一邑與宰天下無以異也故古人以令與相並重今亦有相令合刻一書豈非以起衰扶弊修制善俗緊惟兩者是賴乃我 明憲鑒汪胡葉相不置事權

散在六部居接地者上不過稟仰文書房揣摩一人意指下不遑調劑部省臺垣俾無怨謫即以爲能其職矣有相名無相實惡睹所謂起衰扶弊修制善俗者勝其任而愉快乎則能親民安人惟令是賴其權實固出相上縣是觀之今之所重獨有令耳而麒得爲父臺兼葭其踴躍抃舞能不歡喜過望戊午同籍王涵符年兄真誠簡達麒平日奉爲明師畏友者地方利病推誠與商必有裨益幸勿以得介失之

可經堂集卷之七

書翰

卷七

聖

可經堂



可經堂集卷之八 乙亥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書

答內閣孔玉璣 名貞運

前者石麒待罪祠曹魯尤山積猥荷台臺寬其斧鉞飾以袞章可勝銘刻身免罪戾爲幸已多寧敢以薄待人耳目無已顧悠悠之論未如台諭萬一外單至日有所專指則此時 朝廷功令在上百姓觀聽在下麒亦付之無可奈何矣

公答北臺省功司

書

卷八

二 可經堂

周南迢隔見聞湫隘仰望明誨如舊待相如夢待呼傾注久矣猥承日邊飛問及於寡昧處身滄海而捧挹蹄涔足涉泰華而顧瞻崑嶠即盡智竭能其何以裨高深於萬一乎顧六年大典事關澄叙敢不披瀝固陋以報倦切南中諸大老或景薄崦嵫而不減骨性或胸懷敦大而微少剛方或鞭駕風霆而頗招浮議約有三等均之明時之楨幹南國之表儀也至於擬若喬嶷瑩若珪璜者指可一二屈斯又超然免於評論者矣其爲輿論所指則舊大司成不無遺議想以老年之故委轡大長竊叩不少應亦推轂之所必

及也敢以質之丙鑒至庶僚程其職業植其操守或有匪類即執功令以從不敢避怨北中諸老萬乞詳示以便糾拾

簡厚原兄 名龍覆

兄臺門闢多喜又當介眉麒因倥偬之際草草附祝殊不成禮猥承瓊報過當諺云拋石引玉能無厚顏白門訛言忽起小大岌岌若涉淵冰禁煙謁 陵之日關寺各露刃以儀非常絳灌之屬衷甲行禮賈董之倫局銀待變惟二三大老與一二曉事司官駁奔雍秩如常時耳不惟訛言又有訛事南中心緩急

書

卷八

二 可經堂

果足持哉今流賊尚擁戈境上大眾未集我師旗鼓一相當便成肉糜遂雁行翔視而莫敢動惟日夜引領望夷兵之至不知以夷攻賊猶用狼拒虎識者隱憂又不專在流賊兄臺素善籌國不知何術而可便中可示以方畧令弟得以告之當事乎計案發抄已久傳入茸城未審有當輿論否大抵極貪夙穢已盡掃除其間或爲各堂官之所曲護麒不能悉其狀狀或爲敝堂翁之所強寬麒不能行其本意者不過一兩人舍此亦無所憾但近來是非日亂令甲新移百足之蟲饒有羽翼將來或掀翻直道正未可知麒處

風波之際只靜以聽之而已長安大貴人以麒不肯行其言睜睜望麒之敗孤身一葉毫無足恃恃此心素恬絕無求進之想去留正是超然耳

答嘉湖守道陳繡公名以誠

石麒麟啓寡聞濫襲重典如責瞽者察秋毫俾庭夫挾泰華知必無幸矣猶藉素淮清淺龍蛇歷歷可辨且豐鎬人心未滅三代匹夫匹婦之是非質而行之便可無誤或不至大顛倒耳然哀舉六年以來人品才具故自不同求其粹然純璧如祖臺者指不再屈則近來吏治士風亦畧可睹矣流寇南犯穎鳳殺掠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最慘大抵自地方土賊爲之勾引爲之嚮導爲之內應是以富家巨室靡一得脫而縉紳之受禍更烈此無他平日睚眦疾視以爲莫可奈何一朝決裂狼狽至此殊可痛恨敝鄉得祖臺可高枕無患顧民貧賦重饑饉頻仍震澤萑苻正自不少善烹鮮而靜鎮去害馬以安民祈勅郡縣力講求之若未警張皇預規城守恐小民易動難靜將來便有不可收拾之患近聞敝郡頗有家丁之擾故麒言及之亦恃祖臺至愛不謂過慮也跪捧瓊問即值公冗報命遲遲可勝惶懼

簡嘉善令李謙菴名陳五

麒聞父臺於倥傯蒞政之始清事甫畢即進諸博士弟子員而較之寧非以時當多事國鮮儒效遂欲弘闢文治以教我子弟乎麒嘗念文章之道關乎氣運自醇樸而纖濃纖濃而吊詭吊詭而浮薄固也今之時趨索之無其理按之無其脉叩之無其韻亦僅可謂之浮薄已浮薄之生心害政更甚淫詖至聖天子挽回無策秋反而求之孝弟力田夫亦欲鵠於行不鵠於文以示風耶麒嘗閱父臺制莠骨勁而力重色古而氣沉居然古先正焉故其爲政清和疆直謳頌溢耳今之取士慮無不以其平日得力者教之矣至其者文章纖濃而未吊詭即吊詭而不浮薄幸父臺簡卷熟視如麒言不妄幸前拔之訓養鼓勵乞於諸子有加若以他事相子請者則乞申今上鵠於行不鵠於文之意嚴謂之麒蓋不敢引之入浮薄徑也

簡閩撫沈雲升名鶴龍

曩拜瓊問又歷春夏銘勛高誼隔歲猶新引矚雲天徒傷契濶邇者閩海息鯨山魃革響想見明德銷建自遠粵制被拾劉香一案正未易結中外之議皆欲

書

卷八

四 可經堂

借萬丈長纓縛而致之戲下親翁臺其定有成竹於胸乎中原多故 翔聖祖陵遂成煨燼江北郡縣淫殺殆徧吾鄉饑饉之後兼之霪淋三月兩麥爲虛當事者以流賊震鄰爭言城守除借扞圍終無實着徒使人情皇皇朝不謀夕萬一饑民乘機嘯聚變且不可測杞人深慮不惟有家國之憂兼有門庭之患親翁臺亦以爲然否 聖明在上而時勢如此似不可解得無長才格於功令有未盡展賢者尼於誦誨有未盡出乎如臺治林狷菴麒邑之父母也武水之令上下百年未見其偶至今父老子弟思之泣鳴嗚不能

書

卷八

五 可經堂

止而一夫騰謗便永錮之清溪白石之間今聞其徒步訓蒙蕭然物外此而曰貪誰非貪者當親翁臺主計時麒曾爲之却力號救仰蒙俯察極力主持而卒不可挽豈非天乎今敝邑相公念此賢令而負奇屈令國家不得收大賢之用深用癢心致浙中撫按令爲昭雪度亦旦暮登疏刺矣惟閩中爲狷老發跡之地麒敢上聞左右特疏薦之倘亦翁臺前願有不容已者乎仰祈下鑒對非如麒頂踵在生成也察疏四冊寄覽

答林狷菴 名先春

今天下縉紳之辱極矣政如山魃木魅白晝搏人鶚鴞鬼車公然入室一登仕版即有咎者無計自全以禍來無方患生不測也當此之時鮮不以簪纓爲桎梏蘅澗爲樂土矣父臺淹鬱日久人望日隆敝鄉孺子之涕十載猶新豈不至榮而尚肯蹙躅世途望長安一笑哉顧父臺不欲出而天下之欲出父臺者自不容已麒何敢不力綿以致當事但昔之主計今政統均恐不能無稍瞻顧譚梁生爲水衡時倍極勞苦而竟得此報滿紙羅織皆家鄉事不知三千里外當事何從核實而遽下此毒手似又不專下石之罪也

書

卷八

六 可經堂

麒從此歸思轉深矣

答龍鴻運

凡神生於氣接情生於形交氣未接形未交而脉脉神往情來細縕蒸動求而不得其故則歸之天然而實非天也蜀桐吳石相去萬里聲音潛通殆有實理則不佞與吾兄之謂矣壬申而後不佞每客自江北來無不訊近日履絢而能言者少每鬱鬱不自怡一朝捧問若自天來驚喜可知沈舍親堅伯遂作古人宿草青矣而使乎問及令人茫然扇頭塗壤如何如何

上內閣錢御冷

履端以來想開扉春滿道履祥生石麒麟惟有向遇天叩頌而已正月十日獲奉鈞批開其愚芻蕘之大道敢不備爲明訓奉以周旋又蒙飛簡陳益老使之調護移劫敝堂翁賜之鼓吹頂踵生成抑何曲至計惟矢慎矢公庶可仰酬培植顧當今吏治日汙是非日錮而囊計之掌垣掌道又全無發明惟有撓掣獨麟一人任勞任怨於是心血寸寸成枯隱微耿耿難懷矣雖拔尤去甚稍有當於輿評而無枉無縱尚有負乎知已如貪躁陰險之舊省猶點鵲班敗開裂簡之

書

卷八

七

可經堂

國博仍居雲署凡此皆麟之羞也麟之罪也大抵天下事非一人所能主張麟之力可持之於各部可持之於臺省而不能更持之於部堂故天下之諒麟者以此而罪麟者亦以此至於吾鄉諸老頗疑敝堂翁有求多浙中之意則不其然如溫幼清之清謹蔡幼真之老成並不推蔽及之其在推蔽中者惟陳白菴因浮議偶至恐俞容自落水拖人故畧一點出唐玄谷因明旨下部恐察典有所逗漏故合併同參但麒之初本直以不謹處雷芳不及處姚星吳而唐玄谷自聽北部議處似爲甚平今比而同之反覺有寬

書

卷八

八

可經堂

有嚴亦是三人之命有幸有不幸耳至於錢抱冲之留實部堂一人所留郭丹葵之處非部堂本意所處其無求多吾鄉之心亦可概見矣又有沈鴻臚應雷黎比部閣俊兩人不職前已報部宜置察典乃大鴻臚所開不肖員名倍溢舊額部堂以窮署難之欲有一人而單款中應當獨輕止臚唱失儀一事遂置不論黎國俊則敝堂翁門生即前所謂敗開裂簡之國博也初以不謹處之南雍而部堂不許繼議浮躁又不許乃許以不及處之刑部及會議時又同大司寇力與營救得免恐大宰嫉惡素嚴兩人不處必當謂麒麟職麟亦無所逃罪但其他執持已多更難以口舌爭故不免與舊省同縱耳婁江張素臣諸公皆慷慨篤行君子也獨其肝腸大熱任事太銳聲氣太廣故據迹似涉標榜而原心實爲國家樹莠師相休休有容慕善若渴知必在汲引之列無藉麒麟言倘有苛求之者萬望留意力持之諸君子荷甚吾道亦荷甚簡應撫張玉笥名國維

頃者豫氛闢入三輔騷動賴者公祖飛渡江濤督師皖上固圉輯貳伐謀定驚賊旋宵遁勲在盟府矣近奉覆示始知念及腹裏回軫吳門寢家丁之役緩養

兵之謀搜粟十萬立法散飲俾凶歲富賴通國無恐夫流寇之不能舍騎入舟化水爲陸明矣獨患江南饑民挾流賊之勢草竊爲亂耳今使饑者得食勞者得息又何憂於萑苻何患於潢池真得制勝之上理耳盜之良法也惟是五茸連歲大稔窮鄉小民無復生氣幸方公祖慈愛哺以薄糜流丐煦煦未即溝壑此非可議興作時也而當事紛紛急議拓城夫拓城則必勞民傷財勞民傷財則必富者貧而貧者徙富者貧而貧者徙則必弱者思怨強者思亂以愛民之心而有厲民之迹爲防寇之法而梯召寇之階竊以

書輯

卷八

九 可經堂

爲未便如謂萬不可緩則自張士誠補建雒堞以來將三百年於茲矣未聞以城小爲害度二三年間尚在可緩以老公祖之殫心鎮壓方公祖之刻苦廉礪至誠感神數窮當復將來或幸豐稔俟三歲而後粒米狼戾因而經營似未爲晚望老公祖審思力持地方幸甚殆未可與輕率好事者謀也

又上錢御冷

春仲石麒麟拜狀附郡城徐廣文名潘者上之閣下爲計事析也時方兵燹道里艱虞未審何日得達鈞衡麒之精隨楮越固已久矣近聞邸抄見同事入告似

有伏戈爲之紆結豈陽和已布鷹眼猶猜桑柘方酣鴉音尚厲耶想師相於閣誠布公之中又不能不深固國閉衛之思以消息矣妬之理也人才可情一往長鋼海內喁喁以望賜環殆非一日乃當事者不克詳慎復干嚴譴麒以爲罪廢之中原有差等如建白諸賢卽語涉迂戇而清本忠愛便宜立與召用武闡一案事卽詿誤情本白白何可不還其原階文場鑄級降俸一案河清難俟人壽幾何何可不與之間復其他罪在封疆者當酌情事之輕重開使過之門罪繇謫發者當論被垢之真贗雪無根之謗至於草場

書輯

卷八

十一 可經堂

失火天實爲之人乎何與皆應昭雪其餘懲創方新事未結局不得概與寬典使天下曉然知其入應宥有矣某人應復復矣某人應起起矣於雨露之中不廢冰霜之氣則聖明未有不爲轉圜者而惜乎漏網處一投不入將恐懲於美而盡是吹也今太宰不識得安其位否吳選君不識可鑄級照舊否正入之柄用每難而顛覆每易不肖之凌躡每易而芟除每難斯可爲搯腕太息者也南中少司空之轉甚須得人而獨心質勁練之陳益吾竟欲引去夫以其熱腸爲國當此倥傯多事之時豈欲引尊鑑故事與世

浮沉哉蓋光祿一席三吳士紳所不易居以南國錢糧吳會爲最其所敝催皆其父母與其桑梓縣官之尊如帝奸胥之幻如鬼而又挾香火之情以相枝梧參論與不參論皆足府辜故每一相對愁眉蹙額決計乞身知其非姑言之而姑嘗之也所謂伊人于焉空谷抑亦當事者之恥而師相欲爲國家留一益老非與之量移不可蓋清孤絕俗長安之所厭聞非愛賢如師相更誰望哉侯文選廣成與麒同譜同鄉而未悉其明眼定力一至于斯敝堂翁與舊總憲皆傾蓋相得引夏繩北故事騰書篆宰聞朝端正入推轂

書

卷八

上

可經堂

亦復不少奈廣成白雲念重萊綵情深政欲久借吏隱將其孝思語及北銓閉目搔手爲之奈何敝同門王崑華感激眄睐時提心口今於四月十二日從水道入春明矣其人端潔靜正宜近衮展置之講筵師相亦復有意其人乎流寇小蠢震動三輔應撫躬援甲冑陳師上游松滋之戰初已得利因道臣王公弼司理薛之垣分兵自衛不遣救援故底於敗然我兵在重圍之中食盡援絕裹創力戰無不一當百賊遂奪氣不敢久戀南土其所折傷不過二三百人耳向令應撫不早至即至無此一戰人情洶洶南國尚未

可知而蜚語謂其折兵二千臺疏謂其足後逐賊亦甚冤矣今年吾鄉蠶麥不稔饑民愁苦而兵道李公祖行事一如昔詹神甫且也鑿後墻以啓便竇蓄家丁以緝外事則又未之前聞其量可恃者無如新郡守鄭公祖品冠南曹良足倚庇乃身未履任而藩伯中丞先中含沙之毒遂擬張弧待之若又失此良守不知焚焚小民何以爲依深堪於邑四方多故惟吾江南一塊土稍覺乾淨仰供無限軍興而無菽之征非特之役貪墨之吏兼併之家又將迫之使亂師相離國爾忘家似不得度外置之也麒受知最深直陳

書

卷八

上

可經堂

無忌惟恃師相能悉其無他耳襄計之後心血盡枯積病俱發雙眉如雪齒牙搖動所謂蒲柳之姿易於搖落伏乞郵筒之便移抄敝堂翁屬以代題乞休如骨再肉感何可言首輔與麒素昧平生前蒙批諭知其高誼非不銘哉顧謝恩私室正人所鄙未同之言志士所羞故不敢自托於鄉里小生一通竿牘萬一垂問及之併望達麒衰頹之狀求歸之情也統祈慈鑒

簡所撫喻醒拙

名恩何

昨歲石麟修半通之騰馳傾高厚無當揚箕徒增紆

軫猥蒙響答藹如條風邇者流寇日南江左爲沸煩梗懼罪之民蠢蠢思動近扇遠和幸霧山一案老公祖出其不意一鼓殲之反側遂定是大有造於吾浙也嘉禾疲地連歲大疫無郡守以救寧之幾二年於茲矣饑民無逋叛流離之患豪強無併兼吞噬之虞則又吾老公祖鞭長及之也蓋道高而覆遠力大而舉鉅有繇然矣然故郡自數年以來或處尊太過肉弛於筋緩或束濕太深毛空於皮盡七邑之民愁吟悲嘆以望賢二千石之至如倒懸待解匪朝伊夕竊見南曹鄭民部乃可成風操如握槩敝鄉在朝諸紳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慕其風采乞諸當事而今之太宰自南而北悉其品骨故俸未及瓜遂登啓事不惟慰我雲霓抑亦緇衣之好也民之攸暨實藉注茲當此搶攘多故之時股肱重地有一人焉釐剔整頓偕之蕩平是又老公祖所寤寐而求也乃本官以春月失本省解官朱堯弼歡歸而騰謗泣訴交戟之下傳之白門以爲大異據所遙聞一謂本官幽之外庫三日飢餓欲死一謂本官兌偏輕重虧折太多夫麒在北時曾典庫事極知錢糧未到悉頓外庫解官親自扞振非常政以外庫不禁諸人往來此豈羨里之深圖屏之錮哉而謂其

無從索食妄矣本官庫中設法每兌必令解官自敲每欠必令解官自註故來解者率以平恕歸之今朱解官到時本官纔受事十日立法伊始豈有款偏況朱解官手注之冊具在使其不真輕真欠而肯手自帖然填往乎大抵解官到庫必聽詆發者之苛厲以祈庫儲歸而報竣又聽詆發庫之求多以希上卹此小人故智想在離照業已洞然但鄭公祖如守禮謹嚴之婦未見舅姑而先遭浮議異日何以肅娣姒而將東脯此其所以慷慨自傷急欲一明其事而拂衣歸山者也夫荆棘不剪則蘭蕙爲之不芳鴟鴞不驅

書

卷八

四

可經堂

則良鳥爲之歛翮如解官者仰祈一懲之以安賢牧之心即於老公祖爲國樹賢之念亦必有當焉若夫乞慈於上臺以求解則鄭守所不爲求媚於公祖而奮呼亦麒所不屑一片爲賢爲地方之愚衷在老公祖於世情之外鑒之而已

答儀其令姜欽暨

名紫

竊聞珀懸而芥應桐刻而石鳴人之聲氣相感豈在形和地接哉台臺仁聞風馳玄心冰映麒之願執鞭下風非一日矣政欲解裝息黔輕舸破浪一爲儀封之請而明問先及能不喜極欲狂也藜丘之鬼慈父

不復識其愛子况紙上優孟奉行自昔者乎銓曹已
自昭雪知必不更累明公兩日作書中丞即微台諭
不敢不申其緇衣之好今承觀示更足供描繪矣

簡方伯姚通所 名永清

恭審老公祖台臺澤湧春湖庸高簪翰頤者流賊警
報白門騷騷飢辛旦暮脫巾南司農大恐移檄告急
獨我老公祖悉索散賦貸鏹二萬南困乃紆載莫鎬
京誼甚高矣乃解官朱堯弼不快於庫部嚴明大構
蜚語敢蒙投杼傳之南中通國大駭爲庫部不平則
石麒忝在覆翼能嚶嚶不以上聞蓋庫部非他即散

書

卷八

五 可經堂

郡新推之鄭守也鄭守有勁骨介性而又出之以沉
識毅力故名實甚著南曹麒麟畏友事之前受事筦
庫而朱解官以賦至驗其封識無有也索其勑單無
有也庫部已不勝疑及令其自覓而各錠或准或否
審其銀色而各勑或紋或否遂置不敢收暫寄外郎
即責本解守之告諸督部督部老於世故以爲貸得
之物當事不無權異日子母預縮筭於此此其故在
上庫部則曰急同舟之誼念我哉而濟我大人君子
之用心也曾是大人君子而以遲速較錙銖乎此其
弊在下且是時各兵畏渡江逐賊爭睨上隙思逗撓

鼓譟萬一與之餉不中跳而譁即解者與收者皆不
便於是以其色之稍次者四千金歸鑄局易錢給兵
而以其下者今本解携以歸則庫部固老公祖忠臣
也孰意該解德督部之寬而恨庫部之嚴噴噴語誅
激怒老公祖據所傳聞遂謂老公祖果震怒欲旦暮
得鄭守甘心之此麒以爲必無之事而無奈傳者之
籍籍他夫鄭守今日爲部守法即是他日爲上臺守
法者也忠而得謗信而見疑獲上治民奚望焉故鄭
守不勝憤激欲得朱解面質其事麒謂老公祖似不
可不一問也且麒郡通歲大穀惟悴於前守之政久

書

卷八

六 可經堂

矣散鄉在朝諸紳採望實於南曹力請當事以求此
良牧又幸太宰自南而北悉鄭之賢乃果得諸今日
望新守之至不啻饑渴望救倒懸望解也而又坐此
躑躅不前豈非天乎知祖臺欲慰此一方民必甚切
至稍戢該解之不恪以安賢牧之心令天下共見老
公祖之大而麒麟竊有厚願焉不然恐該守之志急難
回而南中之不平亦政未已也麒以部下編氓兼維
梓之誼不敢避嫌觀緩言之仰祈丙鑒寬莫罪請荷
甚荷甚

簡淮撫朱未孩 名大興

恭譔老先生台臺道濟羣生智周萬物用能洗海腥
於八閩清遠焚於二東 帝嘉乃庸簡置樞院而

皇陵係國家之根本轉漕關天下之命脉暫解機密
出棟元戎先聲所至賊醜宵遁兵不及血斧不待膏
淮鳳之間蕩焉在宥行將有形弓旅矢之錫寧獨勒
勲五熟釜哉石麒三年之間兩荷鼎問雖致士有駿
骨之喻論材有藥籠之比而麒非其人盈盈帶水神
氣悅越奈羈身白下分限蟻趨伏枕閒曹情違鱗阻
誦候之久稽侍在淵海涵育之而已運漕一線天下
襟喉新河挑漕之局難結舊道淤澱之舟易膠聞麟

書牘

卷八

七

可經堂

次櫛比於鍾吾上下者一日之行不過數丈今梅水
驟漲百川渺瀰諒可通漕直行徑抵濟潞然倚藉天
時恐非長策尋源想勢開其所必趨防其所必潰似
須大費一番商量老先生胸注河圖識包天地定有
神算可貽百世之利無煩鮓生杞憂矣石麒生平交
寡而縉衣之好結於性習今隸台臺宇下爲世名賢
者知有二人一爲淮道劉憲長一爲儀真姜令蓋劉
道與麒同事周旋日久知之甚真介氣干霄壇坫過
峻似當索之尋常蹊徑之外若姜令之才之守知與
不知靡不慨慕袂袂多賢自應首註但聞其假孝廉

一案疑有波累及覽本官辨牒則當時給文不過奉
行府檄非關註誤未審勘結何時可超然評論否人
才難得幸老先生圖之夫得人共濟者不勞而功成
爲國樹賢者愈久而名泰此石麒於無可仰酬之中
畧舉所知以獻非敢汙所好也秦淮風月殊慚仰答
伏惟丙照

答錢叔潔

想老父老母每飲食必祝冀麒得一書種子也今父
母逝矣麒冉冉老矣憂懷萬端恨不及父母見之也
恨不及其身壯時保抱携待扶植訓誨之有待也故

書牘

卷八

六

可經堂

人皆快有子而麒怍怍此衷有未能即安者或者徵
先人之靈與天之倖不逢災害以終先君子之志庶
幾可藉手以報吾父吾母於地下乎母舅之所以爲
麒稱慶者或在是乎他惠不敢登惟母舅揚之以仁
風祝之以珪璧稱引之以先父先母麒也敢不下拜
再上錢御冷

前者聞北中之言南計頗失情實故略舉一二自明
其他知罪聽之矣幾番乞身求部堂代 題而散堂
翁以事關大典未准所請且復搜部案據例咨北麒
再四力止堅不肯回此可謂之愛麒未可謂之知麒

誠恐不相知者復謂濫沾腐鼠有此舉動則麒心愈晦是不能不一明其底裡也李太僕曉湘回知師相道履勝昔爲之額手又知旦暮正位首揆益爲天下額手近見既覆之詔一日而三正人皆蒙蒲輪特徵此非天子明聖相公休客之一驗乎舉世喁喁想見太平氣象蓋有日矣顧石麒不肖竊謂揆路之急莫先用人而用人之急莫先統均今邊腹之間撫軍亦數易矣甚有到明旨詰問厚得罪去此豈其人皆不肖大抵用違其地或長錢穀而使詰戎兵或宜風紀而使當矢石是猶責騏驎以咋鬼強鸞鶴以

書

卷八

九 可經堂

從禽安望勝任愉快此無他原於平日知之未真儲之未廣而貿貿然用之耳麒茅時嘗聞父老謂吾鄉陸莊簡初人仕版即留心人物後爲太宰舉而措之十不失一夫莊簡於筮仕即以太宰自期不以爲迂後太宰之席亦必歸之莊簡不以爲疑可見我朝盛時人之自期與國之用人若兩相券所以收得人之效而成神祖二三十年垂拱無爲之治今竊見南大司馬范質老孜孜加意人倫將三十年矣凡四方英雄孰可二千石孰可籥臬孰可撫軍舉而問之若取火於燧挹水於江也此亦何異昔日莊簡而竟置

之南樞安得不病又聞其昔日爲豫撫時散家財結死士以勤王事盡耗太公金錢今財盡士散而總南樞嘔心經畧殊多捉露此其所以益病也今師相欲使回家得收莊簡之用而奏知人之效是以慷慨及之不識有裨高深否

答銓部徐

石麒蒞蘆欵啓見棄有道義矣顧仰止名碩若瞽者之願見天日聾者之願聞鐘鼓無頃刻間也嘗聞當路正人語及耿介擔當望實變懋之士指必首屈翁臺麒私心竊嚮往焉然以道高處峻未敢先馳束修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之間猥蒙特信責於寒曹自顧謏劣何以仰承但語之以國家利病之故勗之以竭力効忠之分麒雖不肖一腔熱血猶自湧沸敢不昂首矯翼仰聽鞭駕顧麒嘗熟籌之今天下之患不盡在無才而在無制破格太多而僥倖之實難塞功令太嚴而規卸之念愈重議論太易而任事之心易墮情面太切而賢否之實易混淆遂至人心日僞圓滑成風積陰之氣塞明滯蕩之流沉陸安得不水旱漚仍盜寇滿莖若欲圖之不求其源不可得也昔我神廟初政貴鄉相公當國若何理財若何治兵若何理漕郎曹若何遷轉臺

省若何出外吏治若何稽核簡書具在班班可考詩曰率乃祖攸行茲非其所當率者乎何至今日嚴明倍昔而兵農官制亂乃滋甚亦可反而思其故矣石麒年逾五旬鬚髮盡雪待罪南曹五年資俸過期遂緣承乏與聞計事非不飲冰嚼鐵盡慮竭愚而苛求之者齟齬不已雖任怨不辭而反躬何罪天下事尚忍言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麒將擇一席不敢更作春明想也宋太老吳磊齋一係做過家一係做同門嗜茹之好殊遠情實明公萬勿過聽以誤國也至於時事孔艱惟伏翁臺修明前制以砥捷趨以返波蕩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麒在山林有厚望焉

答謝克齋 名業謙

夏月爾章王兄至得跪捧手批恍如詹對弟於王兄亦勉承台命爲之竭綿奈冷人之類輕於蟬翼不能使旦暮卽旋殊負大委也行之日弟適有他冗不及作報嚟嚟何已南計糾拾及於秦撫長安議者大喧而北計之糾拾南京兆周南亦不平之南計之於庶僚不能無漏然大率么庸無關世道輕重北計則未免掉尾吞舟此爲南北定案然南中事體微與北異南中各衙門皆有成額稍溢於額各部堂卽起而爭

故多者往往用之不盡而少者則必取盈焉南中糾拾與牧衙門絕不相干卽庶僚省臺亦具員也此其所以異雖勞怨輕重北倍於南而痛癢自知南亦不及北遠甚大抵巧者陂迤而多吉祥拙者峻執而多悔吝繇此觀之士生今日非譎張善狗陰陽多變安能一日立於位哉如弟者竟將以糟丘爲樂土矣年臺政當出而處六察嚴重之地操是非人物之衡隻字抑揚卽爲袞鉞敢崖畧其槩文湛老鸞閣宣麻孫劉二翁馬行補展又一朝而撤回中常侍數輩中興氣象朕光已徵年臺可不急出而應休明之會乎何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日巾車願言示我以慰懸懸

答王玄珠 名心一

緬承德音如聾暫醒顧麒多慵多病缺焉未報迫於今日忽已逾期殊自怪其疎妄也度翁臺應登啓事又矣何以尚淹泉石豈員鑒之杳難爲施抑絕壁之緣未易作耶恐流氛不靜醜虜方張今日正台翁捉鼻東山時不久卽應傳巖之徵矣中常侍業已撤回皇上銳意圖治嚮用豪傑當此之時而猶以門戶錮人才因香火生愛憎真犬豕不食其餘乃重重鐵步障牢不可破爲之奈何夫南北黨之分亦已久矣各

有君子各有小人耦行耦猜已非國家之幸而近又有一種陰陽閃倏模稜兩端者出而收漁人之利蘊蘊隆隆其端已見而兩俱不覺想翁臺於靜觀中早已見及之也今將旦暮仔肩天下大計果以何法撥轉關捩渙羣爲丘俾靡不肖得於青雲白石之下快睹蕩平耶拭目俟之

簡常州守陳白菴

謹啓邵文莊先生一案弟前奉平批謂其早已結局不虞悠悠之論復生異同適見曹履老年翁與錢凝老親翁書與聞其概夫天下事強詞雖可奪理而折

書輯

卷八

三

可經堂

衷止斯一是文莊之祠還之邵則名正歸之公則可久兩言決耳何也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莒人滅鄆春秋譏之故還之邵則名正但子孫有式微之日人心無終死之時凡爲聖人之徒者百世之後皆思爲先生守者也故歸之公則可久若秦氏則何居焉恐贗書給印未可振神明公祖之臂而撓其正也今邵生願賣田揭債償秦氏修葺之費而終不欲掩爲已有仍歸之公以期其可久也其心甚苦其義甚正若弟之意則以老年臺宜因祁直指成案申斷還邵生以正名義於天下然後或公或私

志焉斯正與義可兩得之并無遺憾老學庵筆記念矣修葺之斷於秦者寧厚稱其食租然亦必老年臺先明白開陳於撫按之前而後得行其志不然其不爲異同之論所撓亂者幾希矣弟每論事直撓臆不識忌諱惟老年臺亮之曹履老與錢凝老書併附台覽

再上錢御冷

八月初旬跪接手檄知縣記事奏狀未徹鈞覽爲之悚懼蓋縣因是狀喫緊不敢縣舊役呈送托敝同門吳懷曹名之屏者親上記室渠回棧甚明不知何以

書輯

卷八

三

可經堂

竟至浮沉雖揭中語不及私而頗及應處未處之故若一八人手不知又增幾許罪過矣謝太宰初蒙許可蓋推師相之誼原未嘗真從人才起見後以考功一席移劉雲密之許而屬其門生張北海麒見國家三百年來未有遷客掌記之例待罪南曹不得不爭此師相所悉知也若北海高才又有城守功應明告皇上還其原官或請從優轉用使其恩出自朝廷不必朦朧縣考功叙陞以壞三百年來未有之事則於憐才之道留銓之體可以兩全而惜乎麒言之未見諒也且左遷者皇上風雨露雷之教也與權閹

摧折者不同從來國家功令卽資者左遷若非卽時
援救奉 旨賜環則必迂其程途遠其時日使風雨
露雷之教得行於下而後威福之柄不歸私門而歸
公室今則左遷者借途速化資久者抑抆待年恩威
不貸於 朝廷成憲悉淪爲故紙此在 神廟晚年
所未經見况成弘嘉隆之間乎石麒麟低回婉轉竊有
未安姑出一言明其不可殆有深意若夫劉雲密之
外轉計事之臨身則意中所弗慮弗圖歷上師相諸
劄可覆按也就意不知者如狗爭骨如鴟嚇鼠微激
旁挑無所不至使太宰疑而又疑怒而又怒則亦麒麟

書簡

卷八

五

可經堂

之命也矣然麒麟邀庇新獲兩稚還家弄雛儘有餘樂
長而教之孝弟力田優游詘剛全其天年則亦太宰
之賜而大有造於麒麟也久擬賦歸今秋又因大病之
後求代 題甚切乃南太宰堂翁以事關大體至欲
列疏自明麒麟遂未敢以去敵之遷延至今非有觀望
也中使撤回輿情大快固是 聖明天縱使然孰非
補展贊襄之力二三月來善政遠猷層見疊出但遷
舉之法竊未通曉餘部請 旨以一月爲期何其決
也未見咨文未敢爲師相究言之三縣田糧事宜邇
來稍見着緊鄭公祖通申文移附上鈞覽南中流冠

若遠若近畿民一日數動賴錢職方與大司馬鎮定
籌畫之力得不大驚乃因罪弁孫光啟一案奉 旨
回奏慮有波及蓋罪弁人命發在城院援問在部堂
於武選且無輿况職方偶因武選病假暫時兼攝者
乎其爲風馬牛易明也朔風漸深幸爲國自玉

與選部侯廣成

子宣兄歸時得草草報命然未能崖畧其概也後又
捧乎批則是先子宣發者不知鱗翻何以反後想年
兄爾時台體神王倍昔矣小柴胡湯液之後似不得
不以補劑收功也部班寥寂部事日冗堂翁日夜引

書簡

卷八

五

可經堂

領年兄之至不啻飢渴弟情又千百倍之可悠悠戲
綵白雲鄉乎度老年母知 聖天子側席臥嘗移處
別殿必以大義勉年兄不欲其長居于舍矣流氛之
在潛太者馬脊已高人面如鵠大低困憊不可言而
地方官府每每虛張其聲以爲他日脫卸之計至望
江警報狎至南中栗股徐而廉之則居民遙見山頭
火起驚謂寇至狂奔渡江集次小舟燈火鱗鱗如聚
螢致城中見之亦驚竄蹂躪死者與爭渡死者各一
二百人賊不能殺人而人往往自殺大率類此然亦
止是民愚可憫也乃劉直指闔然亦復小題大做明

糾總鎮暗刺撫臺若有數萬強賊壓境不可收拾者雖是規卸不得已之計孰知其近於欺蒙乎張玉筍公祖移鎮時與弟晤於靜海寺憂危慮深語不能了弟即與操臺面陳敵鄉諸老之情與張玉老叱馭而前之意屬其居間爲之鹽梅然揣形度勢王劉易合而撫勢終孤張玉老恐未得高枕也近聞許鎮受指逐賊殺傷頗衆四散奔潰若得一舉殲之楚豫餘氛無復窺皖如猶未也可不料理一長便之策而聽撫臺之疲於奔命乎以弟計之潯陽而下孟湖而上此操臺任事江上有失自應操臺重而撫臺輕若腹內

書輯

卷八

三

可經堂

與海上有失自應專問撫臺矣則江上之責操臺顧名思義所不能辭也與其互任而相觀望孰若獨任而專責成故寇躡江北卽宜操臺移鎮皖城以潯陽至采石爲信地撫臺移鎮句容以采石至孟湖爲信地操臺有新水營兵八百游騎兩營兵一千二百而又於額設守江軍內挑選鋒千餘人不足卽江撫應撫各割兵五百隸之是兵之向隸兵部者餉於部割自兩撫者餉於撫設一叅游聽其驅策節制如此亦足以軍賊從上流來操臺爲主江應各出銳師佐之賊從浦口渡本兵爲主操應各出銳師佐之賊從瓜

儀渡應撫爲主操院本兵各出銳師佐之如此則節短勢險貫穿聯絡長江可成天塹而寇騎不敢南窺矣今以撫臺移駐鳩茲是猶百里爲遠而謂其姑走九十里也弟未見其可也且孫意白謂賊結十七營營可二萬餘若果盡出秦關以一二萬圍聚潛太聲攻皖城綴操撫之師於上游以一二萬掠浦口窺金陵卽本兵自救不暇而斬餘儀各山之木編爲巨筏從真州飛渡則江南寸寸冰裂此時責之應撫乎責之操院乎吾鄉爲門戶計似不宜若是之疎也兩公祖皆吾鄉所擁戴皆與麒同譜交厚寧有所左右袒

書輯

卷八

三

可經堂

特以封疆大計當如是耳然頒發自廟筭豈糴食者所敢擬議幸年兄爲弟秘之恐以饒舌受王公祖之按劍也

與溧陽縣李令

昔先師學琴師襄反覆文王之操而慨然於眼如望羊心王四國蓋審其音而卽能知其人也今不肖讀君侯制菰意其神簡奕奕如赤城標霞朝日始映顧惶惶然以不及親挹紫芝爲恨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及從士紳之口與聆平陵政狀化浹投金之瀨膏流旆墨之池又知文章經濟一時迥絕私願操三尺筆

從事馬蹄間顧未知何日得叩龍門執筆却掃耳臺
治故宦蔣如臨不肖鄉誼同門也其生平惇惇不妄
取與不苟然諾天弗克報之壽考而奄忽瘳鄉良堪
痛絕夫當其生也已無甲帳珠簾及其逝也惟有斷
烟荒草而敝年佳例從七千里外乞食扶輿以蹄哀
毀勞苦雞骨僅支可謂孝矣賢者之後復有孝子意
亦君侯之所哀憐而思剪拂者乎幸明公圖之使貧
儒煢煢子母不至瘠溝抑亦君侯之仁也生死交情
誼難緘嘿饒舌瀾聽

答泰和令吳叔登

名文瀾

書解

卷八

三主 可經堂

久不詹對夢想爲勞顧不肖麒年來常在病鄉每家
信至輒皮置不閱畏經營作報也往信嵇康嬾作書
弟又什伯過之矣坐是未獲馳陟登上記曹一剖傾
慕渴懷猥荷明問及於寒曹高情摯誼如匡雲綿邈
龍潭溼深莫可崖畧麒何以當之江右自昔饒清議
亦多把持少錢糧亦善逋負不識臺治然否有之亦
足爲慮想大才如百洋之鋒勢錯立斷故知無難辦
此也許霞老爲太宰所糾吳門又爲同官所擠皆近
日大可憂之事臺治諸名公素有世道之慮不知有
爲發憤出一語救正者乎從來君子難進易退小人

難退易進故做君子當屯蹇而做小人常便宜然必
不以彼易此者今日之形影難欺身後之子秋難涸
也吾鄉將來正氣全賴堅凝持重如翁臺者出而主
領築基正在今日處亂世之末流超然評論之外者
惟敬惟豫可以不敗翁憂其以鄙言爲然否忝在素
交敢以爲誦

簡陸玉井

名錫明

近來士習浮靡人擁敝帚舉豎赤幟吳門江右遂分
門戶鳴鼓相向亦甚非斯道之幸矣蓋風華機穎自
先吳會而理學一派畢竟西江得其正傳年翁分秩

書解

卷八

三主

可經堂

寅清出宣教鐸消其鄙吝化爲大同得非吾黨之快
與前陳雲怡公祖督學江右時修白鹿洞遺跡聘邵
鎮之年兄主其事發明古聖賢身體力行之學殊有
益於世教蓋此年兄澹泊寧靜剛毅誠篤自是陳白
沙黃汝止一流人年翁若修舉廢墜及於白鹿則此
兄可急訪之但恐高臥白雲咏歌自樂未可以折簡
致也近行保舉之法想蒞任之後便須料理此事知
夾袋中名流不少而必得才命俱達者方可無意外
風波誠憂憂乎其難之矣弟且暮求去之人自可却
此一擔恐老年翁不諧也吳門香山人望所屬首揆

一矢雙落如振稿葉分宜新鄭而後迨未多見似非國家之福乃我嘉禾亦復助波揚瀾南中諸老遂爲側目弟謂嘉禾趨向極正德性亦沉或善藏其用亦未可知昔之委蛇事分宜者文貞也繼之不言不動去分宜於指顧間者亦文貞也若必悻悻一快携手同行則爲君子亦太易矣何諸公見事之晚乎但在臺省庶僚有世道是非之責陰陽剝復之慮者自應侃侃論列存一段公議於天下以消朋比黨錮之漸與調燮之體自是不同昔尼父作春秋豈能誅亂賊哉亦懼之而已而惜乎未見隻字語及者謂素無人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不我誣也因與年翁氣類關切漫言及此南昌守沈愚公弟至戚泰和令吳叔登弟好友皆隸臺屬人品俱卓乞愛護之爲荷春風如便慰我好音

答黃太冲 名宗義

不意太淑人又仙逝吾世兄又有讀禮之役也三歲不詹愁緒如織亦曾夢渡娥江迷亂自反春雲秋月相念甚深及捧箋示又增悲悼幸萱色正茂棣華剛吐編摩之暇携持諸昆洗腆上壽致足爲慰視弟久失所天倍萬懸矣吳門香山飄然去國時事可知劉念老又以僞傳 召對致有詰問孫洪翁病滯直姑

陸見無期道之將廢也與何人事乖蹇若此夷寇江於外玄黃戰於內念之焦灼鬚鬢爲枯弟因計事結營貴近齟齬不已從而顛倒昔薛方山南計後卽挂吏議移時得雪弟雖遠不逮前人然知罪聽之政以得放爲幸耳保舉之法將來似未必行卽行之舉主之利害未必關於被舉之失得而被舉之賢否反因於舉主之榮落弟是以不敢害賢者而不舉也承示諸兄中心藏之逢人說項自盡其緇衣之好耳謹典父奉 明旨南北悠悠視爲極不關切之事可駭可駭若有議行之日老師忠節久而愈光自不能抹殺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也弟或未先朝露亦不敢不竭綿告之當事承惠遠及感愧何如奉游初年兄有書問在弟處久矣謹附上薄啗一片統祈涵鑒

再上錢御冷

履端更始鈞化休嘉四海夷庚皆師相懋錫之福其歛禧會極之地更可知也石麟有望北遙頌已耳去冬流氛數萬直趨金斗環圍三匝進攻七日不得援遂轉戰破舍和而東和蓋有內間故半日舉之即勒騎馳江浦浦故有應撫戍兵又得南樞兵策應僅完無恙賊復西去壁和州此瀾月十七至今正月初三日

事也將來正未可知南中部曹已派門作分守計矣
蓋去春我兵獲一賊謀書曰有秋冬再來拔廬領兵
以輕騎踰江浦聲言渡江而實從采石順流取金陵
約區擔手爲內應今觀其舉動謀書似不大妄建業
城四面削山爲之可稱金湯然民貧人雜有內潰憂
且孝陵在外而臣子憑城則誰與爲高皇帝扞
牧面者長江素號天塹可當百萬雄兵舍此不守非
計之得乃扼江者僅僅止是褚都司二十舴舺捉衿
肘見且奈之何今議者率曰收歛江北船隻賊雖勇
豈能飛渡竟不知賊挾十萬水磨甲趣廣陵散數百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萬金錢募通泰鹽徒奪邦關蟻聚之鹽艦爲戰艘捉
真州口出窺龍潭無異枕席過師也而可以收歛船
隻爲穩着乎若爲備江計則人言有之與其互任而
互推諉不若專任而專責成今沿江上下自江州以
至京口在在可渡在在當防操院應撫本兵皆有地
方之責皆宜督飭將吏會守然應撫蘇松四郡各一
面邊海鹽寇劇盜嘯聚實多兼有江海之憂理宜專
責腹地而不當更責江防文武操臣專爲江設即以
江防歸之夫復何辭而游奇二營之兵座飯塗羹也
薪水營之兵稍爲可用狡猾易習新操臺極力飭勵

而餉無經費船隻寂寥上下千餘里難以盡責彈壓
賊謂當以一江分爲三截江州以下至新江督爲兩
操臣信地專責防禦疎則治二臣罪如寇勢或重則
皖城以上江撫策之皖城以下應撫樞部各策之自
龍江以至飯潭督爲本兵信地專責防禦疎則治司
官罪如寇勢或重則操院應撫各策之龍潭以下至
京口督爲應撫信地專責防禦疎則治應撫罪如寇
勢或重操院南樞各策之如此而後長江可爲天塹
也若非奉有專勅則諸臣必有互任互諉之弊將
來且有嬰城自守之患不知陵寢何以無虞此麒

書

卷八

三

可經堂

之所日夜憂心如醉者也蓋天下事必使之無所分
罪而後畏罪之念始明亦必使之無與分功而後圖
功之情始銳宋朝之所謂機出於猶豫力分於將多
者弊坐此耳近來綸扉之地惟師相與香山吳門進
身最正故中外倚望甚殷而一朝去國愚夫豎子皆
爲搢脫從來否泰旋轉之關持世君子往往備極苦
心詭譎不顧而卒能屹然砥柱障彼狂瀾故我朝惟
徐文貞可與言易彼嘵嘵者殆未知牽羊悔亡聞言
不信之肯也天下事救得一分定延一分國脉想師
相早已深心及此矣應撫去年往通皖上轅轅蓬轉

與封侯爭命旦夕可謂勞臣近聞有以座主門生之故推蔽及之者三吳之人莫不憤惋至麒麟處凶懼之鄉又應墮體塞兌但見皇上如此焦勞時事如此孔棘無可報塞敢崖畧南中事宜以聞無當於封非也

簡南臺趙二贈

名志孟
丙子

敵鄉丘存峰血胤雖微而兩嗣君以嫡侄承祀夫鬼不歆非類則此兩嗣君固存老以其類歆者乎間先有行間於老公祖者遂併此兩君湮沉之以比丘於若敖亦太狠毒矣今貴同年張觀老特為兩嗣君草數行致老公祖以明其誣觀老固當今一片有心人弟素不識兩君面昨見之英秀而文殆丘之汗血乎敬以八行為介幸以通家之誼見之何如

與應撫張玉笥

適承瑤問氣義兼深自審踈慵轉滋踟躕雖魚鳥不謝恩於山海浩蕩難名而草木知答眎於春暉柔縈如結此麒麟所撫時自感捫腹增慚者也屬者秦氛播腥化儼滿目近聞盧總理受挫於荆祖總鎮見劄於豫計秋冬之間戎馬必復嘶江干矣每見流賊發難以來城堅雖中材可以固圉城脆即賢者或至驚竄

書輯

卷八

五

可經堂

書輯

卷八

五

可經堂

況於無城未有不拱手授賊者盱虹已見於前事也未雨綢繆正在今日面建平侯令竟以築城奉嚴旨氣運漸衰人材難得江兩吏治之首屈指者下江有武進上江有建平廉敏刻勵皆一時之選無論其他審此民貧賦重鳥獸易散之日勞民興作豈易言哉乃甫一下令合都鄙鄉遂之民各自為其身家各自竭其肱股一人成尺十人成丈廣狹視乎力量多寡因其饒乏民無如賦之名國無損額之實咄嗟之頃已見成事果何修得此則平日動之者誠鄙之者素也昔劉士垣之尹我當湖也倭焚方劇制臺急欲議城劉曰金不可黠鬼不可使民力竭矣縣官寧以身當倭無能再勞我民制臺強之力曰無已有一說於此不如縛本縣以徇百姓曰汝不能城我其以軍法從事民不忍縣父母之及於難也其合而圖諸乎制臺如其言面城立就後卒殲倭於當湖境上劉遂為天下名臣今建平之民勇於版築與當湖無異而劉士垣以譴釣民心不若建平之堂堂正正也不更難哉是宜旌之以勸天下之為令者奈何一刀筆吏見皇上屢行破格之事妄欲據拾地方事入告求得一當然終不能毀令隻字則令之為令可知矣今

奉 旨查覆此正老公祖急於樹人之時也望悉力
護持之使國家異日收大才之用功莫並焉若劉直
指開然向曾檄本官急議築城今日固無能持兩端
矣吳江章令廉而靜乃以誤識一嫠婦遂議去位聞
蘇松之議兩截要以近者爲是老公祖其以爲然乎
統祈台鑒

與蘇州守陳默菴

名洪謐

麒嘗與同儕評跋吏治見近來江南建旗諸重地皆
轉自南曹豈非以民貧賦重遺積累深故爲密運銓
衡者所棄乃聲實騰翥亦若南國多材所至皆有顯

書

卷八

五

可經堂

譽如鄭公祖嶽立於禦兒岳衡山鴻鵠於石甌印雪
浪虎嘯於北固老公祖開日月於黃署斌斌後先競
爽矣然而撫字之誠縣中達外冰茶之守自顯微微
與勉強爲善者大有庭徑則惟老公祖與敝郡鄭公
祖各造其極而吳門尤號難治益覺老公祖深遠矣
麒東海皆窳謬叨氣類兩年以來呂駕不命稽書又
續降降幣問儼然先之尚稽李報真自外於有道之
門也若非淵涵何以能容疎濶至此

與閩撫沈雲升

麒自去春仰報瓊問羽麟修阻又閱歲時每詢南來

輶軒之客膚功休問時屢有開箱之身在戲下也
鄉許霞老與吳門香山客冬相繼去國已識當事者
網目不寬近日嘉禾又櫻麟歸矣鸞鳳戢伏蛙蚓鼓
歌時事如此良堪邑邑何 聖明焦分若彼而地天
之不泰乃爾耶如麒去留無關於時西南計之後遂
爲諸公眼釘不能不以一九泥封我函谷也茅兄止
生歸自八閩述年翁籌策劉香誓師夾勦截巨海腦
長鯨 功難堪矣况當法紀漸弛我兵日弱往往受降
如奉驕子而年翁丕振國威係象餘孽南粵窮寇靡
不稽顙樹額蟻伏乞命然後開其一面從而降之麒

書

卷八

五

可經堂

聽未及終膽張肉奮又親見總干山立羽飛電發者
乎人望旣屬帝簡必先自應卽置中樞指授方畧俾
元戎大帥各稟戎索然督臣又疲於西陲總理新創
於南荆中原要地恐更欲仰資威望騰騰星擊俟寇
焚悉掃之日然後如郭令公中書二十四考則年臺
之息肩似未有期也南國春初大爲泰氛震鄰大司
馬范質老遣將江北援浦救和雖殺傷相當勝敗互
有而賊終不敢飛渡今更欲分據江北要害以防內
寇竊發外寇闖入綢繆戶牖誠爲閩之蓋謀也因茅
止生向曾料理滁和之間管屯事宜米山灰谷歷如

指掌急欲題用而一則以勘局未竣一則以年臺咨在淮撫不便入告及觀止生之意亦似以知人善任歸大司馬欲與共功名顧南樞有其意而不便言茅兄感再造已極刺骨不敢環控陳弟麒與南大司馬同處破舟中亦吳越相救如左右手時也敢憚曉啗不以請之年翁臺哉語曰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能兼之者惟年翁幸即圖之何如

答顧叔夏

不奉風徽近七夏矣高誼結佩夢寐共之言想兄翁出弄弱翰人舞萊采天倫人事之樂無踰此者不意

書輯

卷八

五

可經堂

西臺一疏挑出令兄閱牆之火獄中上書借以解罪里中雖甚明而長安都未諒大都賢者激於偏詞不肖溺於情面而兄翁之缺陷遂未易滿昔日令兄之獲罪尊大人也弟語以起敬起孝迂弟而不肯聽遂以子駕險求勝其父葛藤至今不可復了斯殆令兄之過也子弟之道異分而同情雖令兄悉力以陷翁兄翁兄不可不於辯雪之中歸之愛敬庶天下皆我諒而天意亦可回斯則遇險而不失其正之道也

答吳江縣章齊會

名日旂

世教日衰士風浸壞賢者博名高而不察其情之實

不肖者工附和而不求其心之安遂多矯激之行反清非是之真若以郡縣黜陟懸於處士之口吻筆墨則綱紐日以弛解不可爲矣承誨須婦一案麒向遇揣之不死於偏嫁之時而死於庭訟之日與一經捉臂輒引刀自斷者殆已有異向使有江郎假厭之智必移諸葛誓舟之情而惜乎村奴無知激而至此也今讀大揭曠如發蒙矣

答盧子占

昔田將軍智勇冠東海猶立一卒爲軍師跪而謹受教遂報燕然一戰而復七十二城此劉德老師不肖

書輯

卷八

五

可經堂

弟之意也而吾翁奈何援宣夫子爲比乎田將軍所拜之卒燕人不知齊人亦不知卒心固自明也使弟智出齊卒下翁臺又何取於弟而與弟交乎此弟之不敢受真不敢也非僞也若使德老果不棄弟請以盟弟兄之禮相遇翁兄即爲牛耳主盟之人庶幾異日榮辱患難不廢斯義即弟可忘其小卒之醜而於大將軍亦不辱不然無實之名弟不敢受詰朝進署之後叩謁行齋以明其說也

答杭州府岳衡山

名虞巒

南軍之標於江如虎脫巾而譟如餓鴟使之應役如

牽跛駢驅之臨陣縮如龜散如鳥獸老公祖所知也江南左右之民水耕火耨手較足疲勞苦極矣歲時伏臘不能聚父母妻子飽半粒或當歲祲卽有賣男鬻女飛輓千里以供無用之驕軍亦老公祖所知也且軍士之苦不苦解戶之插和而苦於入籍之時糧部上下有使用支糧之時版曹上下有使用糧未到手先揭之本官或巨室子金加四五糧既到手衛官有常例其他無名之費尚難悉數故每石不能揭三斗之飽若插和則每石至五升極矣故軍士之苦在彼不在此亦老公祖所知也然則亡論老公祖收米

書輯

卷八

聖

可經堂

固淨卽不淨庸何傷先民而後軍先根本而後枝葉仁者之用心也部院欲修洪永之政故極力飽士使朝廷得收一日魏縣之用不知洪永之時軍勞而民逸其時軍日夜荷戈受操版築稍不得當卽朝歌舞而夕分身手矣將以使之赴湯蹈火而安得不精其精彼一時也今之軍士然手卽日椎牛而享能必使之勇公戰怯私鬪手今之民不知洪永之時樂矣賦日加催科日急而凶荒不知問豪強日兼併而郡縣不知問銅墨日腹削而上臺不知問惟軍獨得挾國家之急以恣其咆哮此有心人所當斟酌變通者也

且各解雖至柔愚激之皆可爲關中之流寇撫之皆可爲河北之忠義故旗以爲米卽不淨不足爲老公祖累也而老公祖之仁心仁聞權衡經濟之妙可因此日見於天下某初見卽抄大駭已而思之塞翁馬也騏驎在病鄉凡五旬不出戶外度月初或可攝衣謁客卽走部院處爲老公祖剖誣第未必其能信與否至於兩掌科掌道處則力與之言使其曉然風馬牛也是則治麒所可及也

答孝廉顯生

書輯

卷八

聖

可經堂

者其志不在爲國家計安危策龜定而在於召其所好去其所惡以遂其患得患失之願故諸臣之位固而天下之事危矣近來騎流賊二者暫退道路廓如公車無礙差可爲幸然來不能拒去不能追目中已無中國而流賊實繁有徒僅以中州河決不便長驅故目前稍靜冬春之間南國殆未能高枕也麒老矣且善病急思速營菟裘爲終焉計更安有遠闢天下之事行卽屬於賢者經濟事業堅忍力量正在今日一二究心耳何日計偕取道白石城否也

與鄭太宰玄嶽 名三俊

自杪春拜別倏易寒暑典型咫尺邈若明河感仰之私與日俱積以仲秋弗戒爲風所襲庸醫誤投藥餌幾至不起淹歷五旬始能櫛沐是以孝獲奉候履綦言念若焚怒焉匪喻人冬敝同年陳孝廉時可公車過白門知堂臺益堅松石之盟及會錢職方大鶴又知已走急足再申前請吾黨小子不知所裁噤噤皇皇疑堂臺之果於忘世何其摯也顧以麒麟衡時事倪司成詹道長聯翩鍛闢吳門甥舅相繼捐館不惟羣邪醜正抑似天道忌賢斯何時哉尚可以一木支大厦隻手障狂瀾乎但恭繹堂臺前疏所奉循例

書輯

卷八

聖

可經堂

考滿之 旨政府稟擬殆有深心似難一往高尚脂北車而竣事上封事以言旋或出或處皆有地步堂臺其再一商之乎計處臺官忽膺薦簡真是異事三人深相結納以樹黨行私召好去惡天下安得而不亂邇者夷 弗靖騷我三輔殺戮甚慘 成祖享殿之主碎於賊手 諸陵帷幔毀於亂卒神恫人怒而八年揆路沙提無恙何光獻以一布衣發憤上疏幾動 聖念留中十日不下旋以計逐天下更無鬚眉男子哉南中大司馬近招舊部之西北健兒千人爲戰守備意雖甚善而主客之兵不調餉復無措人情

號號恐爲異日憂不識堂臺何以策之

與松江府方禹修 名岳貢

夫人氣有朝暮志有定轉事有任諉朝暮生於銳情定轉生於失得任諉生於難易以此律今天下之高冠長佩者比比也獨老公祖在敝松首尾九年於茲矣麒麟見氣有朝而無暮志有定而無轉事有任而無諉此無他真故也真心爲地方摩痛爬癢抑搜撫疲鼓直礪枉則銳情自不至乘其神得失難易自不足以及櫻其心也不知敝松何幸而得老公祖綏戢之若此其久又不知敝松何不幸而使老公祖紆徊籌

書輯

卷八

聖

可經堂

度欲與世世之利於無窮者動遭齟齬而不得竟也今者又當輯瑞時矣想兩臺必以卓異首舉我公銓衡之地亦必稔知我公賢卓異冠天下必將大有轉移以酬數載茶苦齏亦安敢更望我公長遠作乳下兒也但嘉禾巡道未登啓事而守道陳繡老亦已及瓜茲兩地或可擇一處焉庶幾猶在吳覆之下則麒麟之所歧足望也

答學院倪三澗 名元璚

撤棘之日江南之得僑者皆老公祖所賞拔士而江北強半搜自遺珠清議遂以此敘別品題之主然則

文章衡量相越不亦遠乎石麒獲徵偏私正擬馳一
价仰頌高厚自八月初旬病起至十月初旬稍得間
旋轉床褥凡五十餘日以是未遑騰祝然皇皇之衷
未始不纏結紆軫東望傾靡也復社一案蒙老公祖
關切護持久見諒於三吳人士但見舊李一揭殊費
商量蓋昔日台履似可不照管此案而今日似不得
不一點入既不得不點入舊李又何得容兩張公超
然評論外也顧其端委亦畧可言蓋舊李故復社白
眉也其於兩張先生未始不聲氣相屬頃甯相和卽
軍儲一案婁之州守急百姓之急婁之鄉紳急父老

書輯

卷八

聖 可經堂

子弟之急各伸其說請恩於上臺兩張先生雖著爲
議實合婁士民矜紳之同情其事不專始於兩張亦
姑言之而不強上臺以必行也迨後舊李以爲不可
上臺以爲不可婁之官民紳士皆弭耳以聽漕事報
竣獨早於諸縣未嘗見有一把持之跡也乃舊李與
州守同譜又同地惡其長短相形聲名相軋而癸酉
分考又有得有不得遂構嫌怨乘劉帶署崑山有軍
弁鼓譟之事於總漕院撫申文中突插入已往軍儲
一案謂劉違道干舉大壞漕規至奉 旨處分而撫
按不知夫劉之守婁小民戴之若弱子之有慈父肢

體之有頭目一旦爲愛惜地方及於吏議甘乎不甘
乎是以不能不置喙於舊李且當時舊李自度無解
於人言不得已求以病去豈因把持去乎此皆老公
祖所熟知今日覆疏中似宜玲瓏點出存一段公論
以信於天下而在撫按卽宜明白痛快仰告 皇上
而後於前疏不矛盾也不識葑菲有當一得否至於
舊李之才洵不易得原不當以丘壑老獨惜其與陸
文聲相酬倡而出則未免以瀟救渴以鈎吻療飢耳
晤對公卽如見王謝子弟翩翩俊爽而繩尺過之不
勝歎服侯選部四世荷恩感不替口也

書輯

卷八

聖 可經堂

可經堂書冊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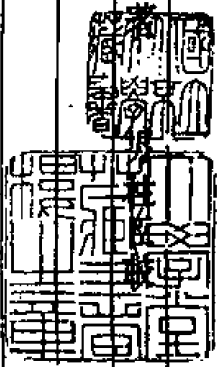


可經堂書輯卷之九

書

嘉禾徐石麒寶庫甫

與錢機山 名龍錫



賤累歸寧蒙姑翁殷誼寵渥有加無已獻於積銘之中又添數重鐫泐固知非區區鳴頌可喻萬一矣天道冥冥而報施恒自不爽梁大衛百計營出盜死封疆一生傾險今竟安在此非天奪其魄以速其斃者耶但 國家待諸弁如撫驕兒而視督撫無異犬馬邇者邊夷屢銜蹂躪三輔殺慘甚慘至本兵憤極策

書

卷九

可經堂

馬入賊壘願決一戰而八總鎮之師翔視不顧無可奈何僅以一死謝國聞其主謀皆出祖升反邀重賞歸鎮未見有按軍法而問者至於撫軍則下理議罪矣夫平日不使撫軍挾重威以行之偏裨而臨事則專罪撫軍俾跋扈之將知其莫可誰何益生戎心國家尚可謂有法度乎且 陵寢之辱甚於薄城十七州縣之殺傷慘於已巳七年軍國平章非不專且久而羣言之至僅得其求退一疏而已雖曰 綸屏之地無與扞慨然危顛及而周任譏梁王墜而賈傳死契丹相戒於司馬拜相之日兀術屢下於秦檜柄

書

卷九

可經堂

政之時爲法受過詎曰不宜而揆席益固聖眷益隆何也得非陰主李璿之言以形去輔之沽激力和開採之議以結開寺之歡心是以 今上患貧念切潛入其彀中而不知也邇者勸助之令偏及國中微聞任子有不能免者將來未必不推及之於鄉紳天下驕然將如之何麒恐今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堂陛之上也復社一案當事殊爲攢眉初猶止是草野之言今則有地方司理爲之照應恐兩張先生未必能免天奪文姚於前人阮二張於後吾鄉正氣日漸蕭索由此觀之卽欲嘯歌山水之間睢盱自適豈易得哉吾生之初尚無爲吾生之後遭陽九是謂矣麒因八月中旬感冒爲醫者所誤遂至大劇凡歷六旬始得稍間故久稽候答統祈慈諒

答周司理章甫 名之葵

石麒久庇棠蔭夙聞至教泐心未始忘也吳俗賊滑善抵巇凡竊買訪者破千金家如療一毛而麒兼葭親某荷老公祖慈明得好計阻不行麒是以感祖臺甚摯顧平生騁騁子立鮮所聞見吳門大事率年餘後始得與聞其不聞者固多也是以者公祖來去履歷皆在影响寤寐之間向微祖臺不棄蒔非貽之教

言則麒麟猶是憤然醉夢人耳州守自急一州之痛癢
祖臺合酌一郡之苦甘小大異地公私異情政不妨
互相詳駁總之從百姓起見有何我念難消豈氣運
漸漓人生其間各挾偏至之性以行不免崖岸未化
乎知老公祖苦心涵蓋久矣至於南計中傷則麒麟待
罪留旬從未之聞似不必爲不然之慮也麒麟拜復
次忽見祖臺近揭似與兩張先生爲難老竊爲老公
祖惜之夫兩張先生雖麒麟梓里非有草莽之親雉壇
之舊亦未嘗通筆墨之緣杯酒之契也但復社之疏
發矢於陸文聲文聲故婁江風波之民近來布衣上

書輯

卷九

三

可經堂

疏又皆小人行險有識者所厭薄不與作緣而兩張
先生鄉黨有自好名今使捷出應把持之 旨以快
一時之忿則天下之人必謂老公祖以么齋爲先鋒
而已爲後勁文致兩賢者於罪老公祖亦何辭之有
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文聲一疏未可以爲事之間也
麒麟爲兩張先生游說者哉竊念老公祖之才之品
之學問經濟一旦投簪而去身與其澤者思耳聞其
事者憤合思與憤之心將服闋之後必圖捧老公祖
於雲霄之上親被其膏雨化日而後快寧容以衛華
老而今日爲文聲應兵恐人情反解故竊爲老公祖

惜之耳辱惠扇頭詩畫過摩詰當珍之篋笥爲家世
寶寧止奉揚仁風已也侑械不足當野人芹曝惟第
存爲荷

答吳文學次尾

名應箕

翁兄抱天下才而歷落風塵此吾輩朋友之罪也然
凌陽之玉一剖卽爲重寶則未剖之先自不能不見
疑於三朋何翁兄遂欲徙業乎近來 皇上雖破格
用人畢竟制科爲時冠冕旁門異徑不可躋足卓識
如翁兄想亦計之審矣閉門著書又是制科以上事
業今作者之林雖多語及國史謙讓未遑翁兄具龍

書輯

卷九

四

可經堂

門之才之識自饒爲之顧天下多故如在破舟不可
不藉有心人戮力撐駕以圖共濟何可坐視斯世之
陸沉而著書自娛此是翁兄出山後事今幸未遽興
此念也復社一案近見周五谿公祖大揭將來撫按
復疏恐不可知蓋周才自不當以衛門老但因陸文
聲酬唱而出清議未必相容深爲惜之昔弟作周公
祖報章力言不可蓋亦區區獻忠之意第恐交淺言
深未免按劍耳

答陸方伯

寒曹善病疎罪應誅根紫畧其小節寵以瓊施能勿

益之愧也南中計事視北稍難蓋北但取財於撫按之報贖賁棒之甲乙臺省之雖黃恩過半矣若南則疾呼之撫按而撫按不必應也傍採之風聞而風聞不必確也於是不得不寄耳目於輶軒之毀譽不得不採聲實於鄉紳之月旦不得不借品藻於山人墨客之左右袒能跳此種關頭而不爲所亂者鮮矣又有畛域起見北察不借用而借刃於留章與援實煩地方不敢用而卸擔於南計或門蘭欲鋤而公論難掩則因見聞遼濶可肆詆誣或彌縫偏拙而民望攸歸則因急欲充數乘機撿拾此南計之所以難也今

書輯

卷九

五 可經堂

年主計兩公胸無城府而用意亦厚不見欺人亦不甚失人可謂持平者矣老年臺遭時多難拮据苦心而猶淹簪席真莫可解臘月初二已拜計疏吾鄉所用則薛大年與李粹然兩公祖弟久在外不知兩公吏治何如李爲老年臺兩治知之必深其人品可崖畧附示否

答虞給諫軋陽

名廷陞

綿定奇溫可自卒歲鹿膠溫補下元尤可起衰老親翁惠此葢以膚骨以及性命無非至愛但昔敝同年王太史貺以狗腎曰是物極能種子弟笑曰椒山自

有膽弟亦自有腎安能齷齪令異類笑人不丈夫也今老親翁欲以班龍頂珠助弟不逮殆亦敝同門之意豈弟肯頻減強項顧麋鹿之性或與相宜自不妨把臂入林耳從來子嗣之多自詩人頌文王外無如我朝豫陝兩王或百子或七十餘子問之皆有奇方數傳而後每人皆得子一二十餘則方之可恃明矣今老親翁後此枕中鴻秘歲歲叶熊行將超豫陝上之但恐多費阿翁數百萬緡了向平之事耳如弟命薄孽重正須老徑山覓席大地從黃面瞿曇老卽有奇方恐未效亦且奈之何傅侯之賢弟深知之若從

書輯

卷九

六 可經堂

田糧起波則南縣父母皆當爲之叩 閣何況吾輩南中有弟在決不令是非顛倒察疏行有日矣每一番計典即有一番冤抑人才安得不摧折天下安得收用人之效也可歎也維揚內監猝於冠虎聞其大索十年內鹽使積弊高亦老可無籌之乎呵凍勒復語不能文惟有銘刻

公簡淮撫朱未孩

丁丑

恭惟台臺邦家作楨文武爲憲故當漕事執掌之日刃游有餘值冠燹海至之時指揮則定功已高於銅柱名宜貯於金甌此天下所歧足以須而尤不肖輩

所引領而望者也竊有啟者舊淮海道劉雲密矢口忘於顧忌滿胸不合時宜雖其始終硜硜可以見信而其前後落落未免摠疑致台臺欲保全之無術以報策爲玉成固憲體之當然亦愚蒙所共諒也今本官掛驅徑西浩然不顧如魚縱經如鳥入林已絕出世之想而南中諸公惜其生平爲之長慮聞淮右風波之民向日飲罪服法爲本官所嚴持者今皆甘心一逞於其左右役人爲報復計似此澆風漸不可長且使去位之人林泉未安則大體亦似可惜是以羣輩仰聞執事力懇涵茹且本官外雖骯髒衷實坦夷

書輯

卷九

七

可經堂

今日以釋樊爲樂必不以見左爲嫌此亦麒麟人知之素深不敢曲爲游說以飾台聽者也惟冀俯俞局

縣銘

與孟開

不佞與尊大人以氣誼聯譜者也念尊公所以念景湯正所以爲老侄入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景湯挾不仁之資而胸中又漫無主持專聽指使尊大人新故諸有求於老侄輩而未厭者皆思藉景湯以肆其毒近來皇上方開告密之門萬一有黠者驟金與道里費片紙入長安公家殆矣又知老侄積憤深怒

未肯調停所以痛切責成激其必處非爲景湯理直而左袒之也知我罪我一惟者侄景湯太可惡處在佔墓畔兄業今已官法正其事矣其他暴戾恣睢似當涵茹若必彈治以官法叔侄之誼謂何尊大人九原之心能無但焉若有息議不佞即致書縣父母不然不敢發一字以佐聞也

與鄭太宰玄嶽

石麒麟去冬跪捧批檄不勝歡慰感激豐鎬舊都根本重地而議裁不已幾幾欲一併去之置郡立監夷於省會此蓋媚時之過而不知釀天下之大愛也昔周

書輯

卷九

八

可經堂

家兩都並建卜漚澗以都九鼎而成王仍歸鎬京與我朝建國不同且歸鎬之後未嘗廢雒故平王東遷實依新都自是以鎬予秦夷舊京於列國而周遂不振我國家財賦出於東南騎士萃於而北故兩都並峙隱然泰山四維若郡縣舊京則奸雄窺伺易起南北咽喉易斷楚藩之言亡國之言也當事不能立折之而移檄南部院會議其爲國謀良亦踈矣王月節中遷都張北海過麒處商畧及此麒告以故慨然便欲出疏爲南國爭之已而慮忤當事改爲復咨蓋即堂臺舊日之意而發明曉暢有裨國計此近日

可觀之舉動也天下多故道遠日乖向來仰藉堂臺鎮壓各曹稟稟式我王度今大駕西軫程大司農又復北轅介氣漸遙頑僞周戢流氛壓疆沉痾亡厭每遇朝賀班行聊蕭未聞有出而申飭之者然則忠賢之關係人國豈渺小哉初見薦逆飲辜庭推又當一二有心人莫不捫手彈冠爲吾道慶不意老手愈辣羅織愈慘牧齋稼軒一朝被逮昔日玄黃之禍操兵於臺省今日玄黃之禍發機於浮棍至用及於浮棍而良心喪盡何所顧忌何所底止天下事不可言矣陳益老移書及麒望救正於南諫而不知無其人也

書報

卷九

九 可經堂

江南人情浮薄巧於紮利工於修怨此路一開必肩摩踵接望北而趨蓋藏之家日在水火流賊之所不及破者又以此法破之奈之何哉麒謂大老省臺皆宜公疏力爭而各懷緘嘿時事可知向令堂臺在國必能領袖諸即寺剖明利害感悟聖主而今竟何望矣天下未有奸人在位而正人君子可望登庸者恐堂臺總憲之推亦不過聊以塞天下望終用其所私耳張撫軍雖奉旨駐京口而乃心懸懷實在皖上今吳淞之兵悉已調遣近又盡撤浦六龍潭之兵策應可謂不遺餘力矣但以賊信乍進乍退是以行

行且止夫應撫之有皖城猶淮撫之有金斗也淮撫未嘗一至金斗亦未嘗發兵戍金斗也乃賊殺和民殆盡並無一人言及之張公祖去年上下皖中跋涉一兩月卒無一人稱其勞者今年一聞寇警即悉索敵賦以從而張直指復聞有意督過之豈敵鄉四郡獨非王土旣不得以平日敵吸供養之士卒留一旅以防未然又不容留一撫軍張虛聲以彈壓之乎邇者爲牧老回奏撫軍擬必驅除無容再計第更欲以怠緩封疆之罪罪之似非仁人所忍乞堂臺面直指時爲一言及有造於四郡百姓非爲撫軍也石麒肯

書報

卷九

十 可經堂

時之鳥又已倦飛但恐如此世罪山林一枝棲息未穩如何如何未堂臺終惠教之鴻便崖畧附候不敢更謀伴掖以干介節統祈慈鑒

答豫撫陳益吾 名必謙

向知翁臺在豫束腹節口以養士噫血擲風以逐賊兩年以來枕席鞍馬衣佩戈甲殆無刻暇可謂勞矣前後戰捷鵬勦驚擊俾賊不敢南下犯寢園不敢東突犯漕道可謂勲矣乃屢奉嚴綸嗣焉初服祺未始不爲發憤指冠然而看邸抄不熟南中塘報在有無間更不知樹功如此之駿掣肘如此之甚蒙蔽

如此之深也捧讀批示老奸蔽賢嫉能已不足問其忍心誤國一至是乎今理臣是渠一時同調未聞如何創賊而騰疏九關謂止能居中調度不便跨馬據鞍豈欲以撻輿緩步當綸巾羽扇乎以勞逸則如此以進退則如彼國家何日奏得人之效也德烏初雖相合然猶間示崖異以明執持自合逐吳門而兩人遂居騎虎之勢其交益固其謀益深舊總憲尸居餘氣聽人指使發蹤從吏明有其人而畏威護局踞踏不敢一吐皇上深惡藐旨翻案而乃藐翻之人日在禁近毫不覺察真正陰奸既能欺君又善賣友

書翰

卷九

十一

可經堂

未有如此等人立於朝端世界不爲掀翻者邇來聚吳下浮不逞之徒誣忠害良拿訛開囹今日進一議明日送一揭復社之案未結而賢紳之禍又開噉言指吠使正人不得安山林之席子矜亦復有黨錮之患毒於奴虜慘於流冠吾鄉何辜而遭此劫天下無不畏其虐餒自救不暇尚安望有持清議挺然如機忠愍九死不移者乎今兩先生之自辨也不知以何爲旨麒麟以爲辨跡不過直陳願末得力全在撫按回奏吾輩羽翼正人有養威以俟者有當機而發者今正撫按當機時也左右一拚以明關是卽無今日尚

有千秋不然千秋與今日俱敗矣如倪學臺之覆復社雖奉嚴旨而人品自在當辜可不熟權之耶南中自翁臺行後鄭堂翁抗跡雲霄程我老總計北部介氣漸稀典型日遠諸曹風格稍稍不如前矣麒麟奉常值翁臺舊游仰觀遺政稟爲法程但亦步亦趨而瞠乎其後則賢愚相去遠也惟是手植之一卉一木悉力護持庶幾所謂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者耶勒復次忽按即抄有豫院明白具奏之旨復未忘翁臺豈粵西故有夷風好惡與人殊耶良可爲世道一慨矣

書翰

卷九

十二

可經堂

答錢車駕凝菴

名振先

弟聞太翁老伯之歎然僊游也爲翁臺煩惋久之迄今未能絮酒懣罪髮可擢乎特在江海淵涵之耳麒麟老矣遭時孔艱念不可虛糜升斗以負國家又不能隄障狂瀾以報知己悠悠忽忽進退無據亦思與麋鹿魚鳥爭眠坐於綠阿紅澤之間矣翁臺亮節巨材乃是澤川舟楫當爲天下珍之藏器待時皆於靜中得力讀禮之暇正翁臺考究經濟時也知我者當不以弟言唐突乎天下之事論是非不論利害如今日小加賤妨世界紀綱蕩然六逆並見禍發於二老而

客延於易世有世道人心之責者自當喋舌青蒲灑
誠白簡 聖明垂聽與不寧顧問哉而惜乎白璧不
可爲容容多厚福斯言之錮已入膏肓呼之不醒觸
之不靈有仰屋竊嘆已耳履垣先生自宜即補北銓
而當事顧迂其途何無緇衣之好也應是直節亮氣
近來銓部之所不欲聞耳麒麟作書久失道問乞翁
兄爲弟叱致承惠良悅愈懷自滌更承佳箋益感仁
風願何以爲報乎

答朱秉銓

去秋病鄉別我賢昆不能執手躊躇班荆折柳胸殊

書輯

卷九

上三

丁巳

怛怛不自安也居諸易遷冬春相貿只今荻室懷火
枵井易泉又早已落英滿地歲年卒盤矣感殊恨別
愛懷欲老忽承惠問遐賁長干藥餌駐逝水之年佳
簞便春風之面其他珍品皆近所需非絮至念何以
若茲真令人不能不愧也

與同年夏彝仲

名允彝

上巳日晤方明府於莫愁湖側時廣成年兄亦在座
尚未見長安新貴人即書三人相對霍霍如有所求
如有所待爲年兄也越一日而即書至急購觀之關
者繫繫雖爲臥子晚仙兩先生開半寸眉而胸次曠

曠殊甚與廣成年兄政相顧疑訝聞乃燈下適敞門
生另携一錄至知年兄大捷信喜劇急報廣成與方
公祖而我三人之樂可知也非爲年兄樂爲天下樂
爲吾道樂也文章聲價久重當年經濟鴻材復騰時
口計摩肩踵踵以登龍門者日踰躋於庭矣弟恐交
太廣則難周太雜則易失今日正年兄出門同人時
也易著于宗之戒而亦貴師克之勇故願年兄慎之
其他知無足爲年兄言者矣郡縣有行告密令者必
訛言四起善良遠避一方之民若游沸鼎况可以

朝廷之尊行之乎江南故黠猾淵藪自陸文聲張漢

書輯

卷九

十四

可詔堂

儒之徒譚言微中而窮兇之欲行其要挾奸民之欲
報其私仇黠戶之惡受制於府縣悍僕之欲甘心於
家主盜賊之慮覺察乎官長作奸犯科之慮攻發於
正人皆望 輦轂爲淵藪搖扇唇舌矯誣是非以相
恐嚇莫不號號疑畏重足裸股或捐金求息或割產
通好或僂首受侮郡縣不敢一問黠猾家主不敢督
過奴僕地方不敢盤詰盜賊而正直鄉紳不敢以作
奸犯科之事上聞有一於此即以告密之法中之使
神棍坐而得志善良日夜凜然莫必其命故弟以爲
江南騷動不待寇至之日而始見也年兄爲桑梓計

爲世道計爲紀綱法度計當領袖諸同志極言利病於貴座師之前貴座師而賢者必能入告 皇上立止告密逐陸張二棍還籍俾勿得爲京師逋逃主則江南寧謐如初仍有小大貴賤主僕上下分誼者皆年兄力也其盡出而圖諸

與揚州守韓二水 名文範

廣陵從來號難治而近日復有大魔作鎮黠族有所因緣奸商有所憑竊在在可以掣翁臺肘即有張京兆之膽決歐陽文忠之寬簡恐未易展上理而明公不激不隨慈和不著涇渭咸理不知操何道以至此

書輯

卷九

五 可經堂

也昔韓魏公守綠楊郡園芍藥有黃綠稜者遂爲後日大拜兆明公與之治同地最同續氏又同姓當此海棠初謝流鶯載嬌正是芍藥放花時節得無亦有黃綠稜者爲翁臺兆乎有則願以相聞紀盛事敝親浦玄華舊與弟同社遇文試輒先弟數名費中聲最噪不意弟有天幸而此兄數獨奇老頭巾腐儒何堪作簿徒爲胥役輩所愚弄日夜代領罪過耳今以七十金通莊繫邦關獄奄奄與死鄰弟聞之不能不泣數行下因敢馳叩翁臺乞以其欠數俾作弊諸役代納如役已盡法無可再科者亦乞賜一保在外俾渠

得揭貸了局不然盡死盡地無益也願明公閱之滿風不勝竚念

答沈文學

甘若至知翁兄神王似昔齒髮不衰爲之踴躍浮一大白及讀手示似未釋然於仲情之悲西河之痛者大抵天下事有成必有毀有聚必有散夢幻泡影總屬虛空今翁兄猶有幼子可教尋常家庭自具至樂何必逃之禪悅而後洒然白香山張無盡諸君子政其苦於纏榻猛然跳脫不知以求跳脫處乃是累心處至人人水不濡人火不熱六慾世界不過如水斯深如火斯熱耳至人何嘗不可入而必欲脫之即弟老矣亦欲講出世因緣而以素位不願乃是出世大學問與禪旨似有間翁兄亦許可之否冗次勒復不知所之

簡大司馬范質公 名景文

石麟求見之心甚渴詢起居於貴屬叩之聞人亦有日矣意謂老先生旦夕視事可以竭所懷來而忽聞又移疾請告也豈憤世情深憂時念切度無可奈何而欲一去以明志耶抑有感於白香山李鄴侯諸子駸飛雲之履調偃月之爐姑靜俟以發明王之夢耶

書輯

卷九

六 可經堂

顧老先生自爲計得矣如國是何如麒麟何也間有請者新奉清軍之 旨南國如沸似以隱冒佔役各部寺皆然此有不得不辨者蓋謂之冒糧必此有役不給之直而掛糧於衛衛有軍之糧無軍之人是也謂之佔役必軍不役於衛而役於私門人爲衛之人不事衛之事是也今各部寺之役然乎即者先生亦必知其不然也然而又不可謂各部寺之役非強半是軍則以軍當操練之時少當空閒之時多而一軍之糧又不足供一家之用是以軍之稍殷者買窩役支工食以佐月糧之不及其貧者即爲販夫傭豎以

書輯

卷九

七

可經堂

糊其口里巷小民皆得出直募之何必官府方其事於管即輟役赴伍與販者之輟販傭者之輟傭無以異也迫其無事即充典謁伍百之役以求精與販者之就販傭者之就傭亦無以異也是以各部寺每役率有兩名正身不及即以替身爲代南役之有正身替身猶北役之有大馬小馬也正身往往是軍替身往往是惰民徹南北皆然也老先生具覆似宜分別真冒真佔似冒似佔非冒非佔若黑白之異而後將來葛藤一筆可了不然恐以冒佔坐之各部寺各部寺不受且於貴衙門之體亦重傷何也謂不宜

徇縱至此愈開 皇上之疑而來各部寺之國也惟老先生裁之今麒已將各役皆責退狀不許復進矣惟是所以仰覆貴部者人各有見恃知己之愛敢問風旨伏乞俯賜教之有工許負之術者號陸亨野微驗甚神願令一決老先生既卜之期可容趨侍下風乎幸以諭之聞者如無須麒亦不敢爲曹丘也

答吳次尾 各應箕

方同則聚氣同則求故日有燧而月有諸蜀有桐而吳有石與翁兄交者何一非鳳凰之羽神龍之甲乎當事者知之之謂明從傍者舉之之謂公以已之公

書輯

卷九

六

可經堂

益人之明凡相知者當勸爲之麒亦何借此一舉乎但楊忠者在敝禾爲理時與弟交故不薄及其責駕於白下弟兩及門一致書而弗省也僅得其飛刺一過便了故人之誼即有面甲十重何能更與言士短長乎翁兄素負氣試設身而處可更喋喋進不入耳之語乎是以無所以復翁兄命也幸翁兄原之

答總戎馬

流氣孔張楓香一舸三吳精銳已盡今遂有結筏窺江之意南中諸公泄泄日從事於糟丘較絲量肉攢眉熟計即以爲迂正色相告即以爲妄若謂長江天

聖萬無飛渡之理將來不知何所底止此惟可與識者言之耳昔謂不能奄有高麗今一鼓而平其地王其王戰艦其戰艦如拉朽拾芥然安可謂面北之陸寇必不能窺東南半步哉親翁與撫軍公祖皆晉階久任自是地方厚幸而屬者大海一勺業於孔賊共之自海蓋渡師五日可抵直沽十日可達北固而驪船三千堅如渾脫行則山移止則岳峙中國之海敵衝犂勿能敵也彼可無所不犯我當無所不備親翁素明而熟於計其何以先事面防之乎舊道驚擊於南而兎脫於北長袖善舞非廣但戰賄救過不

書報

卷九

九

可經堂

暇無能掀翻波浪斯亦共事之幸也許平老囊摧許聖有聲今在海上方畧識見何如異日可當衝邊之選否郵筒如便乞賜以聞

與年侄顧

不佞於諸同譜中惟尊公知最深情最摯相關意氣亦最切每謂天下多故尊公出而圖吾國可獨當危疆一面乃老之於白雲子舍者十年服甫闕而旋奪之去天胡予吾年翁以道德文章而不假之以年副之以位耶不佞自聞訃之後淚淫淫未始乾也一春病目心緒煩寤錯錯不理故未得一致楚些之詞乃

今而始馳辨香望吳門而哭我年翁也乞年兄叱咤名而致之知尊大人所遺薄然亦必無怨家仇客累我年兄幸勉旃自愛母後匪彝母即治淫古之訓也亦足下先君子之志也可弗念諸

與文年侄

謝亡太傅陶失長沙亦不過國殞其積家移其蔭未關吾道甚衰也尊師相行為標楷言足訓垂進退關陰陽之消長存亡係天下之安危而一朝騎箕天上蛻骨人間雖大鳥終來而逝麟莫返吁嗟此痛百身莫贖不肖忝居諸末與聞格論晚年相易意氣彌敦

書報

卷九

三

可經堂

聞訃之時不勝酸痛即擬清酒束芻而去教忽病綿歷十旬纔有起色尚謂寒曹可便冀得親詣聖室申其楚些不料兼攝奉常逾年未補轉眼小祥將屆久遲為罪因過拜辨香望風通上新年兄為不肖此致靈几或有未刻遺稿幸勿散軼一字一句留之後來皆鳳毛龍甲也

與兵部王念生

通問國有厲禁鱗鴻為之有隔弟之翹足五雲結想天際者非一日矣老寅臺譚兵虎帳擢備南宮徹夜籌邊量陰辦事自無暇念及故人故人亦不敢煩寅

臺念也惟是流氛孔殷東江又失總帥之能已見成
事何所恃以無恐則弟居恒無事不得不爲翁臺深
長思耳功今日嚴吏貪日甚南中君門天遠耳目若
蒙司官誅求無厭而部堂不知部曹淫縱日闢而臺
省不知臺省廢削無忌而銓部不知善取錢者爲能
官善行賄者爲賢吏焚肆成風僥倖成習斯蓋百六
之運無可奈何者也至於軍政猶不可言大司馬非
不矯矯自好慷慨任事而一偏於助弁之憑陵再偏
於厭聞之掣肘畏尾伊構成病三月於茲矣杜
督聞嘆喟將植而畢此坐擁胸懷觀望賊猾冒功猶

書

卷九

可經堂

其長技家丁淫掠之慘不忍見聞不俟秦氛再至而
江北坐困矣南中可用之將惟蔡忠老成持重號善
御下可稱節制之師孫成章陳治驍勇冠軍慷慨潔
淨惜乎皆在閒地寄人籬下用人如此又安望壯敵
愾而鼓死綏乎邇來皖上之衄幾成聚訟要歸其實
則潘可大程龍二弁不量彼已孤軍深入以遇寇衝
四月之廿一二日殺傷頗衆我氣稍張不虞糧餉在
後爲賊所掠廿三四日軍無粒粟晨炊已斷然猶吞
泥飲水喋血力戰以待救援至廿五日賊之僞將曹
操復統精兵數萬突至銳不可當斬營直入援盡致

敗同時自刎與戰死者大小將領五十餘員以觀
之雖敗猶榮者也而皖上一任子騰書白門謂程龍
受賊餌致敗意欲歸罪吳淞兵將以爲齟齬應撫張
本不亦大可異哉蓋應撫亦大危矣皖上諸老強半
與之爲難欲借封疆爲廉撫罪而皖上諸屬又皆二
心於操按兩臺居中而聞其捷故應撫心血盡爲皖
嘔而皖卒不諒勢必大敗而封疆隨之者也幸今新
理臺移鎮稍近弟謂以皖城一郡權屬調度則順流
直下其趨皖也倍便應撫且使應撫得一意仰遵
明旨定駐京口上以護孝陵面下以固浦六之閘

書

卷九

可經堂

防瓜儀之潰不然不惟應撫疲於奔命我三吳每每
悉索敵賦供皖一擲萬一三江猝然有故其何以支
且近來賊習水戰於上流募耕屯於山墅爲畏久駐
牧窺邦渡江之計賊能變客爲主而我顧反主作客
嚴嚴豐鎬豈當問諸水濱願我寅臺與大司馬熟籌
之也弟有敵年家梁備戎名變者爲敵同年方秩宗
書田所取士弟與其喬梓交最善知之亦最悉其爲
人仁信廉勇無所不有大將才也故在粵海獨當劉
香一面賊畏其嚴重不敢犯三年賊殄叙功
各撫按交章薦不下六七續應制臺欲以其

以下原缺

可經堂書輯卷之十

書

嘉禾徐石麟寶摩甫

與唐損占 名士錄

並封驗部似相悟如前請則三月間事也翁臺念所生思錫其類真可謂孝思維則矣歸德近號難治翁臺清風風人惠雨兩人使矜士叟童如獲明師如依慈父不獨得之侯孝廉口頭也孝應沉識駿才立談之頃具見風格始信士從汝南評後不得復置雖黃矣寶兄主使之宛似將爲漢季鈞黨然昔日王甫窮

可經堂

卷十

可經堂

究黨人卒不能加於范滂今之司寇求如漢嘗侍且不可得況望如張于其人乎人至六旬以後元氣一消不可復長容貌一衰不可復少亦猶日中之必昃月盈之必食國事亦然若使一剝一復如環無端則三代天下至今存矣一犁春雨一葉秋風弟將有事焉翁臺在外未知長安片地日日生波也泰氛度理與勢旦暮應卽龍定未知翁臺消息如何南家公聞欲力謝未審將來主計誰屬似可爲世道深慮春日漸和百惟自玉

答宋中丞今礎

名之書

尊中丞風涵補日之忠忽應修文之召弟每懷嚙背涕泗交橫春仲於役東歸迂道珂里竊附磨鏡之誼仰致生芻又值年臺他馭徬徨徒倚幸紀綱指引崇祠得遂瞻拜遺貌儼然益增懷惋已復縱觀羣賢想見忠孝一脉千秋若接非尊中丞孰克當此政欲夷猶繾綣庶幾盼嚮見之而郵騎無知再三敦趣長前途之修遠策班馬以邁征回首斷煙重靄不勝西方美人之思時方多故法紀日淪中流砥柱惟有年臺能繫四方之望大服已闕移孝爲忠此其日也幸即赴梧掖翊我明后毋遲遲東山木石間可手傳鄭令

可經堂

卷十

可經堂

千里明駝困於圉者弟久已爲之髮指南樞部亦與具言其才慨欲手援而每有薦引輒格於北故猶謙讓未蓬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年臺旦暮入春明舉以告當事必有同心者似不當令此駿才以蓬華老也

答按院陳雲從

名起龍

自領塵教如獲金鑰相距日遠昏翳日深如何可言江東驛事弟閱王玄珠原案深言房號之不可加與稅之不可派疑亦有見頗爲棘手已而接諸徵解簿籍嚴訊通發驛傳二胥知曉昔爲好書所乾沒者通

發有紅座船九百餘金不解到驛傳科有水防夫五百餘金若存若亡搜出二項可得千五百金召募固自沛然有餘勿再議加矣及再查江東驛循環簿計一歲用馬截長補短七十匹已足今額設八十三匹此十三匹明屬冒破此草料工食不可不議加而馬匹又不可不議減也縮馬而增食即用給而馬飽馭驛之法莫善於此最可笑者昔日奉 旨釐剔驛遞時所裁郵糧不過十之二三而所裁差使何啻十之四五既裁差使應裁馬匹惟裁馬匹始裁工食乃當時地方官府不權本末竟於草料工食中抽扣以歸

卷十

三 可經堂

國家而馬匹如故應天九驛皆然譬如治兵者不汰兵而汰糧士安得不脫巾也於是不謂驛負國而反謂國負驛愁嘆咨嗟之聲歸之 皇上可乎則亦奉行者之不善矣紛紛遞呈胸中各有偏私一則不善當役者懼役之爲累而迫欲去之一則善當役者知其中冒破甚暗而迫欲就之迫欲去之私可言也爲人上者之所當軫也迫欲就之私不可言也非再三勸喻而去病根則異日召募之病猶之食報且或一旦覺其冒破或日久不能支其冒破又必易召募而食報也弟且暮謝事不能長遠淹留受人疑妬故先

爲翁臺言之誠恐不能報臺命而畢前日之志也冠氛漸邇又煩經畧麒麟章陰受厚福寧敢飲水忘源耶

又

弟麒不度才絮力謬承年臺之委更張僉報竭半月心思清查驛遞錢糧又費數日馳驅訪諸大老其謂召募之不可不復者與年臺皆有同心也於是會同三驛兩縣及江東父老子弟酌議施行次第榜之通衢三日而應募者纍纍十二人謂可卽竟此局乃驛胥不快此舉忽構蜚語楚散應募人役麒麟疑踵至之寥寥再示促之而各士民始知驛胥之誑來即弟

書

卷十

四 可經堂

語夫以一么膺驛胥而敢於擣據若此其平日之魚肉僉報將來之蝕蠹新法安有旣哉且今日清出以與馬戶者皆麒麟扼虎噬而奪其腴振豺吻而取其膏此輩何肯頃刻忘僉報而不彼此通同裏外應合驅召募而梗初政也新使君已到麒麟於七日內解事矣敝詳至日仰冀嚴批卽發併立賜具 題則終之始之皆年臺再造江東也

又

江東之民獨厘老年臺軫念麒麟之罪亦麒麟之愧也驛事漸有頭緒而積蠹陰伏撓法不已則驛丞周

應舉驛胥朱應吉也若不大創恐將來召募必不可復愈報必不可免敝府各胥向來欺隱習成終未改頭易面麒所搜出之錢糧歷歷有據微察其意尚埋欺根以爲異日中飽之地此麒之所長慮而却顧也敝府該解節省銀七千有奇各處協濟亦不下六千餘而奴輩止以二千餘相關蓋惟恐錢糧到府則奴輩無處影射無處乾沒故欲留此不了之局爲異日侵隱地耳弟若再展三月即九驛之苦皆可漸甦而今不能不得不半明半暗聽奸胥之隱伏 騎漸南諸輜軒北上皆返廣陵不知 至尊如何宵旰至此

書輯

卷十

五 可經堂

不得不恨當事者之誤國矣

答范質公

大抵長安多迷鬼陣麒麟甫入數日便覺耳目心志皆已不靈惟不得居白門時詫輩上諸公耗也 皇上以帝堯之仁待封疆罪吏故雖有汨陳五行當亟如鯨者九年之前未忍加誅焉即四海其咨弗顧也可謂至聖然而封疆之事自是亦不可復爲矣盧九臺袒褐赴關力戰身死家丁三百人與之俱殲向令此時虎帥不坐視高牆背力援亦未必不可大創 而無奈遁者托於知機臥者托於持重又欲文致戰者

之罪將來更有誰能奮不顧身殉國家之急者乎麒入國門時聞近有厲禁議瑞者誅議極者滅傳右君一大榜樣故區區之私囁嚅在口者數矣而猶未敢輕於一試靜以觀變敢不拜戢良箴然亦恐河清難俟也老先生家計已破於 聞欲返旆恐益淒其且明年 患未必不假道東路秦淮并庶沐浴膏澤久之攀留正切暫爾僑寓未爲不可幸熟計之少司空李曉老向同意氣即與相商以復麒以長途感冒入都作劇病次草草不盡膈臆諸惟珍重爲慰李懋明公祖爲老先生後可謂得入時事有此空谷足音矣

書輯

卷十

六 可經堂

與少宗伯王崑華

名錫宸

攝山之遊有八公年翁共題煙月可謂人地俱勝弟薄福人何得與此蓋自白門語別弟病未方十日次北固又五日聞諸啓事在弟後者皆先弟行遂不敢更尋初盟洞口桃花實自笑人魚鹿也燕塵眯目自昔已然今復滋甚欺餽錮病深入膏肓莫可救藥如游在國兒不狂者反羣起而笑之弟決計投簪已無餘想但 覃恩一例父母爲重年臺何以裁之 皇上頗厭養高面迎合者又每每黠綴入告故李括老張印老皆謂年臺不宜歸滇或二年兄南來後即可

奉年母歸里年翁便可叱馭而北一爲孝子一爲忠臣未始不可幸熟計何如范質老如此處分令人心痛未必皆繇彼天之故其中殆有別情質老似未知之也王玄珠銀臺深憤其事每與弟言輒爲指髮然亦正以無機可乘暫爾中止樞璫作偶固結日深轉喉觸諱賢者翔視而莫敢撓國事至此日日如坐烈焰中灼膚燐肌又不徒堪慟哭而已捧手諭時弟正在病中即持簡致二詹公祖蓋亦關切之極似能得之中堂以慰年臺也枚卜之役弟與當事力言而不效即其人可知矣病次草草作報不盡

書輯

卷十

七

可經堂

答臬使蔡正菴

名官治

弟一出門便爲瑣賤所摧野處不暱之性自分終其身飯牛東菑與樵夫農父爭食其力不謂遭逢明聖出之田間數年以來優游冷局靡所短長糜祿瘵官殊自愧也老年翁衡文三楚則多士就陶抗旌偏沅則諸寇立殄年少於麒而政蹟爛焉令麒輩得分榮譜末逢人說項自不能去口也郭直指與樞輔相失處分愈重名望愈高年翁大疏似稍忿激故弟二筆刪去奉 旨查奏得非以沅撫提叙之疏未到乎舊直指宋旭初當時自城逃出者皆言其罵 死即

東省鄉紳亦有能言其死時傷痕者何以屍骸竟湮沒無聞也陸壘濤有遺女尚在城中年已十三聞之酸鼻年翁施恩不報乞爲策其南歸至宋直指即無從覓骸骨亦當追訪一的確實信語撫按上聞勿使忠魂遂遭冤語則年翁冥福豈在度蟻下耶望之望之臨楮不勝馳跂

答南道詹月如

在白門時麒得未明訓以周旋尚覺耳目開明志氣蘇豁今茫茫如墮毒霧中瞋瞽眩亂不自知矣何幸老公祖復來憐而賜之教乎從來君臣魚水未有若

書輯

卷十

八

可經堂

皇上之於武陵者不惟愛武陵兼愛武陵之所樹不惟愛所樹兼盡翦其所忌傳佑君立斃杖下成寶慈郭仙居又將爲之續矣痛哉播炙如何可言大疏留中殆手日忠誠有以動 聖鑒乎武陵之能得此於皇上亦自有故雖無經國遠猷而小小鋪張似有成竹揣摩 聖意亦能曲當而輔力亦強機辯亦捷閃鑠亦巧又有內外監帥爲之聯絡照應此殆不可以口舌爭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令之君子惟溫是隨時乎時乎深識遠慮之士宜早有以自處矣雖然以麒計之軍制不立賞罰不明好語增兵而不知擇將

關之監帥有二心於 而不知調停處置之法曲突徙薪之計其所任又皆不如武陵之人竭民之力不知休養而勢將不繼不出三年情見勢屈身敗名滅可跂足須也但恐雖有善者乘極敵大壞之後未易收拾耳江南離瑯之出尾從于有餘人又有把牌十五人分布各郡此麒麟之輩上者不識有之乎如有之恐奸民投以爲市良民憤而思亂似又足厯老公祖地方之憂也馬武進陳靖江皆一時賢令資俸最深愛護培植仰仗垂神葉崑山是麒中表兄弟積通難清而加派又至深爲之憂不知老公祖何以善其

書

卷十

九

可經堂

後乎草抄不莊可勝神往

與司成周集軒 名鳳翔

驚序惜離服訓懷義不能不凄然以悲悅然以失矣弟春杪人春明見長安世界與去歲去國時迥異益去歲爲玄黃之雜爲壯罔之衡而今則玄者純黃罔已滅壯豈非處包羞之時昧艱貞之道而倖然一擊有以致之耶白門同時尚友錄流傳大內遂爲一幅驚人碑 皇上抄圖而索辭得脫者將來或有救援或有糾劾便是朋黨借題在朝者既昧尚口之戒在野者復進點名之冊使標榜之名長在我而翕張之

用常在彼豈非有數存其間莫之爲而爲者耶考選甲乙經 皇上覆定者似未及部擬蓋今年部考原公兼採聲實而僅取必於 陛對一篇則一日短長不無利鈍耳然而嗜昔賄管之風藉是衰止亦未始非除弊之一端也塞上 騎縱橫聞爲講市市成或可恃以無恐不成爲憂方大張獻忠竟叛矣盪平之論叙方新而禁旅之騶轟旋出疆場之事有如兒戲中國之事業已如此則邊帥更不必言矣僭時憂國之臣封事朝披國扉夜人輦上動色以言爲戒當此之時而不退不遂托言遵養以竊祿位亦強顏耳范

書

卷十

十一

可經堂

賢翁栖遲南國無枝可依吾輩同志之人爲之心痛天若祚明必不使若人遂淪泉谷但目下食指倚寄他方恐不無桂玉之處如何如何敵同門乞身將母甚是佳事不惟子誼當然亦是明眼好着但恐未遂初願不免又多跋涉耳成實慈幾罹不測幸金天老至稍爲調劑似有生色郭道長僊居將來尚不知作何調度許佩老奄奄在獄沉痾難起而張掌科歲以賍相蟻比仰之無人心一至於此皆可髮指事知在關切稍一及之萬千情緒不能悉倒也

與滇撫張平符 名天麟

小正時麒麟爲漢守削劍溪一藤蓋將以撤弟鑒不專爲他人曹丘也老年臺試熟視之異日當有以知麒麟言未遠情實新貴茂矚朱兄故先師文恪公孫客臘携其兄跡號來以老年臺能推其烏樹未減程倅感激淋漓似不容口夫誰能念放師及其孫子兼施暨其蘿焉哉弟輩殊自愧而我老師數世清德克食有孫之報殆亦年臺所樂聞矣 皇上宵旰多故念靡所釋其焦勞不得已而用中貴用保舉竟皆不效今因風霾數日盡撤瑞使嚮意用進賢真聖政也而又進揆老之較士南宮者申論之以求賢之法無愈制

書翰

卷十

十二

可經堂

科當悉力劾茲毋令以廣鼎售顧分較諸先生欲返淳古未免兼收庸腐放榜之日譁不能平不獨妬婦也然 皇上視昔益重茲典臨軒之日親乘步輦巡諸士案頭移時始蹕因欲徧閱諸對策卷遲臚傳期擇條對明悉者陛見四十有一人觀其議論儀度而差次甲乙之時二十有九人稱 旨除三鼎甲外館五人省臺各五人銓樞二部尚書曹共十一人皆現授職夫今之外吏格於催科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望一報政縮半通綸如在天上不可得而今驟進新公即有乘傳持繡斧巡行天下者廷屈諸名宿課治狀

殿故之諸名宿懔懔視鼻息恐遷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與兄厚源

纂鼎玉樹豐幹修穎足楨王國而南宮之役朽腐是崇此豈文運有顯晦與抑匠石之罪也畿輔自仲春屢見風霾而大劇於晦朔之交致 聖主震悚屏居斗大側室布袍蔬食掣回各路中使退女謁幾二百人遂使封姨息駕義御復暉若盼蠻焉然求言之詔靡有應者即有亦不過毛舉一二細事塞責良繇詔旨中懸賞於前儆罰於較故强者不欲言弱者不

書翰

卷十

十二

可經堂

敢言耳 烽傳警正在檄歸高監之日 皇上鑒於前車召六卿而申儆之至於淚下交頤莫敢仰視次日又召諸詞臣令陳便宜卒亦未有當 聖意者蓋三事大臣平時無啓沃之功臨事昧幾宜之要雷同附和以直言爲拙譏諂爲工致 聖衷悵悵靡所從通雖天聰時露而事功罔效則亦旋歸埋沒矣如何如何

簡錢御冷

冬春之間謝庭玉樹共集輦上又得三拜鈞論如侍褒展自覺志氣萱蘇形神如接不意南宮之役主者

好老一時名儒多見去落而麒亦病與衰會怕親睹
墨悶疴之中未遑作報遲至今日罪不勝數矣運弁
弄兵吾里是否倚銓端權從不至燕市者噲噲口監
牌與兌事各邑驛騷有之乎何以漕院撫兩具疏聞
而本撫按獨不能出片字爲一邑請命也江撫舉疏
讀石兄過當然 皇上初無所傳疏上亦無塗乙處
微聞閣票與揭諭同進而縉騎出矣伏觀 明旨不
殺不休三君八俊禍恐詠及天若助宋必無此事顧
非深自匡持拳欽靜遠安能超然評論若申蟠乎中
使聖回歡呼動地而邊事壞極已不可言 近耕鑿

書牘

卷十

三

可經堂

義州爲持父計本月十一悉召六部上卿與圖治忽
皆不能釋塞 聖意致天顏有悻淚交而罷翼日又
召詞林諸公問之亦似未中肯綮夫任天下事全在
用人而嫉賢妬能之局牢不可破一語起廢竟付高
閣恐心諸老得與剝廬胡不占焉不惟誤國且自誤
矣麒正欲告歸而驟聞傳烽未敢未退獲度時事如
巨石壓胸旦暮思脫耳謙菴李父母彼鄉頗有分租
吾黨實無間然意惟翰諫二席差足酬勞然臨時權
衡自在 皇上與一二閣臣卽統均未必能主況其
餘敢貪天功乎次公世丈閉戶讀書居然寒士真可

爲師相賀從來中翰大行考滿後卽截出缺而蒙公
不肯不識所謂若考選期遙恐又遲之夏秋間矣幾
老以天中時出間門此時想有定局也

簡鄭大司寇玄嶽

石麒局燕後與樸菴李光祿交時得聞老先生起居
及時可兄至又知近來詩筆更長酒盃更大斯與得
與時消息之義也大抵賢人志士直不容時忠難悟
主發憤時事哭則近誕泣則似憐往往以其流連愛
國之懷寄之詩囊酒瓢之內老先生無乃是意乎近
來時事益不可言已庚之際回視丁戊殆有甚矣大
畧近名者死近直者誅實慈石齋諸兄誠誠不知其
所底十月繁霜我心憂傷寧獨爲此二兄耶蓋天下
惟四維不張而後紀綱法度隨之昔烏程之駁茂苑
也賁榮澤而賤忠諫天下遲不知有廉恥武陵之駁
漳浦也薄孺慕而重仕進天下遂不知有孝弟緝緝
編編植黨樹權以欺一人其一人豈有賴焉若二三
子生死利害又似非所計也坤稱括囊詩戒屬垣麒
將歸掃先人之敝廬與樸登收見終矣特以強 壓
境未敢乞身其他種種書不敢悉

復事大司馬慈明

書牘

卷十

十四

可經堂

魯山人春明晚讀訓言兼拜明賜麒麟何以得勤勤垂注於名公長者耶盟丹泐焦言難形喻繁繁諸大疏皆人人所欲言又皆人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至於綱繆戶煽播置南北起羸醒瞶強勢固圉使中外合心盡入擘畫便可百世無南顧憂而惜乎掣者之多手也涓閼盜樹仰藉抨擊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雖其黨類閃鑠蒙鋼終亦無可奈何騎逼處寧錦絕我樵蘇餉道關外斗米三兩東芻百錢其何以支蓋向來豕突狼奔志在金帛尚未足慮今似專意蠶食有得寸即寸之勢此大可憂危時也乃朝廷之

書報

卷十

五

可經堂

上惟以鉤黨爲事若冠之罪皆可貫而一二清介忠愛之士必不可貫則磨嘗深思而不解其故北河水不盈尺漕之抵潞者未及十之一然此猶其已微在道者也今年江南之魚鱉江北之蝗蝻何能起饑羸而責之租賦天不雨粟地不產穀即催科之吏可削可殺輪解之民可挺可刃而終不可得其牛車擔負之效則三十餘萬易輿難馭之兵何以待之川竭屢形天變屢告皆繇士氣之鬱所感召誠如明諭也乃今黃解二公又加以黨比杖矣夫黨者因勢位而結附便利而趨者也他不具論即如近日分宜四明

諸黨孰非位極人臣眊眊成飾傾動一時者所致若力不足以排倒山嶽氣不足以噓蒸雲霧其所感動固亦眇矣間或有之則如孔孟與諸弟子爲一黨隱而講道德於鄒魯又如陳寶輩爲一黨激而樹名節於漢末又如洛朝蜀各爲一黨分而爭理學文章於宋葉大抵皆繇時王失政吾道淪廢故憤鬱而成未有神聖之朝教化太行之日敢出此者蓋繇昔日當局諸老見學識勝己之人刻深忌害祖述李斯亡國之言謂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日浸月漬潛移明天子之喜怒故禍烈至此而不知其究且深中之國

書報

卷十

六

可經堂

家良可痛悼巨奸雖去衣鉢尚在若誤認包承爲時社則大夢不醒矣鍊中錚錚庶幾尚有井汧然亦未必久其位者也太夫人春秋高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誠不敢不爲翁臺勸駕但恐聖人尚欲以豐芑煩翁臺君親之誼兩者並重惟在高明相時自審耳詹道長幾有中之者賴張鯢淵侍御稍得救正今大中丞頗稱同志容麟與言之南中臺省掌計繇南太宰咨進此其時矣從來未聞以乙榜掌南計者今當如何老先生可密商之否

簡上海縣章 名光岳

長安得謂道器聆偉論曠若金鑑啟瞽矣海民雖疲
知不足難噓飢也雖悍知不足難殲劓也雖偷且巧
知不足難離炳也麒深爲海上慶福星矣然尚有一
葛獻欲陳之臺前者則在與郡公祖水乳融耳蓋父
臺之左右與夫黠士紳大都欲間父臺於太守而後
得行其欲何也離則可日夜挾太守以恐父臺又日
夜爲父臺畫策抗太守以市德於父臺如是而太守
之疑愈深父臺之肘愈掣而若輩谿壑之欲滿矣數
年以來海上父母數易事體日壞中飽日甚而卒不
可救藥者弊率坐此去任父母往往不悟此麒之所

書輯

卷十

七

可經堂

大扼腕也蓋方公祖易直子諒人也然楚風亦難犯
惟願父臺有事即悉心與太守商其或離間之言入
即面白之太守使彼此兩心昭明洞達自無不可安
其位而行其志麒已草數行於郡公祖令其推赤以
待而又願父臺深自固結相與以有成也新廣文唐
兄雖產若溪志節挺然地方有事亦可與議者

答張胡叟 各元始

手批再至兼拜大揭知翁臺之軫念清澤乃所以深
心爲國計也今年東南精悍皆是小人其血氣目
擊心傷自當食不下咽面乃或欲驅而委之盜賊之

手或欲執而重其陸運之煩但愛自己功名不顧窮
民性命國家亦何賴有此臣哉畿南大盜乎萬成羣
不復自諱一爲盜賊揚揚得計欲爲良民慘慘不保
如此世界不寒而慄若不就困於德恐在五郡不過
盡數百家之軀命而在國家亦何以支無窮之供應
也翁臺大疏力爭真能不負間任矣河漕相齟齬出
不意而爲漕解嘲者頗謂翁臺祖河故漕不能平弟
以爲不必然之事故前舉以相質風聞之語不足置
懷也

與崑山令

書輯

卷十

大

可經堂

蒼頭至傳台旌於九月脂車指北歷兩月尚未聞驚
音得非於計後始發駕乎自長安迤南靡民不盜靡
地不盜其間紳士或出入鄉城十餘里之內必飭刀
劍連車騎而後敢行其長吏有土之官各若巨敵壓
境土三門啓一稍通往來江南恐又爲齊豫之續
又爭以聚歛之說進將來江南恐又爲齊豫之續
皇上法令愈峻厥衛緝事愈繁臣子救過不暇相知
同譜之侶相見一揖之外不敢及私台駕入國門當
自知之也錫餘太史亦與不肖歧望騶珂至時面罄
茲不多及

答范質公

陽阮於九陰阮於六當此之時君子小人同歸於盡但小人不難殺人以求媚詭遇以求售其氣稍旺其盡稍遲耳究竟千載之後君子有餘芳小人有餘穢故智者不以彼易此韓城去國百醜俱露猶復唁唁吹我寶慈詆排門戶挑怒皇上雖其脏狀先發自內度亦無可誰何而其毒亦太甚矣至於力持起廢則又不獨韓城此前麒麟所謂君子小人同歸於盡者也老先生棲遲白門寤寐高皇自是大臣飯不忘君之誼然剝復未期幸善珍重以待良時如麒麟多病

書

卷十

九

可經堂

登衰則前所以老疾去者實由本懷懇推疇昔無相忘也

與川撫廖鍾奎

名大京

昔晤年臺於半山雨花之間覺清風逼人爽然物外繼又晤於石城門外又覺有中流擊楫攬轡澄清之志今廟議以獻冠關人蠶叢望帝之部借重督師龔定聞又仗鉞秉髦麾嘖大將如呼小兒修李西川節度之政而光大之蓋參井之區崇山峻嶺勾連層疊冠窠其中如獸走奔如魚麗網若使秦出銳師遇其西逸楚出銳師遇其南奔老年臺大發蜀卒居

中撲勦此亦發旂舉獸起網打魚之日也不然舍土著之精銳用觀望之客兵寇未就擒而蜀先受困萬一乘民心之離連羗樊之衆棄命借一亦危事也蓋古之善用兵者貴在勝敵而我不傷故尚拙速不尚巧遲以遲必老師匱財我力大敵餉窮民二而變生不測故也今天下大患正在此病年翁明而熟於計知必有以辨此矣江安繆令乃西溪太史公兒大有父風孔明渡瀘深入不毛拊大筮仕竟得此地想見其苦然此兄爲弟筆硯交知之甚深風流縉籍必能與諸生橫經講業蠶首遁散不減當時何魏幸老年

書

卷十

可經堂

臺剪拂振濯之亦敵鄉諸名公所祀求者也遵禁不敢以近事奉聞惟以努力加餐爲祝

答孝廉錢去非

蜺騎鳥伏霧慘雲昏亦復何心絳纓滯組弟黜幽不遂當更思題目耳長安惶惶以尺牘爲諱題忽至驚喜過望每恨計偕之際不得快聚今想念徒切無從縮地老師相新禧川至中外倚賴仁臺依依子舍三公不易甚羨甚羨暨陽民變殺一長吏果有之乎恐此風一倡江南自此多事齊魯秦豫諸省與畿南一帶莫不父殺其子夫殺其妻以飽一餐甚有妻子

欣然含笑就砧几者以爲生不如死悲恨之極反爲
啼笑真大異事此乃齊諧埤記所未聞也

與司李文燈巖名德異
辛巳

無源之水一瀉即達遠亦不必其入海潢沔川渠隨
力所到而止焉若夫源泉混混盤礴紆迴歷焦觸石
或春或發或橙或硤而後得達達亦不至於海不止
也昔之譟詠固老公祖春發橙硤時乎今舉朝想望
經綸大手出主天下事鳳鳥之飛據梧集水舍此固
無可以位置矣李謙菴父母歷於家冢自是敝邑欠
事考選之期當亦不遠瞻望旌榮實勞我心

書報

卷十

三 可經堂

與守道曾銘我名棟

海內之聞老公祖與二雲公祖如天之有斗漢地之
有春華也治麒麟雖未登龍執贊其私儀固已久矣邇
者小草春明得定交於長公知太丘之有元方復盟
誼於公孫知密國之有子固譬之探玉玄圃無非夜
光採羽丹山無非鳳彩今又得麗履憐之下晞寒谷
以春陽潤流金以湛露何吳會之有厚幸而麒麟之
猶厚也去歲若浸稽天傷桑及稼小民室廬如鷗鷺
跼跼水中催科撫字兩難爲功想老公祖心獨苦矣
五湖之間爲盜淵藪誠恐乘機嘯聚貽憂滋大分別

奸良設法拒衛威撫並行非者公祖其孰能之小民
出出皆思蠢動暨陽之變豈可嘗試制亂未形仰煩
老公祖與宋公祖熟計之也

與唐損占

陽羨之出吾鄉彈冠者多矣爲不負所學之敬輿乎
酣歌選伎之萊公乎與時浮沉之禹光乎翁臺素操
人倫之鑒知必有以目之矣雒邑已沉名藩何在倪
仰中原總堪涕淚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並不敢一言
及此排擠之心愈明固位之計百出國是其何賴焉
孝廉盛言翁臺治歸彌兵變於不見聞之中穆戶牖

書報

卷十

三 可經堂

於未陰雨之際俾百姓堵安饑荒有藉羨甚羨甚
南司成一二弗率之僕聞翁臺威克厥愛所以保全
世族者甚大孝廉感不啻口但恐人情不知台意遂
有乘機僨僨者尚祈即以陽春嗷護之郵筒之便草
草佈候不盡瞻邇

與粵撫沈雲升名德龍

間問闊疎忽忽三載間家自禁交際而伍百之徒相
與梯高弋深藉鱗竭羽於是密友心交動色以片紙
隻字爲戒即歸誠翁臺如麒麟者亦祇付之臨風一翹
而已救時甘雨濟川巨橈舍明公其誰乃未發帝夢

而借重日南時事可知雖然禮失而求之野鳥言升服之鄉蛋處穴居之衆其父子相聚兄弟相愛夫婦相守或猶有先王之遺訓存焉不若帝京一城之外即已膾炙肝而食之齊魯趙豫中原文物之邦家庭骨肉惟飽噉是求日夜磨刀霍霍相向人妖鬼怪一至於是想翁臺似亦不欲以日南易日下也敝房師李宗伯小灣清風介氣猶在香山而兼併之家遂力晚其數畝祭田不奪不廢蓋其長兄頗清狂不惠其次兄奇秀恂恂能讀父書青箱中之賢者柳直指能悉其家事翁臺試一訪之知獻言不妄敝同年劉中

書

卷十

三

可經堂

丞蒙生爲法受過蜀中諸公大爲頌冤今 聖主德音已霽嶺外而巽風解雨猶必假手於風伯雨師或減或釋不能不仰望翁臺翼公祖忍生沈掌科蒼嶼皆夢兄門人言之甚懇敢附以聞其顛末具兩賢跡

號中也

與李懋明

子祿方崇而高堂忽謝亦人生之至痛也然麒麟念之太公祖春秋不可謂不高老先生祿養不可謂不父位膺八命而居子舍者垂十年體備盛德而終孺慕者如一日不可謂不尊且榮則老公祖似不當以

毀廢爲孝而以資事爲孝也羣盜鼎沸二京之間幾成燬斷比聞老公祖居艱之日已在旌干西指之時一辨清香無從遠致還遲至今有撫膺自失已耳金陵旺氣猶昔而佳麗已銷保本固元要在愛養鎮靜向賴老公祖標樞徹桑未雨民困用瘳今聞饑民相聚公然爲盜於城郭内外此胡可不亟講究治之策耶乃豎儒小生闇於大計倡爲龍脉之說欲於禁地之外又設禁地致 皇上慨焉思慕慮有傷殘特遣二三重臣經理其事若使占望風氣之臣曲意揣合恐江南又生一事又多一番盜賊矣古人言天象必

書

卷十

西

可經堂

徵人事地理必先修德蓋以冥冥者不足憑而明明者有可據也昔翼奉以地氣聚二三十年必散故欲漢遷雖不知五侯鼎盛之時即遷國欲不代得乎昔老公祖曾有答陳掌科疏知之必詳今似宜開陳曉諸奉使者勿宜大有誅鋤也麒麟遭時多故向未乞身今病體日增不能更僕僕京塵間矣茲因徐官端之便微附片香獻之靈几併祈爲道節哀自主

與操院楊忠吾

名希旦

離邊逾年德音孔穆令人唧思無教春間計事和不不濫嚴而不苛非仗定力主持惡能不爲崑崗之災

乎流土並倡周南時聲每讀大疏想見憂勞獻閣分
合華左去來變幻莫測顧彼着着居先我着着後應
西則尾之西東則尾之東如鳥逐蒼鷹即倖落一毛
於鷹何損而益迅其摩霄之勢搏空一舉百鳥俱碎
此武陵之所以老師置財卒無成功也 廟算不察
錄其微勤將後來者株守成局不知變更悠悠西南
一壁何時底定乎長江天塹設防爲易而留都五方
難保甲之法向見行之祇成畫餅今未知涇渭確然
何似豐邑長城惟老公祖未雨微桑也江東馬戶向

音報

卷十

五

可經堂

稱繁苦大抵驛官驛吏最難言麒待罪應府稍爲
釐剔今未審前法尚有存否祈老公祖加意焉朱弁
之翰向隸麾下麒久處白門習知其能潔已撫軍忠
誠可用今俸久似宜量移若尚執鞭鈴轄之下幸老
公祖拭目之新來坊官呂仲士向在勸寺爲麒屬吏
經硯有守韻不適俗者乃南太宰鄭玄岳肺膺親當
其爲諸生時寢食必共故其行事具有老成人典刑
官雖卑志氣迥上老公祖識之於牝牡驪黃之外可
乎臨楮不勝依戀

與葉侍御潤山 名廷秀



南中亦聞武陵自裁乎傳之北地諸君有入親見
麒不敢信謂凡人臣任事不效絕無所補其爲國
義憤填胸不然卽其抱慙難對蒼天不亦然則其
法懼見獄吏而武陵一無忌憚小人耳是乎傳稱
羅杞國危主辱猶傲然肆爲之後雖被黜然帝念之
不衰杞亦自謂上必用我好臣事主其精神轉理之
間加孟水方國揣摩纖悉必中故能半天下之人以
爲已官半天下之財以爲已用不謂武陵死於畫船
簫鼓之中歌童舞女之乎而謂武陵投環仰鴛是以
庸人待武陵而不以好人待武陵也時長安中頗建

音報

卷十

五

可經堂

麒言而不虞年臺又探所聞以告奉 旨回奏似不
得不出引罪一着矣聞南中有一老穢德甚彰搜括
郡縣羔養殊苦有至四五百金一人者惟一署篆清
司理抗而得免柱後惠文可一策之乎若年臺又當
於回奏奉 旨之後申斧鉞也新來南城坊官呂仲
士麒助寺屬吏乃鄭玄翁大司寇葭草其人亦卓爾
不羣耿介自許仰祈老年臺破格禮之新僉堂故有
梓誼待以草行卽其品行不見外於有道可知也幸
留念焉

答督師豫撫高

側身鴻勳兼誦大號聚米形山畫灰籌箸方斯非擬
泰爾小醜知在目中久矣賴惟國家十年以前全盛
猶昔一旦廢稅徵重民窮盜起狐鳴狔突遂滿天地
親藩之青鮮刃郡縣之血丹草山飛水立畫慘雲昏
今聞曹獻諸賊合力窺汴此殆天奪其鬼一舉殲滅
之時也粉夏豆於牛口瘡齊墓於虎谷雪恥除兇蕩
氛滌穢徽台臺誰望焉前事之失後事之師賊勢猖
狂實縣姑邱漢賊韓忠求降諸將欲聽朱儁不許謂
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
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至哉斯

書

卷十

毛 可經堂

言足爲今鏡蓋土賊尚可誅渠流賊無俾遺種兵貴
神速不在巧遲近聞真流西騎不及萬人其餘脅從
千萬何益使我兵威已彰大勢已定分別流土首從
傳檄解散必有應者書常銘益承家開國正明公今
日事也願望努力遙睇霽雲可勝翺抃

與銓部

昨蒙老年臺騁珂特賁而將廢之人班役先逝僅一
野備守閑慢不即傳遂蒙題午已而聞之自嘆何相
須殷而相遇疎也鄙意決歸業不再計前托舍親王
三山選部附聞左右遇老年臺聞之慨矣然恐人情

以瓦全爲德銀羽爲背則又未審於時勢之各有所
喻意見之各有附至也蓋弟自五月廿三日忽中薄
寒歸而註籍草疏乞身意甚切至不獲賜允正擬再
告期於必得而 嚴旨已下時弟即舉手加額謂天
將玉成麒之歸志而爲部分選也此時即宜引罪求
去而以一身之去小貽衙門後日之累大故不得不
別白是非與 皇上一言爲衙門也爲職掌也非爲
身圖也及是非已明弟固可以奉身求退矣况揣時
度勢不得不去約有四端弟從幼善病寄命藥裹風
興夜寐全恃此物北地既鮮明醫又艱良藥三載以

書

卷十

天 可經堂

來刀圭罔效神氣蕭然鬚髮枯盡一爲饑餓勞倦所
乘便數日作惡此憂在性命者一也初弟北來棄產
千金會至清店經用三年支費畧盡邇者樞部藉口
外解柴直杳然家鄉又遇饑荒穿眸信斷數口何辜
乃嗷嗷同盡此憂在饑寒者二也又紀法漸夷民奸
斯甚封事半出輿僮發弊大都訛棍衷藏兇禍而言
孝言忠志在誣欺而憂民憂國如何光顯恃戍而瀆
奏無厭楊一新赦歸而傷心捏奏皆因弟執持到處
告訐長此安窮保無有以弓蛇生市中之虎而制犬
爲朝陽之鳳乎此憂在職掌者三也又弟昔年營葬

無力購地爲形家所謀因就陋簡自葬以來麒麟三子兄塲一侄至於舍弟毫不生育近日伯仲飛書入都歸咎葬誤去春巨浸稽天墓崩數尺因思遷改未敢修築麒麟曉夜哀疚有同暴露此憂在心腹者四也凡此四者皆足殺人年翁春風一判去弟四死予弟四生麒麟之德之何殊覆載且又足以肅考功之體而不破敝衙門王施兩賢之例於年翁何愛焉仰祈賜俞

與錢牧齋

易稱下巽上止爲巽大往小來爲否今下習於巽而

書傳

卷十

元一可經堂

大恬於往此何時乎河竭澤枯地空民斃噍殺之象已徧率土江南一隅豈能獨完前見撫報吾鄉災疫不減北地哀此流鴻何堪窮索江南一盡國家何恃以資尾閭之泄計部月費犒士之金一百四十萬而本色不與焉又當民鮮子遺野無青草之日循此不變即不必澤號關窺智者束手譬如人身膏液既盡萎斃隨之何必風寒瘍毒能傷人也宋時青苗諸法騷動天下而民生物價未至斯極故溫公尚得起而收拾韋成元祐之政君實開居洛中垂十有五年仰觀俯察夜以繼日故愚夫愚婦皆知爲司馬相公今

老先生負奇醞粹徘徊林石亦有年矣數雖未過時則已可麒等仰望之心益深切矣寶慈已墮虎口靜而得脫圮上雖經堆堆動而致危吉凶悔吝之生固甚微也湖臬發音逢人輒禍察時春勢亦惟動者攬之小兒翩翩如鶯飛蝶應募爲使粉銷應謝雷亦不遠元袞秉軸定自有一番作用二東鼎足不可與衡軍國刑政之大雖出皇上親裁然輕重徐疾大率皆縣政府第未識元袞意向何屬耳近日揆地如水母無蝦票擬不一三旨之外頗多刺違此亦首揆致主得人之一資也

書傳

卷十

三

元一可經堂

與嘉湖道張來初 各一如

不腆澤鄉得君名碩而敝禾又微隸鈴柝之下何厚幸也禾俗素馴其君子挾策讀書小人時雲耕雨而已乃邇者人地俱災粟金並死四方寇盜饑饉相尋賈遷有無之商不以時至凡方空霧縠布縷絲枲之價太賤而米獨湧民遂易失其業而輕視其生城邑之內白晝行劫郊關之外露刃相向此殆米可以例仁講讓治也麒自騎竹以來見方畧沉毅識度弘遠無如蔡雲怡公祖擒渠剔蠹而敝禾以安若蓬氣短節雷勵風行則近日宋先之公祖亦有可觀蓋均準

平輸行之須有其漸而禁奸戢奪立刻可見成效此漢室趙張之功不下杜召亂國用重典此麒麟敢爲老公祖進一籌也若夫講求散欵之法斟酌救荒之策預弭亂源自在老公祖董率郡縣而設誠行之耳敝土之舟皆舴艋擔石不堪運米况崇德蕞爾小邑令忽遽治民恐張皇且緹騎入境不知何等踴張似又增老公祖一番防戢也

答倪司理伯屏

理官之職內同司寇明刑以弼邦教外同撫按察貪以肅吏治任綦重也逮來往往以長厚藏拙前有議

書

卷十

三 可經堂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國家其何賴焉聞明公一朝殲厥大憝若承蜩然強力不能奪巧說不能關此亦天下之至勇矣三代之直具在人心不以晚近有所汨沒本體光明洞達毫無夾雜即甚耿介絕俗麤裘輿謗然一人不諒而衆人諒之一時不諒而後日諒之大廷廣衆不諒而幽獨諒之着進賢者不諒而愚夫愚婦諒之此君子可以獨立不懼明公毋嫌嫌於朕孤也自西北不講水利三吳遂爲天下喫區倚重之勢建國已然今更滋甚物偏重則墜舟偏重則覆今當易墜易覆之時也近聞饑疫不減北地人心惶

惶朝不及夕而徭賦益繁驛驛無已地方得無有變魯豫故事恐亦不遠平日講求救荒之法銷彌變亂之萌精明公與兩臺借箸籌之長安緝人如棘闢較役徂過者而接之一獲片紙隻字便爲奇貨報滿之使幸其慎之麒麟衣念切即秦晉豫楚之間一聞賢者輒欣然神往况東家丘乎馬武進何日出頭念之念之

答曹大行秋岳

玉山西邁瞻望靡及令人黯黯蓋不獨清風朗月時矣昔叩還節春以爲期今梧凋金井露老芙蓉秋氣

書

卷十

三 可經堂

又漸高矣望而不見搔首躊躇願早叱馭狎主齊盟以快老眼也孺老若諧新轉吾鄉銓席已定第聞此地甚難躡足不若掖垣青鑲之間賢者得展其驥足耳統俟旌玉北賁時面相商確機緣全在 至尊不繇外人摸擬翁臺自知之審也三復大刻不勝泚頽容日泥首

與章吏垣格菴

名正宸

記得別時桐葉未陰今井梧謾墮矣王事靡盬想見憂勞捧讀手批知四方雕劾之狀不勝酸鼻田里之出有限聞尾之泄無窮况蝗又赤地疫復殺人兩

賜即時已無有操錢鐔而挾糶米則鋤雲耨雨者更安所賴以供咄嗟之呼乎恐翁臺所謂啼笑俱難尚未甚也諸君子日望翁臺早來主張國是梓老一到望即叱馭使吾儕有所依歸惓切惓切聞貴座師元袞在途久矣尚未見第二疏至均切雲霓 皇上耳目甚遠嚴絕餽遺是第一義想翁臺門牆誼重必甚關切敢因便佈之銓局俟台駕到日主持麒麟未敢輕關一喙也攀迎在即不盡觀縷

與弟漢水

一餓江之南一餓江之北不意舍鼓之世一變至此

書

卷十

三

可經堂

可嘆可嘆不佞在京戶兵兩部藉口外解薪俸不給去年助賑助餉今又議助馬矣所以長安諸公貪者陽設陰施清者噬風吸露將來不知何所底止舉國昏昏是非莫定法紀盡弛人人可以卸罪又人人可以坐罪從觀史冊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家鄉大饑諒有米之家自當蠲賑隨緣度日是儒者本等動不如靜明者自曉

與錢機山

時事亂其管衛饑窘煎其形骸而一身之內一日之間皆為愁府是以不及仰候姑翁猥蒙環問儼然責

之不自知惶恐失措也去年麒麟待罪勲寺見小民敲吸已盡而一寺遂為計部所乾沒者歲二三萬皆有支無抵有用無錦者是以畧一點破俾司農警醒得與司官清理而不意適觸其怒又以饑民相食天慘地昏舉朝食不下咽之時元宵一宴雖所費不過千金甚非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理故又於申飭疏中稍稍點破祈寢一應無益之費不意又觸探地之怒迨今六月二難併發而麒麟遂以絕不相涉之事受戶部之構奉 旨議處此固非麒麟所苦也只是職掌不分法守日壞於國體有傷耳京坻之糧僅支三月邊

書

卷十

三

可經堂

軍壓餉有至一年者去歲守凍之艘尚有未下消口浮沙之積漸成丘陵今歲之漕未必抵潞即使半抵已有朝不謀夕之慮況不能及半其何以支此其為患又不必窺錦之日競中原之盜難彌也方公祖無嫌被誣天不出自王中翰口供將來恐難昭雪赦事在外者應從外題獨恐未必即允麒麟與同鄉諸相知商之似遵新例援納為便惟姑翁酌之

答姚漢臣

昔日與翁兄聯艦入春明時弟方草廬初出仗庇乘傳郵亭之供若流牙許之聲繼旦一時輶軒氣象尚

有可觀今諸大僚驅馳南北莫非王事而朝策蹇驢
暮宿村肆淅淅牛衣之涕何異赭衣一囚且丁奴稍
肥又爲噉人賊所涎間摘一二去莫可誰何後先十
餘年間咄咄怪事一至於此能不寒心今翁臺暫息
塵勞栖遲泉石蘭菊盈畦菱荷滿沼暮乘一葉之航
醉邀兩湖之月何必餌丹辟穀始號神僊顧不畏老
徐生妬耶行樂之際何忽念及天外咎人裁詩酌牽
負戴何任然王光映人芳風被體則又可炤我機形
解其鬱結矣

答總督傅括蒼 名宗龍

書牘

卷十

重 可經堂

石麒麟觀國朝名臣從摧折困頓中崛起建崇茲副
鐘鼎者無慮數十輩大抵得之天者剛毅沉雄之氣
獨厚嶽嶽而不可撓成之學問者憂危根本之計又
深復淵淵而不可解是以寧直無隨寧孤無偶寧犯
撓鱗之忌無爲射覆之迎也老公祖陞見數語灼掘
經附丘之非杼厚下安宅之議使以此意講求力行
則兵以精當多餉以實當廣民不重困西力可嘗繼
國初之盛何難遽復不意 聖明未嘗漸致釜鬻竭
東南之物力供西北之戰士僵殫載道流離蔽野雖
有徵求之驚吏督責之峻術勢難起已死之鬼操卷

棟邦又難責不耕之土長稼流粟物價日騰人心日
渙即不必窺關號澤而識者已策其坐困幸雷雨既
解長子帥師控秦邊之牧園爲楚豫之犄角除兇雠
恥此其時矣麒麟素在教養之下能不拭目以望捷音
之至耶夫流賊有情有形形則偵探之所及情則神
明之自知孫子所謂較之以計而索者也向觀閣部
用師但知其形未知其情故彼着着居先我着着居
後勝負存亡之機所爭不多只在一着先手耳今聞
曹獻出入盧氏意窺潼關道路之言皆謂諸賊家在
三秦其情未嘗須臾忘此不識果有之乎若果未嘗

書牘

卷十

重 可經堂

須臾忘秦似不必止從潼關一路入也策其必入之
路設伏乘險可以盡殲天或將假手老公祖以成大
勲乎敬俟敬俟努力努力

答甘肅撫臺呂儼若 名大器

石麒麟讀大疏得翁臺之神及在白門覲翁臺之面
自茲以往惟寐不忘已而銓曹行汰政簸颺忽相及
謂是咄咄怪事胸次僻錯不理煩冤久之今而始知
翁臺固當以事功顯也麒麟老矣每恨無拳無勇不能
豎尺寸以報國家致朝廷疑進賢一冠僅如軒鶴銅
駝紛飾太平之具無益於用遂至不得與永巷園登

堯牟健兒比其注眷不知此輩得則鳴張失則鼠竄
驕縱習慣而運掉不靈線索通神而蔽蒙易起此用
師十四年卒無成功也向使如于馬王楊輩決策帳
中宣威闔外儒效大彰即聖意自轉亦何至朝趨
形陞夕泣園扉槍地受辱者比比乎今幸翁臺慷慨
自負純忠無二出其餘緒自可犁庭掃穴一洗吾儒
之恥然後入贊密勿如楊石淙故事美哉洋洋石麟
羨之台疏至即如論小封密進蓋敞衙門從來督撫
之疏關係軍機者無不朝至朝上夕至夕上又不獨
尊疏然矣迫速功令不敢馳賀臨池主臣

書輯

卷十

三

可經堂

與乾若

名律時

春明一別遂不獲一問雲鴻然網羅亦密鴻亦翔視
而不敢下也今東省已漸爲盜藪青萊之間似稍寧
謐可爲乾若賀民能無逋賦否城市有蓋藏之家否
風俗醇厚否士子能敦詩書說禮樂否有偉丈夫談
兵說劍足任干城者否有閒田可興屯開種者否有
水利可問者否凡此數者皆爲治之資也乾若可以
一二相聞於麒乎董子相膠西使驕王遽折節公才
不下仲舒知無難變膠俗矣牟州半刺李霞舉兄麒
老友也其學識是麒以上人乾若知之必願納交不

以資格棄之者牟守爲貴同里與之作合俾水乳和
乾若能愛九鼎乎

答按臺宗凌霄

名敦一

仰占執法東望霽雲知聽珂牙繡照我三吳矣國家
以江南爲不盡之藏天下以江南爲神僊之國老公
祖今視江南爲何如哉蓋江南之民力作勤動勞苦
甲天下其衣食之源率十分計之耕鑿十之四貿易
十之三機杼十之三自旱蝗爲祟蔣種不時而火耕
水耨之家大抵抱錢鏹而泣矣自盜賊遽起商賈道
梗而餐風宿露之家大抵持子母而泣矣自標布不

書輯

卷十

三

可經堂

行工食騰湧而緯霜織月之家大抵操杼軸而泣矣
故今之江南特未流亡之齊豫未播剗之秦楚耳太
倉之儲不足五月而待食之衆十倍昔時請蠲請賑
必不可得老公祖將操何道以濟之況赤地千里田
不產粟漕何所供勢必重價而買之他境故今歲一
石漕即平歲之四石也回空凍阻漕期已失勢必權
宜而講民運圓家每漕費四石粟而致一石是今歲
一石漕又平歲之十六石也如是而民安得不死法
安得不窮漕安得不更運乎似不能不費老公祖丙
夜之思也敝松方禹修公祖近日名太守也有其守

者未必有其才有其才者未必有其膽有其膽者未必有其恬十四年恩斯勤斯之賢公祖一旦爲澆薄孝廉所誣讎有人心者靡不飲恨次骨中丞王老公祖慨然救援於雷霆震怒之下長安咄咄難之今雖提究法如是耳 聖明未必不有轉動麒麟士民必有匍匐求救於栢臺之前者老公祖能抗疏一言爲賢守辯誣枉乎亦千秋盛事也石麒麟跂足埃之仰承批示率述鄙懷不莊不備總恃涵茹

答南臺葉潤山

東省盜氛南北幾成蟬斷重罹至者惟一二封事責

書

卷十

元一可經堂

奏人耳良可浩歎拜大教始知武陵投綬見在塘報台疏指點如畫甚服甚服關門之事漸難收拾洪督師僅餘三月糧困於松山錦州稍倍之使師武臣效力不難援之以出而邊帥惟職方是聽必欲殺督師而後已 皇上雖極力焦勞而悍弁罔顧中樞內端交結爲利別有肺腸奈之何哉恐南中風聞遂謂督師已斃其實不然首揆初至遂得考選亦一時快事鄉紳捐助先發其端於宦運宦運不便改而之捐助亦是政府苦心若南中不諒以爲迎合則殊非 廟議本議矣第恐盡捐助之力而漕限竟未能至則爲

憂方大耳念翁啟事出自 皇上不繇外廷推轂亦是太平朕兆第今日時勢當以經濟救議論之窮不當以建白開枘鑿之漸是所切望於念翁者也年翁以爲然否草草奉覆言不盡意

答馮留仙

壬午

今天下屈捐名節度首舉老公祖次即蔡怡老公祖呂東老中丞耳然津門較二鎮更難蓋二鎮以詰戎爲主材官飲飛可選而用坐作止齊可練而習若津門以轉輸爲主非點金雨粟不能勝任愉快焉每讀大疏爲之躊躇故知其難於二鎮昔李萍老欲以許

書

卷十

早一可經堂

下東抵之法行之近畿使其說果行三年而後必有可觀惜乎中格得非河南南陽不可問耶 天子明聖求治之念捷如轉圜若使二三大臣提出本心用行政盡從國家起見從頭做起未必不可爲而無奈學問偏駁肝腸夾雜欲望治平邈若河漢大江以南荒疫不減齊豫兼督催無法人心騷動有田者無肯輸之佃戶輸役者無就比之糧解何必流氛虜氛足亂人國萬一漕艘不前關呼莫應恐又不能不動老公祖丙夜之思矣封事之至自不敢稽未有夙在氣誼之中久居昊覆而漠然不相關切者麒麟以人春

善病有遲仰答據案勒狀不及莊啓踈節之罪伏望
原之春氣漸佳百禱自至臨風不能鳴賀萬一惟有
額手遙頌已耳

答侯廣成

屢蒙高誼感愧奚勝年翁解卷太遲江右之未釋憾
者每欲借端幸垣人已出如水母無蝦不能作大波
浪耳鄉衮一至聖政日新而瑞雪時飄劇氛折首
天時人事亦每應之第國計太窘民困未紓尚厯識
者之慮復社一案前商等老以雜職處二張以調用
處司理韓城又從而甚之皇上終疑而不下及今

書輯

卷十

聖

可經堂

年正月德清把持之疏屢聞皇上遂併韓城票擬
發下改票始知聖衷久若觀火矣可恨天如遽先
朝露耳近日所可慮者惟是三案未當聖心初擬
發改將來不知如何蓋選侍曾撫聖躬似將加禮
深恨當時踉蹌移宮之失然聖意原平未嘗加罪
主移之臣祇以外臣不知內事妄意揣疑則順成刪
改原諭未始不可萬一相激恐又開釜鬻之形耳兩
府解卷尚未至禮部意不欲考核弟謂年翁三載苦
心勁節不考核不足以彰百年未有之學政王崑老
亦深以弟言爲然第大宗伯旦暮將至後至者不在

崑兄之手未免動止縣人不得如意銘刻之懷何時
已耶餘容另布

答錢牧齋

大疏至即馳晤元公元公訢然趨上今部覆已及起
用矣初與孺老言孺老遂力任昭雪緝老似猶慎重
已而司擬看語皆不用獨自位置數語極力表章則
元公力也世道清明老先生宜速出而圖吾君不然
鳥散魚爛其何艾焉松杏旣去寧遠復存虎吻處
積強我處積弱加以芻蕘不備脫巾屢聞中樞無人
甘心賣國天下事尚忍言哉洪永之時兩都並建豐

書輯

卷十

聖

可經堂

芑重地青宮參贊用意深遠今止一重門限萬一圍
人不戒騎闌入東南一帶乘此劇寇披猖人心震
蕩之日誰有在南收拾離散爲應着者清夜思之徒
有揮涕新考選諸公皆克錚錚自樹間有一二邪魔
爲道似無能爲倪株山首擊德安公疏繼起則其自
賣破綻殆非苛求向非元公力救則早爲韓城之續
矣今付廷議詞義俱嚴九列議中已有情非入議之
可原法非考功所能盡省臺又稍甚是矣將來未知
如何結局亦國家之不幸也猷今年善病日夕思歸
而關門如此未敢言去惟望老先生出來康濟羣生

倚毗 明聖俾麒麟輩窮落無能之人首丘高臥歌詠
皇風實至樂事想亦可歧足而需矣使回草草拜復
不盡欲言

與同門吳磊齋

元輔還國稍稍以鳳麟易豺虎矣然賢者有用壯之
意小人深聚族之謀勝負之數正未定也二三同志
於是思得年兄入主大事方可競綵合飾舉措咸宜
又恐棲隱之志堅不可拔及去夏沈石城兄至知年
兄放歌湖上狎魚鳥爲樂弟思人生止此情耳有
不忘情魚鳥者反忘情君父哉格老於是謀所以出

書

卷十

聖 可經堂

年兄者即見啟事蓋以秋間資次當晉清卿故補年
兄以自代也乞於聞命之日即便叱馭萬勿耽延至
祝至禱明日計事關係甚大曉夜望台駕之至吾輩
有同心也餘不多及伏楮翹切

答張湛虛司馬 名鏡心

視膳問寢父母欲得之於子者子亦欲致之於父母
而往往墮思雲之涕羨愛日之誠者迫於勢而有大
不得已於其間也老年翁遭逢 明聖扶掖南歸古
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此志可遂矣雖然舞衣絕
裾皆盛德事天下多故須人甚急安石雖戀東山東

山自不能留安石也茲者驟卜之役庭推至二十四
人而 聖意嗾嗾若更謀之山澤望之夢求者豈非
以老年翁未還朝故 至尊遂無處下筆耶大疏淋
漓似有終焉之志然非麒麟輩之所望於老年翁者幸
弘居洛之義以慰朝野之思天下幸甚冗次草拊附
覆

答應撫黃又生 名希憲

宦運之說幾騷江南徵老公祖弗克底定其所以騷
江南者謂議之弗定而謀之弗豫也又在籍見地方
之苦而不知國家之急在朝見國儲之困而不見桑

書

卷十

聖 可經堂

梓之窮是以意見恒相崎而議愈以紛謀愈以緩今
年漕已愆期似必凍阻則宦運之說其何可止必得
乘秋月之暇造運艘一半以補回空之缺其費必須
出自冊田按畝而加郡縣復設處以佐其不逮亦一
勞永逸之策也即以敝松言之舊太守積備荒銀六
萬兩米一萬二千石銀皆在庫米皆在倉若借以造
船而徐徵冊派以補之便可得三四百巨艦松事尚
克有賴今不知其銀米尚在否敢陳之以佐老公祖
前籌若海上亡命之雄日哨聚以窺三江長安時亦
有聞又謂其事起於一孝廉招入內地不識果有之

乎二東之地烽燹日騰寒舍信使斷絕已半年矣傳聞多謠每用焦灼近日米價漸平鳩鵲可起皆老公祖至誠格天所賜第所經聞有因以爲利小民不得盡沾者願老公祖一密察之又敝松役事五年而更此周文襄所立舊制也近聞每一審即備十年之役而每致三年輒窮更不知此繁繁空役銷歸何處猶望老公祖一密察之也

答何松石名 椿

枚卜力謝而元規塵猶自汚人若當時稍不自揣得禍又不知如何矣邊事尚可爲而內自中樞外至督撫皆絕不肯講究以至今日翁臺孤掌難鳴隻力難撐令人思之徒有嘆息痛恨而已舊宰既得罪去不佞輩以承問衙門不能抱其罪過及於輕典致 聖明震怒行將與之同波殊負平日期許至愛解維之日另有奏記也

與鄭玄嶽

望老先生旦夕抵國門靜候半年而錫鸞之聲杳然麒麟安得不搔首躊躇也邇者六君子同去國自外聞之得無有焚芝鋤蘭之慮不知舊家頗有蜚語臺省跡涉把持 皇上因用人不效力一整頓其實

書報

卷十

星 可經堂

皆錄臣子自取慎勿以此風聞躑躅不進也蓋老先生初以原官召還繼而即晉統均 皇上之知老先生深眷老先生重若猶有所疑畏而不前不幾墮嚮用之心而斷起廢之路乎向來儒效不彰致 聖明有薄待羣臣之意願望老先生出而一洗其辱萬勿悠悠居諸坐失大有爲之 聖主也閣臺諫之彈文而下罪樞於理見殺良之糾墨而擒中貴於陞如此舉動 高皇 成祖之爲也老先生有何觀望而遲疑不至乎國家多事雖在江湖不忘廊廟此老先生平日所自負也若不用則諉之人主用之而高立聲

書報

卷十

星 可經堂

價此近來賢者之病知老先生薄之而不爲矣如未就道乞即叱馭而前如已就道即於中途具辭謝疏一面過發大計將到早至料理餘務以慰 皇上寤寐側席之思是麒之所望於老先生者也真切真切冗次拜草不知所云

與祁世培

老公祖家食十餘年矣曉夜鶴聽足睡餘刻月鏤雲吟窮酒後可謂極人世之適然於卹緯之誼何居焉向猶可曰溫薛接踵媒孽善類黨禍將起明哲保身計宜出此今則 聖主賦招隱之章元臣弘集思

之度鋒車之召蒲輪之求貴相望於道路此豈老公祖枕流漱石時乎時事孔艱吏治日壞於急流中着一篙非老公祖誰望焉麒待罪署院因衆正之所歸借大典以入告星言夙駕寤寐望焉皇上神明天縱可大有爲若馳情蕙帳流戀葭房惟知懷土之安不顧國家之急甚非所望於老公祖且謂君子之托名養高忘情君父者皇上將有大罰屢形諭旨決非虛譚則濡滯不前又不能不爲老公祖懼計期已迫君召不駕仰祈卽日叱馭以慰輿情臨啓不勝瞻注

書輯

卷十

聖
可經堂

與錢牧齋

石麒麟客不腆先人一杯之墓五年不瘞於茲矣荷老先生閔其不祀趣苑監而爲之經營但塊然六尺不能如老侯羸其何以報汴城十日雨濁河曲注沉寃產蛙周藩與撫公從城頭上浮舟北渡見之幕府之報而說者又謂爲闖賊所濯舉國疑信有若占夢夫果爲寇乘則當明大法果係災異則當詔修省而朝議反忻忻若謂有天幸者則麒所未解也關外之事微聞日本將大舉入高麗亦震鄰未敢蠢動或者奸細爲揚言弛我中國備若夫澆酒之盟鑑刀

之誓則彼書甚慢殆必不肯受中國餌也十五年以來皇上宵旰憂惕修具儲兵以保旦夕無事者一壞於武陵再壞於渝州而狐媚以欺上漁賄以獵下外撤藩籬內喪軍實其貽禍無窮有不專在二藩九十一城也皇上因言路之糾痛封疆之壞舉而付之司寇揆地以國家三百年來未有寇騎不薄城下而遽戮中樞者其言固甚確而通之弊亦實本此往年武陵馳間使嗾南犯不繇京路遂得逃法此入臣受通之效而皇上受屈辱之實也是以穢樞皇上初亦許待以不死及爰書上而赫然震怒

書輯

卷十

聖
可經堂

立赴西市諸輔臣遂噤噤焉井研則日夜思爲渝州報復天下事尚可爲哉麒之歸志固不待決於今日然至今而又不得不翻然有燼燼之懼懷色舉之思也若皇上寤寐求賢惟恐一人歎息衛門而在下者承之不勇應之不實奈何陳益老以司空起殊非麒念所及第君子之於人國原不擇地而蹈同志相望甚切煩老先生卽爲勸駕稼老以前疏稍有犯乎故未卽覆想亦不能久待也

與范質公

跪讀手批恍如面覩縮地無術不禁心曠邪禁一席

豈足羈老先生之轍亦欲如玄翁故事黜秋憲而統
均耳禪悅正以慈憫陸沉藥方正以再生枯骨老先
生之所嫌嫌逡巡者正是麒麟之所不能及也進禮
退義雖曰家法而召不俟駕獨非臣義乎劉念老將
入春明鄭玄翁行次河間皆麟轡車馬聲滿耳長安
矣老先生可夷猶故里獨後諸老乎張蓬玄 陛見
時微有扞格亦繇 皇上偵其久近畿輔次且不進
遂疑觀望情深感恩念少諭部察奏今輶軒在邇而
踟躕不前恐坐而生 聖主之疑矣仰祈速言星駕
早慰帝懷麒麟實荷甚世道荷甚

書韻

卷十

聖元 可徑堂

答鄭玄嶽

石麒麟側耳星辰履聲久矣因少宰郵筒再陳副奏不
覺望之切而詞之亂也乃部役泄泄托言寇氛迫邇
不進少宰大憤欲置之法而曹郎爲請責以力前自
効不知果能如所戒諭否也 皇上之召我堂臺最
早於諸名臣今諸臣且雁行鱗次集輦上獨堂臺未
至屢屢 宸念政府時能述之及捧批示兼詢遽使
知有種玉之慶而旋失掌珍遂損懷抱逡巡月餘始
得脂轄今既叱馭自當星馳以慰 聖懷計期在邇
江南司官瓜期未及廷議似欲即以考功昇之吏掌

垣乃吳淞齋也介氣勁骨不減格菴而特重似又勝

之河南道麒麟署院時已題祁世培而副以景道長遂

良世培若至其風采自可與磊兄頡頏即不至而遂

良之清孤今靜亦足以襄大典惟堂臺部中選功俱

缺而路廣心聰明妥當可供驅策計事似可無憂所

恨者外吏之貪日甚長安護貪之局亦日新奪貪夫

於小人懷中即強而易奪貪夫於君子懷中即弱而

難而今之善貪者又往往投托號爲君子者以爲之

護貪風不止大盜不死是在老先生與省臺虛公熟

計之也其他種種欲言候拜晤時徐布草草奉迎不

書韻

卷十

五十 可徑堂

勝翹首

答惠大司寇玄澍

名世揚

麒麟毛如雪久應歸矣奈求歸之志未諒於素兄又
不諒於鄉衮坐是尚踟躕輟下耳少宰一席屬之炎
老可謂得人劉大中丞終日擬以病告想呼 嵩之
後定作歸計此席若出即以俟老年翁無疑清理一
節悉奉 欽允惟阮張荆三公尚歸獄其他則王吉
士等六人也以大七百人而未釋僅九人亦不負
老年翁一番苦心矣舊樞當爰書上時適高鷺機報
至 皇上不勝悲憤遂及於禍不然亦不至此汴京

陸沉在天災人事之間曹賊一股強半漂去說者反
以此爲國家幸此又與於處堂之甚者也清理冊早
已錄就正欲郵便寄上而使平適至便以奉覽

可經堂書輯卷之十

書輯

卷十

五三 可經堂



可經堂書輯卷之十一

癸未

嘉禾徐石麒寶庫甫

男柱臣

書

答密撫王

名繼謀

責重而權輕位高而俸薄用博而源鮮任難而議易此中外所以多格而志士爲之撫心也麒於明公素昧平生然能知明公潔已而慈下夫潔已則能服悍將之心慈下又可得士卒死力故人言初至曾排盈廷而議之爲國家非爲明公也不料言而中則明公之成麒非麒能成明公也士君子生當今日成敗利

書輯

卷十一

可經堂

鈍豈能逆睹惟存實心說實話做實事仰不愧於君父俯不愧於衾影而已諸小飽掠將還乘驕擊隋策救固圉於明公有厚望焉昌鎮能勝甲之兵不及數千而本兵又爲共計寧前三協尚可十五萬餉亦稱是麒趨其應而輒憤此其相懸之故大宜和盤打算指實告之聖明而後可從新整頓也惟明公闡之

答晉撫蔡雲怡

名懋德

初麒待罪銀鑾時得莊誦老公祖所條上封事如侍領辟囑焉自入秋暑併此不可得惟鬱鬱抱西方美人之思耳子闡直抵鍾吾二東蹂躪幾碎破城

邑關廂不可勝數而究藩又爲德藩之續向來殫殫民命以養將士緩急無半臂用而舉機鹵獲攻城燬聚正復不少爲之奈何原指海內能枕戈礪甲鼓厲忠義以獎王室者惟老公祖而麾下材官健兒能使赴蹈湯火者幾何其芻蕘儲侍牛馬之需能養死士老幾何若猶如三協廩廩苦脫巾則又何以責其走死如鶩也夷漢丁一失戎索到處爲患初聞闔井陘窺太原輦下稍稍震已而聞其以有備旋獸竄去似非老公祖威靈不能使懾蕩至此天子神聖凡兵刑用舍之事臣下悉心而擬鮮有當者况麒焉鈍

書輯

卷十一

可經堂

何能不蔽夫憂前旣大震於六子今又失刑於二人下愚不移守此安極彼談議者或有所擁戴或有所驅除如鬼如蜮皆不可知而腹誹非盛世之利休容乃大臣之體或引律比類期於適當而不自知迷謬不靈也老公祖聞之必亦夫笑麒之拘迂無當矣鄉衮處孤危之地言路開水火之端同文之禍殆其不遠總憲旣摧冢臣亦將色舉速營菟裘麒其有事焉知老公祖念及敢粗舉近狀以聞

典比部劉魯菴

名沂春

老臣負罪貽累賢者類類私復易其有極然君固有

急上之不能策良挽强廓清龍定次之不能火耕水耨輸粟助邊而庸庸與諸臣旅進旅退抑亦志士之羞也幸毋壁肩自苦飄然一葉未始非計期爲老父母携手相將何如

與比部張

各名錄

負蚤自蕩果及同志中夜永歎怒焉如擣然曉人安於義命塞馬反其得失想在高賢欣然就道必不以蝸角蟻扶動念也凡境遇何嘗但求此心不愧衾影不愧君父即可無入不得也兄家中州歸將何處只此一節不能不動板蕩之悲耳

書輯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答總憲吳祖州

各名義

翁臺昔長西湖是麒父母也後秉憲浙土是麒公祖也迨在白門時麒以部曹下吏屢承清誨身親桀範奉以周旋俾不謬於周行是又麒之明師也服膺有素而晴老忽飛彈章倒顛黑白以夷爲蹠將以欺朝廷而遂挾制之計麒麾其使者不去即欲叅論而敵同年王學憲鍾淑與吳道長達行力爲解紛其使者亦懼禍具呈請去副本晴老而賢宜悔前悞與老祖臺修好敦睦庶幾不遠之復乃復馳健兒把持聖珍盛氣相加麒念國體士風入心世道不能已於一言

非爲老祖臺起見也很蒙明問之辱不勝愧汗如注

伏讀大教又知晴老已飲冠刃絆草丹原良用悲憫今其諸孤不替前業否茲來長安請卹銀臺公以麒舊案不敢與通麒復反覆語諸當事蓋我輩處世有何成心一事失即駁正之一言是即讚歎之可否肖物而應風波不設於胸想老祖臺亦必反其所爲而矜慈其藐諸不以麒爲非也冠驪楚豫 入青徐數天同憤而憂時者鮮長才負奇者多穢行致士鮮闕志民有戎心時事如此爲之奈何麒今放矣弛於擔負使特驪有息肩之樂危於厝火而犬馬有戀主之

書輯

卷十一

四 可經堂

誠此麒所以進退維谷憂心如焚也他人無可與道惟與老公祖言之而已

與浙撫董存業

各名恒

老公祖勞苦而功高敝浙之人全無清議當甄別督撫幾以充數弟力爭得免而餘力遂不能更及粵制雖斷斷數語當事竟一筆填去矣大抵近日世風澆薄盡借推敲彈射以便其意中所欲更置之人遂使督撫二席更如傳舍言路長有肺腸 皇上以爲風力任事有掣肘之虞而負勞有不酬之歎天下安得有事功哉大計冊至說者以爲頗欠風力即弟亦謂

大食未盡得非有所畏乎朝中因熊姜二諫玄黃遂起弟與劉念老皆得放還如負軛之牛驟得憇息亦一快事弟尚盤踞堂奧而京庾漸已告罄所望飛輓於江南者如饑待食如寒待衣不知各漕艘之在我浙者曾否盡出京口今漕科又遣恐擾地方如漕已出境老公祖不妨飛檄止之來役困頓戎馬之場迺還霜露舊衣破被典質畧盡豈其得已實時勢使然惟老公祖寬其督責爲荷

與少宰王崑華

蒙老年翁再餞弟而弟猶覲然郊外得無留一日繫

書聞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年翁一日之念乎踟躕再任感激再任磊兄堅意乞身不知何爲聞貴部近議欲出之以應明詔不知果否如有是論年翁似難委之不知也磊兄勁節介性居然古人弟方謂如此冢公如此掌垣掌道爲一時計典幸而善爲庇墨者必欲去之後快端倪久已有聞不意果使賢者不能一刻安其位可歎也弟謂冢公必不作此等舉動朝來草數行奉聞至於維持調護兩家使得悉力作一痛快事業此又我年翁身上事不得委之他人也程于古聞已被糾奉旨下弟舊部蓋以其人其罪遽得燃灰而勞吏如朱大定

瓜期已及不得一移同鄉同時人品相反而順逆顛倒至此弟在朝者之罪自應爲鄉人所詬厲但恐又爲于古獲罪則其本末年翁素知望於行後一白之也聞已北折畏往不遑臨行再容專頌

又

兩日爲磊兄事夢寐不安昨江北之賢與敝浙後輩皆來詣弟欲發聊城之矢顧弟知太宰不可以口舌爭即令同鄉後輩同過太宰處爲磊兄請庶幾有濟乎然非年翁就中微詞解紛亦未可得蓋磊兄剛直太過父兄疑於八座諸老而其真病真要歸去又弟所素知但不欲其以得罪正人而去耳向磊兄在垣孤介之品素諒於人若太宰論之而去亦一欠事此事頗有關係不得不再三爲年兄陳之崔年兄令其速來請告以便解任併望留意

與祁世培

從來邪人齟齬正人正人亦齟齬邪人此玄黃水火無足怪者若兩正相鬪則戰於門內有世道人心之慮者能不披縷以救乎太宰介性亮節表表人世垂四十餘年先朝耆碩懃懃遺此老歸然靈光天下爭以其出爲幸而連章彈射皆在吾浙其謂之何大抵二

書聞

卷十一

六 可經堂

正各建旗鼓自當後輩降以相從即或部事亦有異同挽回不得止宜諷其司官弟嘗見金天老待舊總憲恒時其饑飽時其憊倦心甚服之不意吾黨之與太宰爲難若此也磊兄一激而去老公祖孤掌難鳴徒令墨吏長智而挑構得行其計無益於氣節有傷於國是料合同志調合兩家老公祖事也麒麟竊有厚望焉

與同門朱震青

弟在長安五年其能真心相慰相卹者惟老年翁一人顏行之時依依縈絀人非麋鹿安能成鍊石手扁

書輯

卷十一

七

可經堂

卅南下心旌靡北何日忘之也台體脾元未復大宜節思養神誦讀雖曰正務然溺而不出亦屬嗜欲故願年翁稍稍簡制勿以覃思傷眠飯也長安奕棋從來翻覆但盛時如國手當局着必移時近則如初學臨枰隨手便下一食之頃三四覆局矣承惠扇頭詩以棋爲喻良有深旨潦草次韻以代話別東家之頗可笑可笑老年翁場事畢亦宜暫歸養其相體蓋經綸大事大都謀野而獲耳語無銓次惟有黯結

與范大司空質公

之留人也甚於石尤古者三宿爲譏麒麟且兩月不

知尹士見之又如何置喙也嚮老星辰之履天上飛來麒麟又適赴海棠之約不獲倒屣歸而聞之懊懷若失憶昔白門得侍左右吹噓上天出人夢想之外今當遠別何以爲懷雖人生非麋鹿應安得嘗聚首然非所論於垂老之年兩別而不返者也太宰計後勇退已決此席便應歸之台臺即不然總憲一席殆必不能捨翁臺而他往也天下事壞極矣大抵繇於涇渭不清陰陽太甚從來未有朝無刑政而外有事功者惟翁臺留意焉江南雖若有家可歸而民窮盜起厝火已極麒麟之歸家亦只好力田急公料理荒僻無暇

書輯

卷十一

八

可經堂

雙柑聽鶯萬卷自擁矣敝友曹宗璿知久在門墻今當見覲之候幸不憚玉成也回首漸遠不禁涕零

與方禹修

人情散亂固非世道之幸扭作一團亦是可慮此君子所以貴和而不同也和必不同同必不和兩者判若黑白而晦翁以爲疑似誤矣今之水火固自不少而依草附木者未免有過同之患弟行矣能超然免於評論者其老年翁乎場事畢後似宜有封差之命或者明年秋月佳時得相會於秦淮河上臨別之時黯然欲涕仰辱高情筆不能喻徒有苑結

與孫魯山名 晉

邇年以來或商國是或較人物或論刑名或軫疾苦或共諧謔無一不與我翁臺共之自翁臺出鎮而弟已孤今弟入山而望翁臺益在明河天上矣然翁臺今席何可久處 退卽宜別作調度銓樞諸老前皆已商及臨時定有題目第朝中風浪難平太宰獨立可念尚望翁臺維持調護之磊兄介氣正性弟所素許忽發一疏乞身內侵太宰蓋爲人所惑激而行之可見吾輩自立以識與養爲第一義不然未有不爲小人所震憾借以行計者風色甚異強 壓境恐關

音輯

卷十一

九 可經堂

門有故而王事靡盬一力支撐願望翁臺百惟自玉麒行有日恐臨時不及奉別聊占一律以明難違之意殊不足觀也矧看壁壘可勝黯結

與省臺諸公

丹鉛斷溝之木使充樑棟剪拂債轅之特使供太宰固物類之甚幸然而非其質也石麒麟淺無能加以衰毫三月司寇蕪穢不治積弛之典故莫舉繁苛之弊例莫正厥衛斷練之重案平反有所弗能及得胥上下之舞文釐剔有所弗能盡緣醜 內訌 聖慮焦勞未敢條上便宜一部之事如蒙茸敝裘大費收

拾清夜捫心惶汗竟體知臣莫若君投國置散乃分之宜即欲強顏寸心難自昧也猥蒙諸名公爲國家惜大體爲人物惜老成昌言大議及於廢人所謂丹斷溝而拂債轅也感愧感愧踉蹌去國之人不敢馳頌草草奉別書不盡言一詩引笑良用爲慰

與邢世培

老公祖數數視臨蕭寺弟不能一飛叩堦下惶悚何如計事尚使輯瑞者而後定期聞部中遂已封門毋乃太早 之出口杳若占夢登萊諸縣皆已糜爛昨又聞破慎德策 者率謂情歸可擊而發 反若殘

音輯

卷十一

十 可經堂

燈反張示人不測得非以秦無人乎宋被金患千里披靡而宗澤一出便能吐氣得成中興之勢今豈無宗李其人可紓國難或求之未至用之未專耶麒久滯春明不敢冒險取殆微聞諸君子頗以觀望爲疑遂不敢不疾趨潞潯與時消息矣舊繁昌張繼曾在雲曹自賢者而外計忽及不知何故蓋聞池太之間吏治最苦即斤斤自好鮮得終者又如錢句容性傲而守潔瓜期行及亦掛計議深木以清慈受知於張二老而外以貪酷聞諸如此類老公祖得無於處分輕重之間加之意也金山陽大有時望初史撫臺採

聽請調及到任後便相辭訖語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大抵金之才多沉細而慈愛史之性尚電掣而遷奮宜其格格不相人也吳孫齋年翁既爲政府所積疑又與太宰開嫌爰似難久處當思所以善其去也處叔世而欲危言危行即孔子不能無利鈍故諄諄戒人以立本趨時之道磊兄苦心委曲之事在人不見不聞而公正發憤之言則時形之口角宜其不爲人所諒也蕭曆室公祖與麒共事三年人欲以史錄古之親寬之計典恐非確論如其地方有他議論則當聽之官評非麒所知也漸中司官亦宜

書

卷十一

十二 可經堂

定矣此事宜老公祖與諸老商之麒瀕行之時敢爾饒舌乞諒無他回首漸還可勝黯結

答僉院毛禹門 名士龍

聞老公祖以中丞啓事麒輒額手爲國家爲吾道慶快無已也大抵澄汰精舉措當即使貪者畏而自廉邪者懼而歸正風化所及造就弘多故足衛耳非我祖臺其誰望哉楚事 陵藩日壞憂在寇江南米價日湧憂在漕流土猶徭日甚憂在運兵士枵腹日告憂在餉叛弁悖卒跋扈日聞憂在法若 事決裂反不必憂謂其志未欲實偏處此而飽颺之期可旬

日計也當此之時如同舟遇風胡越合志尚慮罔濟而漢者爲門庭之闕深者爲畛域之謀繁言孔興鮮克安位豈天下事可以一臂撐住手老公祖職專風紀似宜遏波息瀾何也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大而能容小人之所以異於君子者以其專而自利故君子宜在內以進退人物小人宜在外以鳩集事功此同類無擊排之事而國家鮮乏才之嘆若使君子不大不容與小人相去能以寸予今使引與同車者未免爲法受罪而推之門外者又以攻擊見摧亦何怪乎每問督撫即銓樞二部張目瞪視仰屋而嘆

書

卷十一

十三 可經堂

也夫祥麟之不可使服田威鳳之不可使司晨其來久矣昔王威寧失身中貴于忠肅不救國本而一爲功臣一爲忠臣即有偏心之人不能抹撥先朝之所以危而復安亂而復定者立言之道有體而用人之衡不爽也今時事敝壞極矣省議論做實事爲第一義知老公祖抱當世之處已久其首以此說風勵後進可乎督師輔臣之行果出自 聖斷抑先陰有推轂者昔裴晉公請纓有李愬等符以爲之應乎今寇強於吳元濟而大將無李愬其人將誰與共功業者孫白谷大失秦士卒心軍容不能如去歲出關時使

之辦廢逆劉超且不可必何況曹闢此今日師輔所
宜先籌者也計事俟大班過堂殆未可期吏掌垣勢
難姑留似宜早遂其請而速竣計事不然日枝月蔓
恐清議漸滑而大典不光矣幸老祖臺留意焉麒麟
踰去國之人仰荷高誼垂念真切銘泐曷既瀕行之
際又蒙明貺本不敢外奈獲罪放臣禮斷交際是以
不敢稱賀亦不敢拜賜耿耿此衷惟有啣結

留別政府

石麒麟行矣麒麟自己卯春月入國門凡五年於茲踰淺
無當之學術既不足以物身迂經落托之性情又不

書輯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足以逢世瓠落無容又宜放棄乃瀕危復安求退反
進者皆繇釣臺諒其立心之無他原其自處之不苟
左提右挈迄於今日流根自葉飲水知源固已耿耿
難昧矣近又奉職無狀王赫斯怒復蒙委曲調護不
至罪遣俾得衣冠以上丘壑耕鑿以供伏臘斯又邇
者九列去國絕無僅有措大之願於斯已極有不感
懷 君父之恩佩結端拱之造乎乃論者不察尚欲
留已決之行潦使供湯液挽斷溝之棄材使支夏屋
是未達糜鹿走壤之懷察馬牛衰罷之實也麒麟家故
貧又復善病上有長兄年近八旬下有幼弟亦逾五

卜友于團聚久暫莫必今得遄返故里長枕大被斯
又麒麟天倫之難值者也恨聞釣臺於麒麟行後時於燕
閒接見之日獎飾宿瘤丹黃朽木斯固愛而忘其醜
平實非麒麟之所願聞也所可恨者邊關一線之藩甚
漢中原割裂之禍已深向苦民窮而今併苦無民向
苦兵弱而今併苦無兵向苦餉冗而今併苦無餉向
苦生聚教訓之不力而今併苦無生聚教訓閒暇之
時此所謂病人膏肓和扁見而却走者也救之道
急宜擇人久任以杜觀望寬假文法以責成效次第
程限以防鹵莽區別情偽以正人心懋獎廉隅以移

書輯

卷十一

古

可經堂

風俗併去偏墜以公賞罰慎重時幾以免紛更汰冗
省差以紓民困捐繁滌苛以收人心奮施緝費以養
物力澄清議論以銷借題振肅綱紀以懲偷貳謹節
喜怒以平情法消融偏黨以課功能永信詔旨以一
觀聽撤去藩籬以惜人材如是而屯可興兵可練瘡
痍可起寇賊可驅不然欲速反遲欲強反弱欲實反
虛欲理反亂天下之事不堪再蹉願釣臺留意焉待
夫富強效奏龜定功成俾麒麟得優游泉谷歌咏太平
拜嘉弘庥已自不淺豈所望策蹇蹇於清輅飾文義
於太廟哉雲泥永隔詹望無期拜頌申謝曷勝茲結

簡政府吳鹿友誓師書 名 姓

側聞師相仗鉞南征爲國家賀爲陵藩賀爲東南賀
麒麟越外卽傳聞疑駭審知的確敢披膈臆上瀝威
嚴竊聞綸絲之體職在論思調燮之餘功成制捷所
謂謀之帷幄勝於廟堂越樽俎而誓師豈國家之得
已自姬旦興破斧之役吉甫賦車攻之章而忠勇
臣往往親歷行間雪恥除兇以匡王國誠盛心也昔
裴晉公請纓於唐張魏公秉旄於宋皆能懋獎王室
弘佐中興今日老先生殆似矣顧晉公以善用李愬
蔡人授首魏公以疑間岳飛妻室終通然則得失之

書輯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故豈不在知人善任哉今之爲愬與飛者伊誰人也
昔愬乘父兄之餘兵不改聚飛撫破賊之衆鞠爲勁
旅故能所向克捷今茲二者又難言也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欲使倒戈前塗而賊勢已重欲使義聲先路
而我兵甚囂將操何術而可漢之張魯唐之黃巢宋
之方臘皆不過鼓惑煽亂嘯聚淫殺安忍解終阻兵
自焚故擒獮爲易然猶危然後定近聞曹閬殺謀與
前頓異輕徭薄賦以收我凍餒之赤子開科置吏以
收我罪放之士心假借仁義標竊法度使我靜則有
養癰之患動則爲連衡之局其志向粗堅規模粗定

非若武陵受事之日如奔禽駭獸可計掩智誘力縛

也况左弁跋扈之形漸聞孫督新敗之氣未後劉超
計之法未伸袁營背撫之機未決權衡情實我恃
全虛所賴以握勝者不過扶大義以壓之以曲直爲
老壯以順逆分勝負耳是必急提救民水火之心而
後可行聲罪致討之事蓋夫婦雖愚其良心耿耿不
昧無奈一偏於催科之血杖再偏於兵士之淫掠三
偏於貪墨吏之磨牙吮血復偏於冗差冗員之煮費
供應迎送搜括骨已枯而莫卹魂已逝而猶羈里里
之民見投賊者生爲民者死遂反認冠盜爲父母以

書輯

卷十一

六

可經堂

戈甲爲叢淵夫豈其本念哉譬之網羅四布弋繳交
加鳥歸無路不得不投生於罔翳息影於劍林也今
皇上捐中州現租三年矣謂宜將楚中蹂躪州縣皆
如中州故事以開其復業之路而又急下蠲租之
詔畧訪奉天遺意哀痛迫切使黃童白叟讀之感泣
觸發其忠義之良心簡任賢能俾爲郡縣殫力奉揚
德意勸耕省刑招集携貳申明紀律嚴戢橫兵使與
居民雜處而不亂除添設之冗差冗員併省拘牽之
文法俾上下曉然直截痛快以防往來停閣十羊九
牧之患奇才異能盡收行間俾之各盡其用各展其

長以戢其爲賊向用之思更須親製討賊一檄發明忠孝感慨淋漓誅其怙終之梟黠憫其陷溺之饑寒吊其無辜之脅從使窮鄉絕谷聞而悲憤自效以提醒其迷惑之本性如是鼓行而西中原豪傑必有響應麒麟祥符有李達者擁衆數十萬保障一方賊不敢犯小袁管屢爲賊敗撫而有之其雪恥之心必切凡若此類皆可開以功名之路收之爲用而又北趣孫督出關南與馬督合併兵力自可不薄輦上劉昭先聞其勇冠三軍素爲賊渠所知聘之軍中厚結其志賊必聞而疑畏又婁江陸遜之智勇足備可充大

書輯

卷十一

十八 可經堂

帥之用其他如近日董養河所薦勇士皆羅而致之轅門何患不能俘賊三盜歸獻天子哉左弁人言殊駭假令不能戢下未必遽有叛志雖不可與合兵用事亦宜檄之別路堵截羈縻以觀其向背所在大不宜激之與賊合勢語云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回稽往事如襄之役乃武陵調度失宜二鎮離心而敗項城之役乃賀人龍賣陣而敗朱儵鎮之役乃左兵爲賊內間而敗雒陽之役乃孫督爲寇所愚深人危地而敗皆非賊之能足以制我也觀其所以失在不知人不善任人則知今之所以得在能知人能用人矣又

討逆之師宜激忠憤申大義風行電掣奮起鵲落蓋以速則我士方怒我氣方銳速則賊謀未合賊勢未成故兵貴抽速不貴巧遲此石麒麟所望於者先生計定而動動無留行下慰四海蒼生喁喁之望上紓君父宵旰之憂也若夫措兵裕餉自有主者非麒麟所敢聞也狂瞽之言無足觀採采荷風誼不敢緘嘿聊復摠瀝以塵清覽麒麟不勝惶懼不勝愧仄

與向六神 名 偶

弟跟賒暫移若駭鳥投林驚魚就濡豈暇擇其陰潤審其善惡哉時尚恢詭道多圓滑欲以範我馳驅難

書輯

卷十一

十八 可經堂

矣毋事與鄰翁商之可鮮悔吝惟是神明主宰不可假人用晦而明爲近之耳麒麟承謙厚以年見推遂復自忘形迹居已於肆每當獨處嚙嚙不安至其盟結之懷則又非穎所喻抵牾有日拜草申別臨楮黯然

與白司農惠風 名 賸清

石麒麟虛無知猥蒙翁臺時加提誨獎其無他怨其不及惟有自覺自感喻於無言而已去國之日又蒙大章珍筵寵其行色爲逐臣光俾麒麟一路奉揚仁風掛瓊南下啣結更何如耶江南米價驟湧不減庚辰處復有食人之事漕輓一局今年較去年轉難老翁

臺何以計之赤白探於境玄黃戰於廷似非平安安集之象山林廊廟責任雖殊殷憂則一萬望翁臺與二三柄臣商確整頓使小民得安其耕鑿之故即麒伏處嵯巖有餘甘矣小扇一握奉酬佳句小巫氣索徒供捧腹道路日道瞻望弗及草泐申頌神與之俱

與司農沈岑洲 各惟炳

三復前諭感入肝脾繼以涕淚良繇老大歸鄉生人之趣已短干戈滿眼繫足之信自稀何從棹王猷雪夜之舟命呂安千里之駕所以不必絃悲鳳歌雍門而始淒然短氣也暮春行盡路草正芳回首 帝廷

書郵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如在雲霧 信若近若遠盜賊疑 疑兵凡覆城破邑炙肝吮血之報靡日不聞沉滯河干解維無日此又比異時遷客情悰別是一般滋味天之既我如不我克謂之何哉時事孔棘全在得人共濟援十得五猶恐失之若使用之如登天棄之如落葉或見摧於攻擊或飲法於封疆恐靜者畏而見機躁者遂爲寇籍則今日國家用舍之道不可不察也且曹闖非獨國家之讐也其在貴鄉殺掠甚慘盤踞甚久亦翁臺身家之讐也茲 皇上毅然遣師輔臣整頓楚豫亦我翁臺自計戶牖之日有奇計可行異人可用何可

爲間何可爲餌翁臺必觀火炤焉幸即以語師輔臣蓋貴鄉多奇士亦好奇計莫安國家在此一舉翁臺其念之

與楊方壺 各汝成

前承郊禱語及輔臣誓師不意遂有其事一行作吏無小無大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暇更計第今日破碎如此先從何處收拾益覺麒之初服大討便宜而仰沐 君父覆載恩私更煩煩不能頃刻忘也翁臺經術經世若金作礪若涉作舟旦晚宣麻企足可待第時事日艱一日做法日難一日人才日少一日必

書郵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得盡去向來習氣嚴束上下精神歸併一路念念辦賊刻刻辦賊着着辦賊去玄黃水火之闢釋釜鬻形似之疑言實言事實事尚不知漢官威儀何時可復若猶然縱跋扈以墮綱紀誅豎儒以離人心節是非以眩視聽工擊排以隳任事恐却步求前閉目望明必不得之數此麒所以有巢父掉頭之歡不能忘少陵野老之哭願翁臺日留意焉扶義公家千里駒也多言數窮犯斯戒矣然有無當辨是非當明願翁臺別白護持之相思日遠衣帶日緩言念南北 勞何如

簡吳震嵒 名邦臣

麒麟自論交以來蒙祖臺道義教訓何可忘今歲德南矣兵寇到處殺掠行旅靡寧一則之內幾番震蕩行路之難視蜀道又萬倍之更聞寇鋒在肆窺我鳩茲及於建業此信若確南北蟬斷又未知歸里何日也若虞機張省括於度還場寧擾在外政本理亂在朝息玄黃而做實事去依附而課實功庶幾或有補救而盱衡近日着數似合根本而求枝葉釋臆腑而問手足殆中外同盡之道也磊兄介性勁骨掌計甚稱今且稟稟有方枘員鑿之懼太宰胸中潔

書輯

卷十一

五 可選

白如雪凝定如山而吾鄉尚未相諒疑有依傍不知豪傑孤冷之性自鮮諸合非其立意相左若謂離於此而合於彼則又枉甚也大抵正人之合非小人之幸而正人必各自難合小人遂得乘間構之使其自相牴牾彼始從中取事如寄此小人恒詐君子恒愚小人多幸而君子多不幸也此事有關世道幸祖臺力提醒之然機穀已成恐只救得一半耳去國之人不宜饒舌敢於一言者知祖臺之知我也回首漸遙曷勝菀結

與太史林任先 名增志

麒麟高誼稠渥兼以開發憤悱既難消受又難領畧徒有感結思維而已春流未瀾舟輕可渡一路戴德詹湖何如曹秋岳英年茂氣吾鄉之杰然者察其心跡似無點染而謗口未彌得無交游爲累憾悔口業與之消除非秉公虛如翁臺者其誰望焉仰祈留意回首漸遙黷結黷結

與司寇張北海 名析

麒麟踰去國阻 春明仰荷移觴備極款洽兼奉教言佩服無斃麒麟初有條上便宜一疏已經具稿而忽攔入警息甚惡以爲國家之急尚有大於刑名者

書輯

卷十一

五 可選

故未敢入告內一款爲鈔法同異此前日座中所告翁臺者顧其言不自麒麟始也昔何文肅爲秋卿時曾疏及此大意謂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及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斬今坐五錢也其言甚切當而權相劉吉格不行至今有遺憾蓋 高皇所定之律援古數代輕重之等酌歸一定不苛不縱協於至中後世不察輕爲變易初猶過於博大今則漸歸任意夫用法至於任意喜怒而律例所懸僅餽羊之郭犇耳可勝浩歎

故麒麟悉請改正出入一付之律而惜乎其未遑也
仰承垂問敢再詳其始末從此日遠曷盡依依

答王司馬尊五

名家彦

麒麟踈無當投荒已晚猥蒙年臺眷眷不休豈他人
皆於熱處熱而年臺獨於冷處熱耶麒麟素具鍊腸不
能不感極欲泣矣臣子之誼以致身為正然致身與
保身非有二道如顏常山張睢陽致身亦保身也如
狄梁公郭令公保身亦致身也蓋古人以形色性理
合而為身若軀骸骨肉非古之所謂身矣今之賢者
每見時當棘手便擬抽身則詩人所謂既明且哲祗

書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為退避開一法門矣麒麟以為不爾也京管寢失初
意歷來奉如驕子賴天子明聖聖去貴璫時若可
為然強壓疆易生反側雖有其時形勢未便不可
為也幸於退之日與皇上密計之強幹弱枝全
在於此希年臺留意焉若麒麟鍾老矣以蒙譴則不
忠以無後則不孝年臺丹鉛而訓勗之其如自審之
甚明也

答蔣相國八公

名德璟

麒麟出國門時引嫌不敢而叩嗟嗟如調饑今野服跨
驢已馳洛河去矣若麒麟未禿之衣冠皆出老先生之

賜又蒙寵以緊紬敬付復陶念德更自靡涯也河渚
拍浮申以下夜固野人至願但計其時當在老先生
二十四考之後恐麒麟不能待也騎未回修途從阻
留滯春明殊切惶悚近來三空四盡不獨患在旄頭
亦緣小民好趨末務而厭本業黠者爭為詭詐而忘
生計此風不止求國之充不可得也石麒麟此歸便當
躬耒衣襜量時晴雨率先農作早輸國課以報聖
恩萬一敢復小草是念哉仰承高厚敬怖感懷不盡
馳戀

答吳震崧

書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適草跡曉奉別左右兼有所請而使者已叩命至矣
跪讀再三感憤滿楮仰見肝膈使人人以祖臺之心
為心天下何愁不太平哉優陞一事麒麟去國之臣不
敢與聞第奉明教所及竊以為部過院亦過也何也
天下未有名不正而事可成者先朝外轉自外轉優
陞自優陞不容濶也濶而行之乃烏程借以箝制言
官而欺蒙皇上今遂沿習不改然幸未有毅然行
之者欲毅然行之胡可不一講求其法正告皇上
以外轉優陞之當分也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此真當外轉者也如不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踈獨立不懼避世無悶者此真當優
陞者也外轉舊有外轉之法優陞宜明優陞之體潤
外轉於優陞則無以示懲潤優陞於外轉則無以示
勸勸懲不明政事乃廢今當修復祖制之初而省
院不能昌言於先部司不能謹揆於始或冥冥決事
或吁吁起爭未覩是非之源何益成敗之數故弟以
爲部過院亦過也仰承明問敢附愚臆其他未遑條
對主臣主臣

簡周相國挹齋 名延儒

麟初抵潞城即草奏記仰誦明德俯悉鄙懷未及肅

書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上而蔡戟煌煌以視師卽潞矣使麟得拜謁道左復
聆教言若有天幸至於再枉嚴重特賁荒即休度愈
弘私感愈摯顧一時迷謬不能仰遵明訓倉皇冒險
舟行數里即遇零截刦我兵失利自潞至務凡三
晝夜皆與鄰先後參差之間得免於殆固非人力
之所爲也繇此觀之非老先生廟算先定赫濯聲靈
驅之而北則去幽薊何日之有老師匱財禍且不
測昔吉甫克襄猘狁晉公掃平淮蔡方之於今未能
專熾第自古未有兵連禍結二十餘年士不解甲民
不安堵而國威能振元氣不傷者則今日且停犁庭

掃穴之議而爲綢繆戶牖之圖似爲得之况國家止
此物力旣欲窮寇又欲盪二者不可得兼無如於
東北言守於西南言戰庶幾審形度勢趨利之善道
也惟老先生圖之

答惲舍初

古人歡新相知悲生別離不佞今日與翁兄一時並
值能不惓然有懷乎二無先生以賢聖心胸游戲禪
悅一朝查滓盡融通體解脫空諸所有只在縹緲洞
虛之間詎可以生滅論耶但吾道喪其宗統後學失
所依皈未免與言出涕百身莫贖耳大招小招翁兄
定已成帙何日得覩此鴻寶更起九原而問之使旋
倉卒不盡欲言惟有神往

與馬培原

弟行至津門五府白解望風泣訴者不知凡幾也蓋
以較之往年多守候之苦盤剝之苦稅地之苦又多
助餉之苦合五郡計之不啻多費四十萬金此孰非
上輸之物而泥沙用之則爲之祟而諸解之歛望
有自來也向來各疏請減耗米如去年故事然去年
奉旨減耗而引戶勒索如故中涓勒索如故則王
言之不行於輦下亦已久矣弟以爲部覆減耗不如

書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覆折耗耗不比正供可折也而酌爲一定之額則引戶中涓不能上下其手各解始受實惠於朝廷無分毫之損而於窮役紓目前之困此事之屬可行者老親翁於嘉湖爲桑梓於江南爲并州幸以身任其責向爲解戶呼籲者吾鄉惟沈掌科蒼老不惜葺瓦乞與相商凡政府部寺各陳利害爲之請命此諸解之所禱祀以求者也惟老親翁留神無忽

與沈蒼嶼 名胤培

麒過津門諸解擁鹄首而訴其賠費之苦十倍去年使國家不稍軫卹窮役必稿首輦下無生還之日矣

青輯

卷十一

主 可鑑

所至之處旣盡坵墟而所不至之處復死於解反裘而衣皮盡毛脫故議賑卹仍爲朝廷非爲窮解也曾有數行致培原令與老年翁相商懇之當事覆折今年耗米而折數議以前朝折法爲准庶不至焚焚屏解化爲鴻鴈耳更有陳者部運無徵收之權有輓輸之責無抽扣之利有逋累之害此從來縣官偏肥總部偏瘁日抱不均之歎也向來翁臺爲麒麟言朱公祖勞而且賢麒麟心重之然亦未知其羽翼諸解若此切摯督趨飛輓若此勤貫也今津門羣解彙集頌德感恩如出一口始知翁臺月旦無溢詞銓部計勞

應有優擢蓋以一官而部三運我嘉湖從來所無以三運而潔廉慈愛有如一日又從來部運所難新奉明旨不得以解戶掛欠歸罪部運以部運之賢否在抵京之遲速而不在解戶之完欠則米一至部便應序轉選部賢者必有同心仰藉齒芬獎此勞吏庶有以鼓將來任事之心也幸翁臺圖之

與謝青墩 名 歷

自老先生去國以來濁波孔揚嚙鳴轉沸謂開言路實長兢耳 皇上覺其謫張將有誅殛攻訐遂起蟻爭滋甚譬之狂瀾導之甚易挽之甚難是以朝廷貴

青輯

卷十一

天 可鑑

泰山喬嶽之臣鎮壓之也能姜二案奉 旨下部擬罪來看部因厥衛原諫而引律定罪司有司看堂有堂看是即審即招從來有是例與體也而政府先以不審不招擬票遂獲嚴譴然此正麒五年以來祀求不得者未始不感相成之意也一生出處於茲結局悠悠此心或可靜對老先生耳天下喁喁望老先生再出如饑望食如旱望雨旦暮環召似是不遠麒不能必之風氣正自以理數必之安石東山從鼻不免今日之謂矣第聞昨歲又協蛇占而熊徵尚未幸於閒暇時了此則公案鄭太宰與麒同有是病每每相

對輟問及種玉消息天殆以此間時爲老先生宗和
計幸無忽焉麒麟生死言別惟以此爲祝被放之人不
敢祇謁爲徂者口實落落者跡脉脉者心跪望霽雲
可勝神往

與河間道何松石名謙

兩艦相迫起我二歡若有天幸燒燭半寸便若千秋
奈匆匆即別如夢中驟散不禁醒後淒其耳時事維
艱莫知所屆翁兄履此巖地爲畿輔股肱收拾流散
撫鞠瘡痍整頓破壞修舉廢墜固盤錯別利之時亦
英雄掣肘之會昨見舡舫巡行滅從斷酒可謂勞不

青輶

卷十一

元九 可經堂

坐乘暑不張蓋矣如此軫卹民瘼仔肩王事國家寧
復有西顧憂哉麒麟爲喜而不寐有臣若是不即登壇
授鉞而相率推轂賣菜傭爲督撫此亦可用舍者之
過也近來朝局喜閔鑠而厭樸誠貴依附而賤獨立
重夸毗而輕實用智假巧而愚盡瘁上下師師以騙
爲事雖有賢者不過彼然於此所謂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翁兄自是一世男
子毫不染此習氣充實光輝定爲名世萬勿以方枘
圓鑿退而自悔也陳司空益吾不至詢之南來之客
亦復杳然必自有說處此第恐君父未必能諒麒麟藉

白庇扈役甚勤遂得安瀾徑渡德安乃雷憲長介公
修地主之誼飛出把肅復撥牌役護至清溪故不敢
久留台役行至固城遣歸滿目回空破舟鱗次河計
旗舟過處相率欽手則畏翁兄之威靈遠也肅穎馳
頌不盡戀憶

與總鎮劉鶴洲名澤清

初聞明公之在潞城墨子之守也竟夢依依不能忘
已而得奉朵雲益增神動及今親炙燕領知天下真
龍與畫龍自殊可謂漢得周霍唐得郭李矣但今物
情險巖人盡蘇張内外上下猜嫌易起惟唐之子儀

青輶

卷十一

元九 可經堂

始終不失忠順永保功名若李光弼慷慨激壯其忠
憤詎減汾陽而一召不至史策爲議故真正豪傑不
難於得功名而難於處功名麒麟明公爲令公不願
爲太尉也倘麒麟言可採存之臆臆可乎仰承遺文一
將奉命惟謹行人安穩布輿無恙實藉弘休銘刻銘
刻

答巡道侯廣成名嗣曾

夏家銀鹿歸自春明治麒麟勿勿勒草失部民體適拜
手批兼賜莊諭悚然自失踟躕內訟何地自容雖老
公祖度天襟地恐難榮望竟大即擬裁報而悼亡哀

積方寸盡亂不能信紙調筆仰答琳瑯只得長跪乞
鑒於仁人長者之前矣黔婁之門忽有條光之事皆
麒麟孽夫復何言仰賴老公祖周旋藥餌之費定紛
俄頃之間亡婦生前死後悉荷推恩此麒麟所爲叩心
自悲呼天呼父母而不得者老公祖一身兼之也南
箕其舌能誦感私於萬一乎至於麒麟之家事向未口
悉今請畧陳一二蓋麒麟之於穀猶備之有封瞞之有
彰也□□□□□□若欲入嗣則有先王父之
諸子姓在故麒麟向觀望未定擬以長生一人兼承兩
祀又未審古之達人有行之者否萬一不可卽亦舍

書輯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何他今日叩此心而無私卽後日對祖宗而無
愧故不敢不慎家岳素悉麒麟衷不知何以顛倒脊亂
一則秩序素定於天一則稱謂父著於人不可假也
若一假借爲戎首而啓口實麒麟爲射的有完膚乎用
敢畧作小論令家人改正老公祖體統嚴重不宜濫
以瑣屑然在地方均齊方正俾之各麗於禮各稟於
度亦老公祖事也故敢聞而後行

與馮外父元甫

慈父送愛女老夫哭壯婦皆事理顛倒之極麒麟之孽
禍一至於此撫心自思不知所出衰病之軀神盡淚

枯無復涕淚而四顧子焉黯然慘結眠飯遂廢想亦
不能久存祝息早晚與內子同游耳捧讀諭教知似
之能事營療不置醫藥痛悼之中稍以爲慰第大人
往來松嘉備極勞苦岳母俯臨寒舍更費愁懷益增
麒麟之感傷耳似之可使局旋不可爲嗣卽前婦捐帷
亦未嘗以嗣哀聞訃蓋因勞而思食其報因報而思
服其喪皆私情也若欲堂堂正位子舍須論宗支須
論服制麒麟也何敢身爲亂首今訃文雖出麒麟未聞之
先不難改定仰乞岳父諒之麒麟踴出都與盜共
處者決旬驚鬼未定又兼茲感如何如何面叩在即

書輯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不盡欲言

與總憲李懋明

桃源公署草廬數極有司借以館大中丞亦喃喃怪
事然以名碩懋足其間便是千秋佳話不知有野史
氏能收拾此段於邑乘中否不肖快領至論直與黃
河並流天壤局注東之腹枯蘇涸甘載勞思一朝解
釋誰謂馬首短晤不勝讀書十年耶丘壑老臞忽聞
朝局遞變未免浩嘆回思不肖燕邸五年已庚之際
政如張弓而不能弛鍛鍊日聞銛箭日設致白氣衝
於漢獄冤鬼嘯於清晝此一時也辛壬之歲政如弛

弓而不能張蜩螗噪樹黎丘見形致黃金流於輦路
青扉開於暮夜此又一時也是以 皇上靡所倚賴
變通求治豈得已哉此皆臣子負 皇上非 皇上
負臣子老公祖荷天下之望肩風紀之重張弛互用
倚毗一人亦天下之所嚮嚮而望者也蓋涉世之道
惟平乃久稍有欹偏卽傾覆隨之而偏欹之中於君
子者大都由於一二習聞習見之人今日送一語明
日開一說耳目漸移是非頓易彼之招搖遂而我之
私見成此不可不察也舊太宰以禮去國可見 皇
上待正人未始不厚近日聞有更置大都各有自取

書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非大局遽移遂可與倚蘭之思也舊太宰欲行未行
之事待補於老公祖者不一如爲牧老發三十年之
覆以華鳳超爲江南司官晉侯廣成爲陪京卿寺諸
公皆人望所屬所與新太宰商之縑衣之好諒有同
然敝同年吳中丞秋闈素以才品推而目青爲楚不
願服官有日矣昔爲貴鄉左轄猶毅然引分請退章
在 御前豈今沅撫反可養病此其於不敢不赴之
中仍爲遂初之請也夫善飲者量腹而受善任者度
力而荷故不至於敗非惟爲身亦以爲國曉至之日
乞推風昔之誼力主持之

與錢仲芳名 茶

在燕卽時仰荷種種誼銘骨不刊弟舟行五十許
日抵舍遂有蒙莊之鼓跪拜數數沈腰瘦折幾盡復
承公卽遣使過存感愧尤切長安棋局着手日變弟
恐新翻勢子單關直出偏窄險惡令人措手不及耳
桂鳳桃浪併在一時棣萼榮榮榮歸一日長安歡騰
在耶矣九月初旬恭聽佳音爲兩兄叔侄浮數白也
天下非意相干之事最足徵人涵養練人心性惟是
一切付之不見不聞最是勝着弟往日遭此陰陽鬼
域問之不得求之無端只是一靜不爲報復不置胸

書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次其人亦漸化爲烏有凡此二三試之必驗始信風
波之人鬼神之所瞰也故於令兄書中微及之勿以
弟言爲迂也來之大勢若何繫鈴之人似不在遠使
部中諸事可質天日將來似無犯手所當自悔者進
京時諸着數亦下得稍狠耳涉世愈深機心愈澹爲
其於人情一總看破若天道只喜寬平不尚鈎棘翁
兄試看今日風浪中人孰非大喜作風浪者哉卽鐘
大業旦暮在手故弟殷殷以此爲言幸恕其迂

與大司空范質公

弟行時蒙以時事相勗今靡敢忘奈初歸里門病婦

辭惟雖無素情之悲難托莊生之達百憂俱集兼值歲暮朔月殞煙慘澹蕭瑟况獻闕並張南下之聞抑至人情風鶴一日數驚江北樂土既難即復江南思亂又非一朝不知此垂盡殘年如何終有更勿敢問胤續事矣翁臺近日有良耗幸因風示知慰我軫結舊揆環至新猷如何中外拭目一望更生不得不亟講開雕麟趾之意矣敵禾朱司寇廣原惠心淑氣藉甚當時尤爲江右君子之所皈依令其次公來請卹典似有成例無藉鄙言但其家世食貧不能久候燕邸早覆早歸即叨大德仰祈台鑒不任神飛

書牘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與曹鑒躬名 洽

翁臺之事弟不勝破屣而嘆已出潞潯猶飛書當事刺刺不休而五里之霧密布細縕牢不可破今幸聖心豁然聿還舊規然海內君子又復惘疑謂墮傍徑弟固知其必不然也但天下事每留餘地即將來受用無窮若相尋於干戈報復無已似是蘇張縱橫之事非聖賢犯而不較之義尚願堅持正論茂弘德度以應無方則異者自同議者自止矣大中丞歸然靈光爲正人領袖昔在桃源片晤叩其中藏無偏無倚良可爲吾輩型範翁臺同堂商確意必有當或先

入浮論針芥未投則時時過從與之擬議使其洞徹肺腑自然把臂入林弟脫身壁上寄跡窩中志願雖足而生孽未盡內子去惟嗟乎奉倩生趣畧盡仰煩太翁釀酒辱臨卹生唁死非推翁誼何以至此感極涕零不知圖報之何日也朱司寇廣原先正之賢而靜者應有卹典國家自不斷之臣子而不借齒芬恐稽時日此子藻等二三兄弟所禱祀以求者也惟翁臺留意焉倪伯屏在吳門用剛取憎自謙菴一揭之後指公撫軍磨礪以須焦濡以救翁臺事也同鄉之賢勿爲妬口所摧荷甚

書牘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與應撫鄭鴻達名 珣

頃者宋兩生來以當今人情涼薄操縱屬鼻持衡審輕其能不以今昔異視者年譜中無如老公祖交譜中則麒麟亦庶幾有志焉是以去吳門而走麒麟是以爲之請知老公祖必不督過也茲啓倪司理之治吳也勇於擔當銳於從善猛於嫉邪力於去蠹大率似趙廣漢張敞之爲人於是賢者喜之而不肖者惡之其惡之者不必言而喜之者則麒麟首得之於許官端石門再得之於章章科格菴迨署嘉定則復得之於申掌科素園抵吳門則又得之於徐勿齋官端歸

承又得之於侯廣成公祖大抵爲此司理學學之玉
非碌碌之石瑕瑜自不相掩至其署嘉定小民悅而
安焉豪右望而慄股如漕折一案審役一案皆司理
最苦心之事今一切以爲罪端欲翻局墮賢理之成
緒貽地方以隱憂想非老公祖之所樂也獨魔倡亂
衆鬼附之何難顛倒一李蓋寬一塌冗之吏其失小
害一能受之器其過大混淆一官之功罪其害淺倒
置天下之是非其害深老公祖素猛於爲聖賢者故
麒麟以是言進之左右尚願熟計而毋與俗同如謂
麒麟以同鄉後進爲司理昭雪則猶淺之乎視麒麟也

書輯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切主臣

答劉念臺

昔聆偉議於大廷又得隨杖履於周道飫濯德徽解
釋饑渴如夜行給燈曲木就繩石麒麟有生之幸無愈
於此不意行次淮陰驚聞家訃遂分塗軫漸進明師
離逖以來項領塵鞅欲聞大道何日之有復蒙不棄
寡昧唁我鯨獨示以司南存歿咸荷榮貺斯又麒麟之
所感激無地涕洟交下者也時事紛更異同遽起其
始不過一二風波之人招搖自恣各擬稱雄當事不
察弓蛇漸起袒分左右水火互煎相尋不已今提騎

四出大獄將興用壯用罔亦寧有間焉夫沙飛石走
則鳥不得安於山林濤衝浪激則魚不得安於江湖
繁苛變亂之通生亦吾黨泉石之憂也老先生何以
教之仰承高誼東帛爰爰非以爲報伏祈鑒存併乞
爲道自玉

與副院方禹修

各岳貢

忽聞新命諸相知皆爲老公祖彈冠不肖老矣無冠
可彈但爲風紀之地塵得人耳第老公祖位愈高任
愈重非尋常報效所可稱塞官邪民怨皆繫在內要
官門墻重而國事輕在外巡方谿壑深而藻鑒淺上

書輯

卷十一

三

可經堂

下師師以苞苴爲交際以背公爲風力以媚竈爲識
時以譸張爲幹局此風不止國家不理驅除一二不
肖易改變天下風俗難自非起天下宗盟俾之任教
育之寄求其移風易俗難矣幸老公祖念之舊輔私
門不杜私交不絕負主實深一朝事敗爲天下笑然
一日之中連逮二相如聖德何若使復有貴溪韓城
之事益有道之世所不忍言法司擬議當必有以處
此矣吳文選罪狀不知的是何款居心似有不淨而
於清執有品之人又極皈依一線生機似難遽奪主
持世道俾嚴不至苛寬不至縱端有賴於老公祖矣

與陳益吾 名必謙

清者必剛時世要清而和直者必方時世要直而圓此非危行言孫不足以當之知翁臺處此裕如矣前日弟以同鄉擔子交付翁臺居鄉或有意見之分居國止有事君以人之法願翁臺勇圖之嗟一日便去一日也 皇上今日大舉動止是誅貪鋤競絕非惡正從邪不知者疑於大局有所轉動便有陰陽反覆寄人籬下之思殷鑒不遠安知後者之不如今乎幸語諸君子大着肚皮容人立定脚跟做事不憂 聖明不遇合也程公祖忽有家變此蓋亂兵搶掠擒首

書輯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貴協乃可已亂若一有姑息反稱召亂則人心共憤而江右又爲豫楚之續矣翁臺當爲一白之竹亭之禍發自何處若其真也何所逃罪如出自鍛鍊亦須有以服其心庶乎聖世無冤民耳紹李考滿到京其才品自留銓外無足當者翁臺幸置念無忘也侯廣成又不啓事併望指示

與大巡周闇昭 名燦

都門分首竹看驄馬如雲豺狼遠遁風送滕王澄清漳水在此舉矣不佞迂遲困憊來 而行枕戈臥刃幸獲生還假人一椽偃息餘影驚聞時事浪覆波翻

令人人有不克自保之懼有道之世何以至此邇來

獻賊的作何狀南侵西掠將出何途台臺必有確耗可爲杞人一指示乎聞永吉臬弁徐耀九等乘獻賊風聲索款倡亂而九屏程公祖家受禍獨慘其夫人子弟俱被囚擄至今未釋毋論九屏抱裂心之痛凡我子民隸在宇下有不切同仇之義者非人也幸在台臺彈壓中望大放霹靂手先巡視此邑呼誘帳下執而斬之傳首殺脅遂出程氏一門護送南來此公義之所急急者若稍有姑恤必成養癰恐江右將爲楚豫之續矣且去年海寇鼎沸非程公祖作用削平

書輯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吾屬俱在焦爛中享其德者寧可無其報乎全藉台臺方畧戡亂安良天門年兄亦有一札致之台臺其一商諸毋爲縣令借激變題目以自文過也

與銀臺孟肖形 名兆祥

弟出門時蒙年翁纒縈獨至飛章錫竿炳然在目能不迴環軫結乎願魚游江河而命懸庖厨諸君子不察更欲置之盆沼之間其立歸鮑肆可知也或有議及者幸年翁力遏之毋使漁人得遂網盡之利即永錮有餘甘矣江右因獻賊漸至剝膚謀爲國練鄉勇之說名豈不善無奈署弱弁驕甫練鄉兵遂議措餉

措餉無從遂議加派加派不已遂至燒劫蓋藏之家頃刻立盡而程九屏公祖之太夫人且索致軍中以為質初勒賄贖繼勒招安豪矜悍弁如虎出柙署官又為亂兵所劫以激變聞舉國若狂杞憂實甚度其事勢不南投獻闕即北來叩關若其說一行關係不小江南塊土尤而效之其又何誅焉仰祈年翁據事據理駁使靜聽撫按題疏則於地方有厚幸矣并名徐耀九矜名聶世巡萬望留神為荷若兩浙有民疏為董撫軍者實出士民公心乞賜通進循感明鑒與撫臺郭天門名都賢

音輯

卷十一

聖

可經堂

自庚午把臂春明風飄雲捲鴈斷魚沉者十載餘茲弟與年翁道誼不薄而心期濶達如此綿邈豈古所稱堅如石淡如水者即時從貴鄉諸君子知桂性蘭芬愈幽愈辣道長建明此其時矣麒經遷秉為法忤時得邀寬政退歸田里箕踞科頭靜看物換星移波翻浪覆實有厚幸而弼主救時保邦莫宇端有望於年翁也第江右逼處楚蜀而藩垣屏翰亦正大費程綸如近聞吉水貪弁劣矜徐耀九聶世巡等乘節以來壓境日敢行倡亂焚劫騷旺而公祖程九屏家必禍猶慘甚至僕屬屠戮妻子擄囚即冠氛焰未

有若此之甚者此等梟徒若不早為殄滅必為闔閭應援而江右其有寧宇乎惟年臺大放霹靂手殲厥渠魁散彼脅從急拔九屏一門於湯火鼎鑊中俾得南來寧惟實靖茲土抑亦實靖我南邦也近敵鄉海氛鼎沸藉程公祖削平以獲安枕今地方多事賴其干城者不淺乃身負大痛日號泣告歸欲與此賊決命爭首則九屏之去我鄉之危也鎮定而安集之是在年翁耳弟稔賊弁不過孤雛腐鼠雷霆所擊無不粉碎幸毋過計以成養癰之勢臨楮瞻切

答南樞部史道鄰

音輯

卷十一

聖

可經堂

恭惟老公祖玄經繫鼎玉塵稽乾陸平章兩不負楊太尉三不惑直以一身兼之顧不偉與但師錫咸願宅揆而帝意獨瞻南顧良以建業帶江襟海財賦重區要約南北領袖吳楚咽喉燕趙譬之人身天下之首也首昂則尻尾自理首垂則全體俱疲不獨以本朝發祥之地所宜鞏固矣國勢強弱存亡係焉者也是故文昭之間皆以前星出總幾務夫豈不知青宮之安朝寢之節哉亦內外綱維之勢使然也今日老公祖所處以家相而兼宗子之實者也近聞青谿白門呻吟愁嘆膏血殫殘於詞訟命脉鏡削於賦私

甚至擄掠盜竿公然樞曹爲之淵藪都會所愛不在
獻聞吁哉危矣今幸德威所屆可使鴟音革響小鳥
安棲然而收拾人心似易振起凋越甚難修攘尚煩
區畫彭職方親民踴躍官方而精神淵著介氣凜然
使得題留久任俟資深勞著即與北職方一體內轉
想其弘佐高深當亦不少惟老公祖裁之仰蒙不廢
猥薄問道於矇瞶不敢不以所知對大貺本不敢當
顧伯夷之樹覺有餘芬且亦不敢再衡台命俛首拜
登有感慨耳

答魯星 名伯微

書翰

卷十一

可經堂

已忘仲侄之肄我郡費也見而躍然甚喜藉學益親
我兩家尚不吳越也又得弟臺近信益用蕙蘇矣麒
放逐幸早不見疾風震霆然江河庖厨感感靡騁驚
林之下無寧鳥怒濤之中鮮靜魚用是曉懷如抱虎
豹耳若弟臺日挾紅友問明花一切國事竟可付之
不聞不見視不肖尚勝十倍樂也昔日典化力欲掃
除台弟今竟何如無端動一殺機天必還以殺報如
影追形百不失一吾儕處心固宜自審矣

答張鯨淵

蝸方折觸蟻復爭槐鹿已破蕉驢猶嚙草玄黃天下

亦何時定乎麒以國家 冠謂之外戎奸臣竊柄謂
之內戎內戎不死外戎不止此麒嘗念及此未嘗不
反覆嗟歎也陽羨茹而不吐鬚而不觚偏與佞人作
緣而畏與端亮爲友謂之負國詎曰不然然而度越
時相猶可數輩視師一行實本忠愛剪撥夜襲驅
蒙駟豈盡無功彙構於中涓而錦成於太誑一失機
節矢石交集平生幕客諧宗反攻蒙面明彈陰嗾移
商換羽至是而陽羨始悔晚矣興化本是清流門墻
亦峻而身居鼎鉉負同警討賊之義反疑陽羨下石
發憤挑鬪伐國不問仁人能無伯仁良友之憾迫范

書翰

卷十一

可經堂

督畏訊死不擇音 皇上爲之動念而二相一時並
逮出爾反爾自爲瘡痍誰爲致之今幸 聖心至慈
皆得待以不死而於國體亦大傷矣來之得銓雖兩
相合力而興化居多

今其所推訊大抵皆已庚年間事蔣疏誣款 聖
明所洞悉也仰承語及敢畧據所聞以對 弁狼子
野心固無足恃然激則挑釁啓禍而和則未始不可
以名義相維不若左師之剗床切膚也馴虎養鷹各
有道焉知翁臺必辦此矣亡內蓋棺之日麒尚在塗
歸即杜門一切弔唁俱不敢拜仰煩使命遠辱存歿

皆知卿結雖藉乎附壁而銘勒已深倉卒占謝不知所云

與祁世培

郵見短晤便足千秋恨榜人過發不獲一展地主之誼今不知何日再過敝禾重與殷勤唱渭城也祝孝廉淵少年慕義疏留念翁實難仰止高山此衷毫無夾襍突有緹騎抵吳掛號於指君處爲孝廉也合郡謀救不得幸指君力擔騎橫賴以稍安第長安詔獄殺生惟意非得吳祖州老先生片紙囑其金吾遂恐孝廉有性命之憂此磊兄家年侄奔赴老公祖求必

書報

卷十一

聖 可經堂

與總河黃又生

得於祖翁也仰祈不愛齒牙之死致生在此一着不敢不爲九頓以請也伏楮不任詹歧

往者石麒待罪長安蒙老公祖謬相許可麒亦歸誠無數竊自謂僑胥之交也已而出撫敝里麒得同諸父老鱗集仰流焉顧尊親益至而鴻鴈益疎得非時爲之乎茲者麒被放歸里道出濟上兵燹恐懼之餘滿擬得與老公祖卽杯道故快序平生併商世務不意又相失於秦郵道上濁河森漲雲色蒼茫指顧之間鷁首北矣麒自顧頭毛盡雪居諸幾何出處永岐

後會無日徒積惻怛耳世路日險人心日非疆場日蹙吏治日壞誰能出而圖吾君者幸我翁勉爲之補

救得一分即是一分毋徒問諸水濱也敝同年陸中台別歷於巖疆最久則翁臺移書必欲以爲將伯之助第親衰獨子有難爲情蓋敝年伯齒愈八旬非子侍食不食非子侍寢不寢非子扶掖不能起即使憲副公滿腔熱血欲爲國灑而使此桑榆老親淹淹白雲之下天下其謂之何萬一朝廷不諒強之而出知徐元直方寸已亂必不能佐翁臺分毫也昔太真絕裾老書生猶或非之世未有不孝而能爲忠者頗老

書報

卷十一

聖 可經堂

公祖設身以處也郵便小勒附泐伏祈台鑒

與南樞部史道鄰

山澤臞者不敢數數以賤姓氏仰溷記室是以展候恒疎非鱗翮之善潛也留京樞務廢弛已極聞老公祖臨蒞以來各部曹皆嚴暮夜知公之清風高且遠矣第左弁來往靡定江左隱憂莫大於此而東川雄心頗於輕繫位兩居皖似亦孤懸所恃以鎮我上流者果安在哉且獻賊渡江浙偏兩浙西江諸郡遂成旣脫蘇嘗之間未必能高枕也應撫又恐索吳賦擬守鳩茲萬一吳門有事復何以應昔年閩府建於句

曲與操院兩江臺首尾相顧以成率然之勢良爲有見裁操院而置應撫於極西俾彼此不相聯絡不知廟算何以由此老公祖可爲江南下一籌否紹理陳臥子天下才也從無有理君而輓南糧至石頭者有之自紹理急公始然明片語國僑下堦知老公祖能以此待臥子矣彭職方作何任使乞老公祖直示以驗麒麟勿以情面相從也空槭草草不敢多及翹首黯然

與應撫鄭鴻達

適作王薑庵小奏竟忽有尚湖趙景之太史與麒一

書

卷十一

聖 可經堂

九書蓋爲其門戶事也麒初聞常熟廣文之事通邑若狂方竊慨嘆以爲法度凌遲一至此極耿耿抱人心風俗之憂即微太史書固將謁之况又有太史書也蓋太史之意謂指君旦暮入告祈可從容俟之審定未晚萬一勢不容已則祝氏致死根因宜得情實必不可橫坐無辜而抄搶奇禍出自警家必不可假稱民變至於橫捏之單竅謗書必不可一字濶入爰書此太史爲友于之誼麒與太史交甚契知其言不妄然禾熟相懸三百餘里何敢強謂悉其情狀第與老公祖言國家立法之意與地方治亂之源何謂

立法之意夫法者所以禁奸戢暴止亂也如人命一事必須血屬具告他人不得與焉即血屬無人亦止許鄰右風甲呈報他人亦不得與焉所以禁奸也入命即真自簡抵外詐賊者科以賊罪搶奪者科以搶罪所以戢暴止亂也夫如是而民欲無厭猶有借命漁掠者此立法不可不嚴也何謂治亂之源夫法行於上則治權倒於下則亂使民嘗知有法則治不知有法則亂搶一紳者搶衆紳之漸搶富紳者搶富民之漸愚民蚩蚩見搶之有利無害也其不相率而勸於搶者幾希上臺不塞其源而故入鄉紳之罪以助

書

卷十一

聖 可經堂

其波而揚其瀾可乎故麒願老公祖之察之也蓋人情之所易惑者大抵謂紳強民弱欲稍示激揚以示風力不知趨利之勢合而成強獨守之紳孤而成弱強弱之勢已移而更左右其袒此膠執之見高明之所不許也伏願老公祖爲地方理亂計爲國家法度計反覆鼎致指君於入告之疏持大體禁鬻浮權情實俾司國是者有所藉以不能眩於是非即地方幸甚太史亦幸甚

公簡撫按兩臺

嘗聞國家之有吏治也任則觀其所爲歸則觀其所

守去則觀其所思故入其疆強宗歛手而小民鼓腹其吏之能可知也入其里素儒約而令聞不已其品之修可知也考其所歷之地或十年或五年而能險孺慕不衰於初其平日非勉強爲善違道干譽可知也若是者麒麟等得之舊嘉善令林公先春蓋林公之令善邑非有激詭奇異可喜之事亦非有吐納風雲任俠之行惟是有欲害我民者力護之使不得入有可便我民者力請之俾必得行如是止矣見其在治三四年間霍霍然幾幾然如有求而弗得者惟此兩念迴環於胸即公呈中崖畧一二政蹟亦僅得其

書輯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梗概未得其神之所至也公自乙丑至邑比及戊辰報政聲隆隆起時嘉興令留部嘉之民咸欲得以爲君有說公者曰嘉實首七邑調居之兩臺薦易第一茲固嘉民所祀求者但求公領之即真矣公曰余何所藉首薦爲苟幸無罪善民嘉民何殊焉卒不欲調公恬靜皆此類迨已巳以艱去公在治時有太學生數扞法其父故巨紳也以悖逆訟之官公持之急是太學生跳江右以千金壽一吏垣而托庇焉卿公之持之也據一二絕無影響事令吏垣中之考功賴河南道吏掌垣廉得狀異考功議會卑時去其名太學

計窮復購吏部胥於丁艱冊中改爲物故而考功遂謂避計遠衆察公去矣夫計與死孰重以死易計至愚不爲考功不能懲胥奸而以護前矯清議亦可笑也迨後掌道掌垣欲交章上其事考功不得已叅一胥塞責故林令之冤即被計時已徧 釐上矣迨後太學生抵法西市而公冤仍未白也宰與考功皆官留京麒麟等過從問故則歸誤江右吏垣懺悔靡從而公冤仍未白也鄭太宰爲公師麒麟爲公治民當處銓路時皆深知公休息計典不敢動而公冤仍未白也今渠徒步里門與二三後生談經蔬糊其口絕不言

書輯

卷十一

五 可經堂

及戶以外事蓋十有七年矣里中紳衿皆慕義嚮風奉爲師表於是匍匐上其行實於閩中上臺閩撫按以官評係地方事閣筆未舉待本省撫按會題生等是以合詞爲請也蓋往者 國家功令嚴重諸大臣省臺各兢兢爲 國家守法故即心知一二冤不敢撓計開便門今遭時會 聖主中興有人提挈肯得立致通顯獨是令重廉恥而輕功名故未有採聽陳於 上前者耳自閩中公械到日邑民語及涕墮思來悲並無不持麒麟等踵而泣曰請復我公也夫以公之吏治若是鄉評若是積十七年部民之謳吟思

慕若是知即以入老公祖青簡不辱仰祈俯採立賜
舉行焉

堂書報卷之十一

至可經堂



可經堂集卷之十二

書

嘉禾徐石麟寶摩甫著

與方相國禹修

臘月有便郵曾致小劫於鈞臺想上典記有日矣近日之事急則太操緩則太弛謀則太輕行則太重用則太驟舍則太厲此六太者平章之所不可不察也何也太操則刑峻而人重足太弛則法弛而綱紀廢太輕則權度短而爲鮮終太重則疑畏生而機宜失太驟則躍冶至而兢風長太厲則摧折易而怨望生

書

卷

一 可經堂

年來坐病皆歸於此故從來論治喻以捧水平之謂也朝廷稍失其平行之於下便如陵谷相去萬仞求其無亂不可得矣今上爲聰明不世出之聖主老先生爲剛方不再見之名世而所值又當鼎基十二欲墜之時挽亂爲治轉危爲安不能不於今日有厚望焉不能不於老先生有厚望焉辱示指疏富哉言乎然採之輿論察其行事竊以爲不然陳守富大賢之後難乎其繼精明砥礪愈久愈亮人有同然譬諸赤子驟脫慈母而易他乳其啼號亦必數日迨其漸漸馴帖漸漸撫弄亦卽真母不忍釋手矣人見

其啼號之時而不察其熨帖之狀遽欲與之易乳赤子亦何罪令其日疑日畏於生母之手乎故前日指君之欲苛求之者過也因戲數行遂亦相諒而不意熟視疏中陳之發難竟在司理同鄉同官兩賢相既實所未解顧林理坦中永守實無可議近來人才難得繼以爲如林理者尚宜處之清華之地收其慈和愷悌之用而不虞遽見抨彈未免鬱鬱結心血也兩官是非卽指公之是非其他又不敢言矣仰承明問及於蕞蕘不敢不以實對伏惟老先生審而鑒之新禧日繁惟私祝不敢以一芹潤公府也臨楮不勝

書

卷

二 可經堂

翹注

與祁督撫世培

輶軒崇局不獲一具鷄黍地主謂何每望西郵悵焉疚懷計梅破碧痕茶呵紅綉正璵珥再賁時乎歧予望之適尚湖趙太史敬之以家難號救於麒麟思排難解紛乃豪傑事文毅之後自當十世宥之又太史爲國家明邪正之辨人倫爭存去之衡柱抑數年處之若固此其人豈不能平日教弟於正致有地方激變之事哉細推緣起乃典弟名士錦者因鄉人祝廣文無故雉經邑中豪不逞之徒乘機攫取慮有奇

肩托名激變遂欲一經盡之此公呈之不可爲公路人知之也今其事已經 上聞質成在即指君左右祖卽分生死不可不慎必將廣文投綬之故士民摘抄之形兩索其實而後可以服太史之心併服傍觀之心也且聞太史之弟已赴 闕庭家中老稚皆賴指臺竭力護持不爲一面風影之詞所惑止是就事論事斬斷葛藤趙氏安而嘗熟亦安矣老公祖向按三吳擒奸彌變功在地方惠在人心黃童白叟至今思之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言易入而事易明此太史所幾幾以祈者也望老公祖慨發一言致當事

書簡

卷

三

可經堂

焉又雲間林司理廉靜寡欲人也聞指君以風聞糾核不知何事松郡士紳爭索麒麟爲之排解不知縣不敢以口舌爭也念昔大計時是理賢否早在洞察便中并祈一言何如新禧磨至遙望額手何日抵白門敬艤艦駕湖以俟

再簡祁世培

日夜望星輶之過故前日爲趙太史城中未竟崖畧又聞老公祖業已 上求閑疏也然則石頭之行將在暮春時候乎我浙向號寧宇許都一駭豎子乘吏之穢與備之疎偏袒一呼兩浙氓士送欵約應者不

可勝數姜端老義憤填膺慷慨誓師散金結客破家養士足張我軍然旗鼓相當亦不無小有利鈍茲役也向非左直指電返出境之檄陳司理星迴輓粟之車浙之爲浙未可知矣蓋紹理與東義風馬牛無涉也卽奉御史臺檄察盤其地不過勾稽簿書平反一二獄案苟無騷於地方卽報賢理稱最矣非有兵革楚任也兵凶戰危勝則無列地之賞不勝則有夷事之誅又愚者之所易知易於觀望諉卸也乃陳司理自白門聞變叱棹卽歸嚴發雲逝不辭舍耘不恤利害不憚勞苦不避嫌謗毅然直馳躬親鞋襪除夕進

書簡

卷

四

可經堂

師單騎虎穴誘其渠帥離其部曲與賊死黨六十人同至戲下駢梟境上非忠義膽畧兩能若是手若使遲回數旬則二邑雖歸賊氣未奪一得打糧聚穀乘高設險我師仰面而攻曠日持久老師匱財必有他變張獻忠馬腦山之事可謂前車因其獮薶之易遂謂賊無能爲未敢信也司理胸書萬斛期抱古人自然口不言功而吾鄉清議明功罪以風將來殆不可無一通 上聞也卽左直指再返未中會侯公祖廣成亦不無望吾鄉諸君子發明其一腔熱血一片苦心此非祖翁與姜倪兩給諫誰望焉蓋此番龕定左

陳兩公祖之功自如中天日月人所共見其間功罪有可相准者有不可准者有有罪無功者按疏似未必和盤托出隱躍描繪自在神腕至於犄角力戰各弁俱有斬馘而剽悍淫掠過賊數倍迄今東義村落一望旣脫不可爲訓惟遊擊蔣若來節制之師不妄摘獲亦宜表章及之以勸後之爲將者祖翁現處端臺梓里之事決難嘿嘿故敢上所聞以備採擇臨筴主臣又未同知輟膳決精悍功亦居多按臺功罪疏附上

與錢虞山牧齋

閣下新禧何似人言入山閒不知人山反蒙於出山只應酬兩字便斷送無限年華日亦不足然膏繼之兼之家無執炊之婦膝鮮任事之兒凌雜米鹽手經擘畫益覺出門便難每望虞雲丹霞如繡歸旣數月猶賒瞻被則某之所顧影自憐邇風欲結者也素關百二一朝撞破西北一路殆難收拾且獻賊廻翔於衡岳左弁跋扈於江黃留京卑虛危若朝露隆中臥龍豈得長臥前移勒責備穀城此老自當今一片有心人在江南最久受知于閣下最深當必不使祥麟威鳳空老谿山也竹亭任事慙而且駭遂至今日然

其當日爲諸正人一段苦心自不可沒覆巢之下寧有完卵期與老先生共匡定之趙太史門戶之變怒甲移乙亦太苛矣若使抄沒之柄抄之自下不可不謂典亂同事也語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太史爲閣下後輩排難解紛俾地方各有寧宇生死適得其平不能不於老先生有厚望焉兩浙之變甫發旋定上賴直指下賴紹李然臥子身入虎穴取虎如寄功尤最奇吾鄉得此一賢殊足張吾軍也承諭無傷公緣近來臨叩頗厭客使曹丘之舌無處可施奈何卒卒久不得報聊寄附候不他

答徐太史勿齋

公郎責禾不獲班荆縱譚時事歸而聞之殊深邑邑負罪疎矣竹亭任事稍慙懼茲酷禍天下多事刀鋸湯鑊大都及於

然亦不過禍及其身

不孝之典或尚可徵卽引交結之律及於流置自有竹亭子在必不及於太翁之子培遠也當今之日過厚不得過薄不得揆之天理而當質之人情而安亦可已矣若必欲任爲一身一家之事便非弟謀之所能及總之大孝在異日不在今日在永久不在目前

望翁臺鼎呂及之秦關破碎國家之事從何處做起計惟力行撫循以收民心力汰繁冗以紓民困庶幾救得未亂之處近聞清鎮又復將來漕白盡困矣如何如何承諭草草布復

與同門吳磊齋

前有手削言東義事而未詳也今幸應時底定則舊按君與陳司理之功昭然日月而惡竹亭者又欲寬其家子弟於叛黨之內則誣甚矣天下事往往爲風聞所誤如紹興司理忠義素著吾鄉諸正人疑畏不敢用若非左公祖力排衆論而用之則浙之爲浙未

書報

卷

七

可經堂

可知也顧今日啓蒙之原在吏猥而貪法繁而苛賦日增而莫知卹也語曰去其所以害馬者而馬安矣昔日金衢之間有吳幼洪公祖品介而端治清而肅故向來伏莽潛消於不見不聞之地及其去也監司不足以樹型司理又無所彈壓小民失所依恃奸民遂得挾以爲亂繇此觀之救寧地方詎不在激勸長吏有術哉如矣公祖者今當考選之時正宜擁之銓諫之席以爲賢吏之報則繼此者庶知所趨向而首議愛民矣乞老年翁留意弟南榜同譜陸坦持憲長孝行篤摯人也敝年伯春秋高偃臥有日矣止此一

子藉以爲命而責其絕裾以出此必無之理聞河部代題入都并望齒芬錫類及之老年翁榮遷尚未見報令人心癢想新祉倍集總於此時得佳信也春風漸和百惟珍重

與吏叅贊道郝

居諸如流去日不返未須新禧春光行半撫時感事能無悽惋伏讀大教彌任杞憂夫病至和扁之所却走者始爲真病事至老公祖之所棘手者始爲真難疾風無靜林決洪無安濶即使退閑老子長欲躊躇烟柳之間炙背櫺籬之下距可得乎此縣之所北顧

書報

卷

八

可經堂

自悲也揆厥所自皆繇吏治請以近日浙事明之如盜竿許都者縣聞其始亦各臣之末裔非若三秦逃卒計無復之嘆目語難一往不顧者也因四方弗靖憫然有登壇食鼎之思刀劍自雄結納亡命以期一用無奈河清旣不可俟虎冠之吏又日夜持其短長取于取萬刻難寧帖於是乘民心之愁苦撫臣之被逮狡焉一逞豈得已哉向非左直指聞警星回陳司理單騎疾走發其感憤之心訪以功名之路牽臂同歸延頸就戮則漸之爲浙詎可知哉今當事諱言激變之繇稍移功罪之實則一時僉定之功雖大而將

來隱憂之處尚多 國法何時得明國是何時得定
尤而效之弊將安極良可慨也尤可異者許都之黨
有吳公子此原婺州人今罪人已得而一時蜚語嫁
害敵禾不知何故誠恐風聞及於石頭爲禍不細故
敢附聞左右幸高明察之彭職方觀民縣之素所北
面者今蒙老公祖許可知其益自激昂吐奮有自矣
感激感激伏楮可勝依念

與彭職方觀民

自水衡共事以來每欲步趨芳躅忽已瞠乎後之今
語驟又將廿稔矣有以夫屈軼之日銅高茅之日長

書報

卷

九

可經堂

也 國家用人有如積薪賢如年翁至今猶刺趣郎
署史鮪之憾何時去懷麒有自訟耳四郊多故 皇
路艱虞未被兵之處滇南遠在天外二粵又復見告
閩之□□有似養癰晉之蒲坂聞復蠶食其能任
國家徭賦之徵自四府兩浙之外蓋亦鮮矣乃許都
一旦蠢動輒有磨拳矯首而思應者此無他貪吏腹
削之日深小民性命之日蹙不得不爲鋌而走險之
計以苟旦夕之命故今日欲善東義之後當明激變
之因欲得民心之安當釋民心之憾弟聞許都年未
三十一佩牛佩犢之子矜耳翩翩自命爲佳公子與

東南賢豪長者游使弟早歸一年則孺子之門亦遂
有黃巢之跡矣豈真蜂目豺聲生有反志者耶無奈
長吏之貪窮山罄谷僞檄一敗株鉤蔓引大開詐局
平日馳馬試劍之徒度不可脫狡焉一逞幸左公祖
星返已去之輒陳司理端決誘降之計微 社稷之
靈一旦底定而金衢卽落賊所不斬不伐者今遂干
里颺脫矣又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東浙自有一同亂
吳公子業已就戮而妄指我禾袁門多過如此議論
正堪付之一噓或有言及望年翁出片語明之母致
撥渾鴛水劍肉生瘡卽仁人之有造於梓里也真切

書報

卷

十一

可經堂

答夏銓部瑗公

高軒不易至禾草草後去慙何可言別年翁之次日
卽那小艇入虎城晤諸臺長暢言竹亭事蓋姦黨律
文籍沒與謀反同而 大明令一款凡籍沒家產除
反叛外其餘罪死止沒田產孳畜若田地內有祖先
墳塋者不在抄沒之限夫坵壠且不沒況同人之產
子今復揭明止沒田產孳畜則室中之藏尚可寬也
各臺亦唯唯聽若律中止有妻子爲奴一款無安置
一款爲奴久格不行此事可無慮矣 朝廷處分此
案已覺過嚴皆繇部中不明律意亂引故入按其本

條底幾交結近侍則興義興同入地下尚不太枉耳
不然所亂何政不幾傷 聖主之明耶今日我輩力
爭太華一半諒不致別有波害也北解事年翁處分
正是弟意卽以聞之陳祖臺可也鹿兄欲徙宅而無
其資弟不能爲戴安道造宅殊愧古人不得不以齒
牙爲構考繁幸老年翁資之牙許卽是此兄萬間也

答曹司李遠思

自昔瞻言存隔歲月紛紛塵埃莫能具悉音問然亦
微聞聲名蔚然也頃拜岫老書極稱英才卓品以爲
後來之雋岫青豈妄許人者得此益深愉快我鄉之

書報

卷

十一 可經堂

光我道之亨無煩謀筮矣承教謹銘諸心所云似可
惟詫一行仕宦此等何所不有總祈持正靜壓無多
瞻顧我老卽容曲致如所諄囑過承記注何德以承
之惟有存臆不忘耳不腆一芹非敢云報併祈慈鑒
復岫老一函并往銅陵君子亦祈晤間道意臨風企
想莫極神留

答吳司李勿洪

恭惟祖臺儀庭德鳳華國文龍讀入索九丘有用之
書領三光五岳未分之氣淑問播乘聽之獻皎月高
臺祥刑贊持斧之規清風廣袖稜稜霜憲狐狸鼠雀

潛驅挺挺風裁鬱鬱鸛鴈畢察外臺耳目而旣效矣
北樞喉舌其式資乎石麟蔭翹粉榆情周杖杜過承
不我遐棄容秋玄對何啻神映秋水而峻嶒玉立退
而噴噴使君輒作數日思矣以今 天子明聖賢相
吐握虛懷茲日應召朝陽首重豈伊異人哉勉旃以
爲時望則山中之所拭目倦禱也使者之辱心焉
載之率爾報謝不盡翹切

答陸代巡嗣白

遙聞風烈埋輪之節何足重數正不惟栢臺十分氣
色將來回天浴日許大作用只此膽力有餘矣拜教

書報

卷

十一 可經堂

娓娓拊心世道某爲閑閑桑者亦何敢深言天下事
然正人在事庶幾補衮有路此則迂老所爲 君父
厚幸也八閩狙悍姦宄叢生至列在薦紳縛官長之
手而令不得展風氣惡劣昔頗知之曾不意江河之
下比乃較劇此正居高者挽回之日矣底事得其要
領秉正不阿惠文之風裁實所應爾彼樹幟者卽多
作伎倆能茂閑撓正耶太疏旣行靜須後命一以不
聞不見持之無致禍結兵連此大學問大識力總無
奪此矣所示謹當如指謬老敝年兄老成端慤司理
君謹潔英敏庶能仰承爲理旣快共事之雅尤深榆

社私慶然緇衣敦好玉成後賢早知盛心所屬而某
一念惓惓則更三致意焉致蘭二種具荷垂神紉芳
味臭此稱蘭訊矣感荷難名其他膳賜更屬過情又
不敢自外不腆聊旌遠思非以爲報冗次率布臨風
未盡瞻企

與孫荆垣北海

憶在長安時風期相許道義相親非朝伊夕忽以議
獄忤相片語相激幾冒不測仰荷聖恩慙還骸骨
繇今思之遂成夢境蕉鹿塞馬寧有定哉吾輩立心
只求不失其正而已惟是遠達教言不能不霽鬱結

青輯

卷

十三

可經堂

脾肝耳李張二賊騷動天下勢成燎原將何所底江
南隔在天末緩急救援莫及近聞闢又破晉窺畿不
識果有之乎有則戡定何日杞人之憂未有艾也如
何如何

與馬掌科培原

弟既數有手上亦復兩奉手批知翁臺念弟不減嗜
昔感激奚似仲春有客自邸歸云吾鄉諸長者爲綱
繆桑梓計擬以弟與劉念翁代置不知何故忽有此
論若以起赴武夫公侯干城則不惟弟不能卽念翁
亦不能若以然灰路斷借此干進則不惟弟不欲卽

念翁亦不欲若干愛人以德想翁臺亦姑從衆譁而
心知其不可也秦疆淪沒賊有家矣賊處建銳之勢
我無破斧之征割據可慮僭食更可慮不知廟算
若何以紓田間績室之憂也孫掌科北海向有同心
弟有小憾附致

與鄭太宰玄嶽

憶在長安依依字下春臺華胥未足云喻春明門外
醺酒脂車語必憂時笑或破涕去任關切情各自喻
當此之時某亦惟以老先生去荷矣延至夏月衝
解維瀕危數四率有天幸始知長安之風波甚於戈

書輯

卷

十四

可經堂

鉅慘於秋不可獨遇也一路與劉中丞參差前後
危則相戒驚則相弔又得祝生孝廉爲伴道味稍稍
不孤惟是老先生寒寒寡諸憂念不置比至德州與
觀計案見諸難處巨貪無一漏網是非之公高邑以
來於今再見因酌酒辭地謂老先生此舉可不負此
出矣不意後來雲變波詭山飛海立口氏之干學未
底於聞道識不足以配才援弓向人而省括未審開
關延敵而營壘未密一失機節拉羅自壞徒足殺軀
誠其自取然誣誑數萬茫無一據窮搜力索僅得銀
盃數個衣服數襲而已司敗擬律比於姦黨遂與劉

超同類共誅豈仲尼亦爲已甚乎蓋某之平日素不善其所爲當熊姜獻上片言激主遂至投杼彼有力焉思某不受其所教也然某卒無怨憤如不見聞各還其面目不必念其本來庶幾大道爲公之意及其敗時臺省之矢交集座主之怨漸彰而平日之蜚語相倚蠅結相托者無不反唇相譏下石恐後人情厚薄殆可畧見然則世之翹然以意氣自負天日指盟者視此亦畧可衰止矣噫朋友之道晦而君臣之義亦微今之壺漿迎賊甘爲僞官者得非此類爲之權輿耶封疆日蹙國勢日夷仰天叩地爲之浩歎南

書

卷

五

可鑑堂

國上流騎弁盤踞有似養虎羈縻歷何道之從老先生悉彼形勢幸爲某一指示之發其愚錮解其鬱煩也久欲馳候因歸家卽有亡婦之變耽閣至今罪戾已極想日來杖履甚適新禧轉佳種玉幾何殊願慰所渴懷也不腆薄將乞鑒茹之候廣成托致悵悵檄儀並上臨書惘然

與劉總憲念臺

春來杖履想佳刪詩定禮秉教宜鐸障旣倒之狂瀾敢人心之長夜非老先生誰望焉某邇來多病不能趨侍左右以謠所疑真所謂西家愚也先生何以教

之長安議論欲以翁臺與某分練兩浙鄉兵素有一明旨不知此事自地方官府設誠致行卽現在額設部伍時其舊粟汰其老弱精其蒐閱自然退可以捍圍進可以入衛何必更使局外之人越樽俎而代之乎部咨到日老先生定有大疏陳其利害來審尊肯若何幸先示一二貴府半刺沈公祖向在縣門下素知砥礪不知何以左遷至此其雅意願入官墻一望見宗廟百官之盛幸勿墜之戶外或有教言卽此公祖有便役可爲書郵也草草不多及伏惟爲道自玉

書

卷

六

可鑑堂

與黃撫臺跨干

三衢續解之子道法臺悉從寬政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如此善後反側可定烈燄可戢今日國家之事無大兵與漕借漕爲市者往往肉民以餒旗不知民散而漕詘以漕爲家者往往進金而退粟不知金生而國因此兩者知老公祖所不樂聞也而事有甚於此者近日嘉秀之漕兌是矣推原弊始大率縣於土著之奸勾引爲利而官府以一切苟且了事爲幸於是九石八斗之隨潤勒至四五十金而未厭也衿士膚髮委地小民肝腦狼籍折乾不從亦復如

是極力號呼無有應者夫民有疾苦而不能上聞此
秦晉之民所以認賊爲父而江右之民未亂而先去
其鄰也大可慮也竊念驕旗卽不敢問此土著奸民
之並緣爲奸者地方官府力能制其死命何以亦奉
之如驕子而不急殛之以清漕竈乎今幸署糧道公
祖廩廩操三尺以從力酌軍民之平庶可稍甦一二
然以未得晉謁皇皇欲歸會城老公祖何不下三寸
之檄令賢道終始禾局以寧此一方子又接卽書云
寇報前驅已屆懷慶而 驛亦復窺關筆上大震此
正封疆之臣枕戈磨掌秣馬束芻以俟之時也况聞
近 遣輔臣視師桓桓之旅不能及于樞部是以有
特遣職方練兵東義之役非膏之原黎民所懷想地
方不無惴惴驛驛是恐然 王命也而職方何孝廉
恪人又甚賢使得安意行志練成一旅忠義之師稍
有緩急卽令將之而北亦可省地方他日調度之苦
將伯助予不能無望於老公祖焉東義激變之繇長
安已悉恐舊直指報章未必水乳似尚厯祖臺乙夜
之慮新父母久不至小民如在湯火如何如何果慕
黃以陞是歷廿年肺腑交窮而有守使署一簡僻令
必有可觀願老公祖留心焉又敝門生沈諫今爲紹

與二守其人亦素有志趣幸勿以明經少之武弁如
蔣游擊義勇可鼓盧洪喬忠誠可任兩人著功東義
節制之將也忌者頗衆故獻言及之願老公祖力加
護持激勵必可藉其一臂之用伏祈丙鑒

與施中丞四明

天下之患大率繇於是非之不明用舍之不當而此
兩事惟御史大夫得糾正之今 國家以翁臺居斯
地卽是非可明賞罰可當矣弟以山陞老農不復與
輓卽報故於翁臺之建白風采不少概見嗟嗟焉如
朝饑而禾有以慰也則請試問一二事如曹道長秋
岳議論慷慨吾鄉之杰然亦西臺之杰然者其事甚
白何以至今未雪也吳大理喧山沉毅果斷一腔血
誠乃心 王國胡以至今未節鉞也其簞簞與帷薄
交譏計典與與評共棄者胡以資緣得入至今未逐
也蘇嘉何地而缺守經年不補激變何事而勢吏仍
復衣冠凡若此者似亦先生事也先生責也其他故
未敢深言也願翁臺爲弟示之

答史參贊道鄰

聿禾海角卽書時一兩月斷絕而草墊陳人亦復一
意杜門寨所聞見前月廿七日會侄調選北上抵潤

折回叩其所以始知劉弁散伍於清源高傑踴張於
惟右咽喉一線遂已殫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獻是
以攬衣傍徨中夜悲嘆卽理舡艇過吳門一訪 神
京消息甫次金閶台制儼然至矣時前月廿九日也
捧讀三四涕泗決願真定失守督撫俱亡雖黃巢逆
魄終擒而洛陽危形已見 廟堂之上情誰出而圖
吾 君者昔少康自竇犛於有仍夏父辭邠率西水
泚今日之事毋乃類之耶抑虞旬舞兩階之干宋室
決澶淵之渡 六飛親駕以討不廷姑待援師四集
慮善而動也夫鉤陳天仗久諸孤虛雲暉翠華孰司

書報

卷

五十一可憐堂

圍牧汾陽之弘獎唐室忠定之誓師平江知非明公
莫辨此矣泣血枕戈良非虛語臣之事君子之事父
苟遭時不幸忽有急難卽強者宣力效死弱者輸將
故誠大義所在自不可解故捐貲與致身孰難孰易
名節與紅朽孰重孰輕想有志之士必不以此易彼
繼奉詔之日卽飛傳檄致鄉老因在吳門首移蘇郡
麒麟故貧也悉索敝賦以身先之知燕領之涓滴何益
於燎原而蟻吻之牙脰或可以勸義走信移隴江南
兩浙次第舉行郡邑頗遙大槪惟一度星夜知會必
得兩月方可編達貢金幕府尚難刻期顧念此何時

也關莽樹粟以慰朝飢採金鑄鑑以理晨梳詎曰非
計虞已後時故當濟河焚舟之日而爲沿門持鉢之
計竊恐迂回而無補於事也任天下之重有經有權
近聞百萬漕艘折頓淮上則數萬行糧可借爲用又
嘉定十萬漕折解輓靡從尚懸縣帑此翁臺今日傳
檄而明日卽可致戲下者也又五府白糧鱗次待發
未敢征進其數萬水脚徵在各邑亦翁臺可與各撫
計議暫移那爲餉者也以 國家之物供 國家之
用題目甚正取辦又易願明公熟計而審行之若諸
紳捐助一有定議卽可留爲將來軍需雖固不敢不

書報

卷

五十一可憐堂

龜勉效將伯之助其費金三十兩仍歸左藏一介
使往來道里不敢更煩明公擘畫忠孝二字獨翁臺
負之以行令人遙拜下風哽咽不一

再啓

小蠢跳梁一至於此想 朝廷蒿目望援非一日矣
捲甲疾趨宜在旦晚待助而餉勢必有誤如前說可
行也又可慮者留都今日視疇昔太平之時更重近
聞人情洶洶拳拳鮮有固志祖臺參贊重臣殆難輕
動糾餉選師托付副樞以行而老公祖則收拾淮左
淮右江左江右以待後命不然如負重擔者脫一頭

卽兩頭俱脫矣可不念哉凡做大事以得人心爲主
得人心以安靜寬大爲主前事之失後事之師無論
其他卽如近日科員催漕內員催贓皆設法瘠民之
事非設法肥民之事人心安得不離秦寇之發始於
鄉員之催積逋所催幾何而貽禍至今不可收拾諸
如此類小得大失此人臣之爲國謀不忠而土崩瓦
解之所繇成也合計天下大勢惟有江南坏土稍稍
乾淨耳然石城之蓋藏老公祖所知也江南之民止
有田房而無蓄積故其貧富可望而知不必深求也
邇年以年豪右盡於飲博臺榭小民盡於貪吏榷胥

書報

卷一

主 可經堂

萬畝之家縣而不得一矣二萬畝之家郡而不得一
矣三萬畝之家會而不得一矣此老公祖可執塗之
人而問之者非大加樽節愛養更安所恃以爲安攘
張本乎老公祖欲爲李郭事業再造 王室當思此
言矣天下事尚可爲亦催一兩月內布置一局兩設
立一規模使人曉然知有必固之形則人心定而百
事可做願熟計而毋與俗同

簡蘇郡紳公啓

國事至此令人飲泣不休南叅贊慷慨誓師苦難措
餉因發傳帖求輸我輩 君父之讐義自不共苟利

社稷何受髮膚視家所有盡搜急公臣子之分也輒
擅以交喪塵之來楮亦先從隄始之意仰祈同志各
列樞啓左方遣人知會者郡中乞勿翁徐老先生爲
主嘗熟乞牧翁錢老先生爲主崑山乞瑞翁顧老年
丈爲主太倉乞駿翁吳老先生爲主吳江乞中翁陸
老公祖爲主嘉定乞廣翁侯老公祖爲主事在燃眉
萬勿緩祖

簡夏銓部募仲

以國事馳至吳門吳門洵洵若謂幽燕陸沉也者聞
今佺年兄京回遣人覓來一會不可得隨馳至京口

書報

卷一

主 可經堂

甫發舟接南叅贊書益悲憤欲絕乃道遇廣翁公祖
得吳鎮之捷爲之稍解又知保督死於兵變順撫止
負重傷昌撫兵譁起於協守者偏之而譁似未有大
作逆事讀大教種積石畫匪矣所思禡師勤 王龔
凶而出當事似無再計但以南叅贊未可輕動宜料
兵聚餉付之副樞以行蓋以副樞署叅贊人心必離
而近日南京遂操天下全局料理淮左倣右江左江
右諸處爲 朝廷收拾一小小家當以爲西計北征
之具其功十倍勤王如此兵力如此時勢便
二萬總是兒戲緩急無朝全在因勢利導處

如劉澤清高傑諸人或用或不得不得矣吳鎮一勝便侯又與兩無非罪之使叛也宋高宗撫諸名將皆中前頭一着惑於僧賊便終不振耳如高宗亦哉大抵機權之行皆本至誠至誠透露即是機權今人認做兩件所以行不去 國家大事皆從此誤可嘆可嘆近聞 廟議聚訟南遷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人雖狂而言不必狂拘泥死守似非臣子愛 君父之道吳鎮邊兵久處京圻必有變故若藉其扈駕而江南各鎮撫之兵相繼責發相望於道卽翠華南幸

書牘

卷五

三

可經堂

不妨緩轡徐行其諸大臣仍半留在北與勳衛居守半携之南以謀恢復似亦未爲全非昔人云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亦正爲事勢萬不得已而設若國君死社稷 皇上當如此說臣子不敢如此說未有爲人臣敢以 君父爲孤注者恐失此機會求南遷不可得也恪老聞有使者北行擬有數行復穀城欲附之去乞年翁問聲容而不一

簡平湖紳公啓

國事至此令人飲泣不休弦高一賈豎耳非有食祿之義稿師紆難卜式田舍翁耳不嫻詩禮之訓輸粟

助邊忠義發憤於胸膚髮自輕於外况身外長物志切同簪者乎南參贊銳志勤 王傳檄輸餉本省糧軍公祖亦同此意當事者置身金革之中在家者力任芻稿之事固忠臣爲 君父之義亦智士保身家之法也除史道老書稿錄送郭丹老外敢推明厥旨編告同志雪銅駝之涕已昧先幾血鄭畋之書良非得已幸我高明亮其悱惻

簡侯道臺廣成

適會張玉老譚及 國事賊絕痛絕急急收拾江淮爲進戰退守之計劃不容緩蓋固江南以待 乘輿

書牘

卷五

三

可經堂

尚可成立小小門戶若復觀望停緩兩月之間我屬俱爲虜矣賊之前驅所至稍有抗色無不流血數里然繫組而縛跪迎馬首者城下之日責以輸餉盈萬盈千夾搜不足繼以炮烙噫此就非稱臣送款者耶而挫辱凌虐至此一派前引一流後隨甘心折了名節又折了性命何真頑不靈若斯也 中諸老不思料財集餉自固門庭惟暮夜相商避敵之計惟怯如此不知名義亦終必降而已矣舉一 而其餘可知也卽日馳會撫軍度四五日可歸歸卽抵白門會南黎贊聞陪京之人惡參贊之執日夜騰謗如呂諤石

故事通國若狂競應可慮當此之時須得合謀定策以收人心固疆圉爲掃蕩張本年翁可坐視不出耶我兩人同趨石頭清息時勢商畧損宜亦臣子之義萬不容緩者望之望之

勸義書 原題當哭

獻啓各位老先生我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而秦晉燕趙之區或面縛請降或逃虛自匿鄉紳守令監司撫按師師巾幗求免一死無有一殉睢陽之節一瀟處存之涕以伸大義於天下者豈天道無知人心盡死遂至三綱九法攸教至此極乎或者疑今日之用

書

卷

五 可鑑堂

人太薄故報禮不重竊謂愛才破格至 皇上極矣如特用如保舉如起廢如解網何一不厯 睿慮惟是庸相盲曹時有借徑致生疑阻何虧 聖德乃敢歸過 朝廷又或者疑今日取民之太厚故四方離心竊謂安靜養民亦至 皇上極矣無聲色狗馬之好無瓊林大盈之積無游觀臺榭之費無耐金手實之令何者不是 皇仁甚至議款議撫無非屈已蘇民而逆焰彌張致科其歛何損 聖慈乃敢歸咎主上故各地之棄師潰衆望風迎拜者實臣民之迷惑逆倫非 主上之有遺行也今夫家有奴僕謀主

而掩其室廬田產者愚夫愚婦必有公憤庠序學校必有公激紳貴守令必有公討此豈有共主之誼哉民以綱常名教所在人人得而誅之天理民彝不容一刻泯滅也李劉二賊氓隸亡朝祖父世爲臣妾食毛踐土無逢菑害長有子孫 國恩何重一旦嘯兇聚逆稱戈犯順與人奴謀主而私掩其家室者何異普天率土俱有同讐之義俱負討賊之責與路人生僕更殊顧休息逆焰抱頭求活明於彼而暗於此獨何心與語曰桀之狗可使吠堯吠非其主也夫主雖不仁一爲之主狗即吠乎不忍不爲主司吠蓋激於

書

卷

五 可鑑堂

燕思之耶蓋賊本豺狼無厭虎豹難親磨牙舔血擇
大而食是其本性故其誦計先以假仁假義誘我人
民繼以鉗烙刑誅索其金帛嬌姬艷婦奪之懷中幼
女弱兒弄之棚上十五年以來靡日不然矣信奸細
楊詡之小仁忘父母不共之深憤同聲附和謂賊輕
刑薄賦愈於王政是猶屠豎待時烹宰暫飲鸞刀拊
毛以桑之甘藩以飼之禽悅歡忻如游樂園不知殘
汁在前金刃在後也良可哀也哉 高皇浣濯腥羶
重開日月我 皇上剪除翹逆再開乾坤功高而業
必永澤厚而流自長區區小蠢豈能改步況賊毒焰

書報

卷

可經堂

薰天惡波竟地殺人累萬萬流血數千里倒置冠履
凌軼綱維罪大惡深數窮理極此殆天亡之候也昔
張角統三十六方之大衆一朝沉族於廣宗黃巢挾
百勝之餘威倏爾銜刀於虎谷固知逆天理者雖強
必摧乘大德者雖弱必存從古以來無一爽矣三吳
素號忠義之鄉人懷慷慨之節遭茲 國難各厲血
誠因家力之饒乏權養士之多寡剔隱佔與中飽咸
搜捐以急金計三吳兩浙之間可養死士百萬扶義
而征鼓行以北掃羣寇於惡極之餘起 泰運於中
興之會庶 國安而家亦可保 主固而身亦無虞

視彼蒙面喪心身辱家破者不貞淫異狀香穢殊等
哉顯名厚實無出於此小啓至日乞以諱說各論其
父老各勉其子弟自古無成王之賊子亦無不敗之
窮克財幣甚輕名義至重與其拱手獻之仇讐死有
餘臭孰若先事資我敵懷沒有餘芳哉昔臧洪殉身
私交而合邑盡為效死張巡懸像傷哭而宿將無不
捐生風行草偃是在司教化者倡率之耳南叅贊史
道老我撫軍黃公祖今總督張玉老皆卽日誓師擊
凶而出專待芻粟以安士心石麒不勝飲泣待命之
至

書報

卷

可經堂

此書稿成於四月二十日未聞 君國之難也越十
日而白解自燕卽歸具述冠情甚悉嗚呼 龍髯莫
逮猿淚何窮此恨未伸戟喉非痛 天子徇社稷
先帝已獨荷大節以歸天國賊在秦陞後死者可任
三綱之掃地誓血復讐枕戈待戰臣子之誼也凡有
芻粟應卽捐輸庶幾不共之義云耳石麒再張

答劉總憲彥臺

前聞翁臺與姜寶老慷慨誓師欲抒 國難麒麟屏
亦擬康軀以從不圖措手莫及冠禍酷烈覆我邦圖
騰我臣民 先帝殉難 青宮蒙塵慘痛至是生不

如死而平日侈譚節義凌駕人倫如□□□□等
揚揚爲官稱堯道舜恨相遇之晚天昏地慘獸心禽
行一至此極則闖賊之罪又當末減矣吾鄉幸有施
倪周吳四忠臣相將死節猶不愧名節廉恥之鄉而
世道人心可悼實甚開門獻款者大抵皆屬閹寺文
臣則張伯鯨助臣則 亦與閹同事尤屬可恨
此皆得之牧老者似可信也 監國踐阼臣民有主
可爲宗社慶第賊鋒銳不可當而叛族之親在江以
南者爭思獻謀獻地且驕弁嘯嗾而索餉如虎夷丁
觀望而語戰如羊天下事尚可幾倖乎近見吳門即

書簡 卷五 元 可經堂

抄翁臺與鄭玄老皆以原官召用夫用人風紀是
新朝最緊要地丁此時勢每事革創雖非吾君之子
猶是 神皇帝之懿孫也均負討賊復讐之義又何
敢以引年之說不出而圖匡扶 龍定乎竟不知紀綱
法度人心風俗神氣元氣消磨殆盡當從何處收拾
耳程嬰杵曰私門之祿也一爲其難一爲其易翁臺
可不思起而爲其難者乎鄉約保甲自吾輩事第人
情皇皇子矜猶喜生事一行保甲便多扞格幸巡道
甚賢容典熟計而力行之措餉一節明論甚確聖人
復起不易斯議亦即告之當事草草附覆

答侯廣成

金閨再晤時尚謂 國難未劇也不圖蒙而喪心之
人相率迎拜遂至失守十四葉聰明慈愛之 聖主
投繯西山此恨此讐何時消滅若使一慟足以傷生
則麒已久在泉壤矣 監國初立虛懷克讓似是中
興一機而遙聞羣小利其易制復爾比周相煽顛倒
黑白朝廷在則思攘臂爲朝廷之美官賊至又將倡
首爲賊之勸進安往而不得甘衣美食焉此無恥小
人到處柳明花媚而山林草莽之人反義憤填膺悲
來欲絕者也世治則君子在內而制小人世亂則小

書簡 卷五 元 可經堂

人乘間而侮君子此裴晉公所以幾中盜手也祖翁
亦有是耶日開輿衛易之防小人者至矣願祖翁留
意焉勸捐勸助非賢者事而一段憂國卹緯之意不
能身披矢石躬擐甲冑爲 國家復讐自不得不計
出於此此治麒有當哭一書亦大意在哭人心之死
也謹呈請教北信有吳鎮三捷聞賊踉蹌西歸真耶
僞耶想祖翁必有確耗伏枕作草不能觀述再祈面
布

與史道鄰公書

敬啓適讀台檄糾義勸 王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

爲強弱先聲所指知是小蠢穢魄之秋矣生等共有計賊之懷俱切同讐之憤敢不黽勉悉索視力所至乎 國家多故人才難得故自古名世大臣無不以愛惜人才爲念而天之生才不能兼賦隨孟方員者靡靡可親而緩急罔賴孤行一意者落落難合而難大可投所恃非所愛所愛非所恃此集羽多腹彘張網鮮巨鱗動輒抱乏才之嘆也邇者吳門倪司理才本靦風駕憲守亦含茶嚼鐵可謂無負地方矣而不知占於無首戒於無徒幽蘭當門鋤亦自取積毀之餘骨銷已見向所口噓筆錄之人皆心存觀望惘疑

書牘

卷

三 可經堂

莫救聽合郡父老子弟孤憤向隅狂走奔訴而不爲之所獨老公祖於七百里外飛章慰勞期以將伯此李文肅延納後進教誘無倦龐士元所謂拔十得五猶恐失之之意乎真古大臣以人事君之誼匪夷所思蘇郡張士仰激高節匍匐重疊陳訴交戟之下夫被讒去國之吏有何氣能使人舉國若狂如此可見三代人心直道具在而此李平昔治狀亦於斯畧睹一斑也惟老公祖哀憐特與代 題俾吳郡士庶月來鬱結之氣稍稍一吐則知人之明與逮下之仁兼得之矣生等拭目望之臨書惓惓不一

答吳巡道魯崗

會城不循典制先期成服然亦未嘗設 位哭臨也人情洶洶似不專爲發喪似當論廣文詳告之在我者皆 先王之制則衆議想自息耳各院皆思拂衣此殺卽是好細豈有 國未改步 新君踐阼而爲人臣子者遽得來去自繇恐一日未爲闖賊之臣一自不敢作此想張此口也善邑紛亂曲在紳耆責紳曲在民者責民紛紛自定似亦無難處也草草附覆不盡外當哭數秩奉台覽或致諸相知者

與吳巡撫石袍

書牘

卷

三 可經堂

新朝草創事如嚼毛而助闢比周歸於內扈帥阻兵肆於外卽微聞祿何以爲國真令人不寒而慄也先帝升遐更三月矣未知 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尚未見特遣體訪使臣間關省視因山爲陵掬水爲墓徒使蠅平島朝猿啼蚓泣夫何忍言昔 福王殉難先帝尚遣一勛臣一黃門一中貴驗諸含斂今日事體宜如何重大而僅 勅司輔馳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 大行祇具文耳安望以復警雪恥爲念期捲土之重來護松楸以無恙耶台弟旅襯何時可歸北望嗚咽百身莫贖請卹公疏出自龍門手筆

公書則弟麟自爲之往返印章遂逾旬日間海鹽已
有公呈似宜與之俱去謹奉稿上劉念老初十日行
矣麟亦擬於出月卽行種種應做事件願手一通示
弟懇懇

答黃撫臺跨千

敬復治某岐路之失未補亡羊識道之明遠慙老馬
遭時多難空愴形神自分與庶出之民耕汗邪以輸
稅畢殘累於蝸廬而已安敢信眉吐論發傷時之末
議貢不測之深禍哉顧蒙老公祖不遺燭火誘之使
言則又何敢不採衆竭愚仰佐萬一也用是崖畧一

言

卷

三 可經堂

二爲左右陳之蓋惟正之供一歲有一歲之會計卽
一歲有一歲之縣單使百姓按數而辦依期而納法
甚備也去歲計部又發一易知單內註縣官不頒此
單者撫按題叅納戶不領此單者以欺隱論亦至嚴
且核矣而嘉秀悍然不顧獨廢縣單預徵已及十七
年之半而十六年徵額納戶茫如也大率視小民之
強弱爲派徵之多寡甚有一畝而私加至二三分者
百畝之家所差不過二三金隱忍不言矣况百畝以
下者乎夫一畝之分釐卽合縣之千萬也匿單而厚
徵似嘉秀之所獨也印官殆難委之不知小民安得

言

卷

三 可經堂

不窮此父老囑囑望究給於祖臺者一也按十五年
額徵自正項以及三餉合併記之每畝徵銀至九分
六釐有奇如是止矣至十六年忽派至每畝一錢二
分而嘉興戶胥尚云參已也夫前之暗派飲泣止是
鄉愚此之明增悉索不遺民官而且暗派者又視明
增遞加也若云加之自部必有 朝廷科派之 明
旨若云加之自司必有兩臺批允之詳文何不明目
張膽與小民共知之而致通國且疑且怨乎夫一年
之妄加卽後年之永例也此父老囑囑望澄清於祖
臺者又一也按往者除正役點餉外其餘一切雜役
徵空役糧長名下每名納銀八兩三錢作爲津貼路
費差官領解哀然已足此經潘道尊詳定官民兩便
久矣不意邪徵八兩三錢者忽十倍增之每名科算
八十兩有奇然徵之者猶曰將以免民役也而難役
復如故則徵者何名納之者猶曰將以免我役也而
輪役又如故則納者何爲前曾面問署官聶二府云
此以充上臺各役工食加至每名百金猶存見少夫
庶人在官自有代耕之食詔之 朝廷貼役羣蠹已
有裁汰之 旨散之間左奈何使一人耕之衆人養
而食之若今郡縣每一衙門卑役盈千累百所過之

家甚於兵寇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借以科索無已也此父老喁喁望釐正於祖臺者又一也近日嘉湖聚訟無如白解夫白解賠累傾家蕩產各有其繇有侵而賠者有愚而賠者有浪而賠者有付托不當而賠者侵則費於子母愚則費於代桃浪則費於泥沙付托不當則費於鼠雀此皆不可爲典要不可謂之真賠若糧足人練萬不得已而賠者散戶每名不過二三百金批頭不過千金足矣所以致賠亦有其故在外則官府有水脚抽扣之苦部運協運勒索之苦至揚州有船戶打加添之苦至臨清有船戶勒起制之苦

可經堂

苦漕糧船買幫之苦此則民解之所有而官解之所無也在內則有各廳驗糧之費剝船倚恃助威勒詐之費各衙門檄催使用之費差役需索之費車船夫偷盜之費各門抑勒拿訛之費此官解民解之所同也故官解之費度半民解可以報竣乃昔日更民爲官意也今就嘉興一縣官解言之除民解舊額公費七千七百廿六兩零外再設公費九千六百四十六兩有奇是每名合新舊設費共一千九十餘兩而預徵夫風米官員人役飯米等項不與焉亦可謂不負此差矣而前解李通判以爲米足與二三奸解作謀

移文求加朔貪得無厭一至此乎今之議解者公然欲於前派每畝五厘三毫外加至二分合本縣八土六萬九千五百畝有奇之田計之是比去年所議之加又一倍也夫點殷而充所費不過數姓履畝而加則合縣俱困矣是欲以官解蘇民者反以官解病民也可歎也又如平湖十二年白解初云約欠千餘金及立券時卽化千金爲三千金矣迨今追賅時又化三千金爲一萬二千金矣此皆縣前後與聞之事初信解通爲真後察官催是妄不料較人之欺米免宰予之悔北解傾家大率類此何得概謂役重恣意盤

可經堂

餐使百姓歸怨 皇上乎此父老喁喁望蘇息於祖臺者又一也若夫豪強兼併之家如鷹鷂之自戕其頸胥隸相倚爲惡若虎豹之各負其嵎甚至伍百一餐之饗過於何曾判鄉牛胥之飲擬於王儉上下師磨牙吮血以供一擲民何以堪振綱肅紀維風起敝祖臺能無加之意乎至於近事之可商者北藩棄國南下聲欲立馬湖山夫三吳財賦之地 高皇不以封其愛子親王離位國有恒章項福藩殉難世子出奔自屬有名然猶借抵河北側身候命與今之輕去其國擇地而蹈者異矣鄭人棄師春秋爲戒不繇

王命何殊。制此長史承奉之爲王謀不忠而妄冀
因以爲利也。不可不一問也。今雖僑寓潤鄉似非南
來本念若使扁舟飛渡儼然南面稱孤當此回海鼎
沸之時豈無暗邀人心之懼又不獨爲害一方已也
人臣義無私交嫌疑理當自遠竊謂老祖臺卽宜會
題防之未然不爾將來悔之嗟何及矣其他獎義勇
以守要害申保甲以消奸宄則祖臺素有成竹於中
無藉嘵嘵也。因有京口之行報命逾期仰望原鑒

答吳石袍

矢柱摧傾日月顛覆雖觀聽尚熒終是屍居餘氣耳

書

卷

七

可

想年翁臺忠義肝腸知必同此悲憤也賊之檄詞有
曰主非甚暗奈孤立而場敵獨多臣盡營私爲比周
而公忠絕少觀賊之言亦知國家之敗敗於臣非
敗於君也訕辱如此而蒙面事讐全軀保妻子之
輩連臂接袵相率爲馮道留夢炎行徑草表草詔稱
堯稱舜寧復知天下有羞恥事乎弟某於四月三十
日始聞國難惶駭欲絕狂奔盡氣行過毘陵會銀
牧老知月之三日監國已定遂卽回棹其策立根
抵殊駭聽聞未敢遽信第熱視週日行事監國似
擁虛名於上而求翻案求大拜者或連黨與或奮唇

舌圖快其意面不一顧國家之郵者十倍先帝
時甚有其子儼然僞官策名賊廷而其父又爭救
者中興事業大畧可見勿問復讐矣痛哉東朝拘留
賊所今聞北犯之兵盡爲吳鎮所殲賊復挾以入關
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仗節死義喋血報讐竟出師武
臣之手可愧可恨哭臨之後某卽來哭令弟年翁併
商被髮入山之計茲病中不多喋外有勸義數行草
於未聞北信之前爲恭贊諸公助餉計者並上侍史
乞以聞之同志

與

書

卷十二

五

可

壬癸之間再奉塵提知慷慨肩任天下一人而已拜
別以來見潛遂隔回憶違事真成夢境天地忽焉
崩陷燕邸倏爾丘墟臣子至此已鮮生氣况麒麟年
經此奇痛雖尚視息亦強顏耳方今大變初承朝
廷新立封豕在門哀鴻在野嘆喟羣將自須處置得
宜禮可已亂靜可馭勞若一味姑息恐抱薪救火履
霜堅冰麒不能窺其後矣聖主踐阼中原無主而
有主管天率土破涕爲笑斯時須得精強果毅之才
振綱陳紀庶可不辱斯命乃乘時之乏以一龍鍾
老子充數毋乃累我山公知人之明乎大行鼎湖

呼天悲憤而哀詔下達迄今未底兩浙人情皇皇
復思爲亂麒麟詔來役以儀曹置員爲詞咨嗟又之因
思平湖令陳父母台孫清通簡要俊潔仁恕銓部才
也乃江北司官森然已備則即移之儀部可收寅清
之效或者翁臺以考選爲疑則陳令四載拮据厭苦
折腰竟思投牒賦淵明歸去之詞矣故敢仰聞左右
佐翁臺需人之急麒麟於先帝服闋後即叱馭而前
秋以爲期瞻對亦不遠耳

與祁世培

治麒自入白門以來見人情物態紀綱法度大異曩

書

卷十二

可鑑堂

時頗違初念而憤懣之氣遂不復禁矣前在鱗鄉舟
次蒙老公祖見教今之時勢必絕盡賄賂去盡情面
方可有爲麒麟刻刻以此八字篆之心上身體力行而
其如躍冶之倫然灰之子或乞撫按或乞勲貴或乞
鎮臣明知其破例而必請旨以壓之明知其僥倖
而必通內以強之甚有求陞不已起而聚訟求出不
已起而把持終日在搶攘之境心氣不得恬靜是以
前拜覆言率爾唐突已而悔之業已駟不能及矣惟
老公祖原之亮之

與銀臺劉須彌 乙酉

先帝罹此酷變臣子誤國分惟一死其不死者必欲
以夫報先帝之身報之今上也此念一真必不
爭意氣爭門戶爭便宜爭功名而日夜以攘臂雪恥
爲事夫果日夜以復讐雪恥爲事則燕雲必可捲土
重來寇必可滅議論必可省驕弁悍卒必可弭耳帖
服今老公祖日夕與二三大老頡頏論議熟察其人
父矣其念是念而事是事者果幾人耶如猶是泄泄
沓沓新造之國果何所恃以無恐也嗟舌之責

昭代所重凡陳情私事無論官民皆繇封駁故稱納
言凡奉有明旨皆從銀臺抄至各垣各垣分抄至

書

卷十二

可鑑堂

部故又稱出內帝命今漸竭其職矣與一封本官
何異與朝舉動宜先法祖力討典故而申明職
掌非老公祖誰望焉昔之民本皆訴自己冤抑或地
方水旱事非是者不以封今則浸假而報讐矣浸假
而局騙矣浸假而要挾矣浸假而營進矣自先帝
問一行之刁頑遂不可止弟曾待罪是地誓不假借
號呼詬譟欲殺欲刺悉置不聽庶幾兩年之間不爲
若輩牽去鼻孔今老公祖定力如山知必不許奸生
亂民得與吏胥並緣爲奸矣近聞有晉中罪遣金吾
與一生姓陸者揮金白門扶同侶和借題陳言以逞

私臆又與於亂之甚者也至即幸嚴駁之以杜欺罔不然恐將來貽害無窮仰望留心

與

弟麒於往冬有所奏記曾上侍史乎鴻鈞移序百卉含榮金陵佳麗之地不知又添老翁臺幾首新詩幾幅圖畫矣麒在田間閒情轉遠恐懼貧病合併爲祟未免尋一歸休安頓之處預作生藏坐令楊王孫笑人也解石老何以至是凡事關名教者秋曹宜行霜肅之令皇上自布陽春之澤斯爲雙嫩稍稍原情未免碍法翁臺必早見及此矣敝禾之有魯崗吳公

書

卷十二

聖 可經堂

祖也猶鄭國之有僑而三晉之有肸也前曾舉似老翁臺此見部覆亟稱吳公賢不置知翁臺之言固已行之銓部矣乃皇上留之而應撫去之人情未免皇皇近聞掌選已屬中老蓋必不以翁言爲瑣者乞留心此賢敝浙總在流離板蕩之中爲今所急可不更計而決矣又凌聖公清恬真品資不逢世而窮類黔婁今聞補官白下幸假鼎噓毋使此賢又嗟抱蔓也知翁臺縞衣之好甚切而於同鄉後輩又甚摯故不憚焦濡以呼惟曲賜委鑒何如臨楮不勝瞻企

答袁勳

麒本東海婢魚藝圓滯蠢賴遇先朝僭躋九命剔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幾頓鼎遷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誅鋤之及之也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慰賁琬琰薦錦繡於朽株披袞章於溷壤可謂薪槓弘以遠矣顧石麒幼素羸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謾言銷骨至今痠痺不起臣朝伊父此麒宛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辭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摹必藉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

書

卷十二

聖 可經堂

觀摹者將使之如山如嶽爲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爲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摹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皤皤老人臥病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從龍背之老敦書說禮據梧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化非相左也

麒麟之磴磴願附斯義若必欲樂爰鵬以鐘鼓強枋得以就道則石麒麟中枯骨就木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敢以一刻之軀傷千秋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石麒麟於枯魚之肆矣

附錄

先府君手諭二則

死生有命名節難移做秀才時便要立品若使我自惜死使汝貽嘲亦不願也此等事體只須自立脚跟與人商量不得求人保全不得人之力量不過如此一有干求便自張大終身受其牽制矣萬不得已只

書

卷十二

三

可經堂

須一稟帖無疏體也我歷練已久人之情偽稍知一二意氣翩翩亦足候事慎之慎之

我在水月兩三日即往松江會環松江後即往苕會蒼與汝此近日所到之處也恐家中以我爲遁跡致汝輩有累故具與汝知大畧我已安排一死但帛與水未定耳

先君乙酉諸藁皆感憤國難決志自盟因借携城殉散去祇又六月先君養息菴中移誠柱臣尚留數則具見先君慷慨畢命復惋惻垂慈真悲絕心脾齧指出血不足喻其深痛也不肖男柱臣百

拜再識

可經堂集卷之十二

書

卷十二

四

可經堂



變雅堂文集不分卷附推枕吟一卷杜
陵七歌一卷

〔清〕杜濬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

圖書館藏

自刻文集非古也且眼見刻者終
以此矣而工忍為之手雖然有說
焉夫見人為之而止為之者庸人
也見人為之而必不為者畸人也
不以人為而不為不以人不為而
為之者偶然獨則庸奇以外人也

刻寸及數篇杜子手之而笑或問
為何笑杜子曰昔范唐事自贊其
後漢書為天下奇作吾嘗笑之今
吾意中之言彷彿唐事吾恐後之
人又將笑吾也是以先自笑也頑山
杜濬題

白題

古人見懷抱必著一書然寧處尙有時閉戶尙有
地余不能然也年逾六十矣無家有累狼用筆墨
糊二十口長在羈旅奔迫中豈遑有所持擇哉惟
時復借題言所欲言聊代著書之萬一耳皆避孟
子歷敘古聖賢自禹抑洪水以下至于已距揚墨
皆各有一事之不可緩一意之不可易顧余何人
敢云竊比每一臨文茫然浩歎了不自知吾之一
事一意今日當何所在則文固難言其容易知乎

雲夢澤南州人杜濬題于到處堂

小盤谷記

太行之陽有盤谷。黃山之陰亦有盤谷。山以南爲陰也。別之以小者。因前人之名志。謙也。太行之盤谷。昌黎韓子爲之序。黃山之盤谷。黃岡杜子爲之記。曷記乎。惟記其與太行之盤谷見於韓子之序者。古今同異之數。使兩盤谷互有考焉。如是而已。按序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又曰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今小盤谷居黃山之南。萬鶴山又在小盤谷之南。萬鶴山山小者耳。不得與黃山比。然謂之環兩山之間。不亦可乎。又其地據潛谿之勝。離城市而適莽蒼。山樓烟磴。蒼牙石角。虧蔽而隱現。誠哉幽且阻矣。此其相同者一也。序曰。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今萬鶴山巔有古松千尺。青睞谷中之堂。左右復有老梅三十株。嘉木羅列。四周坐茂樹以終日。舍是焉往哉。有溫泉焉。濯以自潔。又不必言矣。此其相同者二也。序曰。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谷中巖壑幽邃。溪澗之流。匯爲大池。於是有真珠之菜。有溪魚之乾。

盤谷堂文集

卷四

記

盤谷堂文集

卷四

記

有石鴨之珍。其爲美。爲鮮。居然絕品。此其相同者三也。若夫序中所云。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在今反爲不得志。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在今反爲得志。各異者。此其一。昔之盤谷。李愿居之。原本將家子。未必學詩。故昌黎絕不及之。今之盤谷。汪暉居之。暉家有賜書。爲詩最富。見推於吾黨。各異者。此其二。韓子之文。如黃鍾大呂。杜子之文。樵唱漁歌耳。各異者。此其三也。蓋同者三。異者亦三。厥數均焉。同者可以傳異者。尤可以傳也。或曰。樵唱漁歌。亦傳乎。杜子曰。甚於鍾呂。是不可不記。俟異日至盤之中而爲之歌。

此記視昌黎序同。造極地各據勝場。若謂過之吾亦不許。吳觴翁

山曉亭記

羽南子構亭二間於其居之後圃甫墜壁工未竟
亟引余觀之咨亭名焉余名之山曉亭而顧謂羽
南曰夫北城金陵之異域也吾與子居於是何戀
乎戀鍾山之秀色耳往昔吾與子起居出入未嘗
不見此山不啻以爲依歸然及今之歲幾見哉噲
噲雜雜人耳而不絕者雨也冥冥濛濛極視而不
見者山也逆而數之斷自元夕以後如是者爲日
將百有餘山如在長夜之中焉乃茲者登是亭也
天忽然而開雲忽然而歸氣忽然而爽山之曉
曉磅礴於亭外者繇北而東北左而東前明翠和煙
倏來親人雖亭之距山中間尚十餘里而層巒疊
嶂近出短垣之上若可以乎探而足躡之吾與子
亦心開目明抵掌稱快於此亭也豈非向也爲山
之夜而今始曉乎曉夜之義不施於蚤晏而存乎
明晦之間蓋鍾山者氣象之極也當其明霽方在
於朝時作殷紅時作鬱蒼時作堆藍少焉亭午時
作乾翠時作縹白俄而夕陽時作爛紫時作沈碧

卷之三

三

記

山曉亭記

素月照之時作遠黛時作輕黃星河影之若素若
玄凡此無論晝夜皆此山之曉也惟不幸而霖雨
而窮陰而風霾塵沙而妖氛山隱於垢濁晦昧不
見如此雖在永晝亦山之夜也且夫鍾山之怪也
焚斫蹂躪而不改其容惟陰晦則厄焉厄久而通
山之愛曉而喜有今日也與入無異而是亭之勝
尤足以盡蒼蔚之美竦刮目之觀又其成也適與
景會余故樂爲記之俾後之覽者不獨想見其處
而亦可以論其世也若夫剪茅莠定而勢蒔花帖
雙雅堂文集

卷之三

記

山曉亭記

石之工與夫亭之爽塏可以飲酒賦詩蓋不必言

詞格悉敵子厚而用意深遠矣

詩補草

描寫山光如宋玉神女賦然賦體生厭此以真

古文代之尤爲罕觀

蔣前民

松風墨寶記

南京國子生吳郡顧苓濬之老友也所居增影園去虎丘才數武濬舟過虎丘數往覓苓于園中日導濬暇茗于其草堂西偏之密室仰視梁間懸一小扁作松風二字大不盈尺端勁軒翥非一時文士筆力所能及濬心異之以問苓苓具告所以則巍巍宸翰也濬肅然下拜伏地悲泣良久不能起自是以後每過苓輒先入室中叩首已然後與主人揖苓以爲知禮謂濬盍記之濬竊惟書費唐

堯文思安又曰受終于文祖夫子亦云煥乎其

有文章意堯必至文有著述多放失不傳世僅傳其十六字然亦足矣恭惟先烈皇帝稽古右文蓋唐堯之亞而遭際懸絕至于不可梯級鼎湖之弓蒼梧之淚此天下臣民所當痛心遇其流傳一點一畫如士子之見慈父惟恐失之春露秋霜生其哀慕天球大壁方其矜重迺其宜也而風俗之薄藏者以爲災患見者爲之色變甚而背棄輜輶稱謂無章尤在於受恩渥厚三台八座之子孫不知

持世之道教孝作忠禁網殊不如此而其入自欲如此不必然而然何其愚哉計此二字設落若輩之手必久付之水火幸而藏者有苓拜者有濬國家養士三百年僅如斯而已乎可悲也矣可愧也矣歲在癸丑暮春之望謹記

宋之歐蘇俱有仁宗御飛白記而遭際相懸臣命猶主文成泣鬼神彌傷其不幸也 莫非其評

白雲樓記

余久客廣陵既倦且病謝文字不作而金子汝宜介其叔氏三餘來再拜以請曰願得先生之文余方欲例辭而顧其容甚戚其意若迫不容已則姑聽終其說三餘泫然曰余小子天下之薄祐人也生六年而失怙九年而失恃今年垂三十思親之淚未嘗乾也嘗聞古人親白雲而思親在其下故小子亦以白雲名吾樓念非先生莫能記之以傳是以請耳余爲之悽然既不忍咬拒徐謂金子曰

身雅堂文集

卷一

記

吾知子之樓矣固不必問其固勢若何修廣若何

同子世俗侈觀美備登眺宴樂之樓也蓋端以

思親也故蘭橈桂棟不足以爲華繩樞甍櫺不足

以爲陋數天之下無之而無白雲也即無之而不

觸子之思親也無之而非子之樓也即數天之下

有處無白雲也子固無處不思親也亦無處而非

子之白雲樓也子歛人也黃海者雲之所都瀾瀾

萬頃子對之思二親欲隨几杖而不可得也則黃

海卽白雲樓矣且子嘗西上潯陽望匡廬之山匡

廬之白雲綿亘三百里子對之思二親欲奉觴扳而不可得也則匡廬卽白雲樓矣子又嘗過洞庭歷瀟湘憩子岳麓之野白雲益無邊際子對之思二親欲伴游觀而不可得也則洞庭瀟湘岳麓卽白雲樓矣故曰出則銜恤人則靡至又曰無所逃子天地之間此雲此樓也豈區區誇結構之工丹采之麗乎哉是固子辦之有餘無俟余記者余特爲記子罔極之思終天之慕如此後之君子可以憐其孝而哀其志也矣

身雅堂文集

卷一

記

他人之文欲起轉腐茶星之文入理愈雋此記利翼孝經而其風神超逸則白雲欲盡難爲容也 曾止山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舉天下之事。無論鉅細。當莫不殫。傾覆之餘。思得其人以興。然或視之而莫爲。或爲之而不成者。有三患焉。一曰聽天。一曰待後人。一曰事不切已。夫天不可易者也。然爲其事者。聽之則不力。後之人不可知者也。待之則罔功。事不切已。如古聖賢豪傑垂世立教。濟人利物。皆是也。如必曰切已。則爲不切已。則不爲。則生民之道。不幾乎息乎。故三患具。而事鮮成。自然之理也。然此特庸衆人之見。路

變雅堂文集

卷之九

常襲故。猶遲遲足。以爲患。而不知又有賢智之患焉。夫賢智之患。或才高而位卑。或時移而物換。浮沈寄託。而無疑滯之心。彼其視上棟下宇。猶秦越人之肥瘠也。豈以動其心哉。故史載阮籍求爲步兵校尉。騎驢到官。壞其扉舍。使內外相望。兵厨酒盡。拂衣徑去。後之賢智。舉動不必盡如是。而其所見。則大抵不相遠矣。此不可與庸衆人問日語。而足以爲率作興事之患。曾未嘗少異。然則棟桷殘傾覆之在天地間。復何所望耶。惟吾友黃君辛子

不然黃君之來主華亭簿也。向之簿舍。經兵燹之

餘。地赤立。此非孱力之所能復。必也天幸而黃君不聽天。自漢以後。無長子孫之吏。近更席不假煖。後之人且迭至而黃君不待後人。簿裁而裁設。爲協運。惟解大抵終歲。子子在廩。在舟。在縣。官署頗不切已。而黃君不謂不切已。一旦考滿。按籍經始。要終舉昔之主簿。于是邑若宋難茂。陸望所嘗構栖。鬱堂風月。欄名目。僅存者。煥然復還。舊觀人皆以爲難。余獨以爲此庸衆人之三患。非庸

變雅堂文集

卷之九

衆人破之宜爾。惟是黃君以八閩奇士。用明經高第。歷司理學。博儒。塞以至是。官則所謂賢智。浮沈之患。黃君正其人也。而亦力矯其習見之。而必爲爲之。而必成。豈不尤爲難哉。余約略論之前之三患。求之古人。能反是者。若申包胥。可謂不聽天矣。若虞允文。可謂不待後人矣。若陳湯。甘延壽。可謂不辭不切已矣。獨求能反賢智之思。如黃君者。無有不得已。而求其近似其惟柳士師之不恭乎。是不可以無記。至于用財若干。計工若干。爲時幾何。

固無俟余文

明是許可賢智浮沈不修官舍却如此立言沈

學如何識得

魏冰叔

麻城周伯譽云四書上無小題吾于先生之文

亦云是以論其世也

吳雨若

變雅堂文集

卷

記

一草菴記

吾友倪于天章忽薙髮爲浮圖自淮挈舟五百里訪余于金陵一日語余曰吾旣已僧矣慨然而廬吾廬非是也吾向者之一草亭今欲改以爲菴奉西竺古先生方思名是菴而未得也敢以請余曰又他求哉卽名一草菴可矣夫一草名亭詩人之語也今以名菴羅賸之喻也且示不忘其舊倪子曰善盍爲我記之噫余其可以辭哉憶余自癸卯交倪子因識一草亭于今七年矣按一草亭在淮

安郡城西門內而倪子山以東人也僑居構此亭於其室之左偏倪子爲人豁達負俊才有詩名故四方之士多慕是亭而願交倪子亭三植南向上不瓦而茅是之爲一草前列花石後植梧竹窗牖四開庭戶光潔晴明不燥陰雨不暗讀書飲酒無所不宜最初張子虞山導余訪倪子倪子則大喜卽留飲此亭自是飲於亭者凡二百餘日余寓精寺不過寄一宿朝與暮皆在亭計始自孟夏迄于孟冬中間歷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固節每節主人

置酒亭上。余皆有詩紀之。雖間赴他酌。筵散必詣亭。更聚或設茗清談。或沈飲大噉。往往至。聞鷄唱。不肯罷。猶記余初爲亭上客。見倪子手藝薜蘿一莖。修不盈尺。纖見薜蘿之蔓。衍繁盛。青青覆一牆。又見薜蘿之稿。瘠嚴霜中。枯壁無一葉。始見倪子植盆。荷葉大。僅如鵝眼。錢繼見其如蓋。暨荷之華蓮之房。至於朔風破荷。葉根幹蕩然。惟存泥淤。而客猶未去。嘗有詩自嘲。久滯然而晨夕之數。賓主之歡。議論之暢。久而不厭。始自古及今。未有至于

宋 卷記

斯極者也。乃余既別去。而倪子索處頗鬱鬱。無復何時之樂。嘗挈其孥往來山東。故居又嘗居宿遷。又嘗居安東。又嘗居清江浦。僕僕道途。而此亭遂虛。余聞而拊几太息。不能已。以至今日。一旦笑見倪子。魁然髡其頂。而亭亦易額爲菴。是誰使之然哉。倪子曰。亭之改爲菴也。一仍其舊。惟中奉金像一軀。置鐘鼓魚磬。經案繩牀。如是而已。子記亭。卽記菴。無事增飾也。或問余曰。倪子於是遂有終焉之志乎。余曰。豈其然夫。倪子之先將軍忠勇百戰

以死扞社稷。爲國虎臣。而竹帛未著其姓氏。帶礪未盟其苗裔。倪子終鮮兄弟。年四十尚未有子。胤先將軍不絕之緒。託命惟有倪子。使倪子遂終焉。子是則是忽諸。其先將軍而聽其爲庭堅之祀。若敖之鬼也。豈知佛法者哉。或曰。然則子何不譙讓其爲僧。而力沮其改亭爲菴之衆。又從而爲之記。亦有說耶。余曰。夫倪子之爲是菴。出于有所散。而然凡人之激者。其後必思。思則悔。爲之友者。與之爭于方激之時。不若聽其激之意盡。而動其不容

宋 卷記

已之思。則其悔也堅矣。倪子聰明純孝人也。激過而思。且悔。可計日而待也。且夫倪子之激。固存乎其先將軍之不可無繩繼。而或莫之恤。卽又焉忍一往而自忘之耶。吾故順爲之記。使倪子讀而思焉。思則得之。何事與之爭辯乎。然則此菴也。如古人之捨宅爲寺。以資先將軍之冥福可也。曰我終焉。爲僧。於是不可也。說之意蓋如此。

頴濱所謂自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文章有神。交有道。一至於此。宋 卷記

讀書樓記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即畫也六經子史
百家之損二氏之言其聲之爲書者即形之爲畫
善讀者無先後也是故古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
所讀之書俾夫讀者于書遇有疑滯一案圖而了
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于是圖自爲圖而書自
爲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顧獨
在于方書本草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鄙
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言與夫漢唐宋大儒
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闕如也
雖其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目擊道存之妙亦已
亡矣夫雖然亡非一日之亡至今日而必曰惟圖
之是務則必枝梧麓嶺而莫得其要領徒貽白首
夢如之誚未覩復古之效也吾意當時必得真
學者出焉博極羣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以觀
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
畫可以爲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
幽風禹貢春秋會盟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即

乎其書而爲之而已也蓋舉凡古今藝成之士所
寄山水人物花鳥宮室器玩之屬入乎其目莫非
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歷
歷可思而不可言此其爲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
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
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既讀書而樂於是
爲樓以臨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茲樓不爲無
助然諸從先生游暨先生羣弟子獲登茲樓者蓋
寡雖復躡其梯級撫其欄檻退而罔然仍不識樓
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嵩岳百泉之間或曰在
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之左近有
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
學築大字曰讀書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入
閩踰仙霞嶺則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
物呵護之而或以爲樓之始基實在山東濰縣樓
前喬木千章樞柵爲梁柱先生書策琴瑟下戈弓
矢尚有留其上者今揚州江都亦有樓第寫其制
而營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

而不在也。蓋古今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漸
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橫之四方，不可爲限量。其形
而爲畫，亦不可爲限量。則其爲樓之所函，蓋亦不
可爲限量。豈事於尋丈以爲高侈，方幅以爲廣哉。
然後知看山讀畫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蘊義深
遠矣。是爲之記。

附櫟園先生來札

昨晤後歸來讀大作，愈讀愈妙。先生真文人也。
但愧弟不足以當之耳。三筵求大筆一揮，更求
檢爲弟作，並同弟所賦諸作盡書其上，使弟如
對大雅教我良多矣。諸不悉。

又

前者小集喜高朋之入座而未獲盡懽，殊爲悵
悵。茲得手教，急爲發函，見三筵書大作無一字
不深。老先生于此道亦既伐毛洗髓，久證果位
者，無庸弟之贊贊而獨是讀畫一篇，離離奇奇，
雖在先生詩中亦真見所未見。何物讀畫樓何
幸而辱先生之一記，又辱先生之一詩，弟所得

於先生者不爲不侈矣。謝謝。

杜來開記

泰州郭東四十五里為姜堰鎮友人黃子天濤居之黃氏世有聞人如天濤尊先子眉房公暨從兄仙裳氏俱以詞學知名當世而天濤承之以絕異之才積學虛已求友析義一時聲譽翕然於是既於宅後構秋嘉館為讀書之室又登高而望於館之旁得異境焉則築臺結閣以供吟眺之適資賓友之娛閣成會余來訪偕仙裳到門望見天濤立閣上臨視而咲亟趨下肅客入握手歡拊以為奇

卷之二 記

越一日置酒閣上落其成余周視此閣高可五十尺廣二十尺憑檻而望多平時遠水漁村樵舍時秋柳未落翳然夕照中頗有圖畫之趣北望髮髯見山影如髻螺卽州志所載蕭梁時仙翁王治飛昇處也南望江帆數點有無出波於朝煙暮靄之間亦後曠觀須臾賓主酣暢相與樂其地之蕭遠與是閣之為宜天濤則舉酒屬余曰惟先生有以名之余方沉吟未出吻仙裳躍起曰夫是閣成而杜先生適至當名杜來開耳又他求乎因座成曰

善余卽取踏不敢當其意而亦不能不以為善也

天濤曰然則此生盍記之余惟此閣之勝槩與閣之所以名則既具是矣所欲言者獨吾之期許天濤所以傳此閣者其惟文章乎夫文章之近必博極萬卷然後深必矜慎名節然後貴必審擇出處然後重此吾之所以為天濤願而問亦賴之以傳歟彼淵明之東籬子美之草堂文章傳之也而不盡於文章焦光之蠅廬袁閣之土室其文辭不少槩見然要為得其意至於幼安之水北伯鸞之廡

卷之二 記

下其文心益奇故皆傳焉此不可為世俗道也今天濤居是閣也望古遙集則慕此閣而來者尚有當世第一流人若宣城沈眉生茂苑徐昭法婁東王元達一旦褰裳屐止為閣中不速之客天濤其拂席俟之如余者泥跡餬口遠鹿塵沙中不及三君子遠矣杜之來也櫟批在前耳何足以華此閣因記并及之時為壬子秋八月

茶村嘗言我輩不暇著書當於文字各體中磨績見之此記命意既高而叙事寫景謀篇無一

不造其極文如茶材方可謂之立言也
家弟素負俊才而近益居然有道深沈好書處
懷就正遂來茶村之駕燕得不朽之文感召之
速如此學者可以勸矣
黃仙裳

向山堂記

大凡地。去郭數十里。雖具山水之勝。謂之鄉。遂必
不能多居人。即多居人。其科名仕宦。宮室服玩。文
物掌故。必不能與通都大邑爭盛。惟矣。郡之東西
洞庭。不然。蓋比之邑中。不惟具體而又過之。且多
膏腴之田。收橘柚之利。故居于是者。莫不安土重
遷。不可動搖。而其地之吳姓者。為商賢仲雍之裔。
是為宗國。更不同于他氏。可以捐之而去。而吳子
初明先人之廬。在東洞庭。莫釐峰之麓。襟帶太湖。
據一方之勝。尤為人情所難舍。乃初明之尊人。以
避湖寇之難。不得已而挈家徙金陵。距今四十餘
年。初明承之。卜宅鍾山之陽。有室有庭。有庖有福。
右偏有書屋。圖史充其中。花竹列于外。亦既楚楚
君子。攸寧矣。爰以向山名其堂。志不忘洞庭。故山
也。于是請余為之記。余惟昔歐陽子記有美堂。以
為天下都會之雄富。兼山水之秀麗。惟金陵錢唐
為然。而不及姑蘇者。以其山水在都會之外也。故
雖以兩洞庭山水之區。人物繁盛。自成一都會。然

郡守縣令之治所不在焉是以關如今吳子居金陵方之姑蘇此爲昔賢所稱最雖凋敝非昔彼洞庭豈得獨完則吳子名堂之意豈盡從山川方域起見哉大抵懷居之戒卽居無求安之義非謂士之宜輕去其鄉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越燕向日代馬依風之詠亦屬性情之至此不以遠近大小論也人謂姑蘇徙金陵一衣帶水數驛之程耳又同隸南畿可無羈旅之感不知世有至遠至大而無情者卽有至近至小而有情者乃厚薄義利分別之極致也昔漢韋賢居平陵及子玄成徙居杜陵二陵相去亦不遠而玄成旣爲丞相封侯之後必表請還平陵至近而有情此其一證矣以吳子之才當以玄成自勉蔚爲宗國之光使無情者聞其風萬一收悚動媿耻之效是爲不負余作記之意若余則楚人久客亦有洞庭而不能歸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敘事議論感慨波瀾種種絕頂不必言而其引證不繁遂使顛末了了可爲古文家使事之

聽馬樓記

聲○音○哀○樂○之○感○豈○有○常○哉○吹○竹○彈○絲○敲○金○戛○石○所○
以○悅○耳○也○而○古○之○人○或○聞○樂○而○泣○代○馬○晨○嘶○邊○笳○
暮○咽○天○下○之○至○苦○也○而○有○求○于○其○地○者○得○所○欲○而○
喜○聞○斯○聲○也○猶○箭○韶○也○何○則○人○之○悲○者○聞○歡○聲○而○
益○悲○人○之○樂○者○聞○悽○聲○而○愈○樂○也○而○何○有○于○空○中○
之○過○馬○乎○吾○友○汪○子○育○風○少○得○逸○妻○延○陵○之○裔○也○
不○幸○而○早○夭○汪○子○悲○思○之○名○其○所○居○之○樓○曰○聽○馬○
豈○非○謂○馬○乃○摯○禽○義○不○再○匹○故○昏○禮○奠○馬○聖○人○取○
之○有○夫○婦○之○道○焉○是○以○夫○耦○之○夫○端○居○獨○夜○聞○此○
聲○而○傷○心○歟○由○是○言○之○則○是○悲○生○于○馬○也○而○非○也○
向○使○汪○子○汎○汎○然○同○於○世○俗○之○薄○夫○鼓○盆○既○罷○歌○
哭○兩○忘○佳○麗○之○前○何○愁○不○盡○馬○至○之○時○秋○漢○之○候○
也○良○夜○爲○歡○馬○聲○入○耳○方○且○快○珍○簾○之○生○涼○蘭○閣○
之○無○暑○也○雁○聲○可○樂○孰○謂○其○悲○哉○足○見○馬○聲○不○悲○
而○悲○生○于○聽○馬○者○由○傷○逝○之○情○渡○也○傷○逝○情○渡○則○
豈○第○聽○馬○而○已○卽○與○之○聽○九○皋○之○鶴○百○鳴○之○鶯○猶○
將○愴○神○焉○而○况○於○嘹○唳○之○音○夫○琴○之○響○于○岡○汪○子○

樂華堂文集

卷一

記

一

之風者可以增伉儷之重矣且夫馬之爲物不但
有夫婦也而且有兄弟之序有君臣之分不媿會
鳥者幾人乎彼皓首歸來之子卿固亦老于聽馬
其聽之於北海之濱視聽之於南歸之後哀樂不
作矣意非斯人不足以記斯樓也

古今至文只是人情入情之奇方是真奇此篇
是也 華涉園

大家之文反使爲六朝者不能如其純麗痛快
真是奇絕 蔣前民

樂華堂文集

卷一

記

重修隆福寺碑記

歲已亥夏五月余至太倉就王子周臣求舍館焉。周臣曰是有隆福寺其住持僧鑒若名普滋者過去尊宿印初之孫也爲人諍潔而和不墜祖風蓋可以主之余既至與處信然始余不過爲數日計既而阻兵不得歸淹留至四閱月鑒若周旋無倦容則益與相好也余且行鑒若從容言曰此寺自吾祖殫力經營規模粗具而至今尚未有記機緣實在先生敢以請余不能辭按寺初名報恩院初

集卷之三

寺

碑記

自梁天監四年歷宋祥符重建更賜額爲隆福寺舊在州城內武陵橋北至元末而廢洪武間卽其廢址建鎮海衛而邑人有孫徹者捨宅更爲今寺寺徙橋之西南時洪武十四年也嗣是以來二百餘年歷嘉靖隆慶寺日就傾嘗有碩僧修而復殿遺構莫支矣至崇禎元年邑之紳士始相與謀曰夫欲興古刹必得高僧此寺之香嚴禪室有出家習靜其中曰海正比丘者洵其人也吾儕第辨香

迎之俾主方丈則寺之興也有日矣咸曰然海正

集卷之三

寺

碑記

者印初名也印初之爲人以道行服人以講律化俗以精白庀材以勇猛任事於是首修大殿高廣深觀頓易昔觀次構峻閣奉宋像觀世音次莊嚴三佛帝釋天王阿羅漢金像粲然以至山門廊廡寢廬庖廂皆新整嚴潔事在崇禎丁丑戊寅間無何印初順世而其徒照珠其孫普滋猶能先後踵其事金繩覺路增潤無已普滋又善繼先志置寺前放生池若干頃識者以爲印初之教足以裕後於無窮也嗟乎印初如此向者吾友周臣亟稱之豈漫然哉余既阻兵無狀而又因考此寺之蹟所由來久遠興於既廢以知印初之能則益不能無慨於中也蓋天下事不患無千萬人第患無一人此一人者誠得之雖千年之廢墜不難立振於一旦不得則雖有衆若符秦有果如李密而嘗不免於蹉跌也豈所謂一人者獨浮屠氏往往有之而士類反無之歟又豈未嘗無其人而所用所養兩不相值歟抑非嘗之士如古之耕莘釣渭者必卓然自重而不肯同於下士之馳騁歟又豈行藏關

予與廢則天實主之而人顧算可如何歟不然何以不印初若也乃歎而記之至其所置放生池尚未竟厥工方有待於居士長者須其成許續爲之記

前半敘事雅潔輕重濃淡不差系系後半就本色入感慨千煙萬波篇終緊拍體裁明密文之將聖者矣 王周臣

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

代

以王法治世以佛法輔之王法之所不及有果報以持其後以佛法善世以王法主之佛法之所不及有刑實以切其躬此其用之相須者也王法曰是佛法亦曰是佛法曰非王法亦曰非此其理之不易者也理至於不可易則一言出而人心帖然不第賢智守之即愚不肖欲違焉而不可得使其執迷不返則究竟祇以其身干王法佛法之紀而此不易之理自嘗伸於天地之間則亦可以懼而

願化矣揚州之有石塔寺也以藏佛舍利其從來蓋以寺之有雷塘飯僧田也前巡嵯御史李公實始予之田經兵亂積荒弗治寺僧間墾焉又上價於官如其田墾科於公如其畝而貪人敗類猶從而生心於其間虞芮之訟屢瀆公府雖虛謬之談往還懲挫而有規而目去而復未田以侵墮者亦數年直至講僧夢了來住此寺始備列其事鳴於撫漕都御史蔡公公大抵其贖下郡縣登正其田永遠歸寺而論始定焉此其始末斷案歲時條目

具有紀載歷歷可考無俟余贅而余獨爲一深思之今夫以童子適市操數錢以易一餌則人皆知其有而不可攘也何況以蠶理之田僧墾其荒而官收其直可謂最彰明較著矣吾意雖有踴躍無所施其智儀秦無所置其喙矣卽余何紛紛藉藉者將十年於茲必待蔡公一言而始定哉且夫蔡公之言則亦人人之言也余嘗周覽其詞一則曰田之與塘高低迥別復塘在於修闢而不在於廢田此以闢廢漕之借說者固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一則曰卽使官果欲廣塘亦必給其原價豈可託備賑之名以白攘其有且官長無能澤民而借潤於桑門之餘粒可鄙孰甚此以破備賑之機局者亦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然何以自人言之其效如彼自公言之其效如此哉蓋蔡公之言初不外於人人所能言而獨有以折服其心者在乎立於根本之地一言而徹去其蒙蔽勦絕其呾援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耳夫人雖至愚豈有不知它人之田不可攘爲已有者而其倖心蠢蠢不

媿不畏明知故作而莫知誰爲之者原其所以徒曰彼僧耳我民也彼法不與人爭是可欺而劫取之劫取不遂將不已而今忽提其耳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其言又出於當世之大人君子素不佞佛者之口然後悚然如夢之始惺而狂之頓歇也然後知我之不得侵彼猶彼之不得侵我也繇今以往礙塘之說不得復形諸爾口吾民有田而人誣我以礙官可乎備賑之局不得復萌諸爾臆救荒有政而取盈於一家之田遂沒入之可乎此余所謂理之不可易一言出而人心帖然王法佛法於是乎一致矣故嘗竊論古昔有毀佛如周武帝者非知佛者也又有崇佛如梁武帝者亦非知佛者也何也有其畸重以爲僧則必有其矯枉以縱民不知僧之卽民而一體之中自生分別焉相軋相傾豈有既乎夫惟得其平通相安於無事既平矣而猶有不相安者衡平而低昂見然後刑罰果報自然不容已而聖人無心焉此帝王平治之大道而蔡公片言發之豈第區區一飯僧田攸賴以

未末也余何以臺使者承乏兩淮與聞茲案所見
與公不異而言簡意盡媿不公若也會曾夢了末
請余文以勒石余謂田之興復從此堅固而不可
動如佛舍利者其視蔡公此言矣他不悉載也於
是乎書

高文至理精辯 施愚山

米鹽凌雜爭訟構閤之題卽行文如此春容安
雅層折透露其說理法合一處等閒將帝王平
治不動聲色之大道一筆寫出於此見先生是

夢雅堂文集

卷

四

何等本領 四百詩

記茅止生三君詠

丁丑除夕漏下將二鼓余寓扉已閉忽聞叩門聲
甚急詢之則茅待詔止生遣二倅至一倅齎書致
詩卷卽三君詠也一倅氣喘喘負石民集暨雜著
五六函置几上復探懷出朱鈐封識物用爲獻歲
之助可直三萬錢置文集之右却下堦同齋書倅
向余叩首致主翁命余心竊訝之蓋余固素知吳
興有茅止生亦知其常居金陵然絕未謀面何以
卒有此疑必有城南杜子夏方詰來倅誤投倅曰
夢雅堂文集 朱 記事
不誤也請觀書自知之通發書始知止生蓋從吾
友范仲開處見余所爲同文社樂府醉心焉爰有
三君之作先以書及詩通余道其向違之由而約
以開正良觀又慮余客中叟歲不可儉於酒故致
資焉蓋豪傑之舉信乎其不誤矣三君云者首余
次方密之次鄭超宗詩前自引云白門都會詞彥
如林獨此三子才橫法凜我所心折各繫古風六
韻用附知音其及余句云性靈發朴音大巧無纖
詞漢高一躡寇六王無威儀其推許至矣余詩不

能然也。而其語特妙。後止生而稱余詩其語之妙。足以繼止生者。惟有龔合肥茶村詩。是飛仙人海月江煙供咳唾之句耳。其可貴重如此。王正二日止生果枉顧論文之次。傷時盜賊充斥。莫分主憂。相與慨歎久之。定交而去。自是凡花晨月夕登山臨水。廣筵曲。燕止生。未嘗不見。招每聽余賞文析義。提衡今古。商略時務。止生未嘗不肯。因更謂余曰。君英識絕人。正時艱。所急余向者。三君詠屢以詩人相目。自以爲君知已。今知尚未也。余笑而

變雅堂文集

卷

記事

不答。一日酒酣。余從容問止生君之三君詠善矣。然超宗知名先於密之。與僕又道廣材高。君獨取之以埒于二子。有意乎。止生曰。是嘗論定時賢謬。采拙作茲。以云報也。余戲止生曰。然則余之報君。亦不遠矣。四座皆大笑。大抵止生門地既華。聞見復廣。名場俗子對面。蔑如心所識。伏惟恐不得當。余自交止生數年。了不知客況。然止生不欲余道隻字之感。嘗聚醉倚胡牀。謂余曰。元儀於足下十分義氣。尚未用得一分良。以富貴子所自有。姑少

徐之以觀其後耳。而止生一夕死矣。傷哉。已卯庚

辰密之得第去官。諸王簡討甲申。後雖髮爲比丘。

超宗提獎。未授職。方郎旋歸里。羅奇既獨幸。不見

甲申之事。余已卯省試。牘擬寇楚。閱總裁。擿大結

語。侵樞相置乙榜。而是科新恩乙榜。作中貢游成

均復。祖宗考積分之制。將以破格用余。亦切思一

奮爲天子殺賊不克。則死之。亦足以成名於後世。

而復以同舍生得罪。言路事格不行。僅仍舊例。授

一貢生。高等之官。非其好也。甲申之歲。余年始三

變雅堂文集

卷

記事

十餘。遂數屣棄之。流落飢寒。直至今日。益老困。無
謬。蓋三君中。以余爲最劣。然亦未有一人亨者。不
識止生當日何所見。而詠歌之乎。抑庶幾始終不
辱。尚足以慰知已於九原歟。止生此詩前後書二
卷。後者反先。敵以屢欲裝潢。得在行笥中。癸卯客
淮陰。倪子天章見而賞之。以爲知已。難得。不可以
不記。余故記之。如此。其止生生平。別見於余所爲
傳。

鉅細互見。涕笑俱至。無意爲文。文之至也。倪天章

記與姜綺季論鬼報

戊申冬十二月余客廣陵劉三峻度招同姜九綺季及他客觀秦家樂曲終闌爐促坐相與暢飲劇談至於鬼客有述吳門葉裏果報一事座客皆色怖以謂冤業之不可作怨鬼之不可解如此綺季獨仰天大笑曰此鬼何足道哉客問何故綺季曰吾嘗見世間貪官汙吏受賊枉法每斷一獄則冤殺數人每下一令則累殺數人積而久之殺人如麻以果報論必當鬼哭神號塞破屋宇矣顧乃滿

集

卷

記

載而歸求田問舍美姬妾歸歌舞醉生飽死會不聞有某某冤鬼上門索命者乃獨於一窮書生機孽干謁僅僅誤犯一次而索命之鬼已隨其後甚矣其不平也可見貧賤有怨鬼富貴無冤業此等鬼物不過如陽世間茹柔吐剛勢利之小人耳何足嚴憚哉一座抵掌稱快余獨曰不然大抵人生世間不造惡業上也苟不幸失足而有冤鬼則反宜多不宜少何則冤鬼多則一鬼行而羣鬼從甲乙相問皆尋某氏則其間之鬼必有爽然自失無

異遼東之豕者又必有以爲我衆彼寡以百于鬼搏一人雖勝不武者又必有以爲其多如此事亦平常不足深恨者又必有以爲鬼多事多貴人善忘辨質煩難不若舍之者又必有以爲既或治之我可坐享相持不發者又多鬼之中必有善鬼從中勸解者多鬼之中必有煩鬼但求省事參差不齊致羣鬼咸興者凡此七則皆救也若彼踴躍涼涼僅有一鬼者於以上七救無一焉勢不兩立則事可知矣由是言之貧賤之受報自苦冤鬼之少富貴之無報正賴冤鬼之多分別異同職此之故耳於勢利何有哉况彼冤鬼不恃衆而恃獨正有豪傑之槩奈何反比之小人乎於是座客更大笑幾脫頤咸謂由姜之說鬼之輩狐也其仲貧賤之氣不可少也由杜之說鬼之蘇張也其甚富貴之惡尤不可磨也俱足以扶正因果非破因果也並存之云

杜詩分韻序

自有杜詩以來流傳天地間者不知幾千億計學者抽釋成書亦非一種有編年有分體有分類又有分體而又分類有專刻七言近體有專刻五言近體及排體獨分韻無有有之自黃子大宗始大宗少年儔才自其始為詩即知宗法少陵不墮旁門曲逕余因已服其天資識力之高而是書之輯益足以見其用心之至到蓋杜詩諸美備臻而其落韻之妙尤不可不深味夫其啞韻能使之響浮韻能使之沈肅韻能使之新險韻能使之穩俗韻能使之雅麗韻能使之細板韻能使之活游移之韻能使之堅確昏暗之韻能使之明白泛溢之韻能使之有根據是有絕異之稟有極博之學然後別有儲蓄非他氏可幾者學者誠能繇編年以觀其間歷先後甘苦淺深以及世變升降關繫感切之全局繇分體以觀其兼工獨到精微浩渺之極致繇五七近體以觀其既醇且肆亦工亦淡然工非今人之工淡非今人之淡之絕詣而又必好

學深思繇黃子所輯是書逐韻以盡其變得其推門落日各得其所之原委則其於少陵也雖升堂入室可也是黃子之功也或曰不憂割裂乎不知杜詩猶精金然有鉅鎔於此分寸而斷之其可貴未嘗少減也是在學者善觀之而已

暢論似陳同甫老結似曾南豐 施愚山

微成之見絕頂之談堅老之法文之不啻有第二篇者 馬國求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廣陵有年矣。一旦忽得告友，生曰：「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能言者，多爲文以贈其行。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稱濁孫子歸去，爲宜。或言黃山雖勝而索處寂寞，孫子性好友朋，樂唱誦議論，恐未必能堪。或又孫子歸而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爲策之最得。或慮孫子入山深窈，將不可得而見，有離別惘然之意，或託物引類以形容黃山樹石之奇怪。他日訪孫子，必將留連其

間。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爲何如。杜子曰：「是其文詞工矣，然而子之歸，未可以爲實然也。」孫子曰：「然則余誰乎？」杜子曰：「非誰也，而有說焉。子不觀夫詩之所謂展轉反側乎？今夫臥者以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不能寐，於是展焉轉焉，反且側焉，而卒不得寐也。則其展轉反側也，都無一是也。人之於世也，求安寧也，安寧則已矣，而或不得安寧也，則其所爲亦無一是也。當夫天下之平也，士君子居鄉則有田園親故之樂，居外則有山水朋友之適，人

於家而倦，則言出其出也；逍遙於外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李，從容故出，可以必出而歸，可以必歸也。是甘寢而熟寐之類也。及夫世之亂也，居家者驚惶於兵燹，則聚族而謀一出；居外者踉蹌於烽火，則比耦而謀一歸。不知他鄉吾土，情狀略同，究竟欲出而徬徨，有靡騁之嗟；欲歸而踟躕，有靡至之悲。而又空乏於資斧，艱難於提挈，則其事將弗遂。而其行將弗成，也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矣，然則孫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歟？其亦猶夫不寐者之展轉反側，而不容自己歟？且夫不寐者之始而不安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得寐而展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須東方之昧爽可乎？又何以皇皇汲汲爲哉？孫子聞吾言而慨然曰：「子之言將無然。」

于皇之文，只是識見高人萬倍，而筆足以達之，調足以起之，格足以重之，故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如此妙文，不知古今有幾。

送黃童子序

泰州黃童子貳年十一卽以善弈稱下弈秋一等
耳甲辰之歲余客江都童子之父忽率童子來謁
皂綈短衫質猶嬰孩余顧之而笑別去五年余客
泰興童子之父又率童子來謁則其年已踰成童
與之語敏穎可喜問其弈既居然秋矣察其意若
親余者余甚異之坐甫定其父爲余述別後嘗携
童子北走燕市挾其技謁名王將軍有某將軍愛
童子厚資金帛留居毳幕日爲灌酪之飲居一年

變華堂文集

卷五

序

童子思母欲南歸將軍不忍違聽之而命工圖其
形朝夕以玩如對童子復厚有所贈而丁寧童子
明春必再至其愛之至於如此方其娓娓陳述時
余左右顧若無聞者語既畢良久余顧童子而歎
座客或戲余何歎豈非歎已不解弈而空遇國手
耶余默然不之荅也嗟乎此豈客所嘗知哉昔先
王愛人必自童子始故七歲入小學教之以入孝
出弟之節灑掃應對之事十五人大學教之親師
取友離經辨志得聞修齊治平之道是以成就人

材非後世可及卽降而至於漢唐宋以來之盛世
雖不能一如先王之教然童子受書父師課其誦
習爲之講究不見異物不事佚遊以須其通達強
立往往亦得偉人爲世道之賴今童子斌斌魚雅
有可以學問之質然其生也僅十六年則其所習
見習聞者可知矣又以其善弈也爲之父者以貧
故不得已而鬻童子之技奪其入學之時出門而
交千里始發軔而其所與遊處已如此語云童而
習之則從此以往吾恐雖有大賢將不能挽回童
子而與之談鄒魯也其可謂之幸歟不幸歟夫士
生而不幸天也然志士傷之矣曰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而凡今之人乃或不知其爲不幸又甚至
以不幸爲幸有觀之顛過乎吾前者無足責焉耳
獨惜童子有可學之資當入學之年猥來親余而
余竟無益於童子昔之人一遇郭泰輒折節向學
卒爲名士豈皆虛言哉童子自此將南渡江復北
之淮則其所遇者又可知吾滋爲童子懼焉而莫
能挽也于其行也聊述吾所以深惜童子之意且

岸○舉○先○王○之○教○以○告○之○使○志○之○於○心○庶○幾○童○子○
雖○不○暇○從○事○於○學○而○尚○知○我○生○之○前○固○嘗○有○是○說○
不○致○汨○沒○訖○無○所○聞○而○情○然○于○孰○爲○幸○孰○爲○不○幸○
然○後○知○余○向○者○之○一○歎○爲○可○思○也○

此文不傳不必作文此文既傳不必作文自評

持世之言甚於痛哭如此方是天地間不可少
之文其典則雍容煙雲繚繞蓋全得之養氣此
四聖果中如來地也今人小有才思而其氣質
濁亂尚在六凡之末奈何欲幾此道乎封龍保

送宋荔裳之官四川按察使序

君○于○之○學○出○處○二○者○而○已○出○處○之○道○處○以○爲○身○出○
以○爲○民○而○已○求○之○當○世○處○以○爲○身○者○當○如○宣○城○沈○
耕○巖○先○生○出○以○爲○民○者○當○如○合○肥○龔○芝○麓○先○生○耕○
巖○而○外○處○而○賢○者○不○具○論○芝○麓○而○外○出○而○賢○者○則○
又○有○宛○陵○施○公○愚○山○萊○萊○宋○公○荔○裳○二○公○皆○余○石○
交○而○穩○其○心○乎○爲○民○者○也○宋○公○往○年○觀○察○兩○浙○政○
成○化○洽○爲○民○之○效○則○既○見○矣○中○間○不○知○何○故○陞○伏○
者○十○年○寓○內○之○民○皇○皇○汲○汲○望○公○之○復○出○至○是○聞○
其○以○原○官○起○田○間○補○四○川○提○刑○按○察○使○斯○民○相○慶○
于○路○而○士○論○翕○然○既○以○日○者○奇○寃○得○白○爲○公○喜○又○
有○稍○稍○致○惜○於○其○間○者○以○謂○向○使○公○微○一○蹉○跌○則○
十○年○敗○歷○計○今○已○乘○釣○軸○居○中○而○運○澤○之○所○及○者○
遠○奈○何○蘇○而○復○上○絕○險○千○里○獨○幸○西○州○之○民○乎○吾○
獨○以○爲○不○然○夫○居○中○而○運○其○權○分○而○去○民○也○遠○按○
察○一○方○其○按○一○而○去○民○也○近○且○方○今○民○困○莫○如○楚○
蜀○而○蜀○又○甚○于○楚○則○度○公○爲○民○之○心○宜○莫○先○子○蜀○
然○則○按○蜀○之○任○雖○使○公○擇○而○處○之○不○是○過○也○奚○惜○

乎雖然公何以治蜀夫公奇材也救寧之道非他人所能險度維吾嘗考之前烈治蜀冠著者有三
 人焉莫不因時制變有卓然不可易之識即亦可
 以知公矣在漢初禁文翁以文治蓋蜀承新造其
 民不知禮譬如田舍翁家宋嘗見典籍草野而倨
 侮矣從而教之延師受經所以擊其蒙而通其志
 使知向方文翁之時然也在蜀漢諸葛忠武以嚴
 治蓋劉璋富而屏其民不知法譬如儒師之縱頑
 童繼之者必峻其章程威以規楚然後循循服吾
 教武侯之時然也在宋張忠定以剛治蓋沃野長
 養而盛宋涵濡其民不知節譬如有餘之疾宜用
 剋伐疾愈藥止耳忠定之時宜然也若夫今日之
 蜀何如哉嚴賊肆虐之餘民不知命矣譬如癰疽
 潰爛旋事收拾藥餌值循次謹節獨恐不濟又
 必禁其所忌戒其所怒勿風勿勞以善其後是又
 向者文治嚴治則治之所未合而期以仁治焉者
 也蓋古今之遇蜀際其雖非有奇材即仁心亦無
 由達此則宋公之時宜然矣夫公冠冕大官與文

張守郡事體不同乃若武侯以丞相領益州牧至
 今蜀人思之不忘公其類是歟且夫按察之任在
 于察吏察今日之蜀吏貪無所取而酷無所施惟
 其使民得墾南畝則吏之良者也刑期無刑較之
 他日轉覺少易焉則于公出而為民之心豈不允
 加惻怛哉至于公之文章騷雅婉美前人方將發
 揮山水之奇秀興復名賢之遺跡姑在所不言惟
 言其最重者最重者何出以為民也
 因送一人之官遂極談蜀中古今之變如指諸
 掌與所以因時出治之方尺寸不可易行文反
 覆淋漓使讀者忘倦茶村自負經濟如得千金
 藥而值父母已歿每用款款其可惜也余生
 以為民立言餘枝葉耳盛贊荔棠正為民也觀
 者須知 自記

封氏家譜序

儒者好學稽古不第於歷代之人主詳其世系明其統緒而已也。卽降而於其名公卿賢士大夫以至閭閻之孝弟貞烈苟有闕于當世亦必欲悉其爵里門地生歿久近瞭然如指諸掌而後已。設有未知則引以爲耻。學者當如是也。而顧於已之古先本始以暨支分派別或有未及周知問其紀載闕如也。而反不以爲耻。其可乎。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爰著太

卷之二

序

宗小宗焉至親切也有扶之杜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父。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夫自同父以推至於同姓則九族備是矣。故國不可以無史而家不可以無乘。齊治之道存焉耳。自風俗日衰先王自爲教之法不行于天下。忠孝之率弗先宗子之規弗謹。於是其形見于譜牒者有二失焉。或輕之而輕譜牒廢墜也。或重之而輕譜牒夸溢也。惟封氏所輯譜吾有取焉。夫封之受姓在軒轅以前帝師之後世有名德顧自汴徙吳中更世變而

卷之二

序

其所爲譜竟如網之在綱。敘致有體垂訓有法豈非其家尚經術用能敦崇先王之典禮而根極于水源本本之真性不右通顯而左儒素之效歟。蓋世固有甚不足取者不知自何時始四海九州之人元無瓜葛苟以其姓之相若卽幸而得志則引爲一家行輩昭穆畧以名位爲序其不得通譜者獨若陳與程張與章之類。匪是雖卑寒崛起之士皆得扳援依附自誦華胄識者目笑之弗貴也。今封之姓蓋少其或居吾楚及他處往往而有者實無二封而是編循謹嚴不肯輕入其介如此可謂不辱其先矣。矧余之心儀封子豈第如此而已。昔歐陽子嘗考帝王世次如太史公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六君子推而計之殊外謬不合蓋世久變多子孫圖籍或徙或亡未有不貿亂者也。彼帝王大聖且如此況下焉者乎。故譜牒宜修而通世之不變尤不可不一加釐正。封子知時哉。因竊自念如錢之宗周秦以上不論自西漢杜陵杜衍名京兆樊川而晉之常陽唐之襄陽鞏縣宋之山陰縣山

陰而鳳陽既而以武功官黃州衛遂徙而家焉者
距今又三百年譜以徙亡先君子嘗以摻討修明
之役命游勿怠而至今未及以爲也異日勉爲之
必當以封氏之譜爲法夫爲人子孫者當如是乃
庶無罪悔又豈第云免學者之耻而已哉是用慨
然諾爲之序

古人極大文章說到極精透處往往近於滑稽
而非滑稽如東坡正統論云晉繇懼至僕妾此
篇陳與程張與章之類是也不如此不足以喚

覺其公之集

卷

序

五

又

醒愚人耳文之典雅得體道宕盡情實勝蘇明

允族譜序 李滄章

送汪子謫序

仕一也而毛義有美名溫嶠無令聞夫義擗機而
往得官不過州縣之小吏治績不見於史傳而反
得美名嶠絕裾仕晉爲公卿大臣若勲勞矣而反
無令聞其故何也蓋義之擗機所以養母而嶠之
絕裾遂以棄其母也此其得失善惡之分固已霄
壤矣然風俗日媮人心日僞世豈無居溫嶠之實
而行毛義之名者將何以處之于是又有真不真
之辯焉真者其平日必有孝愛之實有庭闈之戀
身可以食貧而惟朝夕以不得甘毳奉其親爲皇
皇不得已而求仕語人曰我以為養也則真者也
其或不然考之平日一無可采而家復不貧未嘗
不得已而求仕若不吝已語人曰我以為養也則
非真者也雖然真者固可重矣而非真者亦猶有
所愛護也何則彼其知養親之爲言甚順而得已
不已之求仕將見嗤於大君子從而爲之詞以自
託於孝此何世之人歟後之人何必然不愧不畏
苟有圭竇爭先處強用相誇示惟恐人不知也又

變雅堂文集

卷

序

五

何事記詞乎當是時但求一非真者且不可得而乃有一真切為養不得已而求仕者出乎其間其為可貴重當何如哉是于吾友汪育風稱僅見焉育風懷文抱質上有賢母家故不貧而貧于為善及好韻事其為善也母夫人喜之其好韻事也母夫人亦不禁之乃一旦邱然貧矣至是來別余云向以明一經試得縣令今當作選人余不待其詞之畢而知其為養母也蓋育風平日固所謂有孝愛之實有庭闈之戀身可以食貧而惟朝夕以不得甘毳奉母為皇皇者是行也至不能脂轄而諸昆友愛為之拮据以勸駕其貧如此則其捧檄而喜與毛義異者古今之時而未嘗少異者人子之心也育風行哉遂書以送之

自始至終只是一意而反覆轉折若有千層萬層刺骨入情求之八家集中未嘗有也至矣之歎非此文不足當之 潘雙甫

延令世說序

自古通都大邑必有鄉先生焉所謂殺而可祭於社者其道德節概足以師表天下而邑之人世世稱道不衰則流風遺俗不問而可知其近古也若延令之有茅大方先生是其人矣先生歿後距今三百年邑之士大夫以至於委巷之小民猶莫不引重吾邑有茅公大方為建文末年忠臣云此所謂民之秉彝善類因之興起而著書談道之士有以為宗而知其所自也季子端本孝友負俊才博聞強識與其友周子龍友孜孜考古於史籍自左氏以下至於涑水紫陽莫不蒐輯有論著而尤以為間見之親切父老之稱述近在數百年之間州里鄉黨有美而弗傳則後學奚賴也於是延令世說先成而余適至持以示余余為卒讀終卷作而歎曰端本之為是書其合於道矣手雖然其不可明其所繇來哉夫世說之名本宋劉義慶而不必拘拘做義慶猶之義慶新語之名本漢陸賈而未嘗拘拘做陸賈也今按其書比之義慶有輕重損

益去取焉。原其以忠孝冠德行之首，而以節烈殿上卷之終，其大指盡是矣。其德美者並列，示有本者如是。惡者屏去，猶衛孔悝之聘，銘亦推廣忠孝之意而總攬體要，則區區娉媚一非其所屑，是皆與義慶異而別有所宗。易宗乎宗茅大方先生之道德節概也。蓋延令風俗之古，縣知宗茅先生以治行而端木氏論著之善，亦縣知宗茅先生以立言也。不然則王莽之美俗使者，曾何益於世而魏收之穢書其足以存乎？此是書之有關風教而不與羣言異如此。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序

從大方先生立論已扼全部之要，益見是書有關世道不僅為吾邑光也。至闡發新語字義從未經人道破，先生拈出識解更覺奇快。季子公余三至延令，每至必謁茅先生祠，見守祠有僧過者必拜私喜邑人知景行先生而猶謂祠之不可不修也。方擬檄修茅公祠堂，復念遊人不宜掠美姑於此文見其端倪，俟邑之君子倡之。

附汪有風序

黃海之汪與吾楚之汪相去千餘里而神葬之客若僅隔數舍，在吾楚者居然吳人在黃海者居然楚人也。豈獨汪姓然哉？昔金文毅公語人云：吾家于楚既數世，自應童子試即受如干楚學，使葛水鑑先生拔第一，補嘉魚學弟子員。生平學問文章得力之友若譚友夏、黃美中、任澹公皆楚人，則吾始終固楚人也。此語距今四十年矣，而吾友黃海汪子育風氏以名父之子嘗遊于楚，居于楚遂以文高補吾郡蘄州學弟子員，旋復歸欽，猶時時稱道居楚時事不能忘。與文毅公相類，余固已心識之，其為人從容豈弟有俊逸之才，慷慨之氣，與人交務不欺，尤喜寓內詩文知名之士，然能辨其真偽，別其新舊，故可貴也。余性疎直，類墮楚人之最無用者，而有風不棄遂為忘年之交，豈非三湘七澤之荒遠與三十六峰之靈奇有相觀而善之道耶？夫育風華國之器而吾楚算篋簞屨之鄉也，何足以為育風重然而有足以相長者如育風好。

讀書而吾楚有荆州與先生手註九經文成數十
餘萬言辯博精奧爲從來諸儒所不及其他論著
又數萬言壽至九十餘時謂之儒仙讀書不當如
是乎育風能飲酒而吾楚有袁小修先生飲酒以
盆爲器每飲盡五盆而神明不亂談名理愈妙同
時會稽陶石簣云吾每造袁三值其醉輒聞所未
聞及其醉也不過一才人耳飲酒不當如是乎育
風好賓客而吾楚有丘長孺先生傾家宴客四方
名士結綢連騎而至以不得爲長孺客爲耻而長

卷之五

孺學議論亦多得力于客蘇是詞翰風流傾動
一世恭事李卓吾卓吾弟裔之嘗語人曰使世無
長孺則風雲無色矣其推重如此好客不當如是
乎而長孺同里又有劉廷伯先生其收藏書畫古
玩幾與人主埒世所傳有軍右丞眞蹟皆其秘閣
中物董宗伯嘗至其家請畱一月然後得闕其半
故宗伯題跋中每稱西陵劉廷伯云至于他古器
服玩言之令人咋舌搖手不肯信乃廷伯兼資文
武嘗購求天下奇士有能爲國家立不世之功者

劉某有一本帳盡送與之蓋志存報國也有風亦
復好此不當如是乎然四者之中讀書本也餘三
者末也育風知之矣蘇是而左史倚相屈原宋玉
之徒皆可以故人遇耳而況于余乎此余之所以
爲育風願也育風年未三十上有四兄皆孝友洞
博育風以明經授縣令偶一語及必拱手曰此吾
諸兄之教也吾兄尙勉我捧檄養母我安忍違之
可謂又友弟恭矣然吾觀育風行吟坐嘯間恒若
有所不得于中者家之中落料不足以介介豈非
楚人善怨風俗移人賢者不免哉然識者益有以
知其胸中之吞雲夢在是矣未易爲俗人言也惟
可以贈育風

卷之六

放膽之文何嘗不小心當觀其絲絲入扣處
素樂天

以舒徐爲體以瑣帶爲神以含蓄爲指此等文
字所謂愈徐行而追者愈不能及安得不推先
生獨步乎 汪秉亨

季滄葦奏疏序

余讀唐史至馬周代常何草封事太宗奇之立召周使者數輩催趣既至引見即日拜監察御史賜之大第給奴婢什物金錢無一不備使長安索米無聊佗僚之人一旦揚眉吐氣榮顯震耀于時輒歎嗟嘆自古遇合之奇無出周之右者矣然獨恨未見周所代爲封事其言何等遂能傾動人主一至於此嘗爲之揣摩想像而不可得蓋去周後千有餘年乃今讀季侍御滄葦前後居臺歷上奏

雙雅堂文集

卷一

疏二卷而悅然如見周之所爲焉何則夫人臣入告之言其懇則有味明快則不厭無私則不疑而又發于卓然之識濟以老成之畫則斷斷然未有不疎動者侍御諸疏是也以余草野之人絕不聞當世之事受而卒讀心開目明惟恐其盡又惟恐有一字之遺而不盡留連屈服古今一情則求當日賓王之作所以傾動英君不當于滄葦是編觀之乎小雅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此謂言者之難說在能言與不能言之外茲侍

御能易人之所難後之君子察其用心無論他人卽亦豈馬周當日所及哉柳子論伊尹不夏商其心心乎民而已夫國託乎民者也心乎民則國在其中此侍御之所以得也若心乎已私心乎周黨則置民于莫恤而國亦因之以覆此三十年前有言責者之所以失也噫吾於讀侍御奏疏之次有深感矣

謹嚴 施愚山

引詩作眼隱隱沈痛 自記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序

李君遺詩序

余游東臯李子來訪軒軒非凡品也自是日同黃
子目子陳子許子扣吾寓扉以文酒相排遣致足
樂也忽一日李子肅衣冠改容逡巡自東階上趨
余涕泣再拜以請曰維小子之從先生游不敢有
所求望於先生惟是先生有遺詩一卷小子在患
朝夕兢兢以放失泯滅是懼抑就正非其人則雖
存猶亡也今幸遇先生倘肯乘閒寓目而錫之一
言弁其首卽先子死且不朽余遜謝不敏至於再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序

四李子不許然後受其稿讀之窮首尾頓足而歎
日嗟乎嗟乎此文謝之道聲也何以有此哉向使
以彼其才誠能反其道若向歆之異趣用取世資
乘堅刺肥使子孫溫飽處華屋而求良田豈不稱
俊傑識時務哉顧乃爲此不爲彼致藐孤笑其無
所託足是上於爲詩謀而拙於爲身家謀者也李
子泣然曰然則先子傳歟余曰子不見夫築室者
乎今夫築室者苟其就下澤列平壤雖高至歟何
猶而牆無所見及其卜會城而基崇岡才至及肩

千里在目矣何則所因之地異也然則子第善藏
之而已傳不傳不問可也李子應曰然

文凡三段前段舉其略中段反議末段以一譬
喻括之又不說破絕奇之文古人所未有也 季
方石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序

學統序

學之所以爲天下裂也愚齋先生獨知之於是潛心二十年輯學統一書若干卷自夫子正統而降凡敘五統臚列差次有述有斷粲然明備無以復加矣錄或以視余余卒讀而數曰卓哉此書之作自兩宋先儒以來絕而僅續也雖然求其成效必在十年之後乎何則風俗不古足以闡學也學之徒落落可數而風俗徧天下彼便其所習熟而視正學若弁髦吾其能家至而戶說哉茲姑舉其槩

學統序

卷

序

古者人各祀其先而今也則木搏土其神滿家致享致虔反躡其上古者非祭祀不齋非大故不絕葷而今也齋名百出自公卿以至村墟持行如一古者士明一經敏者兼五經而今也經教麗雜問其所誦或非吾孔氏或出于重譯或造于巫師愈俚則愈盛古者士大夫惟拜君親師以及嚴事之友而今也三拜九拜未易致詰古者慎終追遠自有經禮而今也親雖聖善至舉喪葬祭典必延愚劣之僧道謂之儀罪資福古者淵懿之士常妙思

經書期有心得而今之儒者豈慕俗宗焉當風過者掩鼻也古者建學廟祀先聖先師而學舍即築于其旁俾學者肄業其中所以使之親近模範不見異物而遷故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今之矜士非趨踰學使者暨守令有檄常終歲不一近宮牆惟禪關道院則欣然負笈焉風俗如此蓋習與性成殆堅強牢固而不可破于斯時也與之陳說學統道全聲玉振之孔子析格致誠正之精義何異以木投石耶然則將聽

學統序

卷

序

之乎未可也不則以武斷取勝乎尤未可也夫風俗之說必有權宜之學術以召之意數百年以前之聖人必有以神道設教者其流敝至此耳誠欲易其轍是在有世道之責者黜權以崇經經正庶民興然後簡陋黽傑出之士與之講求學統猶治統然有祀綱法度焉有是非邪正焉有褒貶賞罰焉如是者五年衆既通曉矣方將悔習染之非悟異教之謬薰蒸漸被什百相勸以至千千萬萬無算如是者又五年則風俗一變而正統之學四建而

不倍、可拭目而觀也。蓋用(禮教)以變風俗而風俗。既古則正學益明其先後節次鑒鑒然矣。顧此豈。可、望、之、中、立、之、愿、儒、兩、可、之、膚、說、哉、夫、石、頑、俗、者、利、用、剛、益、必、如、愚、齊、之、作、人、正、容、以、悟、物、愚、齊、之、立、言、方、嚴、以、礪、世、然、後、可、許、十、年、而、收、曠、代、之、功、也。共學里弟黃岡杜濟謹撰

風俗不變則學術必不得正聖人不易吾言風俗可變乎雖神如軒皇虐如公孫鞅不能也大都三代以後所賴以持世者特吾孔氏之外邪

雙雅堂文集

卷

序

耳其中雜處久矣一旦欲驅除瑣蕩事誠難之所慮者今日孔氏之外邪亦復岌岌救者深入一層乃所以僅保外邪也鳩居無恙第勿方之盈之可矣推此意也篇中固甚有餘地 村翁自

識

吳威克六十壽序

譬諸百昌富豈桃李也之章椒蘭也忠孝松柏也。當桃李發榮椒蘭馥烈之日松柏未嘗降格然人不過托其青翠之光仰其端儼之容以為是并桃李椒蘭各有其美云而及夫草枯木落水霜固結一望皆陳根宿莽無復生意以為化機泯絕長此已矣而松柏青寓目一見然後知天地之尚在而三陽通運可計日而待也用其甯造化之跡者松柏而已矣他何與焉忠孝亦然當世值郵隆富貴文章華實並茂非不侈談忠孝然不過以為與富貴文章同為可慕而已不知其可貴殆倍屢千萬而無算也及夫風俗移人三綱淪而九法斁世道蕩然陸沉在目矣而忽有忠臣孝子挺生于其間連衆而獨立邁往而不顧彼富貴文章既已溷為異物矣而忠孝不磨則世道忽有起色然後知人心之尚在而春秋孝經之道尚有時而持世也蓋奉天下之務無以加于忠孝有如此然上君子願靡以時忠或無從表見而孝則竭力忘勞人人

雙雅堂文集

卷

序

可以自盡則孝。尤其聖哉。余因以者。體察作且戒。作壽文。乃有以吳君威克六十開快之文。請者曰。此孝子也。余詢其孝之狀。曰。得無已實年利而歸。諸父母曰。吾以為養者乎。曰。非也。得無已實好官。而歸諸父母曰。老父老母欲之者乎。曰。非也。得無已實鮮耻。無所不至。而歸諸父母曰。過庭教。我涉世之道。當如此者乎。曰。非也。蓋吳君之先人。華元公名流也。以宦游于黔。終焉。吳君年方成童。羣之辟。歸哀號絕。而復甦。乃身重。肅走萬里。扶輿以歸。卒正丘首。計距今四十五年矣。閩郡人士。稱道不衰。其為實狀。何疑。余曰。審如是。則真孝子也。使余得之傳聞。猶將私為紀載。矧巧之使言乎。因德

去年遊吳門。客有為余言其郡中某巍科某廉仕者。余笑而不答。有為余言某以文章自負者。余左。右顧有為余言某山居簡出。不交接當世者。余肯久之。有為余言黃孝子其父官粵西。年六十餘。遭亂阻兵音斷。絕孝子崎嶇走萬里。辛苦萬狀。卒奉親以歸者。余不覺起立拱手致敬。曰。是貴地。

人物之豪風俗之美矣。今吳君之事。彷彿黃孝子。然黃孝子幸迎親于生。而吳君之遭際。弗如其事。有更難而情有更苦者。吾比忠孝于松栢。若黃子其干霄直上。而吳君其天矯。恨益者乎。如松栢之壽三百篇言之矣。若夫孝子有子施報。自然見義必為。孝哉百行也。舉不必更僕數。惟是以君之孝而得余之文。君固可以傳。自餘何足言耶。

端主一孝綱舉目張此法非翻第諸君不察耳
○黃孝子如不迷之客一篇而得兩孝子文章
之幸也 自訂

吳伯成先生五十壽序

文章家恒以壽文爲非古此謂世俗之壽文耳而亦有不可例論者昔吳門申文定以少師首輔致政家居壽登八十嘉定名士婁子柔爲之文僅三百餘字而且謂文定枋政不能如前人任勞任怨功在社稷前人者指江陵張文忠也其簡直如此吉水羅念菴先生爲毘陵唐太公七十壽文通篇講道析義以荆川爲之子而不之及其超脫如此蓋二公者或言人所不能言或不言人所能言舉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序

夫卑佞之浮談與誇美之庸態一掃而空之故文章與交道彪炳獨著作者如此則雖謂文章莫古于壽文可也游嘗讀而避之思得倣作一篇以副兩君子之嚮而投之必謹擇其人其惟吳伯成先生乎先生以蓋代之全才極一時之殊遇逮不世之奇策此人人所能言而游不言人之所能言者也然則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當如何游觀自古豪杰之士身都將相名垂竹帛者代不乏人惟漢之留侯唐之郭侯風流獨不可及者何也蓋二公蹤

跡高妙去留無所繫以道自將冲而用之道而謀王斷國遇而居閒處獨皆各有所據若罔應以濟世不逐物而忘返是以可貴也故子房受書于黃石其遇漢高嘗一再辭去及韓滅于項然後一意歸漢佐漢誅項報韓畢辭三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游長源分茅于懶殘授仕唐歷四帝史稱其功不讓魯連范蠡然方其居相位日求通衡山迄不負十年宰相之言二公之風流信乎其偉矣今先生之年初登始滿斯民正賴其展布殊非從赤松而思衡山之時然可以常存此意則浮雲蟬蛻之槩有足以廉頑立懦爲百世之師者昔子房長源不聞有冲舉之事而天下後世咸望之縹緲若仙者凡以此也游雖老矣然以先生曠世知己居斯辰也亦當不憚跋涉登燕喜之堂袒裼胸臆躬奉一卮然後爲快而不能者說在易之旅僮僕資斧未易言耳故謹直寫其胸中之所見庶幾所謂不言人之所能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者侯風拜手以代芹獻蓋以留侯郭侯望先生不可謂不敬託于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序

神仙之指不可謂不切、文成七百餘言不可謂不多、尚未知于昔之兩君子簡峻之文可以續貂而列于古文之末否、然世俗之文吾知免矣、以天下士遇我亦以天下士視之、其立言固如此、先生其為滄畱覽數通以為是文也、信不妄作、不以三千里為隔而為滄邁然而過、舉大白于滄計程載拜焉。

吳公學富文雄才畧蓋天下而道眼至明、茶村此篇乃知公之深、皆其意中語、非好為異論也。

卷之三

未

序

卷之三

想見公得此文時、擊節稱賞、為連舉華觴、雖數千里而遇宛如目覩也、以奇文壽偉人、猗歟盛哉。
朱賁三評

敦宿堂集序

歐陽子稱文章之作必繇於羈旅草野窮人之詞、斯何謂哉、說者以為單寒崛起之士其用工也專、其積思也精、故勝也審、如是則是有才如陳思亦將以其華貴而損之矣、不然也、他不具論、即以文章最著如漢之馬班、唐之韓柳、詩歌最著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考其先世皆非布素、則歐陽子之論誠何所見而云然耶、吾原其意、蓋有見於古之作者多出於大家世族之才子弟、顧其好學深思、又必嘗經挫折、偃蹇或身世抵牾、或仕宦蹉跌、其而至於饑寒困頓、飄蓬泛梗、其拂逆動忍、一如寒畯而後有以激發其聰明、鍛鍊其才格、其立言始足以傳焉、然則歐陽子之論固不專為單寒崛起之輩有羈旅草野窮人之素、而正謂大家世族之才子弟求詩若文之工、必其有羈旅草野窮人之遭也、吾友李鏡月以宰相之孫、少負異資、出語驚其長老及冠而學成、聲問四馳、既舉賢書矣、以至孝中機辟、竟繇是破產、四壁蕭然、幾阻通籍之路。

而鏡月不悔也。自是杜門却掃。攻苦食淡。益殫力於詩古文詞。皆一洗時氣。優入古人之域。余嘗寓書施愚山論之詳矣。斯非大家世族而有羈旅草野窮人之遭。然後立言可傳之一證歟。吾於是既樂爲之序。而并以伸吾說。且信歐陽子之說也。

紆折勁潔深老。倣儼殆撮諸家之長。至其議論不朽。發前人所未及。則于皇獨擅也。龔孝升先生

休園雜言序

六經四子教人爲善至矣。二氏之言因果罪福之說。雖近於詭。故脅持要。不外于勸人爲善。卽其流既下。靡曼卑俚。莫如元人以來之傳奇詞曲。然其于忠臣孝子。誼友節婦。雖遭逢不偶而死有餘榮。而其于寡廉鮮耻。趨利附勢。忘恩背義之徒。雖富貴薰天。必涅其頰。以示無面目。蓋勸善懲惡之志。無往而不存。如此然而世之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何也。風氣爲之也。風氣之所爲。能使人生而數歲。卽知愛金錢。習欺詐。十齡以上。卽知好權勢。走津要。二十以往。無所不至。方是時。吾意雖有吾夫子懼而操觚。日作一春秋。猶將不勝也。而況其他乎。雖然。物不可以終窮。而變通出焉。有人于此。違俗獨立。身修矩矱之行。口道仁義之言。用以羽翼經傳。敝述先正。豈必求旦夕之效哉。夫當其未變未通也。善言脫口。則羣然竊笑其迂腐。而及其變通於一旦。則舉向之竊笑者。亦翻然勃然頓覺其言之有味。而梯航以求諸聖人之經。益爲風

氣者天而留茲碩果以扶微陽修身立言之責在人亦未可少也此吾友鄭士介先生之志也求之古人若徐幹王通其庶幾乎

痛切而能含蓄理法兩勝之文 陳伯勳

雙雅堂文集

序

序

序

南谿文略序

昔之試禮部舉第一人者天下稱曰會元三第一之中惟此稱爲前代所未有蓋讀書之效偏術之榮至是而極雖首甲有所不如以文章之統在此不在彼也其極盛之軌自成化乙未至于萬曆辛丑中間作者皆有確然不可降之格雖文筆各異而法則弗渝此其所以可貴歟迨萬曆甲辰而中衰連七科不振人謂世無會元矣直至崇禎戊辰而始再盛褒然舉首者爲嘉善曹峨雪先生迺吾雙雅堂文集

序

序

序

友顧菴內翰之先公也又三年辛未舉首爲梅村吳公復稱得士然先生實爲之倡論者以先生方鄧定宇蕭漢冲而以吳公方傳錦臬王文肅庶幾知言矣然先生既以閎贖藏稿爲天下宗匠而古文之名遂未免少爲所掩亦其勢然也蓋越二十餘年而顧菴起以古文名一世當世翕然始知顧菴之古文蓋得之於庭訓然後峨雪先生古文之學益顯于天下則是顧菴之文章乃其所以教孝孰有大于此者乎且夫經義中有第一人古文中

亦有第一人如漢之馬班暨唐宋八君子皆是也
第經義第一人列于科目而古文第一人不列于
科目此在識者意內衡量中得之耳以吾觀顧菴
之文其材甚奇其味甚雋于八君子中共似柳河
東乎夫柳固古文中在第一人之列者也而顧菴
再得之何其盛哉乃其起衰之功則自戊辰會元
始吾故津津追論不獨使人知顧菴文章原本不
同于人抑亦神往其時也

意不在文亦不在論會元可與第一流人道○

卷之二

序

古勁秀折文品最高

朱望子

鼓世集序

昔之以兄弟二人齊名最著者漢有二丁吳有二
陸宋有二程二蘇嘗從而論其優劣二程紹明聖
學尚矣子瞻兄弟文章既卓絕而氣節復勁直可
以大之陸氏為孫吳門族遜抗父子相繼為吳相
而機雲為抗子席累世之盛可謂極矣一旦吳亡
于晉而二子欣然入洛國恩故主之念纖毫不入
於胸中雖文采可觀其人不足稱也二丁之在魏
曹操恨不以女嫁儀至于忘其眇曹植自謂才不
逮廙其文雅可知而二子同心一詞惟勸操立植
為嗣其言切至操幾欲從之而中止者以曹丕納
吳質為之謀也凡二子之為此者豈第以與植厚
善互相知己之私哉蓋曹氏父子兄弟惟植為有
人心觀其別集中有賦一篇悲思漢帝可以知之
矣向使操用二丁之言植得立為魏嗣他日必不
篡漢二丁佐之以服事漢未必即以此二丁之
深心也當時弘農楊修亦深結于植而與二丁同
志原二丁之父丁冲嘗勸操迎漢帝都許而楊修

之祖父顯于漢四世四公咸以忠直著蓋二丁與
 修皆忠臣之子而曹植遭種與操女節同量其與
 二丁楊修必有嘉誅至計而陳壽凡庸私書阿世
 曾不足以知之也。是言之則二丁之品第又次
 于子瞻兄弟耳而以視二陸則薰之視猶也豈不
 偉哉。蓋近今復有飛濤易庵兄弟並以才藻知名
 當世世亦以二丁稱之徒稱其才藻而已然余嘗
 數見飛濤所製詞章遑遑託指于美人香草乃騷
 之流也今易庵復以鼓枻名其集蓋以漁父自處
 而中心之好愛護之至者亦惟屈子人知漁父教
 屈子以屈泥揚波輔槽歌醉似欲屈子改易其操
 而不知其臨去而歌滄浪濯纓濯足又何其分別
 清濁之至也則漁父與屈子同調明矣彼屈子何
 人哉太史公所謂推其志與日月爭光者也而飛
 濤既為其言易庵復慕其人此其天性忠愛豈後
 于昔之二丁哉余故因易庵扇叙鼓枻集從而力
 發前人之覆以明期許之厚解頰而談或亦立言
 之一道也并以眎飛濤謂之然歟

有尾

此文不知者必謂絕無交涉知者至不忍釋手
 噫可與知者道
 自記
 觸着即發震驚百里不朽之文
 汪柳亭

十笏齋詩序

吾楚詩僧五十年前有江夏愚公蘊璞才氣縱橫發爲篇章如關河放酒所著空華飲河諸稿同時聞人如郭美命宗伯湯嘉賓祭酒皆極口稱許于是詩名噪宇內而愚公復以無礙辭才爲東南都講座下常數千人其門維那書記莫不筆勢翩翩人人有集繫其盛也今岳麓燈公天放則不然其爲僧也以爲寄託乎則梵行清峻無少放逸以爲非寄託乎則于彼法中曰宗曰講樂不欲居其名

集雅堂文集

卷

序

獨性好爲詩若有所不容已者眞江有十笏菴雖在邑之中而草樹蒙密蕭然自遠燈公欣然投止閉戶苦吟與萬竹爲伍往往至乏絕常竝日一食不以絲粒干人所爲詩如古欄伏流鳴聲幽咽又如秋林返照哀蟬抱葉而啼也其人其詩皆別開一境如此育風汪子爲刻其遺詩以示余曰翁之鄉人也且爲述其生平非無本末者其徒足菴隨請余一言弁其首余因而倪仰今昔若愚公之棄燈公之寂何其題絕歟豈非楚詩善變不獨士大

夫卽方外亦然歟而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記其詩者其可以不渡思歟是用慨然爲之序

以愚公相形而起文便有勢有勛兩有滋味至其篇終頓跌合意無窮可思而不可言也此先生獨擅之妙

黃天爵

集雅堂文集

卷

序

程子穆倩放歌序

○史○有○者○法○也○
國固不可以無史史之做或滅否不公或傳聞不實或議見不精則其史不信于是學者必旁按當日之幽人慤士局外靜觀所得於國家興衰治亂之故人材消長邪正之數發而為詩歌古文詞者以考證其書然後執筆之家不得用偏頗影響之說以淆亂千古之是非非漫作也故世稱子美為詩史非謂其詩之可以為史而謂其詩可以正史之訛也蓋其開繫如此吾友黃海程子穆倩與余交四十年為人落落穆穆不甚論天下事而好與賢豪長者游自昔居金陵每偕余詣吳橋范文貞漳海黃宗伯清江楊編修諸先生所于時在座之士多當世聞人往往議論蜂起指摘時事而穆倩獨默然余固已心疑之何則夫惟其默然不立意見無所偏倚而後其所見至真所言至確也蓋閱世滋久遺忘是懼而穆倩果有七言放歌一百五十韻之作其言尤在閭黨復肆之時余固痛定思痛者一日持以示余余喟然而歎君之此作可謂

創見古未有是也夫以樊宗師劉後愚之奇筆追寫陳陶斜白馬驛之孤憤使異日雖有稷史不得亂真此其用心伊可傳矣而輓末飯生膏不聞前事猶第以詩求之何其謬也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聞蘇子瞻議之以為李白自供不識字不知上古之字自有上古之人議之今穆倩此篇不以示它人而獨以示余且屬題其首簡者豈非以疇昔游好惟穆倩與余兩老翁在上古之字惟余為能識若以示它人乃讀之了不聞耳嗚呼獨此詩也哉
以詩為史人人知之以詩正史之說是穆倩苦心是于皇創論兩不朽矣文字明目張膽浩氣凌空
詩凶然後春秋作詩與史原相鎔錙予注五代史金石文字之外頗采詩以證事于皇此作光談射人足增千古詩人聲價匪特能傳穆倩心事也
朱錫鬯

送朱肅三先生任知松江府事序

朱肅三先生肅守江寧六年乃以丙寅秋七月陞
知松江府事維時黃岡杜濬久客茲土素與先生
爲至交于其將行赴任從而旁營民情有不易得
者是不可不論也於何見之蓋自古郡縣守令之
賢者久于其地一旦陞遷以去其民戀戀不忍舍
者有之矣然必親民之官與文法之吏利害切已
者也今先生職掌在糧粒而功效在消輓終歲僕
僕則其于斯民也亦疎而不親矣顧何以聞先生

變雅堂文集

卷

序

之將履新任以去也汲汲皇皇板輅臥轍之意比
之于親民之官文法之吏利害切已者猶不啻過
之何也蓋余以詢之于此地一二耆老之不妄語
者咸曰我公之去吾儕小人之依戀毋怪其然也
夫江寧爲官府之都會我公以名甲第文章稱天
下而康濟著於江淮之間顧能和平清不以才
智先人有珪璋之度焉使諸大夫皆有所矜式是
其不可無公者一也我公盡心所事勞勩百端家
日益瘠負日疏多而守日益峻然惟仁自榮廉頑

變雅堂文集

卷

序

而立懦道不外是矣是其不可無公者二也公雖
不受民詞然爲上官所倚重每有疑案難以屬公
公秉公立斷民自以爲不冤此其不可無公者三
也地方利敝公雖不在其位然知無不言當事者
從而與利除敝其有造於吾民甚大此其不可無
公者四也夫以四不可無而一旦去茲郡郡正位
邦伯職掌無他寄自此更加專壹直遂以澤其民
能不羨而且如手語未卒余爲思之是固然矣然
且有處也夫自春秋時歲星在吳似至今尚未退
舍故疇昔之日三垂不靖而吳獨晏然亦且仕宦
其地者多能恤民之隱不至于顛仆至朱公尤以
大賢上材應期而至今雖遷擢不出吳境將又必
有如公者來肅守焉繁歲星足賴也可無深慮耳
獨衰耄如余將何以處之余楚人也歲星之所不
照星祿家言余計星守命賴有文昌四星臨之故
骨肉難言而文章遂遠有知已過于骨肉如朱先
生是其人也六年以來飢來以告患難以告疾痛
以告先生雖百冗囁集未嘗不手書報可而其詞

情之溫潤書迹之秀逸種種可傳絢哉其爲文章
骨月也是孰爲之乎豈非文昌四星卽余之歲星
其可以相違乎違是星則計星益無所忌而芒角
彌利其可以當之乎然則如之何深惟金陵既非
吾土固非舍魯何適之比也正當往依知己耳夫
雲間余舊游地幾社諸友之子孫多習余姓字者
先生往而政成人和大興文治俾復幾社之舊而
余猶知路之老馬從而左右于其間暇則五湖三
泖恣其徜徉而因以伏吾之老他日列于松江流
變雅堂文集 序

附錄朱先生跋語

雯猥以謫材佐茲首郡飲冰茹蘗兢兢六載
常恐隕越以貽知己羞辱

先生惠而好我公餘藉卉領益良多竊媿薄倖
之分贈無幾不克卜浣花之宅爲予美吟嘯
地艸堂有靈能無怨惻丙寅秋量移雲間雖
荷

聖天子特達之知龜兔思奮然素心良友天各一
方殊不勝停雲落月之感潸行 先生遺我
一卷題曰寫心話言盥手讀之情摯而語真
一片纏綿縈結之懷慷慨激昂之致勃勃從
紙背出當不僅如聽渭城之歌折河梁之柳
令人黯然魂銷已也獨是獎借過甚謬以京
德之躬加之華衮之榮撫心自問何以克堪
又不禁汗之淫淫下矣吳淞距金陵不越七
百里而盈盈帶水雲山間之懷我故人邈在
變雅堂文集 序

天際唯日手此一卷以當書紳用益自勉以
期不負知己在上答

聖天子達簡之至意庶幾不期年而令行禁止躋
斯民於養恬之域當遲 先生於九峯三泖
間鯉魚可釣蓴菜堪供江鷗一席虛左以待
寧第皂蓋尋梅繼杜嚴之遺韻也哉明月在
天兩心如對清風戒寒努力自愛

浙西同學弟朱雯拜手言時丙寅九月
立冬日書於懷汲堂

送葉桐初北行序

君子之愛人也見其行事有不合于理者則言之言之有聽不聽又或不但聽而益加甚焉則與之言者意本于相愛而效至于益其疾何貴于言乎葉子桐初所謂言之而益加甚焉者也吾何以言爲雖然吾老矣言之而聽固不失其親其情可以感言之而不聽而又益加甚義亦可以別矣則言其可廢乎蓋葉子之粵遊也萬里之行踰年而後返此于理非甚不合也可以無言也葉子返不數時不遑他及孜孜汲汲然又將惟北游是務此于理甚不合也不可言也嗟乎葉子四十年前四歲孤嬰耳嚴君不幸母夫人秉節抱痛辛勤鞠子以至于總角投書成童能文章魁然丈夫尺寸皆母恩則尺寸皆父淚也爲葉子者理宜刻苦讀書期破萬卷以春秋爲法今以孝經爲表裏以笺氏六言爲門戶以康侯義例爲斷制潔身隱約力著一書用明已志其人其書可垂久遠使賢者歎服而愚者及于先人乃葉子之事也奈何崙以北

卷之三

送葉桐初北行序

序

遊爲嗜然乎蓋葉子自粵遊以前不及四年而三遊于北何其勤也義亦可以止矣今又席不暇煖約車戒徒若有期會何也向使葉子猶平人吾猶望其少異于衆不屑駢肩疊跡而積塵而顙流汗若群丐之爭朱門見之惟有却走乃爲得也何況別有懷抱如葉子者無論三十里之程冒寒觸暑俱屬無謂卽見星而起與衆並馳策其馬而北向惟恐其不疾其時自循而日得無覺其不類乎夫子謂賜也不幸言而中吾之三說無一不中而亦不敢以爲幸也彼赫赫炎炎者戲耶夢耶于我何有哉乃無日忘之乎或曰葉子此行爲葬其親計也余曰噫是何言歟惟此一事于此行尤不相宜耳以此管首丘是傷親之心也誠如是葉子可以別矣

卷之三

送葉桐初北行序

序

吾師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葉子以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吾以之 村翁自記

青岳先生五十壽序

天之于人也或遇之厚或遇之薄人所知也厚遇之而不使受厚之累薄遇之而不使收薄之益精思而曲暢以各臻其極則人未盡知也蓋天厚是人則其道必亨亨無所不宜而有一不宜日讀書何則有亨之事以奪其時也而天則精思之界不失其亨而又不奪其讀書之時是時也又以直道不阿得之于心無愧怍而讀書益有味則曲暢其厚而厚之至矣天薄是人則其道必蹇蹇無所不礙而有一不礙日讀書何則有蹇之暇以與之時也而天則精思之界無改于蹇而又不與其讀書之時是時也又以騁孤游走失之于是心益遜便而讀書疑非分則曲暢其薄而薄之至矣斯二者不但厚之至者為世不常有即薄之至者亦世不常有也乃一時有之厚之至者為青岳熊公薄之至者為茶村杜子兩人者生同鄉學同術出與處同志而天獨不同遂不如遠甚是其不可相提并論用見造化之妙也哉由是推之讀書所

變雅堂文集

卷之五

變雅堂文集

卷之五

以窮理公既盡性至命克紹考亭余雖發憤忘食僅亞永康是精粗弗如也讀書所以論世知人公如建章之程材必十圍始勝梁棟故非三代盛時人物不喜道余如里醫之用藥惟求其所急故如春秋之管舜吾近代之張叔大皆欣慕為之執轡是其高下弗如也至於詞章公為有本余乃倒學其深淺弗如也客有獻疑者曰吾夫子五十知天命今熊公五十而先生本天以立言得之矣但深論天人之際而形容其分別厚薄事事自謂弗如倘亦未盡然乎即如熊公今年齒登五十再五十年為百歲君今年七十四再二十六年亦百歲雖到有遲速而其為耆壽均也豈亦有不如乎余應曰此其所以尤不如也蓋壽之為言同體而異用杜子多壽適以多其無家之感失學之悲君親未報之恨乃天之用壽以為薄也熊公多壽則以其寧靜淡泊之操必且讀盡藏書數萬卷中間一出而福重魚之氓亦未見其必不可此乃天之用壽以為厚也歟

一篇本天立論變行到底却是爲青岳先生壽
未嘗旁溢絲毫其開闔層折洗發精透按之乃
至平至確之論真宇宙有數奇文近代歸熙甫
集中壽序最多然何能有此 李秋水

孫梓荈六十壽序

孫子梓荈交杜子二十年久而鶩或問杜子何
與孫子之深也杜子曰余服其好善也孟子曰其
爲人也好善好善優于天下孫子是也或曰吾聞
孫子以詩文爲嗜欲以朋友爲性命以四遠爲比
隣然其道廣而愛博孫子之好善無乃過乎杜子
曰余服孫子之好善也尤服其好善而過也或曰
過固足尚乎杜子曰今夫世道人心日趨於忘刻
至矣見一善焉則退而修謗謗必于其所甚矜之
名而繫空以爲相反之說彼君子者身在千仞之
上固不屑與之辯然而中材之士遂因之以不
此善人所以日少非細故也當斯時也得僅能好
善者曾不足以救之必得好善而過焉者始稍稍
有救之道也孫子是也卽以余論固亦好善者然
以語風世斷不能如孫子蓋余之好善也非其善
弗好孫子之好善也好而忘其非夫好而忘其非
猶曰吾之好善也至於斯極云爾夫必好善至于
斯極而後忘刻至于斯極者有其人以敵之孫子

見也詩之美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在上之君子好善而長養人材則天必使之多歷年所以收悠久之效然則好善而在下其氣力遠不如在上之人則其子之壽考以收悠久之效必且不倍之茲非吾孫子歟余長孫子二年今秋孫子齒登六十來懇余曰君不可無一言余惟以孫子之好善及余好孫子之好善證之經傳於法皆宜壽而孫子之好也甚則其算宜尤修哉遂書其說以代一簡

卷之三

冬

序

好善忌善兩相形處洗發刻露惟子瞻有之忽入壽意自在安雅了不着相至平之論至奇之文

源漢林

六十自序

歲庚戌立春後三十有三日杜子齒登六十蓋至是先君棄養已五年先慈棄養已十一年杜子去其鄉三十六年去其壑十四年又十二年嗟乎人生遭際至于如此而於是日也猶欲吹笙製錦聽信兒輩巧人不入耳之詞來相垢污苟以塗飾入之耳目是無心肝也吾豈爲之哉於是兒童具曉老人意不復有所妄動老人得宴坐無事適几上有墨藩黝然毫素楚楚老人試一拈弄無所寄興則聊用自識其生平之志趣與年俱變凡經三變以至於今日也方年少時自負才氣念欲登上第衣緋乘傳齎三代誥命歸拜兩親于堂上而命數厄其前場屋裂於後壬午再乙其事遂往此院一局矣中年值用武之世亦思提十萬師橫行其間運籌決策戰必勝攻必取使麟閣圖吾形而助業照耀于史牒良足愉快稱奇男子顧此事非可以獨辦而一時談兵者皆妄人且意在反覆無足與言則誰與共馳驅哉此又一局矣馴至五十稱始

表無復當世之志。惟有山水之好。思寒裘從之。雖戎馬戒途。足跡不能徧。而東南近地。若豫章之廬阜。新安之黃山。浙東之天台。雁蕩。猶冀深游焉。而又有落吾事者。衣食于奔走。則日不暇給。因循於歲月。則筋力浸衰。圖餅之議。何由解免耶。此又一局矣。三局屢遷。無一成事。則六十老矣。從此以往。倘荷天假之年。得如兩先人。則二十年中。豈堪復作游。子顧不一勞不永逸。誠願先以一年努力。忍辛苦北走燕市。投知己故人。爲梳飯粗足。息肩養

雙筆堂文集 卷一 序

飲酒
陶鑄史漢歐王而山之以道潔精警猶之出師
表桃花源記送李愿歸盤谷序古今決不容有
兩篇者也元不作詩文觀○一筆自傳神直是
奇絕 宋近修

劉季英處士七十壽序
○開○天○開○地○方○有○此○地○
常熟東南之望邑。而應山楊忠烈公。過化之地也。當忠烈之令常熟。固已有神君之譽。其後入總督。綱輒首疏。擊逆璫。直聲赫然。震天下。至今讀其二十四罪疏。猶令人皆裂而髮。指爲之心。掉何其壯也。其直氣之所感。由是不及數十年。遂有其邑之瞿稼軒先生。與江陵張別山先生。同日著節烈。駕風霆而昇日月。此常熟之再盛也。其窮而在下者。則有諸生錢弘毅。殺生之患難。而劉季英處士以知

雙筆堂文集 卷一 序

名焉。殺生負耿介之性。爲其所不能。至于力盡氣竭。困踣顛頓。計圖無所復之。與溝壑爲隣。而故人皆莫之顧。處士獨奮曰。誠如是。則朋友之道絕矣。彼藏張儉而莊趙岐者。何人哉。於是延致子其家。處士亦家故貧。乃推解而衣食之。又以女妻其子。以子北而受經焉。然後殺生得全活。今終劉處士之力也。嗟乎。江河不返久矣。貞貞砥誼士。不遇其性。不可易危言危行。踽踽涼涼。耻與無所不至者雷同耳。謝靈運自明表云。不韋山棲之士。而構建節

之覺其言至明白矣果何罪乎此正史乘之所收
邇家之所重也而小人枉作遂損之不遺餘力則
亦過矣今教生往矣而處士歸然齒登七十人之
爲善曾何負于生平哉顧事必有所本而風必知
其自故曰聞伯葵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語
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非適然也蓋必先有楊忠
烈公之忠而後有瞿與張而公之節今處士義至
高雖其所表見不得上比于三鉅公然歲之相後
不及百年地之相去不及十井而一氣感召處士

楚莊王文集

卷

序

由之興起豈有二致哉余故因其子士弘其孫歲
不遠七百里以獻壽之文來謁而士弘與其弟士
毅俱讀書明大義可謂克肖叔復甚文志趣不凡
從余遊未可量也爰樂爲撮其過人之槩列三鉅
公之後太史公謂葵齊爲附驥斯亦近之歟今三
鉅公既上爲列星矣而處士久視人間形神雙妙
有仙之道焉子若孫持此文歸而介觴處士且傳
豈但以百齡計乎

先生嘗言作文當祖春秋而輔以論世如徵顯

闢幽春秋法也然在今日只宜闢幽而不宜徵
顯何則以今日雖顯亦幽也故此篇既藉三鉅
公以闢兩生之幽而又因兩生之幽益發皇
三鉅公之顯春秋之法至此乃活天理即人心
文章百世之師於是乎在 黃書思

文章家爲人立一小傳亦僅撮一二可傳之事
况壽文本無定法乎居然帳簿者真俗筆也自

楚莊王文集

卷

序

陳階六社長七十壽序

吾友陳階六先生文人也。顧嘗自號楚州酒人。屬
余爲之歌歌成而先生擊節稱賞以爲絕倫。爲余
置酒召冠生捧觴盡醉極歡然後罷。此三十年前
會於金陵事也。此會居其中而在前在後者可以
舉其畧。余嘗默識之。蓋此會之前十餘年余遊玉
峯借萬子允康訪先生於當湖。治所是時先生以
庚辰之文章雄視壇坫。方克勤吏治廉能稱兩浙
之冠。未嘗慕酒人而以爲別號也。此會之後又二

雙雅堂文集

卷

序

十餘年。余晤先生於廣陵山左宋荔裳亦在相與
談譙洽旬乃知先生中間亦以才爲世用。徵歷中
外有年於是且將息機焉。而酒人之歌猶能舉其
詞。酒人之號未之有改也。以是衡之則知先生之
不爲酒人者。僅在筮仕之初年三十餘許時耳。自
號酒人以後。繇四十五六十以至於今。歸然壽登
七十。固皆酒人之年也。甚矣先生之善自託於酒
哉。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昔韓昌黎讀醉鄉記
以爲東皋子蓋有託而逃夫東皋子可以無逃者

也。則其逃爲太過。不如先生遠矣。余與先生同庚
而酒腸甚迨。自號三杯酒徒。乃酒徒之最下劣者
然其至醉鄉也。三杯捷於百觚。故余之登七十亦
先於先生數日。負簡矢前驅。將爲先生整頓糟丘
洗瓢潔脾焉。此豈無據哉。原夫載籍之中。凡言起
舞爲壽壽非他。卽酒也。故爲壽而津津談酒。乃爲
正說。餘皆旁說。余之壽陳先生正說也。

文心文眼全在縫裡。荷裡細入秋豪。使觀者目
眩古今如此奇文。不知有幾。

范性華

雙雅堂文集

卷

序

痛痛癢癢。冷熱熱整整斜斜。啼啼笑笑不可解
而可解。可解而不可解。嗟乎先生欲不犯造化
之忌不可得也。

袁晦亭

胡曰從中翰九十壽序

憶余自客金陵卽交曰從胡先生于今四十年矣
曰從以今癸丑秋九月齡然壽登九十而先期誠
其二令子曰必毋乞言無已則吾社中舊人有杜
子子皇年亦六十餘尚能古文不爲浮詞替說從
來淡知我聞其時時念我欲贈以一言及是其可
乎子是其二令子來余草堂再拜其進尊君指而
仲子致果與余爲席研交亦且三十年世好彌篤
尤三致意焉余欣然承之曰此固余心也然余之
所以知翁而思見之于文章者豈尋常里巷之說
哉夫翁春秋至九十則其爲世士所親聞非一日
矣生平孝友之行乎子鄉黨真實之誼信于朋友
博雅之學著于天下固無俟余言矣余所以淡服
翁者翁忠愛骨鯁負傲儻之畫策非常人也當甲
中之歲天崩地坼亡其六璽時留京立君封拜紛
然須璽書急無有翁素精稽斯法而身在簞下目
擊新政無終歲之計乃作而歎曰斯何時哉而可
以如此乎吾觀自古國家不幸而遭難則太學諸

卷之八

序

卷之八

序

序

生。往。往。忘。軀。效。忠。吾。其。有。以。處。此。矣。於。是。齋。戒。致。
誠。閉。閣。考。古。手。鐫。御。寶。而。撰。大。寶。箴。一。篇。藉。寶。以。
獻。蓋。其。用。意。在。箴。不。在。寶。也。言。甚。切。直。尤。足。慨。者。
謂。祖。宗。大。寶。自。天。啟。辛。酉。七。年。以。來。爲。官。暨。所。弄。
寶。隆。于。地。雖。繼。以。明。聖。有。堯。禹。之。憂。勤。而。獨。力。無。
輔。僅。能。援。既。隆。之。寶。至。于。十。七。載。而。終。於。不。能。久。
留。以。有。今。日。則。今。日。當。如。何。痛。心。疾。首。祈。天。永。命。
用。光。復。此。寶。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曰。天。難。
謀。斯。命。不。易。哉。守。寶。之。道。在。是。而。已。其。略。如。此。不。
作。韻。語。慮。弗。省。覽。也。既。得。上。諭。所。司。收。新。寶。而。官。
本。生。中。書。舍。人。以。示。恩。獎。然。意。在。寶。不。在。箴。矣。改。
絃。易。轍。無。聞。也。翁。語。所。親。曰。昔。南。宋。陳。亮。上。書。言。
天。下。大。計。朝。廷。不。能。用。議。量。與。一。官。亮。不。受。曰。吾。
欲。爲。國。家。開。數。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乎。卽。日。
渡。江。東。歸。吾。雖。才。不。逮。亮。而。所。遭。適。類。是。天。下。事。
真。不。可。爲。矣。自。是。遂。絕。口。不。及。世。務。厥。後。嘗。獨。處。
一。小。樓。足。不。履。地。者。三。十。年。雖。金。石。古。文。法。書。墨。
苑。其。生。平。所。好。然。至。是。聊。用。排。遣。直。寄。焉。耳。仲。子。

負才知名翁、每教之、暇、故、讀書、便、爲、奇、福、不、可、放、
心、外、慕、仲、子、佩、服、惟、謹、老、患、耳、聾、鮮、不、謂、苦、翁、輒、
喜、曰、得、不、聞、世、事、何、其、幸、也、跡、是、觀、之、翁、何、如、人、
哉、氣、衝、操、壽、國、之、術、朝、廷、不、能、用、退、而、以、壽、其、
身、裕、如、矣、昔、西、漢、平、帝、時、梅、福、上、書、論、王、氏、見、忤、
遂、棄、家、隱、吳、市、門、後、竟、得、仙、今、推、翁、出、處、法、亦、宜、
仙、仙、則、其、壽、不、可、以、數、計、則、其、爲、九、十、者、豈、但、倍、
之、云、乎、蓋、余、之、知、翁、視、翁、惟、其、大、者、如、此、宜、翁、以、
余、爲、知、已、而、有、取、于、不、膜、之、文、也、

雙龍堂文集

卷五 序

孟堅之淵古明允之矯健九十翁常有此文不
常有也安定先生傳矣 敘大寶箴一段史漢
所不及 黃雨笠

汪異三詩序

余嘗點簡平生文字各體中惟序獨多序之中若
贈問若序古人謀述又不及序今人詩文之多序
今人文又不及序詩之多意甚恨之將欲痛戒此
體不復作故每接見當世士惟恐其談及于詩尤
恐其因詩及序未嘗不以日昏病廢先自爲求免
之地也顧亦偶有咏余以詩把讀忘勸意欲余序
卽欣然願爲之不待其詞之畢者則其人其詩可
知矣其惟汪子異三乎或問余與異三新交耳何
以遂知之深余謂古人奇士相知皆一見得之不
再也矧余與汪子旣一見得之矣而猶必准之以
余論人論詩之法然後益信其不謬則余不如古
人遠矣蓋余之論人也論其趨向其趨向是也則
其人雖不文君子也而况其文乎其趨向非也則
其人雖甚文小人也而况其鄙乎若異三之趨向
是矣可謂君子而文者也余之論詩也論其原本
其原本古也則雖拙雅也而况其工乎其原本今
也則雖工俗也而况其拙乎若異三原本古矣是

工而雅者也。或又問余何以驗之。余曰：始異三訪余于虎丘，余視其人光明俊偉，與之言稜稜見骨，不為娉阿。吾以知其趨向也。授余一詩，不道唐以下而深怪今之稱詩者，其居心用意，曾塗乞之不可。若吾以知其原本也，故余評異三之為人，高之可飯漆園之傲吏，次亦不失為慢世之長卿。非時人也。異三之為詩，甲者可擬精微之右丞，乙亦不失為秀潤之隨州。非時人之詩也。吾不可以不序。

以趨向論人，以原本論詩，可謂雖聖人不易而

藝雅堂文集 卷一 序

在今日尤為對症之藥。至其深知異三談之娓娓，則吾亦云然。吳六益

姚仲淑詩序

士有宜享王侯之奉者，而窮居隱約，酌水賦詩，澹然無怨色，則君子賢之矣。况士而女者乎？士而女者，誠能如此，則君子倍賢之矣。又况其所以能如此者，由其審于世變，擇于道理，薄浮雲為不義，信風雅為足賴，而凜然於薰蕕之界，斷斷然不肯以彼易此，則其賢智豈不尤百倍乎？蓋今世有姚夫人仲淑氏者，吾友研齋太史之室儼然。天人所謂宜享王侯之奉者也。乃研齋以孤臣而處逆旅，食貧不減寒素，而仲淑甘之惟孜孜以讀書學詩為得志。今春過毘陵，研齋視余以其詩如山泉鳴而幽蘭馥，令人心曠神怡，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感時貞遇之意，固無往而不見，信乎其不可及矣。嘗考前代漢朝貴盛之家，積金至四十萬，萬唐明官中用錦，每歲至七百萬，正舉今人之富，侈不過如此。度以仲淑視之，非時之金錦，正與襤褸乞丐無異。而衣簞食澹吟咏性情，乃其所以為豪華也。昔歐陽子序謝希孟詩，至此之衛莊姜許穆公夫人

而惜其不遇仲尼列之國風夫希孟生宋之盛時
歐陽子特以詩論詩猶且重之若是設以今日論
仲淑之詩有不止于詩者其重之又當何如哉研
齋爲余述仲淑語云序吾詩者必君之友杜于皇
乃可豈非以于皇亦求窮而得窮者耶余故爲著
其詩之所以然用見仲淑之性成得之於刑于之
化者十之三研齋之靡悔得之于內助之力者十
之七也研齋雖偶強然心是吾言矣

極風致題誰知有如此關係議論如此濶大眼

雙乘堂文集 序

孔至文筆之工所謂規矩方員之至却無一陳
格陳言世之以脫整自矜者可以廢然矣

葉百

楚游詩序

楚華飾簞簞之鄉也然而騷有屈宋詩有杜孟稱
古今之冠國朝之詩代興者四而楚居其三其開
何李之先者又長沙也卽亦可稱詩國耶故士之
曠者至乎其地往往徘徊企想庶幾一遇焉而忌
者至於詛楚抑中人以下之人情宜然也乃至於
今日而衰極矣衰生於亂亂深而衰益甚衰與亂
相乘至於數十年不解則其鬱積憤盈勢必又生
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而余又未之見也意者不
在其主則在其客歟然才之生也必繇山川而吾
楚山川之博大幽深峻峻若九疑三湘衡嶽岳陽
巴陵以至於德山朗水武陵桃源諸勝俱在湖以
南其在湖以北若西塞赤壁之類不能當十一也
余去其鄉久矣吳子初明示余以楚游自存詩四
十餘篇力能於兵燹瓦礫之餘撫今追古吞吐奇
秀考其所歷僅在湖北固已如此矣若使吳子鼓
枻而南益造山川奇絕處則其所得當益卓犖不
可及將吾所謂不在其主則在其客者必在吳子

矣。

銘鑄昌黎送董邵南廖道士歐公送曾鞏田畫
四作而成却又絕無摹倣之迹而蘊藉頓挫道
宕其精妙殆又過之按統之文識者有幾李素

圖

豫章游草序

葉子桐初有俊才好遠遊賦詩所至詩輒成帙傳
誦人口而豫章游草最佳余尤驚服其謁張中丞
祠詩在少陵蜀相文山雙廟之間也其詩諸公既
已前序之葉子猶謂不可無余一言夫以余論葉
子之詩寧質毋華謬加勉勵乃其空也如以上數
語可謂之質然其予之也亦至矣若夫勉勵之意
於何見之蓋余嘗謂天下事果無足措意惟當吾
世而有羣書之美斷斷然不可失之耳不失必歸
於甚好好書非靜莫遂靜在得其時時之善不在

變雅堂文集

分門類序

於足已無求而在於身無所用吾與葉子既幸而
久無所用此千載讀書難得之一時也顧吾已老
矣舉數十年難得之時因循過去卒未大肆力於
書可恨也矣葉子年方盛壯宜宜乘此難得之時
於書無所不闕而又當知藏名爲善後之策勿爲
若輩所知則讀書之益益堅而五經埽地之議無
繇而至起而爲詩希風江漢管武之作者無難也
葉子勉乎哉既題其詩并以爲贈如此時爲已未

七月之七日茶村老人杜濬書於移中

是茶村胸中第一句要緊話是我輩意中第一件便空事可惜說破又不可不說破

李杲堂

前後若不相蒙却自打成一片絕奇之文不以長短論也

授黃自先

道是反說却又正說自記

蘭陵草序

癸卯之季秋余滯淮陰既五閱月蓋愈久困愈不能歸訖不見有援者一日逢武陵吳錦雯於倪子之一草亭亟訊余狀百計相扶濟忌已而爲人聞者咸以爲奇卽余亦不知何以驟得此於吳先生也越數日錦雯示余蘭陵草余受讀之然後知錦雯蓋不幸而與余同調此其所以相憐歟夫錦雯以名世之才來理茂苑持公守廉爲不悅已者所中然直道在人雖蹇蹶而行將復振非所云不復然者也乃其集中所爲蘭陵行歲暮行諸篇其形容厄苦描寫世態亦何其可涕可笑一至於意錦雯固卽此遊推而下之因以知杜子必且更有大不堪者而感慨夫今昔之不相接激發於不容已歟然余交籍中固亦有嘗經挫抑者一旦得志於時輒求良田美第宅飾歌兒舞女誠門不得通舊游彼何嘗記憶往事而以已度人一動其心哉及有一人焉豪俠自命則又龍蛇莫辯千金贈俗子而奇士如仇讎則益不可解矣余從而思之彼

之所以不能爲錦雯者無論窮達隱顯曾無一言之幾乎道筆墨之緣絕則其介與通無一可者理固然也今錦雯天才賸麗觸境爲詩名章絡繹高者鎔金石幽者泣鬼神而且洞視古今精辯真偽是其急余之困固宜衆人之所不解而爲余兩人之所獨解也第錦雯之詩雖復言愁與余同調而氣象宏偉波瀾壯潤不若余之抑塞蒼莽則錦雯之道固將日亨而余之窮殆未易移也錦雯又將何以策余哉

楚游詩序

序

老泉之遺宏叔之曲折兼之惟見此文

的確處似實有其人其事如不諱姓名翻得傳矣
祝天章

楚游詩序

士誠負才而遭世之變因人遠游觸目生感固已不能喻諸懷者矣况其所游之地乃屈原杜甫之鄉彼其厄窮無慘悲歌痛哭必自以爲所遭不容以復加矣而不知子百禩後又有欲羨而不可得者然則士之過乎其間其安能無言耶顧欲言又豈易耶余垂老不歸故鄉之事日新月異然無絲得如其得之傳聞者挂漏不足據選遣自傷又時用自幸無屈杜二子之才而百倍其窮藉使得歸而不能爲其騷與詩何如不歸藏拙之爲愈也乃今歲之夏澄江沙子過訪旅舍以余楚人示余以其楚游詩三十首其才氣奔放學識宏遠不必言而重觸余悲讀之涕泗橫流不能自止甚矣沙子之詩之能感人也自是誦沙子之詩不絕口適有戲疑者曰子之誦沙子詩當矣然竊有問焉往聞之子楚中多梅今沙子之詩乃云楚無梅是其得爲詩史乎余曰此其所以近於史也蓋自天下用兵而楚爲尤酷將三十年矣夫人而知之也其

嘉卉名材一斬刈於獻賦再剿絕於左兵自是以
來斤斧之所芟夷戎馬之所蹂躪蓋豈特無梅而
已向令沙子披圖而求若屈子所稱澧之蘭湘之
芷寧復有后皇之橘秋菊之英寧復有九畹百畹
寧復有椒若桂寧復有木蘭杜蘅寧復有以至於
女蘿薜荔寧復有意凡凡王長者其惟萊蔬與蒲
艾乎而何冀幸於梅哉蓋余言多梅自昔日之楚
沙子言無梅自今日之楚今日之楚不得言有梅
猶昔日之楚不得言無梅彼此一時各據其實而

雙雅堂文集

卷之五 序

然也不然則他不具藉卽如子美詩云雪岸叢梅
發非陪裴使君登岳陽樓詩乎江縣紅梅已放春
非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乎沙子寧有不知而漫
然爲是言哉蓋卽一草木之有無足以徵古今陵
谷之變作者直書之俾後之君子參考焉可以論
其世固在於此乃所謂詩不妄作而深有契於
詩史之指也烏得輕議哉以此推之二十首又何
知矣遂書以爲之序

議論辭折證據感慨風刺種種絕頂 孫豹人

奚蘇嶺詩序

○後○水○○
吾邑出郭里許過濂溪書院得異境焉望之蔚然
陰森杳藹卽之華表屹立有松檉數百株皆偃蓋
合抱中峙大丘左右列翁仲石馬豐碑穹窿高二
丈餘漢刻論祭文一道是爲嘉靖中以丁未進士
守延平州殉倭難贈光祿卿奚公默齋之藏今吾
友蘇嶺則公之曾孫也家旁有草堂三楹蘇嶺自
幼時侍其尊大人讀書其中其地又與外王父陳
公之廬相接近余與蘇嶺皆陳公外孫每值歲時
節序外王父母暨諸舅氏生辰往修拜賀之禮兩
人嘗先後至相見握手款林譙集既罷必重過蘇
嶺書屋酌茗論文徘徊于忠臣之墓下良久而後
去方是時先慈暨諸姨母共四人表兄弟不下十
許人而余與蘇嶺獨于其中岸然自異厚相期許
慷慨相謂吾與若既同所自由又同志同學異時
通顯建樹將無所不同乃中更世變余流落金陵
蘇嶺修業里社一別不知年及此相見笑啼狎至
莫辨爲悲爲喜以俗情論之余兩人於是乎爲不

同矣不知必于是而益見其所以同非世俗所知也詩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嘗曰同迹哉姑崖略明之夫蘇嶺少而沈敏余少而輕率然而好學同也三十年來蘇嶺以才大不能裁余以器小不能行然而兼善獨善其學各有所本同也今讀蘇嶺之詩多清新跌宕之音余詩多志微噤殺之響然而貴真不貴儷同也夫詩至于真難矣然吾里自一二狂士以空疎游戲爲真而詩道遂亡真豈如是之謂耶夫真者必歸于正故曰正風正雅又

變雅堂文集

卷一

序

曰變而不失其正詩至今日不能不變道在不失其正而已蘇嶺獨知之屬余言其端余惟序其詩不可以作飾語而真莫真于疇昔之日外王父家之所講摩及忠臣墓下之所期許蓋未嘗一日忘諸懷而于是焉發之以爲是真詩之所繇來而且以見蘇嶺與余所以同之故其指淡渺矣哉

此文贈炙人口古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信然始終三致志于忠臣墓下是何等心事黃書恩

北遊詩序

余老不論詩有日矣兄北遊之彥多所未識北遊之詩多所不解哉顧自選選論吳子初明之詩始自北征截句因解余壬午北征截句之感故不能默然宜矣今復屬題其乙丑北遊詩是不可以已乎乃又辭之不堅是何故歟蓋吳子有與衆異者吳子之北遊因借吾友曹伯子其久滯于淮日擊水患則有仁人之言渡河而北繫心老親則有明發之思握難弟之手則春草池塘同其情詠景物之變則風雨雞鳴一其志詩如此止耳而顯者之姓字寥寥通譜之華胄無聞投贈之長篇缺如媒銜之捷徑未覩也殆舉從來北遊之乞態一掃而空之若非按其道里考其時序幾不知其爲北遊也而其詩品復潔而不齷齪而不迫從容而不懈有召南之遺風焉是其遊與詩既皆不同于衆矣吾獨安得以衆人視之而不爲其一破老不論詩之例哉然吳子北遊之興將不以吾言益勃勃乎夫與人子言依于孝吳子純孝人也古人不以三

變雅堂文集

卷一

序

公易一日之養吾知吳子從此將以達膝爲俊游
而不數數然北其轍也則南陵白華之篇余雖老
矣猶能欣然樂升其首無俟乎破例而後爲之也
先生以古道維風以古文收散讀其書如百草
叢中忽得芝蘭百鳥羣中忽覩鸞鳳淫哇靡靡
中忽聽韶韶令人刮目鮮觀嘗矜慎不輕與而
獨於吾家雪筵再四不勸信乎相知以心不容
有二也 吳秋屏

語山詩序

昔吾先君子落筆妙天下而樂禪喜之遊一時高
稱之能詩者爭得先君子一言以爲重先君子泚
筆揮洒多或數百言少數十言無不雋永道逸出
人于左氏國語臨川世說之間也以余不肖所聞
如昔年若昧法師蘊璞和尚恒度石照二開士皆
與先君子爲世外莫逆揚摧風雅斯其選矣其流
風餘韻施及不肖則亦有以詩名東南如汰如蒼
雪兩尊宿每好余之議論而祖心晦山兩大師尤
以豪傑命世之才逃于佛而託于詩與余結千載
之契余然後知歐陽子謂石曼卿泛祕潢遊欲以
陰求天下士者先君子真其人也語山道人以新
安名家子一旦棄舉子業爲浮圖一意爲詩詩日
益工嘗投余山中有茅屋五言古五首余驚異至
此之大謝白雲幽石之句繼復晤余多篇各體俱
造奇境余因撫卷謂語山惜哉公有詩如此而不
遇吾先君子吾先君子于方外之詩不吝品藻而
不見公之詩不然豈獨遺洪覺範也詞未畢語公

躍起亟出一卷曰此非某甲所得于尊先大人之
珠玉乎不肖悲喜交集肅然展讀之次謹再拜錄
其稿而語公方屬余序其詩噫余不肖何以復加
于先君子哉晉卻克謂已于先人無能為役矧以
余之魯也雖然聊復言吾先君子之未及言者而
可乎蓋語公偕其胞兄石舸同日出家人知其為
彼法中之無着天親而已而不知其同調作歌則
希蹤墨允墨智同力繁譬則差肩伍尚伍負也然
則諸山兄弟豈待詩而後傳哉而詩又如是不
肖所以終吾先君子之說也

先君子學者稱 退思先生 男游拜注

友評過獎拙作槩不敢載 又識

徐蓋臣詩序

學者之患莫甚于挾虛矯之氣質則未至而比擬
不倫究竟與草木同腐甚無謂也治古文者淵流
未辯也而動欲人以馬韓譽已降而歐曾弗樂也
攻詩律者體裁未講也而動欲人以杜李譽已降
而王孟弗樂也此有何益哉故有志之士務在審
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
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譽也全
陵之詩素推顧與治與治服膺焉震父那孟貞謬
及余然四子各自為詩不貴苟同而與治以雅潔
為宗既自成一家有名于時矣亦未嘗沾沾然問
于古人誰比也余初未之奇迨與治下世後起為
詩者紛然四出卒未見有勝之者然後嘆與治為
不易得而頗惜繼之者無其人蓋久之得徐子蓋
臣為詩亦尚雅潔而年力甚富不以耄舍我而欲
為一言余謂徐子之詩將不難繼與治者誠道其
實之所必至而贊不為阿余之知徐子其言如此
若夫挾虛矯之氣比擬不倫而歸于一無所底吾

知徐子之不然也

古今隔世前輩名流後輩至不能舉其姓字先生此文不但表章老友亦以號召英才作者之厚如此 袁士旦

卷之二十一

序

序

喻先生詩序

詩何以不古若哉蓋其患不在真衰而在假盛真衰可起而假盛不可為也何謂真衰如繻者塹玷之士以浮聲爛采攷召天下一時從風而靡久之而覺其無謂也非不厭棄思去而無所適從使人焉正告之以和平秀傑深華肆好之音亦自翻然善變而惜乎矯枉者之過其直也然亦可知其易為力矣假盛則不然夫盛惟其是不惟其衆而俗流昧昧徒見其為之者衆也遂相率以盛目之也而不知其非是也夫非是則謂之無一為詩者可矣何衆之有而况云盛乎雖若輩中亦互相媚嫉然皆居之不疑點者務新而愿者守陋雖有辯口不能奪也豈不甚難為功哉蓋真衰自覺其非故有轉移之機而假盛自以為是故無歸更之術可謂至于斯極者矣當斯時也有豪傑之士出其將冒焉從事惟衆是與乎抑姑舍是而不屑為其言也吾意必且淵然退然盡其所得于天之分而根蒂於古以盛唐為門庭以老杜為壺奧以劉柳

爲軒榭自宋以下無譏焉而治之以絮養之以沉
出之以宕其惟喻先生乎余與先生未嘗通半刺
而先生左好之篤與不肯向往之私洵不愧古之
所謂神交者茲辱示近詩余特矜傾下點蓋聞先
生之風不取夫悠悠贊賞故凡余片鉛之所不及
者猶不失爲可傳也若夫先生之識超而骨勁才
大而心小不爲假盛所欺而力能自致于後世余
不可以不論夫惟大雅卓爾不羣登獨先生爲然
哉余雖老矣猶晚節之兢兢也

雙雅堂文集

卷之四

精論近刻而本於慈片語隻字皆當下拜

劉雲

宋阜公詩序

辛酉

詩道之蕪也繇於古學不講今人師今人相習者
今人之詩相爭者今人之名又有一二點者翹翹
然雄長於其間操號召之柄一丘之貉耳猶桓譚
馬之石槨不如其速朽也何足論哉朱子阜公余
素知其能詩然頗疑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雖欲
不爲今人之詩而不可得乃一日朱子惠而好我
出一卷詩屬爲點定然後知朱子不爲今人之詩
而超然學古者也夫學古爲詩本非奇特然在今
雙雅堂文集 卷之四 序
日滔滔汨汨千篇一律之時人懷龍斷之心以刪
風騷之墨吾見其相背之戾也而朱子獨於是時
閉戶觀書非古不道發而爲詩深婉秀潤時露胸
臆見忠孝之情焉豈非豪杰之士哉其爲難得而
可喜何如哉吾故亟稱之而惟恐其入世浸深折
而入於時也故爲昌言夫古學時趨大是與大謬
之分以堅其信道之篤而朱子猶疑吾言有所未
盡吾謂學古爲大是子旣擇而處之矣大者得而
小有疵焉可不言以須其後而必欲遂言之大率

承學之士落筆自矜往往有一層古人之影伏於楮墨之內而不自覺是影也衆皆悅之而具眼者弗謂善也凡吾於子諸篇中有撫古最肖者反下點寥寥其以此乎尚務去之以至於盡則瑩徹而光茫真古在是焉夫余非知詩者而強之使言未必有當也獨嘗側聞之過庭詩之極地與春秋相表裏余雖老矣尚能倍朱子深究之隱彼滔滔汨汨者何以詩哉

痛切處不端爲朱君而發先生文章持世大槩

雙雅堂文集

卷之五

如此○讀此文而大勸者可與言詩 姜奉世

交勉篇應蔣子

蔣子前民交余三十年始與余論詩余謂莫如讀書蓋不讀書則不但率易無詩即苦思力求亦無詩也繼與余論道余謂莫如守正蓋不守正則不但非吾孔氏之道亦非老氏佛氏之道也蔣子是吾言而從事有年今其爲詩既已遠于古而其爲人不俗不俗最難吾未見其人而獨以許蔣子則蔣子何如也蓋余于蔣子少有絲毫之益者不過如此而已而蔣子懃懃懇懇嘗憂余不飽而自忘其無食常憂余不溫而自忘其無衣往往蘇余之困而扶余之顛則蔣子于余所爲尤難也蔣子少余十齡今亦且老則余可知矣至是別三年再至廣陵相見余頭鬚盡白蔣子顏亦加蒼揖余而請曰方今交道淪亡可悲可涕之日吾兩人凜凜幸不玷于古以至今日是不可無一言以紀其難又不可無一言以勉其後也余謂紀其難能畧既具矣若夫勉其後則十三經淵海也孰能別吐一詞哉無已則先輩文字中不無閱歷近情之語可以

書諸紳者如吾邑何綱卿先生之文有云千秋之盟一語可破白首之交一事可傷自恆情論之一語何語一事何事其道固薄矣自君子論之可破而遂破可傷而遂傷亦豈得爲至厚哉然使徒知是說惟務自處于至厚而不計處友于至薄亦非中正之道故吾嘗謂何先生語以自微而惟恐其或出于此斯兩全之善術也今并以告將子俾交勉焉則吾兩人之交雖從此以往又三千年如初也

變雅堂文集 卷一 序

交道無藥醫此服藥于未病之前者也然有一味引子東坡先生云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是引子也 自記

論詩論道論交可謂三不朽文之雋摯層折兼韓歐之長矣 徐蘭生

潘氏族譜序

風俗之敝也士大夫交游滿天下而或不識其族。人文章滿天下而或不及其高會可怪也又甚者。吾宗莫宗而顧慙慙通譜牒敘伯叔昆弟於非其宗者。惜其勢利之所在何其無人道之極也。今年余客秦興私竊喜其風俗之猶近乎古頗與他處異。蓋不以詩文來而以族譜來謁余序者有二人焉。一封于云亭一潘子國勳也。封氏之譜余既已前序之篇中爲言譜之不可不立與立譜之不可

變雅堂文集 卷一 序

不嚴而云亭與受之商訂詳審爲合於經末復自傷飄零放失先世自周漢以來屢遷次第未及修明之舉言之可謂盡矣。茲潘氏之譜斟酌宋歐蘇二家之譜法以至於盡善余嘗論族譜之興其原蓋出於太史公年表作者得其意則古雅可訓歐氏蘇氏實本之今潘譜益合焉復何議哉。乃竊有感於其間者。吾觀譜前所載有宋名臣錢公若水暨韓公維序又有呂惠卿序亦存而不廢者以示信也。非過也。蓋茲譜之從來舊矣前此姑無論自

其斷自五代以來亂而復治治而復亂者凡幾矣其間兵燹頻仍以致故家巨室子孫散失圖書磨滅者何可勝數卽始終五代保持富貴之臣莫若馮道今其家世亦安在而潘氏自其遷泰興以來之始祖至數十世其譜牒獨完世次雁行魚貫一有條九族無故後裔皆彬彬用儒術興起向時若金源蒙古用兵至于江上其概一不之及其故何歟以余按其先世自樓船將軍以後皆不仕直至盛宋慶曆元豐之間始兄弟連翩登制科列朝

變雅堂文集

卷

序

正

意

是

當

歟

黃

善

益

以

惟

子弘要年方舞象復英分過人好學能文章此其尤大前人而追慶曆元豐之盛以昭耀來乘將可以必其然故樂爲之序

如九層之臺憑虛御氣轉益堅固文必如此而後謂之奇

此文學韓送何堅序可取處在絕不相似

自記

變雅堂文集

卷

序

正

意

是

當

歟

黃

善

益

以

惟

書陶將軍傳

昔者吾鄉熊大司馬芝圃先生社稷臣也其論邊事諸疏一如燭照數計無有不應而余獨怪其於杜大將軍松頗有違言夫先生雖性剛然非誣人者意者過在將軍乎及戊午之役將軍與劉大將軍經同日授命忠節凜然然後知芝圃先生未免責備賢者太過也蓋臣節莫難于死故岳少保有武臣不愛死之論必能不愛死矣無論尅敵立功國家之福卽不幸而如武穆之死于權奸必不

雙筆堂文集

卷二

書後

絕大文章何減昌黎書張中丞傳後 朱菊盛

張侍郎傳

張侍郎名伯鯨字瀚伯江都人生而敏穎自爲童了受書卽務求大指爲人克謹孝悌務合先聖法言屬文華實竝茂澤於經術其學以循理治氣爲主嘗曰天下至不齊者境而吾以理持之卽安往不得其正何事足動吾心暴吾氣乎真得孟氏之傳矣中萬曆壬子鄉試丙辰登進士第除會稽知縣改知歸安縣察廉不阿邑紳有居政府者弗謂便也徙知鄞鄞故句章地公力變積習扶植鯨寡挫抑豪彊繇是聲名流聞浙東西無與比然遂有痛斲之者乙丑朝覲計羣吏公治最高第擬擢吏部司屬而向之斲公者爲抵牾銓地持之當是時大瑞弄柄天憲王爵繇其喜怒家宰修人子禮惟詳凡考選吏部給事中御史非出其門不可得稍倔彊者或罹奇禍復值楊左穆李諸君子封事劾瑄赫然陳屍瑄益因以立威震讐群靡莫不伺伺病悻或以唱公曰君曷從平繇此則銓司繇彼則北司矣公爲若弗聞也者然以潔廉無可裙摠止

雙筆堂文集

卷二

傳

訓簡知河南盧氏縣當三藩之國臺檄所屬有司
千分派地界治帳殿俱具鄰邑鑒然民不堪命公
獨逆謂親王駕半警趨水陸皆有坦途此瘠邑崎
嶇萬山中從官導引奈何出此徒勞民無謂獨不
治邸吏危之曰脫至奈何公曰令在此無憂也已
而果不至一境獨安咸以公為神公笑曰何神乎
吾以理斷之耳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先是公
以不附璫朝夕慮不測死無所名至是先帝英斷
磔璫如腐鼠門生義兒輩略盡公喜展布有地慨
然以廓清內外為已任誓一切不避險難故從此
事先帝十七年始終兵餉勞瘁不可名狀卒以死
報國無所憾非漫然矣入為戶部主事管理章奏
尋理延寧糧儲人謂章奏煩局邊儲危任連授一
人非部差故例公可以有辭公毅然曰是何言也
人臣不急公久矣咸執故例為趨避是市易之道
非所以自靖也延寧流寇所自起而與插為鄰兵
所以不盡死力者良辭餽餉無藉何韓況其人耳
某雖不才方將請以自効又可以故例辭乎聞者

壯其言急裝趨榆關單騎按行穩其瘠弱益此鎮
自黃甫川西至寧良一千五百餘里古藁等部落
住牧切近區脫無幾而其地不產五穀芻糧皆仰
給腹裏鹵掠魚河則餉道回遠年來中外多故蕭
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沿黃河至漢唐二集
歷花馬池何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勁卒處今皆獨
懷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遠戍一望悲風朔雪
寒心銷骨而已公挽轡熟籌以謂此地民無起色
即兵何繇飽於是累疏極言延緩危苦狀時先帝
方厘西顧前後俱報可公乃多方通商越窮微醜
地往返甘涼間潛運米豆課民蒔蔬以資糧乏又
做祖宗邊商中鹽遺意立官賣法以充發餉軍民
兩便頓異昔觀公雖專主餉而嫻於兵略恥為避
事俗態流寇不沾泥乘早寇石密將攻鎮城公趨
幕府為畫策立擒之天子知公能陞榆林中路按
察司僉事屬意且大用矣公即請兵勦賊點燈子
王左挂於萬佛巖賊之又勦金翅鵬一座賊於延
水關親歷行陣斬首萬計插漢兒賢王古路亦就

戎索款塞內附其康武焯燦著西北邊勢繫涼州
三、明、云、崇、禎、六、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公、預、策、我、新、任、而、舊、撫、出、師、將、領、奔、命、掉、首、必、
將、乘、虛、入、犯、密、戒、諸、將、無、得、離、汛、入、賀、暗、投、方、略、
設、伏、以、待、是、日、方、受、節、提、至、斬、首、三、百、二、十、級、獲、
馬、匹、弓、刀、稱、是、插、罕、寇、雙、山、擊、之、斬、首、百、二、十、級、
餘、是、惜、伏、終、公、任、不、敢、動、論、魚、河、堡、功、加、俸、一、級、
子、封、三、代、如、其、官、族、一、子、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
五、原、克、捷、朝、廷、威、嚴、叩、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
計、用、小、役、請、恩、澤、不、得、造、蜚、語、御、史、倪、成、章、以、奏、
公、辭、不、讐、有、旨、諭、留、公、力、請、罷、乃、聽、解、任、公、還、里、
構、灌、木、山、莊、雖、時、弄、卮、酒、覽、書、林、而、目、擊、時、事、樞、
本、標、未、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偽、
君、子、真、小、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
憤、意、不、樂、武、中、夜、起、遶、牀、徬、徨、歎、息、聲、達、寢、外、崇、
禎、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圖、一、舉、撲、滅、大、治、恤、思、公、
延、寧、成、效、於、是、詔、論、公、雙、山、功、起、家、拜、戶、部、右、侍、
郎、督、理、楚、餉、辦、勦、賊、張、獻、忠、於、襄、陽、督、師、閣、臣、楊、

嗣、昌、鎮、帥、左、良、玉、軍、食、壹、於、部、給、合、計、餉、額、歲、三、
百、八、十、萬、而、嗣、昌、爲、人、苛、繞、迂、曲、細、已、甚、又、復、自、
用、不、能、諮、公、畫、良、玉、病、不、能、用、衆、多、收、登、盜、亡、命、
擄、掠、劇、子、賦、怯、戰、養、寇、糜、餉、不、可、計、顧、反、謂、餉、縮、
公、爲、披、籍、乃、更、羨、良、玉、慙、曰、吾、不、可、見、張、侍、郎、然、
猶、心、伺、公、及、公、拒、協、濟、千、金、乃、齧、舌、崇、禎、十、六、年、
入、爲、本、部、左、侍、郎、陛、見、稱、旨、改、兵、部、左、侍、郎、部、尚、
書、爲、慈、谿、馮、公、元、騰、元、騰、故、長、者、第、苟、見、上、前、用、
嘉、靖、中、丁、汝、襲、故、事、斬、兵、部、尚、書、陳、新、甲、西、市、恐、
懼、不、敢、任、事、無、何、移、病、公、掌、部、事、獨、不、爲、前、却、
舉、措、置、一、秉、公、正、應、機、宜、上、褒、嘉、之、會、冬、召、對、萬、
歲、山、步、行、觸、寒、足、疾、大、作、伏、謁、不、能、起、上、目、中、官、
掖、張、侍、郎、起、退、而、患、益、劇、公、念、此、時、軍、書、旁、午、人、
臣、非、任、卽、去、寧、可、在、官、養、疾、廢、公、家、務、乎、遂、乞、骸、
骨、章、七、上、乃、得、旨、以、原、官、致、仕、行、至、山、東、聞、國、變、
公、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
昔、臧、洪、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况、
臣、天、子、大、臣、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歸、里、

夜泣隨聞南都文武方議迎立公喜討賊有主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渠魁大慙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撤江北之旅為警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為矣徒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死耳我必死我必死嗚呼是猶崇禎十七年也明年淮耗至公曰是吾死所也邑人紛紛避去公不動親知番說公不應城陷兵衆至公冠服端坐揚揚自稱張侍郎今日明白死兵衆半南人或嘔曰好箇大模樣蠻子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答云云兵衆復為好語云云公怒甚而笑忽笑前奪其佩刀自剄死兵衆相顧失色曰是好男子時年六十一公之將授命以語其夫人韓氏夫人曰君能死國吾獨不能死夫乎先自縊死子婦郝氏繼姑投井死公一子雅度以父在先旬日詣行都謁選且受公指聊觀諸君所為故獨不得死每用嗚咽然是殆天留以遺公也公狀貌端勁辭氣安雅平生與人臨下務克已多恩惠見義必為然不可子以非理故也

卷之三

六

傳

七

雅堂文集

卷之三

傳

七

志節不辱其父

子部民莫不愛敬之方理延儲時都御史張福臻者以過嚴失士心一旦出教條曹開軍多冒食吾且按簿批根用祛宿弊於是一軍悉甲將為校獨抽刃相戒曰毋犯部司張部司如爺孃公急趨都堂撫慰衆遂輯一時傳軍中語宛與僕射父兄之句相為配儼其以德懷人類如此乃其臨大節則秋霜煅鐵方其潔勁時謂公循理各當真能行其所學者公有文集若干卷奏疏尤長因遭兵燹皆不存故失載雅度以為恨雅度字介子有文藝屬雅堂文集卷之三

重以常山若水之轟烈乎夫忠孝性植而名父嘗無肖子父歸白刃而子趨主賓向歆之恨往往而然而侍郎有子獨能刻痛於心世守一節天之報施於是乎異

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陳其年

歲丙申公之子介子交余已十年朝夕爾汝可謂忘形矣及求作此傳必先期齋沐肅拜盡禮召賓客歌舞爲壽極驪然後以情告余之好友前民爾阜當時俱在座不可誣也蓋重其父祖

朱子集 朱子集

以及文章前輩皆如此不獨介子然矣今人待文成而後量酬乃近交易之道殊爲不古記之以告後五百年文人之有道者知自重焉此傳介子求詳故余不敢略然班傳皆詳凡不詳者不得其詳也着意略者元非是 自記

孝逸先生傳

孝逸先生姓黃氏名朝美字蓋臣歙人也派出楚之江夏漢太尉瓊之後子孫有宦於歙者遂家焉世有隱德至蓋臣之父九姁修積學時稱長者蓋臣生而質實厚重不好嬉戲異乎常兒然內實英敏性至孝幼齡受書上口卽知大義其父渡器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藝大吾門乃一旦蓋臣長跽白父曰兒讀書至事父母能竭其力特反覆三款以爲此千古子職之明訓也今兒朝夕咕嚕坐守一卷之書視吾父母攻苦食淡無能竭絲髮之力是正與書意相反讀書何謂耶非子情之所安也今兒請從事於治生用遂孝養之願而百指之累繁不以貽父母憂不識可許乎父笑而許之蓋信其誠且知其材也蓋臣於是變僦服而游于賈躬親其事朝夕匪懈還平恕衆咸趨之不數年而高堂之養可以列鼎每遇歲時伏臘必治具置酒召親戚故人以次爲父母壽至于露醅極歡然後罷遣際不一向時同事多嬗始從業蓋臣獨奮

日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况吾以爲吾親其容已乎。于是規撫遺大。修管劉之業。而以道義行之。故自江淮以達湘漢。譽日隆隆起。而孝子不置家道亦成矣。父病且革。執盡臣之手。曰吾兒良苦。然求仁得仁。真可謂吾必謂之學者也。父歿。執喪哀禮。兼盡難斯。徒跣不離苦。由者三年。母壽最高。卒年九十六。其時盡臣年亦六十四。猶舉身擲地作猶子泣執喪。不少懈。人以爲純孝。有子五人。皆材。或以文著。或以武奮。孝子有子。直其然乎。盡臣至是始

變雅堂文集

卷

傳

傳

慨然歎曰。夫吾之所以拮据一生。不遺餘力者。凡以爲父母也。今父母棄養。吾賴先人之緒。以有田廬。有子幸克負荷。吾年已逾六。可以息肩矣。吾素好有韻之言。祇以塵累物役。凌離牽挽。不遑研弄。自今以往。當寄興於此。以遺餘年耳。於是詠懷紀遇。吟咏不輟。或與友朋唱和。或命諸子繼作。積之成一卷。爲拳石齋詩存。同序於余。余視其詩。老樸有真味。與夫塗飾。摭摭苛以欺人。而按之索然者。大相徑庭也。嘗於雪中過天寧僧舍。訪余言詩。余

謂詩有是非雅俗。古今之別是矣。而不雅雅矣。而不古皆不足云。詩至于古之精微。與吾心之精微。相遭相得。不卽不離之處。則舉一世好名之士。尋味不到。雖有辯口。亦不能言也。盡臣漢以爲然。又嘗好道家言。以爲道出於易。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通乎晝夜之道。皆獨有所見。不與俗同。易贊之際。朋有微驗。君子存而不論。其爲人容貌清古。言語直截。與人爭可否。無所規避。然不夫和氣見義必爲。遇事善斷。一時軒蓋嘗卽

變雅堂文集

卷

傳

傳

而與之謀。然不愛官爵。以爲惟仁則榮耳。其孜孜好善。不可枚舉。而余與交。洩惟撮其大節。以爲盡臣得年七十八。論其六十以前。可以謂之孝論其六十以後。可以謂之逸。故爲立孝逸先生傳。亦畧仿昔人貞曜之意云。論曰。經生讀四子之書。以爲此場屋題目耳。求其讀而自考。猛省內訟。汲汲然躬行是務者。千百人無一也。若盡臣黃子。可謂善讀論語矣。嘗怪宋趙普何人。自謂佐太祖太宗。各用半部論語。無論文

理悖謬一部論語從何處割裂分而為兩而其背
太祖之約成太宗之惡普已失心矣是論語之罪
人也故吾謂事君能致其身趙普有玷于忠獻事
父母能竭其力黃子無媿于孝逸也

跋

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而束皙補南陔白華諸詩
亦曰馨爾夕饒潔爾晨饒竭誠盡敬登登忘劬
然則人子之職有大於養志者乎黃君盡臣不

雙桂堂文集

卷四

傳

憚委身負販以事其所生固無愧於孝經用天
道分地利之義而晚年託於吟咏以自寫其生
平勤苦之情又何其與詩人之意相合也太史
公以謂家貧親老進醵飲食不足以自通漢用
為耻故於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之徒往往
侈稱之至謂白圭之術智仁勇強兼備此其意
必有所為今杜子之傳黃君為之感慨者久之
殆亦猶腐遷之志爾而予尤愛前代台楷虞謙
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頌淚人刪篤孝南海周

孝棄儒跋力田為養朝揖母就嘒暮歸如之二
子之至行每嘆為近今所不及而黃君所為固
如此其亦感於心而合於行者耶嗚呼子周是
為一慰矣

清涼賜履題於金陵之下學堂

雙桂堂文集

卷四

傳

陳小憐傳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墮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懇，慙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選選，多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于小憐。小憐弗聯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譙遣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過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因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

座咸詫異。范反爲之踴躍，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始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佯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姬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嘆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畱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官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扇其戶，以困之。小憐顧

室中有髹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觀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名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為觴政下令各引滿既酬自言其心上人為其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澀覆觥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為此乎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

雙雅堂文集

卷三

三

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為乃為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為薄倖人信乎其為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為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爾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為此非

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為之副范用其言既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為之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敝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為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為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及不行于女子乎噫是為立傳

雙雅堂文集

卷三

三

作此等傳最忌小說氣今人極好亦不過虞初志耳即干一湯琵琶傳朝宗馬伶傳亦來後人之譏茶村以大手筆遊戲為此使人班固列女傳亦應出一頭地他人何敢望其項背耶小憐奇人必有奇文以傳不可為不幸矣黎莊周在浚識

傳班史所有也贊遷史所無也今日古丈固推先生為第一人 雪客又評

時甫汪公家傳

汪君時甫名學易欽人也其先出自唐越國公君之父曰君房公豐于財而樂善好施嘗以五百金脫友入于難州里義之相謂是其食報不遠必在其子矣蓋謂君也君生而敏穎孝愛性成幼齡受書入小學一再過目卽覆按而誦及長儼能文章聞南雍爲東南名士所聚君以爲麗澤之益莫大于是乃欣然往游其間時大司成爲豫章姜公曰廣世所目爲正人又雅負文名考較得君藝漢

變雅堂文集

卷

傳

賞識之以爲文尙體要此必端上拔置高等自是六館生徒奉君不減何蕃咸謂以彼其材非久騰蹕矣久之世故紛紜君意有所不愜汲汲欲舍去或叩君故君引詩以喻曰兼葭之詩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水之可思以伊人在也若伊人逝矣而翁寡裳濡足惟水是從豈不思哉吾其從業治生乎不第上承父志且也人無資財決不能行善大之忠孝小之施予皆非財弗濟也太史公發憤于貨殖蓋可忽乎哉於是慨然從君房公居就服賈

往返湖湘間以道義行其才智雖與物無苟而奇贏自倍所謂人助其順也尋復理鹽筴輒條陳利弊極論兩淮鹽法從來議者惟嗜昔疏理道衰公世振綱冊爲最善今雖時移勢異然參酌而施之猶可以砥柱狂瀾也雖使者難其言有儒商之目焉遭父喪于楚哀毀盡禮不以道路儉其親旋以獨身扶親歸欽計程二千里水陸不一君虔恭步慎衣不解帶者月餘每遇險礙卽蒲伏柅前泣告兒在此大人無恐人稱其純孝云方居廬時輒捐

變雅堂文集

卷

傳

重貲重建宗祠又置祀田如于叔仲弟叔弟蚤世君撫其遺孤如己子季弟失怙年始成童君恩勤教訓以至冠婚無一不盡其遺其于收族急友濟人利物行之若嗜欲畧無倦容德色居嘗訓子弟入薄於根本卽爲他善皆爲也入第於經術卽讀他書皆資也其出言可則類如此君生於萬曆之丁未得年六十有五子兆瑞兆珩兆琨兆瑜皆才諸生太學明經斌斌如也贊以明經謁選當得縣令行且服官矣孫世福成武進士有子城之望

其後滋大固宜君娶查孺人最賢內助之功多別有傳

樊上野史曰汪君負通材卓識定力篤行非常之士也至其說兼葭之詩與為善必先根本讀書必先經術之言雖游於聖人之門可矣余初怪其處境太順不類其為人隨知中間亦以方正取忌虎尾而不噬也噫此其所以為君子人歟

汪君得此傳遂為全人必傳無疑矣行文詳悉中復極藏露遠近之妙非孟堅何以復加

變雅堂文集

卷

傳

墓

黃允

孫公調七十壽文

天下尚禮樂則公卿貴天下尚干戈則處士貴理勢之自然也故處士之盛莫如戰國及東都之末戰國之處士若莊周荀况田駢慎到之流著書立言以才勝者也東都之處士若郭泰黃憲申屠蟠之流砥礪廉隅操常世之清議以節勝者也其在今日則著書立言徒以迂濶取誚而當世之清議亦無從而操之也故處士之道于是乎一變約略論之大率明于大義淡泊自守者上也和光同塵不彛不惠者次也趨權附勢貨殖自封者下也亦不足以辱處士之名矣吾老友孫公調先生所謂處士之上流也孝友性成植根既固家故不貧嘗有先人遺券不下千金公調視其人多不義遂舉而盡焚之弟妹嫁娶之費悉自己出馴至屢空晏如也晚年淨掃一室圖史自娛素妙于書法摹古揮毫往往忘倦操緣素而求書者座上嘗滿史載蔡中郎棋登逸品公調有之然不肯挾技以游貴勢之門與人交和而有禮每與余酒酣論起輒義

變雅堂文集

卷

文

形于色非悠忽自將者也。有子曰：鯉負才能文餘力及詩，每奏一篇，公調欣然解頰，未嘗以妨帖括。示誠有纖毫塵俗之見，真樂有賢父矣。交余四十年，余敬其修潔之品，始終如一。胸次條然，絕無渣滓。東坡先生有言：身心空閒，自然得道。則公調七十以往之年，正未可量其猶君家之思邈歟！令子以余爲淺知，乃公來請一言，介羽觴以獻。余固不爲壽文者，嘗屢却顯人矣，獨于公誠不辭。嘻！此處士之所以貴也。

李果堂

文

議論不磨，五謀篇至潔，後有良史定當采作逸

民傳教與孟堅頤頤耳 李果堂

哭龔孝升先生文

歲在癸丑冬十月，南京流寓楚弟杜濬遊于常州之江陰，聞孝升龔先生九月十二日之訃，時方對客，不覺大號慟。越一日，謹爲位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之歿也，濬先一月知之矣，知之以其得歸也。何則？先生病不亟，必不得歸，得歸必病亟，病亟而得歸安歸乎？此其所以先知也。嗚呼！痛哉！濬與先生定交自壬午，都下距今三十二年，而承訣焉。先生少濬四年，隱然尊以兄事，乃今反以白首哭先生，則敘述平生正在今日。然濬竊謂有不必更言者，有不當遽言者，有不待人言者，不必更言者何也？謂先生之知我也。夫先生之知我，世既共知之矣，又從而反覆羅縷，不但不勝其煩，且何以別于浮誕之士？因先生之歿，覲然虛設假重者乎？此濬之所恥也。故以不言存吾真識者，有取焉。不當遽言者何也？謂先生之詩格也。賈誼一詞，梨棗四出，可謂盛矣。然而官爵所在，足以昌詩，亦足以累詩。思欲少須時日，爲先生精選數百篇，期于必傳，或

行或藏皆可以報知已不敢以倉猝而定其論是則濟之心矣不待人言者何也謂先生之出處也先生熟業滿世而不自以為善利濟在人而不自以為德往往于酒闌觸地歌殘舞罷之際與濟酌茗相對泫然流涕為雖有汲直何以加諸嗚呼痛哉惟是濬嘗有二事似乎負先生而不為負先生者二十年來先生嘗期濟一聚燕邸詩札丁寧他猶可置至于病中見寄詩云騎省秋風損藥囊白頭終日夢柴桑其詞孔悲而濬竟缺一往先生嘗

先生集

卷

文

文

欲得濬藏草懇懇數同于急務且云吾將為君謀諸梓人氏無難焉濬以無副本卒未應也是二事似乎負先生矣而不為負先生者前之一事不失為守已後之一事不失為藏拙也先生亦有一事似乎負濬而不為負濬者丙午之秋先生以歸葬太夫人禮畢北行濬為詩六章奉送其末章云康濟誰能盡功成退步寬應悔留淡味霖雨慎波濤毫素深心託榮華道眼觀古來光史策知止最為難兄者咸謂先生方晉官奈何為此言乃先生

顧深賞之以為必如此然後謂之真朋友明日來

別猶出詩小袖中日謹佩厚意雖然如不得退何

濬曰公之此行從此步步舞退着着謀退則退易

矣空言求退則退難矣先生舉手謝曰某不敢忘

及是別又八年而後如是以退似乎負濬矣而不

為負濬者先生用吾言而不効非不用吾言也嗚

呼痛哉此人為之耶抑天為之耶蓋至是無可言

者矣濬獨為天下致惜為千百年致惜世界雖大

人物雖眾求一人焉如先生之憐才篤友恐斷斷

難求

文

文

文

文

然不可再得也斷斷然不可再得也嗚呼痛哉

知已之痛涕淚千古不必言而下筆之前開筆

之後隱隱隆隆覺有千百言在其中則極文章

之致矣

吳伯成

嗚呼痛哉通於語也此獨不虛下

自記

祭周櫟園侍御文

維我櫟園先生再逢歲壬子。爾館之七。逾月。同學野人黃岡杜濬始以饑驅乞食自江北返金陵。客舍謹齋一瓣香走哭先生之靈。日嗚呼。竊聞之古之人。其感人也。感其一言。而其知人也。知其一事。蓋舉其要者而已。濬辱交先生垂三十年。遭世之變。聊寄託于詩古文詞。荷先生推獎不一。然濬行

天下得此於人。不敢必其爲中心之好也。惟曩者

東舉王君以所輯方書求序于先生。而其中先有

楚雅堂文集

卷

祭文

拙序先生一見以爲絕倫。輒手札抵濬。妮妮數百

言。細論拙作之所以佳。至辱虛懷。閣筆不復作序

此則真中心之好矣。今書跡尚存。知音難覩。所謂

感其一言者此也。壬午癸未間先生以盛年新第

作宰。濬縣值鉞騎壓境。號數十萬。先是名都大郡

望風瓦解。濬城彈丸耳。外無虬蟬。子之援可以

轉。尖錫倒乃先生登陣。飲血出奇制勝。卒能挫抑

其鋒。沮遏其勢。當是時。河北之不亡。繫誰之功也。

憶先生嘗酌濬及錢唐。張繡虎於偶蓬堂先生酒

酣耳熱。劇談當日事。因解衣示濬。以左肩箭瘡。雖歲月淡矣。而殷殷猶赤。且慷慨語濬。與繡虎若使周某當日遂死。豈不與日月爭光哉。濬與繡虎相顧。壯其言。所謂知其一事者此也。夫感其一言。先生之知濬也。使不知其一事。將何以答知已知其一事。濬之知先生也。然非感其一言。不猶惡夫涕之無從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嗚呼。

用意行文古今兩絕。寫守濬一段生氣何減

蘭相如傳 張繡虎

楚雅堂文集

卷

祭文

祭少詹吳公

嗚呼。濟之。辱教于梅村先生也。歲在庚辰。其時先生司業南雍。而濟以貢入北雍。習制南北雍相爲一體。故濟與先生與有師生之誼。而先生以國士遇濟。忘形爾汝。自若也。濟之別先生也。歲在己亥。其時先生以北祭酒歸甫。彌年而濟之自廢。則自乙酉矣。師生之誼至是相視默然。先生遇我加厚。阻兵淹久。始終照料。資其餐館之費。供其行李之乏。人以爲自濟而外。得此於先生。蓋寡嗟乎先生

變雅堂文集

卷

祭文

不可忘已亥之別。尤不可忘也。自是以來。無歲不思再訪。五畝之園。與先生極論曩昔。而先生遂歿。嗚呼痛哉。方先生之歿也。濟適流浪吳淞間。聞諸杜九高曰。先生死而神明元日之夢。符于臘盡。嗟乎。神明猶人也。齋志而爲之。其神必靈。而何疑于先生耶。聞諸顧伊人曰。先生之且訣也。多哀言。語多不具。述獨記自論其詩云。吾之于此道。雖爲世士所宗。然縷金錯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極。地疑其不足以傳。而不知此語已足以傳其矣。先

生之不自滿。假如此矣。又聞諸素留仙曰。先生去年游梁。筵客有稱其五言近體者。先生謝曰。吾於此體自得杜于皇金焦詩。而一變然。猶以爲未逮若人也。泰樂天亦云。余於是悚然。先生位高名大。而能爲此言。此其巍巍不可及。又豈第在篇什間哉。嗟乎。嗟乎。此濟所以不恤衰頹。卒齋磨鏡具操絮酒之涓滴一酌。先生之靈。以抑吾悲。有以焉爾。雖几筵已微。後至之誅料不加諸。飄蓬泛梗之人也。嗚呼哀哉。

變雅堂文集

卷

祭文

行法止法。章法變法。藏露含吐。極文章之妙。而不可以言。陳言夏

爲亡兒募義文

亡兒世有用世之才而難爲世用抱成名之志而弗急名成生遭滄桑隨祖寄金陵之籍須知家本鍾離死惟環堵值父作梅里之遊何異覓銷江漢書來雞骨常斐然思吾小子之時語斷猿腸曰恨不見我緩親之面傷哉此子痛矣吾兒蕭筆千言險巇曹劉之步關弓九石活埋耿鄧之才在昔詠三良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用是掉頭不顧有李固父子之稱到今爭兩字饑寒之事小康

變雅堂文集

卷四

文

取之事大以此養志承歡在魯元酒肉之外窮愁凌壯歲方嗟早見二毛短促翦英雄何意云亡一病但謂我哀爾大送父游仙誰知祚薄門單看兒作鬼讀殘書彈罷劍盡易參苓寡婦歎孤兒行竟無償幣六旬之父方同乞食之胸潛八口之家誰爲製飯之桑扈所幸亡兒爲人直諒叨游三益之林取友端方不在五交之列慕邱成之執義笑到澆之寒盟言念衰翁挑不動千觔擔子何堪擔上重添尤憐乳釋春不下一口黃梁況復日中烏有

倚倚古道斯存必下山陽之涕莫若伶仃是卹愛招湘水之龍釣金斗粟堪貽任昉之兒白馬素車敢辱巨卿之駕至于黃傳未葬有待坡公季子無碑光遭尼父或錄陳三之細事或求孟六之遺文是皆誼貫幽明堂第咸均存歿雖父爲子拜我未之前聞而祖代孫謀古寧無此事乎

昔趙括不善讀父書乃敗也而不早死表臣世農善讀父書又死也而不及成于皇感生死成敗之不齊作亡兒募義文矣子蘇嶺曰悲也而

變雅堂文集

卷四

序

非募也讀是文而不悲者其爲父必不近情之父故天下不好義之人由於心之不悲耳以悲感悲卽謂之募也亦可嗟乎使趙奢至今在也亦未有不悲者

同學表弟奚祿詩書後

此茶村駢偶之文也豈猶夫今之爲駢偶者乎蘇嶺又評

鄧子哀詞 有序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尊肝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斯方顯貨揀擇金珠無虛日笑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

卷一

卷一

詞一

門勝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君計事君歎曰事至于此不但生聚教訓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饑虎之蹊耳城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君手意悽愴君揮手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繞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穩空城無費重破之何益不如并

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君得無恙然更快快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敘旌獎君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見所料蓋余在危城賦之情形已踰度之矣閱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君北望號吼嘔血數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沾一命可不至此意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廷熹宗垂絕之緒雖首除逆閹而百處皆度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欹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已非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子十有七年可謂殫業未半而羣臣不肖并力盡迷相與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兄于士類猶劉黃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也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

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昔天
土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王元建
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于廡下而為
佛之徒，若僧願恩亦灑涕辭衆，不知所往。甚至深
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閭門不食而死者
何其奇也。迨又越數載，何時寡廉鮮耻且前，且却
作牛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後，傑彙征時務之
外，一無所識，則風氣為之一變，浸淫以還，阿堯罵
舜，誓顛倒蓋無所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
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而寄死于
洛南之橫谿，有子之愈匍匐扶視以歸寔于某處
猥以僕與其先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
里，再四寓書，句僕一言，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
乃爲之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

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精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
何斯人之但知有己兮，付祖禰于棄捐，物交物則
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砍地
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前將正而禍頗負登降。

之雄槩兮，失禦寇之長轡。君是以又忽忽狂走兮，
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而誰俾。
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詞。
今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
祖沈眉王元吳次諸君子兮，差抗首而齊肩於殿
求孝子于忠臣之門兮，道固美夫循環。
天地間一句話，我不說教誰說。村翁自識。

外父王養所先生九十賜詞

○起○之○法○○
○錄○丁○未○之○歲○上○邇○至○於○甲○戌○洛○侍○兩○大○人○去○其○鄉○
○黃○岡○而○僦○舍○於○金○陵○居○焉○凡○距○今○三○十○有○四○年○矣○
○而○吾○外○父○封○公○王○養○翁○先○生○以○是○年○季○夏○歸○然○壽○
○登○九○十○當○世○榮○之○蓋○前○此○歲○在○丁○亥○外○父○壽○登○七○
○十○歲○在○丁○酉○外○父○壽○登○八○十○洛○槩○以○遼○絕○之○踪○不○
○獲○登○堂○執○竿○又○力○不○能○走○一○介○之○使○子○壻○之○禮○數○
○然○西○望○而○搔○吾○首○無○可○如○何○也○獨○今○歲○閏○夏○客○維○
○揚○逢○內○弟○雪○洲○太○史○電○之○茂○才○相○勞○苦○問○訊○不○數○
○雙○雅○堂○三○集○

時言別將歸而稱觴焉洛卽不能往而得附兩兄
之便以將一念之慙慙其又容自己乎顧且思之
不第在禮不以貨財而語言文字亦各自有其分
夫以吾外父道德之滿衍門地之赫奕子孫之多
且賢此人人能言無俟洛言者也以洛始識事見
外父諸老交若甄司寇錦石晏太宰元洲暨先君
子晨夕聚首若兄弟驩今昔之感此又洛所不能
竟言者也漢世重高年九十者尤隆禮矧榮封重
疊如吾外父者乎則從此遐齡以數百計當必蒙

安車几杖之賜與庶老殊等此又自有言者而非
洛野人所宜言也然則洛分所當言足以發外父
千里之一笑而爲垂白之壻油然而一引滿者其
惟嚙昔知已之言歟蓋洛嘗記方兒時侍外父外
父喜而語洛曰吾夜來夢城中報會元人傳爲吾
壻吾亟索題名視之果然吾壻必勉之吾夢行驗
矣會元者世俗會舉首之稱也及洛出就童子試
輒遇知賞錄學官外父益心喜更舉前夢相勉已
卯洛省試既擬冠賢書矣復以語犯忌諱置乙榜

外父以爲終必得也舉前夢相勉如初乃無幾何
而滄桑賦目洛一旦舉殘局棄之不復顧飄泊於
東南睇謝髮而乞陶食會元之夢竟何如哉正使
真得之不過一夢然世俗之見豈肯如此乎夫古
今翁壻相知稱樂廣衛玠然不過清言標令而已
無足多取也惟晏殊之知富弼杜衍之知蘇舜欽
差有可稱豈以具眼如吾外父而顧不若乎不然
也今敢設三說以佐典籌倘外父以謂會元之盛
莫踰王唐然使王唐在今日不過如吾壻而吾壻

之不爲王唐乃所以不媿王唐吾夢必如此而後
謂之驗也是真知已也請舉一爵倘以謂會元美
名也而闢茸嘗得之天下士顧常失之今吾壻乃
研精古文修復昌黎廬陵之業寧肯以彼易此吾
夢何必驗又何嘗不驗耶是亦知已也請舉再爵
倘以謂吾壻實可以會元而僻錯自廢致負我佳
夢吾惜之殊甚焉是猶然知已也請連舉三爵何
如嘻清於是時亦年垂六十矣而獻壽之言如
此豈非知已之感與南山無極哉自此以往再舉
三萬觴可矣

蘇一葉堂文集

卷八

壽詞

三

將無窮身世之感以一壽文寫之却又興致欲
飛無一殺風景語還他爲壽正格文章之工至
此 王西樵

宋荔裳雜劇題詞

雜劇院本詞家之支流也然出之有道要不爲無
益于世蓋古之忠臣孝子義人烈士事在正史不
但愚氓無絲知卽淺學儒生至有不能舉其姓字
者惟一列之俳優節以樂句則流通傳播雖婦人
孺子皆知稱道之故雜劇之效能使草野閭巷之
民亦知慕君子而惡小人此莊士之所不廢也余
家藏書不備嘗就余所見輯成史泣史笑二書若
以傳奇家例論則史笑多淨丑史泣多苦生其間

梨葉堂文集

卷八

題詞

三

尤痛心酸鼻不能已已者莫如東京之范孟博南
渡之岳鵬舉鵬舉之事旣已廣被樂府獨恨孟博
未遇奇筆一日客有授余祭皐陶四齣者余驚喜
讀之大約以辛辣之才構義激之調呼天擊地涕
泗橫流而光焰萬丈未嘗少減作者其有憂患乎
其有憂患而無患乎夫無孟博之憂患決不能形
容孟博之直氣使千載之上宛在目前至於如此
也或曰吳導郭揖事在建寧二年不祭皐陶與抗
辯王甫前案可考也漢帝赫然誅牢修節甫而大

救黨人孟博歸田養道庸得若是乎余曰不然夫
正史能紀實而不能翻空雜劇能翻空而不能翻
人心之所本無彼詛辟神靈而忠邪莫逃刑賞此
所謂翻空而非人心之所本無者夫古今之人心
即古今之實事空云乎哉第恐人心漸失而翻空
者亦復絕響則吾末如之何也矣

題一雜劇便足羽翼經傳于皇之文非今之爲
文者也 蕭孟助

太湖秋釣圖題詞

歲次丙寅秋九月友人吳郡吳炯吳燧兄弟捧其
尊人聖輔隱君太湖秋釣圖請余題其端余展玩
之次作而歎曰此非吳太伯之裔耶太伯聖之讓
余嘗獨有所見而未及形之論著今易因此圖發
揮其梗槩既以吐吾所欲言而又不失隱君之指
其可乎于是兩吳子曰幸甚余惟古今以讓推太
伯而不知其智不可及則猶未爲知太伯也獨孔
子有微言曰可謂至德三以天下讓夫當古公之
時殷猶全盛周乃藩臣于天下何有而孔子之言
如此可見太伯之去非真以才不及季若侄不能
有天下而去也祇是翦商非義古公志跡已露太
伯從父則不忠衛父則不孝故以一逃兩全之其
爲讓也甚輕故民無得而稱是謂至德而且率其
賢弟從容采藥初非若悻悻小文夫攢眉逞日以
明忼慨者比也蓋雖大節不可奪亦必退而有以
自處意其爲人必有超曠之識閒遠之度獨佳之
趣寄情山水以爲浩然長往忘懷得失之助非俗

中人也。故當是時，荆蠻之地，雖越在荒服，而山水清妙，甲天下。太伯居岐，豐相距三千餘里，而又壑以大河，重以長江，阻以峻山，顧能知而慕之，以貴公子且當卽爲侯王者，乃辛苦冒霜露，忍煩暑，重斷而至荆蠻，人義之歸者千餘家，遂造勾吳。勾吳兩山秀麗，固已可喜，而一水東下，不及百里，卽達吳國。計吳國此時久歸太伯，周章之受封，不過正其名耳。雖古今異俗，仕宦工巧，不如今日，而方輿不改，太湖之水，洞庭之山，自如也。邇意太伯與仲

蘇東坡集

卷之三

題詞

扁舟往來，婆娑於其間，雷連賞豫，頌而樂之。棄簞重費爭之地，而得幽偏不擾之所，此雖讓天下之餘事，然因而有之，固已所得倍于所失矣。此其智何如哉！抑又有智于是者焉。蓋太伯雖據佳山水，然既爲荆蠻所歸，爲蠻夸君長矣，勢不能無一國之事，上下之體也。而太伯又甚有道，不類末造，舜、禹以後數君之放佚無度也。則容有不能盡致者矣。故吾以爲太伯之受用，又不若太湖之漁人以得簞笠爲衣冠，以樵蕘爲僚友，以綸竿爲符節，以得

魚爲首功，釣于水可以徧三萬六千頃之浩渺，涉于山可以窮七十二峰之幽峻。有太湖之魚，可以佐酒，有洞庭之橘，可以解酲。四時之序，莫妙于秋。漁人逸興，麤舉乘流放釣，任意所適，肆志滿願，放浪山水之間，而莫或議之。則又太伯所不逮也。此其爲智，豈不又出太伯之右哉！聖輔得之爰起于謠，聖數千年之後，自署爲太湖漁人李子白也。爲之圖，使觀者嘖嘖可謂善繩祖武者矣。且非但如此也。吾計太湖之漁，有太伯所不如者，凡數端焉。

蘇東坡集

卷之三

題詞

太伯不聞得內助，而聖輔則逸妻相與共烟霞，麗眉舉案，君子偕老，一不如也。太伯無子，而聖輔有丈夫子四人，皆稽古能詩文，親近正人，講求名節，二不如也。太伯雖擅絕東南之美，而不無西北之慮，聖輔則越然塵外，與造化游，三不如也。雖然，向使昔之荆蠻亦如今者，功名腸熱，則必且化爲爭奪之場矣。太伯必不入也。然則太湖之漁，亦直寄焉爾。楚漁父杜濬撰。

晦菴之論泰伯亦知事甚難處無蹟可見究竟

圖圖語耳得先生此文發揮始透妙絕千古尼
山當爲擊節不特太湖漁父聞之倚櫂而拜
溪後人胡靜夫

識議開天而卽乎人心愜乎聖意其神情注射
恰在太湖釣翁有推門落白月印澄江之妙天
衣無縫猶未盡其形容也至于變化起伏如環
無端則吾師化工之筆不可思議古之作者皆
莫及也 虞山門人劉國柱謹識

縱去萬里收來徑寸字不虛設稿無溢語此吾

所以窮也 自評



華山畿擬古題詞

世道不可爲皆繇於人之無情臣無情則不忠子
無情則不孝妻無情則不貞尚復有綱常哉長記
往時歲在壬午余遊京師所見士大夫無不急官
爵而第怪其忘官爵之所自出者朝廷也相與破
壤之不遺餘力蓋索然無絲毫之情余時心憂之
爲賦秋胡行五章以寄諷未及三年而言驗理罔
然歟夫情貴專壹彼河間之婦與七夫之妻曾不
可與言情則情之爲情可知也古詩載華山畿女
雙雅堂文集 卷一 題詞
子事世多以爲情之雙幾與越禮任情者同科讀
劉伯溫作猶未免失入毋論其他矣不如一笑相
深業已心許專壹之極至其精誠足以開既闔之
棺寧相從九地決不肯留其身以事他氏此豈可
與桑濮間人同日談哉倘得是以許國當何如
耶叔子此作蓋與余秋胡行同意雖然抑又有辨
矣

國繫世道羽翼經傳之文不可以小題短篇目
之 王阮亭

雜劇題詞

吾友錢唐范性華自燕邸數千里寓書屬余題其
譜田生鮑姬事傳奇四齣并寄示其自爲題詞盛
稱鮑十一娘之俠爲女中所僅見余覽之而歎曰
女子情而已情至則無所惜不期俠而俠人謂之
俠而彼不知也詩不云乎以爾車來以我貽遷貽
遷近乎俠而何有于俠情然則然而已推而言之
虞卿有情于朋友則勢必棄相印與魏齊俱亡子
房有情于君臣則勢必破產求壯士爲韓報讐是

變雅堂文集

卷八

題詞

俠也情實使之也泊乎後世風俗日媮至有官至
八座恩寵無比他日有爲其故君舉不腆之祭斂
其百錢而不可得者其爲不俠一至于此是何故
哉惟其無情耳是可以反觀而得之矣此情之所
以可貴歟故稱鮑姬以俠不若稱鮑姬以情也然
言情則俠見言俠則情亦見互見而變行焉往而
不千古哉田游嚴何如人而有此遭際也或曰自
古惟范氏好變姓名姓范雖變姓名爲張祿范蠡
變姓名爲陶朱公范仲淹亦嘗爲朱能則安知田

游嚴非姓名之變而鮑姬亦從之而變者第無以
處夫杜工部耳余笑曰工部詩篇狡獪已甚又安
知不尚在天地間第求之新舊唐書中吾知其決
無是人矣姑闕疑焉可也聊發性華數千里外一
喙云

痛哭大笑至言絕調○嘗恨文長若士豪于填
詞而訖無佳序應恨不與茶村同時也 鄭肯崖

變雅堂文集

卷八

題詞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墓誌

銘

崇禎十五年冬，居延失守，烽火達畿南。長驅河朔之間，天子震怒，果於用法，詰責邊大吏不少貸。於是欽差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與其同官深陽馬公同日以誅死。然其罪在可議，天下憐之，而於憐潘公也尤甚。公諱未圖，字君懷，直隸金壇縣人。中天啓七年鄉試，登崇禎元年進士。明年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管太倉銀

庫。轉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崇禎五年陞歸德府知府。九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遼餉巡降調回籍。丁父憂十四年，服闋起，長蘆鹽運判陞河南僉事，遵化監軍道。十五年陞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公爲人孝友，勤慎，直廉，幹喜功名。慕古將相大略，爲諸生，高等屢冠其曹。嘗讀故大司馬經略熊公廷弼按遼諸疏，草流涕歎息，語同學曰：熊公不世之才，而數奇取忌，遂以無成。士欲爲國立功，顧豈易耶？始官戶部，管太倉銀庫，則能

釐姦剔弊，屏羶習，除陋規，尚書侍郎交口而稱其能。是時天子旣誅逆璫，委任士大夫，久之顧視羣臣，從無功効。罕稱上意，於是復稍稍用中官爲耳目。戶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熒憲攬權掣肘，驕倨陵士大夫，部中郎官爲之下，公獨不肯必以正折之。在部再遷，章奏數十上，率關軍國大計，其知歸德府，府故古睢陽，郡俗悍而畧多著姓豪奴，號爲難治。公蒞其地，則能行法施惠，斟酌寬猛，柔強懷弱。一府無留事，居無何，流寇犯商丘，守備喬宇定爲內應，引寇焚掠及外郭危城岌岌，公訣別家人，積薪署門，與夫人約曰：設有不測，卽舉火與城俱亡耳。意氣激昂，直去，不回顧。日夜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四面煙焰漲天，文武吏相顧失色。莫知計所出，公舉止自若，禦備多方，懸金購死士，縋城下，砍賊斬首數百級，賊其愛將賊驚，顧遁去。屬邑受其方略，率得無恙。論者以爲不以古今爲軒輊，卽公視巡遼，流亞也。兵部上其功，直隸者張熒憲借事釋憾，功以不敘，默然去。爲山東副使

治餉則能潔已急公前後無與比是歲邊警公所轄地繫神京咽喉清渠孔道也於是巡撫總戎俱提師入提備兵依者以還行人咸爲公危之卒能獨力拮据屹爲保障厥功不細矣值巨寇盧維寧奉命總督公再以持止與忤功再不敘且重銜之摺撫無所得因截漕二十萬私滯津門非公所司者借以難公奉歲旨督催抵壩時隆冬近塞重冰固結公有禱神開冰之異聲傳都下貴臣嗟服顧卒無解於降調然公用是得還里視其封公令驗

維寧有力焉其尤著績彪炳人所共稱者在監遵

化軍遵化轄喜太兩路故爲衝險前三次失守俱

從此入公至則親歷口外相度險要凡山梁臺坡

處處增修又創爲據險設伏之議奉旨九邊悉著依議行一歲之中聯絡聲援拮据什伍綏緝譁兵誅鋤巨寇於是威名大振雖督撫資其成盡天子嘉之益念其前此處歷危疆全城捍寇功効非安錄是錄監司擢拜食都御史巡撫順天公材則致然也顧迺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陷明年二月公

以封疆重典死何哉當時公論謂在事日月無如公之最淺餉匱兵軍無如公之最窘夫額兵缺伍過半月餉壓欠經年公以懷綬未煖之官值呼庚不應之際處羣情積玩之中取鞭長莫及之勢設身處地實在至難是一條也公回詔一疏言馬松兩路分隸薊道界嶺報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思讓私調尖夜聽點擅令戍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誤兩烽火失傳成兵撤則臺牆虛而關堡失守臣雖欲堵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讓悞用教官高登庸攝薊州匪奸內應以致辰攻酉剋而臣所領將吏兵餉種種可以痛哭雖韓范在軍亦無知何值

事有人代爲受過是亦一據也不知邊事之不可

爲久矣爰考萬曆初年大學士張居正當國慎擇

本兵妙選戶部當時戶書兵書皆老成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張公莫不嘗試齊聚而知其材知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外一體故呼應無有不提而推諉有所不可邊陲臥鼓有絲然也自張公既歿閣臣之局屢變而戶兵二卿因之邊帥又因之

始之閣臣一變而爲謹愿蓋違前尺攬權之名而
席其強盛之實雖拱手無爲天下未至裂其時
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厚號應仕顯官以體統軋
邊帥而邊帥亦尊富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
基也繼之閣臣再變而爲險僞快意思倖主張舉
穴曾不知無事之不可長而前人之積有時而盡
其時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私爲提徑要津以喜
怒遇邊帥而邊帥救遇不遑嗜進不已闕冗可以
爲賢覆敗可以爲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閣臣三變

而爲貪愚金幣惟恐其不多恩蔭惟恐其不廣交
結惟恐其不因欺蔽惟恐其不深亂盈天下而取
快咫尺無定朋黨以向背爲朋黨無定恩怨以利
害爲恩怨其時戶兵二卿特閣臣之所用爲外府
替人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慈室有事則以
爲性犧甚至歸騎飽颺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
算論功晉官受賞嘻可謂鮮恥者矣嘗竊論之政
府言路以封疆危異已勢必幸其俱敗大農中樞
視履官如傳舍事必無有一成豈不痛哉大壞至

此一時所爲督若撫直往而承罪耳無可爲也夫
國家天子待邊三面隣敵故燕京門庭也遼瀋藩
蔽也試問自方隅發難以來整頓殘遼精思強力
有如熊廷弼者乎而奸人擊之惟恐不遂至於殘
疆再壞復問前人則收拾愈難參以庸工則指麾
不一巨猾庸卿扞格於事中逆黨小人乘機於局
外必使勞臣速朽藩蔽全廢而寇日益深事日益
急今之視昔又相懸萬萬也夫公材之不及熊公
至明也門庭之難於藩蔽至明也在廷之伎倆愈

奇至明也兵餉之虛無益甚至明也徒使聖明孤
立於上邊臣束手於外此時惟倖敵之不來耳未
則雖韓白不能支而區區抱恨於一鞠思讓乎於
戲是可悲也已當薊城既破公以力保邊陽故不
卽死旣而欲帥死士尾擊收桑榆之功不勝則陷
陣以明臣志部署已定閣臣某丙夜罰之遽以片
紙止之曰毋邀功生事靜聽吾處分可也隨則因
以爲公罪而其意實主縱於戲是可悲也已初公
與馬公成名生同庚居同里爲諸生游最驩子女

聯姻戚及戚進士同年權部御史同官且同制至是得罪同事臨命同日讞者以爲前定云公生於萬曆某年終於崇禎某年享年五十曾祖某云云祖某云云考某云云妣某氏云云一弟篤愛用承父志未圖其從弟也愛之無異同產通藉十六年無改儒素或尤其過儉輒曰凡人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不能無所繫而身家之累重邁之氣短矣其自勵有爲如此其撫薊有疏草一卷藏於家娶莊氏云云子一稚女三長適某次適某三適某

卷之三

志

遺命拊墓延陵先人墓側而述其行狀者弟末圖也方公被逮京師獨末圖不辭險難相從朝夕公臨難神色毅然執末圖之手而歎曰若知吾恨乎吾受命撫薊承前人之敝不獲稍假歲時略効展布使亂得逞恨一吾非畏死者嚙指兩件璫不死日者欲陷陣死不得而乃今死恨二吾死後邊吏益不可爲邊事益不可問恨三雖然吾生平行事弟悉知之異日倘逮名筆不棄卽汝兄不死矣至是卜墓得崇禎十七年月日末圖率其孤孀捧書

幣涕泣稽顙來請於黃岡杜濬曰以圖與君一日之雅敢以吾伯氏墓石煩君濬答拜而辭曰若兄官三品尊位當世公卿宜有言濬賤敢執筆乎末圖曰不然凡吾兄之所以圖不朽者文章耳公卿未必不朽也君何辭焉濬既聽其言而又重有感於邊廷之故廼爲志而降一等銘之曰材可以有爲而有必不能爲嗟乎可以論其時勇足以致死而有非所望之死嗟乎誰爲察其理爲天爲人今恤躬不印樹老劍鳴孤臣之齋

卷之三

志

志

於敘事中略着一二虛字作筆勢貫下遂發絕大議論雖議論亦敘事之大者也世有學究必以爲誌銘之變調不知篇終固云深有感於邊廷之故此豈可以嘗格待之于皇往往自負將相之略以不得一試爲於此可觀其槩矣其文馳驟宕激如千軍萬馬卒歸一線天下奇才也 熊民原評

于皇折服江陵相業與余如出一口余嘗問于皇設以子處江陵之地自度何如彼于皇云吾

識勝江陵而膽不如余頗領之讀此等文則江陵所不如矣 李于終

每讀漢史至光武征赤眉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請降爲之飛動已復停想謂文中宜有此境惟此篇有之 賴修遠

瘞老僕骨誌銘

老僕胡義勤小名盡兒先兄方朔乳媼之子也父某世爲黃岡黃禾村農夫後服役吾家母依夫姓人稱之胡姬胡姬乳先兄八歲而生義勤余時七歲偕先兄往視之尋中怪其淡目而高額其色黧然試以手摩弄先兄亟護之推去余手曰母驚我嗣媽兒及數歲能言短舌道字不明既長猶然人以其操音如小兒兼舉動促率不類成人咸呼之爲老孩子年幾三十每晚受母捷宛轉地下呼暑變雅堂文集 卷之六 誌銘

作兒啼兒者笑之然亦多其能孝順母也爲人模實爲主人凡事先兄四十餘年不欺不怠生平魯笨不識字獨嘗竊聽一二忠孝節義古語輒堅守不知變通痛其父以震死遂終身不娶婦曰天珍我矣一身尚多何以婦爲哉甲申乙酉間因破家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僮奴十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竄人兵籍中不數日立馬主人門舉鞭指書放言無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砍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

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嘗切齒其至如此一奴既

隸尺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好謝曰人各有命爾

命本當得意故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

人同願共守饑寒而已此奴亦頗慙其言自是不

復來晉主人矣先兄末年自金陵以家歸黃岡義

勤適以他稽阻江外先兄之歿義勤適年而後知

知則大慟即日皇遠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

擲號吼嘔血數升遂得喘嗽疾因寄食養病于先

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病少間曹氏稍役使之義

勤慨然歎曰吾聞忠良之臣不事二姓僕猶臣也

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二姓矣吾

奈何遂事之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良足羞也

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于是復來金

陵依余則老病可憐耳雖益甚余既素義其為人

且重念先兄待之甚優命視管鑰而已以辛亥冬

十一月隨余至松江以壬子正月初八日死于余

寓松江西門外之福菴得年五十五蓋生于萬曆

之戊午也哀哉余既為市棺衾以歛而其俗尙火

葬友人張友鴻周宿來來視骨謂此僕既無妻子

大葬為宜如其言而瘞其骨于菴後數十武之隙

地予之銘曰

溺二姓之說失晉主之時傷哉此僕遺骨猶癡

誌銘中絕調 魏叔子

天生此僕不能不與之誌銘誌銘從實立言不

能不如此將奈何 自記

楚雅堂文集 卷一 誌銘

楚雅堂文集 卷一 誌銘

羽南先生墓志銘

子○老○友○奉○羽○南○先○生○疾○且○革○命○其○諸○子○曰○我○啓○手○
足○後○即○求○地○速○葬○我○無○久○稽○我○地○上○志○我○墓○者○必○
杜○于○皇○爲○宜○至○是○羽○南○既○歿○四○逾○月○余○自○梁○谿○返○
金○陵○走○哭○羽○南○之○壟○日○其○諸○子○來○稽○顙○請○銘○曰○藐○
孤○奉○先○人○遺○命○惟○恐○失○墜○今○謹○卜○得○兆○在○太○平○門○
外○江○黃○山○之○東○卜○得○年○庚○戌○三○月○十○六○
日○敢○以○先○于○平○生○之○誼○臨○絕○之○言○泣○血○請○先○生○銘○
嗚○呼○哀○哉○吾○豈○忍○銘○吾○友○也○哉○記○戊○申○之○冬○羽○南○

變雅堂文集

卷

志銘

嘗○細○書○一○通○紀○生○平○本○末○授○余○乞○銘○其○生○壙○已○酉○
春○余○將○渡○江○羽○南○復○來○丁○寧○余○許○諾○顧○且○匆○匆○不○
暇○以○爲○詎○意○生○壙○未○及○銘○而○遽○銘○其○夜○壙○也○是○足○
以○傷○久○要○之○心○矣○然○則○羽○南○之○一○片○石○余○又○安○忍○
辭○也○羽○南○諱○尚○雲○字○槐○里○自○五○十○以○後○別○號○羽○南○
志○慕○皋○羽○及○所○南○余○故○樂○稱○羽○南○羽○南○之○先○世○居○
閩○之○蒲○田○在○南○宋○時○其○遠○祖○與○考○亭○文○公○爲○從○兄○
弟○行○傳○二○十○一○世○至○嘉○靖○中○有○少○亭○公○爲○揭○陽○令○
以○避○倭○徙○居○南○京○遂○占○籍○上○元○者○是○爲○羽○南○之○會○

祖妣林氏祖萬春妣陳氏以節著父國材號心劬

邑庠生知名妣李氏生二子長卽羽南羽南自幼

就家塾卽敏穎皆學爲人伉直強力然近情擇理

不爲豁刻之行槐本忠孝篤于朋友兼才識通敏

務本治生不類腐儒憤憤弱冠補弟子員時督學

臺使者麻城周公爲政頗嚴急心劬公偶以遠游

踰試期輒出教行革羽南以新拔童于叩匿爲申

辯臺使者怒呼隸將予杖羽南不爲憚益前跪抗

聲曰督學大人造士首孝弟今乃欲杖爲文辯之

變雅堂文集

卷

志銘

于是得爲教孝乎臺使者不能奪卒復其父諸生
由是名譽益起兼屢試高等隱然負巍望從游者
景附焉爲文必軌先輩其所爲毛詩義尤爲人所
傳誦里黨有不平但就羽南一言卽決成曰朱齋
長有公道其爲人所服如此時寇氛日熾羽南往
往慷慨談方略思得一報効君父而竟殲於塲屋
乃塲屋所收者又如彼可歎也崇禎甲申羽南以
歲薦當貢京師值變故遂自廢常閉戶涕泣不理
什產家以中落妻子不免飢寒羽南一日戲語室

人曰貧賤難久居吾年始五十未甚憊將出而圖
精爲汝曹溫飽地可乎室人知其戲也應之曰是
固甚善但居官美事君必少節涕泣羽南不覺大
笑及兵革少戢北江人士競設阜北以迎羽南亦
誨人不倦束修之積舊業尋復羽南遂歸老築一
室面鍾山朝夕倚杖吟詩詩成輒泣泣罷復吟晚
復學浮屠法用自排遣而性不可易每值歲之暮
春尤鬱鬱不歡嘗有舊游新第揚揚盛騎從造羽
南謂入羽南喃喃誦佛號徐步以出既相見忽熟

卷之三

志銘

志銘

志銘

視其人欷歔不自勝若重哀其窮者其人錯愕亟
上馬馳去此其出于誠然無容強制者耶生平與
人交關切倍至然骨鯁動規其過僞人匿短自炫
至不憚而斥之余孤介寡合羽南獨相信至深不
僅于筆墨間稱知己丙申歲除余有子之戚是夕
屈節人情多避忌不肯顧卽至親猶然而羽南獨
堅坐余寓亭不厭煩碎絮爲拮据治喪畢至達
旦元日始返舍家人皆駭之噫此豈今之人哉羽
南生萬曆之乙未享年七十五而卒其塋距卒僅

大閱月少七日如其遺命不久稽地上可謂有子
矣元配朱氏生子三日欽鍾銓側任氏生子一日
鑄欽蚤卒側李氏生子二日鉅鍾尚幼女一適姜
蕭孫入人有羽南集二卷藏于家羽南將訣索筆
題字有貞心獨乘之語噫其可以無媿銘曰
帝之策道下維君墓畔將涕洟紆我天步
敘事言情俱臻至極而一意貫之銘尤卓絕矣
沈竹生先生

卷之三

志銘

志銘

志銘

茶丘銘

吾之於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
天有寒暑地有險易世有常變遇有順逆流坎之
不齊飢飽之不等吾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
依不舍計客中一切之費茶居其半有絕糧無絕
茶也兼性耽香味惟在初烹旗槍一戰即聽童子
持去不知其亡矣一日友人過談適年出關諸壯
士走窮荒嶮惡水火不通言語道斷之地道曷欲
死求馬漫不可得余始憊然媿汗念向來暴殄之
罪殆不容贖自是始勉強啜再烹之茶舌本尋索
亦覺津津有餘味因慨生平賦命奇薄與物無緣
惟茶爲恩我負之不祥豈可依墮落汗機中且余
既有花塚矣耳目之玩就如性命之交乎於是舉
凡所用茶之敗葉必點簡收拾置之淨處每至歲
終聚而封之謂之茶丘磨石刻銘曰
石可泐交不絕

每就一細事說得人心折汗下却又妙極自然

先輩謂四書上無小題於此益信 王珍右

花塚銘

余性愛瓶花不減連林簪竊有慨世之蓄瓶花者
當其榮盛悅目珍惜非常及其衰頹則舉而棄之
地或轉入溷渠莫恤焉不第唐突良亦負心之一
端也余特矯其失凡前後聚瓶花枯枝計百有九
十三枚爲一束擇草堂東偏隙地穿穴而埋之銘
曰
汝菊汝梅汝水仙水榭蓮房墜粉海棠垂絲有榮
必落無盛不衰骨瘞于此其魂氣無不之其或化
爲至文與眞詩乎

大蘇先生有其妙而無其諫 施愚山

題石閭集

蔣子五言今體詩余既已前序之至是復總其近年所作勒成一集就余審定且諸集名余曰當名石閭集石閭者乃蔣子尊先人叔一先生之書屋二十年前蔣子嘗導余遊其中雖兵燹之後三徑久荒而四壁粉繪猶有存者石塊磊磊欹斜橫豎于兔葵燕麥間猶足想見昔年部署遺意庭左有梨樹一株高數丈拔出簷際秋淡葉赤弄日翻風尤爲可愛余留連久之蔣子肅然曰此石閭也雖變雅堂文集

卷一 題詞

僻在江杪無奇特之觀然繆西谿吳巒穉李仲達三先生嘗先後至焉先生授先人經先人躬迎之澄江館此爲久李先生以竹魏瑤被逮比上來自澄江而吳先生爲李先生業師因送李先生至自毘陵先人復北面見吳先生端友集中厥後繆李兩先生竟死瑤禍吳先生死國三先生皆光岳偉人而石閭纔數弓地結構草草乃得託三先生以不朽何其幸也余時聞之悚息改容曰此千百年後三忠祠也自此心識之不忘故于蔣子之請

各其詩衝口而以石閭應有以也今石閭雖已他屬凡數易主而附三先生之名以終爲蔣氏有意雖有強有力及豪于貴者薨處其中要決不能攘而去也且夫叔一先生石閭主人也而能致三先生則叔一先生之賢可知矣蔣子遭家中落能謹守先人之筆硯師友淵源咏三先生之風以期無忝世此石閭之後則蔣子之賢又可知矣此所謂牽連得書者則以石閭名其集不亦宜乎潛使不然去而隨流狂惑篇什形存而欲冒此石閭之名

變雅堂文集

卷一 題詞

吾將爲三先生愴而不許矣今者隱然三先生許之叔一先生是之蔣子受之無媿色則詩其可知也余故重因蔣子之請欣然爲述其詳而呈告之曰此乃在詩之前而詩之所自出者也彼汲本寒源以爲詩者將使公冶長介葛盧索解不得焉石閭主人嗤之矣

古今詩話第一 徐伯潤

題白雲圖

不孝濟兩先大人惟先嚴有遺像二幀一大夫服一居士服皆極肖渚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而先慈生平獨以方嚴不肯見圖師昔年嘗有善手圖人曾鯨濟喜以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先慈作色曰安有類人呈頭露面與非親非眷之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且也子孫孝慈雖無遺像益甚思慕如其不然像復何俾我亦知人家耳氏

變雅堂文集

卷

題跋

變雅堂文集

卷

題跋

論篇幅也 張祖明

傳神至此千載生氣焉用畫師耶

閨壺圖形事元非古太夫人正論凜然如秋霜刮面直可維風易俗即于皇宿學無以易其言惟有悔恨不自學寫真終身之慕不朽之

再題白雲圖

壬子仲冬桐初自婁江來示余此圖數服二王合
作及諸君子題識之古而于陳確菴數行墨尤反
覆焉確菴云葉子估特兩失則無日而事親矣引
義不仕則無日而事君矣語極悽惋於戲此不獨
傷桐初之心傷茶村老人之心并傷千古仁人孝
子之心也然就其言論之亦微有不同估特兩失
終天之恨也引義不仕正當以剛腸處之東坡先
生云我輩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

變雅堂文集

題跋

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
相遠矣此真有道人語也蓋處之各當則不第不
相戾而且相成有如確菴之言耳嗟乎稽紹之忠
忠之垢也文山之詩未三思矣余之勉其皆如此
豈不大異於人情乎若夫慈炤失傳孤抱痛正
類葉子則既于豁堂比丘爲葉子所作圖悉之矣
兩葉鄉人杜濬題於南京久客堂

走筆疾書光陰萬丈宗門所謂自其胸中流出
溢天蓋地者也 魏永叔 識見確地步高 宗子發

三題白雲圖

秋梁公觀白雲而思親在其下孝可知矣反周爲
唐史錄其功又何其忠也惟吾亡友梅忠連之論
不然以爲春秋之法莫大于孤亂賊之黨武氏之
惡天下義旗所共指當時繼李敬業而起者且四
而而至義憤之激發所貴君子不立其朝與衆曉
然共棄其穢則武氏之誅滅可立而待也自梁公
以人望爲之輔而人心懈矣然則武氏之久延仁
傑之力也周之不卽爲唐功乎罪乎此論雖近刻

變雅堂文集

題詞

然正大之極雖起狄公于九原亦當拱手輸服若
置辯焉則益非矣吾嘗禁桐初凡三爲此圖蓋浸
勢狄公思親之義然有所宜有而無其所宜無
由是言之則桐初勝

二百言耳塞乎天地之間 陳言夏

正論奇文得觀爲幸此短篇勝著一書者 李果

三題一篇一意愈出愈高於戲至矣此先人之

幸豈獨小子感泣也 受業梓葉藩拜識

吳初明第二我讚

陶弘景身在山中而有宰相之名非幽人也何足
與言松風之奏哉初明吳子百兩俱發五官並用
而風神倩朗不以詭遇為榮骨氣堅壯不以他途
為重婆娑泉石之上撫髭索句而夢習刁刁從空
而下者是何聲耶松耶非耶為優哉然故誰與子
同夢夢用重夢乃暗押韻

西儒利西奉謂寫照為第二我言甚切理余用
之村翁自記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小品數行關繫千百世上下古今罕見其比張
超然

吳秋屏詞跋

不知何故羣然尚四六而古文之道微然古人亦
作四六而古文自若有在四六之先者也時人無
之故并其所為四六可嘔也又羣然尚小詞而風
詩之道微然古人亦作小詞而風詩自若有在小
詞之先者也時人無之故并其所為小詞可嗤也
吳子秋屏示余以所作小詞如千首短者有窮窈
之思長者有歷落之致莫不按之不浮察之有故
此非有在小詞之先者歟秋屏欲不以余為同調

雙雅堂文集

卷一

其可得乎丁卯花生日寒翁洛題

王吳庭

議論正大可以挽回風氣不在篇幅長短之間

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

君諱周星崇禎庚辰科進士

佛氏戒嗔良爲道眼不開環屑細故與夫已實理細妄動無明者言耳若夫事至鉉鉉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亦復不嗔則是形骸苟具而蕭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留夢炎及平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乎吾與老友故戶部黃九煙先生蓋深惡之而嗔益日甚至于無終食之間違嗔以此取憎于世以致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嗔僅託諸空言而九煙之嗔則見諸實事觀其無

雙雅堂文集

卷之

故沉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蓋積嗔有年而發揮于一旦世人但見其猝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矣今讀其絕命詩二章其首章固已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直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我哉夫一部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却聘書九煙猶是也蓋嗔者生氣故九

煙不死不嗔無氣故若輩不生世有我輩人不可不以不辯此皆嗜昔之日與九煙互相砥礪之繫至是其令子樹字禹公者過訪出二詩再拜以爲先人知己同調莫踰老僕請識數語遂書此意歸之禹公負才有志能終身無改于父之道乎則可謂孝矣乙丑陽月添屢山人黃崗杜濬題于金陵流寓之再造草堂

雙雅堂文集

卷之

先君目空一世獨推先生爲勝已今觀先君之不朽得先生是文而益光益信其推服之誠此小子所以感泣百拜蒲伏而不能起也小姪黃梅偕識嗔之一字是千古精忠大孝憤不顧身之所同此文洗發至透讀此而不動則醫和望之却走矣會清葵

跋吳初明北征絕句

曩者歲在壬午余赴試北闕歷淮達蘄遶迓川陸目擊時艱有北征漫筆一卷絕句居其半良謂紀事書懷此體差便也距今忽忽四十年每一追惟輒如孫樵之夢歛歛不能自禁自是以詩為諱不復著想想及亟推去之乃今吳子初明復有北征絕句如干首緘以示余雅不欲遁視徐以吳子丁寧鄭重竟讀一過則愛其氣格之高寄託之深詞藻之雋三復畱連雖欲推去而不可得然後知

曼雅堂文集

卷一

跋

詩之為用不第能獨煩釋念且可以忘懷古今也

王內史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誠然乎哉

一部十七史數行說盡誰云從何處說起耶

吳

先生之文如水流濕如火就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潘次耕

鄭肯巖小傳跋 二則

帶性負氣之士讀古人書而慕其行事思欲為其所為而不克如意者大槩如曾南豐所云家為之累也古之人徑行直遂一往不返家曾不足以累之其不可及在狠之一字耳僕與肯巖皆所謂慕古人之行事而不如其狠者也然而有優劣焉肯巖有家而有累自號漁人而亦未忤親義笠此其不能狠猶可言也僕無家而有累既不能歸故鄉又不能逃世外因循混俗以至于老而竟不能狠

曼雅堂文集

卷一

跋

此乃所謂撓弱凡材何足比數哉因肯巖寄示其自為小傳而屬題其後感慨繫之有如此村翁杜濬識

又記

乙丑三月二十二日青岳先生寓園海棠盛開招僕飲花下雅座者李秋水黎陽齋酒半僕偶語及久不得鄭肯巖消息心甚念之青岳亟應曰吾正欲言昨適有書至且有新文及子與汝又寄示自作小傳屬我兩人跋其後因盡出編觀其文既美

至自作小傳首簡輒云少時嘗思入深山熟睡十餘日僕不覺吐舌曰吾向與肯巖處以爲其人謹厚長者安分人也。○今人之心伏不他紀則○一至于此夫入深山熟睡十餘日此豈易得哉如以爲易請問肯巖自有此願以來至今行年六十此願竟遂與否因與青岳大笑一座歡甚飲與勃然酒再數十行爛醉而別此不可不記俾肯巖千里如見恨不能奮飛也村翁又識

前一則名言後一則奇趣俱造絕品千古不磨

變雅堂文集

卷

跋

沈天士

跋同聲集

吳子初明示余同聲集五言古詩一卷唱和皆同入工力悉敵謂之同聲宜矣。○惟五言唱和情其摯於河梁才莫盛於鄴下篇莫富於韓孟元白雖物感不一總以與會爲主與會不屬雖有過人之才不能工也今觀數公之作不必問其視古誰比然皆與會達勃見於方幅之間所以曲盡其妙夫與會不易得而得之又如此其齊尤不偶然也至間公有句見及初明移居自有

變雅堂文集

卷

跋

詩余俱不可以不和則亦俟夫與會之至而已金陸山傭杜濬識於昇州之一老高

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東坡之後先生而已 孫伯琴

跋季滄葦侍御贈序

往時嘗見滄葦文數爲不易得顧猶惜其中一二語近錢秘書調秘書世所指名爲知文然下筆不數行便入已調四六圓滑字句新異引據寬恕蓋難于單行非不知古文之宜單行也儉于本色非不知古文之宜本色也此其與不知者異與知而克爲者又異也自秘書盛時已如此矣况晚節末路乎予思欲効狂言于滄葦不知其已久離故處矣今年秋夕滄葦與予論文以爲古文詣境必當以歐陽爲宗卽昌黎開闢容有未化處予驚服其言如此將令濫僞之徒何以稱伯乎及觀辱贈此篇則益信其言之不妄也蓋滄葦近日讀書主十三經註疏立乎文章根極之地以知文章之道理真故詞源氣治則神行而奇秀以之生焉入君子中惟歐爲最近滄葦得之故構此篇簡括而有層折明淨而能繼藉時之學古文者未見其能然也但題目若小大似以一篇歐文送陶淵明乞食耳

附送杜千皇先生送懶亭序并詩

季振宜

杜子可以仕而不仕三十年矣一旦告別云將

有京師之行予瞿然子可以仕而猶不仕卽以子之所不足而視夫天下之有餘者則其所足多矣而何以有斯行也杜子曰吾年六十矣將以遂吾嬾吾亦知其難也而京師有吾知己是行爲不孤矣杜子之古文詩歌自公卿大夫以至童胤皆知誦讀而歌詠之而所求者一亭耳乃使六十老人襁被單行皇皇然求之於千里之遠天下之大如此而曰知己其難也獨如此

樂雅堂文集

卷

七

此予讀蘇文有送木丘子序曰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杜子學者也不得其亭則已既得之後吾知其心之日有不足者矣京師公卿不能具牛車者往往而有閑子之至必相與恭敬推挽求子之有所試而後已而子固不仕皆非子之知己子之知己則不然矣我知子之歸也必有異故于子之行也既爲之序復系之詩

庭草發朱華白雲垂英英杜子攬我袂結束事

遠行承平二十載，荆襄屢用兵。橘洲寡衛宇，
居蔣州城俗子不相放。垂老嬾逢迎，喜有素心
人。煌煌仕天京，交貴貧與賤。豈爲今公卿，經營
賴知已。俄頃亭嶢嶢，婚嫁慕向長。沈沐偶稽生，
他日秋山裏。當有讀書聲。

跋如丹訣文亦九轉矣 李知損

跋季天中案外詩

世有忠臣功未必及民，世有功臣忠未必匡主。故
兼之爲難兼之者，謂之功忠之臣。在今獨見季天
中給諫耳。給諫初爲曲哭，徒薪之言卒無爛額焦
頭之跡。士類悲之，然其功鏤刻于天下，匹夫匹婦
之心而其忠終錄于玉門之晚入，亦可以取矣。乃
當昔譏人猶有嗾其好名妄言者，今從令弟滄葦
侍御坐得觀南宮所藏給諫案外詩卷，深情亮節
略無怨望之意。然後益歎斯人忠愛性成，無時不
然。竟唐魏鄭公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之語多一
安排揀擇矣。噫，此豈得謂之好名哉。

予奪不苟法家之筆 陳賡明

書王奉嘗與王石谷諸札後

王奉嘗烟客先生之論畫如父老之談農桑而其
推服王石谷猶張橫渠一見二程子輒撒鼻比
其精藝可及其虛中不可及也嗟乎知己二字豈
易言哉苟以未嘗學問之人作不着痛癢之語雖
贊數千萬口不入耳也必也作家相見勝已相賞
乃爲快耳今觀烟客先生與石谷諸札子有不啻
口出之好有真實不虛之讀且其情款篤摯有骨
月之愛意思蕭閒有物外之契此求之昔人雖大

錢雅堂文集

卷八

書

豈非千載一覩哉記余已亥客婁東荷先生知愛
招携游譙殆無虛日自來鶴堂以至東園西田留
連窮晝夜每于樂閑酒闌亦復詩文間作先生之
左好良亦不減石谷之畫烏能忘之乃一別垂三
十年遂不復再見聞先生在日每以爲恨卽余又
可知矣惟數年前曾一遇異公於桃葉渡再一遇
藻儒于承恩寺隨荷枉訪敘致悽然約於秋深再
至婁東一拜先生之墓亦復未果此懷何如哉茲

因石谷惠示此帙屬書其後循覽數過不勝今并
之感縱筆直書不遑點綴蓋余與石谷有同心云
爾邨翁杜濬題於金陵之瀟齋時爲丙寅臘朔日
書後之文可誦者頗少惟昌黎書張中丞傳後
事關節烈其文忼慨而壯涼今則黃岡書王奉
嘗與王石谷諸札後以誼切知己其文幽深而
跌宕皆絕作也一篇之中舉奉嘗之真實石谷
之精藝黃岡之至文胥不外是矣讀者不可草
草黃雨

錢雅堂文集

卷八

書



回于公啓

蘇軾修江南通志

恭惟云茲際重熙累洽之期正逢偃武修文之

運幅員萬里而如倍禮樂百年而後興而台臺朗

映金甌高標玉尺發凡起例全提虎觀之綱復實

秉公獨契麟經之指眷言翰墨圖書之府必求卿

雲遷固之才九州箴非楊子莫為六合賦豈劉生

可辦而乃過存老馬早背長途左顧陳人甘同棄

物如不才某者曾何足收哉既已少不如人况復

老於作客楚材晉用今非列國之時髮短心長久

蘇軾集

卷

啓

回于公啓

絕封侯之夢古人孰比有百里奚趙充國之年舊

學都荒無任彥升江文通之筆耳麟書字目眩生

花南北東西似逢生之莫辨視聽言動學顏子而

已遲才學識三無一長生老病四逾其半對鶴書

而增愧嘆鼠技之真窮誠脉脉然思之乃油油以

退也所貴知已在各有能不能自非聖人敢云無

可不可興言及此尚慎其餘仁公視流寓猶吾人

以老安為素志伏乞追還寵命別棟英儒謹藏華

翰永為奕世之榮遙望崇階先申九頓之謝臨啟

無任激切

此文當逐句逐字又合通篇一一細玩以意逆

志是謂得之與時作四六天淵懸隔曾止山評

右回啓家君口授世捷書之文不加點彼時仰

窺至誠無飾所以奮迅若此不可不記男世捷

太守公文章伯也得此啓之翌日遣役相聞將

枉駕敦請而家君已于昨暮為訪醫襖被入山

矣越一日藩臬諸大人奉行制府意復有貢院

之招家君以陟患暴下辭然感知自若也男世

蘇軾集

卷

啓

回于公啓

記時為癸亥夏月

與樸園公言黃濟叔所註六書

不肖濟達科無根日下又將浪遊遠離部下瞻戀依依也有久欲白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潛觀其書一正諸家踳駁附會之陋洵爲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其嗣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書潛乙已至東阜欲索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家之人既力不能爲付梓以傳又東西奔走萬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箚中徒飽蠹魚又或僕婢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漸滅於吾手罪過不小踴躍而止茲惟濟叔既嘗幸交門下荷樸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之技贈以奇文以爲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每酒酣則出以令其座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爲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

若爲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潛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餘是言之使濟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樸園先生更誰望哉潛嘗竊伏歎先生古道獨行誼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冲兩先生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潛言然潛僅能言則亦爲其所能爲者而已難蛇足可也況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爲切用先生以斯文爲已任諒在他氏猶

何減子瞻求韓魏公葬董傳書

計甫草

與王東泉辭代求優免房號銀書

昨見足下代僕具詞，深感相為之其中心藏之矣。然在僕却自有不敢承者。蓋每年山房號銀，固窮人所甚苦。然而事體所爭，又有大于此者。若屈已尊人乞恩求免，又恐久係三十年來守拙安卑之面目，枉尋而直，非計之得者也。夫吾徒不能入山絕跡，屏棄妻子，猶然聚族而居，此屋分屋，則納租當差，乃木等事，孟子云：往役義也。是矣。僕所苦者，惟是計之不蚤，以空囊如洗之人，而取辦於倉

雙雅堂文集

卷一

書

一

猝故覺甚難。自今以往，當先期半載，即節口量腹，鋪陳積之，如數如色，火其分明。雖有他故及飢寒切身，誓不動此項。一旦屆期，吏胥到門，即舉而付之。此預備之有道，則亦不知有納房號銀之苦矣。若夫一備十家，輪當單頭，催交莫非其事。其勞費十倍折辱，多端誠非人情所堪。然而僕行年六十一年，今年當單頭，幸過身矣。又十年而輪則年已七十一矣。夫以七十一之翁，猶能任單頭之事，奔走里閭，為當世鳴鑼擊鼓，朝呼暮號，而催房號則

不第其壽不短，而其為老而不衰，又可知也。豈不甚幸乎哉？惟恐不可得而乃求免乎？凡如僕者，騁族之人，飄蓬汎梗，非有先人之敝廬與唐代之口分，世業世守而不可動也。寒裳而來，納殿而去，所謂不知明年又在何處，又何必過為久遠之計？子孫之謀而求優免耶？且夫優免何謂哉？謂優待故免，非紳則士必其有職業于時者也。若老僕何有而欲倖側于其間，寧不有規而目乎？雖以寒門自先曾王父以至不肖之身，四世列科，日勉叨優免

雙雅堂文集

卷一

書

一

然而其事已在目前矣。此其尤不當優免者。夫不當免而免，謂之苟免。僕誠不忍因區區而易苟之名，不當求而求，謂之妄求。足下又何必因僕之區區而返妄之譏哉？極知足下不遺念僕之貧，省得一費亦非細事。若是者，從濃愛我也。然僕之薄福不識好不自今日矣。猶記二年前泰興令李君嘗介吾友李滄華請僕修邑志，為言云：泰興縣志自王拜登一修之後，取今百餘年而遺先生舍先生不可矣。聞其議幣頗不薄，邑中好僕者如李方石李

知損輩皆歡忭相慶以爲此舉可以救下皇之窮矣乃僥徑爲書辭之其畧謂譬如從來瘠瘵之人一旦儼然言語則世必駭爲怪物不若求時之素能言者而屬之于是向之爲僥喜者更相與咨嗟歎息尤僥之窮不可瘵哉設自作孽云嗟乎僥豈不憂貧者哉然而向之辭修志者辭其所不當承今之辭僥免者辭其所不當免也此不在憂貧之列者也顧足下然議愚衷立已其事而僅存其意與僥稱兩得焉則僥之誦義履晉而益高垂之永

受奉堂文集

卷

書

水可矣

待許

與孫豹人書

戊午

豹人足下弟聞交淺不可以言深則交深者言深可也弟與豹人交垂三十年每憶得樹堂中之講摩寺園竹下之唱和可謂深矣此其道義相勉顛沛相扶當何如也日前偶從友人所見一紙羅列時髦姓名其中乃有豹人名心竊怪之夫人莫不幸而有不知已之知已莫幸而有知已之不知已今豹人不幸而有不知已之知已矣比時即欲作數行用相砥礪旋復已曰豹人安侯此哉彼其志

受奉堂文集

卷

書

見于憶昔之詩其行藏定于素諸生之日暇日之誓吾信之久矣意其聞有是也必且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豈其以我爲不真而試我耶一入其笠則足以供彼之抵掌不待天下後世矣我其必不然如是則弟可以無言矣乃數日以來人言藉藉至謂豹人喜動顏色脂車秣馬惟恐後時弟雖不盡信而有不容已于言者然言而有作文字之意旁引曲喻連篇累牘華有餘而誠不足借題市名蹈文士之惡習弟亦不爲也今所効于豹人者質

實淺近一言而已一言謂何曰毋作兩截人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至于思痛而當年匪石之心惜然在目雖欲負此心而有所不能矣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豹人勿云非無此忱無由自達也向使豹人有危病廢疾其終無有達之者耶又勿云我第往而不為今有寡婦將行語人曰我往而不為也三尺之童以為欺我矣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雅堂文集

卷

書

深願豹人堅匹夫之志明見義之勇毋為若人所笑則吾道幸甚第將再拜以賀三十年古道相期必如是乃不相負耳第之言止于此慎言其餘足下試思之

當時豹人亟欲用吾言而勢已不能矣吾故存之以明豹人之虛衷而吾言之未嘗遭按劍觀者不可因是而以切偲為戒也豹人有送友人以史局北上詩云江陵相業古來無此等識量豈屬常調可以知其心矣

自記

與奚蘇猷表弟

昨讀大作椒山集序發揮先德使人悚動便是奚楊合傳可以傳矣但僕竊有芻蕘迂腐之見以為于世宗不必加貶且彼褒此貶不無若相大抵世廟一朝自楊新去國後繼而相者無一端人嚴嵩不必言即杜州亦多破綻然而當日朝廷尚自威靈者以羣小人不過爭榮同寵贖貨自封而主上大權獨秉誅不貸此所以始終四十六年仍不失英主之名也若謂太阿盡歸嵩未免過抑矣

雅堂文集

卷

書

夫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詞後世樂殺不謀燕王猛不忘晉僕嘗撫卷流涕况三百年祖父長養之宗國光祿公靖獻之本朝尚與作者少加點易元稿數行即全美之文也蘇嶺學問中人故僕敢以此告之若彼滔滔何足語此率臆妄言必如此方是真正弟兄朋友揣知已不以為辱也如何

蘇嶺得此札立改元作余服其虛而勇不可不揚其善若書詞隨手質率簡畧固無取焉此札萬言所不及

宗西厓

復屈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稱仲連之徒而僕之同調也。兼知日者足下客廣陵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忌僕者。夫好僕者之疎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耳必多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未卜定交之日矣。乃茲者默然相求以大集序言見委。齋書造門再四而不厭而且書詞之婉稱謂之謙若魯直之于于瞻如見所甚畏者則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并不盡由於好僕者之說特達

雙雅堂文集

卷

書

相知不隨流俗其明審之識有過絕于人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剛不得中不當剛而剛當剛而不剛於世無益也。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而後有真骨。彼其不肯帝秦是其骨也。其云梁未親帝秦之害則其識也。方秦昭廣王時去始皇尚四世而仲連獨先見帝秦之害其言如此豈第梁秦一時之故哉。蓋已舉異日始皇并天下稱皇帝之後恣睢暴虐阮儒焚書築怨人與爲怨家與爲仇之情形一一灼見之此其識爲何如。

哉。是以一發而得剛中合乎易象其骨堅凝奇秀橫亘于古嶄然爲人心世運之所賴繫其識則使然也。今足下負識如此以小推大則其骨力之所至將不繼武古人歟。而世俗區區猶以肉妻之末節論之夫不是其歸儒而反非其逃墨徒見其不樂成人之美而與忌僕者同科也。何足爲屈子累哉。有友如此誠使僕焚棄筆研則已如尚未也。則不序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但懇足下少徐之俟僕一日游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

雙雅堂文集

卷

書

爲合作耳。濬白

論魯連最確行文更遒宕餘溢爲波瀾真作者也。金孝章

補觴說隱君諱志岳休亭人

文山吳隱君既捐館一年其季子貫勉尊五氏始交于余一日改容再拜請于余曰維不孝先人有未警之言爲人子者不敢一日忘焉余問言云何對曰先人在日嘗呼不孝而語之曰小子識之爾父但願得如爾祖之壽足矣加多則踰不及則奉吾不願也他日數言之不孝耳熟焉而獨心以爲益是至百齡豈多乎奚必如是而止耶蓋吾祖享年七十七而吾父行年至七十六私喜彌年而躋

卷之三

卷之三

祖算使人稱之曰父子同壽無難矣乃不意卽以是年乙丑季秋棄不孝孤也在先人無所恨而不孝孤淡用疚心何天之吝此一莽使不孝孤竟不獲班衣百拜奉七十七歲之觴觀吾翁之適然而一笑也今丙寅季夏十九日是爲先人懸弧之辰不孝謀于是日抑哀中慶曲送先人平生之一念用毋負小子識之一言不識古警有此乎余曰古未有此也然而舉也聖人之所不禁也孔子曰之生而致成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成而致生

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是故制爲明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筭簋是固然矣然而又曰事死如事生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又何也蓋記有之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而不肖者企而及夫賢與不肖豈同類并論哉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賢者常過厚不肖者常過薄聖人之意特用賢以制不肖以爲賢者猶不敢過禮何況不

卷之三

卷之三

肖者敢不及禮乎其實優異賢者不有過厚何以矯過薄之失乎江河不返則人道之滅久矣屈原申生亂臣賊子之藥石也伯彝叔齊莊躋柳跖之刑罰也蘇武洪皓蒙面忍耻之鉄鎖也聖人于此有微權焉是故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子似乎无子路之過矣乃子路出而夫子卒以歌者爲非是卽可以知聖人之終誠人之尚薄而終許人以寧厚陽抑而心然之於此可見一端矣故曰教舉以崇禮薄者

不知也。烏有事關君父而防其過厚者乎。今子之補。屬先人。蓋本于至厚。庸何傷。矧有疇昔過庭之言。此其尤不容已者也。不容已而已之。以此爲俯而就。聖人必陽與而實不與。以爲不達吾意也。尊五曰。然則當何以將事。余曰。在禮小祥而練。練則可以假借。一刻之權。暫釋首經。腰帶和氣。婉容過膝。而前蒲伏。捧觴仰瞻。本主長跼三獻。至于逝者服玩。自從其古。陳設繁然。衣履之外。如子先人生平好書。則陳其所讀之書。生平好善。則飯以仁者。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之粟。皆酒思柔而琴瑟在御。既醉既飽。油然而過。哀與樂半。其謂是乎。過此祥琴。未聞治命。則爵而不觴。可矣。是爲補。應說以慰吳子。且以風世云。

根本經術。關繫綱常之文。如此何曾有點腐氣。

板樣直令讀者心服而已。吳雨若

經權異用。而同出惟夫子知之。所謂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也。孟氏已不得其指矣。考亭泉山都。

從門外過。白謙

吳文山遺像贊

是翁也。十年之前。余再遇之於閭里。輒屬目焉。初見其翼然而趨。以爲莊士也。再見其穆然而思。以爲文士也。今觀其遺容。卽向之所見而益得其爲人。則魁然志士也。夫其內行淳備矣。而又熟誦先正之文。第其甲乙。足以知其析理手錄。四唐之詩。未嘗妄作。足以知其行耻也。蓋識而於十載之前。而知名於十載之後。正老杜所謂於我故人遇而象賢維季。則又交在紀群父子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圓映精微如珠走盤。竟可抵一小傳。黃行夏

楊忠愍公像贊 有引

嘉靖間主聖臣愚邊烽狎至兵部主事楊公繼
盛抗疏論馬市計誤詞氣壯烈本欲為國立計
陳之功蓋是時火節盤據河套漸為封豕長蛇
此公之所以蒿目腐心也及疏上奉嚴譴公知
禍本在廷故他日再疏首擊嵩若擊嵩而勝則
請纓繼之矣惜乎公不勝而遂死也公死百餘
年雖兒童走卒皆知仰慕然未有知公之所以
用心者會公四世孫聰福屬游地公遺像展拜

非莊堂文集

卷

贊

四

之次謹以此意繫之贊曰

勢死尚存主憂臣辱急則治標盛在其腹庚戌已
已舉朝碌碌臣實腐心敢愛臣骨於鑠皇輿誰蝕
爾穀再擊而內居延鬼哭內賊之壽外賊之福為
朱雲劍為太尉笏凜凜生氣至今在日

舉千萬人不及此只是留心國家事久不獨才

識絕倫 李杲堂

靈感頌 有序

歲次乙丑建子月客有傳示關聖帝君靈感記一
卷者容按帝君乃漢前將軍壯穆侯穆繆二字古通用非下謚
也觀秦繆繆繆亦稱穆可帝君乃近代封號天下
知然關侯終當改謚忠武帝君乃近代封號天下
宗之容豈得而獨異惟行文從壯穆較為古雅且
侯志也是編紀是年七月感應之顛末謹伏讀終
卷作而嘆曰甚矣壯穆之學實得孔氏之傳也嘗
論壯穆與吾夫子有三同焉夫子為東周壯穆扶
蜀漢一同也夫子作春秋壯穆好左氏二同也夫

子之學主仁壯穆之學主天理人心夫仁者天之

理又曰仁人心也則二而本一三同也於戲天理

人心舉壯穆之生平居心行已盡在是矣而神明

之後又以此陰求天下士意必代不乏人而獨非

今人之所急豈容易得哉乃始得一人焉為吾友

朱肅三氏肅三貳守江寧逾三年容以無家流寓
于喬土將五十年凡肅三之政無一不親見其奉
公也勤而廉其治民也惠而義其行已也和而介
其接物也平而慎可謂循乎天理而即乎人心矣

然爾三落落穆穆未嘗矯然自異動容鼓舌用自表襮也而壯穆在天觀照廉訪獨知之深于是錫嘉言以旌異之與良子以報稱之而且見瑞夢于賢守以明其至真得佳音于同日以神其感應則信乎壯穆之仁同符至聖皇皇汲汲日以天理人心望天下而于是乎舉一以勸百明示天下以光祖考裕後昆之道也豈有不翻然勃然者哉乃稽首拜手而爲之頌曰

雙雅堂文集

卷之二

樂

已亦以同人人憂嗣續每聽于神神亦有聽天道無親惟善是與陰陽下民維朱司馬循其德音帝命掌夢告音以良辰爲熊爲羆爲球爲琛惟心是寶而勝斯珍福固已求鑒孰匪因乃知淑世莫如忠臣侯與曹操書云日在天之上心在身之內而拘儒執以爲矜作不必然矣

天理聖學以一人一事發之幾無剩義矣非通儒名筆誰能至此黎楊齋

朱太孺人行述

辛酉

自古聖哲立言在天地間恒必俟世有其時有其人詩○亦○然○有其事與之相符合而後其說益彰蓋容從爾三朱先生讀其所述節母費太孺人懿行不勝歎服竊謂其節孝之繁見於小德者未易更僕數而要有其大德爲之根本所謂符合於古聖哲之立言者太孺人有其二焉此二者衆善之原而百代之紀也其一合於曾子之言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以論

雙雅堂文集

卷之二 行述

樂

古之大臣受遺託孤之道而閭閻德亦有之易曰臣道也妻道也可以知其同矣然託孤者必有孤可託從而撫之以光嗣續之謂也今按太孺人獨不然年二十五而孀卽欲身殉太翁而堂上姑諭以立嗣大義勉留之顧其時孤安在嗣將誰立茲如也叔氏有二子或語太孺人可以撫其一太孺人慨然曰立嗣不以序必啓爭端非所以慰地下也蓋越十一年長房舉次子然後太孺人亟立之曰是真吾子矣今爾三先生是也嗟乎立嗣之法自

春秋列國之諸侯屢以愛憎釀亂馴至後世亂朝
不必論卽以漢唐宋之盛在廷元老不學無術定
策之際猶議論紛紛不能相一執若太孺人之
言斷案如山不可易乎家國一理此其識量非婦
人也而且寧需之至十一年卒得賢胤以報君千
意者先賢所謂可以託孤必如是而後足以當之
微其一合於孟子之言孟子論良知惟是知愛其
親知愛之外不知也親之愛已亦然大哉不知乎
夫知而不言可以作偽渾然不知乃純乎天矣吾

變雅堂文集 卷之六 行述

讀喬三先生之述太孺人曰在先母不知雯非已
出在雯亦不知非先母所生不覺掩卷三歎喬三
先生之善述其親所謂是母是子矣豈非從至慈
至孝相見於心源滙合一塵不隔之地洞然見此
兩不知他人雖百千言不能形容至此也吾見同
是爲母子者往往徒以嗣之一字各懷一知而不
言以相遇夫內實知之而外飾以不言內外不一
面目自反性天安在然後知必兩不知如太孺人
母子間始可以慈孝許之也說部載陳季方述其

引得極切

父太丘長之德譬之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
仞之高下臨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需下爲淵泉
所潤桂樹豈知有泰山之高淵泉之深哉斯言也
可以喻太孺人母子間之兩不知矣繇前之合乎
曾子者足以見太孺人之卓識定力乃節孝之所
以本繇後之合乎孟子者足以見太孺人之純惠
至性乃節孝之所以成其他美不勝書皆在範圍
之內耳容故謹書其後而發明之俾天下後世之
言節孝者知求諸此

集 卷之六 行述

談經論史歸于至精開國承家歸于至是人以
文傳文以人傳 黃治先
識議高出千古却無一字不卽乎人心此中何
處着餘子 顏初陽

季夏傷足入冬未瘳伏枕之日久矣然推枕而起
還懷從事尚自可他故往往荷良朋惠顧則推枕
而起有客說新聞則推枕而起開作小詩一語稱
意則推枕而起此其所以有推枕舉也第傷足之
後此詩之前七八月之間篇什尚冗繁未及錄適
因童子錄旬日間近作成此一帙故人見之謬相
歎賞以爲山水間氣象有不可磨滅者慙慙刻之
其然豈其然乎時爲乙丑長至日半翁自記

推枕吟

引

推枕吟 乙丑

塵齋杜 容

乙丑季夏傷足伏秋歷秋未瘳屢荷素園
見顧殷殷偶留小酌限作二律全用知秋

二字君詩先成依韻和答

吾道危如一木支誰憐雙足數還奇幾音呻吟轉側
今何地駭尾飛揚彼一時同調相期金可斷異方
多故棄難知留君小飲余先醉爲愛西泠七卷詩

推枕吟

一

濯足空談萬里流朝昏惟守戶庭幽故鄉久別終
思奮好友頻來不帶愁白髮丹心千古意黃花紫
蟹一年秋何時造爾能扶杖不羨乘車馬少游白髮
丹心用素園贈
余七十庭聯句

越二日素園載酒過豐詩謝之

故人相報何其速擔酒如澠過草堂滿意千錢購
紫蟹稱心三市選黃羊借來僧曠能揚解侍立童
清解裴君酬酢從今誰肯已須烹石髓酌天漿

十月十日鉉升載酒飲我于病榻練江南

枝二詩補借至

撥上籃輿散百憂。素交排闥且淹留。情親各出三年字。身老尤憐一日秋。明日客舍自晴黃葉雨。鐘山不動白雲遊。持螯快飲成今會。大有齊盟在後頭。

二

故人不見自春殘。直至迎冬罄一歡。慙愧移尊兼裏飯。慙慙勤合藥。且還丹籬東。賁有花三朵。鄣北空裁竹萬竿。時傳司天臺上種竹萬竿。盡日仍携餘興去。去登所

推枕吟

二

開登臨極目轉須歎

送秋之集再同鉉升漸江南枝用知心二

韻二首

塵埋秋盡幾人知。我友南來若有期。三徑先冬常對雪。荒篇名一尊卜晝亟乘時。情高并設伊蒲供。韻勝兼吟島可詩。自顧半人同鑿齒。彌天四海竟堪嗤。

二

終朝抱膝不成吟。酒茗同歡任各斟。栗里黃花相

問少。孝陵紅葉向來深。著書未究三餘業。伏枕空勞九塞心。莫恨征鴻霜後杳。遙遙至日有佳音。問卜許至後全愈

又疊知心韻

少昊西行有別離。草堂高會及良時。年年祖道身皆與。歲歲鄉心老漸移。三徑寒花彌姣好。五原秋草益淒其。禁樵博望曾貽杖。記得探梅仔細支。

二

采藥題詩正苦吟。誰憐楚客在楓林。推敲勢盡思推枕吟

三

幽侶剝啄聲殘得好音。雨後山傳無本句。賈島詩後霜前雁叶伯喈琴長千秋色何如此共向橋西惜寸陰

登燕子磯亭

和思齋韻紀昔游情事以下四首皆然

翩躚燕勢復岩堯。宿弊來登散鬱陶。天末雙丸輪赤白。望中一氣接金焦。鐘清野寺摩殘壘。烟鎖江門上晚潮。此地不須添感慨。但將今昔問漁樵。

弘濟寺尋蒲菴

幾度維舟訪老僧。曉崖拾級又來登。飯抄雲子三

春○白○茗○淪○秋○江○萬○里○澄○長○恨○南○朝○沉○鐵○鎖○何○如○西○
竺○引○金○繩○元○知○世○外○多○奇○士○高○築○詩○壇○祀○少○陵○公○
欲○于○山○中○建○
一○閣○祀○少○陵○

再依韻和燕子磯作呈愚翁

憶○昔○携○壺○上○石○樓○真○山○真○水○作○真○遊○山○疑○紫○閣○峰○
陰○轉○水○人○皇○天○蕩○裡○流○漁○笛○淒○清○橫○柳○岸○樵○風○寂○
歷○起○漁○舟○短○篷○再○往○尤○宜○雪○一○片○奇○光○健○筆○收○

燕磯感舊 有引

歲在辛巳余年三十有一東游鹿城荷諸同

推枕思

四

人餞送于燕子磯者爲四明薛千仞時年八

內江范仲蘭秋浦劉伯宗吳次尾莆田林茂

之桐城方直之江寧顧與治雲間張友鴻貴

竹楊愛生方外則道開傾先紅裙則崔未鶯

李淡如狎客不記今無一存者和韻之次賴

懷疇昔再成一詩亦可以知余之老而無賴

也矣

坡陀山半結飛樓壯歲曾叨餞遠遊彩筆雕弓俱
氣象美人名士各風流暮帆遙指青山峽夕照斜

通○白○鷺○洲○惆○悵○一○時○消○歇○盡○獨○張○老○眼○望○難○收○

懷山堂論詩

吾○徒○絕○口○塵○中○事○相○聚○焉○能○不○及○詩○敢○慕○匡○衡○能○
結○主○惟○知○蘇○武○是○吾○師○少陵詩李陵蘇○武○是○吾○師○白○衣○化○狗○雲○
飛○疾○碧○落○書○人○雁○過○遲○景○物○滿○前○皆○作○者○等○閑○收○
拾○復○何○疑○

二

孟○氏○忘○周○欲○王○齊○生○乎○所○學○是○何○詩○田○完○有○世○寧○
曾○論○堯○仲○爲○人○豈○易○知○雲○漢○遺○民○殊○鑒○鑒○春○秋○繼○

推枕思

五

作亦題總只緣錯答宜王問每被襄陽杜甫嗤

幽棲寺和蔡鉉升韻自紀昔遊

幽○棲○不○愧○世○尊○居○破○草○猶○傳○晉○代○餘○孤○日○烟○深○緣○

谷○秀○雙○峯○青○露○賴○林○疎○客○閒○且○摘○菩○提○子○山產菩○提○子○僧

老○兼○緒○孔○氏○書○漢直○待○桃○花○開○口○笑○重○遊○指○點○盡○

真如

爲陶象庭將軍殉癸未寧前之難和東坡

先生元韻

杏○山○師○潰○國○無○門○憤○切○戎○衣○點○淚○痕○自○是○挺○戈○無○

反顧羞同坐甲有成言黃沙塞冷靈旗遠青史名高廟貌尊七尺豐碑誰解作揮毫吾欲表忠魂

輓曹秋岳侍御四首

君才丁丑盛文章壬午論交在帝鄉一別再持純涕淚兩登八座亦淒涼龍頭水咽疑人語粵嶺猿啼斷客腸指點昔年遊宦地不知何處不沾裳

二

知己相遭不待尋龔孝曹異撰有同心一時許我詩追古何處招君悶升今古詩無悶倦園神遊接

推枕吟

六

秘笈徵車夢斷暢幽吟自慙三載空癡長余長公三齡猶鼓鍾期死後琴

三

昨年同客金陵久衰衰相逢此度多水見新流盈又涸山驚舊峙翠難磨縷金康樂顏為謝擲秀蛭峒李變何近喜乘時公有子遺文應不付江河

四 公寄余手札幾二千言意欲余文勿輕與其札久授梓矣

日日論文意未宣還從別後寄長箋請櫻策黜餘何用談墓金多但可憐紅板橋頭重握手南倉澆

口幾迴舡元交罷刻關天意猶感忠言到九泉公欲刻元文用余言而止

送吳舫翁遊黃山二首

告行皆北去翁獨向黃山杳與風塵絕深尋礪壑開驚奇應再拜琢句必三刪大謝遊何處方茲乃閉關

二

幾蟠靈山展蹉跎四十秋丹臺初日湧黃海白雲稠猿鳥看人賤漁樵入界幽君歸先報我將擬作

推枕吟

七

菟裘

懷山堂論詩之作余既成七言近體二首矣而忘其限體限韻也于是補之

詩友城南合蹕踰我亦來放懷談五際痛飲過三杯草色哀難起花魂去未回何年翻地軸夢破一聲雷

二

唐詩三變後吾意止中唐過此風斯下其他運可傷含悲生石闕積憤滿書倉間氣惟忠信西臺發

古香宋詩以謝翺爲第一以後無詩

試杖戲作

今朝初試杖。行步尚欹危。重把方相得。輕憑且莫支。雪中容書字。花底待尋詩。欲問前村酒。青錢挂未遲。

二

今朝初試杖。爾杖意如何。騶衍談三足。封人笑一多。材知堪倚仗。趣亦在摩挲。却恐身強健。相拋拋匪他。

挂靴

八

三

今朝初試杖。杖國是何年。竹性同麋鹿。麋鹿竹杖花時拜杜鵑。甘隨東郭履。不傍繞朝鞭。甚覺爲龍易。何須慕稚川。

左丘明作國語太史公作史記皆以貧病鬱鬱

發爲文章遂爾傳世先生偶然傷足其詩如日月經天不必因此而傳然誦伏枕諸什奇情異彩洋溢紙上豈獨病不能困翻因病而詩氣益雄格益精句益秀余小子莫測其所至矣

石城後學蔡望謹識

挂靴

九

杜陵七歌

序曰七歌各一題以其爲句朔間先後所作故輯合成卷謂之七歌非敢上同于子美先生也
癸亥新秋日鍾離杜容茶星識

一杯歎

老夫愛酒兼愛杯。生平羅致逾百枚。于闐之玉不可得。駭雞之犀何從來。哥審定審談不易。醉紅雞冠走權貴。匠手爭誇天寶齋。不貪豈識金銀氣。我所好者抵是宣德成化嘉靖萬曆審審溫潤銷魂可。

杜陵七歌

人意敬禎年間眼。稍恕不論歲月論。款致譬如清便洮洮美少年。何必求其出上世。說在壬戌之小春。延陵詞杰作主人。一杯宛轉絕可喜。酌酒半兩剛停勻。其下覆手素無文。回青花葉中。續紛小兒之拳。洮大小只如季雅還。三分老夫量在下。中耳飲此十杯徑醉矣。因向主人乞此杯。欣然肯情何美。受杯輕籠連袖裏。准擬明朝獨酌有妙理。誰防此意天已知。旋將一石橫路歧。醉歸昏黑誤踏石一跌非同少壯時。觀者驚嗟老夫坐老夫未破。

杜陵七歌

二

杯已破。邇來恨恨意不平。邊雪亭中枕書臥。旁人來勸老人着。跌非等閒但不傷。殘卽可賀何故翻。爲小物愁達者如斯。無乃過我言君不知我心我。豈不見俗兒酒器直萬金。列櫥編識分古今。我嘗鄙之。不若禽我所悲。今英雄不得志。虎肅鷹揚流水逝。一卮弄酒何負天。亦復抗之教破碎。坐使吟詩作賦興索然。眼見斯文從此廢。吁嗟乎嘗聞嵇叔夜。徐景山。酒盃酒鎗亦已傳。誰之不如矧二子。一杯到手便不堅。又聞舒州杓力士鎗。李白與之同死生。白也愛杯至於此。豈得老子獨無情。又聞岳忠武思量痛飲黃龍府。秦檜當前卽石頭。一跌灰飛淚千古。所以卞生泣玉不泣足。何況所泣兼非玉。凡今之人誰可告。乎聊將餘恨問情人。譬如紅粧人室新羅襦。未解腸先斷。欲續鸞膠詎有因。

片席行

南陽朱季真。好奇攜魚載酒來。西枝村西枝村。翁午睡起摩娑老眼顧。而嘻呼童煮魚自煖酒。添出竹箸連砂卮。兩家兄弟兼一我。五人相對無差。

池始者魚鴨繼鯨飲朱生氣熱余齒冷張儀舌上
李陽奉此事堪嗟亦堪哂下酒寧須班固書飛丸
幾碎劉惔枕忽漫階前行牙何曾壁上蛇懸影
朱生談此大聲疾呼惟恐余不聞誰知感動高天
雲頭數點雨灑塵俄焉滂沛如洗軍此時朱生
欲歸十里各澤蓋莫假欲住貧家無幃多秋蠶暮
天相傾徒紛紜誰知朱生有奇智邊雪亭中席蓋
地忽拈一片頂而趨從後望之似丁字道旁觀者
如堵牆羣驚此是誰家郎兒童追逐壯夫笑笑者

杜陵七歌

三

愈多生愈狂杜陵老人笑笑者笑伊所笑全非也
逢萌昔日戴盆歌世尊蓋頂茅一把此意料伊那
得知我縱言之不如啞請伊但照清冷池請伊但
對光明鏡頭上風光奇復奇如何不笑無靈性若
有人兮枉我廬遮頭黃蓋深丈餘談談惘惘誰不
見如何曾不聞軒渠而乃垂垂笑片席顛倒是非
迷黑白旁人錯道蘆中人昨日今朝同拂逆蘆中
人道不盡然今日唐裝昨宋冠我今不要樓上美人
頭亦不屑云火攻出下策但問先生亭上此蕭

復幾何待我雨中來作客

蕭生可賀行

城中曉出童子榜老夫臥穩無思想關心獨有一
蕭生日高試遣平頭往平頭所見與我殊歸來反
命何囁嚅似嫌不得不說謬忖吾道同凡愚不
知得之第小喜明年館穀必豐矣不得非徒不足
憂擺落瓦石存琳球蕭生文賦才俱健蕭生孝友
德俱優在昔家聲盛幽薊不辱漢朝丞相系乃祖
錚錚鐵脊梁伯聞先生真砥礪人日尋梅顧子家

杜陵七歌

四

酒酣淚墮聞悲笳嶺南師兄祖心亦激烈是日感
動天雨花是暮以此貽謀貧復貧飢驅逐隊暗傷
神天下何曾有較腸中不是無車輪只今報罷
生豈與刮磨灑濯一番新不失其身好將母無忝
爾祖方為人東海蕭生且安坐隴西都尉門前過
醵俗重賀滿街惟有蕭生真可賀

謝夢行與吳公

周官六夢難具陳樂生談夢必有因豈知無因亦
有夢延陵夢我西入秦白頭結束不知老一時人

馬同精神歲于懸黹支闌茂大淵獻月天回春提
壺孜孜來備述使我意氣忽復新襄陽樊川本一
家源流南北猶通津北歸輾轉畏聲鼓當年子美
徒酸辛今我何幸去堂堂成陽無火殊有塵紛紛
原夢說不一或言秦相余同辰霸圖晚節繼堯趙
不負平生七十身我言此說且未是酒酣起舞歌
車鄰漢官威儀本關內此夢應在覩其真題詩謝
夢切思報子卿八十圖麒麟

醉歌行呈高公

杜陵七歌

五

先生逸興名燕吳園居髣髴仙人都高臺廣池面
勢殊文窻四啟涼飈俱茶香直繼陸與盧其人學
富而道腴張筵列座咸歡娛肺熊久熟出須臾旋
魚霜錫烹晨鳧山毛水錯次第鋪西海飛鱗不敢
通秋橙點湯酸且酥餽餽拒枚那復需羅列果檮
及笋蒲宋瓷宣窻爲盤盃豐且潔疑兵厨盃中
之物天下無瓊漿玉蕊冰雪膚烏程桑落方此處
蘭陰下第皆其奴曹公病齒戒弗論是日一飲盡
一壺却問收藏展畫圖甲乙可否仍不誣王郎家

住莫愁湖多才多藝妨工夫小呷亦復聞歡呼主
人量大可百觚觀者嘖嘖公抑揄似言今日唇始
濡杜陵堊老老更迂嗜酒爲補心血枯况逢絕品
客已平飲酣說劍鳴伊吾醉歸頭白無人扶

譙徐氏水亭談次酌酒與曹公歌

與君到處同盃酒蓬戶朱門無不偶公執爨謙我
任真陪貳恬然居上首故人復此特開筵水榭東
君俱好友楚晚風疎細細香未淮潮滿汙汙走蠶
勾蘭漿笑啜醕六禽四膳嘲烹狗輕絺合座列羣

杜陵七歌

六

賢襟跳一軀驚老叟飲酣懷古兼憶昔朝市有誅
恕花柳風流掌故與誰論惑溺譽尤常自數當年
比屋貯嬌娥此日高樓夸糞土錦囊歌管竟吞聲
長袖舞衣今見肘非無若輩慕前徽效顰未覺東
施醜卽此升沉盡可知焉用紛紛多可否誰談獵
士張兎且誰誇龍虎甘淵藪馬肝不食已無味雞
塞多蹊須謹守惟有糟丘永不窺惟有匏尊真不
朽何當通續上元杯共醉中秋冬重九同公飲自
矣午

衡水梨歌

束謝
趙子

異哉此梨佳莫比不產交河產衡水淺稻先驚雪
水流深甯詎數蜂脾美吾聞哀梨畏烝食用違其
材物之賦一片冰心托玉壺正索解人不可得

七言古推少陵先生第一今茶村先生豈可窺
第二世有其眼細讀此七歌自知之無俟贅談
也 汪吳三評

淡定益見其味厚放定益見其法嚴澈切處益
見其間雅無窮讚歎如以一毫置於泰山耳 汪

杜陵七歌

我武評

無他技堂遺稿十六卷

〔明〕蔣臣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蔣于湄

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余自承乏史館以來繙閱有明事甚悉至其末世未嘗不掩卷歎息也當懷宗御宇勵精以求天下之治在位者多非其人行間大吏務縱賊以爲功中朝士大夫爭以門戶相傾軋罔恤國事當寧懷懷以社稷爲憂而一時文臣武弁方務以媚嫉相攻擊國事遂不可支矣此草野布衣所以感激流涕慷慨陳言而不惜披肝瀝血觸犯當塗之諱也夫豈得已而不已者哉吾鄉蔣誰菴先生其特著者矣先生性遇敏能文章少時爲名諸生

心當世之經濟憂屈於有司

先生不屑屑也時諺賢良羣以先生名上遇執政者沮之不果嗣先生自是益不求聞於世而大司農倪文正公以國事日急間先生多奇計復薦於朝遂召對平臺先生策足兵裕餉指斥時政累數千百言一時震動天子爲之前席即授戶部司務旋晉主敗方思盡其所學而國步已改易矣先生誓以死殉遇救之者不得死間道南歸而終老於浮屠間嗟乎士之蓄其所有不得奮見於治安之日而欲轉移於垂敗之時此自古豪傑之士往往咨嗟而莫可如何者也吾是以悲先生之不遇然以草茅卑賤上書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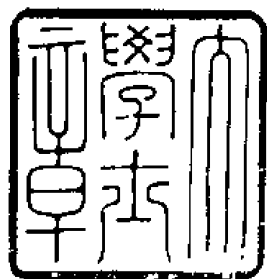
天子排衆忌而獨沛其恩雖不克盡展其所學抑不可謂非其知己先生之欲死其君宜也其不得死而老乎浮屠吾知其心有獨悲者矣然則先生之節義固足以昭垂於不朽又何必以不遇爲憾也歟履之戊子先生之孫瑤滋崖西以先生文集來求序余因感夫明季之所以亂亡歎先生之不遇而高其節故備論之如此至其文章之雄博奇肆爭衡賈董則磊齋固已詳言之矣茲不復云

肯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 壬子春月同里後學張英頓

張字

首拜撰



序

士君子抱不世出之才際遇非常垂功名於竹帛被
聲詩於管弦史冊所傳修爲盛美往往在於闕門旁
求諸訪徵聘有非常格所得拘者然則資格可以致
中人而不可以得奇士雖其時爲之亦上以名求而
下不以實應也故夫時當未造未嘗不生賢知才倚
之流文章可以華國經濟可以匡時而使之絀於遇
或偶遇矣而不得盡其才其磊落抑塞之氣無所發
總托之詩歌文詞以自鳴其不得已之思則又資格
限之後之讀其書論世考其志撫卷三歎以爲是

新黃序

有天焉非人之所能久也有明之季國步日艱在廷
諸人率由科目常格類多迂疎罔裨實用超然傑出
之奇無聞焉久之人主益厭薄其冊爲於是大破資
格倣漢唐已事及國初故典兼行辟召思得殊尤卓
犖之士與之振獎扶衰指柱國是一時宿學經濟老
成碩畫咸思自奮以應一朝之曠典乃二三執政及
公卿大僚徂於積習多方沮抑其與是舉者不過付
之吏部授州縣之職聊以塞人主意實不欲究其用
龍眠將誰菴先生其一也先生爲子執友至性胞篤
少卽穎異九歲能屬文長而讀四庫書目數行下每

一落筆不假思索輒數萬言其才殆不可一世難填
文社爭得先生執牛耳爲快總角補博士弟子員試
輒冠軍既而九入棘闕不見收最後爲王李二主司
所知先生益成憤入居留都聲名藉甚時則大司馬
吳橋范公撫軍道鄒史公及先君子輩稱同好訂生
平交屬宇內多故寇禍燎原先生一室而負四海之
志山林而懷廊廟之憂大司徒倪文正公聞其名遂
用特薦召對大廷持籌兵餉爲足國裕民計獻鈔法
萬言書當寧爲之拊膺太息欲大用而忌之者衆僅
授戶部分司先生亦不以屑意屢上書政府辨論其

新黃序

紕繆譏彈其固陋執了無以難也在司未朞月疏陳
鹽漕諸利獎綴悉備至勒成一書皆可舉行冀以紓
主憂而勤國恤乃文恬武嬉玩日愒月積久而事不
可爲居無何而滄桑告變矣寇逼都城君死社稷先
生詣義倫堂自經敵血殷然適有人解之得不死自
此遂無意人世事間行南歸披緇學道精研釋典居
禪寺者十餘年卒老於長干寺所著書幾等身以流
離播遷散亡過半存者十之固五嗚呼先生既知遇
於人主使得稍有所設施則國用可充軍餉可繼太
府不至匱絀且不難旦夕滅乃不幸而時不足以

展其才位不足以顯其學區區以破神終其身以有
宋謝鄭諸人後死畢其志是可慨已先生伯子潛伯
才名冠江左交遊半天下與予共研席近十數年思
以一第慰先生而困於諸生退而偕仲季弘仲憲畝
搜輯遺書藏之名山而年俱不待今其文孫瑤滋崖
西能讀祖父書每秋間過江謁余執弟子禮甚恭余
於龍眠蔣氏金蘭三世因得盡讀所爲詩若干卷文
集若干卷俱爲校訂付剞劂以成乃祖乃父之志世
之覽者讀是集想見先生之意氣激昂丰我模立負
經濟而蹈節義與謝諸人並垂不朽是則先生之

請黃序

所爲不死也異日輒採風上之史館先生雖未及
遭時遇主功名著於鼎鐘詩歌薦之郊廟然迴視向
之矜科名阨賢路者誤人家國生則覲顏沒則飛灰
煙滅姓氏不傳於里閭或更爲人所指摘而先生之
光已不可抑沒如是則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余爲
述其梗概以復於瑤滋崖西兩世講其以余言爲不
謬否

皆

康熙己丑仲秋月上浣之吉新昌年家世姪黃六鴻
子政氏頓首書於金陵之里居時年八十有一



請黃序

序

從古經術湛深以文章維世運擅曠代之才著名當世不能竟其用致遺千古之恨者漢則爲董賈唐則爲李杜武帝舉賢良方正首策仲舒以尊周孔賈誼當孝文之世狹小漢家制度思取而張大之至歎息慟哭非空言無補也一老於江都一困於長沙今古惜之何遇之窮哉唐取士以詩李杜不舉進士少陵獻三大禮賦落筆中書堂學士堵墀而觀之供奉賦詩殿上傲睨人主之前雖極一時之榮終不能盡其才以大有爲也然則布衣而談經濟片言動天子

江序

之知拔之僑伍之中之治安之寄國勢艱危措施未盡陵谷既遷勳名寂滅此其人用雖未顯於當時名豈久湮於後世哉吾讀誰菴蔣先生之文不能不惜其才而悲其遇也先生生而穎異幼執經先王父之門八歲能文九歲試於有司通六經大義旁及史漢左國韓管諸書先王父以神童目之稍長博極羣書詩賦古文詞落紙驚人留心當世之務好爲董賈經濟之言馳騁於莊老百家貫穿於濂洛太極蓋一代體用兼備之大儒也先生以天下爲己任人亦爭以公輔期之顧久厄於制科已不啻李杜之在唐矣

方是時有明國步集於苞桑天子銳意用人思倣辟以得奇士一時公卿爭相汲引羣推先生爲僑肸然終格於成例先生憤大臣不能體天子意爲當世得人詳稽皇明寶訓一統志文獻通考等書輯薦舉考三卷伏闕上書語侵執政拂衣歸栖心竺乾之學不求聞達於當世矣會國事日棘邊寇交訌倪文正公筭計相持籌無策素聞先生有奇計薦之上先生闕未嘗識文正公也先生居長安陋巷一日九重出一詔召先生平臺召對先生指陳時弊爲籌兵足餉計娓娓數千言傾動三朝爲之前席親出筆札記之

江序

拜小司徒行大用矣先生首以鈔法舒國用蓋將盡出所學濟時艱以報主知今讀其召對恭紀潛蘊變通諸議鑿鑿可見之施行不殊董賈之論也惜哉神州陸沉鼎湖上昇先生誓以身殉國難欲就倪文正公謀大李遜之十日不得自經於葵倫堂嚼齧出血以指書地上曰蔣某盡節於此先生大節可謂凜然矣俄一魏姓男子來舉先生屍解繫環口鼻血溢衣履盡殷至衙門復甦因勸之通荒南還至金陵而小朝廷方且耽耽側目於先生也史相國鎮維揚致書招之先生爲策數事知不能用而返鼎革後麻衣艸

屢與方外緇流野衲相往來西臺慟哭天地爲摧然其忍死而待者其志大可悲也余童子時侍先王父側曾一瞻先生風範先生歿後予與令子潛伯同硯席每求先生遺文讀之潛伯以散失者多收存者少不敢輕以示人其心亦苦矣今潛伯又逝合孫瑤滋兄弟抱先生文集來屬余序余何人斯敢爲先生元晏哉第藉先王父淵源誼稍悉先生生平受而卒業先生著作等身不盡於此集中大約名賢贈答者十之二方外酬應者十之三一一切經世之文傳誦人間者不載焉最著者惟一懷大計一疏先生憂時憫亂

請江序

謀國報主之誠盡於此矣嗟乎董賈李杜雖不能大用於漢唐猶得生漢唐全盛之世洋溢其聲名先生負董賈李杜之才至身與運移竟從所南阜羽諸君子遊其才其遇能不悲窮千古哉至其文章之變幻離奇真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後必有知而傳之者先生不朽矣

庚辰仲春年通家世姪江皋頓首拜撰



序

士生今日於先乎吾生者其聞道也先乎吾則往哲也其懿行芳烈苟不能稱道之則已如其能文章而爲之稱道則必盡氣力舉其生平之大者遠者重者而宣著之凡小德細行聰明才智爲世俗之所翫羨者皆不爲之道非畧也謂其人之可稱說者初不惟是謂其重大且遠者忠孝節義經濟學問特立獨行而無與儕偶也潔清而不爲塵俗所滓也猶白日之在太虛其光晶瑩而不翳於闇汶也少司農蔣公誰菴先生正氣嚴性芳今古持節守義若喬岳之

請錢序

不可撼搖心跡皎如日著作閨中而肆外先生非徒立言也夫太上立德其次功與言然德與功有非言不傳者蓋言爲心之聲也大呂黃鐘豈作硤硤細響哉唐虞三代聖人德與功非有不至而典謨誓誥煌煌炳著而不可少畧非徒立言而德與功益顯著於天壤今古矣烈廟以不世出之主而當末造破格用人有虞之闢門無以越之先生一布衣聲望抱負致傾動人主平臺召對疏陳祖制與時弊數千百言英主霽顏以聽改容以禮鮮不謂臬叟復見太平可立致矣無如三百年之積習成見狃於科甲牢錮

而不可破竟沮塞不行有明之所以公可不深長太
息哉雖其奏議之剴切與條對之娓娓較陸贄蘇他
如辭章著述駕秦漢而衙官屈宋理學風雅唐人宋
儒皆爲避席先生不自詡也謂詩文者學問之餘也
卽事功勳名亦心性之餘也餘也者枝葉也先生根
柢深固抱江河廊廟之憂勢位富厚不足以動之死
生憂患不足以休之令聞廣譽不足以歆羨之當時
鼎湖龍去國破家亡舉朝靡靡如癡如愚若醉夢之
未醒先生見危致命惟有一死其生也昭昭揭日月
而行其死也詎肯聞以死哉自經於葵倫堂大書

墓誌序

特書某官某人盡節嗟士君子生平所學何事至
此可謂不負矣不幸爲不知者解救之時家渭陽水
部郎吳公亦赴汴水死書官爵名姓如之亦爲不識
大義者所救免嗚呼兩人者生同里少同學長同仕
宦終同患難天平命乎爲人臣子當家國敗亡之日
只有死法而無生理得遂其死則死之死重於生也
經也亦天也命也不得遂其死不妨委曲隱忍以生
之非苟全也生亦不輕於死權也亦天也命也是時
也先生尚有嚴父在堂天與命若陽掘之進不得以
死爲忠又若陰維之退猶得以不死爲孝孝與忠無

二道也陶淵明終身不仕宋而稱晉處士曠世而相
感豈有異於是先生南窗披緇衣以富黃冠潛金陵
之長千里寺居蔬食竭力以奉白頭親十數年如一
日不少渝其孺慕而終養與喪竭誠盡禮人謂晚節
之香不可及云古稱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春秋俎豆
之不衰其在斯乎令子潛伯自先生遯海歸跬步不
離左右青衫破帽以承先生志無一不如先生之於
其親嘗欲爲先生刊遺書貧不能如願今瑤滋伯仲
梓全集以慰其志謂余與其尊甫爲金石交屬序夫
余生也晚不獲侍先生几席雖得覲耿光亦徒悲西

墓誌序

京之鳳爲東國之麟不幸哉今老矣久不事鉛槧
耳聾不辨五音目盲不辨五色惡能爲先生序雖然
張籍盲於目不盲於心惟耳亦然余又惡乎不能爲
先生序之老子曰人之不與骨同朽者獨其言耳夫
廣漠之野撼萬物而搖落者莫如風風定而不朽者
自若也雲漢爲章於天二曜輪光於不熄其不朽也
豈燔火之耀於旦暮哉先生言成數萬不朽者無不
如是世有知言者讀是集而先生之德與功皆不朽
矣是爲序

曾

康熙四十有九年歲在庚寅端午前三日年家世盟
 姪雁湖錢勗仍頓首拜撰於聽雪齋

時年八十有二



錢序

四

原戶司徒郎諱菴蔣公傳

蔣氏之先裔於桐也代有隱君子及贈君熙臺先生而德益茂娶於廷尉劉公之姊劉太君是生公公名臣字一个初名姬亂字子卿後改今名仍以子卿字行晚乃別號爲誰菴公生而岐嶷三歲時劉太君口授以四書輒能誦誦輒能記憶不忘當寒夜擁號與劉太君辨盍蓋二字甚晰五歲就外傳授之學庸公啞不應問之曰是童子所熟讀胡更讀爲以是博通經史目下輒十數行下筆遂如成人外傳慙而退萬曆丙午公纔十歲邑以童子公抱槩泣欲試時邑侯

方傳

嚴分邑爲四鄉鄉各一題以難諸童子公立就其鄉所命題日未午而內卷已候訝之曰毋豈僞席前立試之其三鄉所命題皆從容面作破冒邑侯手授以茶果於棚人中呼贈君而界之曰當善護持此千里駒一時觀者如堵皆曰安得是子而爲之子安得是子而爲之婿又各交屬其子弟曰安得是子而爲之友咄咄子卿名遍於桐近遠矣子時少公一歲方能屬文聞之泣不寐曰是何天人會須親勘之卽以是年得交公其實公才十倍勝子學二十倍勝子也已函試童子復不利公歸而爲文益奇肆出入史漢八

大家詩歌落人口如珍膾遠遊心千古以上動批糠

前人而甘自戾於時俗壬子乃補博士弟子員是時子交公已七年乃與同里胡子古甫劉子雁先葉子紫若姚子繩先訂山陰盟是爲六駿乙卯公試高等雖下第而才益聞與更旁通楚釋其視青紫如敝屣曰我旦夕自得之何足置念然屢困場屋遂若太阿遭石火其光歛而其銳亦若欲藏以別試益不歸心於制舉執時橫一慙字於臆間至丁卯頭後丁太君艱意遂漠然於仕進路矣丙子撤棘主試王崑華李括蒼兩先生從子憲公論策大悅服曰菴蘆中乃

方傳

有此人急覓公相見上場中實未見子文非日昧五色也時召徵賢良急楊瓠巷侍御以公名應逾年乃就徵會執政丁丑發策有不滿此舉意公乃著書辨其一訛五誤十三謬都門一時布衣名著如陳東公試吏部當得令辭不就拂衣歸將以家食老至壬午范質公司馬曰子有老親在其以捧檄行既至都坐蕭寺中誤足國三議譏漕屯及鈔珠悉予見而爲授之梓癸未親鴻寶先生以特簡筦大司農見公書於朝端問子曰是何如人子乃縷述公生平大司農急詣公公臥尚未起乃上疏請授公官上賜詔對平臺

公教對詳明侃侃數千言執政及中瑤皆詫爲異數
退乃繕寫所著書以獻命下授戶部司務上銳意行
鈔法取石室所藏鈔式命內史至杭經營楮料旦夕
將大有更置因晉公主政奈沿習久諸勳戚多憎之
毀言日聞公亦不欲以身撓衆忌矣甲申之變公易
服詣褒倫堂白經會逢人搜之吐血數斗而活乃晃
髮間道歸白門其血衣及所寄老親書今具在也公
素見知於史司馬道隣乙酉司馬以相國鎮淮屢書
趣公共事公曰相國奈何以一半將五狼古有設鎮
不在邊陲而反居堂上者子因爲策淮上情形數事

避方傳

史公意以監軍薦公公因辭歸既歸而憤悶徃狂棕
豎破衲與緇流相往來徙白門家奉贈君還桐子而
田廬凋盡知交零落贈君以壽考終公拮据盡人子
禮遂多病益佗僚不合時辛卯自越歸病幾革乃復
瘥壬辰自桐來白門猶健飯見子潸然欲作移家白
門計但神氣憊索予以公善病尋常耳乃忽以彌留
聞及撫牀號呼已不能應公猶喃喃作別語嗚呼痛
哉前三日猶與子共飯也公性至孝劉太君合善慈
惠公奉之終其身無容色忤贈君則嚴毅公几杖盤
盂必親持必僂俯以進贈君每宴客必呵斥以示共

義方公顏益和詞氣益溫下雖髮鬢白見堂上色
稍不愉必蹙而請杖也其所與交者若因公以善事
贈君公交益與篤嘗曰孝由錫類是敬吾親者乃自
敬其親耳彼重其子而易視乃父者烏足與友贈君
亦因是愛公益甚私曰我有子能重我也太君易簀
後公毀幾死而對贈君故愉其色力請贈君爲置屢
贈君不許公乃解其授徒束脩爲置一女子奉之如
母贈君七十而生一子公撫弟如已子也公敏警絕
倫於書無所不讀復一無所讀弱冠時猶啜啜三徑
中長則任所之皆讀書地任所交遊接宴皆讀書時

避方傳

嘗過友生家醉飲畢一燈盡其笥中所著詩文及
架上所未見書悉了了胸中詰旦主人起而隨意問
難如與主人共讀者興到爲文則伸紙淋漓或懸國
門或匿爲笥實公率不留一字作副本即當道所屬
高文典冊亦率爲之以是公家無藏書無著書所撰
詩文流散者什九無定本也公少因劉太君事佛乃
事佛長大益精其至與博山和尚亟賞其爲珠林銳
將任桑門子連篇累牘不能敵公筆即四座千林林
喝闐然不能敵公口少時嘗入深山中兩三日不食
惟以合米作糜粥瓜豆數段破茅屋對一座土佛列

無一書冊一筆硯坐八九十日不出山予曾雪夜炎
天數尋公如此行徑非一日非一地也所交遊遍解
內率人就公者多惟疾惡過嚴人望之凜凜如曉巖
峻谷不敢易視不輕授徒而門牆中多名杰士如兒
孝標兒亨咸皆猶子而相從問字經歲年者晚節益
孤迥覺舉世無可言時時有待向予舉而始入深山
之意不料其竟不果耶天乎予於公有三憾焉公之
抱上下天人諸練今古使得草草一第上之可以逸
踪管樂即其次亦豈不能備顧問備緩急最下亦豈
不能循經履順自致應顯通若或靳之而十獻策不

無憾
方傳

一

得當雖得以嘉言蒙問無奈科名妬公公亦妬科
名是一大憾公之才由選入固凌轅千秋所謂落筆
妙天下使門開戶立言豈王通輩所可方駕乃高躅
淵步不屑屑爭蠶魚名今所傳者皆公偶然之筆或
一時興會所到膾炙人齒牙之詩文是一大憾公之
性能忍人所不能忍亦能割人所不能割甘淡泊寡
嗜慾使胃專心入道何難與臨濟渴仰並肩况身歷
滄桑明知出世一法是英雄藏身歸命處而遽巡為
先人奄窆未竣妻孥體弱不完遂將大事因緣坐令
他人占斷而真正再來伶俐漢不能與迦老爭席是

一大憾已乃自為解曰惟是三大憾乃成我子卿夫
能以是傳而不必以是傳者與不能傳而屑屑爭
有託以傳者相去徑庭什百也若子卿者即以此三
大憾傳

年家愚盟弟魁巷方拱乾拜撰



集

方傳

六

明史列傳

崇禎十六年癸未六月召對桐城諸生蔣臣於平臺因大司農倪元璐薦也時上以邊餉匱乏爲憂新練兩餉歲增至百餘萬兵民交絀臣請復祖制鈔法錢法三分兼行之度可不加賦而足用上建之卽授戶部司官下詔銳意力行科臣高翔漢等爭之

崇禎十六年

明史列傳

無他技堂類集詩說

先生詩文涕淚千古無論其氣體聲調欲軼同谷而
上即同谷當年肅代代興鐘簾不改雖麻衣草履負
劉拾橡之餘猶有劍外之忽傳捷書之夜報架亦尚
堪自慰先生感遇蓋不可言淋漓醞藉祝昔人爲難
知祝昔人爲工矣

拔身羣盜故山來初服先曾破納裁幹國有籌緡豈
算浮家無竹徑難開瞿曇現相明除死遇魯名見見
不材猶記翹車陳大計主恩霽色對平臺

秋浦劉城伯宗

無他技堂詩說

先生達議定力迥出尋常放情丘經弟視之若在天
上也

幼平黃道周石齋

子卿一布衣雄名彌天壤八歲試諸生爲文已決潏
長若顏色喪有子不顧養知公有文母牀頭弄珠掌
鄉塾未游時經書早成響英姿復過人披圖窮象罔
十八衿纔青落筆爭玄賞場屋竟如仇倪首凡九上
晚年磨厲劍鶴起欣吾黨上書屬丞相拂衣披宿莽
落拓侯王間不卑亦不仰記室顧孫荆壽時放哀登
俯眼卑牧吏抗志冀卿長著書數千言詞強理不枉

細旃有司農遂人詢忠諫子言公具寶堪用天子享

長安客舍窮高眠雪三丈鳴騶訪侯生踞牀聲朗朗
名聞召平臺圖用方搶攘會子楮所爲國初曾敵鼎
英主破格俞斷獨謀寧廣內帑十萬金速界中使往
桑皮白雪乾朱印明霞晃授爾含香郎何須黃金榜
太倉尚未紆羣言吹浩盪公少稟遐躡不里溫飽想
堂有白願親饑寒頗快快以是屑雲標難禁信信吮
萋菲隙未成桑田已波蕩未攀鼎湖耳且稽空王額
妻肉累無窮何周未足仿飄泊泛江淮憂來空悄悄
日夕共盤餐無病而中愴從容長干寺童子奔呼搶
云已猶無聲趨呼目眇瞠我殯嫗范張至今懷范憫
身既埋文章聰明滅靈爽我交天下士如公才無兩
衰窳夢猶頻屋梁時想像

魁龍方拱乾廟之

已至此夫復何言料其必至此無日不痛哭嫗嫗聽
者輒以嬉笑相酬豈仰今日求一片地相向痛哭而
竟不可得哉所南先生寄吳中承天寺遂活至四十
年猶有此寺可依范祭三十八年車中不知何以不
死其在車中三十六年竟不交人一語又不知何以
忍此至艱至苦爲也古人各行其志要非後人所能

擬度吾誰菴有以似之

豫章陳弘緒士業

歲暮聞君客廣陵歸來垂橐冷如冰非關古道難偕俗自是今人惱見僧犯雪不妨持破笠拈香猶許續明燈城南寺寺多兵馬獨上浮屠第幾層

念山方 文爾止

世有幾誰菴在同籍中不可有二况值知交晨星落落時耶念先生著作等身思之如渴俾乘流買棹訪藏停橈篝燈縱讀便是余生一大快慰事

池陽吳應箕欠尼

無名氏詩說

煤山變後幾人髡破衣年年滯白門鈔法萬言前輩重書生一命烈皇恩文壇於我知偏早僧籍推君臘最尊古寺繩牀回首去逍遙不用賦招魂

田間錢澄之飲光

先朝烈皇帝宮中常撫髯是時泉府空度支無足使一朝坐便殿司農向前跪曰臣有將生經濟世莫比委巷促膝談三日不能已滔滔決江河莫測中所底帝聞急開顏召對憑玉几章帶作大聲轟騰震人耳上論古治術中歎時事否續陳異方畧萬言未停止日日上觚稜起坐極稱旨平臺紀事者云昔未有此

帝欲授顯官除目令部擬銓司守平格小用非帝指焦心議錢刀太公九府是鈔法久未行君欲從其始九邊佐軍輸百畝繁都鄙妙算疏財源其心淡如水行之輒有效管商何足齒文章雖小道六經只糠粃先後所上疏布衣貌端揆吾家老翰學年少同大被竊比范張流驛驥追驟騁伊子託末契養施友蘭正君每到荒齋一譚窮日晷酒酣耳熱時慷慨聲魄喘示我經濟書字字晃內史流傳失其稿至今汗猶泚落落鮮所成期許負知已運當鼎以革投環君欲死幅中歸東山未死竟不仕擔石無宿春用享缺二簋饑寒况流離古寺寄行李呼天天不聞倉卒高山圯不憖遺一老旅觀遠桑梓忠孝啟後昆消長亦至理勞人毓異才笑兀三株起伯也讀父書抗古畧青紫當途賞雄特試卽冠諸士交游遍海陬羣曰名父子勤隄遠行邁色養堂上妣仲季工賦詩高步而濶視曾窺詩百篇我見亦披靡米綃織蛟文天馬行空裏世有如此才青雲立可俟我輩金石交俯仰數人耳感時復追舊不覺遂盈紙蕪咏何足存聊以代子誄惟有誰菴集千秋傳不毀

四松方 織還山

先生有蘇長公之豪放有陸宣公之剴切乃梁木摧殘於焉抱痛至今詩文集猶碧紗護於柳莊別墅中也

柏鄉魏喬介貞菴

先宮詹交遍海宇獨拳拳故鄉同學之六駿於胡劉五先生內尤獨傾倒先師司農公親爲立傳幾於頽上三毫矣謫居塞外賦八哀詩又曰我交天下士如公才無兩先師真人傑也哉小子少受業門下熟悉師之學究天人道通儒釋落紙數千言倒三峽而搖五嶽筆不加點居侍詩論縱橫經史快與搜奇滾滾

詩說

五

不休聽者忘倦凡小管窺蠡測之所得皆先師耳提面命之賜也今伏讀全集光燄萬丈莫可端倪至其大節凜然足貫金石管見之經濟謝鄭之忠貞兼而有之殆所謂日月爭光者歟音容如在益增小子泰山梁木之悲矣

門人方孝標樓岡

先朝憤鷹鵠嚴栖鷺鳳退時宰校則深發策讀書淺燕說泊伏獵貽笑千年簡司農昌言陳薄海稱明辯悞者莫枝梧皇鑒斯人善追覽度支任國蹙誠曷展慟哭久存狂歸骨鍾山阪賢者復多奇我友歸玉璫

藏胸山海涵搖筆雲霞染頃刻數千言如經宿排纂顧氣並典義精光騰刻刻我見如舊交更恨相見晚勿言世多才字宙寥寥產勿言世乏才逾冠高文苑我欲詠神聽古誼相維絀篇章千里投德業千秋勉要斯縞紵情矢非車笠殄造廬或過從龐馬風斯適奕世更申盟孔李通家衍

南昌丁仁宜

先師之文章節義冠冕海內久矣憶少侍先師側見其矢口成謨摘詞樹幟激昂博辯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其論政事則可佐安談名理則融貫孔墨文類

詩說

六

西京詩追雅頌正如三垣九野煥大地以成章萬壑奔趨沛源流而川至無何學與運移滄桑既變泰山其頽寤寐美牆徒深仰止夫子之節義不可得而方夫子之文章并不可得而見余之先大夫又棄養矣正在搜求遺集間適先師之令子文孫以無他技堂遺稿見示焚浣而莊誦之想見先師之文章節義必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當與井底鐵函共燐炳人世也

門人方亨咸邵村

孤懷惟報主何敢說成仁抗慨長沙淚飄零信國身

艱難兼仕隱生死兩酸辛
荒徑遺編在千秋手澤新
蘭陵宗後學金式玉度

無名氏
詩說

無他技堂遺稿目錄

上虞倪鴻寶先生鑒定

吳橋范質公先生輯選

魯

于許 于汶

男愚編次

孫于滔 于洙梓

蕙

于湜 于溪

姪思

方雲旅 何方曾

同里後學陳堂謀 李 愷全較

姚 萊 馬 景

無他技 遺稿目錄

卷之一

奏疏

薦舉考疏

辭免疏

安攘大計疏

揭帖

為左浮丘請謚公揭

卷之二

檄

丁丑試錄第三問策辯 有序

卷之三

議

漕鹽通變議

卷之四

序

追壽箕母序

辜太翁雙壽序

代賀何師相予告榮歸序

壽范龍侯年丈序

壽易母黃孺八七十序

無他技 遺稿目錄

賀魏瑤海徵君少司空序

卷之五

序

錄徵君文集序

楊古度詩集序

陳伯璣詩序

邛山月序

楊侍御奏議序

南京兵部志序

史詠序

王氏訓序

王氏族譜序

張澹士古義序

張澹士時義序

壽筵見瀾先生序

贈滄溟六十壽序

壽隱君鄭中翁七袞序

卷之六

序

黃方氏重修族譜序

無他技 遺稿目錄

送多漁仲擢三黜林序

送黃司訓榮還泗水序

賀范大司馬五十有二奏績加恩序

李北海集序

刻初唐四子集序

燈書序

江向若集序

大司空劉公心盤考績加恩序

來禽館文集序

懷玉堂小草序

吳醒禪友雪堂百義序

卷之七

序

姚太孺人八袞貞壽序

代壽胡母陳夫人序

送田郡守入覲序

瑞雲山廣潤寺誌序

報恩同戒錄序

光孝同戒錄序

送三昧律師還山序

無他技 遺稿目錄

卷之八

記

俯清樓記

廣莫園記

漳州府重修學宮記

六安州白業禪堂華藏併水陸像碑記

傳

杜居士傳

徐貞女傳

卷之九

書

上淄川相國書

上建德相國書

丙子罷試上王李兩座主書

別李括蒼先生書

上通政使司書

荅楊瓠菴侍御書

上兵憲王公書

再上兵憲王公書

上道鄉師書

無他技 龜鶴目錄

再上史師相書

卷之十

書

與耿玉齋書

上夫山大和尚書

與楊達可書

東史師相

又

又

與方孩未侍御書

與友人書

薦羅生書

與何啻菴銓部書

薦殷孝先書

寄家人書

又

卷之十一

碑記

廣信府博山能仁禪寺中興洞宗碑銘

虎丘寺重修三王殿碑記銘

無他技 龜鶴目錄

南平縣修城碑記銘

重修子來橋碑記

平陽令胡侯生祠碑記

郭氏義田碑記

卷之十二

墓誌

光祿署丞某公暨配潘氏合葬墓表

天津督撫凌玄翟公墓誌銘

誥封通議大夫南兵戶部右侍郎紹中呂公

墓誌銘

崇議王公墓誌銘

洪濤山毘尼菴天安律師塔銘

卷之十三

祭文

祭博山和尚文

祭張价之文

告倪文正公文

誄文

何母郝恭人誄

廣司李簡公誄

無德菴寺稿目錄

徵君劉公伯永行畧

進學解

卷之十四

疏引

洪濤山毘尼菴募重建疏

忠天廟募修關帝祠疏

栖霞寺募刻華嚴大經疏

勸修大悲懺法疏

藥林菴募修大殿小引

忠天廟啟建法華長期募修供引

水神廟引

勸修玉皇殿文

送靜休上人住山疏

募石刻普門品疏

卷之十五

雜著

遊荒紀畧

桐變日錄

書方挺之傳後

弁言

無德菴寺稿目錄

題言

永慕集跋

弁詞

弁語

題楚然集

龍湖紫柏雲栖三大老贊有序

大士贊有序

五百阿羅漢圖頌有序

報劉錄題詞

題范氏五芳井紀

題錢氏歷世繪圖

跋錢氏東歸詩卷

跋錢氏二王手澤後

題做米顛筆

題山居圖

題做倪雲林筆

又

題秋海棠蛺蝶花圖

題山腰小閣圖

跋文敏書

作書後集稿目錄

跋王玄宰所書十九首

傳聖言有跋

隨

卷之十六

詩

吳門逢劉憲石次原韻

憲石招遊虎丘次韻奉荅五首

送楊錦玉歸吳兼簡錦仙父母

丁亥寓郡城作七歌

白門逢張素民值其初度慨然有作二首

維揚謁履善先生祠二首

贈止水

脫粟行

贈顧霖調年兄二首

烏夜啼四首

入天台訪耿玉齊年翁述懷四十韻

登招寶山

壽吳振公

留別吳振公

苦吟留別吳幼澄父子三首

年終稿目錄

中秋前一日留別耿玉齊值其初度兼用原

韻爲壽四首

投贈王念尼兼用惜別三首

柳生爲余作天台四威儀圖詩以酬之

留別周霞漪年兄舊令弟江二首

楚州酒人歌爲陳階六賦

贈陸遜之年兄

四言五首

讀心史偶題其後四首

次韻荅張季筏見贈四首

荅友人二首

嘉蓮詩

庚辰秋杪客清湖所期不至留滯數日戲拈
壁間韻意緒無聊偶爾成詩索詩題不得
也五首

題壁一首

保安橋戲和壁間韻三首

投贈鄭藩司二首

送劉伯宗應詔北上

感皇恩 贈劉伯

●

五
通
國
錄

主

宿習在公齋豆。

丙子上王昆華先生二首

上李括蒼先生二首

山中獨酌有懷

桃溪雜詩三十首之二

壽姚母項孺人八十

葉子屋後山看月三首

壽胡太函先生八十

七御壽大司馬范公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一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奏疏

薦舉考疏

爲薦舉乃致治良圖求賢爲祖宗心法典故弗彰人心疑玩謹蒐採成書恭進睿覽以備一代之憲章以昭聖世之法守事臣聞堯舜之仁覆萬世急先務以親賢文武之政在方策其人存則政舉慨自咨岳詢牧而降皆立賢無方迪知忱詢以來惟多士知恤弘惟我 高皇帝迅掃以元平一天下開國輔佐率由

遺稿卷之二

二

爲辟後雖利舉注皆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宜正而後猶有僅存乃科目之習漸深薦舉之途漸塞虛文無當實用替人論之已詳聽言不如觀行宣聖業有明訓至 肅皇帝御極之十年南郊詔下銳意修舉可謂先後聖以合符丕顯承而啟佑者矣恭遇皇帝陛下道契生知聖由天授稽百王而定制流唐漂虞綏萬邦而敷求憲天法祖期一心於吏治乃成法之是遵倘羣臣實意奉行安攘斷然可致益 皇上當逆豎濁亂之後而手致廓清值寇盜交訌之秋而力求戡定遵維承於保泰功實竝於開天自非法

遺稿卷之二

二

聖祖之心何以奏維新之治乃稽習久鋼典故無聞諒獨斷於 聖衷頗驚爲創格臣按國家貢舉登科皆有記誌獨薦舉盛美浸湮無稽愧臣草茅書生既未能窺金匱石室之藏又未敢信家乘稗官之說謹以聞見所及如 皇明寶訓及一統志文獻通考等書采輯爲薦舉考三卷首詔令次仕蹟次敷奏繕寫成帙隨本上進以見我朝立國之規模上契虞周遠軼唐宋良在於此伏乞 皇上宣付史館重加訂正矜其挂一漏萬之罪勒爲繼述垂裕之規于吏治民生不無小補矣然臣尚有說焉欲法制之盡善必臣主之交 在輪屏之臣尤爲心膂之寄頃 明詔之頒未久試錄之策隨聞觀其命辭頗多抵牾卽所引據亦復舛訛倘試錄遂已行遠則 明詔且將廢格臣不敢瑣瀆聖聽業已奏記閣臣請其自爲簡舉改訂爲此具本奏聞

辭免疏

爲微臣恪遵功令頂戴 聖恩自揣愚陋恐負曠典謹比例辭免歸山以供子職以安愚分事臣本草茅賤士屢應科目初無奇行但以少讀聖賢之書長慕匡濟之學旁稽博覽尚友古人立節勵恥寤不失義頃緣寇盜交訌慷慨憂時偶爾聲聞通情遂至謬塵薦膺 詔下之日懼忤舞旣已生逢堯舜豈忍自棄明時臣自念性不通方術難逢世祇自秉心勁直未能隨俗嬖媚隱居猶可苟全當官必至多忤兼以兄老在堂弟貧屢空惟臣一身傳經問字

給朝夕尸于是詔舉主惻惻致辭求其改薦不判臣邑同舉三人先皆辭免郡邑無可應命值臣就試未還遂獨坐臣名申詳催檄如雨及臣回籍面爲控辭而臣鄉原任道臣今陞巡撫都御史史可法又亟爲汲引謂其初意本欲薦臣不意爲他人所先再三勉臣以大義臣乃不得不被檄而來矣臣本祇遵功令而來自當恪以功令爲重伏觀 明詔有云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而今之來者或至負呈身捷足之疑或至抱始橋終枳外錦中絮之恥而猶覲顏干進恐非功令意也故臣同學徐一贊已得引

飽恂陳獻章例辭免歸山蒙恩下部臣之私意竊與養同伏念人臣之義幼學本期壯行修身寧慎獨善有道賤貧君子所耻 聖明御宇孰敢自矜高尚哉而審時度勢陳力執列臣之義也倘以臣才猶堪驅策則臣年始強仕輦輓猶工他日倖復從科目致身據忠猶自有日若遂命與願通長淪泉石則臣猶將著書修道論列古今從先臣鄧元錫章潢輩立言垂世以揚攬我 皇上熙康之盛美施於孝友歌詠太平頂踵皆戴君賜矣是用迫切陳情援例上請伏惟 聖恩矜察臣前者進 皇明薦舉考三卷解怒

臣罪臣一摺議請上聽人指使今舉朝皆科目之人孰有指使言薦舉之事者哉今試錄具在御前臣所上輔臣書及所辨一訛五誤十三謬雖僅舉其一端朕輔臣亦未有以難臣也此則 聖明已有裁鑒惟祈 天恩諒臣恬退非由矯激使廢棄之性得安林麓則仰荷保全之高厚臣躬耕沒世有餘榮矣

安攘大計疏

爲事勢潰決已極舉動安危立分謹陳禍亂根源仰
稗安攘大計事臣草莽書生誤蒙拔擢空言無補上
負聖明鞠梁貽譏臣竊自耻引分退義方求覲斥
而秦晉寇患如火燎原表裏山河曾無堵禦勢所必
至臣不忍言臣感憤涕零自分必死然等死耳死而
無益於國家徒死何益臣終願一言而死猶冀感悟
聖聽或可轉危爲安轉禍爲福雖陛下以妄言誅
臣臣死有餘榮矣臣從田間執觀古今求治之急用
人之驟聽之廣未可如陛下者也言者孰不謂

五

五

吾君堯舜治效竟如此昔孔言見用朞月而可孟
言解懸事半功倍豈虛語哉臣有以知陛下致治
之理未得其要也方今而言政治之理則迂然言救
亂之方則切陛下不以臣爲謬妄臣則昧死敢畢
其餘一曰靜思慮以定廟算臣聞醫之起疾也不在
良方雜試而在辯證察脉射之命中也不在盛氣蹶
張而在省括審固行疾則無善步絲亂豈貴紛拏夫
執掌竭履靡事不爲者人臣之事也恭已南面不大
聲色者人君之德也宋張浚告其君曰人君之學以
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必就業自持使清明在

五

五

躬則賞罰舉錯自無不當人心自歸寇盜自服天何
爲哉七政四時各效其職卽天也必欲以一身而下
侵六官之職業一耳一目而周知億萬人之陰私察
于近必遺于遠務其小必遺其大朝易一人暮更一
令如置奕碁然無勝著名爲勤敏實滋蕪敗矣臣願
陛下以義制事以理制心審擇而後任人無以喜怒
爲用舍深計而後出令無以搖惑爲變遷無爲小喜
所動無爲小害所怵何也朝廷之于盜賊非論勝負
較強弱者也所論者順逆之勢耳苻堅渡淮逆亮臨
江號稱百萬皆賴當時用人立政有昌明鎮靜之氣
足以勝之來紛張之效概可觀矣臣願陛下之
深思之也二曰簡文法以廣忠益臣聞艱危之時與
承平異承平則借文法以粉飾體統艱危則尚謀畫
以講究機宜夫禦盜防寇雖曰事不中制然勦撫欸
戰之方畧督撫將帥之能否未有不從密勿之地通
盤打算輒嘗試而屢更者也故居政地者無材館之
錄夾袋之儲未能逆折奸謀善處大事阨塞險要聚
米而圖國是軍機指掌而定則號爲三旨人人得爲
之矣宋臣有言求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
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雖長材敏手無能有爲而

又使之竭其精神畢其智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樊樊焉于票擬之間揣摩踴躍以求合上意徒費日月何益事機臣愚伏望 陛下擇而後任任而不疑脫去邊幅推誠諮詢如家人父子卽言觸忌諱而不以爲忤事涉吁咈而不以爲慙反覆籌度必期于至當而後行之而又使其勿避形跡問日出直吐握時勤延見賢俊博求衆謀則人臣既知其可以展布四體惟有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天下亦曉然知君臣一心事兼謀斷臣子又安敢委責卸擔以爲此獨上意非上等咎也諒之而當將終任之謀之不當

遺稿卷之二

七

彼疏斯河上如立判能否易分年來朦混之效亦擬可觀矣臣願 陛下之深思之也三曰審局勢以圖恢勛臣觀數年以前天下全局猶未盡壞大勢猶未盡頽而行間諸臣或養寇以邀利或浪戰以倖功廟堂之上日以背公營私彌縫救過爲事謀同築舍痛癢不關遂致中州陷而腹心傾全楚淪而尾閭竭秦晉潰而肩背孤今之全局大勢豈待智者而後知之所恃以通南北咽喉者僅淮揚一綫耳然淮無重兵揚多估客風鶴一驚則鳥獸散今 陛下命豫楚間州縣更置官兵財悉聽便宜廟謨宏遠誠爲至計

然臣觀左鎮之力足以勦獻既許之世鎮武昌而猶未肯盡力者內有所疑畏而外牽掣于督撫也莫若專委以勦獻之事聽其自爲一軍而無以督撫參預之楚地甚廣湖南猶未甚殘毀督撫亦各自認地方鼓勵豪傑屯牧團練漸規進取俟有成效卽俾以方鎮之任豫中遠黎僅存山砦生聚教訓猶待歲年此謂敵既墮而顧之者也至于淮揚宜加早計今日早計必宿重兵餉置民窮兵從何出然則獨有固結人心一法耳煮海私販之徒善用之則殺賊不善用之則作賊耳設官愈多事權愈亂若漕撫漕鎮鹽撫

遺稿卷之二

八

以三人矣乞 陛下明降德音訊此三人孰能辦此毅然承當則使獨任自非然者則必遴選深心密計威望素孚之重臣急速料理聯絡南北以爲恢勦之根本失此一著則天下更無可爲矣年來皆先事不圖後事乃悔臣願 陛下之深思也四曰懲覆轍以信 詔旨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言大號之不可浹汗主德之不可以二三也自 陛下往年有監視之遣廷臣爭之不能得且被罪者衆閱數年而 陛下自爲撤之頃者撤而復遣在 陛下必以爲吾已專任督撫鎮道

而未嘗效也內臣中亦自有智謀忠勇之徒奈何不
一盡其用也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相爲一體若謂
內臣不可用一體之義謂何而言者輒稱述前代以
爲陛下事事取法堯舜乃中貴典軍三代未有至
朝恩用而李郭亦潰元振用而方鎮解攜得和用而
平之戰死此皆陛下之所已知者安肯與亂同事
而更加陳說乎但年來邊事大壞餉所以日誦將所
以日驕兵所以日悍竟未有爲陛下明言其故者
也夫監視原未嘗壞邊事也且其意非不欲整飭邊
事以效忠陛下也然監視而索餉則司餉者不

詩稿卷二

九

取不應監之部曲而雙糧則人思雙糧矣監視署
一將則督撫樞部莫敢程其殿最一人出其門千萬
人爭出其門矣監視而臨戎則精兵健卒悉取以自
衛自衛者既精健則臨敵者皆怯矣食糧于營伍
跳而託藉于監視之幕下則逃伍不敢問矣擄掠于
都市詭而簽名于監視之牙前則閭井皆吞聲矣夫
將者所以制三軍之命而君命有所不受者也昔穰
苴自謂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然實
欲斬之以立威耳今監視一出而大帥有敢專命者
乎卽監視亦不知其何以至此也所以然者謂其爲

陛下之近臣耳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况以王人雖微
猶坐于諸侯之上者乎此高皇帝防之極嚴戒之
極切不欲其預政典兵所以爲神子聖孫慮至深遠
也臣聞年來登壇建節橫玉衷覲者半是先年監視
之健兒出入其門猶然蛇行而前匍匐而不敢仰視
也臣方謂陛下鑒此必深悔曩日厲階至今爲梗
豈意踵覆轍而復循之也臣非不知成命旣頒言之
無益然猶冒死言之者以此等舉動實係今日之安
危人心已失豈容再失事機已誤豈容再誤廟算未
能詳審政事未能匡救而臣獨未知陛下當日撤

詩稿卷二

九

之之心何也季友之稱詩也曰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數年之間再撤再遣二三孰甚若其刻印銷印則
前英主之所爲臣願陛下之深思之也五曰本誠
信以格天人頃者陛下又下罪已之詔矣臣聞之
哽咽泣下吞聲而不能自已也禹湯罪已興也勃焉
至于吾君何獨不信或者謂氣數使然而臣獨以爲
未也何也昔唐德宗之時有言奉天之難由于盧杞
德宗謂桑道茂勸城奉天已知有今日茲乃天命于
杞何尤而李泌對曰君相造命者不可言命此言世
未之信也及觀宋慶曆間西北用兵天下騷動處士

徐復深明曆數仁宗召而問之對曰今時氣運政與唐奉天時同仁宗驚曰奈何至是復對曰君德不同無他慮也德宗好功利而性猜刻其德適與凶適會主上恭儉仁恕神人信之自然無他則泌所稱造命之語信不誣也臣既未能仰窺天道然竊觀人事奈何至此極也通邑連城迫逐長吏縉紳縫掖甘署偽官以祖宗三百年教養生息之民而成魚爛土崩之勢民情亦大可見矣民所視聽天亦從之然陛下所以使民心至此者亦嘗反覆而思其故乎猶記

陛下御極之初天下流爲小洪武延頸跂足想望太

卷之二

上

乃自寇汴都城諸臣無能捍禦陛下遂疑老成厚重之人無所可用而僇薄刻深者相繼並集矣先意希旨務爲容悅妄謂兵威可以戢暴刑法可以除奸言催科索罰而諱言撫字言修練儲備而無意人和言釐弊剔奸而不言培養元氣言破除情面而不言王道本乎人情清議廢而廉恥之道衰告訐興而敦睦之風息士大夫平居相謂以軍徒爲必犯之刑以鞭笞爲難免之辱因之彌縫日工鑽營日巧賄賂日熾貪黷日甚民怨其上有由來矣臣獨惜陛下以可以爲堯舜之資爲羣臣所誤而陛下盡引爲

已罪也果其罪已則必悔悟出于至誠盡反羣臣之所爲引而歸之于蕩平正直好逆耳之言而遠讒諛去伺察之政而尚寬仁君臣上下真有手足腹心之聯絡屋窟簷實有如傷若保之痛靜而不躁簡而不煩持大體而去太甚惠中國以綏四方則盜賊卽吾民也中孚可以格豚魚專精可以貫金石將見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雖以撻伐四境可也尚何惴惴盜賊之虞哉救亂不窮其源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天人之際甚可畏也臣終願陛下之深恩也臣以書生受恩深重誠不敢自愛

卷之二

上

六死齋言決語不欺音謹席葉私寓以待斧鉞臣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揭帖

爲國耻未雪臣志未伸謹陳罪臣殉難始末東身歸死以維臣節以畢分願事竊聞事君以致身爲則見危以授命爲義死非人臣所難也况先皇帝以不世出之主國家當全盛之時潢池弄兵遂殉國難上下數千年史冊所未曾有凡有血氣心知者孰肯與之共戴皇天而履后土乎至若罪臣以布衣諸生遭逢特達報禮之重豈復後人雖差序應及未敢乞差以自全雖抱病經時未敢引疾以自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既已承訣於嚴親亦復訂志于良友

所自矢者矣及至三月十九城陷之刻猶朕供餉城頭乃內豎嬪御咸謂大駕宵出遂爾魂驚失措苟吾君之尚存寧一死可塞責擬負羈縻易服毀形而孰知其大謬不朕也迨聞龍馭升遐卽已號辟殞絕時有從賊逆臣奮拳相毆曰此先朝驕官之人又欲攘忠節之名耶罪臣殺朕應曰人之欲忠義誰不如我以此而死寔所甘心或謂山陵未畢皇儲就繫首臣子未了之事何苦過激賊怒恐生不測所以又復忍須臾之死也自二十二日以後延臣半遭囚繫加之戮辱半被迫脅汗以僞命有一于此必以罵賊死

矣而難髮自矢爲賊所恨已不在迫脅之中懸釜待炊長安有口又幸免囚繫之列但寓邸已爲賊據溝瀆誰則知之躊躇數日未得死所至二十八日罪臣知非之辰也爲文以告宣聖爲書以訣嚴親再拜稽首投縶于園子監羹倫之堂先已嚼齧出血以指書于地上曰蔣臣盡節于此又括微俸二兩以紙裹之許書其上欲見者藏此遺骨內自題云不降不辱庶幾夷齊之節成仁取義無愧孔孟之堂等語罪臣志願自謂于是畢矣詎意午刻告終至中西間有自敬一亭內出拾臣遺金舉臣之屍將付淺土因解縶繫口鼻血大溢出衣服盡殷漸有微息救至嚮脣復活其人魏姓故戎籍也亦以避賊潛避于此遂勸罪臣以行遜勉罪臣以大義曰徒死無益所貴殺賊耳何不出而圖之因代爲易鶉結之衣并募一人裹糧相從不意及門譏呵甚厲幾陷虎口從行者爲其大杖標回罪臣稍以智計得出筑筑隻影倏何之至通則葡督已翔及津而鎮道皆叛及臨德而二東全潰矣間關重趼血流滿脛乃達江淮初投贖于撫軍以討賊告撫軍以禦賊方殷未之見也不得已乃貽書于鎮臣丘磊備陳賊之可以毀滅狀妮妮數千言

鎮臣遣人相延至兩日亦不得見時聞 新聖御宇
不勝欣戴曰宗社有主矣遂國亟歸乃維揚之間寸
步難越展轉十餘日從間道渡江罪臣喘息未定收
召魂魄未返即欲具疏殺賊而自請歸死于司寇時
奉有北歸諸臣俱著回籍靜聽處分之旨罪臣寓籍
金陵者十年墳墓皆在業已無籍可歸惟有跼伏山
中痛悼飲血而已頃聞國法式昭大案差等夫國君
死社稷則臣子死其君此義一明誰敢逃死而罪臣
之宜死則罪臣自知矣罪臣以布衣入對花磚晝接
日影屢移及陳數千言皆經 先帝手錄每對計臣
加歎以爲有人 先帝知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
死者一也罪臣既已拜命資格見疑輒逢絳灌之怒
謠詠善如不謹子蘭之譏 先帝每對計臣言蔣臣
寔心愛國朕日讀其書至于再三皆一一可施之實
用恨用之不早耳頃大有忌之者卿宜亟力擔當勿
爲浮議所奪計臣每述斯語罪臣輒爲泣血吞聲
先帝保全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死者二也科臣
高翔漢戴明說兩疏論臣 先帝語輔臣曰蔣臣欲
朕寬恤民力蠲除新練兩餉有何可罪而言路乃欲
殺之不過以資格耳舊輔德璟言之甚詳 先帝信

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死者三也罪臣二月間具
有直陳禍亂根源一疏諫阻監視之遺語傷切直舊
輔演至不能堪抵其揭于地詬詈隨之 先帝尚賜
優納不加譴怒罪臣之疏歸咎綸扉者少責難聖躬
者深 先帝容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死者四也
且罪臣五載家居絕意仕逢故輔范景文躬爲勸駕
載之後車計臣倪元璐薦所不識面之人義合道孚
恩猶父于兩公皆求仁得仁罪臣獨求死而不得死
地下相逢有覩面目深負知己其宜死者五也且罪
臣當日之已告之宣聖而復蘇以來忍死至今
延欺宣聖七血痕未泯名姓猶存或有見聞反多傳
疑是并欺天下後世也其宜死者六也當日救臣之
人臨岐致語曰某雖不敢望報狀留公血漬衣履在
此俟公報仇雪恥之日當以奉還使公一片血忱留
以昭示子孫今包胥之泣無從霽雲之指未截苟偷
視息不徑不寶何以謝夫則者其宜死者七也昔文
履善服腦子不死不食八日又不死乃復就食向非
終有柴市之戮則京口夜遷展轉四明天台間四十
許日誰能辨其非偷生苟活者因思古人之不即死
其君者約有兩義或潔身高蹈永保松柏之貞或志

在報仇雪恥欲有所用其未盡耳若罪臣材本樛櫟顛墜已見于前身被泥塗被濯寧望于後報仇雪恥之未能則獨有一死以明初志耳僅儻激身抗節不汙賊庭非罪臣許國之素志也因憶罪臣行誼之時門禁譏呵可以死途逢土賊數于響馬匝地可以死或竟日不食或永夜無棲饑寒勞困可以死鼻流餘血尚十餘日口中咯血日可一升疾病狼狽可以死行至淮揚之間寸寸荆棘矣或隕首陷胸于前或揚塵飛煙于後刻刻可以死步步可以死卽京口渡江猶幾悞死而竟不死罪臣已置死生于度外但求得死所耳今聖天子執極于上羣公卿主持清議于下罪臣不死于豺狼穢濁之地而獲遂乎首丘不死于日月昏瞠之時而獲親乎離昭罪臣今已得死所矣是用自請一死以明遜荒之志而結殉難之局死且不朽矣夫臣子之必死其君父本自結于至性豈求人知而猶喋喋以其始末向人陳之乎朕而仗節殉義之臣終不肯與偷生惜死之士含詭蒙羞此履善指南紀年之書所爲作也 先皇帝與宣聖在天之靈寔式臨之矣

爲左浮丘請謚公揭

爲孤臣九死靡悔易名十載猶稽輿論交孚人情久鬱想因新奉之明綸速補未備之鉅典事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千秋正氣一代偉人孝友無間於家邦清白共傳於鄉國志非溫飽顧切澄清筮仕二十年家計僅足館粥室無長物門無雜賓同氣九人并爨而炊易衣而出子弟餐脫粟之飯布衣徒步如貧窶人而宗族內外咸待以舉火值歲潦稱貸爲賑全活甚多親賢好士汲引孤寒譽人而不使知稱人如恐不及此其持躬之可見於鄉評者也初爲中舍輜輶所至輒記注人材比之古人夾袋之儲材館之錄俄陟西臺則審謬匪躬其所彈劾不避權要出按屯則首劾蠹屯之巨璫獨積逋開屯學使人自爲屯蒞學政則盡祛情面一秉虛公所甄錄盡北方之美聞武學教士習騎射連妖之興儒生起而敵愾寔嘉賴之兩差所修葺無不可爲後世法議人士至今畏壘不忘此則懋績之可見於服官者也然此皆小節也庚申之歲乾坤否泰一大輒開也兩月之間鼎湖再號主少因疑事出宮闈變成叵測古來定策之勳往往出自重臣未有以臺諫小臣之力能定傾

扶危者是時重臣惶惑不知所爲公與楊公始不得不以身任之移官及仁義兼盡兩疏挽回之力一髮千鈞公當是時已置死生於度外公之身卒用是以危然公危而社稷安矣此其功在天下天下之人皆能信之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然而人臣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成天下事而卒以死繼之爲難逆閹煽亂事不可爲羣邪刀俎衆正魚肉當是時非公等誅逆則逆殺公耳楊公二十四罪一疏寔與公共爲之所謂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故楊之疏公雖不與名而竟與楊同其禍者逆閹有以窺公之計知公與楊同心而一體也楊逐而公不得獨留楊死而公不得獨生園土併命白首同歸血化碧燐魂飛湯火身騎箕尾氣壯山河忠臣何惜剖心志士聞而飲血視彼乾兒義子舉國若狂非賴此一死何以砥綱維於不墜哉此其功在後世後世之直道尚存人心不死未有不以楊左同稱者也夫諡者人主之春秋也爲世道人心之助爲激勸臣子之機卽公而不以慘死錄其有社稷之功服官之蹟砥躬之素猶應從卿佐以逮庶僚凡有德行政術者則諡之之例况公寔以皎皎大節開綱常名教之重者乎

聖明御宇首錄死事楊以諡請而議者猶有靳於公斯誠不得其解也且無論天下後世之公論必不冝獨重楊而遺公卽楊與公同心同事同死楊諡而公獨遺此亦豈楊公之所安乎夫尋常之論未易輕責人以死至於殺身以成仁矣而猶費推敲其何以爲忠義勸乎謹揭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一終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辯誤

丁丑試錄第三問策辯誤 有序

臣以謏陋誤爲人知際 皇上御極之八年憂中外之未靖憫黔黎之弗辜揆厥獎源實本吏治于是率由舊章詔廷臣顯巖穴之士所知者謬以臣應自揣非據屢牘致辭不獲丙子罷試遂爲郡邑敦趣就道擇微逾年至于閏夏始及都門方擬投牒陛見而是科會試錄文適出臣伏讀其第三策則知聖意徒殷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二

而在廷之議實以爲未可也遂懷牒而不敢投已復思之今世所重者科目而科目所奉爲章程則錄文是也不獨昭示四方亦將垂諸後禩且又政府重臣之所屬筆也其言不可以弗稽而肆譏誦始臣讀至意疑而錄或竊之不解爲何語及讀毅城于文定筆廬所載曰宋大觀三年集莫臚唱執政林摠當傳姓名不識數盡字以寡學被黜近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示內有竊鈇二字蓋以鈇爲鐵也一時難于面質第云此字莫是誤寫其人愕然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已寫作鐵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明告

使陷于可笑如此乃知從來謬誤亦有偶同臣按竊鈇之喻本出列子 皇上崇正黜邪謀士一以經史凡涉釋老莊列之語必嚴爲擯斥今式士之文引用莊列是教士子以明悖功令也况用之面誤乎然觀其怒然心忤于蔣伸之論慮薦舉之足以致亂未始不歎老成謀國之忠鯁鯁然長慮却顧也乃史稱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故伸以爲言 皇上躬上聖之資有求治之美方將闢門額俊比德唐虞夢卜旁招婉隆三代而謬以唐宣爲比擬竊恐非倫矣前代之所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二

謂僥倖者蓋多出于斜封墨勅中旨傳奉之官乃薦舉之法昉于唐虞之咨岳詢牧成周之鄉舉里選漢唐宋之賢良方正二祖列宗皆以之致治面謬以爲僥倖共言亦豈有稽乎且唐宣未嘗行薦舉伸之論本不爲薦舉發乃欲以時事傳會謂當引爲殷鑒則願聞自唐虞以來何代用薦舉而致亂庶有以實伸之言卽伸且有以謝後世也惟唐天寶中欲盡官天下之材命通一藝以上咸詣京師策之時林甫爲相患草野士倨悔得斥言其奸請令付尚書省先試遂無一人及第者而林甫以野無遺賢表賀當時士氣

不伸侵尋釀成祿山之亂是則可爲殷鑒耳今 聖明在上萬萬無奸如林甫者得據政地乃亦不幸而有其語矣不然則唐臣有馬周者曾勸太宗命三品以上京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斗米三錢夜戶不閉之效何不引用其言若蔣伸徒以一言取相位終唐之世無所建明柄政數年懿僖之間唐祚遂微何所取于其言而一篇之中凡三致意得毋以林甫之心爲心遂語不擇音一至此乎宋臣蘇軾嘗嫉王安石新法之行不得已干策問中微用規諫當時以爲諱諄而後世惜之然此小臣事也諫于其君不聽則納

無他技藝遺稿卷五

三

牘遇巷亦猶詩人陳風之義也今政府重臣細旃密勿從容論道何忱弗達何志弗伸謨猷入告爾乃順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斯誠重臣事也使薦舉眞足以致亂固當于造膝時反復開陳明其不可何乃託諸文墨以廣其傳意若曰此獨 皇上意也臣則于試錄中已明策其不可矣此豈大臣所宜出乎夫試錄之文將以昭示四方垂諸後祿也 皇上本欲用薦舉而致治今政府乃疑其亂亦非難安所得此不祥之語聖明在上亂何由生視 皇上爲何如主是誤 皇上也且 二祖始用之以開天 列宗皆用

之以守成今謂其足以致亂則祖宗之成法非與是誤列聖也乃科目肇于隋煬帝舉行于堯舜禹湯文武今必抑薦舉而伸科目則古之立賢無方者非與是并誤歷代帝王也仲弓問政而孔子告以舉賢才樊遲問仁智而孔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臧孫知賢而不與立而孔子以爲竊位公叔薦侯同升而孔子以爲可以爲文今一行薦舉而以爲三不可信三未必能是並誤聖訓也書稱寅亮則曰代天工奮庸則曰熙帝載天生人才或隱耕釣或在板築魚鹽天尚以寤寐感通人主今一以蔽賢爲心遂謂勿論人無如

無他技藝遺稿卷六

四

之何雖天亦無如之何是并誤天也有是五誤而猶欲以式多士無乃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 皇上睿智多聞言爲世法羣臣奏牘中一語失當旋令改正武士之文其謬且誤若此又敢以煩聖慮乎所望休休有容不吝改過則當自爲簡舉速求刊訂愚生請得效他山之助詳爲之辯于左
試策曰古今之取士者格也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豈不能捷而相人于精氣之微而必借敷納之言以爲之羔雉且又疑其言之非獻者不必盡可以成信而斷斷操明試以擬其後此所謂格愚竊以爲執事未

之思也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側陋固可明揚不聞有所謂格也虞廷之二十有二人上以疇咨而舉之下以兪謨而薦之不聞其出何科目試何經義也詢事則亮采惠疇之事考言則拜稽廢臚之言是故選于衆舉臯陶而不仁者遠言舉賢之不以格也而謬以唐虞爲格則是廊廟無共驩耕稼無濬哲也試策曰唐虞而下惟成周得人爲盛由鄉學進者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由國學進者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先以三物之教繼以五物之詢其法觀行多而微言少亦所謂格愚亦以爲

無他技藝精義卷之三

五

執事未之思也夫既知周之選舉觀行多而微言少矣然則科目反足以觀行而薦舉反獨以微言乎成周之法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故其君菁莪棫樸以作人其相吐哺握髮以待士是以兕冒有腹心之寄白駒有空谷之思觀夫書之言立政詩之咏卷阿蓋惟恐天下之有一士不爲朝廷用尚安肯立爲格而限之也及其衰也小人擅權妬賢嫉能瑣瑣姻婭則無廛仕故其詩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仲尼雖聖困于乘田七十諸賢無登廊廟以格取士而周道遂以凌夷不振

也當此之時諸侯之國得士國重失士國輕齊舉管仲寧戚賓須無隰朋楚舉孫叔敖晉舉魏絳祁奚羊舌肸秦舉百里奚孟明視由余燕舉樂毅遂伯諸侯假令鄉舉里選之法不廢不以格繩士則諸侯安所得士而用之而執事猶以成周爲格則何以取涓濱之賢而謝之也試策曰漢策賢良方正意最近古時已有曲學阿世如公孫者唐之詩賦猶沿六朝餘習而宋之經義則昔人所謂驅天下爲學究者也然歷代取士之格在焉然與否與漢舉賢良方正卽今皇上所行薦舉法也而執事亦謂其最近古是謂以盾

無他技藝精義卷之三

六

攻盾非以矛攻盾也公孫不足云而所謂天人大對者今科目中亦有其人否乎政恐曲學嬖媚如公孫者未可多得耳唐之詩賦雖沿隋季而貞觀致治實由保舉其科之目有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算曰制科惟制科最重天子策焉初稍留意秀才而後乃進士特重然唐之詩賦莫如李杜而咸不預于科名則格之爲故亦畧可睹矣是以楊綰建議曰古先哲王皆側席求賢今之取士合將牒自舉請依古制察舉孝廉而沈既濟又以曰德曰才曰勞爲選舉庶可無弊陸贄又請臺省長官得白舉所屬

署名奏後不稱坐舉者蓋贊之言曰莊士以愛才爲心愛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辯而遽疑似公則不疑而遽信是以大道每困于橫議良才每困于中傷蓋傷夫資格之錮人而薦舉之不行也若必以格繩之則房杜裴郭長源德裕諸賢有一及于格者乎宋卽未變格而張齊賢之失格已不能不一榜盡賜及第至盧多遜李昉兩試而不能得一桺開卒薦用之則安在格之足以得士也後來起孫明復而處之胄監拔蘇洵而晉之容臺擢程頤而俾之講筵皆未嘗用資格維時諫官孫洙上書有言今賢才之佚于下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于官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爭于資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所以剝弊百吏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頹爛潰決而莫救皆資格之病也元祐初司馬光柄國乃建議曰爲政之要莫先得人百官稱職則萬事咸舉然知人之難聖哲所病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淹滯或以孤寒遠逸豈能周知苟專引知識則嫌于比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理莫若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庶克協至公而野無遺賢執事奈何薄

司馬光之義而惟林甫之言是遵是法必欲以格繩天下之士也試策曰格者帝王威福之所憑川岳精靈之所萃不可恃而要不能廢者也高皇帝神武開天恢弘賢路詎難盡歌商采芝之侶而盡登之而設科取士循唐宋之法無變且方乾坤再開人文蔚蒸卽合賢良對策博學弘詞諸科以招士士亦詎難左右應而取裁安石之經義又約天下才人奔軼之致俾範馳驅于尺幅而無敢過焉此亦高皇帝以格明天下而兼以馴天下也愚謂執事不念高皇帝神武開天之功烈則已耳古稱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以高皇帝之成憲而爲之臣子者敢不一詳稽乃以臆爲之曲說乎高皇帝寤寐英賢以開治統玄纁旌車交馳四方首下金陵卽辟范祖幹葉儀克葵州卽辟許元胡翰王禕朱升等旣而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則創禮賢館處之已而徵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等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徵王本杜佑龔敦趙民望吳源等至則並命爲四輔官其餘劉于陳迪秦從龍之流不可勝紀則歌商采芝之侶何啻不盡登也聰明正直孝弟力田等科何嘗不並設也至于科目之設始于洪武三年至六年罷之十七年

乃復設是年冬卽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十八年復詔舉孝廉之士十九年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二十六年又令各府州縣選容止端謹無過人材所以嘉靖間以南郊禮成命吏禮二部考求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得旨用賢圖治國家急務我祖宗朝三途並用取之至廣俾才德者各稱其位故仁覆天下澤及生民後來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蠹國害民在在有之今後務遵累朝事例三途並

無他技藝遺稿卷三

九

之也鐸之言曰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經世者恆浮談冗說修之無益于身心措之無益于國家甚者口夷齊而心躋跖名伊周而迹斯軼遂使科舉之學悉爲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爲師以律爲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是豈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且曰治出于二而文與道難猶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難乎鐸言乃爾執事觀其意將伸科舉乎亦謂失科舉之初意而欲通其變乎執事必欲伸科目而抑薦舉則無漫引鐸之言爲矣試策曰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入鐸秩餘有論爲鬼薪城旦者然至十五年仍行科舉法固知希咳唾荷提攜必不得諸糊名易書而曰與其受命于人以成徑實之靈不如受命于天以聽鬼神之合執事將謂從來薦辟諸賢皆從希咳唾荷提攜來乎康齋白沙官之尚不肯受一經薦剡遂請徑實有靈乎其意不過鑒于伯宗之蒙譴遂人思規避懲噎而廢食耳然謂希咳唾荷提攜必不得諸糊名易書則亦未必然也近來徑實之藁其科場若雖屢屢聖慮而壞法亂紀之人猶然走死如驚當洪武間試官劉三吾等爲下第諸生所訴遂有春夏榜考

無他技藝遺稿卷三

十

官張信等皆磔死于市三吾以老得戍陳郊劉諤安
置威名復取殺之夫獨非糊名易書者而所謂鬼神
之合安在執事不此之是懲而懲薦舉則亦過矣試
策曰戡大亂定大艱若忠肅文成者流率皆科目中
人辟舉所得百未能當一也執事亦思 高皇帝所
與平一天下手致太平者何人乎卽自承平以來如
楊文貞之在內閣其所調變匡救豈後世不識字者
可比此則村學究皆能考其詳不足深辯也試策曰
其不材者募而不能肖其募而肖者則固已舉天下
之才而造軌合轍于其間矣則科目之外真無軼材
乎今每歲按黜貪酷中外不下百餘員皆科目中人
也一榜之士不及十年黜落幾半陷于刑辟駢首西
市者所在而有而謂天下之才已盡于是其敢信乎
唐臣有言辟舉用人天下之士修身于家辟書交至
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益敦科目取人天下之士皆舍
德行而趨文藝雖日誦萬言何關治理文成七步安
足化民宋儒朱子曰科舉之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
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項
安世曰科目限人入是科者雖椅几饗餐必官之出
是科者雖孔子周公必棄之如之何其可也今有德

如顏閔才如管樂使之掇拾鉛槧未必賢于三尺之
童子而謂募而肖者已盡乎材募而不能肖則爲不
才而可乎且非獨舉之而不肖也今有韓歐樹義賈
董畫策而臨以主司之冬烘則已目迷五色况有納
賄鬻科私通關節取數已盈卽棄餘卷往往落卷中
有通篇空白全未落筆者有開未數行而棄者有強
令隸胥點竄全非句讀者至于二三場從不觀覽如
此而責其募之不肖不已難乎是以卞和抱痛于荆
足騏驎銜哀于鹽車而槩以不材題之此懷才抱德
之士所以惋歎而蘊結也試策曰嘗譬之科目則春
夏秋冬之成歲功而辟舉則月之閏也夫造曆者必
合諸上古之曆元若使執事爲大撓容成則將自堯
舜禹湯以降迄于炎漢皆爲閏位至隋煬帝乃成歲
功也且 高皇帝開天之功列聖繼述之大皆可擬
爲閏位乎其言之不思也試策曰先後奉檄者鱗
次磨集以來矣愚恐無格以繩之而徒貌其名將拘
儒鄙生人人拂中以企旌車之招而龔黃召杜之不
勝收也臣考 高皇帝每謂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
士匿德藏光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又曰謂臯夔稷契
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待天下之士也以神

聖如 高皇帝而且汲汲求賢如此是以詔令朝頒
不逾旬月卽已鱗集 高皇帝未嘗有厭棄之心也
卽所舉有未當必詔使再求十三年舉到八百六十
餘人一時盡除授以官十五年舉到三千七百餘人
猶論之曰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
卿等者其悉舉以爲朕用何嘗有不勝收之恐乎今
皇上之心猶然 高皇帝之心也明詔旣下三年于
此矣而至者寥寥其人可按籍而考也或投牒而遂
去或懷牒而不投豈所舉者盡皆巢由不樂爲世用
乎蓋恐執政大臣以蔽賢爲心故疑畏而不前乎執
事虞其鱗集磨次將盡距之使不來乎 皇上之心
招之而惟恐不來執事之心驅之而惟恐不去古稱
同心一德固如是乎且執事亦知懸方面之缺而道
府什不得二三又懸卑囊青瑣之缺而及瓜候代者
什不得二三矣乃又虞龔黃呂杜之不勝收是誠何
心也試策曰以德義明于朝則辟舉未如起廢之半
也以功力見于國則辟舉未若邊才之著也豈執事
未嘗一仰釋聖諭之旨乎中間原有進士舉人貢士
監吏士民等項名色不端爲山林隱逸發也進士之
得舉者卽今之薦官法但申之以連坐或者不至如

買薦謝薦之爲紛紛雖進士亦甚苦之也舉人之得
舉者今巡方使者已用舉劾法矣隆慶間高拱掌吏
部事建議進士舉人低昂太甚故舉人年力稍強輒
遷延以俸一第必至衰邁乃始就官間有一二壯年
出任者或以遠方爲貧志在溫飽故請破除資格若
果才德出衆一體待以清華京堂之選得旨祖宗用
人不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
不與覽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心大有裨益今
若通以薦舉之法使不至遷延遲暮則舉人之用收
矣推而至于貢士亦然往聞貢士謁選所費不貲故
多取償今若隆重薦舉則可以易賄營爲程材變私
薦爲公舉而貢士之用亦收矣監生入仕初由積分
進者與進士同然今之積分恐亦由賄營私薦而進
故積分未必可行也若果進以薦舉而監生之用畢
收矣 高皇帝欽定臥碑原有敷陳王道講求治法
之條正謂諸生中有才行倍蓰于科目爲科目所偶
遺者設耳取而薦之不亦可乎至于掾吏雖非清流
乃今之科目率皆以吏爲師然則獨吏治天下耳何
有三途按文獻通考中本朝以掾吏致位九列者二
十有五人與其陰用之而竊政執若顯擢之而使自

奮于功名也若山林隱逸中得一賢才其人且將與
華渭隆中比烈未可謂其絕無也然愚觀 皇上之
意本欲行薦舉于科目之中今之言者必欲擯科目
于薦舉之外試想今之中原半壁是誰斷送至此而
猶堅護資格不肯引用一人以維世運竊慮科目諸
君子亦何以長保富貴也夫曰飾奇釣詭獲虛成譽
安能保其必無然以 皇上所寤寐旁招之人而樂
題之曰是始橘而終枳也外錦而中絮也將使冒其
名而甘之乎抑使其自解于衆曰我獨不爲枳不爲
絮也勢必使科目爭以辟舉爲羞辟舉厚與科目爲

無他技雲稿卷之三

六

敵幾何而不盡空天下之賢才也孟子曰言無實不
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此言是也試策曰人未易
知知人未易一經品題便爲佳士一不敢信鑄錯頻
聞敗轅累見誰爲申舉主連坐之條縱有之而不難
以身試法二不敢信趨隅負墻何俾緩急居官如入
暗室一布衣委贄遠能列炬而照之耶三不敢信夫
是三者之言愚亦未之敢信也然執事以綸扉重臣
出典試事得士三百蒸蒸盛矣而執事能以此言信
之此三百士乎假令三百士中一有敗轅則使典試
者連坐執事必曰我但徵其言未嘗觀其行也果爾

則言之不足以得士也亦審矣又何以伸科目于薦
舉之上也若曰連坐之法未見有中之者此自奉行
者過非 皇上立法意也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舉非其人惟爾不任致身榮膺而譏昧知人何以在
位爲法受過又何辭矣若猶私之是徇也褻黜之可
也更以賂章尚可容于堯舜之世乎法之不行其意
終主於護科目耳何也以今日薦舉固科目之所自
也苟亦于 皇上致治一新盜息民安之至意一
仰體之乎試策曰 高皇帝嘗諭吏部會官考試茲
欲倣而行焉將試以功乎抑仍試以言乎如試以功

無他技雲稿卷之三

六

是督處女以蘋蘩也如試以言則必若遂言渤海充
國言先零齊賢言靈夏而未必能也不則如長沙言
積貯家令言備過徐嚴輩言世務而亦未必能也然
執事所以知其未必能者亦豈有說乎孔子言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未嘗敢以爲未
必能而輕之也先民尚詢芻蕘上哲不遺對非懸揣
焉而知其未必能此孟子所謂訥訥子既已知之者
也陸忠宣曰書籍所載歷代全符祚屬殷昌必時多
俊又運值叔季則朝之英髦惟當衰季之時乃謂人
無足用今何時也可謂人無足用已乎若曰在科目

則能在薦舉則未必能此卽林甫野無遺賢之說也惟是考試之法則愚亦且有疑焉何也仍試以言則仍與科目全其病雖得長沙家令之流何足深羨士自有堯舜君民通達國體真足以康濟時艱者其人必非言之可盡亦未可以一日之試而遂定其生平也唐虞雖云敷奏以言而孔子謂不以言舉人則可以知敷奏之所重矣至于處女蘋蘩之喻則薦舉固然科目亦復然非有異也然將何以試之乎杜岐公有言曰以萬里封域九流叢奏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欲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靡然猥雜銓綜

無紀求其無失不已難乎故薦舉者所以佐吏部知

三

人之難政謂一人之識鑒有限天下之耳目無窮使知人之責人人分任之而吏部但總其成使之舉爾所知則猶是孔門家法也夫知人雖難然本之鄉評衷之輿論或以偶然一事徵其生平或視其所不爲或觀其所不取不猶愈于暗中摸索若博者之勝負射覆之弋獲乎今爲之法莫若各因其舉主所列之實蹟而詳核之或但稱其品優則才或短于公綽或止稱其才雋則品或劣于戶牖或才德兼優則又察其孰爲茂才異等或譽望素著而年齒已高則當分

別錄之高者如洪武間之所以論鄭居貞天順間之

六

所以待吳與弼下者使處師儒教士之任其有名實不稱或果乞靈于徑竇者則毅然罷去而又斷斷焉罪其舉主不少假易此明旨所謂再加酌核者政謂酌舉主之言而核其能無過情否也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乃稍稍用司馬光所條十科舉士之法如近日科臣何楷所議天子臨軒親策焉下則如漢法舉到賢良方正又使公卿以下雜難之亦可以得其智畧之所存而大小之才皆可區別器使矣不出數年天下守令皆使京朝官保任之無人保者不在其位而貪殘闖茸之風亦庶乎少息矣如此則于祖宗立法之初意皇上求賢之盛美可以無負不此之是圖而惟曰格之可以得士極口詆毀薦舉以爲科目地則是以隋唐之陋習抗唐虞之典謨于皇上盜息民安之至意不大相刺謬乎夫人臣而敢于違悖詔旨者必其時事之乖謬舊章之紊亂志安社稷不得已而然也今其意不過謂一榜所得三百士足當腴莊三百頃子孫數世食報不盡其可俾茲他族實偏處此乎萬一薦舉得人則科目削色故爲是危語以劫之醜語以詆之使其人

留不來卽來而吾又有格以驅之使其不旋踵而報
罷然後私門之桃李乃日滋月茂也嗟乎人臣而皆
處心若此自爲謀則善矣予以仰對君父能無媿乎
若夫馭臣之法本諸惇大儲才之源本諸敦養斯誠
體國之許謨雖皋夔所稱無以復過愚生方諷詠之
不暇又敢置一辯乎子與氏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

議

漕鹽通變議

臣聞從古無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終敝而不可變通之法夫終歲之衣不補則靡十年之屋不治則復九衢之軌不墜則圯况乎法立而弊生弊生而蠹積始如蟻穴既如隄決經數百年如彼逝泉迄今而猶不爲之變計又安知其所極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夫利不十者不變法變法之議豈惟黎民懼焉予以稱

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義乖矣夫變則胡可易言也當其未窮而亟變此商鞅王安石之所以擾亂天下也若窮矣而不求變此何異刻舟之智也善變者必反而循所自始揆其受病之源而因以施治術焉非必取前人成法而盡更張之也又非必創其私智而以驚世駭俗也又非必是古非今如房琯之車戰安石之周禮皆自以爲可用也語有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則與之爭若鞅與安石皆所謂與之爭者也鞅刻薄鷁悍猶能力行其法利于國而危其身安石則師心泥古不通衆志而徒

假威于豺虎借毒于蜂蠆卒亦不能自持其法終朱之世元氣削弱議論滋多紛更之禍可爲殷鑒若乃因民之所利而不拂其情予以所欲而去其所甚惡出之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因使國家有阜財足用之效無加賦厚斂之名享其全利而祛其全害亦何憚而不出此也凡臣之所欲爲變通者皆天下所共知共見者也共知共見而不爲者何也漕也鹽也皆利藪也利之所在奸宄豪猾窟穴其中積有年歲弊之藪也如枝之引蔓釐弊之法反爲謀弊之法奸之長也如蟻之逐羶剔奸之人卽是作奸之人不習其事既無從得其要領及其身在事中則日月易于逝駒居官速于傳舍彌縫救通尚且不給因循舊貫苟幸無罪則亦已矣又復漕者言漕鹽者言鹽事各尚司說全胡越又何暇長慮却顧挹彼注茲而互爲變通之謀也今之所以欲爲通變者蓋已適值必窮之勢而亦適有可爲之機因其兩窮之時遂轉操其兩便之術臣愚妄以爲通變之法一行令下而民自樂趨事省而功自倍集勞暫而逸自可永臻若夫前代之往蹟孰得孰失本朝之沿革何去何從臣亦嘗考之核而鏡之詳然臣無暇遠引曲證徒侈篇牘

之浩繁比事屬詞致勤乙夜之披覽凡臣之所言者利害兩言而決耳由今之道而無變則害歸于下而上亦未享其利一旦變而通之神而明之上且幾俸于再倍之獲而下已捐其十倍之害矣夫害之可見者聖明已殷憂之大農仰屋而嗟歎之省臺珥筆而誦言之然亦熟求其利而未有當也臣亦偶出于管窺成敗利鈍未能逆覩惟是仰體聖明宵旰殷憂于上公卿百執事集思廣益于下故敢借箸前籌爰咨爰度幸得比諸芻蕘之詢納爲滄浪之聽萬一可採斷而行之若其事體窒碍徒費更張則草莽陋

無他志望

三

儒本無學術芹曝自將非有覬幸亦乞公卿百執事更端發難或指切事理以訂其迂疎或徵引章程以斥其迷謬雖復胥史之流如前所謂窟穴其中者彼之諸歷臣不如也亦幸有以教臣共見其不可何難罷之必眾見其可然後代爲奏請而行之行之而當則國家之利也民生之福也臣請先晰其兩害而後徐商其兩利更復詳條其所以可行之故畧具所以舉行之目證述往古憲章祖制以冀留心國計者之採擇焉

一曰漕法適當必窮之勢

國家自文皇帝定鼎燕京悉仰東南以供西北然其初年亦祇踵行元人之海運歲不過七十萬石已耳再變爲海陸兼運者五年從尚書郁新議也會通既道淮浦底績三變爲支運者十二年平江伯瑄之所經理也民運艱苦廢失農業四變爲兌運者宣德五年從侍郎周忱請也有兌有支配搭紛紜五變爲改兌者成化七年從都御史滕昭議也改兌既行民不履河干軍獨任輪輓自此遂變爲長運矣從來論者皆曰漕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今長運乃類直達顧行之百七十年而無變計何哉則以承平日久衛所軍丁既不用之荷戈日廢大官甚無謂故不若專用之于輪輓見謂稍寬民力習之既久遂若非此輩別無可供任使者然孰知其使軍民交困至此極也祖制衛所募布卒以衛民故兵不煩召募今衛軍之役千漕者計十二總所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是衛所全空也衛所既空則又創設營制而募人以爲兵是倍兵也一軍所運止領兌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計其所支月糧與行糧之數實浮于此是倍食也困之挂欠漂流縲絏相屬伍籍半盡無可勾稽則軍困也糧里交兌如羊赴狼

無他志望

四

攘奪欺凌備極窘辱甚有印官遭其詬誶耗費浩繁反倍正額則民困也沿江上下抑勒商貨包攬承載居十之七則商困也商稅隱漏權關虧額則官困也近且以回空凍阻催募民船民船不習河險如逃誅慘攫奪繫縛所至爲市江楚吳越舟楫爲之不通行旅爲之阻絕一船之僦直大率數倍則公私上下無不困也然使交受其困而有益于漕猶可言也悉漕之弊百孔千叢舉其大端曰遲曰欠遲之與欠孰有過于近事者哉去歲督漕過遺項郎矣輸貲助漕逼及紳衿矣督漕諸大吏驅馳河干者數閱月晝夜追

無他技書稿卷之三

五

呼不遺餘力矣而寇至時露積通津尚數十萬則亦速之而無可速矣計部試察新運所報漂流挂欠視之往歲孰多則知自此以往日趨日下矣夫遲之與欠所以俱至此時而極者抑又何也旱蝗相仍歲比不登米價騰踴輒至數倍折乾盜賣積弊雖沿然未有若斯之獲利者也利之所在駢誅在前走死如驚况止于揭黃監比鬻繁繫屬也哉卽其所現在完納之糧已非盡是原來領兌之糧或推陳致新者有之或彼徵貴而此徵賤者有之往歲親見兌過之時遶米折至五兩六錢一石糧里猶勉強從事近聞關門

之米值不過五錢如此而禁其不作奸也不已難乎卽今收歛露積蒙聖恩寬大許以四六分爲運值所以體悉民艱亦已至矣然自取值者視之米四斗耳其輸之民間者則剗肉醫瘡鞭朴愁歎不知費却幾倍而此四斗者乃能達之天庾也民窮若此持籌者可不爲之變計乎況今河流衝決回空阻滯寇患又至風鶴頻驚欲望新歲之漕得如去歲恐未可必得臣故曰漕法適當是時而必窮也

一曰鹽法適當必窮之勢

無他技書稿卷之三

六

國家正賦漕居其半鹽亦居其半矣祖宗朝設立邊中海支之法無事則主兵仰給于當股有急則客兵仰給于存積益以屯糧與民運則邊儲已自充然餘裕無所復呼額于大農儲粟于邊而漕不竭之源于海邊粟大賤民用益饒特假巨商之力以通之故其所以恤商也甚厚高皇帝嘗謂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用此道也自葉淇爲大司農輕變此法而運司所納鹽糧既輸之部則餉邊所需年例自不得不仰給于部矣歲增月積不可窮極而鹽法安能與之俱無極也此時而欲議復初制則已萬不可得何也鹽法雖壞而鹽課未嘗不數增持籌者但能執現

在之課而使之增不能于既增之餘而保其終不壞其壞之始也股削之禍商受之其既也匿誦之禍國亦旋受之矣夫鹽法數變而數壞則亦旋壞而旋治其壞也皆起于奪商之利而不通商之情其治也必有以破商之奸而尚能寬商之力商力未竭則猶可爲也商力至今日則真所謂焚林竭澤之餘也臣請跡前事以明之初壞于權勢之奏討及清正行鹽地方革除大包夾帶則已治再壞于兩浙長蘆山東等處之配搭及邊商賣引內商支鹽則復治三壞于積鹽殘鹽之項引及罷中所鹽先儘歲額則又治四壞

無名氏書卷之三

于餘鹽之隱沒若正德十五年之間僅共得餘鹽銀九十餘萬兩耳及令本商照例納價不許權豪收買則復治蓋至嘉靖間而極隆矣引價既增而餘鹽之利亦盡淮南淮北稅課嘗至百萬蓋一歲所入已抵正德間十五歲之入矣商不告勞公不告置持籌者至是亦可以止矣乃割沒定價則已開後來營掣之端工本議增則又開後來壅滯之漸河鹽超掣則復開有掣無售之疑蓋權鄢培克爲性依附生奸一日而通報預計銀一百一萬有奇見爲名美而實不至此工本與河鹽不旋踵而亦報罷也隆慶二年都御

史麗尚鵬察山停積引四百五十餘萬以今歲額權之則六歲之積也此鹽法之又一變也萬曆間織造中貴議行存積鹽九十餘萬引苛索鋪墊每一引壓正引五七引不等則又大壅後因噎變倭營加帶浮課奸人乘機設爲泔消火燒等鹽與浮課並行于是虛搭套搭插單等弊雜出則又大壅正課壅而歲額不足遂那移借庫銀五六十萬庫銀雖借而淮南北積引尚三百四十餘萬套徵商銀尚二百一十餘萬此鹽法之又一變也自疏理之綱法行而解額始足商困亦甦號稱大治行之未幾又復番綱兼以助工

無名氏書卷之三

遠鈔紛紛更出黔鹽吉鹽鐵營徑寶其間插綱假引偽票重支影射于端鹽法乃至今日而盡壞矣通欠之數察自天啟六年起至崇禎七年止已欠至二百六十餘萬今益不知何如矣而商之困也則引價預徵矣餘課預徵矣割沒預徵矣甚至滴珠火耗亦預徵矣昨壬午之歲始行戊寅之鹽徵價于四年之前行鹽于四年之後邊商壓引不行中之于邊勞費倍徙及至內地減價過半而不獲售次年之催比又復隨之邊商若之何其不困也內商既輸課矣積四年計之所輸已近四百萬徒執一紙空票耳而實無資

以行鹽夫母之與子相權而行者也四母而尚不見一子內商又安得不急困也往時鹽法之害莫過于買窩佔窩及勢豪奏討耳今商人視其一窩不啻謫籍百計賄營求脫不得設有奏討佔窩者敢不甘心奉之乎告消告退終日盈庭牽報鄉農追比呼號往時猶有貼價求人承認者近則拘拿正身斃杖下者數人矣此豈國家所以恤商裕課之初意乎夫商困所以至此而極者抑又何也徽商自黃山貽累以後鉅室半空西商亦自寇患頻仍以來失業愈衆此時若非曲體商困惟肆誅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況今淮北行鹽地方盡已荒殘額行二十二萬七千餘引不知何以銷額欲求國課之膏盈也豈可得乎臣故曰鹽法亦適當是時而必窮也

一曰借鹽法以通漕法之窮

夫漕法之所以亟弊者以長運之直達也自江廣以達京師計程或六七千里計時必往還終歲達遠則險阻所必經時久則稽察所不及以八千餘艘銜尾相逐一舟滯則一幫爲之俱滯一幫遲則全幫爲之皆遲即使漕限依期抵壩盤剝尚須三四月而回空始畢早已霜降水落矣若之何其能挽遲爲速也幫

官與旗甲非能一心也旗甲與外水非能一心也全完者不知誰功消耗者不知誰罪監比數年燹以丁盡產絕告或饒倖遇赦矣追比完欠不過一金盜賣折乾數不止此若之何其能杜欠爲完也故雖有燃犀之照總無以觸其奸卽有鈎距之能總無以晰其弊以其上下相沿爲日久矣今獨有直截痛快之法曰罷長運而已矣譬之芟蔓者必薙其根驅蟻者立去其骨長運罷而漕弊更無所容矣豈惟祛弊利卽隨之罷十餘萬之卒使歸伍卽可以省十餘萬之召募矣若罷使歸屯以中食七人計之則九十萬人之義也卽但以所省行糧計之亦十三萬人之食也且糧里省侵凌之害商貨省包攬之害權開省墮稅之害則彫瘵可以漸復物力可以漸饒物價亦可以漸減則無不利也且自是而各省督糧之監司可省矣下之而府倅而州倅而縣簿凡以糧名者皆可省矣凡此所爲史爲胥爲徒爲隸尋嘗侵處食息千漕以爲漕蠹者所省何止數萬人所省之費又何止數十萬矣萬曆初總兵萬表經算漕運之費率四石而致一其開河造船張官置吏不預焉開諸近例則已倍之且勿言其倍卽以歲漕常額合之遼練二項約五

百餘萬若一罷漕則所省者五四卽二千萬矣或謂西北之民土曠而不耕其仰給東南久矣太倉無隔歲之儲漕運何可言罷則應之曰何爲不可由古及今用兵煩費莫如戰國當時燕趙齊韓魏宿兵各數十萬人征伐會盟無虛日豈嘗仰給東南寸絲粒米哉卽以國初論之 文皇帝內則靖難外則犁庭用兵常百餘萬歲漕不過七十餘萬何嘗盡仰給東南哉則亦奚爲不可然此時固未敢深言也果欲罷漕必俟屯政修舉錢鈔通行國儲恆有十餘年之積而後敢言也今之所欲罷者特長運耳長運罷必使歲運無凍阻之遲無升斗之欠而且有益額之望雖未敢定其所溢何若也大率酌豐歉之歲以爲盈縮之規運三而羨一運九而羨三可得而持籌也然則果何道而能臻此乎曰恃有鹽法之已竊爲之資耳昔漢武欲行平準之法先爲重稅以困商人而奪之利今商已久困非我奪之乃更甦之也夫商有三等上中下之謂也下商貨產已盡貧無立錐求退不得補以其窩牽告餘人此一等也中商壓徵已困無力行鹽僱倩追比吏胥尚食其打點居爲奇貨此一等也上商雄納課如故然一歲所入豈足以補四歲之壅

終亦必趨于中下此又一等也今請以中下二等之商求脫不得之鹽窩盡爲空出寬其牽告寬其追比卽以官價代爲行鹽于上一等之商止令其所中邊引照舊行鹽而于其所帶中之餘鹽聽其通江廣之米現易鹽于官而不徵其課竈丁所煎辦之正鹽遵做初制盡徵本色上倉其所賣出餘鹽亦責令送赴該場官爲隨時給價每二百觔爲一引定價一兩盡收餘鹽之利于官倉爲貯之于瓜儀兩地不拘商民俱聽其以米易鹽每米一石易鹽一百觔于是而米必大集于淮揚之間矣米大集而以抵江楚浙直四

一曰借漕法以通鹽法之窮

夫鹽法之所以積壅者以私鹽爲之梗阻也按私鹽

之禁犯者至絞法立於前而民猶然走死如鶩者趨於利也利之所在固宜與民共之乃不以予民而獨以予商又爲商而禁民其何愛於商而私之也特以恃商以輪邊恤商所以恤民耳今各邊之仰給大農者不可殫計商亦僅有其名矣而各商又自爲夾帶爲假引以扞吾禁夫禁私以爲商也商自爲私矣又何禁焉然推原其始商何樂於扞禁也則以奸胥吏耽耽視商直等爲野人之逐鹿博者之大投無不漁獵其間耳夫法簡則事體畫一名正則上下曉然祖制每引鹽勛四百後改小引則每引二百勛何其直截簡易也餘鹽既饒自當增引倍中何必帶買徵課也有正有美理宜分疏何又有酬商包索帶耗名色爲課爲糧總歸輸納等又何又添潮包倉價稅封挑河坐勇京掣滴珠賦罰許多頭緒也至於割沒之法所以嚴夾帶非以滋私鹽也本無夾帶則亦可以無割沒乃先爲定價又爲預註鹽勛是明教之以夾帶矣割沒者一而夾帶者且十矣總之院司吏胥頂金各至數萬非通同影射則何以厭其溪壑非巧立名色則何以恣其影射况乎一領鹽政不論何官處脂膏而不潤者蓋亦鮮矣上與下交相征也亦交相蒙也然畢竟居官有同旅泊吏胥則長子孫巨商亦

祇供魚肉吏胥則世爲屠僮商被侵牟已極不得不取償于夾帶營賄委掣每引重至七八百勛是七十餘萬引已帶行三十餘萬引矣奸商得利而良商坐困矣糧艘回空每船約帶鹽一二百石是所帶又三十餘萬引矣而馬座等船之私帶尚不預也外此又有王府之食鹽鱗魚之厥鹽尤爲恣肆又何止十餘萬引所以民間食私鹽者嘗居十之七正課安得不重又何怪乎四年之積引不行也夫功令所以禁私鹽者不遺餘力而卒不可禁何哉私鹽賤而官鹽貴不能禁民之捨賤而食貴也其難一私鹽卽所挾數金皆可興販官鹽非攤貨數萬不名爲商貧富不同而趨利則一不能禁民之皆富而不貧也其難二煎海而得鹽猶墾土而得穀也農有餘粟則賣之竈有餘鹽則禁之不能禁民擁重貲而甘餓死也其難三然則私鹽不禁非法也禁之而不得亦愈非法也亦獨有一直截痛快之法曰盡變私鹽爲官鹽而已矣然豈從前立法之未盡善哉厥有由矣曩者天下初定戶口鮮少計口授食故引數嘗縮竈丁新募焚煮未廣故取數亦儉乃重熙累洽時異勢殊而終無以處餘鹽也餘鹽既多欲不歸之私胡可得也祖制原

今剪出餘鹽卽以官鈔收之矣而未詳既收之何所用也正統間又令餘鹽二百觔給米麥一石矣而米明米麥之何所從出也今欲給鈔則鈔未通行欲給米則米原無現貯又將奈何曰亦幸有漕法之已竊爲之資耳昔唐劉晏以鹽鐵使兼領轉運故能借鹽利僱傭以通漕而晏始至時鹽利僅四十萬緡其後遂增至六百餘萬緡今猶古也豈非鹽利尚有六百餘萬乃坐失之也後之理財者才具卽無能及晏而晏之道意不可深思而得之乎今一罷長運則所省回空之夾帶固已溢出鹽三十餘萬引矣漕之可以

卷之三

五

濟鹽此其一也今除去山東河南兩省兌漕米連耗一百一十餘萬止以南直浙江江西湖廣兌漕米數連耗可得四百七十三萬餘再除去廬鳳安徐被寇荒殘地方額米共二十五萬餘其餘四百四十八萬每石折銀一兩如條編法嚴禁火耗以秋熟之日按期徵收民無兌漕之苦自所樂輸矣此項銀兩不以徑解戶部將漕運總督改尚書銜令其兼領漕鹽之政設一疏理鹽法道于揚端理鹽政改設經理漕法道于淮端董漕務其餘雜項冗官冗差悉爲罷去但使兩道互應如左右手則事權盡一此省事不如省

官之說也事權既一則以折漕銀兩盡歸之而并以考成察罰之事槩予之漕督但自以其完欠遲速受考成察罰于戶部則部體未嘗不尊亦可以事官而用足無仰屋之歎矣漕折既具乃今而後有以處餘鹽矣每年以六十六萬二千五百兩代解鹽課而以其餘盡數收買餘鹽每兩二百觔約銀三百八十一萬三千五百兩便可易鹽七百二十六萬七千石以鹽易米米之數如鹽之數矣則一歲所入幾抵兩歲全漕之數矣而被災地方及東豫兩省之數尚不在也如此則邊商無滯引之苦內商無徵課之苦鹽官

卷之三

五

一曰經理漕法之畧

夫漕輓七藩儲充九塞雖各省道屬建置非一而獨肩其任者漕道也漕道以一人之身驅馳于七省之地既有鞭長不及腹之虞圖維終歲惟日不給亦但有文移之往來官役之絡繹法如是止耳而冬兌之如期不能爲有司代也通淮過洪過濟抵津抵通之如限不能爲旗弁代也其間江濤洶湧間淺起剝旱

漕不時不能與天時地利爭也今惟以鹽易米大致
粟于儀揚則江楚吳越間不復受漕之累卽亦不煩
漕之督秋成屆期不過七八月間而江楚之米已集
于揚矣集米于揚所以便商也然揚之米必輸之淮
經總漕驗收漕道督發則升斗無收私也如是而新
漕九月便已過淮視之漕規不已早四五月乎此所
謂不煩催呼而自速者也自淮抵通三千里而遂分
爲四運到處以倉貯之因河道之通塞而時其輪輓
水脉未達不先期而與之爭百川灌河不後時而待
其涸此倉貯之爲利也其淮徐臨德四倉或可因仍

無他校書劉公之

三

其舊或以徐州近不當過道而臨德二倉相距太密
過則當酌道里之遠近開淺之險易而更建置之其
溯流而上者緯輓爲難則爲程宜近爲舟宜輓其順
流而下者程稍遠舟稍大未有害也大率度其匝月
中可以往還而足也每歲八運每運以五十萬爲率
而餘其月之四以爲番休修船之地自淮發者避潢
流自通受者避凍阻伸總于四月之中則無不裕也
途之近者不得輻于六百而遠不逾九百而又定爲
舟制輕不得減于三百五十重不得過五百每舟分
爲十艙艙之所受如其量之所聚升合無使可溢也

兌發已訖印而緘之局面銷之旬日之間使須復兌
粒米豈得有滲漏乎此又所謂不煩追比而自無欠
者也舟制定則僅足以容其所兌夾帶包攬之弊無
有也受載輕則受水不過六竿而足開淺盤剝之費
無有也載五百者爲舟一千日兌七十五舟卽以七
十五版分注之月十五兌而足載三百五十者爲舟
一千四百有三十日兌百舟亦以百版分給之月亦
十五兌而足日一兌日一收前者開發後者踵至兌
畢卽開發交畢卽回空風順則重運逆風逆則回
空乘流如環無端如珠相貫如雁相序十舟爲紀十

無他校書劉公之

六

紀爲綱十綱爲總道淺則合一紀之力助之遇關則
合一綱之力輓之遇警則合一總之力禦之各倉卽
以原設部司領之而擇推知之能于其職者授之其
銜皆以主政歲運竣則陟副郎再運竣則陟正郎三
運竣則陟少參四運竣則陟副憲五運竣則陟大參
其或清釐有法纖塵不染六運竣則陟京卿可也其
卒則僱募沿河土著之民能操舟者爲之每舟設柁
工一人給餉十兩八錢篙工五人餉七兩二錢此亦
東伍之令也擇輓之日人給米一升五合暇日則弗
給也回空之日仍許其雜載鹽貨官給官收無許停

滯無載則給以下次口糧有載則弗給也兌發之日但以口糧給之其餉則貯之所至之地歲分爲八分一運至則一次給之有速無欠則全給之欠則扣除之遲則少除之差等焉以爲其賞罰也其督押則取諸沿河郡縣之幕佐歲運週則紀錄之再週則獎薦之三週則優擢之廩祿可無煩別奏也其餉則取諸運軍之行糧大率重舟二千役篙工萬人輕舟二千八百六十役篙工萬四千三百人爲餉十七萬七千一百兩舵工四千八百六十人爲餉六萬四千零八十八兩通不過役三萬人尚省漕卒四之三度其餉

亦可準乎此也其口糧則取諸米之羨耗者爲之官解官收驗封驗印無敢有淋尖陽斛勒指需索等弊但量以斛平槩而止斛實五斗以京斛爲制每大一升自通而德以及于揚五加以爲其等也冶鐵爲式而給之揚之加于京斛也每碩可羨一斗而四倉所收以四百萬準之每倉則八萬石之羨也運卒之口糧既于是取之而倉積胥吏之廩餼以及部司之養廉公費皆出入于八萬之中而有餘裕也其舟則以長運所罷之舟改爲之亦當漕艘之半也其大小則又半之也其河道則日日輪輓一過有淺則河臣

任其咎咎夫協其力無敢以泄玩從事也以漕督爲給以倉督爲委而河道津撫分地提衡經四重臣節制控制之矜帆影于江津問望于海若其爲難易豈不懸殊其餘米自四十萬耗羨而外所儲尚不可稱計也而東豫二省之粟尚未爲之經理也故曰節短而程程可稽時裕而事事易辦也若復推而廣之則白糧之二十一萬石亦可附此而行以甦吳越之重困也其各處解到銀鞘每舟附載其一二亦可以省脚價省防護也故曰漕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長運而此其大畧也

一曰疏理鹽法之畧

昔劉晏制鹽法輕重之宜以資國用其收利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取給焉而未嘗病民當時承安史之亂戶口十亾八九自晏管鹽鐵乃復蕃息所謂不加賦而用足儒者顧狂而不信豈非夏蟲之智哉嘉靖間籌鹽筴者爲最詳或欲于額鹽之外開中一倍添刷引一百四十餘萬者增引則不帶餘鹽也有欲中正鹽一引許報中餘鹽三四引五六引者總以餘鹽之尚多也有欲于正餘鹽包內加鹽一二百觔不等者愈以滋

夾帶也至三十三年乃行工本鹽將運司割沒銀每年扣留八萬二千餘兩作為工本以收餘鹽其時淮南止定價二錢五分淮北二錢然給價太賤安能禁私鹽之不闖出手故其法未久輒罷勢不行也夫商之收鹽于竈戶每引三桶桶重一百六十觔定價四錢五分計其出場橋壩船腳等費又六錢二分今每引給銀一兩視商價不啻倍之竈戶有不樂輸之官而尚肯觸私鹽之禁乎私販既絕而商利矣過計商人本資約二兩五錢三分而致一引其鬻之江楚或十兩或七八兩不等奈何無利特以壓徵太苦稱掣太遲利滯則本銷所由來也夫掣遲者邊商內商之所不利而水商私販之所最利也何也掣愈遲則鹽愈貴矣自甲戌更綱以來九年之間方經五掣為法之敝孰過于斯今之立法務使簡易畫一簡易畫一則無所容奸無所容奸則羣情各得羣情各得則巧黠者無所專擅匿乏者無所偏累矣何謂簡易曰以米易鹽聽其所之而已矣何謂畫一竈戶額鹽照舊輪之倉收到餘鹽亦盡數輸之倉過橋盤壩皆竈戶事但有到場買鹽者即以私鹽論買者與賣者盡沒其資則事體自然畫一矣倉鹽既具額鹽以引為主

餘鹽以米為主立法以後先儘本年現行新引止行正鹽不帶餘鹽引到之日仍照綱法就倉支鹽將以前歷下四年之引如疏理舊法編入綱內每年開銷若干約十年而銷盡蓋每引止行正鹽為數無多引到即向倉支兌更無守支守掣之苦則邊商之新引易售而邊商從此甦矣商人賣銀入手舊用課船齎送每有盜賊之虞而又募空船以來其費因無所出也乃其行鹽地方則皆產米新穀登場為價尤賤乘時收買勢必三息載米而來復載鹽而去是倍息也即歲數往還莫之禁也商亦何憚而不樂趨乎餘鹽既不徵課而行鹽愈廣則內商之困從此甦矣餘鹽既多又當設法稽考其出入之數以為米數之多少則請戶部增刷餘鹽引一百五十萬食鹽引一百五十萬盡發總漕衙門轉行鹽法道其餘鹽引以給官商興販遠地倉鹽引以給土商聽其賣鹽于直隸等府即淮揚所屬地方亦必納米方得給引于官而後敢賣鹽于食戶若所謂架下橋壩功蹟等項單鹽盡行革去何也淮揚亦係產米地方亦已罷去漕米輸米于官倉鹽于官原無異同也米交方與給引有引方便行鹽每年給過引若干即可以知其收米

之數其餘用不盡者仍作正數繳還報部以俟次年扣除所以不敢定爲之額者以年穀有豐歉戶口有登耗也若三百萬引已盡給發則收米當六百萬除漕米四百萬耗米四十萬尚當溢出米一百六十萬矣若扣除之引尚多則收米雖少而收鹽未盡之銀除三百萬引外尚有八十一萬三千五百兩併扣除之數又當數十萬以解部兌正餉也正鹽收引價五錢六分支倉鹽二百觔加耗三十觔餘鹽收米兩石支倉鹽二百觔亦加耗三十觔皆就倉支兌較定鹽觔以槩平之無使有稱掣之煩低昂之弊行江廣者

無他技藝通稿卷之三

五

照舊例分爲小包行直隸者卽定爲五十觔大包倉自給鹽豈許濫出夾帶之弊既免割沒之費亦除矣各商所齎鹽引卽于所至賣鹽地方繳還存司卽爲有司鹽法之考成也或以蘇松等七府及廣信一府皆係出漕地方而淮鹽不入其境察得七府清額歲當天下之半而浙鹽歲價僅六萬四千餘兩不當淮鹽三十分之一安得不爲之通融閤酌以爲七府應漕地也其江之南吉贛楚之承寶衛舊爲淮之行鹽地先年偶以軍興借出議還之說至今未決察得廣鹽歲辦鹽價僅二萬五千餘兩其裨益國計幾何乃

復侵及淮鹽六府之地聽其久假不歸也總之生民所急一未二鹽天下一家本無分地米者官之所急鹽者民之所需以米易鹽買者聽民所便鬻者聽商所之私鹽之厲禁可除越販之訟獄不聽所以使私鹽盡變爲官鹽也然尚恐淮鹽煎出之條不足當七百六十二萬七千之數則當以長蘆及山東之鹽通之昔先臣丘濬請行宋人轉般之法欲以回空糧船順載滄州之鹽至揚官建倉以受之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益滄鹽之值不當淮鹽四分之一往歲糧船及馬座等船所販私鹽卽此鹽也若以山

無他技藝通稿卷之三

五

東折漕銀照價買之卽以運船轉船帶回量給運價總之皆爲官儲利也又孰分此疆爾界哉要以公利于民而無甚貴甚賤之苦均利于商而無偏肥偏瘠之累視之劉晏所籌六百萬之額爲不足視之額課一百二十餘萬則已三倍之矣所謂最簡易最盡一而此其大畧也

一曰漕法所以可通之故

或疑支運之法既省且便若此何以終變爲長運也今長運可變必更有一法勝之何反踵行支運也且當時一年四運而不足今何以能行八運而尚有四

月之餘閒也曰今之立法固與往時異往時徵米于民而復以民運民運不敷而復濟以軍運夫民運必俟之農隙農隙而後能開徵開徵而後能輸載若今之市糧白糧則猶用此法也故四運而猶以爲妨農其軍運則俟民運既足而後爲接運接運之煩故不如兌運之便也兌運又不如改運之逸也今不徵米于民而易米以鹽顆粒皆官物矣官爲兌發官爲收受事體相關氣脉相貫如上下手之交盤各有端責而無所委咎稍有滲漏則旬日內便可稽考稍有滯則數程內便可更置彼此相制中外互稽何謂不

無他按察司卷之三

三

數乎豈若軍之勒索于民而官又掊剋于軍乎或疑軍有屬籍可稽猶難統馭何故捨現軍而又招募外水乎不知軍之獷悍成習狐鼠相沿久則難變也外水受直爲備饑寒之民利此儲值條索固在我也譬之商船皆是僱募何嘗破冑商貨哉而儲直視商則固已厚矣或疑清艘竭終歲之力今但言師月可竣何言之易不知糧艘不過三分載米而其貨七分載貨所載竹木重滯之物一過起淺盤剝費時幾何攬載起卸又費時幾何今則顆顆皆米固宜其輕捷也或疑積米至六七百萬談何容易設鹽積而米不繼

不幾悞運乎又或歲值凶灾地方閉糶又將何以濟之乎不知江南地本卑溼素無窖藏民間少有餘粟卽行轉販故有五月糶新之謠况漕米罷徵則此數百萬之米自須溢出吳越之間雖素流米而仰給江楚歲嘗居半往歲一遇秋成帆檣連雲蔽江而下逾時不售盡爲囤戶利矣夫商以米至空舟而反猶且估客如織况重以載鹽而歸之利乎若夫奸人遊糶天下一家本宜重創然米不出則鹽亦不入彼固無敢閉糶也萬一有之卽以悞漕之罰立置重典可也故徵漕猶有灾荒之慮拘于地也每每地方告灾則

無他按察司卷之三

三

求改折爲是故也今概折則民必大歡固可以豐穰之有餘補灾傷之不足也或疑長運四石致一今其爲法無所甚變所省遠能幾何不知計算之利總貴除多乘少調劑之法不過酌盈濟虛但以七千餘艘歲一空返爲費幾何米三貨七費又幾何卒與船以四而當一時又以八而當一其所省不可稱計矣或疑古亦有行此法者乎曰此固劉晏遺法也當時所謂江船不入淮淮船不入河卽此意也運法皆以官僱銷錢則以鹽利其法固可做也然則以鹽易米亦豈有所妨乎曰此固張詠法也詠知成都曰屯兵三

萬無半月之糧詠聽民以米易鹽踰月而得米數十萬夫以一郡且爾况以海內之廣乎由此道也奪驛軍猾弁之貪竊而潛銷其怨詈破姦胥黠吏之侵牟而盡翻其窟穴運速而官無疾聲之呼儲充而民無追徵之擾漕之可以通行者此也

一曰鹽法所以可通之故

武疑積鹽于官聽民易米不幾官自驚鹽之法乎唐張平叔嘗欲行之而韋處厚韓愈爭條詰以非之矣宋世行之而參政王隨議以通商爲便矣不知今之立法亦與宋時大異宋則自通奉楚運至真州自真

無從按察

手

州復運至諸州郡官自賣之各分富貴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其極弊也遂令人戶所納鹽錢竟同常賦有鹽不給而仍徵鹽糧者官鬻之所以爲民害也先臣丘濬嘗欲倣漢時官給牢盆之法官自煮之矣今煮鹽之利仍歸鹽戶鬻鹽之利仍歸商人特使人人可以爲商既不如先年之百計營求又不如近年之多方累報也人人皆獲商之利而並無私商之名也處處皆獲食鹽之利而且紆漕困之害也國家特費一紙引耳曩歲銷七十萬餘而不足今增銷三百七十餘萬而有餘也古人有言治鹽如治河治河者

過爲堤防則決若私鹽之禁是也故貴在有以通之治河者必窮河源治鹽則亦必窮其弊源弊源何在則院司吏胥而已若議論省頭緒清名色少規制定錄有魑魅神姦伎倆安所用之方今兵荒之後戶口衰減初歲行之不通獲一二百萬無以欲速害治法無以小利妨遠計鈔法漸復戶口日增守之三十年勿變卽劉晏之獲可以坐致也鹽之可以通行者此也

一曰清鹽通變之餘

聞之曰容足之地不越徑寸然度足而置步焉未有

無從按察

天

不蹶何也爲其無餘地也今但覩日前之利而挈鉢較爾以程之曰利且如是後豈可繼乎今欲通變則莫過于留其餘以爲異日地何謂漕之餘曰廬鳳安徐四郡之額米二十五萬未議也餘之而各處但有災傷皆可通融之以議蠲賑也東豫兩省之額米一百一十餘萬未議也災傷重者以蠲賑而廣皇仁卽可寓招徠爲十年生聚之計少有所獲卽可以爲收買治鹽之利更有所增卽永遠爲臨德津三處和糴之費蓋省漕之法有本有標治本莫善于屯田治標莫善于和糴而鹽法特其通變者也然行之江淮則

以通鹽爲捷法行之東潑終以和糴爲穩著也和糴之法始于耿壽昌糴三輔弘農河東太原穀以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過半唐臣陸贄謂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兩年一平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宋世轉般之法漕粟常至六百萬由其先以內庫發銀爲糴本穀賤則歛之歲歉則以倉儲代發而又歲收其折價以爲糴本故運轉不竭而糴本恆饒若今歲山東近畿秋熟之時米價至賤每石不過三四錢誠令各倉貯有糴本乘時收買轉盼及今已有再倍之息何至以穀賤病農而使其粒米狼戾也此項權宜在擇

無他技藝精者

清強任事之倉臣相時爲之蓋歲之豐歉不干其收成之日已先于黍苗芃芃之日也預期申請刻期疾赴如拯溺救焚度克有濟也如近日東撫所條漕八法中之所備載則東漕之弊盡徇之乎江南也東豫之漕永折而行和糴二邦之民其庶幾有瘳乎然行和糴者必先虛一年之物力乃克爲之今折漕所儲收買餘鹽外尚有八十一萬三千五百兩之餘若每倉分發二十萬則一糴一糶自應有四十餘萬之息此四十餘萬者不以充正課而以當災荒餉欠之數民間雖欲不樂樂利胡可得也以後歲歲相因以

母權子但不以飽食汗之腹其爲羨利率有涯哉此又漕之餘也然而三百萬鹽引所易之米除正耗四百四十萬之外尚有一百六十萬之餘也此所謂運三而羨一運九而羨三者也大約使京倉恆有四歲之儲淮揚恆有兩歲之儲各倉亦各有一歲之儲則雖有水旱軍興而無虞矣然後折漕止折正米免徵耗米可也再減之而每石止折銀六七錢其亦可也推之以及于南糧其亦用此道也何謂鹽之餘曰通天下之鹽課兩淮尚不及其半以淮鹽裕漕遂當天

生利米

以甦窮黎之歎扑干而先臣霍韜所疏鹽法利弊則以復鈔法爲上策若鈔法果復則收餘鹽者以鈔不以銀此三百八十餘萬者皆餘也而屯法與鹽法原相爲表裏若內鹽既通邊商得利所收引價亦漸微本色則邊地益闢邊防益固凡此皆鹽之餘也而獨可以行于今之時何哉因時故也因夫民之困于輸漕也至此而極望折漕而不得故雖折至一兩一石而不怨若以萬曆間計之則民尚且不願也因夫鹽價之賤貴也亦至此時而極江廣有六七分而不得一觔者故以鹽易米人所樂行之既久則米與鹽

遂爲常平之勢米貴亦貴米賤亦賤米通亦通米塞亦塞更不得復相爲低昂若在當時鹽賤之時行之則商亦且不願也故曰亦適當其時也然而所難者有治人無治法理財之人既欲其心計疏通周知利弊亦欲其綜理周密不厭煩瑣而尤以操守潔清念公家爲主不然江海之潤祇供漏卮緘豪豈有裨于國哉昔劉晏掌利權三十年而私家乃無百金之積故能行其法而無弊茲無乃亦有其人否乎故曰今亦適有可爲之機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三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四

桐城 蔣 臣 誰龍著

序

追壽筵母序

余以哭先慈之明年淚枯臆盡筵君過余執手殷勤勞問備至中坐致辭曰僕將有請於子也然聞子寢苦以來斷絕詩文甚厲竊未敢言也余謝曰子將何言筵君曰堂上有佛齡七袞矣將使子言之藉鉅卿名公以永之可得言乎余逡巡避席曰凡不孝之所以斷絕詩文者謂夫志有所至而不敢盡也今將言人之親如自言其親而敢弗盡乎筵君則復泫然曰甚矣子之罹斯戚也其類我也曩者先慈見捐五十有二齡耳一日之養未能自致聖善之述伊於胡底今十有八年矣聞子之憂未嘗不惻惻然攢予我衷也余曰聞子之言亦竊願有請也吾不憂夫致愛與慈而不能自致者矣願聞子之所以娛生也怡顏堂上退而省其私淚痕常在隻影傍徨憐兒獨苦未嘗不重悲其臆也此不孝之所以婉轉而不能自達者也筵君曰蓋有之矣十年以杜余嘗飾喜於前則追壽焉如並壽焉客卿吳先生爲申不二之旨以言焉

子將欲之乎言亦豈有盡於此者乎余讀之而潸潸而流涕曰甚矣客卿吳先生之能廣人意也然而人之意有不克自廣者在也已逝之不可以復續也如天摧焉如川竭焉如落日之無留照焉皇皇焉其求之而終弗得也俛俛焉其極往而靡所不之也達生死爲虛誕齊彭殤爲一致修身俟命其奚爲不可而以視吾親則是喜非所懼而懼不可爲喜也筵君曰身在痛者不能自言其痛並火而炙斯能傳之矣今以子之意言我之言則庶乎其可矣余曰是則子之意而已矣今使子之慈君緩履未艾過於期頤黃髮兒齒而後就木子能勿悲乎即使金丹可就白日上昇蓮孕香光彈指安養而子能勿悲乎故夫鼎湖龍去猶有泣墮之胡金棺踴霄猶傾血淚之雨凡子之於親不可以盡者也不可以盡則終身如一日焉曠劫如一日焉不得於壽而追稱焉六之與七其未盡焉皆於無可自盡中與之俱無盡者也筵君稱善曰是誠我志也然而先慈之聖善余小子彷彿識之亦將使子備言之其可也余曰此亦所謂不可以盡者矣貌人者得其類上之三毛傳人者載其生平一兩事而子之於親枯槁發其幽憂手聚寄其永慕

亦豈能有盡乎然余聞丘氏之母謂其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有遺行以辱子也今余與若之母皆未嘗有遺行也則庶乎其一言可盡也然君聞已歛歔歛足悲不自勝嘆曰子誠知言子誠知言夫孝慈敬讓如先慈者余小子十日數之而不盡其事至其劬勞盡瘁黽勉有無以佐家君子者亦未敢言也言之非子所謂吾以娛生者也然吾悲悼之中悵惘惶惚不復能識先慈之貌日夜求之禮西方聖人以祝之十有餘稔矣忽復夢見記憶宛然矣豈子所謂未嘗有遺行者實開其生面乎余逡巡再拜遜謝不敏退而詮次其語以助芬陀之供

率太翁雙壽序

傳曰資於事父所以教孝也資於事母所以教慈也士之負才抱志卓然將有見於天下者或以嶽降或命保茲聲華垂於竹帛勁氣薄於雲蜺至其私心自念亦祇是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以貽厥耀焉爾乃國人之稱之也則既曰幸哉有子如此矣是以古之君子顯榮其親非敢自慶其榮且顯也夫榮之與顯卽一人一家之事耳而非有關於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則君子不以事親爲凡父母之於子也亦視其賦之所近而資之已矣材質闇陋則資之以州里志意非劣則資之以薦貴骨體堅卓思慮深長則資之以遠到之業命世之量故爲人子任重天下先憂後樂致其身而能畢慮焉斯可謂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矣我國家待士禮隆移孝思洽凡士之宣猷綏靖者貴其所生方之前代爲特重今皇帝御極之初首沛綸綍子方離蔬釋輪卽其親獲膺煌煌朱芾尤爲殊異以故人臣報禮亦鏤心次骨捐踵頂而靡悔也今給諫率君在公卽首科所得士也筮仕於桐桐故巖邑政成爲海內最以上第補西臺御史故事部所上次無所變今天子手握泰鑑親賜覽裁受君奏而

奇之擢列梧垣卽梧垣亦嘗調所應得惟是疏遠小
臣片言感動受知人主則前此所未有也君旣感殊
遇益思報稱顧念天下事多所可言堂上不瞻則郊
草不曠白刃交前不顧流矢人臣不務擇言靖獻而
徒損拾瑣屑以博蹇諤之名又義所不敢出也會寇
訑甚烈君首上修省一疏伉直無所諱而君致身之
大節已可想見上方銳意嚮用悉賜採行而君且移
疾暫歸蓋君是時已七年於外矣君歸政與尊公我
祖翁懸弧之辰值而太孺人亦以前此之五月爲七
袞期稱雙壽二三子則謀所以侑觴問序於余余惟

集賢堂題詞卷之四

五

仕宦而致榮膺鼎養而擊肥鮮若蘇季之哀黃金買
臣之懷半綬以誇耀其鄉里此世俗之所爲榮顯也
賢人君子則不然要以其身爲天下重夫能重其身
於天下者乃所以重其親於天下也方君蒞桐之五
年桐人愛之比於朱邑一旦天子有汲黯魏徵之臣
正色危言繫霍不採海內蒙休其爲太翁若母壽者
寧有量哉余聞太翁方正和易居鄉有太丘彥方之
風君雖旣貴而十畝閑閑不入城市太母淑慎淵塞
慈儉有加焉夫水淵深廣則魚龍生之林木鬱茂則
鸞鷟集之太翁泊母所以自致榮顯者厥有其繇矣

在公歸與其卯君葉衣迭進卯君亦騰驥接武不減
驃騎諸孫氣已食牛森森玉立太翁及母引滿而進
一觴不亦康哉里中近多耆壽若乃年及期頤天子
問焉海內一人耳在公年方茂從此敬歷中外踐列
台鼎而堂上之邑方孺匹美而並稱焉則在公自有
所以爲榮顯非夫世之所爲榮顯也是爲序

集賢堂題詞卷之四

六

代賀何師杞予告榮歸序

不佞材質謏劣天子畀司國計待罪留都心計惛
拙奉職無狀幸賴諸郎署實賢匡其不逮積三歲得
藉手告成事以上報簡書退而聽黜幽於考績是行
也道出桐子桐子二三文學與家弟都甫稱石交也
東緣饒樂班荆旅次進而揖曰謁先生而願有請焉
先生知吾相君何公實賢公之子又以尚書郎日左
右先生知吾相君者莫先生若也今相君畫錦適歸
先生適來願先生一言以美之夫游於鄉校以議執
政吾黨之所恥也詩不云乎我邁之子衣赭纁裳是

無他長等遺稿卷四

以仲山著保茲之勤而吉甫作誦彥博成德威之伐
而子瞻勒銘先生豈有意乎不佞則遜謝曰某不文
何足以辱稱相君雖然相君之賢天下莫不聞天下
皆以相君難進易退歷年少澤施未久其自縉紳大
夫外暨邊徼蠻貊下逮走卒兒童咸願顧焉想望太
平庶幾哉旦晚召用以佐天子緝熙之治惠我元元
無疆惟休令其休沐所謂於汝信處於汝信宿也奚
敢以是爲相君稱哉然亦竊願聞諸君子所以美相
君之意也諸文學相顧遠邇曰吾黨草莽誠未敢深
言天下事然嘗徵之古人矣子與氏以正己物正歸

無他長等遺稿卷四

八

之大人大人者智名勇功之所不居也漢稱丙魏唐
則房杜姚宋宋之韓富諸賢於今爲烈矣以視吾相
君誠未知其孰賢然彼所謂社稷臣者非歟會其時
而因以有爲焉夫亦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豈
令彼數君子毅然欲有所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則
迫以其身赴功名而無所跋扈焉其於出處之間立
身之大將遂行所不可知者矣曲江功名不逮姚宋
而致人主有得如風度之稱肥鄉功名遠遜富韓而
使子明有繞牀聖人之嘆然則使二公者與彼顧賢
易地則然矣是故論列諸賢亦論其有所不爲而已

矣有所不爲者子與氏所謂正己宣尼所謂以道素
誓所謂無他技則可云異世同符爾已自吾黨之習
知相君也其衷退然其容穆然其儀抑抑然其門庭
宴然猶然其子弟溫溫然秩秩然斌斌然即童僕亦
馴若木雞然矣吾鄉亦仕國也世所傳政府最貴倨
自公柄政乃不殊寒素過其第巷無居人也若乃孝
友內修懿嘉外著凝重之器如山淳泓之度若淵聞
人之善未嘗不若已有也聞人之過未嘗偶自其口
出也坐無顧氣之賓案無涸俗之贖貧落知交如將
引痛推獎後賢如將弗及似昔公之至性則然耳古

之人有言曰志於功名者則富貴不人其心志於德者則功名不關其慮以觀於公功名其若塵滓矣夫在襄內者不能舉襄公之能不爲姚宋韓富諸賢者乃其能爲之而有所不爲者乎吾黨式於古訓景維哲人今之所稱後之所師也其或繼公者待焉而興是賢乎後不克稱則滋愧公耳若夫經世大猷寅亮維績則有聖天子之簡在在吾黨其何敢與知焉不佞聞之作而歎曰知言哉知言哉吾乃今知公之所以受知於主上及主上所以眷公之獨至也正已而物正惟公其無媿斯言乎始不佞與公同籍私自

幸榜中得人最多必首屬公矣公風度端凝神識深邃繫海內公輔之望者垂三十年公獨恬然物外若不知有仕進事及公癸丑所取士先後爰立矣公猶以積薪淹在常伯會主上神聖每百僚入對獨公敷奏詳明進止寧謐則已目屬公銳意大用矣時邊騎海都城中外皇懼惟公安定鎮物不異平素在位者咸恃以安而公先後兼邊情及大帥不可專任數十事悉合機宜上乃惜用公不早卽捨擢中宣麻虛已聽焉制下之日中外相慶蓋已人情賢於夢卜當是時公在政府同心密勿定大疑決大計惟公多所區

畫寇關出境而公亦遂勞瘁時引疾乃上愈益勸用公每拜起不勝輒使兩瑞掖以行及頗以疾請暫假私第則中使旁午於道問起居賜藥食若家人父子然一時得君知遇之隆未嘗有也公亦感荷非常夙夜匪懈自矢以報當是時明廷不難以子儀彥博之禮優公公乃瞿然曰人臣未有殊地異能足以釋主憂致上理乃敢以蹒跚之身久負竊位誚又重以當渥隆遂其驕蹇吾內媿若攢矛汗悸矣今在位諸賢同心一德諸賢爲之卽與老臣爲之不異也此則公所以亟請意乎而天眷日勤佇問勿藥自中丞直指以下非時得以起居上聞旦夕璽書頻煥日趣舍人治裝公雖欲不爲姚宋韓富諸賢其可得耶諸君子若問聖天子之簡在亦惟是諸君子所稱正已物正而已矣諸文學乃相與拊心歎曰此足以爲事君者法抑將爲井問之光乎不佞楚然曰豈惟井問天下賴之矣書言不矜不伐詩稱亦鳥凡几願諸君子之無忘斯言也遂次其語爲序

壽范亂侯年丈序

憶昔乙亥之秋余操小舸挈家避地江左泊蕪華中
有客迎余指之曰世將治矣吾子其出矣山諸已乎
余驚問故客曰今天子憫世不治有詔悉徵天下賢
俊子不聞乎此聞留京士大夫居相謂未嘗不及子
也如子者皆出而圖吾君故知天之欲平治也余曰
惡是何言僕未有干時之資借交之譽落落寡儔誰
其相及即及之其亦未可以苟出也雖然天子行之
意且銳法得無中罷乎客曰何謂也曰古未有法行
自上而能獨運者也今士大夫積習已深竊位攘祿

視爲固然其護局也甚固其設機也必險一旦謂不
階科目驟與同列非目所習見則駭且笑矣吾慮夫
舉者之不以其人應以其人恐適以供其催殘遏抑
之資耳子相與試觀之客曰主上神聖其敢以廢格
詔旨自取罪戾乎曰惡惡敢夫道之將行也則衆利
其成道之將廢也則衆幸其沮凡事不出於當事貴
臣意而能將順其美者吾未之前聞也且以帝堯雖
聖而崇伯共驩之舉稍重違僉謀意至十六族之畢
登皆在側陋明揚之後則天下事從可知也子曷與
試觀之已而詔旨屢切責始條上其事逾兩載始稍

有不至者如寒鴉數點之依上林然而鷹鷂逐之惟
恐其不去矣子丑兩闈試錄山稍稍用譏訕亦自明
其非貴臣意獨天子自爲之爾矣法不可以終罷則
姑與漫試之而憂憂焉操尺筆以隨其後曰是且未
必有才其應得者爲誰其相遠者爲誰以爲是足以
待天下之賢俊矣其然豈其然乎維時事者若維斗
文止茂先伯宗士業眉生諸君子久爲世所知名若
夫吳之有仲醇圖之有紹和越之有僧摩及三晉之
有辛復元范亂侯也皆當世之所謂典型也摩娑鐘
鼎心欽法物之觀規度榘構具識棟隆之吉乃張陳

旣已冥鴻復元又且下世僧摩禪心枯冷余意其已
落萬丈寒潭而不忘用世豈所謂冷灰爆豆者與亂
侯篤行秉義殆今之太丘彥方之流也而論者猶且
矜慎如不得已豈顧出幼子童孫掇拾墨跡以取上
第者下乎亂侯旣待詔京邸其諸子鬱茂階庭有若
慈明兄弟亂侯方欲以用世之業付之而躬效陸生
翱翔其間乃其子曰菊者輒從衆征諸君子乞言焉
以爲胤侯壽夫世非真能用亂侯胤侯亦非遂樂爲
世用也獨以舉世摧殘遏抑之下而與于斯舉者猶
親若人焉亦以人心之同皆有不能自昧者耳其嘗

觀高皇帝時求賢之詔凡十六下其論鄭居貞曰考
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
生雖老猶足傳經觀夫鮑恂陳遇諸君子爲當時所
禮重如此故能致治極隆遠軼唐漢今乃以爲創格
比之閭位且徵引吾家癡伸之語謂亂亦非難胤侯
其以此語俾諸公子誌之異日有能修明高皇帝之
法破庸人之論則胤侯之爲時大用故未有艾也是
時復元以布衣入長安不肯投一刺公卿皆北面就
見徐君瑞明抗疏言天下事拂衣遽歸陶君夷齡衆
謂宜待詔金馬備顧問而黃陳兩君先後請長纓世
豈謂無賢獨鮮當貴臣意耳明天子卒銳意行之不
至中罷天下事則猶可爲也

壽楊母黃孺入七十序

余以抱疴匿影江上友人大中丞天衢金公則馳書
抵余曰吾與子之苟倫視息也自視若浮薄然喟然
而無所用有身也如贅處世也若寄吾托高天厚地
之間而忘其踽踽也吾驚匪狐匪鳥之世而任其干
徐也然子方有母愉愉焉屬焉愛日正長小宛勸
明發之思春令深無黍之戒凡子之所以爲子者吾
可得而意知也吾不幸姑岬典思每懷靡及然吾尚
幸爲人孫吾母之母故在也吾母楊太安人外王父
體泉公之愛女也所自出者爲張今之黃髮見齒而
撫有三世者則黃孺人孺入特未嘗腹先太安人也
自其來嬪時先太安人業已于歸孺人晚乃舉子其
視先太安人愛敬有加焉不啻如其所自出嗟嗟諸
孫嘗逾於所出者之所出也即不肖遇藉時孺人適
適然色喜語及先慈嚴之見背未嘗不淚盈盈欲下
也蓋慈與和之兼至求之形替之編未易多見也今
仲冬六日爲其設悅辰葢七袞於茲矣不肖憂患之
餘無能致青鳥鸞笙以介繁祉敢勾子一言以效椒
馨之祝其亦猶子之所以爲子之志也余讀未竟喟
然起曰嘻有是哉夫世之盛也則箕疇之所錫極者

莫陸於壽故良相公卿頌禱以永之采菽烹葵以綏
之閨房有琴瑟之靜好棠棣遂壘麓之湛樂卽一室
之太和矣及其衰也則中谷有仳離之歎茗華有率
野之嗟仳離賦秋伊有其人卽卿大夫之能室家相
保以迄於黃耆無疆者蓋亦鮮矣當斯際也而猶得
率子姓洽姻隣奉頽霞雜佩之徽音中外蘭玉旅進
迭起奠竿洗爵相與祝維祺也謂非天之所篤厚可
乎始余與中丞交信中丞之能爲子也其立朝也伉
直而無所懼其處已也和平而無所憚素絲羔羊之
風足以廉頑立懦中丞嘗曰吾素奉庭訓蓋亦有母

儀馬及聞黃孺人之相體泉公也積德累仁厚施任

卹則知中外之所觀摩夫亦有所自矣在易之繇曰

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而後世遂有白雲黃澤之附會
瑤池桃實之侈談此宜無足道夫父之母曰王母母
之母亦曰王母若根之滋夫莢泉之比於地也惟地
厚生而母以之然則母之母猶地之比於崑崙也或
曰非其所自出也亦有以異乎曰非然也凡氣類之
相感者必本於其志志不異於其所自出斯無能間
之矣孺人以名御史之後嫻於內則服禮秉義無不
可以爲女師者有丈夫子二人長以文學蜚聲仲以

新鈴奮跡諸孫玉立亦旣稱純嘏矣顧乃得中丞公
以一代名碩退而受茲王母之介福豈不休哉中丞
公孝思不匱追憶楊太安人佩乎其如有見也穆乎
其儼若思也顧乃於孺人之介茲繁祉也益深杯棬
之戚焉則孺人之所以篤愛敬於太安人者雖微中
丞言余旣已惻惻心動矣嗟乎時方多難未有寧宇
余頃且浮家泛宅未能以一枝貽家太恭人安因爲
孺人壽而余與中丞計所以爲愛日者蓋交擬爲勉
矣是爲序

無他表堂遺稿卷之四

上

卷之四

賀魏瑤海徵拜少司空序

代范景文

主上握符懸鏡綜覈庶務知人善任使而於推擇尤
儻爲允重每公卿集議取自上裁率多所更定或先
後四五上然後得請某備位密勿仰窺聖慮淵深進
賢如不得已審事因以程能雖復兼聽並觀而斷自
宸衷有萬萬非臣下可測識者至是冬官佐理需人
廷推瑤海魏公以應蓋朝奏而夕報可焉一時咸嘆
主上知公之明信公之篤而因以徵公獲上之有素
也公性靜志和中通外朗器宇沉毅秉心淵塞含弘
足以載物冲粹足以協恭海內士大夫望其丰采無

無能其望焉

上

不爽然意盡與與然灝然不厯不柔不茹不吐可
謂正色直道有古大臣之風者矣公筮仕二十餘稔
敏歷中外所至有聲方其奏采東土分符下邑地當
河流之衝磽瘠煩敝擇便者所望望然去也公獨允
度撫綏用底厥績政成爲海內最召入瑣闥爲獻納
侍從之臣駿駿隆貴矣公意中欲然嘗有以自下者
罔不夙夜念在公家其所建明不務矯激以獵一時
之聲譽惟務持大體明大義存萬世之公是非於天
壤而未嘗與以已意會時方陽九非捷赴榮廡走險
如驚不則駢首糜碎已耳惟公不磷不淄介石斯貞

無能其望焉

上

不俟終日迨乎聖人御宇崇朝廓清則卽家起公首
掌天垣以天垣爲持輻之軸而公則衆正之標也以
故濁亂薰穢之餘一時反正殆盡會遷奉嘗去矣而
軍國大計及大推舉猶今就公取衷焉蓋公之抗節
潔身中立不倚者雅以毅然自信爲上所知而公論
翕然亦咸欲倚公以爲重則前此未之有也當是時
議者已不欲勞公於外而公意以爲人臣膂力方剛
亦惟是經營四方可以仰報君父旋秉章江之鉞則
再月政成百廢具舉簡蒐綏定民用大和會寇大殲
入公乃慷慨誓師整旅東上爰彰顯允之威遂著駭
喙之精未及逾河寇已宵遁天下嘉之方銳意嚮用
而公且移疾歸矣蓋公之清畏人知勞而不伐其素
所蓄積然也公旣歸里而堂上之懽色養備至及兩
尊入捐館而公獲以驅馳盡瘁之身躬視含歛靡毀
支牀致愛與慈豈非漢大夫韋彪所云天之全公者
乃獨厚哉公方索冠樂樂恬然無出山意而俞旨之
及不復後時則知曩者嚮用之誠若有不能旦暮需
者某嘗以爲人臣遭際熙明起家韋布一旦致身通
顯躋列卿貳揆之報稱可謂至榮況其遇不世出之
主有特達之知者乎是時海內用兵既訖已甚軍興

之需取給於大農與仰資於澤虞者分數恒相低昂
然大農所仰屋猶是軍儲一事耳方今陵廟之壞設
險之利以及河渠之通塞屯地之芟梓惟是司空一
席地利用體國經野有以佐公家之急往者部務無
問簡牘皆其長一人獨肩鴻鉅而其佐或祇取優游
坐嘯紙尾畧銜名而已今上課效責成如驂服之並
駕金石之相宣而又舉惟其賢任惟其能初無分於
長與貳卽以謏劣如某者亦從佐部之日簡在斯列
況公之訂猷碩德令聞風譽有什伯於某者乎公之
來也某等皆公掌天垣時禮闈所得士也情深親止
則斷余一言以待公之至余何言哉亦惟是述上所
以雅重公及公所以自致者如此公其益懋新猷對
揚休命以光中興之盛治哉公是科所得士若而人
未十年而以功名顯者獨爲是科冠亦足以見公睿
識之一端矣是爲序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五

序

桐城 蔣 臣 誰 恭 著

陳徵君文集序

古者君子出處隱顯之大端備於乾坤之二義矣夫潛以不見爲德而其位處乎下陽之長也則可以進而之見之揚之躍其履爲泰其遜爲畜故君子居之陰之疑也位偏於四而始隱矣四則多懼僅以括囊免焉不得已而託之用晦焉者習則爲夷謙猶慮剝是以君子弗貴也白宣尼序次逸民而以身附其列

無他技堂

卷之五

後世乃益重山林吾獨歎皇甫高士樂取巖棲谷飲茹芝帶索之流此亦奚所裨於當世務而少微列曜有疇其明當之者亦愧矣歷觀以來惟陶家先後兩隱居洎河汾夫子華山處士弄九公三數人耳其人皆足以明于當世之務其居之也恬而裕其持之也確而正天下以其出處下安危治亂之重輕其出也猶不過如山子黃輪騰驤天路其處也則所謂空谷伊人輒比於龍馬威鳳蔚爲禎符斯固已難矣明興二百七十年惟裕陵時昭武一聘差強人意然出下以正識者猶有餘憾後百餘年而雲間陳仲醇先

無他技堂

卷之五

生出焉仲醇以不可一世之才年未三十卽棄其所爲青青矜珮去而著書學道王文肅公引爲畏友大宗伯董公文章風藻掩映後先羽儀百代顧獨兄事之無敢比肩齒遇自是薄海內外誦其片語隻字珠若琳瑯天球遂使價溢雞林寶騰爲屬雖復山箭海獐牧豎黃童聞人稱說麋道人無不翹踵跋躍其芳之意達于顏頰者先哉千仞之德輝泥蟠之蹲蟄也先生旣三薦不起而余友黃石齋每歎先生經世大猷不宜終閤昌言于朝欲以國初金華壺關一席以待先生世亦莫能用其言然則先生將終以磻谿老耶雖然先生之言具在是其言上歷歷關于當世之務而其斟酌古今闢幽微顯眞足以鑒心開眼換髓生香斯亦所謂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矣章子青蓮旣盡發先生之秘先梓其十種書以傳問序于余顧余何足以重先生乃先生則旣已自言之矣昔先生謂穀城鹿門之隱皆先有所託以自見然後名遂而身退若文肅父子若玄宰亦當世人傑也而不難以其身下先生其所心折于先生者端有在矣豈獨以文哉然余觀先生嘗取吾家少伯及魯連及留鄒兩侯系之贊一似有詮次逸民而以身附焉之意然仲

連尚矣彼三君子者皆所謂四之多懼而終以括囊
自晦者也若先生之與仲連乃所謂潛德也是爲序

楊古度詩集序

來元成之李吾郡也以愛士惠民稱吾愛之重之傳
之墓之而未及一預執編氓禮楊古度之在吾里也
以篤行力學稱吾愛之重之嚮之慕之而未嘗一定
梓曰交此皆年來恨事也頃與古度俱賃春廡下乃
得交古度且得讀古度詩因古度乃益知元成矣元
成叙古度詩謂此道濫觴於今爲甚大雅不作必有
興起之者吾於此益復喟然吾行天下多矣所至必
交其賢豪俊士其以能詩文稱者吾未嘗不得見也
然如吾里之家絃誦人人自謂握隋懷下吾兒亦
罕矣雖復未知所裁亦既斐然成章矣至於古度遂
可踞壇坫稱者宿而元成獨惜古度之以能詩寤寤
而愈工者何也夫詩以言志發乎性情止耳豈論其
寤不寤工不工耶雖然吾于古度不能無深責焉昔
太初先生一抱贖椽耳以避罪入太白山歷終南越
華衝涉汴泗趨鄒魯遂游吳越吳越人望之若神仙
中飄飄有凌雲之氣被其俯視公卿殆若鵬飛之睨
赤鷁矣以古度之才若此顧乃屈首僑伍間終日作
蠹魚攻苦競一雞肋不休俊市兒買豎幼子童孫皆
得挾赤仄投木瓜以踞其上然則古度之寤不獨以

其詩之工也嗟乎吾里非能重才者也他不具論卽如吾友休那使在古人中自當於皇甫士安林和靖輩求之文休那者不少矣一逢儉歲遂令其諸孫騏餓以死此時飽妻與馬雁鷺餘稻粱者何限豈非千古恨事乎故吾里獨能產才耳非有能重才者也然則古度之寢又烏能已也若元成者吾欲取黃金以鑄之

無他表

陳伯璣詩序

余弱不好弄就口食時繞先慈君鄰前先慈君口授少陵詩日一二章以爲嘗七八歲乃就童子塾已能私作五七言近體及歌行長句輒爲諸長老所提獎後四十年言詩者盈天下余乃不復稱詩或問余以故余曰詩難言也卿雲以後千八百年尼父刪之僅存三百有五周召吉芮才詎出今人下而寥寥若此河梁絕響彭澤代興敦厚溫柔僅存嫡系鍾嶸才不逮人擬非倫匹燕泥庭草益用綺靡三唐遂若爲功令則與今之帖括不異餽餽梟蠹寧復有詩也哉世悲李杜不預科名惟不預科名所以成李杜耳每見唐人選唐如篋中英靈諸集皆與詩趣乖遠故知偶然興會如禪家下句絕去思維要以拈出本地風光故可以興觀羣怨晉鄭諸大夫賦詩言志但陳往什非必已裁志之所之於焉已足豈必借面差排猷酬奕奕方稱作者之林哉嗟乎詩有六義今四已亡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矜體格之峻整琢字句之幽絀卽以施之溪山雪月亦總名之酬應斯未可與言詩已矣頃來豫章口與士業共道此語士業頗以余爲知言忽陳子伯璣投余以感懷五百字余讀

之見其忠孝淋漓感憤激烈大似少陵北征石壕諸篇也伯璣將有詩刻謂余與士業當序之夫以余素不稱詩之人何足以序伯璣伯璣秀發穎捷世其家學森森毛髮若覲江山余于機部先生座上一見已心儀之復讀其制舉藝如劍鏑珠光不可遏視此所謂奔軼絕塵一息千里者也余雖未盡讀伯璣之詩然吉芮諸公亦僅以一兩篇施諸後世媿余志力已衰不能坐進此道伯璣年方韶力方勁於以窺古人溫柔敦厚之旨當不待年而得故以余所以不復稱詩者告之伯璣其亦以余爲知言否

邛山月序

原夫鳴千之響難畏佳以成聲般繡之觀師愛寬而設色赤豹具質於澤霧迎陵演暢於流鈴要以倚觸境而才生倚用物而機發雖標韻各殊臻極靡至衆嫩畢滙斯稱立言其揆一也代有升降習亦因之舜華謝其朝榮汝候乘其將至贊皇不吝駭選便稱八代之已衰虞陵誤棄火軍未信三年之伐愷但可謂統屬之掩泣豈可薄締綌於不御哉近代湯臨川雅稱哲匠其所稱述李何諸君子不少祖戈但謂前人業已登峯彈精更難居上後有作者稱能而已僕嘗歎以爲知言若乃獵名下士務攻前好以爲功渺識小生亦逐後許而標譽譬螢燭之焚岱麓蜺弩之射空雲無責耳矣吾何難焉聖俞唐公系本虞叔之祠封秀挺謝家之玉樹服其球璧度越驛驢鍾碧峴白蘋之勝湖山羅萃於文心苞清霜紫電之英月露縱橫千藻思一口吸西江盡洗野狐風障七襄麗北斗早懸蟠虎雄才子太叔美秀而文飽衆軍典贍而逸稽古隸事奪席十重關捷聘妍程量人斗昔從蘭譜久識超宗之有鳳毛近藉崇陰益歎鹽車之淹轡足標岑託想方錫爵而懷美人蘭芷損芳願擁披而思

公子假古人其可作吾誰與歸將未墜之在茲匪阿
其好退舍以避序而歸之

楊侍御奏議序

文山先生曰忠孝者世之勞人也詎不信哉余少時
見鄉先達稱長安有六字決心竊惟之以爲臣子荷
賴恩私宜不若是忍此見游譚狎暱之徒及操一藝
術至者往往厭所欲去蓋士大夫不爲無益之事無
以悅有涯之生則所謂猶賢者也浸假數十年天下
遂已多故謂可少變而今觀之相矛方熾背憎滋多
民之方殆視彼獨勞能無愧與余友楊公以漢陽令
召入補西臺御史漢故黑子地自國初迄今令無顯
者公用之鴻纖畢舉民俗丕變其報最屢冠全楚則
猶之乎以邾滕附邑爲政於諸侯也比入西臺余時
抱病長安公日延至坐旁闊抵掌論天下事輒至流
涕每謂余曰籌天下者先須定其勢次審其機譬之
奕然成敗所爭止在先後一著良醫之治病也將侯
沉疴漸有起色放則未能逆觀機定有可轉也今勢
且極重機之乘也茫如江河趨而益下深荷主知空
言無補卽言之亦祇是人適政間鹽米瑣屑之事旦
晚安得遽見太平卽萬死不足贖責矣余間語公曰
不然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事也嗜任之而嗜謀之雖
陳謀如益稷楊恐無當語不云乎信而後諫乎亦先

求其可信者而已矣若昔人之所以責陽城者斯夫明於信與諫之義吾未敢以是望子也公曰求信奈何余曰詩有之題勉從事不敢告勞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與其喋喋而稱之孰與乾乾而任之乎以故兩關之役楊子卒用盡瘁以勤事死嗟乎公之死也天下莫不悲之而公旦晚不得速見太平之志至是乃滋戚矣余觀公真有任重天下之心有所不爲之節獨是時不足以宣其用年不足以竟其猷爲可惜耳余既哭公於邸而冢君達可乃哀其先後奏議梓之以傳余受而讀之不覺哭失聲蓋自公出關

牛化北書

以後從黑峰赤羽中肩頭踰嶺之語皆余所不及見宗澤在軍中每諷少陵出師未捷身先死語便淚流不禁至性所存不可強也而先此諸疏則政與余流涕時所敷陳語也言則止此言而不欲盡者固所謂審機度勢俟陽子之可以言而後言者也嗟乎人琴之痛於斯永絕開庭繫馬落月棲梁燕燕居息彼何人哉公既勞於國而達可當山摧水壞之餘間關忍死將慈闈奉遺蛇撫諸孤雖何叶閣使公之精忠大節不致泯沒無聞皆其血淚盈眶雖壯腸斷時事也嗟乎楊氏世有勞人矣

南京兵部志序

傳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嘗於西北豈不然哉天祚我有明高皇以神武起淮甸定鼎金陵而罕僭亂北掃殘邊易於拉朽震古以來未嘗有也秦時所謂虎踞龍蟠攸鍾王氣千有餘歲乃極於斯彼六朝閭閻位烏足以當之迨我文皇肅清沙漠遂欲資瀕陽上谷之雄以控制海內議者或疑江左文弱氣稍未長故不遑代而徙此非通論也宋及漢唐雖皆兩都並建號爲陪京不過一司封留守耳張官置吏無聞焉我國家初治北平猶稱行在列聖相承有那

鍾復書

言

其居而留都百度率無改於高皇之舊譬之大輿兩轂並馳亦猶天運明兩繼作是以楨幹茂於本根出內靈於呼吸二百餘年金甌無缺日月所照控制萬里既無鞭長及腹之虞亦鮮泉竭在中之慮前代體國致治未有若斯之隆也然前代樞密之設與中書時人主倚焉如左右手號稱兩制其兼攝者名爲使相國初亦因仍之故徐當開國迭處斯位逆庸既誅中書旋罷樞密不設夷於六官而當時裁定征討無日無之築勳銘常光茲來襲則安見邦政之司趨於密院也乃前代軍戎盡歸制府司馬子部復有其官

今之司馬非昔之司馬此亦微獻者之所宜深考矣
承平既久文治基詳八伐稍鈴儒者弗道留都自靖
難家父老長子孫者十世不見兵革六師元戎徒養
尊優維復靖遠文成諸賢先後輝映要以舊貫可仍
無動爲大耳余來承乏值海內用兵王事靡盬日討
軍實而蒐簡之按藉而求則一二胥吏之所守統禱
之所習以爲是先朝之故實耳考諸故府志載闕而
不傳余乃栩栩然驚亟召子部諸大夫而語之曰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詩言率繇舊章去藉惡害其
何有焉夫今不圖後將胡底用是徵文於史微獻於

孫氏校

仁

孫氏校

乘索形勝於輿圖詳法制於會典集諸文學制而詳
之而余爲其複繹綜其會通匪徒使後之蒞斯職
者得以考而鏡焉亦將以揚挖我列聖武功之隆垂
萬世而無斁也若曰我國家功實已極於西北茲無
庸贅則元氣之所鍾根本之所植顧不重歎此余之
所爲志留都兵政意也

史詠序

夫詩之道微而難言也志意旨渺托諸篇章變歎樂
歌形諸歌咏儼事則已傷詞雕詞則已害志故作者
偶拈一語於千百世之上嘗令千百世之下與會解
願若微風相引吹葭自動非可以意象求道理會也
下氏序詩悉以其人其事徵之後世猶疑爲附會蓋
詩與易通非可爲典要則一也獲麟之作肇于詩
夫詩何以遂亡也篇什徒具其志已亡故曰亡也尼
山氏曰吾志在春秋讀春秋而能見尼父之志則春
秋真可以無傳而孤行彼三傳者亦各言其志也必
以傳而傳經不惟不知經亦已不知傳矣後有作者
其汨羅與龍門乎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怒汨羅備之至是而詩乃更不亡龍門遭雄武好文
之主能於大子發恨不同時之歎龍門日在左右乃
更以忠信橫被慘辱故其幽憂悲憤無所發據悉取
上下古今興亡治亂將相王侯聖賢豪傑盡驅役之
成爲一部風雅以自見其志故知詩亡而有春秋豈
亡而有史其援一也自茲而降微論其他卽蘭臺令
亦爲古人作奴隸耳顧以儼史爲是非頗謬於聖人
不亦大惑乎吾友露調先生窮經學古篤行好脩蚤

孫氏校

仁

孫氏校

恒當時之譽其困頓脫羣與余畧同迨天子厭科目之制裁廢玄纁之彙茹至隆重矣而媿嫉妨賢之徒百計阻抑但欲便其私計不顧世且淪胥致使通今傳古之儒放廢且盡而此儔蒙袂送迎如倚門婦栩栩自以爲得志也豈不痛哉霖調既歸乃取舊所聞史曰涉而廣詠之或如里謠或如禪偈能令幼子童孫可以解嫗嫗斯隸可以興美者能令人擊節而起舞刺者能令人流涕而撫膺噫嘻我知之矣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霖調之謂矣儷事雕詞云爾哉

王氏諸叙

舊考古氏族之說而疑之也諸系之興初見於左氏及子長之書周有小史以定世系故世本相承皆謂天子賜姓諸侯賜氏世官國邑始得商遇方幅則當時之未有姓氏者何多也往者姓氏爲二後遂爲一夫姓以別氏氏以別族同姓異氏婚姻之好百世不通今日所承爲姓爲氏不可得辨又安所得別也受姓既少私氏爲多王父字謚孫得氏焉名亦可氏父名亦氏古未有三世不別族者也後之私氏百世不別又安所承耶漢之世族始不復古魏立九品晉宋因之選舉辟召率先門第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至唐而極隆矣氏族之志領于宰相柳沖所撰尤爲浩繁而柳芳又著論非之則信乎譜學之難也芳所推者賈弼王弘路敬淳李守素蕭穎士六七輩而其書皆不可得見至鄭樵所稱引三十二類視之左氏之明五義則已盡古今之變矣勝國亂華種族淆亂聖朝廓清立賢無方故簿狀之藏弗貴於國而譜系之學獨重於家在昔郊子見稱能言其祖籍談貽笑不識其先今遂稽遐世游經變亂不可得明而太平之福二百餘年不復自表其世系豈仁人孝子之所以

用心乎或曰歷代之尚甲姓亦猶古賜氏賜族之義也庶士庶人有名無氏取而譜之不已過乎夫法尊昭代禮盡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今爵無常貴德有同風幸爾華清出先代之遺瓜庭衍慶餘之積又何謂不得乎僕家跋涉江淮頃來未有顯人亦無譜牒家君子常以是督之不肯顧尊治未有成緒今見王子譜成故樂而叙之俟寒家能就系帙亦將使王子序之也

無他按

二

王氏族譜序

善乎王子之序其譜牒也竊比於堯大夫軌里連鄉之義焉余讀之而深見王子之志也或曰王子述譜之志自比於史乎曰非也譜之不同於史者三焉國易革而史修家昌熾而譜作一也史備法戒微惡並書有犯無隱人臣之義也譜昭綿碩曰我不書有隱無犯人子之義也二也史詳於事而畧於人志奇也譜詳於人而畧於事志嘗也三也或曰今之作譜者必侈其爵里名位焉故多遠引旁附非是則譜不作王子清其流而不過其源屬其邇而無援其遠何居蓋慎也亦猶史之闕疑也於王子之譜見永思之孝焉見親親之仁焉見貽謀之厚焉見昭德之光焉見紀實之信焉五者既備推而致之無難也希文斷齏畫粥先憂後樂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及其既登始置義田贍族千畝仁讓孝友之澤於今不衰人未有薄於親親而能任天下者也始與王子學少同游長同業出入同師友讀書其家數年而知王子異日之志未肯忘齏粥也王子抱奇積學猶困諸生間既於澤宮卽以其入爲展親率祖費百祿於國寧渠出希文下截刻成而以堯大夫之義告其族曰若輩非簪筆

無他按

三

以事天子則荷戈以捍牧圉者也吾以見王子之志也王氏將自此滋大哉

張潛士古義序

有客好我自楚之桐不遠千里稱曰潛士其于世誠潛如也潛亦甚與我合而我性有不能潛不惟未之潛益復熱如沃焦迫如頭焚更有三事曰大事未明曰子職未辦曰求友不獲而潛士之未能潛此也亦復爾予既與潛士無復同遂與定十年入山之盟期以草衣木食稍能自給便攜山妻稚子奉堂上佛作桃花源裏人如古人所稱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亦覺啖蠟炊砂不俟曰暮方始棄去矣顧潛士好游而余以汜水戒前遂爾雅意臨川希重翁之說故但願從潛士居不樂從潛士游也潛士既握手別出其詩歌古文詞俾余序之余歎曰子尚有是哉我昔于咸音王前名根潛盡直至今日而子尚以是爲也潛士曰我之不使烏紗著糞而必子之序之者此所謂出潛語以問潛叟也昔人謂天上無凡俗神仙子又安能使蓮花國土擯却永明寒拾耶余笑曰然則余之序子也亦猶之問津漁郎也

張澹士時義序

昔人謂張籍如優工行鄉飲獻酢秩秩時有恢氣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瓊如要非適用余嘗深愧其言以爲今世恨未有張籍與義山其人者而兩君所病便可抹殺天下文人况制舉之業本用以取世資此俳場副末語耳村監里塾之所習幼子童孫之所擅而鬚麋男子顧以此詹詹夜郎也能不令人齒冷明興垂二百餘稔惟是王唐諸子比之崔盧他宗莫之與競而江東年少揖盜開門許貢家奴乘間竊發由其始延莫之敢攫然所號爲西江宗派者其黨復證父振竿亦自此不振矣惟吾江淮之間湘漢之表附吳則強歸西則亂而中立不倚頗有乘其敝而收之之意然子皆笑之有人問我子堂上佛在雞肋未捐而焚棄筆研幾二十稔猶思徒手博敵耶余笑謝曰阿婆東塗西抹時曾見諸女郎下階學拜今已作老嫗婦尚欲效其神頭鬼臉追逐狐綏耶今澹士別我探其囊中尚有制義一冊子豈蓮花國土桃花源裏尚須應舉登科否然其高髻青裙猶不失崔盧風範卽題以恢氣不除適用安在然猶是天寶梨園柏梁宮殿矣

壽筭見瀾先生序

宇宙卓犖伉爽之氣造物不以畀人而士之骨堅質厚者陰有以取之遭時際會致身通顯勁挺蹇諤立言與功足以表見于後世一不遇而爲彥方德操之流言不苟出行不苟蹈孝友嫺睦慷慨方正立節不踰乎流俗修名不出乎閭巷若野鶴之翔雞中乃反羶得其太上矣若是者皆有氣以爲之也子與氏言養氣而聘鏗家亦言養氣顧彼以爲專柔而子與氏則言剛大宣尼歎未見剛而稱匹夫志不可奪豈謂志剛則足以御氣氣剛則不免于義與與非然也志至氣次之說昔未有得其解者也至者止也次者會也謂氣無往而不與志俱也士苟無志于當世而徒嬖媚嬖嚮與時浮沉卽幸而梯榮驟貴朱芾丹輪辟若桃李之謝春風葦荷之挹朝露安能與松柏蒼顏凌霄並峙哉余友見瀾筭君少所兄事者也視余十年差以長自余束髮爲諸生時君已稱名雋爲賢士大夫所引重每見其人骨堅而質厚椎重不事文飾居儕伍中慷慨佻傥談當世事皆裂色勃髯奮如戟有觀無不人人意盡心儀目攝以爲氣力若此此真用世才也去余爲諸生且三十許年每一梅發晴時

知交先後畧盡卽君所授經立雪之士亦多奮起而君猶在行間未嘗不爲之惋歎假令平津諸人及其少壯時用之舉進債轅而必以大材晚成爲造物困人者解嘲亦大非士之負氣能自命者意矣舍余多里居幅巾布袍過從不乏如簞君者卒罕得一把臂入林談十年布衣歡輒從人間起居知元龍湖海氣方壯也深隱自命時乘欸段下澤押侶鷗羣顧其憊人之困赴義趨阨若崩崖墮虎奮必待發王公戚武不可屈奪少時目攝心儀之狀宛宛在目彥方德操於今見之矣今天子聖作物覩求歲穴崇重經明

無他語

三

行修之士不惜推轂余竊僕指里中謂宜有以簞君應者而里中姻友且以書幣來徵余言爲簞君七袞壽余乃胡盧搔首簞君遂已七袞故但以遇合論猶是平津牧豕海上之牛耳朝見暮禱用邸閣脫粟尚有餘潤顧平津以嬖姻嬖嚙善伺人主意而簞君卓犖伉爽莖桂愈辣自乃夷視平津矣伏檻之思千古同歎士豈必盡達抑余聞士之不達者氣因以得全故養生家專柔之旨亦與吾儒不甚刺謬也致柔忌剛利用棕椅簞君以用世之才之氣七十困爲諸生未肯少發撫其光異其爲葆青豈不至哉氣之鬱者

足以蓄氣之鬱而必宜者足以施及子孫長公安生至性孝友用世才也余方鞅掌塵務日思長林而懷想豐草爲致簞君益用強飯自娛而以用世全力付之長君每感昔人詩云霜筠雪簞鐘山寺投老歸歎寄此身余亦棲遲將尋香山洛下之盟爲虛一座以待簞君矣何者類齡時軼想少年簞君骨堅質厚取造物卓犖伉爽之氣爲獨多有簞君在便覺難老永錫亦他年一段佳話也是爲序

無他語

五

贈滄溟六十壽序

別滄公兩年矣甲子之役既終放棄時猶日從酒人劍客買艇微歌合新郎君各散去始棹一葉南歸時緇白送者數十許人咸掩袂垂涕余乃揮手謝鄒文季節也獨滄公握余臂曰子第歸觀堂上兩佛破顏爲歡越三旬吾望子矣子止棕笠敝衲來無命奚無宿春置子於漫游一柱杖子地吾必有以待子余時領之友人朱徵吉亦訂余于泖湖兩年游譜安叙畧許貧病相委終焉繼串客歲疲形役志始得一襄先大父馬鬣事而積瘁疾作吐血數升瞻言前期答茲長負十年行脚政自有命耳首夏結制止息苓水足親忽滄公之子範有破夏過我相對移時欣戚交併爲問滄公亦頤毛欲雪矣恰焉久之滄公今夏臘六十矣神燿味穆致濶韻遠靜處一室蕭索晏如矜檢多風而能觸機警捷紛紜錯錯嶽嶽偏仄而公以嬰孺之色排調之機易人志慮如亂齒蓋不佞交譜中緇流居其半而孤而不峭俠而不陵滑稽而不誕信足以任敏足以決未有若滄公者也滄公主寺事若而年內外大小悉無忤其交焦潛園先生父子皆篤摯無訛然未嘗資其外緣孤雲獨無依如公有焉呂

文穆少孤貧一僧援之甚力及公既貴嘗積金不舉曰吾有以報也乃後世反以王播碧紗事誣之滄公遇余頗欲似文穆恨文穆不早以數語自抒遂令承懷貽戚余生平鬱鬱志酬者殊過於文穆而畧誌滄公頻年之誼以附于契順惠州之例如此

壽隱君鄭中翁七喪序

往余聞大江以南海陽踞萬山之中其山峯嶺以翠
探其水澗澗以沸清其人離奇而多智術操奇靡微
貴賤挾筴而走四方山陬海澨不遠萬里用能廣積
著坐致饒裕四方亦以此讓能無敢與海陽人抗衡
者少伯有言居官致卿相居家致千金此布衣之極
夫卿相有義有命未可猝致若語海陽人以家累鉅
萬此不過取之若寄耳故其豪者歌鍾列鼎奢踰封
君甲第園林侈侔金谷極聲色之娛騁游觀之奇有
非士大夫所及要以櫛風沐雨曉夜持籌出其心計

無他技焉

三

三

得之也弗易享之也弗媿非若士大夫有一於此皆
欲愁築怨蕩閑踰檢之所爲也故卿相可爲而不可
爲也其豪而賢者獨能好施于重然諾慷慨赴緩急
而又折節好禮傾心以下文學才藻之士聲譽滿公
卿間亦何羨乎卿相之所爲然非其至也乃質直性
成內行純備服禮蹈仁造次必於儒者又復通達名
義皚皚自保視榮貴如塵壤厭就逐如蟻蠅以其習
氣所移風尚所及寧渠數數手展余苦遺謠詠浮沉
金陵羅雀之門忽有執經問字者鄭生司勛其人故
海陽產也霞翥玉立風氣迥上余固已心異之已乃

獲友其尊人中翁乃知岷嶺清森厥有絲來如前所
稱吾見亦罕矣如中翁者殆庶幾乎中翁雖用服買
起家而其孝友嫻睦出乎少成嘉言懿行奉其家訓
事大盡之親溫清服勞終身有孺子之色而友于兄
弟行葦具爾推解恐後有祠翼翼以祀其先有田每
每以贍其族乃至有求皆給無急不周此所謂皇皇
求仁義惟恐不足真賢士大夫之操行也余交中翁
時中翁年力甚壯家亦尚在子荆始少之間遽已棄
去投袂而歸曰吾有親可奉有子可教安能役役道
途間長爲買人以老也善刀以藏或負所委至於折

無他技焉

上五

三

閱亦終不問也或者謂式穀以詒慶餘之鍾將在厥
子泊乎滄桑岸谷余以逋荒之餘瓢笠來歸幾似合
感千年化鶴鄭千則復曳敝衣操盤盂奉伊蒲之饌
來謁余驚問曰咄哉鄭子有才如此胡乃不雄飛而
尚雌伏乎鄭子則斂容避席而對曰助也不敏非曰
能之竊非所願也是雞肋者且將棄去余問曰子則
可爾堂上有佛奈何鄭子對曰此則家君千志也助
常奉教於家君子曰士之顯揚莫大乎守身行已莫
大乎有恥恥之所激志士尚不忌溝壑况僅蓬蒿是
棲歌咏先王聲出金石猶足以白適乎古人三宿桑

下義不能忘舉頭而思撫膺而悼所不汗浹於背於
溢於軀者非人情矣揆之此衷而弗寧卽是聖賢所
弗許吾老特孺耳卽有鼎養非復所堪以故勸奉以
周旋罔敢踰越間從羽流衲子游則家君子爲之色
喜有時激爲詩歌語多佗僚家君子雖危言相戒然
終弗爲怒也今年且七十矣敢祈夫子一言使之有
聞於後世乎余謝曰子之君子非余言所能重也余
以濡忍不能自割尚偷息人間若子之君子朝不坐
晏不與父子之間矢志如此子聞子之先有所南先
生者乎井底鐵函直繼復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元

無他技堂

卷之五

三

三

下笑人不休耳金陵之有奇兵新水二營自唐中丞
昉也創設之始無所得餉得一鄉君而太倉紅腐之
粟化爲九府赤仄之流新新不窮子倍於母且相什
伯不加賦而用足此非其明效大驗歟使之得饒天
下大計亦猶是也嗟乎卿士大夫謀人邦國於其敗
也因而利之獨使懷才守節之士毅然自見其志詩
不云乎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少伯所云吾終不以彼
易此矣此中翁千秋事也世壽云乎哉是爲序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五終

無他技堂

卷之五

三

三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序

黃華方氏重修族譜序

吾桐蓋多望族而黃華之方其一也江之西南多聚族而處其他則否獨方氏之聚族黃華者子孫逾數萬指其先自大鄆來遷卽受廬斯地陵谷遞變未有不他族實偏處此故其稱黃華者彌久亦彌著其族之有譜也則其四世誠齋公創之而六世青峯公七世左川公繼之越六十禩廢而不修今明經馮謙始自

其小宗畏齋公以下文學應錫始自其小宗西村公以下叙爲支譜而應錫之父曰戩會者時爲族祭酒年已七十矣呼應錫而謂之曰自余之經理族務以至今日也蓋不翅羽譙譙而尾修脩矣幸而踐更之役不復後期賴繫之薦獲有寧宇頃歲以來海內盡騷然矣干戈搶攘饑饉流臻垂三十稔吾木舊家或亦湮滅轉徙流亡十室而九而吾宗幸亦不至顛覆卽斯地之脉一邑亦歸然魯靈光矣吾子孫何德堪此亦惟是前人之澤未艾及吾身而譜牒弗詳異日者漢散而莫之收沉淪而莫之紀困頓而莫之恤葛

蓋本根脈等秦越謂先澤何幸因支譜之各有緒爾小子其謀諸父兄合而增修之及老人之未卽墳塋竊猶得聿觀厥成以見我先人于地下爾小子其亟圖之應歸等其長跪受教且命應錫走百里執贊問序于余余聞其語喟然作而歎曰噫哉先王之教澤也夫別姓以爲婚同源以爲宗別宗以爲族近而莫爲之別是相與爲禽亂也遠而莫爲之同是相與爲獸噬也禽亂獸噬聖人之所大懼也故爲之禮以別之而爲之義以同之使其忠孝敦睦之意油然而生夫族者所以推同而區之使別也族之有譜者所以

涯別而聯之使同也三代以前賜姓受氏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故民歸厚而俗不佻秦漢以來鉅家大族遂爲人主所忌或徙以實邊徼歐脫或遷以衛京邑陵寢先王之教澤始衰矣魏晉而降九品官人率先世族膏粱華腴門閥相高瑯琊最稱鼎貴而睢陵以碩德元老至行爲世所師八十之年雅稱疾篤猶隱忍視顏以太保就第幾不復知有廉恥事故其訓迪子孫者曰信曰德曰孝曰悌曰讓而已其所甚媿則亦諱言之何惟乎烏衣子弟剝面薰衣嗜進如飴走險如鶩六閥相承若歷傳舍詩曰大宗維翰遙遙華

曹固若此乎唐以譜牒領之宰相而隴西不譜趙郡
雖以帝族猶抑居博陵范陽之下又何其陋也然吾
親顏氏之所以訓家浦江之所以稱義皆未嘗競祿
位以爲門閥也先王三物之教單門編戶或所未聞
而名家著姓用能沿流而溯源數葉而知本禮義之
教不衰斯足貴耳若吾所聞黃華之方固仕族也獨
能死徙不出其鄉無間閭紛華之習無聲利炫赫之
慕衡宇相望伏膺相勞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怡怡融
融入其鄉幾若避秦之源少陵所謂只疑淳樸處自
有一山川庶乎近之邇來烟囂羹沸岸谷滄桑凡今
之人謀不及夕苟且存活快意目前而方氏獨斤斤
譜牒之是務詩有之似續妣祖又曰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敦本溯源禮秉義此豈旦夕之計哉吾聞方
氏之先與許爲望夫許太嶽之亂也吾知方之保世
自此益大矣語有之不識其先籍談貽誦能言其祖
鄉子見稱是在方氏之賢者勉之矣余嘉其意乃序
而歸之

送劉漁仲權守鬱林序

齊考三代而下治法蓋莫隆于漢非獨其課效爾殊
也亦繇其所以自致者異也國氏曰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之大官大邑所以庇民而一切聽之不習之
手高者盡棄其所學而徒以法令爲師卑之乃役志
於溫飽未嘗執轡而下邛坂鮮不蹶矣乃士之茂才
異等湛深經術者復束以必然之的程以適然之壇
而聽其受成于不可知之弋獲則賢者亦奚繇進故
夫一目之羅雖不可以致鷺鷥然而負奇抱穎之士
亦往往如珠光之處泥淖琅琅然躍露于天壤間是以
相如家徒壁立而能使天子結想於同時買臣負薪
無聞而終使鄉人共驚於半綬遇合之致殊途斯樹
立之歎炳懋也我國家立隆爲極創制顯庸宜乎置
漢以下不復道而邇來吏治亦稍稍剝散矣論者遂
委諸循資拾級可以致庸人不復可以得非嘗之士
主上銳意圖治復修舉先朝辟士之曠典令其與科
目雜然並進海內亦欣欣延頸佇目庶幾想望太平
而狙于近習者則疑舊章之不可以率由膠於復古
者遂復比科目於羅之一目此亦豈通論哉曩者百
餘年綱成法維不無寢廢用之固未甚失也十室之

邑有忠信焉羣然異之通邑大都翹翹錯錯新衆必指
僕未幾皆脫穎取上第去矣心志所一耳目未亂也
今或不然蒼蒼蒙茸復情渥谷法安得不亟窮窮而
後變變而乃復其故非法之有得失也時爲之也曩
者詔旨初下衆或疑之未幾而翹車所及茂才異等
湛深經術之士乃駸駸出乎其間矣以予所交若劉
子漁仲漳海間奇士也爲石齋先生高足弟子其入
吳也吳中賢士大夫莫不交驩恐後而予友牧齋先
生首禮下之其來留都也雖復鄒枚之游梁士龍之
入雒但有過之無不及也顧落落諸生僑伍間困頓
無所遇一旦薦起上書北闕初命爲州刺使居然握
銅章綰墨綬比古郡諸侯矣以彼其才宜在石渠天
祿而是時天子方重民事非從州邑起家不得驟躋
清華然則漁仲之枳棲固所稱六月之暫息也曩使
漁仲當隆萬盛時寧渠不取上第去而今以茂才特
起聞豈非時爲之哉顧其筮仕適得鬱林鬱林雖荒
微乎然山川奇秀物產珍異寔甲海內仕於其鄉者
輒以僻遠聲教偃蹇類唐荀厭清貧脂膏自潤無復
有興起之意耳昔文翁蒞蜀始興文學而蠶叢魚鳧
之地化爲樂土昌黎謫處潮陽使趙德麟爲潮人師

故潮之人文至今蔚起今漁仲以茂才異等湛深
術特膺天子之簡命以蒞茲土鬱之人咸興起相望
以爲明主之不終棄我遠人也他時使鬱之人得比
於潮於蜀必漁仲之爲也漁仲旣假裝以往其嫻友
輩相與句余一言以寵其行余則何以益漁仲哉顧
余聞之仕宦之途大畧有三先正以僑向當功名以
儀秦當富貴然則所云自致如相如買臣之徒殆亦
富貴者流而未可語於功名也以漁仲之才具分之
足了十人而但以州郡上最坐致清華何足爲漁仲
道漁仲親從石齋先生游其必有聞於道德矣吾聞
子靜嘗守荆門荆門之治幾于三代無乃道德之効
乎行矣漁仲無以州郡爲不足爲而僅同漢治之陋
也是爲序

送黃司訓榮遷泗水序

明興開郡國學縣官弟子員設科射策明經取傳視前代爲特重而其後乃稍稍不振云然士亦因之以自樹立故其受祿不誣亦各言其有所質于其中莫之或搜者矣自高皇帝時合郡國貢所爲經明行修之士延見坐對親被顧問問以民間疾苦及吏治能否狀一語稱旨高者得補文學侍從日晏而入次則列臺諫長藩臬思禮有加焉今士且束髮受書困爲諸生竚瑟異操白首呻吟依依一老文學不忍棄去頑竊自負以爲不忤所聞而高髻青裙則已變矣循

資拾級貫魚以寵二偶三合危失危獲待歲矣幾既險且勞而後乃今其名成其志且效則已精華敝竭鞠如枯槎矣乃猶日與諸生盤辟堂上修禮容出昇藍輿謁郡國長吏踰階焉屏氣不息歲久乃得衷其苜藿之餘以事一權貴人藍心民社權貴人幸援之輒得一蠻煙瘴雨斗大孤城裁如絺罔受事未久監司牧伯咸屬目焉臺使者有所指陳以爲難首彈射之所藁集也其幸而傳長沙客梁苑已爲瓦全豈先朝所以崇尚經術敦禮耆儒之至意乎黃先生之司訓吾祠也其春秋甚韶富其精華未敝竭其膺學力

行湛淵藪藉足以當曩時侍從臺諫藩臬之選卽抑而使司民社洞酌行療強牧悅安矣乃先生顧夷然不屑也與諸生講誦讀法外無一語及他事退則屏居一室脩然塵霄之表無他嗜好也秩滿循資僅量移一泗上祭酒以去諸子衿服其教者咸戀之慕之不忍別會余亦以女弟歸先生瓊石劉公則以諸子衿之意屬余一言以寵其行余惟士有所自樹立確然質于其中莫之或撓者夫困有以自見也漢之諸儒如申公轅固伏生之徒皆以明經勸學講議洽聞典禮崇鄉黨之化爲天子興育人才建武永平之間

於斯爲盛經師所處不遠萬里羸糧負笈考正以迄研覈異同懸河騁詞重席揭奧故足樂也孰與夫簿書期會米鹽筐篋號稱俗吏哉今夫齊魯之間其于文學蓋天性也先生且以絃誦吾徒者與之商訂淵源近聖人之居游聖人之門顧不重歟而曰使得遭遇曩時恩禮異數豈足道歟今天子雅意文學破除資格立賢無方同符聖祖經術之儒必有應運而興如鮑恂陳迪其人者余且爲先生望之矣先生家青湖上青湖去桐罔一衣帶水耳當其爲諸生聲實噪甚視青紫猶若擢之而竟隱忍就此豈所謂高自樹

立不爲說獲者乎在宋時明復先生授經泰山范富
諸賢皆稱復有經術宜在朝廷而復介然泊然無所
希進會丞相李迪強復以婚復遂受知人主選吏給
札錄書秘閣今先生秉志立尚絳帳泰山適與復同
而余于先生申以姻好也豈敢自託于迪之高義哉
然余有以知先生之所樹立在此不在彼矣是爲序

賀范大司馬五十有二奏績加恩序

嘗讀詩至六月蒸民嶽降諸什乃知古之大臣所以
成天下事者如此其不易也而世輒以才力與智文
當之夫才之與智其猶輻也其所持是而能運之則
識量爲之也識量既具則一旦志行道達可以厝天
下於泰山之安而已無所預焉卽用有未竟爲兆大
行亦且隨試輒效要能救弊補偏聲色不失洪纖畢
舉本末具陳此亦足以窺見大受之所旁溢未可與
淺智薄能之士比稱而同量也昔者宣尼小管氏之
器垂崖規萊公之學之二子者亦可謂卓犖瓌璋多
所樹立矣而猶不厭人意豈非處功名之際者沾沾
自喜則邊幅易見躍躍欲露則泉竭在中雖復高蹕
返軌聲施後世然且難之卑卑餘子其何足云乎若
乃周宣薄伐之勲成於吉甫可謂烈矣然其所以作
憲萬邦者詩蓋未之或詳也獨從燕喜飲御時想見
其樽俎從容被服靜好舉酒屬客歡然道故不矜不
溢之風千載而下猶使人低徊意盡以故張仲而外
維甫及申皆其友也一則以柔嘉維則見稱一則以
柔惠且直作誦無乃吉甫之所自言乎然而穆如清
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矣不佞嘗私以此意竊觀天

下士非深莫與通志非幾莫與成務遠斯深靜斯妙矣靜而能遠其庶幾乎主上握符懸鏡銳意太平恭默同於殷武側身邁於雲漢然而治效未臻其咎日切識者以爲銳急或傷其悖大塊藥或診其和平獨不得湛深經術明體適用之儒而用之當世遂有有君無臣之歎然不佞比歲以來再蒞南雍一典聞事因被與思翁先生周旋甚洽而後知向所願見而未繇者於今見之矣思翁以瀛海逸才起家名進士東省祥刑爲循吏冠年甫及壯遂位通簡海內已早卜其有具瞻之望矣逆監亂紀粉榆絲附靡所不波而公獨以旬日之銓耶翩然高逝若飄秋輶微獨過涉無減頂之凶亦且顧厨鮮濡尾之累身爲藥樹廣蔭萬間猶覺膺湧諸君子丰裁未能自戢也當是時載胥及溺式月斯生豈其復有後圖而聖人御宇會朝清明日消見朕公所不意矣方將寄情圖史託志林丘若遂有終焉之志一旦日月光華首膺簡命奉旨載起秉鉞天中曾未踰期乃踐卿貳維時義旗奮發不俟詔令獨先諸道論者猶以爲功大而賞薄然是時天子方銳意需用公會有忌者中格遂出公子謫河而公故夷然安之也廬居既出遂復起公于南初

則總憲百辟繼乃晉掌樞機自銓耶以歷憲長席皆未暇煥至是羣盜搶攘系哭鯨奔主上屢欲召公豐鎬重地卒無可以易公者然後乃以終三年淹也績既奏上天子嘉歎爲之貤封增秩賞延于世恩禮有加焉公是時視服官政之年僅餘兩齡耳仕宦而登將相黑頭而位公卿此世俗之所謂榮而于公圖所謂大行無加也乃好公者謂公碩膚名德豈可久勞公以軍旅鎖鑰之借寔亦如萊公之在天雄而此邦之人以及圻父爪牙之士又戴公如父母懷公如挾纊若不勝鴻飛遵渚之思惟恐一旦衰衣公歸者然不佞窺公之意志蓋淵然其不可窮莫然其未有際也以爲人臣不過皆身任天下事耳應龍所至則膏雨隨之苟可以利國家不敢以在遠忘也苟可以正人心維世道不敢以俟時發也故其平居退然如不勝衣一旦毅然奮發見義必爲遂有千萬人吾往之氣尋常晏然不廢嘯咏琴尊賓客可謂蕭閒而能使辟壘改觀旌旗動色人人有投石超距之思若公者斯可稱穆如清風披拂一時掩映百代者矣頃者陽月之晦爲公懸弧辰公之門下士杜終軍圖之等以侑觴請且曰是公燕喜受祉時也不佞欣然執筆述

所聞見於公者以爲是公之大者也亦竊比蒸民嶽
降之什云

李北海集序

紹和徐君楚唐人集未竟而余就其家索其遺書僅
存數種將并梓以傳力亦未之逮也初得李北海集
而余論定之爲之嚙矢北海豪于文者也始終見嫉
于時相卒以讒死時論惜之然遇崔湜而不竄遇林
甫而不死亦豈得爲北海哉而余獨惜姚張猶稱才
相乃亦不能容北海豈非子美所稱獨步數十年階
之爲厲者乎北海非死于讒蓋死于文也然北海自
以直節見重當時屢貶竄而名益彰故當時重其文
若此不獨以文也傳稱邕有集六十卷今所存僅三

卷曩時所爲照四裔喉九天者其爲湮沒可勝道哉
大畧邕負氣似子長好客似信陵豪侈故縱不拘細
行似寇萊公而其志大才疎寔與文舉相類卒之一
死于操一死于林甫先後兩北海若合符節豈不異
哉讀孔璋二善之書妻溫戍邊之請吾猶爲之流涕

刻初唐四子集序

今海內湛深經術淹蘊名理之學蓋莫長於閩而紹和徵君其尊宿也往余里居常歎吾鄉之有仲醇清漳之有紹和巋然稱二大老仲醇得生同里閭少而習之紹和則已如天際真人兼葭宛在矣屬有天幸承乏此邦遂得登其堂披其帷盡聆塵下之霏屑兼發枕中之鴻寶伐柯我觀永畢于斯雖復平子之杼華採藻茂先之比物連類但有過之無不及也紹和雅志好修不僅立言垂世然其撰述之富抑亦近代所無既已蒐刻漢魏以來七十有二家將漸次及于三唐兩宋合後世尚友作者如入寶林豈非快事乃所梓僅及初唐四君子尚未竣事而紹和告殂矣嗟乎人琴俱亡昔人所痛今初唐以後諸君子精神未經洗發豈不與紹和俱亡哉余小子竊有志焉而未之逮尚冀後人不昧斯旨豈惟諸君子不亡即紹和亦不亡矣唐初風氣麗譙六朝綺靡刻削未盡四子傑出力厚而致豐觀拾遺江河萬古之推尊則知當時已羣用見哂而紹和又極力表章四子之品行使不以器識兩字抹殺豈惟與江河並流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紹和者可謂能致顯聞幽者也據垣玷而

稱尊宿不虛也

燈書序

余既序王子名儒傳矣復取其燈書序之因感昔人
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之語未嘗不爲之三歎也三代
以下聖遠言微晉宋初傳義學名理間雜於清談羣
航力掃語言花葉書敷於指顧假令大慧中峯諸賢
悉歸尼山堦壇寧詎出顏曾下哉惟是我法旣衰千
年暗室日月斯至安敢云三十年不雜用心知言未
聞何乃有未開口便知來處所以氣槩如彥固未免
門外汗傾機辯如子瞻猶然秤頭失足告天琴鶴方
知機鈍聞雷滿院木樨深信吾無隱爾人人爭趨熱
鬧而淡薄門風一燈無幾熒熒如漆矣然雖如是五
燈之在今日其亦季世矣承處接響爪印纍纍暗樺
盲喝語言相尚昔在雲棲師紛室中首殿拈豎近惟
博山和尚語下不透城關譬猶百寶流蘇蘭膏風吐
重帷密護豈同青燐野燈隨地亂焚者哉王子旣輯
燈書必須眼正無使鴉鳴蟬噪亂我塗毒鼓音也

江向若集序

谷陵遷易時昔知交於焉頓盡形銷神化猶偷視息
自勝餘生無陰可憇客歲從天姥雁蕩歸霜露之恙
既入不休遽降戚施幸苦咸備已救斷戶外事兼復
斷客爲通耳一日江子向若顧予榻前子遽然驚起
曰此四十年精練老友也各款歡慰藉久之向若視
予數年以長予卅角時向若已名噪海內據壇坫稱
耆宿矣李廣不侯若耶蒜髮天寔爲之謂之何哉子
與向若不遇故同然予少事竺乾枯木寒巖三十年
來殊無煖氣而向若未忘處仲之悲其予帖括語以
及詩歌古文詞無不窮工極變登峯造極悉以全力
注之語云珠玉之精雖復瘞埋塵滓其光自見此豈
不然哉然予于是有以徵世變也世變旣爾青裙高
髻將欲何之而向若惡臥梓掌屹屹不休此猶大阿
羅漢時時攬鏡雷由結習難忘耳一日向若郵其著
作若詩若古文詞若經義各如子首視予且命予序
之而曰此數十年來精神意興所寄不以問世而以
問心非老友固不以相示也予知我者共爲我言之
予讀之愴焉以■慨嗟乎大凡文士之用心盡若此
矣昔陳思每歎後世誰有相知定吾文者子雲悔其

少作比之雕蟲豈其壯語歟世亦深憤長愁語耳頗
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一句清巧神
厲九霄氣凌千載瓦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
于風塵然而擲推路鬼樵悴波臣齋前悉種白楊盤
底惟餘苜蓿古今可勝道哉草土陳人感時念故不
覺復爲之牛衣泣下矣遂題數語而歸之

大司空劉公心盤考績加恩序

主上執極懸衡式序在位宥密而受天工之寶亮舉
不失職賞不失勞於是九列之長皆民譽也是時大
司空心盤劉公以二品滿三年考上厥績天子嘉之
爲賜璽書晉秩錫以上尊卑醴錄其家嗣入冑監齒
髦俊於闔閭之間思至隆渥是役也雖於國爲懿典
於公爲固有獨是公之所以受上知者在其時其地
爲尤難其子部諸大夫咸欣欣然色喜謁不佞而言
曰某等日受成畫于公得藉手襄公以告成事其不
及於譴罪者公之賜也惟是主上知公之明任公之

重詩有之曰維其有章矣長以有慶矣可無一言以
彰盛熾乎顧余不文然特罪揆席凡公有所釐度庀
飭其卒瘁而盡瘁者吾其與聞之矣雖不嫻於文無
能謝也則進諸子部大夫而語之曰子亦知天子所
以勸能課職百度維新之至意乎夫人臣之所以致
身匪懈以事一人者若水之行地然巨川之利楫也
畎澮之灌溉也賜者之飲井也皆隨時隨地以爲功曩
當海內盛時民物殷阜公卿大夫亦相與恬然無事
爲福于是日無可紀之積月無可著之勞譬之江湖
環抱之區動植滋秀瑰奇騰發豈足爲難哉今自海

內用兵鹵莽入凡軍興之需取足于澤虞者視大
農爲尤劇其自矛鏃甲仗旌服樓櫓一切戰守具有
不旦募資成者乎好進喜功之徒又以國用省巧製
而飾竄棄者貳委如山積而不可以不應也若乃陵
廟之煥壇墮之繕斥堠堡堞隍堦之役無歲無之而
又熱閭戚閑典禮是求荒塞近圻畚耜是督舊商通
役資負是問乃兵荒之地賦額浸縮所爲因地見功
者亦惟是涸酌行潦挹彼注茲耳然天子業用是知
公矣今夫創業之家起自徒手而耕焉穫焉次焉蓋
焉櫟斲丹雘以時施焉堂構之作不其何自而寬

然常見爲有餘及其後世日益蓄聚心意漸廣所入
益衆而所欲愈以不給則百務皆從額施一旦有幹
蠱之子起而勵作焉以求復乎先世之舊其爲捉襟
肘露之情亦必有見爲落落難合者然而堂構之聿
新鐘簴之改色則必有煥然者矣常聞王子明之語
肥鄉曰海內多故我輩何山坐致太平肥鄉以爲少
有艱虞足爲休明之助則知今日所以共爲其艱者
政賴一日之艱虞復開萬世之平定主上之所以嘉
公者寧獨一拮据盡瘁不避勞勩之謂哉公昔以名
進士起家花縣遷大農爲小司馬出爲憲臬自始受

事大東外餘皆駁歷巖疆其最著者治兵遑中時以
武功顯一再晉秩遂膺節鉞填撫雲中復以功入佐
司馬俄陟尚書子假歸赤帶璵璠融融得致孺子養
蓋致愛致慈而後終孝爲忠乃歷今官也漢韋彪謂
天之所全意有獨厚則公之謂矣公不務赫赫名及
硤硤節然士大夫飭廉隅翔翔千仞者望公而意盡
非其中有大過人者而能若是乎主上眷懷舊德他
日或不欲以部事久勞公某猶得從公之討謨碩德
後共茲一席地其所以佐百度維新之治者政未有
艾也敢因子大夫而藉手以告焉是爲序

來禽館文集序

或曰文章一道與世運爲升降者也余應之曰非也各隨其耳目之習尚移之屈宋辱于辛亥丘明後乎麟獲唐之季也韓柳代興宋之終也文謝崛起安在其世之爲升降也匪特世無升降卽文亦未有升降也善作者各極其精神之所到而已矣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言夫文之貴乎雜也然則厭綺靡而惟取夫朴拙黜組練而惟遵夫淺易是鞅耨之觀不如視褐之飾而鳳麟之質無以與於牛羊之皮也豈不悖哉湯臨川每言自有此道前人業已造極後有

作者度無有能過之稱能而已此謂知言其無能者隨人步趨如優人之行鄉飲獻酬秩秩未免俳氣能者則才及於格情軌於法躊躇滿志不極不止此豈隨升降爲樞蠟者哉國初之文盛於劉宋追李何出而諱言劉宋矣七子出而又諱言李何矣七子之持世較久海內宗之逾百年乃取其淺易之說而攻之不旋踵而敗矣今之治攻具者生吞注疏之牘語以爲理學發緝策論之蠹括以爲經濟而曰我能爲拙朴悉掃前輩而空之嗟乎此一算子書法三家村學究所能爲耳豈復有過人者哉余猶及見臨邑

邢先生邢先生生濟南後其爲文也亦欲破濟南秦漢之拘而稍稍激濶于六朝然先生爲人自標風簡豪雋樂易推賢愛士常若不及故其於文才足以昌其度韻足以稱其情雖逼現先生之精神而要不失濟南之風範語曰齊魯之間其於文學蓋天性也濟南而後舍先生吾誰與歸當神廟時嘗欲蒐良史材欲以先生與越之長卿楚之本寧應而布衣王生者亦與焉自今觀之王生獨能爲吳儂纖語耳長卿頽放俗氣不除彼楚材者堪爲勁敵然吾微惜本寧先生不善護名世豈有撰集等身而儻敗者乎頃

來南中南人知之先生者復以先生爲池妙天下至其爲文不少概見昔人謂右軍松雪皆以書法掩其文吾於先生亦云故序而傳之

懷玉堂小草序

今海內亦既多故矣。蟹螯龍尾，後星留羊，猶悉謂是三。三盤繡文，人足以辨此而文人之精力又悉耗之於章句尺幅之內。一旦用之而不效，遂以爲是先資之言無足貴也。微獨民社薄書達政專對不復取是。是者而陳之，卽進而黼黻皇猷，摘辭搢彩以備一代之大制作，回視曩者所爲撮瀋紛蠟希週梯榮之具，未嘗不啞啞一笑求之非所用，用之非所求。夫人而知之也，要以風會所趨舉天下腐腸斷髀枯毫人，塞於以揣摩賢聖之精神而自傳其才，非工弗至，非

至弗遇矣。古之人有言曰：『潤玉』。此善喻也。夫玉之在璞，其與瓦礫不異，而識者顧從其光氣取之。今士一旦出爲世用，政使日月海更江河趨下，聲華銷謝，籬落空翻，而光氣顧用之不盡，乃獨俯首治經生言而不能自達其光。此豈復有絕致哉？始吾識鈍生也，以其文恍然筆墨踐徑之外，別有一種存容溫栗之致。出之若未經有咀之若不可窮已，而接鈍生之人有如其文，始信文之足以貌人也。頃鈍生復受知於福唐林先生，行將出爲世用而復取其先資之言以懸國門，問序於余。顧余何足以言文，亦言其所

以貌鈍生者而已矣。鈍生堅凝有至性，其器則珪璋其采，則迥殊海內。讀其文必有能辨之者。鈍生之以懷玉顧其堂有以也。

吳醒禪友雪堂百義序

往與劉子暉先作道人閱世語想當日作排場人刻畫末泥三姑但徒便有手安日月指布星河之意性情一定盡出此偶棚不得也釀飲自五人以上講席自十人以上舉動笑語色色俱全文章之氣亦然建安七子妙備體裁枚叔之與長卿則莊雅斯分少陵之與夜郎則雄渾斯別質有所鑄不可強也推而論之一榜亦然一房亦然一社亦然東山社之有吳子也其綠袍象簡之錄事平有高調而無細響有瀟步無纖態喉音頓發綽號上卷印了江東去意故

其雄傑光恠銳氣陸離望之者得之者辟易况敢更戰乎文章之爲沉鬱者便染山林寒儉細貼者便落閨閣幽情研理深玄構格秀瑩亦如三代法物異域奇珍非巨源雅識茂先遺覽轉見淪棄耳憶子明與我言文之使人不忍不收者亦如景公見孔子而曰吾老不能用文之使人不敢不收者政如萊公言如謂者公顧使之在人下乎吾觀吳子命意立言蓋已謂人不敢不收矣其氣有以取之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六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七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序

姚太孺人八表貞壽序

余小子嘗觀於古今否泰之運天人貞勝之理以及其時福極之徵未始不撫然而疑悱然而重有感也夫難謀者天天德曰生久安無變於何不淑九六者陰陽之用夫婦子母之道也歲人陽會乘百顧且爲阨卽天地已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或曰民之方矜視

孝近矣既克有定規規而逞之銖銖而絮之惠

之受祖莫大於履祥而言享者弗及茹荼莫劇於際變而言威者弗逮豈陵谷遷謝如歷寒暑涉晝夜莫爲而爲莫致而致於人事固無預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威儀有符動靜有則以定命也惟賢者能養之以福福者何也順受其正之謂也意所不受介介焉斯欲去之矣去之不得則爭爭而不已則騶椎牛列鼎夫安知藜羹飯糗之爲甘也繡袿錦鞵夫安知疏布絺綌之爲適也羈屬於宮飫飴於刃夫安知敲石禦寒餐絲堪織之爲榮貴也舜華灼

灼燁燁楚楚夫安知嚴松霜餘之爲貞茨簷室衡之爲愉也頗憶少時二三兄弟相等盟好時方佻白喜高牙標樹雖復寥寥耆翁稱引古誼而多聞於舊聞恬其近習聯翩華腴接跡台衡此其至矣世亦以此相致迨閱世既深事多舛迕顛蹶徬徨中更播越踰疆以後洊歷星紀時移世遷日迴天迴方之衝波無復縱鱗風林寧有戢翼蓬飛雨散不自謂全丁今化宦城郭非故僅有存者殆庶靈光而余二三兄弟鬻龍相依皓首相恤故猶在也獨余小子與姚子孫上上有佛正堪愛日姚母項太孺人以今炎夏稱

懸磬之室脫簪劉薦玉汝於成皆成名彥母教彰矣
母有兩女往宜其家其長者曾遭寇亂以烈烈罵賊
聲聞於天旌厥宅閭其少者抗志匪石同出一門母
儀光矣今之內外諸孫文藻奕奕迭起奉觴太孺人
以窈窕結背撫有四世嘔喻頷之詎不謂全然姚子
之志所嗟嘆不能自致者則有之矣常私語某曰小
人有母髮尚未蒜稱未亡人亦唯是前人未竟之業
豈不在我兄弟乃墳笕又早睽矣讀書且四十年曾
不得一藉手君羹煌瑤副以爲太孺人歡寧渠才
、人無亦實命不猶乎即兒子輩駒齒未落已擅

新卷二

三

日居月諸又已窘步私意吾母前既集蓼終當
啖蔗何期垂暮乃更食貧仲長奉擬兼珍徒言爾志
少陵長鑣托命庶不及親嗟乎飽妾與馬伊何人哉
豈惟余小子哉凡爲人子者未有不痛念於斯言者
也雖然非太孺人意也孟子去齊有憂色仇母問之
對曰無有他日擁楹而嘆母復問之對曰道不行矣
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母解之曰無以吾爲也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乃至疊山達播婦
與諸孫阻阻幽谷桂母怡然無有感客人問之母曰
遭時之變固其宜也是知古之達人恒安時以履順

不慙志以違天野戰玄黃何能無否天勝人也樂天
知命與時偕行人勝天也憶昔先慈每教某曰爾能
履常恒思變則可以退變而不驚爾能處困而益堅
則可以際亨而不溢又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至
言也爾他日聞世久自當知之余小子蓋終身誦之
未敢忘也嗟乎先慈之生距太孺人尚遲兩歲今音
容不可即者已二十餘稔予小子餅罄之恥曷其有
極乃太孺人視履康寧夙興夜寐尚健飲啖有少壯
人所不及者如此巖松霜幹得天地堅凝之氣爲多
、子故謂母之得全於天也三見滄桑聞者或河

無

新卷二

四

此無他閒世既久定復爾爾又多乎哉易曰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也余小子方見母之斯頤
未艾即以此日爲啖蔗之始可也諸嫗受其亦以小
子爲知言否乃復踴進一觴緩盤舞之歌以侑之詞
曰
螢之曄曄生光鷺鷥足足圓吭蓬萊清淺弱水長食
鬱及莫豫且康勉靈璫吹鴉黃紫塵集羽從夙翔逝
者如斯來者方未央倏如夢幻條歎慨嘆何所傷繁
華薰灼塵銷烟燼安可長服禮乘義淑慎其身形管
奕奕揚芬芳青松嶺嶺白石齒齒蘭芽茁茁湛露漙

浪職陽杲杲升扶桑胡麻爲饌玉爲漿瑤林瑤樹羅
堂房座客屢傳誦黃唐綬以多祐永無疆

無

北極星之二

王

王

代壽胡母陳夫人序

余以使事銜命人里門暫假休沐時厥冬孟胡母陳
夫人懸輓之辰會焉夫人事參知公伯玉先生有子
曰永胤永胤少岐嶷爲先君子方伯公所器重以愛
女歸焉故永胤謂先君子曰舅而余之稱館甥子阮
也實維胡之所自出余於參知公以故亦附稱于舅
女弟之歸永胤也弗克逮事參知公其操槃區而象
徽音惟夫人之是範是埏亦惟夫人之字若女也故
中外嫺姪中之知夫人者宜莫余若也其爲永胤之
告姪若盟社諸子則合辭以請屬余載筆而爲之

北極星之二

王

爲以侑觴焉且徵母德余惟昔之稱母德者則稱
其子焉爾矣進而求之則託於所逮事者以傳焉爾
矣而余之母夫人則不盡是也參知公舊以名儒起
家敎歷中外所至赫赫有聲然公於保釐旬宣之餘
別以儒術顯治尚書世其家學探賸索異爲之圖若
訓海內學者翕然宗之居恒博採奇書手自蒐輯所
藏常溢萬卷雖茂先孝標以下未足方也而性耽山
水嗜賓客流連暢適浹旬都忘文藻風韻迄今猶掩
映都人士都人士想見之猶以爲香山坡老一流也
夫人而得託於香山坡老之流以顯也必傳也然余

聞伯仁之母之志而悲之矣夫地德厚生而象之參
坎爲艮謂山之興水能備夫地德也風起於天而雷
生於地者何也氣所鬱而弗出者薄於天而有聲斯
達矣然則母德之藉以傳傳以顯於其子焉微之也
必也兌爲金炁坎實象之有泌其流全德著矣永亂
之爲夫人子也難也方參知公見背時永亂弱齡耳
族大而侈有戒心矣食指浩繁淵酢雜沓瞰室者耽
耽焉母夫人以一髮婦提挈未乾之雛翅其不爲葦
若之泉夢藝之集者幾何矣永亂既長而賢溫恭冲
取父書而讀之若惟燈之發於光而寶劍之燭

無

道希來二

十

方學也都人士則既稱之曰哲人之後幸哉有子如
此矣若永亂者豈不謂賢哉而余以爲知母夫人不
盡是者何也松栢之間其草不殖崖岸之瀑其波不
紋勢有激之相使然也當參知公赫盛時持滿若槩
履夷若欹儉睦內敦四應不窒未嘗有茹蔗茹荼相
爲易置也而文人之性拓落少可非其靜德未易以
承一旦山摧梁壞之餘中外易視能使藐孤親師友
之訓躬懿德之勞孀遊弗即乾餼罔愆以無媿於地
下之遺文此其沉識遠慮非有大過人者寧渠能之
乎夫靜德之基也沉德之聚也遠德之暨也靜以沉

以遠國弗貞矣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今天子以
冲齡御極安內振外煥乎無前而所爲茹蔗茹荼與
士庶之家不異方將翔洽大化表異幽隱永亂行且
博霄振羽慶其尊公驛驛前而以母夫人栢舟之操
上聞天子顙而嘉之使與彤管並傳亦與今之載筆
者不異矣是爲序

集

道希來二

八

送田郡守入親序

皇帝御極有三載益明習天下吏事申飭大小臣工無得重內輕外講求祖宗朝故實推擇在廷賢能尤著者出親民事而所爲大小來同蔽以大計視周官加德焉甚盛心也三義翁田君以爲郎高第出守吾皖未滿歲復以輯瑞來覲上所爲治行士民歌舞之某幸得從縉紳大夫後廢梁山禹甸之篇以嘉其行乃拜首稽首而稱曰今士大夫亦知主上所以嘉惠元元之至意乎漢重循吏綜覈名實刺史守相輒親一考察言行信賞必罰故其言曰民所以安而無

通鑑卷之七

九

有政理者輒以蠶書勞問增秩賜金爵爲通侯公卿缺則以大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之得人於茲爲盛矣乃今聖天子之意不然何者漢所課成在職業而今所醞釀在德化也子游曰浸水之及焉則生不及則死漢治其猶桔槔乎昔文武受命有如召公日關國百里非直渤海潁川之政也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邵伯勞之言湛深於仁義而翔洽於天和也吾皖據江上游地瘠民貧軍罷賦匱而獨扼南北之衝屹然爲天塹金湯在漢爲廬江

郡唐爲舒州皆以歸淮南國家經理旬宣獨隸之江俾與江黃宣獄諸州相聯絡稱爲兩都外捍良有深意故當事者爲皖擇守慎於他郡而皖之風土不競人民樂業亦賢者之所樂居也諸大夫稱我田侯之治也曰淵穆以靜也簡毅以肅也樂易以溫也矜莊以平也恬素以理也大布之衣蔬糲之食正已率屬而民化之訟獄不繁盜賊屏息推誠布公與物無競而苞苴竿牘之風於是乎絕矣余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吾守之爲政其於主上求治之意若糴錢之動

通鑑卷之七

十

七溫政之候也不政之施也理政之緒也基以自持紀以範物候以敷功施以應事緒以詳職膏爾之潤孰有加之者哉留都爲國家根本重地命脉元氣托焉皖實襟喉之巴蜀閩廣豫章荆襄之所委輸樓船艘卒飛輓萃焉不務安之而求勝之蔑以濟矣若所稱消滔問問化馳若神其在是乎方漢盛時三巴循吏實首文翁自皖往也吾守之爲政易地則然矣聖天子方坐明堂執魁柄以鼓舞萬國觀吾皖所上最治而嘉之顧而嘆曰吾畿南赤子億矣惟爾良牧實賴爾絲爾往哉尚敬敷爾治以無忘爾之成績維余

一人有休

集

道藏卷之十

瑞雲山廣潤寺誌序

浙東諸山台爲尊羣山皆其見孫也瑞雲之在羣山
猶諸牒中之有大宗也東晉義熙間竺曇猷始菴於
此代有間僧屢著靈異陵谷遞變無復舊觀今戊子
之歲元戎馮公泊郡守陳公始禮請木陳大和尚來
主茲山至則金容黠莫紺殿頽殘宛爾承天翛然不
異楊岐乍住和尚以無妙心現如幻三昧未及踰年
英靈衲子如水趨壑無量莊嚴彈指成就時有然公
音緯蒐輯見聞哀爲誌載且以和尚之命郵示某甲
索甲序之某甲受而卒業見其詮次詳委標舉簡
允足爲茲山重雖然和尚之住山幻也誌之者亦
幻也序之者復幻也住山者如鳥跡留空誌之者如
銀夢成境序之者如鑲空作繪却教某甲從何處着
筆昔洞山問龍山老宿曰菴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
若云和尚先住則瑞雲何處安名若云此山先住則
住山翁久成剎法洞山又問得何道理便住此山答
曰我見兩箇泥牛闌入海直至而今沒消息卽今慈
母石頭終日呆鄧鄧的和尚不可不別通消息使他
點頭有分在

報恩同戒錄敘

或問戒有同乎曰有昔世尊親明星悟道時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與我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二無別何以故以佛性本不異故譬之千波滌泗皆含溼性釵釧異製悉具金色豈特四聖六凡無有不同卽十二類生千差萬別無不同也乃至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隕隨緣不變故也然則亦有不同乎曰有卽如我與釋迦如來同爲凡夫威音以前三世諸佛亦同爲凡夫而今已歷無量阿祇塵沙劫數畢竟依化正報是同是別何以故以

因緣一切惟心故譬之宦籍升沉墜淵加膝黑甜酣夢化蝶乘車豈特五十五位品地階級了無一同卽一人之身念念相續無有同也惟是知幻卽離離幻卽知知是空華卽無輪轉不變隨緣故也然則同戒又胡以錄乎曰以因緣故因者卽是十方諸佛一切衆生同時俱得成道之因乃至於今各各道場同時聚會故緣者卽是一切諸佛不捨衆生一切衆生畢竟成佛之緣乃至於今同坐道場如水月影交光互攝故今日三昧律師向古心頂願重加首楞報恩臺上再演毘尼一時同得受具者凡如千衆爲緣

以傳維菴居士向諸大衆白惟曰是諸大衆一時成佛竟然雖如是也要提防剎邪影裏度三生黑海岸頭深又濶若也單刀直入持犯兩忘許你向毘盧頂上倒跨便行其或未然不免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乘此無畏舟着此忍辱鎧籍此同參大衆揚槌建鼓一時猛勇向前擔荷如來大事因緣不負三昧老和尚一片婆心始得作是語已重說偈言若人不秉戒如水無舟航疥癩野犴身猶尚不可得若人既秉戒知法勿更犯山水動衆響無膠柱鼓瑟戒性如虛空見了無着着魔計成外能證所證空持犯既皆非

近稿卷二

妄緣何現依真故立妄從異乃有同如幻立異同戒本性無二如彼蛛蛛蟲不能緣火釅定慧以之生千仞而壁立金剛性堅定則我與佛同

光孝同戒錄序

釋迦老子夜半忽觀明星便自嘆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我無二無別如是則已同證無量百千三昧同登無量百千戒品出世一大事因緣如是同時已竟又何煩四十九年指東話西歷長爲賤初從鹿苑末至泥連四諦三乘戒定慧品如是等事爲復捏目見華爲復空拳証末後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獨付一人百萬人天悉皆鈍置向來所謂一時同得祇成一場懣懣又道者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內諸佛證真若

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然則諸佛具戒一切衆生自應頓成清淨衆生造業又應一切諸佛復起煩惱無怪乎迷謬衆生但着佛求着法求着自求如渴鹿起微都無歇時矣然而從上諸佛實無一法與人祖祖相傳心心密授但遮其非所謂止有去翳藥更無與明藥竭磨布薩義亦如是衆生自計某甲於某所得法於某所得戒及其自具原同本得無所謂異更無所謂同也台州爲古佛國五百鹿真恒處其中古佛應化其事非一邇來干戈搶攘世道交喪余以承乏治兵斯土每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使民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未有過於竺乾氏之教者也適遇堂頭和尚祖印高懸全提正令而慈心痛切循循善誘每嘆末法知解宗徒承虛接響脚跟未曾點地鼻孔一任撩天以輕心慢心憍乍諂曲之心輒希大法譬如獅子之乳貯於機器悉成迸裂故其造腹冰霜威儀嚴整聲律身度爲世楷模余與元戎馮公禮請出山主茲光孝法席初從迦文指天指地之日至於秋半白月圓滿之期枯木堂前毛吞巨海華嚴會裏歷現十方而煙包雨笠自遠趨風乞戒具圓者數二千餘指頓使金戈鐵馬之地化爲寶網珠林契

蓮華集之七

云

鯨鯢之音變成迦陵婆音昔智老大師於此山中證法華三昧得旋陀羅尼便親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今之在會諸人有一不與釋迦老子共一鼻孔通風吐氣者麼則奇哉一嘆已今無量華藏莊嚴世界悉於是中顯現究竟諸人分中各各自具如是不思議事而某等獲藉如是成光亦不辜負毗耶城中共相顯發矣因諸人氏族同列之請而題其首如此

送三昧律師還山序

常聞佛氏三學以戒爲定慧之本豈惟佛哉三教聖人淑世之津筏莫不由此也良以道依淨立習由染成覺昧識滋妄習紛起非祛習則道胡以彰非防情則覺何由顯譬之巨艦凌風其操在楫良驥馳途其銜在轡雖有執倫邁往之資莫之或踰也易門閑邪存其誠蘇氏曰凡可以閑而去之者皆邪也邪者去而其不可去者卽誠矣宣尼語顏氏子克復爲仁律之以禮禮之屬三千而刑之屬亦三千出乎禮則入刑此持犯之謂也學庸二書儒者持律之書也其

爲於戒慎恐懼其極至於參贊位育漢晉以後儒者或罕言之而竺乾氏之教始入伊川先生素所不喜一旦入律堂觀衆僧受食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今欲萃章縫之俊彥講周孔之律儀無乃綿蕞習之乎高明英特之士厭繩束爲拘簡樂任誕爲曠達安知夫苟不至德至道不疑要以問學之功至於廣大精微高明備焉夫然後禮可得而崇也若乃管卜氏之灑掃誣聖人之始卒此亦未聞夫精義入神之用矣以余所聞竺乾氏之教其在今日殆亦季世矣然震旦流布二千有餘載而其所著羯磨布薩軌儀

至今迄不廢自南山宣師而降能演其教者或傳或不傳然而經師論主非律不尊卽五葉兒孫踏毘盧頂莫不凜凜操履永霜矜重持犯如高沙彌廊侍者之流未嘗受具終不預大僧以律之重於彼教若此而儒者顧土苴之抑又何也神廟時有大比丘馨公者年踰壯始從雜染乃能尋未墜之緒煥然崛起以堅持無玷爲律祖中興沐其教者遂遍海內不惟羽儀難覓亦且屈服者皆不惟弘被緇素亦且攝化王臣留都人士至今稱其中瓶所屆響應趨風動逾數

百分化一方西河奪席三昧寂公承嗣最晚紹述亦最傑出近自江楚遠戒燕冀作述之光於馨爲烈矣公初住東林有蓮藂再榮適符遠公之識再遷石塔有金神來夢重徵坡老之銘識者謂公爲再來身無疑而余謂堯服堯言是堯而已豈問來不來乎昨歲長安之役諸大夫從公問道者踵相接視之裴相之于黃蘗富公之接投子但有過之項來留都集天禧之舊址師舊所禮塔塔放光明十五晝夜不絕者也緇素雲集略如馨公之在將山時媿余方軍旅倥傯未暇一接高風然余每服膺高皇釋氏教人一一以

性善爲宗陰翼王化之調今觀抑惡揚善莫詳於律
昔烏塞之語白傳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傳笑曰三
歲孩兒也解道得塞曰三歲孩兒道得八十歲翁翁
行不得信斯言也儒者尚能克己復禮學道受人其
於勝殘去殺固已非難矣而況中和之致實有通於
位育者乎即余從事戎馬爲天子固此豐鎬鉞鎗亦
惟是師出以律罔敢失墜又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
非禮威嚴不行余因知夫律之爲教實與吾儒中和
位育之旨相輔而行亦因以語昧公若也不思善不
惡政恁麼時持犯安在何處殆如昔人所謂輪刀
亦得見之者昧公得無踢倒淨瓶否也因諸繼
素之請聊爲此語以質之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八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記

俯清樓記

潘子有樓踞乎畢城後枕衡陌前眺廣原飛甍綺疏
在潁之潁潁水洋洋連潁且淪輶以雉堞帶以崇京
揀以葳蕤葦以杜衡慈樹蒙密丹壁嶙峋春郊霧合
數點峰青烟際花幽儼若輕萍夏雲卷舒蒼茫鬱蒸
蟬竦朝隣帆縉乍驚素節凜潔野曠湖平晚霞歸棟
日挂極蟪蛄歲晏枯樹鴉鳴寒光萬里雪霽峻嶒

子載樓四序維均有書千帙有基一枰樞迎三益
臥涉九瀛寄賞幽邃抗志憑陵遲子來遊濁酒共傾
一宿神蕩再宿體寧問余何字顏以俯清俯清維何
曠覽無垠衆人皆濁清豈我名目攝溟溟手摘星辰
瞬息今古風雨晦明漢主封禪王肇種千載英風
蕩爲輕塵我懷象始厥初生民一炁爲馭齊視塲鏗
玄冥是折歸乎天極與子遠攬支憲啓軒萬戶搗衣
交術彈箏漁歌遠浦燈火西隣哀此塵寰不可殫論
窮變極態如醯醢蠅羣動既息百感易生季支何卜
狗監何因塊然獨處日送月迎華髮板輿無塊安仁

俯視太清何處何營

廣莫園記

蘇長公謂道京師而東水經濁流陸走黃塵陵田蒼莽行者厭倦凡八百里乃得靈璧張氏之園靈璧去吾鄉濠濮甚近長公從雜下游覽及爲彭城時乃復憩此余讀文叔所誌雜陽名園實甲天下而公生於巴蜀山川奇秀何至遂欲買田泗水歲時日過其園豈亦有所深感哉若余則生長東南每見吳越間園林之勝窮工極美曲曲窳窳疎宕歷落幾欲製擬神工意頗厭之嘗誦少陵空鎖筠筍之句謂天地一大廬也道逢巖竈雲烟過眼卽是几案間物意有所

夢亦同趣豈必疊石引泉築雲架竈方爲我有乃自鳴其愉快哉頃游京師京師多貴戚名園然皆排比對仗如列署建牙稍施洞竈亦位置纖濃無復天然之致乃至僧廬道院絕未有朴野可觀者此走濁流黃塵中千里而遙煩愁旅夢未嘗不在六橋烟雨間也過澧水始見稻田澆池林木鬱茂欣然有會爲赴余同年白旋吉難黍之期流連旬日繞澧城而園者樓閣相望太僕象先公旋吉從父也則招余爲廣莫之游其地曠以夷其水深以涵其林卉藋鬱而離披其石谿訝前劣瘦理而多姿逶邃深靜者其芝房

與葑枿而疏豁開爽者其軒墀登其風亭月榭可以眺遠道乎危橋道乎仄磴可以倚杖而支頤余旣嘉其璀璨中饒有滌蕩之態復訝其槐柳榆竹悉就行列而能使之軒曲以逶迤蓋真能領之以曠致而出之以奧思觀夫喬木蒼顏苦錢觀砌則疑其日增月甚者用力多而且久訊之則自公歸田十年來目營意匠之所爲公之暇日嘗潑墨染翰師開全而友荆浩然則斯園也殆將髣髴其腕中之畫而畫中之詩余因有感於文叔之語士大夫多忘乎天下之治忽放乎一己之私彼旣不足以樂此及其任重夫天則又安能樂此不爲疲背韓公身都將相而未免堂閒醉白誠有慕於君家醉吟先生山水園池之樂賦詩飲酒徵歌選伎之嬉區區餘子其何足與於斯惟公致身於少壯之日抽簪於強仕之時騰仕早登於卿月繞膝之玉樹復參差而陸離固將齊得喪於毀譽而寵榮不驚其慮等賢愚混貴賤而煩惱不挂其眉宜其左招浮丘右拍洪崖而寄心於物外何不日誦長統樂志之論長歌香山木雁之詞此金谷午橋巖樓各飲者之所夢游而不可必得公旣兼而有之於以道遠乎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復奚疑感不去

於余心遂授筆而記之

漳州府重新學宮記

漳之爲郡也則自唐天寶間始也郡之有學也則自宋慶曆間始也漳之爲言章也茹清喻濁厥象文明而紫芝碧玉之所蜿蜒丹霞名第之所時蠱盪以溟涬襟以九龍風氣鬱慈人文薈萃而學宮又適當郡之巽隅丁水人焉吳爲天帝司文之府丁爲離火文明之位炳如蔚如厥有由來矣政和間徙之治左遂以不振不遠而復豈惟地靈實資人事焉間初以來多所增飾時修時圯蓋其地勢趨下潮汝蕩之颶或災雖復庀飾其惟湮丹雘舊貫可仍無動爲大乃

今日而敝極矣歲在丁丑余以數言事語侵權貴權貴人咸目攝之遂乞補外獲守是邦始至修謁仰瞻簷楹周囑廊廡多傾欹弗治瞿然久之已乃肅詣士於明倫之堂相與講道問德則已岌岌業業如負巖牆而棲危壘殆不克以終日遂進諸博士先生及諸士而謀之曰教學者教化之源也芹藻者具瞻之地也魯僖作泮宮而淮夷攸服言游敝絃誦而學道愛人事孰有急於此者哉僉曰諸士望此久矣第時詘舉羸費侈莫之或繼也已乃就諸薦紳先生而詢之曰清漳文獻實雄海內學士大夫皆誦法孔子願

廟貌不稱奈何僉曰惟恐後第有事茲土若三宿桑
下莫之或肩也已乃謁諸大吏而咨之曰維漳有守
不敢以文法飭吏事願以三物六德施教化焉使其
士誦采蘋而歌鯉首其民視攸之然學宮數且盡矣
今不圖後益不支矣咸報可曰惟爾作予其觀厥成
苟無勞民力也已乃獨吉而諏之鳩工而度之經費
幾何歲月幾何埏埴焚爨之需幾何則言人人殊或
謂治道貴因度其歌而涂其隙猶可數年無患若復
原田每每爲山九仞矣余乃慨然嘆曰築室道謀昔
所戒難與慮始自古識之今夫仙釋之徒猶能飭

無他投筆爲文

琳宇苟可以尊聖訓而崇教化其又何愛焉於是
首以俸入若干爲之端邀諸生之好義而有力者使
董其役取材必良陶甃必膏繩削必工塗墍必緻盡
撤其故而新之自堂徂基自殿徂廡自櫺櫳棹楔以
迨齋廡庖湏罔不烏華葦飛美奐美輪者又以其餘
及於奎章之閣畏壘之祠計費緡錢若干爲時若干
是役也半山于大吏之捐助半出於好義之樂輸稍
稍取訟之獻金矢而不直者爲之輪作官無溢費民
不告勞則皆銓部盧公給諫魏公爲之倡諸生某某
等實肩厥任而余不佞特藉手以告成事者也落成

而諸生乃復欲余一言以紀歲月余孫謝不文諸生
固以請則爲之旅進於廷而語之曰而亦知天子所
以崇文興學之至意乎夫學非徒以爲文也爲學之
要備於明新之二義矣去故就新世或以爲難然而
先其難則後斯獲矣夫士之工筆悅之習於以于祿
而梯榮亦已舊矣一旦而使其湛於仁義澤於道德
求其所謂身心性命之學而歸休焉不猶之挽極微
之轍而趨日新之途乎然慎無憚難憚其難則終弗
新矣吾常仰止攷亭過化此地隨有勉齋北溪二子
口乎其間新之效也今太守德薄不足以新民然攷
常欲初賓賢受成二齋以擬太學而弗克就今諸
生敬業樂羣既有其地矣其所爲日新厥德者亦豈
有其意乎使他日謂太守能新學宮而諸生之所以
學者尚未有新也則余滋媿矣諸生勉之哉因勒其
語於麗牲之石

六安州白業禪堂華藏供水陸像碑記

往余足跡所至未嘗不在佛廬僧舍也前後數至阜城求所謂寒山片石者抑亦難之戊辰首夏間居窮巷惔然不樂偶聞吾友空知寄錫白業禪堂欣然造之則琳宮具體而藏函像設粲然悉備夫以荒陬下里士大夫絕口不及檀護事而僧性洪巾瓶浮蹤乃能坐現如幻三昧則性洪之勤行敏幹亦可知矣士大夫學經世家言其於天人之奧古今之蘊清濁治忽之原畢世而未一探其緒卽有一二饒奇好隱雕名技隸事擅家象山所云東書不觀游談無根吾

之矣求如子與氏資深之學吾未之聞也昔茂先擅三十車之富公擇躬八萬卷之勤儒者怖焉而細流乃能居肆成事屏嗜好廢寢食或假十年或棲三夏以求其所謂覺皇之書度量相及豈不遠哉此無盡所以先見余肩維摩不勝妒恚久乃屈服也則以經世有求而緇流無求也有求者心燥而日驚無求者性定而日閒也昔伊川與鄭公論天下閒人而以歸之禪伯則有從熱中入清冷淵之意而其徒乃呵之謂出家人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所辦何事而通衢廣術建開房養閒漢日趣有爲此爲最劣然而

掃棄語言單刀直入曹溪以下蓋亦寥寥而逃影空拳借途黃葉從有言以契無言中下者流必繇斯軌則轉藏之功安可誣哉性洪旣已備歷艱辛造此瓊函以利四方英靈納子復以無像不可以生敬歲供明王及諸大天空行仙等見畜龍魚一切像設以爲植福之助原夫像教與言教其揆一也讀言教者如月下見物久而益明不同外教經書木人乳滅觀像教者如日中窺影反而自見不同幻師伎倆對鏡逃頭此土佛語如大海中一毛頭水然而一滴亦具全此土像變如剎塵中一燈光現然而一隙亦照塵

阿難尊者以瓶水鉢飯供轉經人而八十億劫獲多聞果威德上如來以白髻多致禮寧堵波而九弟子遍坐十方作者施者具如是事其可以有爲棄之哉時邑之長者王某捐地如千頃作布金而性洪則介余同社楊習之句余一言使記之余爲隨喜讚嘆而作此語更有婆子轉半藏丹霞燒木佛而則因緣請空知老人代作一轉語始得

傳

杜居士傳

居士者燕京異人也少以藝選給事內庭董管度長於心計積功二十餘年稍遷副文思院事轉鴻臚會三殿工起衆議推擇庀材程度量能授事綜理詳密規畫曲當者咸難其人以公歷事既久多所成績遂舉以屬公於是以上林丞賜麒麟服色督治工役功成一再遷銀青縣丞躋少遂爲大勲卿每遷皆得子誥勅榮其所生上逮大父母至榮顯矣稱居士者何非公志也居士訪余長安僧舍時一童子負杖鵝

集賢堂記卷之二

三

芒履坐稍久與語皆向上事及余過訪公則環堵蕭然門擁敝席虛其廳事以事終乾爲余具脫粟子弟躬持掃除余終未知公之曾歷貴顯者而余友友蒼庭公一門映公則爲余言公生平事甚悉且言公急流中退甚勇勇退後自處甚蕭閒有三子四女婚嫁粗畢室內姬妾一時遣去棄其服御田廬若敝屣也橫塘柳標將母南詢烟水百城花時版輿竭力孝養居然有陳睦州之風母以乃復奉以北歸合葬廬於墓側積甍疑氷裂膚墮指中夜時聞孺子泣也余嘗舉以問公公笑不答余謂公今者知有向上事了

此卽易幾當身名俱泰時穠痘可戀何所覺悟而能若此公歎曰人生如夢耳方其夢時卽知是夢自夢歷醒展轉何期還憶昨夢殆如昔人所謂乘車入鼠穴適然相遭要自常事常與變俱何常之有卽至今日謝去塵網亦猶是夢中事政未知夢醒在何日也余觀居士頗有道者已再訪之則已翩然高逝并其家人亦莫知所往矣今年乃復晤於長干訊別來況聞其烟包兩笠歷青齊海岱間從三神山來自此便欲爲五嶽采真之游巖棲谷飲之事余偶語公以海用具情形公爲惋惜不已且曰是大有機可乘今

集賢堂記卷之二

三

坐失矣其所規畫之詳一一真可見之行事公蓋未可以凡情測量也

外史氏曰余入燕求所謂悲歌慷慨之士庶幾遇之今亡也夫居士任節有俠槩而能沉深觀變臨機勇決當德陵時如淦淦附靡不波矣而居士介石翱翔不俟終日獨無所預豈不誠賢乎昔漢文謂李將軍曰惜哉子不遇時使當高皇封侯豈足道武帝乃獨能俟人奴耳知李將軍之賢不能用也今白面書生肩不習之務皆輟手如着敝絮能舉其職斯稱其位矣而輒用資爲齟齬卽新周問天下亦自多賢者士

固具有本末賢者安可盡錮余恐世不察居士之意故大其傳使榮顯者皆有所觀感云

徐貞女傳

誰菴遜史曰吾讀子與氏性善之說而疑之也至謂情可以爲善則愈疑之或曰有性善是則然矣假令情真可以爲善則天下之不及情者何多也情之摯者莫如夫婦方其總角燕婉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宜夫盡人而歌黃鵠咏柏舟誰獨無情而古今若此其寥寥也甚至七子之母猶感怨於寒泉九寡之姬猶宵奔於風駕以此知情動於中遇物則遇視夫朝梁暮陳老呼長樂者所謂人盡夫也未免有情若是乎

必他理學縱橫說尚棄君父從背叛乃教妻女學貞烈男兒或老不曉事女子正少欲守節天生至性收不得時危罕見人中條讀詩至此血繼淚逆背亦數裂矣嗟乎若鄭先生者朝不坐晏不與此何異同牢之竿沒世未陳婉嬾之禍畢生未結者哉要可謂之天生至性未聞恒情皆可爲之者也予感其事爲傳徐貞女貞女者鳳陽之定遠人也年逾艾尚以女稱者終其身未成婦也未成婦而稱貞者何貞於其所字也字於馮而未歸馮則不得系之以馮故仍稱徐貞女也徐子定遠爲望族女少字同里馮廷棟廷棟

天死時女年甫十四計至號哭誓以死殉父母百計持之僅得不死嗟乎生無一日歡地下相從且不識面情何由鍾而之死靡他此豈尋常陳詩書說禮義之所能譬曉哉已而遂欲歸於馮曰吾事舅姑猶之事夫子也焉不可曰吾安可以無祿穉雛而銅彼深閨蘭蕙乎且不成婦則終身貧之矣是重吾痛也女聞之躑躅不食泣然曰吾不爲馮也婦者寧可以復婦他人哉父母無可如何則姑漫應之曰吾成汝志遇事舅姑可耳自是却鉛黛不御壁而衰居然稱未人矣或曰禮於壻之喪齊衰而弔既葬則除之不以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六

五

婦而爲之服禮歟曰禮也身則女而志則婦也嗟乎揆女之志豈自意抱恨忍死尚至今日哉女蓋日夕以死自勵甘且如飴而無如彼蒼終不予以死地也蓋未逾年而盜入其室徐之室且盡母亦遂以盜故不良於死父太學君少有羸疾至是轉劇嗟乎女之不得歸所天於馮者至是且失怙恃於徐矣父病且篤有弟兩人長者髫髻幼者呱呱泣女日夕視湯藥色養惟謹旣以女而代子又撫弱弟綜理家政育鞠恩勤又以姊而代父父幸以考終內外慈飭兩弟遂以成長聲譽隆隆起膠庠聞家日益康鍾毫皆受

成於姊氏而後行其所以訓迪兩弟親師樂群蹈禮秉義者殆若陶孟之母不僅以姊代家督矣兩弟者長曰亮工幼曰亮采嚴事其姊若母姊似亦嚴事之如姑姻姪宗黨中亦莫不敬奉之爲宗女師蓋兩弟者嘗稱之曰假令吾姊早歸於馮成遂從其志以死者吾兩藐孤如果輩若安得有今日徐之不絕者如綫矣嗟乎女貞於馮而卒以貞存徐天道蓋其幽渺哉

論曰五倫皆生於情者也情有至有不至耳情之所至可以貫金石動鬼神歷萬變而不渝者惟貞足以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六

六

當之曩者惟稱二鄭先生頃白喪亂以來草茅之士肺髮絕脰者所在而有恨鄭先生不及見也唯是江淮間聞其無人焉私竊悼之然吾聞虹有王碩輔者其人哉虹與定遠壤相接其閨貞女之風而興起者歟情自可以爲善而無如世之不及情者何也其亦可以泚頰矣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八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九

桐城 蔣 臣 謹菴著

書

上潘川相國書

僕江淮之賤士也於世無所短長徒以家貧力學尚氣誼矜廉恥尊德樂義孤行其意於鄉里間遇公卿貴人未嘗折節以故不爲流俗所好而士大夫之賢者亦以此引重之間頗留意當世之務推明治亂之理憂時感憤缺畝之懷未嘗一日忘君父也數不第有司朝飢窮困履道坦坦伐檀自勵素所畜積會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九

上有詔顯巖穴之士或以僕薦僕聞而弗善也移書致辭幾於誚讓僕自以親老子獨力畊致養內顧其私不足以備天子驅策而亦以主之所貴俗之所賤事不出於當事貴臣意必陰爲沮壞則僕且無以自見故遜避而不敢居乃薦者持之益力謂事不可以終罷有司承檄驅迫就道僕因感於古人之言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物必有所濟則亦可託於儼較之爲兆也然且行道遲遲中心有違益捧檄逾年而後至誠以君父之命不可以苟廢也比至都門問大禁而後敢入得明公所爲試錄策讀之知大禁

卽在是矣遂未敢陞見投牒所知者執僕之乎而謂之曰子何見之早也曩讀子之辭舉二書意不以爲然亦何其若執券而責之也僕愀然感額而對曰此非佳事也使僕不幸而言中關吾黨之出處者甚小關天下之安危者甚大也主上聰明神聖臣下莫及然當御極之初虛已延佇以聽於士大夫疎遠近倖愛惜人才而士大夫莫有建一籌杼一策以副上意且相與護交持祿罔上行私主上不得已稍厭其所爲而僉壬之徒乘隙抵間陰用以自結則日夜伺臣之短以中傷善類且自明其於私交無所護數年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九

來凡士大夫之負才具飭廉隅稍稍以康濟爲心者無不以陰謀中之而引用一二頓靡柔滑椎鈍憤憤者臨深以爲高以爲天下之才皆莫已若也又使投匭告密之徒煦煦然於國雖復林皋困蹟無以自安而天下之仁賢於是乎空矣遂致人心離散海內困窮盜賊充斥幾半天下國家養士數百年而食報乃爾反躬內訟能無愧心所賴主上神聖不終以士大夫爲可厭棄也以爲天下之廣萬方之衆豈無傑士尚可從游率由舊章庶幾一遇而明公之言又如此則是天下遂已無才矣薦舉而得賢則猶是士大夫

之徒也古之取人也或取於屠釣或取於亡命今稍使一二披褐懷玉者參乎其間豈遂非我族類而憂夏然驅之惟恐不去主上卽賢於堯舜豈能以獨運致太平哉萬不得已而反心脅若無可寄耳目若無可憑以此日夜圖治此亦非士大夫之福矣卽令由今之道坐致安攘後世稱之必曰堯舜在上而皐麋稷契不得之士大夫乃別有所託其可昭之史冊乎則奈何不以汲引人才保全善類爲心而必違之俾不通也伏惟明公生齊魯道德之鄉服周公孔子之思家外吏致位綸屏自嘉靖以來六七十年未嘗

無他按堂遺稿卷之九

三

也宜麻之日天下顒顒想望丰采兩年於茲無所表見而獨以此策著聞然則明公之心路人知之矣夫昌黎古之大儒也三上書及時宰之門僕讀其語而心薄之雖復稱引吐握以規執政以爲有憂天下之心而其意終汲汲於仕進夫果以憂天下爲心固非一己之仕進所能爲也今天下寇盜日熾吏治日偷士風日卑民困日甚皆烏程在位七八年間所致豈有他哉媚嫉而已矣陰狡而已矣然烏程機智警敏才猷練達揣摩窺伺如探丸射覆之無不中使移其才能爲天下國家計猶足以集事而正人君子疾

之已甚遂使其無復顧忌一以芟除剪艾爲心所謂新法之行吾鄙亦與有過者也明公自視警敏練達孰與烏程揣摩必中孰與烏程無能改於其德而意欲似之天下其謂之何嘉靖間分宜既去華亭以三語榜之直房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是非還清議以職掌還諸司一時人心翕然遂披見數十年和平惇大之福今欲救弊補偏制邊弭寇不出於汲引人才保全善類其道固無由也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國故上下能相親也夫求賢圖治人君一美孰有過於是者乎明公若能將順必將風諸有

無他按堂遺稿卷之九

四

使其無以厲鼎進而違其所爲茂才異等者密以上聞待之不次集思廣益豈惟致治之理則然於明公燮理之業必且有光矣自明公欲以格繩之而銓曹所劾之格遂與詔旨相悖明詔固曰守令尤屬親民不言佐領也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不言堪佐領也果其不堪罷歸可也以守令薦之而以佐領授無乃使詔旨不信於天下乎且所甄敘不但以所舉爲格且以舉主爲格矣銓曹不畏主上之詔令而畏政府之意旨士安得不止於千里之外然則詔旨徒頒不及逾年且廢格不行矣所稱將順其美固

如是不明公無以僕在舉中疑僕自爲僕雖無似然
遜世無悶久矣非道路梗塞自五月間業欲納履而
去上奉老親著書自娛比踪巢由猶足以垂名於後
世所慮者主德之弗宣而天下之治平無日也伏惟
明公納趙良諤諤之言採元規藥石之語改心易慮
兼聽並觀下求賢俊上佐聖君將是科錄文改訂刊
布日月之食更也皆仰又何過焉若試錄不改則賢
者必不來賢者來則明公之盛美而社稷蒼生之福
也於僕何有焉僕旦夕且以烏私入告徒步歸山矣
茅之人不識忌諱惟冀有益於斯世故不敢聞其

無他技書稿卷之九

五

天子而私獻之下執事惟明公試垂聽焉

上建德相國書

僕草茅賤士居對大江隔一衣帶水耳自其爲童子
時卽復景仰明德私心向往久之已乃獲交群從間
則益聞其寬裕和平人稱長者宣麻之日梓里相慶
謂必且盡忠畢慮致吾君於堯舜有日矣明公膺此
重任海內具瞻浹歲以來其所爲計談碩畫將順匡
救者亦可使後進書生得聞其梗槩與僕聞事君之
義無他曰勿欺而已矣夫所謂勿欺者蓋將內信其
心以信於吾君然後可以信於天下後世今明公所
之君爲何如君蓋真不世出之堯舜也所值之時

無他技書稿卷之九

六

布如時蓋真內憂外患其咨傲予之日也伊尹曰
一夫不獲其心媿恥時則有若納之溝中然則今之
所爲納溝者亦已多矣夫人臣而不以伊尹之心爲
心所謂不敬其君者也明公清夜自思其亦曾有是
心否乎有是心則必力求天下之所謂賢俊而登進
之所謂善類而保全之所謂冗濫而澄汰之所謂資
格而破除之使在位皆能於其職而無有憂譏畏讒
不能終日之懼視封疆之殘破若家事之破壞也視
黔黎之殺戮若子弟之登於刀俎也視貪殘吏之虐
吾民若盜賊之戕吾子弟也視才賢之困於岩穴伏

於下位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孜孜焉日夜講求所以制過平寇理財用人之要凡士大夫之能爲此言者惟恐一言之不至乎吾前惟恐一人之不盡其用曉夜焦思戡定何由太平何日必手挈清寧之世界致之吾君而後已明公其亦曾有是心否乎凡里間之所望於明公者非謂其官階之崇祿人之厚已也蓋將以太平之業望之明公若曰禍亂相等爲日久矣一旦而言太平談何容易則明公不徵之往事乎唐用裴度則三鎮遂以削平宋用司馬光則遼人相無啓邊憂汲內史小臣也其在漢庭尚能使淮南

無他後世遺稿卷元

七

誠能實心任事如度如光守正不阿如黼豸謂太平不可坐致乎僕生平讀古人書觀成敗治亂之故不過係於綸屏數公之乎而其所以能致太平者亦不貴其強力多聞有智慮也總貴其先有任重天下之心如秦誓之所謂有容孟子之所謂好善如是止耳明公試一反而自思其所爲若已有者幾人乎其爲不啻口出者幾人乎得無有矜已而如前者乎得無有謂人莫已若者乎得無有保全祿位爲重而籌畫軍國爲輕者乎有一於此未能自信其心而欲以信於吾君信於天下後世未之有也僕觀近來

之居政地者嘗有說焉其意若曰天下安危舉非吾事兵餉置誦各有司存至於用人權歸吏部問臣之任不過看詳文字供票擬已耳世豈有禮數異等權勢赫奕獨踞百僚之上而責任皆他譏者乎古之居是職者蓋將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旁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皆得任其職今皆曰未之能也而僅僅以絲綸供代言之責是文學侍從之事非政本事也然既以文學爲已事矣則古今治亂之故可曰未之聞乎祖宗朝之典故曰未之考乎主上之有盛美可弗爲昭宣潤色以

無他後世遺稿卷元

八

施於後世乎今率由舊章問門額俊主上之盛美也此豈可謂之失德謂之過舉而試錄之文乃用極爲詆毀謂其亂亦非難若居下流則且名爲訕上今地處綸屏職居心膂而忍爲此語於心安乎抑思唐宣爲何如主而輒以上擬君父斯可謂之無禮於其君者矣僕考事例疑此策非明公所屬筆然業與之同列同事矣可曰是有爲之者非我意乎若其同心共爲此語是負君也知其不可而不一爲規正是負友也僕爲此語非以身在舉中而爭之也僕之不樂有此舉者已見於辭舉之二書爲里中所共諒今日

之言爲國體惜也爲天下安危之機惜也爲明公後世之聲名惜也僕之私衷莫若共爲簡舉速從改訂循日月之食萬一覺察自聖明論列在臺諫明公其何以對天下後世乎區區之衷誼切桑梓故不敢不盡其愚昔呂夷簡宋之賢相也而孫沔以爲張禹復生於漢林甫不絕於唐夷簡嘆以爲藥石之論恨聞此遲十年後世有以服夷簡之德量李泌爲童子時面折張九齡而九齡呼爲小友明公不非夷簡九齡之義使僕正言而無誅方將德與吐握齊彭功與

齊並列聲施竹帛垂之無窮而梓里亦有榮施矣

無他投書遺稿卷之元

九

有腹心唯執事實式圖之

丙子罷試上王李兩座主書

竊聞窮達之途德義之業二者相觀判若玄素而未可以相取也是以士之得已者雖求爲可知而未嘗役志於遇合古之名公巨卿好善之懷喜而不寐有容之度不啻出口亦未嘗屬意於榮寵之儲公門之植也何者本鉢門牆致身通顯者一人之私遇達加於民窮見於世賢者之所以受知與當世之所以爲知已者皆出乎天下之至公抑之而不能掩其光離之而不能間其合也是以子思子與無子虛之薦而爲世師韓愈蘇洵有知已之稱而不能以其身一

無他投書遺稿卷之元

一

居朝廷之上知與不知不在其遇與不遇也古之取士也州舉里選辟召徵求相取於可知之素後之取士也糊名易書暗中模索得之者如彼弋獲收之者如彼射覆相驚於不可知之遇而已矣故科目取士者隋唐之陋習至安石復創爲經義旣而悔之亦曰本欲變學究爲進士何至變進士爲學究卽安石之意已不能終日矣乃我國家踵用成法二百餘年致治極隆得人爲盛者何哉蓋自洪武五年後專用薦辟至十八年始復舉行科目然亦與薦舉貢舉相輔而行其間復有人材秀才稅戶孝弟力田等科其

以甲科登第者初授或僅丞簿未嘗獨重之也當是時朝無倖位野無留良綱舉目張治法大備承平既久民樂農桑吏習職業舉用庸人足以安而守之其才智敏勇之徒無所可用不得不消耗之於章句之內使無復動而精神所聚如文成忠肅諸公間亦輩出故其法相沿而不廢然比歲以來盜盜交訌海內困窮其效亦約略可觀矣霍渭崖先生曰國初取士薦舉爲上貢舉次之科舉爲下人材安得不日隆今貢舉最下薦舉無間焉弁州先生亦云此之謂弭亂有餘致治則不足今以之弭亂亦又不足矣然則

無他技書通稿卷元

十一

上之必敝於今日也豈待智者而後知之哉雖然匪惟人事蓋亦有天運焉成弘以前草昧未開隆萬而後日中則移時如武德開元窮工極變元白遂變而爲率易郊島遂變而爲寒瘦李賀劉蛻又變爲鬼語所之既倦困於荆榛其勢然也宋生有言前輩有高科而無名士近代有名士而無高科世變則然然猶彼一時也今之號爲名士者亦惟是飲食相逐幣帛相先徑寸之刺馳驚而走四方雌黃之口災黎而役海內如是止耳鏤冰畫脂塗梘紉蠟何所適用然而得之猶以爲喜不得則哀然高科者相對黯然不

復有色是以妄一男子毅然上書欲請罷去天子至爲改容公卿未免動色及今而圖其不復議罷意必其出於此途者真足以與於當世之務而士之抱德而處樂義而棲憂先天下道足匡時者不軼於此格之外然後庶乎其有當也乃愚觀今之虛懷好士爲國求賢從來有如兩先生者也卽如某一賤士耳朝飢自樂伏櫪不鳴爲日久矣聞事既竣兩先生加意後場以求當世之務鮮克有當或舉某以對王先生則已知之於數年之前喟然嘆息李先生則雖然起入段然必欲延之一見且惟恐其悒悒以去也嗟乎

無他技書通稿卷元

三

之君子舉之則欲加諸膝錯之則將墜諸淵孰有一言之善數年不忘墮甑之餘迴翔珍惜古所稱好善優於天下有容惠我黎民有過於兩先生者哉今夫座主之於門生至貴倨也三進三退屏氣踧踖束金以事閭人遠巡而不敢入其至於庭也蛇行而前蒲伏而不敢仰視而某則攝敝衣冠曳履而登拾級而上遂以賓主之禮獲見於下執事下執事又從而慰勞之致款於目眊五色已而斷之曰必未之覲也覲則希世之珍吾必識之矣某當此時俯不如其身之賤仰而忘其遇之艱然於先生之言猶唯唯而未

敢有以應也既出而先生朱提之錫施於蓬戶矣且謂以暗投之珠必當剖示矣嗟乎兩先生求之如此其至而某應之未敢不以實乃遇之卒如此其難也豈非天哉已逾兩旬乃乞靈於范司馬思仁先生索得之於京兆則果如兩先生言通卷未嘗塗乙一字然加點之可得而計者爲數有九不復在其句讀首篇一破有不見警拔之評卽以棄去兩先生豈得復見之哉然某生平章句之魔棘闕之通亦果於此矣憶某七齡就傳八齡操觚九齡試於有司卽已能通五經通大義涉歷史漢左國管韓諸書稍稍起時

無從提筆

三

十一二時能爲詩歌賦誦古文詞志學之年能爲韓蘇賈董經術之語得其形似學逾一紀卽復盡繙蒙聘竺乾之藏超世遠攬將窮烟霞遞荒谷以竟所學而家世寒微世網繁縛俯仰無資因循雞肋非其好也不肯不去則復從事姚江之旨深思旁証欲從末由而自失恃銜恤嘔血數斗皮骨僅存冠至以來流離江左筆硯焚盡手不握鉛槧目不窺帖括者已二十年於此天寒翠袖豈復市門之妝枯木寒巖徒有木雞之視而猶欲與諸年少東塗西抹競爽爭奇豈不難哉其謂之不見警拔卽某亦且自知然而兩

先生之知某固不以此也兩先生憂天憫人一聞有留心當世之士能爲經術之語遂將聽其言而信其行欣然遇之乃某非真能有裨於當世者也使真可爲世用則知某者業不以某爲愚陋薦而達之人主之前矣而某累牘致辭屈首科目夫豈不聞渭崖之言審觀科目之必敝哉誠以法令初頒人心疑殆積習既錮轉石爲艱語曰法之所卑士之所尊也主之所貴俗之所賤也今雖厭科目而行選舉而遇舉又科目之所自出也且夫材各有適用各有宜人未易以人未易今立賢無方而猶拘守令任賢勿貳而

非仙托雲遊利

百

本官階至於雲間眉老豈戀士元之棲海上張公何忝六百之號彼旣辱信喻以同伍此或嗟牛驥以同皁王伯安先生之言曰辟如養蠶一蠶爛則一筐盡棄顏同瀾先生之言曰誰肯以自己之功名博他人之富貴夫旣薄選舉以富貴而重科目以功名富貴之人豈僅一蠶之爛而已哉以薦舉之難行如此而科目之必敝如彼士苟尊德樂義安往而不得貧賤必以遇合之爲沾沾也雖然兩者之於某則一各有其知矣舉之者或亦微考其生平錯之者尚未概觀其一日若是者自謂受知於兩先生豈不妄哉是

用仰遵成命錄其遺蹟不加點定以獻先生昔人有
 云語之至者既未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
 惟是風簷寸晷之間抵掌憑臆之語於今無所勦襲
 於古無所參稽先生察而抵之揆其可否一言不當
 棄擲其宜若復不爲苟得羞語雷同則溝中斷瘠被
 以文繡未始不爲清廟之享也某聞琥珀不引腐草
 磁石不受曲針是以知幾見屈於歐公而火軍以起
 蒙正貽譏於胡旦而寒燼復炎知已之感深於詭遇
 鳴皋之響捷於暗投也昔韓公未嘗以文章爲已任
 命於制科之舉則以子由抱恙改期者再而天下不
 以爲私又曰二蘇在此諸人乃敢與之應制科於是
 去者幾半而天下不以爲隘昌黎於前後貢舉多所
 薦引而天下不以爲囑托大臣休休之所用心豈苟
 同世俗已哉方今八紘廣引士口滋多畜艾拯胥何
 嫌剗削亦足以明大公之無我救時之多方不則稱
 其文實加以品題錫之玄晏使懸國門亦士林之美
 談科目之曠舉也兩先生豈有意乎某聞下第至辱
 也而劉蕡以之千秋失舉末節也而子瞻以之揚輝
 況其寄托德義之跡游心窮達之表塵視通顯有所
 不爲者乎感兩先生知已之隆有在遇合之外故敢

忘其固陋惟賜留覽焉

別李括蒼先生書

某枯槎斷梗之餘誠不自意立之塗間猶荷垂顧於
匠石昔人有云別人而有愀然之色令痛者忘其酸
楚淚未有人別之心復漸以骨髓傳以珍劑者乎同
舍之亦莫不望風興起至於淚涕寤寐之私於焉
永昇從前進退猶在觸藩政欲奉教於左右近聞部
議且以尉倅相待稍有血性無不引茲珮玦矣夫委
吏乘田聖人所蹈國初登第尚處斯列非謂尉倅爲
必不可受之官而在治有干將之躍也賈生不云乎
以國士則國士自爲薄以衆人則衆人自効今以

無他技筆端稿卷之九

三

雖亦不可職得之官而重以煩聖天子弓旌旁求
之典亦可謂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矣觀其循例考
資誠非過計然某以爲應得之官四字足以破壞銓
法而有餘相去殊遠之稱務以權抑賢豪而不足何
者官皆應得則一執簡吏呼名可付豈惟薦剡空煩
抑亦銓衡徒設且使人自視爲應得之官則凡貪於
貨賄怙於權勢皆應得者所視爲固然何有感激恩
私尚圖報稱也既已應得則不應失苟患失之何所
不至是但取鄙夫具臣以充位天下事安所不供其
一擲也國家高官厚祿之懸所以待賢才非懸之以

待資格也鵜梁貽議不稱其服謂非其應得者乎若
乃人之度量相越要在才具資格相去何遠之有必
以資格則是廟廊之上無共驩咩釣之間無伊呂也
又豈聖天子所以曠觀遠攬寤寐求賢之意乎古之
求賢也招之惟恐不來今之求賢也驅之惟恐不去
驅之而不去其爲賢也幾何矣是用引分自甘裁於
退義非敢忽視斯民忘情斯世也誠以行藏之閑不
除則用舍之道猶尊君父閒之必不曰天下人才已
盡於是無復有白駒空谷之懷也當事者觀前者之
一去知後者之不復來無所事其驅除不復嚇驚驚
鹿鼠也日欲以此意就正於師台值函丈之未有
閒故敢略陳其愚惟師台幸教之

無他技筆端稿卷之九

二

上通政使司書

謹奏記銀臺老先生執事昨有短疏上塵封駁蒙示以關係甚大但進呈御覽之書未便簡閱須有草本查看了然於心方敢封進仰窺明公惟允之詳敬慎之義敢不祇承明德更進草本生亦知上聞之疏既有副奏則進呈之書亦應有副函但以草茅書生旅食窮困編摩既淹歲月繕寫亦費桂珠片曝微忱得則思以上獻所存草本乃墻涸之置筆集狐翠以成裘刪改補綴之餘安敢獻之左右乃其書之梗槩則亦本自無他首集詔令則自 二祖 列宗及我

無他授書遺稿卷元

元

皇上頒發之詔書論下之綸綍以揚托我祖宗啓佑之隆 皇上繼述之嫩者也次仕蹟則自開天翼運諸名臣下逮茹芝遁谷諸遺逸以揚托我國家新標得人之盛及諸公黼黻宣猷之光者也次敷奏則諸名臣或奏或議皆忠君愛國之鴻猷與詔旨互爲都俞吁咈以揚托我 皇上睿謨獨斷使從前責難陳善諸臣其言皆取效於今日者也總之述而不作本無奇袤隱怪之談足則能徵要亦憲章法守之事諒爲下而不倍亦今用而從周開卷卽已了然事體原自明白倘明公意不主於壅關則亦無可用其駁還

若必別有瞻顧借口草本相繩則繕寫亦非難事計字三萬五千一百有奇不過與衣輟餐旬日卽可竣事但疏末簡舉事宜實與政府相關聞政府業已杜門引咎不復入直若簡舉之揭先入而此疏猶然不聞則前疏日月可稽事體恐亦違碍生且晚乞歸引養徒步歸山矣事關國家典故爲公非爲私也其壅關與否生不效與聞而出納惟允罔明公事也惟執事試裁度之

無他授書遺稿卷元

三

答楊瓠菴侍御書

伏聞忠莫大於進賢感莫深於知己語曰龍文萬石之鼎非任郡之力莫能舉也況士之孤寡自命身嬰負俗之累者哉某少貧賤聞見孤陋父母命之始留意當世之務砥行立學垂三十年困頓委頓朝飢未已中道阻悔或欲禪棲或思霞舉然而內溝之恥未釋筦樂之比猶存知己益希青蠅堪弔而翁台獨能於衆棄之餘信其行已有恥授政而達不啻口出遂及翹車揣分揆情豈易得此主上下明詔旁求俊乂盛心也而功令嚴密孔棘且殆勢如擊雞行當相

無他技書稿卷元

三

爲其舉者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或復收其暮氣桑榆困衡末路繩尺衡纘鼻息相屬苟幸無罪蓋有之矣知其嶽嶽成性直道事人樂行憂違確乎不拔而猶舉之此則翁台之力過於任鄙格外相遭誠不自意矣然某所不敢漫然以應者不得不悉之翁台之前悉之而不終聽猶未得爲伸於知己也夫騏驥之足貴其一息千里非必責之臨淵赴壑也太阿之斷貴其剗蛟擊兕非必試之夷山湮谷也遠不具論卽今之霍山令踉蹌出都艱辛萬狀此則翁台所明知也邑經殘破無有城郭室廬官舍庫獄亦無人民胥

吏草萊野廟甫四日耳今以不能禦寇被罪當此之時雖有夷吾景略安所用之如貴郡貴州二守大江以北所謂平原樂陵矣而救過不給言者滋多由此權之弓旌所及無乃驅無罪而就死地況資格懸殊空名招忌蒙袂以前見者指爲異物又復積薪何代索米何期錙銖泥沙之喻不待用之而後見耳士生斯世遭不世出之主有知己之稱苟得死所死且何憾而某故未可以死也親老在堂終鮮兄弟慈母未葬幼子呱呱兼以喪亂播遷舉家寄食無把茅蓋頭池有負春抱殘之憂翁台若謂其出而載質無他

無他技書稿卷元

三

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之所處翁台亦見今之守令得比於抱關擊柝者乎此則某所遭之不幸非翁台舉者之過也草莽之夢諠不忘君瓶罍之憂勢難後孝卽某隸在仕籍猶有成例可援矧茲邁軸開身棄此一人有同腐鼠翁台何不以此時及部客之未下僉議之未平諒其私情自爲簡舉別求賢者以當之使其得長奉親闈筆硯代食者書學道進退裕如孰與竭其鼯鼠之長束以必蹶之地使某自負其生平亦且終爲翁台累哉子言之事君先養其言拜自獻其身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夫與時偕行

擇地而蹈從古之通義也某當此時未可以出客歲北歸舟抵白門適與貢試之期值而某接浙遂行未嘗就試此亦足以明某之矢志退避非繇矯激也知已之前語多易盡惟曲賜涵茹焉又某有私疑附以就質竊謂舉主之隆重倍於座師彼故暗中摸索偶爾相值耳知已一人成塵勿渝豈易相敵將無事例亦附門牆而敬仲致身於鮑子曲逆延賞於無知當時恐亦未有此稱某非敢自外亦聊托於古人之義併望翁台教之

上兵憲王公書 桐慶閏八月初四日

爲賊罪萬無可撫賊勢萬有可滅若不速圖滋蔓且大惟務姑息效尤安窮謹昧死沐浴請討願效愚忠以張國法以伸憲威以救維系事逆賊黃文鼎等以焚掠之虐誣假報怨之虛名以徇鼠之兇鋒僭代皇之偽號敢行稱亂揭竿連營荼毒黎民殘毀城郭敝邑衣冠縉紳之慘禍雖南渡北遷之際何以過之而民間轉徙此離叫號盈路稚穉僵棄於林間貞婦雉經於窮谷屋無炊烟野多新鬼萬萬非宜深可得例痛也生自難發以來一窺賊壘三赴郡城熟察情形

度彼已擬欲上叩轅門密陳方略頃乃遙瞻紫戟加額雲霓微聞撫議堅持行旌中沮豈謂撫之易以結局勦之難爲功乎生有以明其不然也夫風鶴易訛一切偵謀半從賊來耳故敢以聞見確實者爲詳陳焉賊初發難僅二十八人耳遂敢狂逞者以逆撤先布訛言四起人心動搖如水潰隄肩摩避賊十室而九使有令長立擒一人訊所從來賊黨立露可呼吸定也乃巨家大室內無可守徒託鎮靜而實怡堂徒議盈廷而同築舍使留意傳探屹然不動白挺數十提之於巷猶可呼吸定也乃舞筵未散火焰燭天

倉皇出奔莫測多少使賊退我歸宵出晨入蠟九羽
馳實發午至散金募士聯絡城守猶可指顧定也乃
賊避去兩日寂然無聞避賊者亦去兩日寂然無聞
賊計安得不決哉然猶未敢盡出未敢建寨也迨李
侯按部行至資福趙趙不前人而僅有晉神之詞出
而僅有三章之約賊始猖獗市人從而噪者數千人
李侯盡信以爲賊賊亦借之以張其鋒而郡侯再入
之氣亦已先沮矣使郡侯人而盛陳兵衛更以潘帥
幕下敢死士三十人易與皂胥帥衣以從緩急之間
有以制其死命賊豈敢挾刃以從抗揖以見哉賊

無他策盡焉卷五

五

焚劫相繼擅行誅殺出入擁導城郭丘墟而猶撫
之是教民叛也夫賊自歸寨而賊之情形固已盡見
矣何也寨本胡大參別業去生家數武而遙非有險
阻可憑林木可蔽也屋前後不過三楹虛其廳事以
立將臺左右个肩比林立不過容百人而止則寨不
足憚也賊所謂梟雄者市人爭識其面半爲與僮半
爲屠沽負販傭保之徒力不任荷戈則勇不足矜也
既無火藥之資亦鮮弓矢之利初操馬又屠刀以出
近始從諸紳索有軍資然得鎗牌已不知所用則器
械不足禦也三五爲群趨利逐便前後馳驟氣喘而

不可止則紀律不足齊也合是數者而謀略亦可概
見矣今驍飽而驕欣然意滿既倚郡邑黎之如驕子
懦紳事之如嚴師愚民戴之爲勝廣呼盧肆飲無復
他慮偵探不設防備不施若毅然捷伐摧枯拉朽豈
足爲喻哉然而今日之可憂不在賊惡之怙終而在
民志之難定也小民至愚未有貧而不嫉富者也未
有賤而不嫉貴者也時平則相與帖息事起則爭爲
效尤故平居則齊之以禮有事則繩之以法變起則
威之以兵兵動而復姑息之以撫其誰不玩所謂適
其其戒心教係升木耳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他策盡焉卷五

五

上下不辨志豈定乎過州之變不戢是以有宜興宜
興之變不戢是以有溧陽今不早撲滅以明國法則
廬鳳商毫素多罌黨汝潁斬黃實爲盜藪聞風響應
互爲聲援將大江以北無一片乾淨地矣詩曰民之
貪亂寧爲荼毒又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後難待
潰厝火待然雖有智者不知所以爲計矣生家國禍
深刺膚痛切每憤民心已矣縉紳大夫受國厚恩遇
此小醜垂首喪氣不惟無有一人力能聞賊志在討
賊而反開門揖賊金縢媚賊力主撫議以庇賊輒一
念此嚼齒俱碎及聞明公獨主必勦之策不爲衆搖

遂感激思奮淚盡而繼之以血生與此賊義不共生
故算賊已詳料賊已定賊盡在生目中矣所有進止
機宜惟明公賜之密陳然後假以便宜俾以密檄使
得與潘將軍麾下敢死士三十人間道出奇以與大
兵合旦暮之間必能盡殲群醜以報惟明公垂擇焉

無他投書遺稿卷之三

再上兵憲王公書

初變閏八月初六日

生聞兵事有虛有實有後有先有斷有因在妙其權
而用之耳生前謂定亂之法宜以撫戢爲虛聲而以
擒勦爲實著擒勦之法又宜以聲罪致討爲虛聲而
以潛師襲擊爲實著所以然者新募之兵未經戰陣
本不可用風聲鶴唳氣先爲賊懾惟潘帥募下衝鋒
等官曾於東省殺賊刀痕宛然故生欲請其三十人
詐爲他往別由水路裝載火器至白兔河距賊巢三
十里乘夜乃發四鼓可至各虛隘口張設疑兵以防
牛族於醉夢中以勁卒搗之火鼓蹙之必無噍類而

無他投書遺稿卷之三

文

以明公與潘帥建大將旗鼓以鎮撫之不過獻功飲
至受成事而已今謀者及邑紳東札皆言賊散夫散
非真散必且離巢但一離巢則前策盡不復可用乃
言者但視賊散之利而不視賊散之害也賊雖至愚
豈謂我如此作逆國法能終待以不死也能於諸兇
終一無所問也能被叛名以沒世而父子兄弟常得
相保也比間族黨常得相安也能盡驅紳衿巨室以
出境而以一邑爲賊國也若猶是並國而處也所謂
縱彼不言我獨不媿於心乎由此論之則賊之陽散
而陰聚倏散而倏聚始散而終聚有不待智者而後

知也大抵財多則易以致衆罪重則挺而走險兵退則分出四掠不出此三者而已生所慮者言賊散者皆望明公之罷兵耳萬一兵罷而賊復聚何以待之且兵之出也投石超距猶有銳氣頓兵數日河上逍遙爰喪其馬罷而復調戲同舉火不復可用矣故生爲明公策者莫若合撫與勦而一之而分民與賊而二之因撫之玩而借以收勦之功伸勦之賊而因以結撫之局在明公之善斷善因而已矣何也持刀躍馬者是賊非民乘間搶擄者是民非賊噍咷鼓噪者小賊亦民提線發縱者亦非民亦非賊賊借民以自

無他技雲遺稿卷之元

完

臣民亦倚賊以自強言勦則曰勦民言撫則曰以前日之撫爲撫而已今明公馳一檄先之曰撫局定矣無所變然地方殘破矣城郭未固樓櫓未修流亡未旋瘡痍未復民間疾苦未能周知朝廷德威未能覃布必躬鎮撫之乃爲教與令使除地爲壇於邑之講武廳所以受檄前期敬師儒父老子弟畢集建三旗中以黃左青右白黃者以處良民青爲木德與更生也有冤欲訴者處焉白爲金德以致果也歸正買贖能應三科之募者處焉其誰不願趨於良以自掩也咸趨於良而賊勢孤矣然後別約爲保別保爲甲別

甲爲戶戶出幾盜幾人陳寃幾人歸正幾人首幾人挺幾人違可按籍定也有敢隱者以賊之罪罪之果其有冤雪之可也雖賊亦赦以示撫也三科之募須及格也繫而縶之縶索在我矣抗禮如皇甫文者引而斬之可也造謀倡衆如韓求羅夫子等者捕而斬之亦可也乃誅當道之豺狼集中澤之鴻雁扶傷弔死賑疾恤孤彰以恩威開以忠信桐民其尚有瘳乎若猶是賊散則姑爲息有賊聚則復事張皇生未見撫之可以了局而勦之不大有動搖也感明公之知故不敢不盡其忱

無他技雲遺稿卷之元

三

上史道鄰師相書

某辱在泥塗不忘溝壑一息未死之身舍泰岱其安仰也寤寐之中每一念至嚼齒穿齦握拳透爪輒復魂依左右而身著敝絮行荆棘中動而見尤觸卽成礙從師相於嚴霜密霰白刃流矢間者衆矣某最不肯遂爲蔡矢所集人微雞肋豈飽老拳身化鼠肝寧煩砧杵向非急爲引決幾復以弓影之疑重爲碩膚增跋蹶矣此苦未敢形之筆札唐生時謨來曾囑其一爲口悉想爲師相所深諒或不謂偷生惜死真同死也家君子憂悸之餘抱疴遂淹三月某得以躬

無他後集卷之二

三

屏臉裴藥爐未嘗不感見惡者之相成也跼蹐維號項領靡駢雖復居易俟命不懼不憂而暮餒已張釜薪方熾如舟膠砂磧動轉實艱竭涉浮圖枯澁立盡覘此餘生不膏原野坐使豫讓笑人不休耳毒念師相破斧缺斨涉水履虎未審後此當復何如而遂古以還從未有兩天聽孔甲能無回步此某所以搢心泣血遙致祈禱而已

上史師相書

霜寒風凜元老馳驅瑣尾書生果腹安坐未能策馬追隨此東焚灼如何可言然午夜聞雞通宵不寐未嘗不深維大計而有所欲效於師相之前也今之局勢邊寇交韓求諸在我無一堪恃而中外人心所繫屬不解者惟在師相一人微師相江左已不至今日矣而師相之所以能繫屬人心者亦徒恃生平忠誠大節可以貫金石而格鬼神不待智術馭之威力制之所謂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然尼父稱我戰克首重好謀觀其談笑而却萊戎樽俎而墮穢甲

無他後集卷之二

三

言不用智術威力也古來位兼將相身係安危不過稱裴文韓范數君子然淮蔡貝州猶是一方小醜西夏之事則韓范龐狄回公分任而不足今獨使師相一人當新造之邦家西辦寇北拒邊難而肘腋之掣爲憂拒邊而欽戰之局未定卽使局已定肘不掣終是空拳之搏無米之炊況其事勢有萬難於此者也進而求之殆與諸葛忠武侯矣然今之虛已以聽疑謗不生群僚屏息相從諸將頤指待使軍資其所素儲兵力其所攝擢曾有昔人之萬一否乎然則師相今日任極艱極鉅之責履極困極危之地自遠

古以來未之有也任艱鉅者不可以親細務履危困者不可以狃近閭當此一刻千金之時而猶慮酬紛沓簿書繁猥在師相自謂鞠躬盡瘁無咎厥心而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將何以厭海內人心之望也竊謂今之分信列防非計也夫列防固諸將事也督師將將者也將將者如良御之調四馬齊其足力而無使有疾徐輕重之參差今慮馬足之不調也而徒步以先之其將能乎故凡忠於爲師相計者莫不欲其立定脚跟自做家當如笋之解釋如嬰兒之易齕齒漸出脫漸漸收拾而後轡銜在我鞭箠惟意也師相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六

詩

見夫舉襄者乎身在襁中安能運動故必着着算此否則我且爲人所算矣夫制寇與敵必須通盤打算然亦須分途料理前此則寇爲我讐而敵爲我德今茲則敵爲急着而寇爲緩圖廟堂之上尚狃於款緩之局而孰知其決裂至此也與平銳意滅賊其志誠壯然大敵臨河而方圖西上毋乃白刃交前猶救流矢乎爲今之計必以四鎮分布於河干各認信地互爲應援而師相身爲中樞居中調度標下健兒止擇其有馬壯丁千騎自衛其餘悉以分配各鎮則我無治兵之名而始成將將之權若一心之運四肢未

有心自爲持行者也收拾中州聯合左帥此前所謂立定脚跟自做家當者也此着更以假人則更無下手之地愈成不掉之形矣且二東兩河之民其勢可以不爲我用而猶戀戀本朝者徒以感於師相之忠孝足以爲其依歸而亦望師相之名位可借以自振耳一落諸帥之平將來更不可收拾諸帥之技倆海內有不聞之者乎雞口乎後之分其亦知所自策矣今若以防河之責分責四鎮更以王鏡老王雷老協同調度而師相獨任收拾人心料理軍實之責未有不沛心以相從者也頗聞敵中所憚惟在師相一人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六

詩

真職方自密言之師相自愛其身所以愛宗社生民也某本書生不嫻軍旅然於古今成敗之局微亦有所窺見荷師相特達之知偷生苟活而不以爲污鏹金銷骨而不以爲棄非不欲攀附鱗翼以自據其巢齒穿齧之恨然尺寸無以自效虛糜榮養益復可羞願乞放歸以安愚拙師相稍用其言猶勝用其身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九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書

與耿玉齋書

晤對許時忽又別去回憶昔時金陵見訪金臺奉別始終纔兩面耳遂咸至契見待乃辱函面生平蘭譜中此日更有一人待弟如此者乎卽老年翁古誼隆摯然隆摯至此自弟以外恐亦未能數數也因復撫心自念施者至矣報者百不當一何也初擬奉晤時所懷來欲吐迄未能披肝膽見情懷致一語而去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

生平無他長止有直心快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獨於老年翁有所不盡是匪情也尋當於老年翁亦自謂無所不盡獨於針芥相投搔着痛癢處顧反不盡是泛交也然而老年翁所崇奉敬禮無如木陳夫山兩大老木陳業已室中置壽當面熱瞞至於夫山爲人婆切然面哆哆和和意正語偏其於老年翁亦復鈍置不少此二老應與一頓痛棒各自領過昔富鄭公親見投子纔跨門來投子便道相公已入來富弼在門外鄭公於此直得回頭一覷通身汗下試問二老曾於老年翁加此等本分鉗錘否至於弟者

懷來之意本欲盡言因見針鋒不對恐言之面老年翁必不肯回頭轉腦降心以相從也既不降心必於言者生憎厭心忿嫉心抑掄訕笑心不欲復與相見之心然言之面生如是等心則老年翁爲見負畏其生如是等心而緘默不言則弟爲終負老年翁矣此別未審復有見焉故復率略言之弟觀老年翁之序准提法門曰所欲從心豈向他覓知未能無欲也凡有希求必獲如意知未能無求也凡遇江河痛苦患難險阻自揣必不免者輒以無意得巧脫知老年翁上於四大五蘊身中作活計也老年翁既獲此如意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

自當挽長河爲酥酪繞大地作黃金當初何不便把定乾坤莫教淪陷掀騰日月常令光輝而止照管一身自謂得無上三昧則老年翁所諦信受持者正是金剛四相宛爾具足佛法猶大遠在所以古人道止貴子眼正不貴子操履眼正者必須將自己本命元辰大光明藏一眼覷破將世間榮辱利害生死關頭把持得定看來如浮雲幻影一毫動搖我不得煽惑我不得方於學道有少分相應所以古人道若辦此事直須於咽喉下着得一刀象山先生曰遮裡是刀鋸鼎鑊底學問如是則銅牆鐵壁自有出身之

路百尺竿頭尚有進步之程若守定閨閫中物割捨不得豈是丈夫老年翁既承家學淵源又復親近知識豈可不自具正眼隨人腳根轉動卽令終日動定施爲畢竟成得甚麼邊事當初畢竟承誰力如此聰明血性漢子若不明得已躬下事往往向外馳求被世間福德風力所轉所謂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可爲深念也每與夫山老人深夜及此惋惜歎噓至於隕涕夫山不肯輕易吐露半語所見亦與弟同又恐老年翁他日有時感悟必致恨於我生平親近師人竟未得師友絲毫之力弟復何辭以謝老年翁所

今日不得不向老年翁早爲發露懺悔老年翁俯擇微言必須重向夫山洗滌腸胃遮老漢婆心頗切必能爲老年翁解黏去縛抽釘拔楔那時方許老年翁還却本來面目稱南岳半僧亦不負此一緣期會也老年翁若道遮酒糟漢隨分乞錢羹冷汁度日也來學諸方說禪浩浩弟亦惟有聽之總期於不昧此心聊以報老年翁之愛我敬我至於孝思錫類及我父母如此情淡於萬分之一耳馳戀拳切不勝觀縷豈敢避罪惟恐不盡耳此刻抵四明燈下提筆以謝

上夫山大和尚書

道用所謂焦芽敗種也事先師有年一味靠金山窮煞守米倉餓煞陷沒萬丈泥淖中竟未有出身之路而又曾觀滄海難爲蹄涔凡兒承虛接響之流鼓兩片皮無不掩耳趣過而已躬下事却又落荒無本可據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空爲傀儡丈夫實是憐憫漢子總因無三日五日成片段功夫疑情不曾發起豈肯向紙上鑽研吻邊接唾白分拚却此生拖泥帶水隨分償還業債待得先人獲歸寔安便與一刀月更直入千峰萬峰不妨十年二十年打并精神捱

去將去不斬樓蘭誓死不休以無辜負先師一番提獎耳何幸中子峰前驀地遇着和尚靈心勁骨妙用圓機真足傑出稠林掩映羣嫖五十日間獲奉周旋雖牙齒邊曾未敲着半字佛法而針鋒相對直令人沁人肝脾頓令五內澄澈如墮清冷淵相似和尚亦遂引爲同根種草不復相鈍置此自多生歷劫曾經供養承事乃爾千里同風一絲不隔年來久墮羅刹鬼國遭此擒快何幸如之兒子無知略親法味亦如嬰兒之戀慈母雖復以事遙歸總之別而不別雲山溪月何處不逢明年買舟吳會日奉中瓶是所深

願但不知此日萍踪飄泊定歸何所耳耿王老天資
純粹可與進道惜其沉錮已深未易激發此道用與
和尚共爲惋惜者從前俱已輕輕放退道用感其相
待良厚忍俊不禁略爲僥舌昔兜率有撥轉日輪之
夢遂不惜於無盡痛下針錐尚云遭其惡發不過退
我院耳和尚無院可退豈憂惡發撥轉日輪是所深
望幸仗慈光行人安穩布帆無恙舟次明州勒此以
報謹狀

無他技書寫稿卷下

三

與楊達可書

省別足下遂隔歲年嗣辱報章慰誨勤懇可勝感歎
夏五發都門秋半乃及子舍接浙未已風鶴隨驚倉
卒奉老親挈稚兒渡江南下空索如洗舉家寄食星
枝絕樹觸緒牽懷雖日與十公抵掌論天下事髣髴
皆戟而北門殷憂罄瓶多恥未嘗不歎昔人不改其
樂吾難能也輒欲奉書玄度寄思朗月而半愁盈腕
落筆旋廢歲杪十公乃以尊公書來謂翹車之舉遂
溫及僕顧僕自念何以得此於尊公哉尊公內舉則
十公外舉則有開仲儀之竹君疑五遠舉則有樊
子清卿皆當世之選也顧皆始舍而獨及僕豈敢謂
遠期諸君子以雲霄而重困僕以小草哉溥天率土
皆是王臣士苟自奮何論資格聖天子旁求側陋謀
及卿士誠歷代之芳規曠世之遠覽豈無有青田廬
陵諸賢出乎其間而必謂一塵削刻便問泥淖微獨
內負知己亦且上慚聖明僕何敢云然僕內顧所以
自處終不得不爲尊公知人之累非徒如穉生七不
堪二不可之說文其狂陋而已也事勢使然籌度且
審當明詔初下卽擬私議二篇何意今日乃成自鳴
尊公謂僕能甘忍懸魚迎刃肯綮能奮滅此朝食之

無他技書寫稿卷下

三

志能輪肝膽照映之忱夫是四者非獨尊公能漢知
僕卽僕自知未敢讓也乃其硤硤之性易缺難完嶽
嶽之衷易折難淪濯濯之口易吐難茹豐林麋鹿奚
適不臧一入世途便如身著敝絮行荆棘中矣若復
變其初塞隨世姘姘彌闕救過苟幸無罪又豈尊公
違世忤俗謬爲推舉之初意乎尊公必謂僕當三鼓
三川之餘骨靡氣盡備嘗險阻熟知情僞悲鳴伏櫪
左詣岐途而枳糝未化舊桂尙存此則僕所自知尊
公或未之悉也尊公徒見僕以堂上佛在雞肋未捐
已無捧檄之歡宜有彈冠之慶關桑有云遐不謂矣

拜包校書公

諷有之乃僕所苦痛亦政坐此耳曩者先慈見背
奄忽九年尚殯淺土終鮮兄弟釋兒索乳白髮黃口
形影相依旦暮倚閭有如髻髻憶笄甲戌之正奉訪
尊公於漢上舟中讀王維詩曰不行無可養行去百
憂新戚戚委兄弟依依托四隣不覺哭失聲隣舟皆
爲竄駭客歲臥病京邸訛傳道山家君五十日中眠
食大減中宵蹶起或至驚呼繇此念之與言陟岵豈
僕所敢復嘗哉今膺薦舉便當領殘破之鄉踐戎馬
之境扶傷救死賑灾卹孤若以何以問於吾知則生
聚教訓有勇知方僕誠願學而未可以舉待養之老

親試之於危困之地也聖朝孝治天下親老子獨皆
得引例終養然不聞被薦而出復聽其引例自便者
也況今播遷之後三徑就荒欲歸無所若輩安託尊
公代爲之籌僕且爲蝸涎之乾壁上耳身之未籌何
以籌國僕之苦衷未能信友又安望其獲上哉僕爲
此語大似橫擔蜜脾滿口說苦設復自致其何以云
夫自致之於受知則固已有間矣自致者脫屣可棄
錫類可授而知已一人踟躕愈甚翩離載下既未敢
自遂其私桑扈率場又慮其自何能殺愛騏驥者不
以廬車憐朝鳴者不以金矢設使蟠木莫容青蠅堪

集名老堂書卷之二

子詠女嬰以善淫謂長孺之多嫗矢志不渝便當相
及僕豈敢不淡圖却顧俾無有說也哉倘限期稍展
尊公或暫爲相商之語而未及上則望足下爲一言
已之脫事不可已則僕之行藏已如五石之瓠放乎
中流僕不得自操舵柄濟與不濟寔惟尊公所命之
也昔者越石請謝於平仲雲卿遁跡於魏公後世觀
之疑其太激而內度乎已外度乎時要亦古人之通
義方今聖明在上無有鑿坏踰垣高自標幟之事僕
將罄其所學綜核古今歲切時事緝而成書竊止賈
董獻之關廷然後哀切陳情徒步歸山躬耕沒世或

亦尊公之所樂許乎奏記長安不敢詳讀故敢獻其
私於足下惟足下善爲統致焉

東史師相

羈旅之人未弛負擔猥以塗大得觀光儀瞻恆嶽而
快登望渤海而謀涉豈獨鄙吝旋消抑亦調餽斯慰
天祚我國家薦生名世間既升而處晦淵或躍而見
田昔晉公之就午橋司馬之處雖下天下共想其復
出人主因悟而再迎方之今日何以異茲老師相維
復雞骨支牀要亦鴻飛遵渚何期樸散下品得荷提
獎兼施捧讀之餘感而雪涕惟是性本廢鹿骨亦煙
雪行將抱喪出汲鑿坯遠引天路高深未知晤對何
下拜陳謝無任瞻瞻

又

伏念某泥塗餘生重辱存注炭漆微志矢欲報稱而
多口橫加事既難明於投杆寸籌莫效跡反貽累於
張孤是以寧冒縮朒之嫌決爲蜚遞之計當師命而
有請誠負德以何辭非常之恩禮所加空知雪涕無
用之技能素定但有拊膺豈意詞尚囁嚅於觸藩心
已忤觸於嚙指自趨召解維之日卽高堂臥疴之時
痰逆連旬愁煩徹夜眠餐頓減肌骨旋旋郵來尺一
之書半爲待訣之語幸爾旬旬及門始覺呻吟改色
藥爐宵爇糜餼展展使少緩於須臾便抱痛於溫清

驚懼甫定狂喜反深前此之義激以國君者荷師相
對采之不遺今茲之釋負以寧親者又師相承言之
錫類始終饒篆覆載崇隆俯躬慚感敬勒謝私未卜
趨承更增慕戀所望上爲邦國善保寢興謹啟

又

某萬死餘生百念灰冷荷蒙老師微召而來值此艱
危遽忍乞身以去將無視性命太重視名義太輕宜
不齒於人類矣但內揣諸已殊無白効之地外度諸
時卽求一死所而不可得自念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一息不死亦當留爲觀變而動之身今外戎方迫內

無他投書稿卷之二

三

後生但有可以放捨身命爲老師相效其涓涯者
惟老師相命之若虛拘於此浮沉度日將有捫閭而
死耳前赴台命時家大人意欲賣宅東歸且畢向平
之願值此倥偬實未敢請倘蒙老師子假暫歸竣此
兩事更趨榮戟未晚也

與方孩未侍御書

曩者客英六時茲將取道八公來從先生游未及見
先生而遽以友生事爲秦庭之乞先生不以未同爲
罪而反重其射書讀信陵縱酒之詩真掩涕淫淫而
不可止也不肖自髮燥時感江夏國士之知而復深
知江夏以爲李綱而後未始有是人及國步日艱明
月投憤每啼噓太息背裂齟齬碎常草疏數萬言徒步
千里伏闕以訟陳湯稱引街亭馬謖好名以任福爲
言而雙親垂老終鮮兄弟爲友人奪焚其草而止不
令且從陳東於地下骨肉化爲燐碧者久矣此不

無他投書稿卷之二

三

之於先生實有漸離擊筑之血欲一傾吐於前非
僅臥丘之倚泰岱泗州之見大聖已也先生勁骨貞
心淵猷偉畧如欲平治舍焉其誰不肯鹽車困躓垂
三十載雖復奮起泥蟠如矧武見求無能爲矣然而
遁跡山林耽心禪悅觸事感時著書論古猶思自見
於後世則太玄之擬大易元輕之法春秋豈能逮之
非讓可免也不肖生平所絲金訓合者惟君家卯君
然其所懷亦燕轅越軫之異遇亦如之社中趙子又
漢潘子濟美皆荷殊知先生且起溝中斷瘠衣以文
繡矣伯樂顧之五達之衡價增億倍如今好士亦豈

有逾於先生者哉而不肖心死於先生且二十稔終
疑若自遠此宜不可解也側聞先生羣公子亭亭玉
立優者麟鳳明年當得班荆於白下因之以謁先生
饑渴之懷於焉以釋此其時乎久思附書又漢當其
來輒復相迂楚人張謐士者楚材之未能或先者也
每與之談海內人豪彼必首推先生不肖每歎說之
世豈有千古侯芭兩賢分任者哉及聞其久悉先生
與否則猶之不肖也客桐牛歲桐人士之心醉之者
白欲成聚成邑今且由壽趨穎達於中州以返子舍
白下肖曰此行無泗州不見大聖矣不肖且心妬之

無他投書集卷之三

三

事甚

與友人書
長安道上拂衣來歸便擬友向禽而師元亮柳樑橫
擔煙包雨笠豈可復矜莊束帶翺翔公卿間而傲師
在楚時苦以三湘七澤見招至楚已值其發夕則又
以羅浮君爲餌而弟亦適欲微宿適於穀城老人聞
自此適漳殊便遂不覺爲惡風吹舫來此此中乃有
琴張令君廿年寤寐雖在千里猶當就兄况復交臂
忍不相聞然而游譜中一謁令長便有猪肝之嫌既
爲令長例不得不厭客當不復以此兄噴耳煥焚之
爲十倍吾土我心憚暑未能遽去主人廬居客子遂
以掩關高枕乃一二他友入潮見訪未解第所以深
自匿之故輒用相訝而故師屢欲豐干輒爲第譬
曉而止度第終不能自匿又安可用人言爲塞修乎
雖然相如老大無意援琴翁兄簿書小閒請得叔祖
頻見稱我素交若復謬恭晨朝則非所敢聞也小詩
拙刻用塵噴飯餘不悉

無他投書集卷之三

五

薦羅生書

台臺飲醇名德對覺神清竹箭美材時賢莫並都門
挹袂情欣親止十年瘖寐永畢於斯台臺乃復還爲
稱引忘其雲隔將毋千仞之下畝丘使受者增其慚
惡耶如翁樛櫟散材久爲世棄廉廣之性林龍爲安
絡以金羈便當狂發使之被不可居之名處無當之
寶簪之主人召客抵暮而不覩壺餐徒爲輿僮椰榆
非伴醉昌披橫吐被而固無出理也台臺聞之亦爲
之嘆乎頃已拂袖來歸南陔日適幸不使松菊就
荒禽猿貽諸世眼雖窄終不奪我南面百城也嶺雲
無也我雲集卷之二

惟但想伊人方今輔敝皇猷樂職匡化舍台臺其
誰歸而且暫揮製錦之例益淬山龍之補羅浮仙
夢幾欲褰裳從之矣政懷馳總莫覓鱗鴻而貴里羅
生名希聖者來告我以將訪五羊仙人不覺欣然輒
修短楮羅生爲寇所迫生計蕭然間關數千里欲仰
濡沫此何異豚蹄之祝舞車第何敢爲之言台臺或
亦有以憐其志也因風南望神與俱遙

與何喬菴餘部書

前接手諭知台兄萬念姻友至殷渥也坦菴兄聞率
熱腸城府不設求全得毀憎茲多口所賴壙篋尚能
深相諒信不善惡之善者好之猶堪自慰而世路險
巇亦真欲踏天駒地矣陸子竟爾無聞反側子獲免
於戾乃敢相負耶此不可以更褻台兄而從中預聞
者亦可以呼其大寐使之覺矣頃因某兄過郡率爾
附候偶然及此非敢尚賁也某兄楚之良也眉宇間
帶無雙國士之意台兄一見自決之而其仰台兄
少景雲景星前固願見而第復語以入吾皖而不見
與兄猶適南楚而不登祝融陟洞庭也但其歸思甚
迫不能久親左右而其藏甚富台兄亦徐叩自知
之臨楮馳戀

薦服孝先書

童稚時耳台臺名私心嚮往以爲此天人也潦倒諸生間三十年蔽處幽篁自謂終不得見何意僦居比屋遂觀清光然猶倉卒別去未盡所懷良用耿耿今年乃得復共台臺抵掌深論天下事憂天愍人動乎眉睫意俟台臺卜居已定遂當畏襟相從昕夕就見嗣以先慈窀穸手白負土拮据月餘甫克襄事又爲敵相知以楚游見招矣倉卒假裝未得過候饑來驅人克長守窮巷奈何奈何初歸故鄉苦瓜果薪三千不見哀鴻滿野莠楚興謠天下事真不知所底止

鮮他校堂題詞

也所欲共台臺語者何限遠莫致之適得貴鄉一佳士以獻之左右其人殷明忠字孝先石汀司馬之嫡正之良也台臺藥籠中必久貯之顧其人貧甚恐遂不能擇木以棲尚有生路在淮揚鄙意以爲非台臺莫能振之也噓而植之使將來成一株大樹是所望於台臺也

寄家人書

握別時已覺弟之神情惘惘何意被禍如此其烈家郵至直是哭不出然已近淚無乾土我輩遭此一段惡劫總是末後幻出汾陽無限戲場却已生趣先盡歡豈勝悲合豈及離耶然此時亦惟有一忍一割學癡學狠學孟浪而已此時皆已聚族南徙而支撐之艱辛又復不可問惟是同歸於盡四字先下安排後却作任運隨緣想可耳至於羈人之苦進退維谷去生難前年猶有一二朋好足以仰瞻朝夕此時索米長安欲歸不得而老親倚閭望眼欲穿兒女饑寒不識何狀但每欲賦一語便爲老杜先得因此亦不勝意惟有將癡字狠字孟浪塘抵耳嗟嗟此番寇至專與善人爲讐如振先宏生赤非而不得其死天道又安可問我輩將來又安能邀彼蒼之布置何所耶聞令妹令兄馬賊之義凜然豈可不一表彰於聖代及不佞之未歸幸以狀來或可爲叩闕之請也所望於諸兄弟者因諸兄弟各有事皆不可言弟與我稍近望時一省視有緩急先爲之籌策禍人不敢忘也

又

語具大哥札中近况可想方玄耶言之尤悉初得吾鄉公劄喜動顏色已而察之朝廷尚未有此舉動也時事終不可爲塞翁之馬安知非福基自戊寅歸山更無復出之志爲人所迫遂至於此烏紗一上頭此身便非我有年來爲江閩之游望深山大經欣然欲往而無其緣白頭舉事人事幾何不過如魏野婆子所云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耳終日當筵看戲人忽然跳人戲臺上自覺啼笑差排皆堪悶不似梨園子弟生來便學腔板供人玩侮之爲慣也六哥還諒此等情事否度支之窮窘不可言薄俸

奉寄所謂粒米同餐耳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終

桐城 蔣 臣 誰 葦 著

碑記

廣信府博山能仁禪寺中興洞宗碑銘

夫教以時立道在人弘理絕親疏茲妙契必殊於接
嚮法無來去則析離有貴於還源三教聖人所以持
世範俗不言而化無爲而成其揆一也自先聖沒而
微言絕浮屠氏晚出天下之言精義者皆歸焉至達
西來不立文字則與先聖千欲無言之旨不異矣
而六傳之後又析爲五家唐宋以來三千七百雲湧

特也校堂遺稿卷之十一

一

海興彬彬盛矣勝國茲降若滅若沒或傳或不傳豈
與世道爲升降與 高皇帝天縱神武繼天立極
謂佛氏陰翊王化教人以性善爲宗崇重而不廢至
顯皇帝時久道化成海內寧謐維時徧融紫柏諸大
老先後並出弘講則恩公踞富樓之座布薩則馨老
演波離之傳雲栖老人注心西極服其教者如流赴
經而洞上一宗千年復燄則吾於博山父子間見之
矣師名某號無異爲吾舒州沙氏子住信州之能仁
寺海內嚮其道風者三十餘年歲丁卯以其父歿省
墓返里道出桐溪余得就見之其風規峻整機辨雄

捷操履水雪氣宇朗發與語三日卽之未有涯信

爲洪鐘之待叩也臨別以寺碑見屬余首領之師旣歿
其弟子聞公復以爲請會以行藏碌碌諸責數年頃
以抱病多暇斷絕人事乃克爲之按寺距郡治西二
十五里唐天台韶國師之所肇建也國師弘法眼之
宗於台乞戒開元時駐錫於此後遂爲法窟宋則有
無隱經禪師爲靈源法嗣無住本禪師爲妙喜法嗣
傳燈具載勝閣時若石泉孤松蘭亭無假皆宗門巨
歷世既遠教海浸微獅蟲內訌波旬外僞羶薌踞
穢鞠爲茂艸隆慶初祝融一炬舉屢朝之寶軸琅函

特也校堂遺稿卷之十一

一

輪章賜額蕩爲灰燼矣師以萬曆壬寅歲始屆茲山
已之孝廉和鶴劉公別駕前塘楊公司李雪梅鄭
公介師第千圓重繭入閣從閩之白雲峯禮請師至
至則初止鍊山之西巖繼遷祖印最後乃入茲山雲
峯信道者山之舊住僧也覩師至則盡捨宿習事師
爲弟子時與成首座照監院輩八人結茆以居四方
衲子聞師玄提妙唱燈包雨笠趨赴如鶩逾九年始
構禪室以處衆徒歲庚申始營殿及廡更開歲而藏
閣法堂號板堂來西禪堂厨庫諸司以次具體又爲
安樂堂以處老疾營繕之外復置常性供衆田千有

傳計合計糾髮金容藏軸苗禽之費約數萬計又每歲安居及往來緇白食指十千歲費亦不下數千緡皆四方檀施聞風嚮化輻輳來歸無有一人募乞於外師亦不名一錢也豈所謂不言而化無爲而成者哉師始得法壽昌蔡請精勤寢食無間皮骨連立經於六載最後乃承昌得坐披衣之印昌開化四十餘年惟印師一人後具圓於鷺湖鷺湖虛元座者十載至是始以命師時年未三十也鷺湖爲雲棲血胤故中機緣則秉昌印葉林風範率用棲軌而師之矢志辭俗也實發心於雪浪之講筵師可謂集諸老之羣英備衆美而爲質者矣室中崇請弟子不下十惟閭公最爲克家師嘗謂我得壽昌不肖兩字終身受用不盡故閭公亦以此承之於師今且揭露家珍有光前烈矣而中丞余公集生司李黃公元公則皆毅然以師道爲已任者也師每歎道法向晚宗風涼薄狂鋒棒喝承虛互印訛謬相踵譬如草竊自取誅夷故所秉洞上家風機梭綿密針鋒不露衲子之真參實究者如墮淵谷欲從末絲而師之全提正令真有彎弓必發之風焉至其造履之微揚化之盛若古大慧中峯於吾見之矣許吾友客卿吳官論塔銘

中茲不具論其住山始末而爲之詞其詞曰
厥初生民有覺斯靈在聖而克在岡而其釋以見性
儒以踐形形範於鏡印脫於矲教岐爲三宗行爲五
如密說甜如藥言苦惟明一心豈在影視一燄千燈
一湮千雨以之相傳能者自得得無所得物斯赴則
先後其揆父子不忒非有授受識之以默五葉一花
丕顯丕承不有廢也其何以興絃奏鏡躍山崩鐘應
智連堪傳以莫不增曹洞一宗太陽幾絕投子浮山
續斯別如螟蛉子滴骨以血所以親證匪關立雪
爰有壽昌得彼不傳欲知底事在饒頭邊不作不食
手抵足胼克紹厥家逆子當權真獅子兒嘯呻出窟
踞地突兀博山之陽有覺其楹浴龍棲鳳玉爐金繩
翼我皇化惠我蒸氓人能弘道是曰能仁明星煌煌
西江洋洋匪聖曷傳匪人曷滅述者雪關作者壽昌
我勒貞珉永訖勿忘

虎丘寺重修天王殿碑記銘

余以使事道出吳國吳國爲東南名區山川秀倚甲於天下而虎丘片石尤爲海內所翫稱直以其去郭不數里郡人朝夕游焉良辰令節四方耽奇選勝之流滿舫若櫛蠅展如雲望而若歸因思名山巨徑奇險幽邃常有什百於此山者徒以幽阻僻遠不爲人耳目近玩卽以一部論之若震澤兩山瀕洞深窈豈能遽相伯仲亦有生於其里終身而不一至者矣趨者或不遠數千里卒未有不登虎阜流連徙倚不能遽去卽余數日間亦三至其地山川之有遇有

舞也長卷詩卷三

三

不遇豈不然哉山道游人點而幾於畧盡而余獨愛陽氏之詩曰何年海湧來霹靂破地脉裂透千仞深嵌空削蒼壁眞足爲茲山寫照不減崔顥之賦黃鶴樓能令後人閣筆矣山前拳石爲生法師首肯其後紹禪師以瞋睡虎佩昭覺密印山郡之開聖彰教銅峯三遷來主茲山法道顯著雪庭淨公繼之輝映後先四方衲子煙包雨笠奔走若鶩金容紺燄燦若朱霞舍利浮圓光侵霄漢蓋治游勝攬以名藍法窟而益增佳麗名藍法窟亦以治游勝攬而布金充溢其勢然也余末茲山值祝融肆虐之後自是以來兵

興十載海內民生物力凋耗已十之七八游人鮮少寺僧雖竭力營構僅成大雄一殿其餘瓦礫荆榛剝剝望殘毀終不能還舊觀至寺前天王殿庫壞尤甚今大將軍楊公偕同人聿新之會余維舟待發復遣人徵記於余余未嘗習瞿曇氏之訓而獨疑儒者存心養性格至誠正之學至於知天事天止矣今釋氏乃列之門以外使持蓋張刃若所服御然者無乃鴛鴦儒之說而上之乎且天一而已四天之說儒者未之聞也往往欲從其徒而問之亦未有得其解者然余聞大易之言曰至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天

金長卷詩卷三

三

統萬物誰復爲統天者統者如大帥之率萬衆天而統其非一天可知矣傳曰昭昭之多斯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一人有一人之天一時有一時之天一事有一事之天故自地以上皆天也人處於天中如魚之於水焉自中適外無適而非天也釋所傳護世四王者以表四方亦猶青帝白帝之各司其令耳儒者合其德故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釋氏了其義故超乎天地之外而獨存超乎天地之外夫是以外之也釋者西方之教也金象也乾象也其卽資始而統天時乘六龍以御

天之說乎天以育萬物爲心故從剝而復者曰見天地之心謂地之逢雷乃更觀乾體也余聞楊公之鎮茲土也一以煦育長養爲心止戈不殺爲武其從復而剝之際乎其於茲殿而獨有感也雖謂之見天地之心可也異日勳庸有常將與茲山名勝共爲不朽斯亦釋氏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者也是爲記楊公名某字某某處人

南和縣修城碑記銘

聞之曰長人之道非不用其民之爲難用其民而民不知勞之爲難也古之君子將舉大事動大衆必先信其民信其民而又察於利害之源久暫之殊難易之數使其下曉然共見其成之易而莫測所以威之故記曰信而後勞斯弗厲矣擇可而勞又誰怨矣和之爲邑肇自西漢後周爲之置郡唐初於此置州今其故城遺址延袤廣博尚有存者澧水經其西狼溝其南視邢州爲外屏蓋巖邑也比歲恆洛之間道賊據起中州趙公適以是時來蒞茲邑至則布澤施惠息訟均徭壹而教令昭以威信奸慝不作四境謐然農狎其野稽人成功政是以成民用大和公一日登城歎曰美哉河山之蔥鬱乎是賈宋諸賢之所統禪也原陞每每禾黍油油吾民迄可小休矣顧城以衛吾民也誌稱城周四里高且三丈宜若可恃也然覆土而雉堞其上如塗塗附焉歲久而墮薄以庫矣今疆場多故羣不逞介而馳諸原一旦俾吾民載甲而登陴至不可以接武雖使制挺以撻而內無堅城之恃豈其防民而暴之原野乎顧時詘甚其未可舉贏也將謀之公帑則軍興以來供億轉置催科急如

捕亡猶有懸磔捉襟之虞若惟是二三氓庶亦惟是惟正是供俾之無卽於流亡斯已厚幸其敢舍其以積倉爲累不饑爲諱欲衛吾民而乃浚之以生也顧事不可以終罷匪獨明天子簡書日程於上而已也卽吏於茲土者欲無受勞民傷財名其未可得也乃悉其耆老子弟而謀之曰而亦聞夫王公設險之義乎害不一者利不百勞不暫者不永逸慮始難者樂成易凡吏於茲土者傳舍耳然三宿之桑不可以忘言實子爾民而敢不爲之計長利深便乎我弗任之而使衆爲政如匪行邁矣爾民其何擇焉諸父老

華北書院藏書

九

子弟則進而僉謀曰我侯非其役之謂其以鎮撫我寧惟是又祗席之自侯之蒞茲土也未嘗於我窮簷一日忘兼照之心也始吾賦多逋胥實府之侯爲釐正一清其叢蠹通以時償賦有經矣三星在留我無所告勞羨耗裁而我輪恐後矣津門之役若相與赴戮然維斗有戶西柄之揭概之平也如侯之政自此蹈鯨波如飴矣駟駟牧馬安所得修廣而稱上駟侯盡歸其值於廐牧而我馬旣同矣百泉旣滿以糞以溉長我禾黍稷寔墜之貧無所得涓滴侯均以疏濬

澤旣溥矣侯之渥矣沙磧之壤卒爲汙萊侯命墜之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矣天則不雨而厄巫是暴侯則閔之步禱斯勤而神之聽之受命如響矣月旦則羣諸博士弟子員陳俎豆說詩書且蒸我髦士日取高皇帝之六論而申謹之我民亦旣知方矣且有勇矣侯旣明於五聽無擾獄市訟庭草生夜旄不吹矣若此者皆我民之惠徼於侯者也則我民之所以鴻雁爰集者侯之賜也其何愛之與有而况今茲之役以安我也其朝夕敢不惟力是恃又何辱命焉侯乃忻然而笑曰有是哉吾民之學道易使固如此哉

華北書院藏書

二

乃與庀財量功計程受事受役以里董役以社分役以功課役以日春鋤雲興百堵皆作廣視昔之半高倍之基之厚又倍之崇墉屹屹矣役夫凡四千有奇不六旬而告成事官無溢費民不告勞順民欲也是役也於以見集事之敏焉慮事之詳焉終事之必焉趨事之恐後焉余嘉其事乃爲貞珉以紀之公諱明遠別號湛宇甲戌進士河南開封原武人爲之銘曰澧水東注維邢之屏帶以鍤山大陸斯傾惟時多罹風鶴游驚載旆央央孰掃機槍我侯戾止竹馬西迎爰解倒懸惠我蒸氓恢乎游刃如鑑斯明穆乎烹鮮

濯纓斯清民既樂只杏雨春耕民既和只社鼓吹笙
侯曰勗哉我心忤忤我圉未固小醜未平折柳爲樊
是用不寧民亦勞止念爾獲薪匪曰改爲舊貫則仍
龍見畢務子來戴星匪亟匪徐通觀厥成我作銘詩
以嗣蒸民視爾有位衆心成城

重修子來橋碑記 代邑侯作

昔范延貴之稱萍鄉令也眎其橋梁瘵草刻漏分明
此宜亦遂人挈壺氏所可辦張忠定亟爲嘉歎曰令
固善矣能以此知之者亦善也并爲列刻無乃繩簿
書吏過薄哉國氏衆人之母也子輿曰惠而不知爲
政則徒枉輿梁賢於乘輿萍鄉可謂識爲政之要矣
漢人謂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各
有資材非可學也則又以厨傳橋梁之綜密出乎法
之上矣夫治非有難於法令者也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易夫是以綏之而民悅動之而民和害有與
去利有與興民之從之也輕矣故夫希顏以此重於
衆君以此察其子亦猶之觀履履之位置而知其
能用衆也予之令桐也謬承今禮垣金鉉陳公後公
多惠政桐士民至今誦說之郭東有橋公所經始也
邑故當孔道溪流環之夏秋之交水潦驟至奔湍悍
激深可沒馬若積霖晦晝伏陰連旬兩涯相望懸若
天塹涉者病焉輜軒使者或以稽星輅懷靡及厲不
獨在桐民也橋成三百尺有奇衡二十之一崇復倍
於衡焚石爲址而以巨木棟焉兩石之間復度以楹
櫺以編木飾以欄楯望之如榭履之如筏舉如飛聲

且如長虹民被其利曾無告勞顏曰子來順民欲也
橋成而公內召今遂爲公之棠蔭矣余蒞事之明年
石址故未有恙而所爲如榭如筏者已業業爲城門
之軌方謀有以新之適邑有光祿趙君之裔以百緡
輸余嘉其意旅進諸父老於庭詢前此經始之緒僉
曰橋之建也議同築舍不啻後先溪流矣聞諸長老
百年之前石梁臥空蟄龍騰波凌蹕其中石犀埋於
城根最屬湯爲蛟宮而懲噎之後莫敢復言鞭石事
戎曰造舟爲梁宜可避蛟囓而漲涸靡常漲則險於
灇涸涸則夷於原陞安所得汎汎楊舟緋纜維之也

哉前直指徐公常合茲土後以學使者持斧江左則
戶數百緡爲率屬倡當事者遽以他役報罷而曰伐
木爲之可歲獎歲易也公始周爰諒詎懲前毖後壯
其趾備速圯也經爲陞以積漸使崇也崇之者何潛
蛟徒溟無敢復踞其上也疏其礐所以殺木怒也楹
之棟之櫺之檻之屢爲易而不病其莫繼且不亟敝
也余感其言作而歎曰有是哉法令之足以宜民也
今吾民凋瘵且盡而長人者徒羨夫興役動衆以爲
能吏則寧與國民同譏矣公之爲也變而通之與民宜
之今其敝焉而新是屬猶是變通之足以久也今其

樂輸而無恡惜猶是感公之遺愛也是役也規制丹
堊悉無改於公之舊然因利而下不擾擇勞而民胥
悅子來不日而莫知誰爲之者庶無愧焉此萍鄉之
所以見稱也余故詳爲紀之以爲舊令尹之政其告
我者云若曰以參代何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
壹則余滋愧懼矣

平陽令胡侯生祠碑記

胡侯蒞明之治平陽也自言其偶然耳以報最高等天子嘉之問歲遷去爲秋官大夫逾數年平陽人乃益思之相與崇乃棖枹志乃鑊豆坎坎踴躍肖公像而長星祝之以記來徵余曰何居平陽人曰夫秦小邑也土瘠而民貧託處於泰山之隈不當齊魯之間一附庸屬籍而期會徵輸靡有問焉白郡大夫層累而上以及朝覲會同絡繹待需非有正賦而伍伯之實策如綫鞭笞相及異求同費官無所出而一以委諸編戶編戶習之歲歲以爲常無所告勞矣侯下

無他長望篇卷之二

五

車之明日卽羣願曰是安所於涼作法也吾實子若其俾之罔有藝極吾爾子之而浚爾以生猶委諸例是腊其子以養也其又何賴焉長吏之於民亦惟是惟正之是供足以取給軍國之需告成事而已其敢爲是匪經以驚於厥志乃一切報罷悉與更始民用大和已乃叛帥外譁我圉孔棘秦隄相屬潯青持戟之士浹夕而肩摩使者徵芻粟募丁壯相望於道奔命接壤惴惴焉將挺而走險其不卽轉於溝澍也亦惟是獲薪之載我徒我旅良是憚人侯以公帑悉用輓輸民乃若罔知有兵興事事亦不廢民亦不疲

政暇之日履數而躬勸藝焉我黍與與良苗棖新矣邑有災前期發庾以身任長孺之罰疾聲而呼迫於厥痛會他盜起鄰境剽禦之具凡旣豫矣賊亦相戒無犯我春陵其他諸善政未易數更僕也侯去我而子弟田疇則猶是侯之餘膏歲澤也其敢忘諸余聞之愀然而歎曰嗟乎善政之入民其若是乎夫吏於茲土而祠之非古也自漢桐鄉令朱邑昉也邑嘗言我子孫愛我乃不如桐鄉民至元始中天子嘗詔有可德於其地則祀之欲以風動吏治然吏治亦未嘗少變合之比邑而祠者幾於視已成事其亦有是焉

平陽縣志卷之三

三

否乎余嘗聞侯之言曰其於吏事罔有習罔有碑惟其凡事悉從民起見餘無他也夫古者君子之從政也其於民有二義焉每人而悅之而或終無以厭其意此一義也史稱何武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此又一義也嬰兒之依慈母也無所見德及釋而去之覆而噬矣侯自以爲偶然而筮仕於秦無所擇焉爾偶然而宜民於秦無所私焉爾偶然而還備歷諸艱於秦無所欲釋焉爾嗟乎秦何以得此於侯哉夫偶然者其至矣凡世之學爲一技者其不以偶然爲極爲其意到也孰與夫務爲赫赫之名色矜意炫以爲

煦沐者哉

郭氏義田碑記

桃溪之有郭氏龍舒之望族也其先自太原來徙者或爲名二千石及柱下史世濟厥祚椒衍有碩前此以軟才篤行者齡節孝聞者代不乏人然未有能譜而明之者今文學君祥始愀然念焉吾爲人子若孫而世德不聞曷念諸撫吾身而不知吾身之所從出奉吾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異時族散而莫爲之紀教衰而莫爲之振祚微而莫爲之收背本而忘親孰甚焉於是尊其所聞叙焉以譜有譜則系親系親則族合族合則家法立家法立則祭祀之禮行因爲之祀焉以祠祠焉以田田隸乎祭者從乎祠皆因譜者也祠田之外別置之爲義田如千頃所以通乎譜之窮時其賑而以合義修禮者也則亦因乎譜者也若此者皆君祥獨力致之未嘗聚族而謀焉而族未嘗不金曰俞者也乃君祥則怒焉如有深念皇皇然如有求而不獲辟席邊謝曰此敝族人之同志也且余先人之志也豈余小子之敢自以爲爾且此硃碑一屢歲入不足十鍾且不敵富人盤餐雁鶩之餘尚賴族之賢者相與廣之其以此爲千仞之一簣也仁人君子其誌之其以爲廣也且以爲永也余聞

曰夫士之稱賢豪能好義者衆也然或盤餐厭梁肉
雁鷄餘黍稌至若治游辟昵鉅萬取酬投贖獵雄傾
僅立盡而一本共分之人殫殍不恤蠶裨不收豈其
降才爾殊哉亦曰並生於祖並育於天彼實顛越以
自絕絕而愍之是誨墮也今雖得之後不可繼也則
亦未明於天之生人與祖之裕後之故矣受之祖者
不能皆智而不愚本諸天者不能無貧而皆富貧者
待養富者均焉愚者待斃智者謀焉天下所貴於賢
貴好義者也豈惟族哉雖以美風俗教邦國可也余
聞之不忘其先孝也不施其親仁也孝之推也仁之
屬也郭君有焉是不可以不誌也

經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二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墓誌

光祿署丞某公暨配潘氏合葬墓表

天啟五年春某公以無疾考終更十有二年而其配封太孺人潘氏歿又明年季秋之晦乃合葬於某地之阡而以墓門之石見屬公之孫曰某者子倩也姻姪知厚中習公者宜莫余若不可以辭謹按狀公諱

某字友甫峭巖其別號也世爲渠丘之蓮池里人

考曰一麟登嘉靖丙辰進士蓋世有隱德麟之考曰

汝勤汝勤之考曰光漢光漢之考曰滕皆以博士第

員貢於鄉至麟之兄弟始大曰一里者仕至河南按察副使其從曰一鶴者成孝廉公少游膠庠有聲已乃入成均以成均貢兩仕爲少尹非其好也性磊落伉爽不競細行坦夷樂易與人交洞見情懷意少可雖權貴鮮所避然事過卽忘於城府不設也人亦以此樂親之慷慨好施子濟人之困嘗若不及中外之待以舉火者若而人嘗舉貴於里中其人以急告公曰置之使汝鬻妻孥以償者吾不爲也爲焚券其既反從而周之逮解組歸後愈益衆適有一往酣暢

之致與知交日復酣飲飲律可及中戶時時引荷鋤事以自況年七十有八矣勝情談笑無少城於子時易簣之日猶冠幘見客奄然但化類所謂聞道達士者流歟然公之難能者尤在篤於孝友云方一麟公始病公時卒業成均忽嚙指心動遂預購狸首之藥然以歸既歸親厥考知厥考之屬意兩少子也則跪曰頃之得奉弓冶以暨於茲日也定惟大人賜以玉於成顧兩弟少弗更事雛羽且未乾也其以朝夕大人憂頃幸得徵大人賜胼胝所儲足以給朝夕薛包之義吾無取焉惟大人命從祖雋曰能如是乎則對曰古人有言死而可生生且不愧吾其敢欺生乎乎悉推子無所受於是中外共賢之又傷一麟公之宦弗達而志有未竟也則爲請諸賢士大夫載諸邑乘以徵獻焉嗚呼是難能也公之配曰潘者文學九官之女也幼適公親躬甚嚴馭下以肅事兩尊人率先意承志盟饋泔泔靡不親凡徵仕公之所以薦於推解者孺人悉有以佐之少恪色以故中外德公之賜者悉曰吾無所用報願上帝福汝家引之勿替也事徵仕公尤極恭謹穆水之逮皆母所遣其兄弟爲公遠致之徵仕公則謝而不知其所自來凡公之

孝友成性孺人益多所內助焉史氏曰吾觀箕時所稱以求諸當世何寥寥也而考終爲尤難然猶未及於叔衍之繁瓜瓞之大亦又何也豈攸好德者寔有以基之乎吾觀光祿君服禮秉義中外羣從皆有優龍鳳而劣虎豹之風焉而公之夫婦皆享年在耆耄之間坐而拊之是時宇內多故雖士大夫不無踴躍矣吾鄉幸得安壤公且上承先澤下行箕裘以一官爲委蛇而自逃於中聖其所爲得全於天者不旣多哉要以鍾諸孝友者爲厚吾故表其大者使後世有所觀感焉

卷之三

天津督撫凌玄程公墓誌銘

前督理遼餉兼撫天津加服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凌玄程公以崇禎六年癸酉十月二十二日薨其元配謝淑人與公生同年先七十有一日而限公薨聞訃天子震悼遣官祭以少牢晉公大司馬爵及嗣卹齋有加焉其嗣子元衡元會將以丙子歲某日月奉公與淑人合葬於淄原五福山之賜阡而以其弟鳳雛狀來請余表公墓門之石余於公卽下士也公令吳時余方就童子試公亟器重余延讀衙齋躬爲提命雖雪庭桃李乎推獎期責踰等夷矣公旣入爲名御史以廷爭擢麟落職補外雷光廟既祚時余爲銓曹始以恩詔推轂公而束於常格僅得量移南計部及公鎮津門時余亦待罪通州建牙列戟相望也於公國士之期待甚愜而余私懷之遇內揣報稱百未有一當雖微季君之狀余將表焉旣命之矣諒不得辭謹按狀公諱鳳翀字爾騰凌玄其別號云先世自駢邑徙益都者曰鍾鍾生旺旺舉子十人其第五曰寧寧生冕冕生鴻臚君靜吾公卽公父也自冕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鴻臚君娶於高以萬曆丁丑四月誕公有彩雲節劍之祥公生而岐

疑器識不凡弱冠補弟子員又三年登賢書又三年成甲辰進士筮仕吳邑邑黑子地而公政成爲天下最三年以能治劇徙虞丘其治虞丘猶治吳也又三年以循卓異等陟曹臺又三年出按遠左遠時寧字未有害會攻北關事急且遣質子以自固公所策遠事甚豫且悉前後章數十上當事者以爲太早計格不行又三年遂有乙卯召對之事當是時劉公光復以慈愛仁孝二語幾陷不測公抗疏力援賴神祖優渥不報公愈益行其志推擊璫升無所避竟以是得徙外而公是時直聲震天下矣里居七載始起公南戶曹轉武選郎再晉光祿少卿遂遷北棘寺錄丞乙卯貳已乃出撫延四載凡六遷其官所至獄歷有聲撫延之明年璫禍起而公不免矣當甲乙間古今來一晦昧世界也而余恒謂其清明轉甚何則人臣比肩事主清濁邪正互相題騰寧有定時卽素稱朗鑒清議者舉以相加未必受也賴是時撫貴之於罪廢遂判淄澠豈曲逆懷英所得藉口哉而公之前此解璫積怨已深發機獨早官棘寺時又與楊左諸君子相斯夕爲璫所次骨怨宜公之被禍尤烈甯人羅織百計周內卒無所得公僅以有頌無規四字驅入

要典中雖公之沮恭淑慎無瑕可集然亦屬有天幸矣此四言者善爲劉公薄罪劉公所心銘也而誅爲未清以此不可以欺三尺童子况天下後世乎主上御宇會朝清明不旬月而蒲輪之徵四賁方以少司農登啟事而公適居鴻臚公艱難骨支牀絕意人世已已冬邊方躡入素冠樂樂旋以右司馬起矣公之出也內戀慈幃未能絕裾而三日內歷天語致問者五星言叱馭行次涿鹿因其守兵斬游騎二十餘級公時自中州來避邊衝奮斬直前時勤王師未有至者天子聞余與公先後至則破顏色喜方銳意倚毗會有忌者余逆出衛陵以公鎮津門矣余之出也干里冒白刃咫尺不得見天子公之鎮津也先後廷推六人鮮當上意至是乃特以命公陞辭日上召對黼座前問方畧公對以招復正振兩營修濬河防相機酌國務保萬全上復訊以邊情公首以招回難民對上佇思領之賜茶及銀幣從來外臣未有得入檻內及以卿稱者皆異數也上雅知公先朝抗節及按遼左事以津爲襟吭之扼也故屬意公如此公既感激殊遇竭蹶自請簡卒蒐乘清戎寔伍調浙閩援丁版屯海隅募置洋砲教以番丁信賞必罰用開出奇屢

有擒斬夏五月復用叛臣謀大舉內寇爲梗運計公躬履行間不免甲而露處者旬日已而合諸鎮兵進勦乃狼豕奔四城克復公加服俸比尚書又以濟嶺等處奇捷賜白金文綺公之功名大著於時而公亦已病瘁矣郊祀禮成余與公扈蹕歸至楊村而公疾作已而復聞太夫人有霜露恙公遂力請骸骨章五上乃得請天眷隆渥計日爲痊公歸八月而太夫人遽捐館勞臣之身膺此毀瘠其敢以滅性爲先靈恫加恩泉壤有命自天距襄事期僅四旬而騎箕返馭竟爲死孝矣悲夫公天性孝友博大惇篤內行備於謙牧養子暨以慈仁若乃勁節許謨正辭直道埋軀叱馭則中外澄清秉鉞建牙則邊方率服雖復山甫之詠柔嘉方叔之稱顯允公無愧焉然而大臣籌國不在有可見之功而在有不奪之識邊鄙不靖十八年於茲我國家兵力困於外元氣竭於內忠臣智士之謀勇殫矣而未有涯涘使早用公言如公所建扼喉之吭批卻擣虛之策寧有今日哉公屢疏不獲請大聲疾呼曰爲計不早清河撫順之間當爲戰場十年後臣不知遼之所終邊臣之內其足食哉不幸公言而驗當事者不思公言反擠而欲殺之此終古

所負戟而歎也至其車轍所臨恩威翔洽士習其化民被其澤有古循吏傳所未易詳者則又余小子及我邦人愛戴之恩私而未敢爲阿好之言也爲表其大且著者謝淑人生而婉慧幼有令儀十七年歸執婦道甚恪裕瀨之供靡弗虔也其佐公也勤而能慎儉而有禮既貴矣服裕瀨躬辟績以訓迪其女若婦無忘食貧操作時而又明於當世之務達大體安義命公遭羅織時無愠容及復起無喜色其於君親大義槩乎若有聞也因表公而並識之若爵里子姓之詳則載家傳中

詰封通議大夫南兵戶部右侍郎紹中呂公墓

誌銘代

始余與介孺爲同籍兄弟交相善也已而俱筮仕於齊魯之間不預民社而獨以簿書期會時爲過從相與共昕夕已俱入爲銓郎爲奉常介孺之去南機務也余寔代之而余所假節鉞稱撫軍使者以義旅勤王又寔蒞公地故知公家世者宜莫如余而封通議公紹中先生固余所夙欽孝思願一登堂拜於牀下也公歿之明年介孺以狀來徵墓門之石余雖不文其敢以辭謹按狀公諱某字某紹中其別號云喬

出四岳系出宋文穆公占籍雒陽文穆之後貴顯於豫者十餘世皆名公卿而公家以別派自河東來遷新安至介孺始大然其積德好修非一世矣始祖曰俊再傳而爲鑑又四傳而爲思聰人稱長者思聰之曾孫有曰卿者即公父也卿篤義倫能退讓施濟所及遠近咸被其歿也里人慕之私謚曰教懿介孺既貴贈官如介孺秩而其配累贈太淑人曰牛氏者以孝節顯天子至下其事旌其門則公之篤行純備夫有所受之故曰非一世矣公生而有異四歲臥贈事下暴風雨摧摧破壁覆其身家人驚遽曰死矣及發

覆啟視之熟寐如故卅歲擿觚文思斐亶致懿公每撫之曰是兒將大吾門以何而教懿公遽捐館舍婦母文機雅雜當戶茹荼受侍如巢羣哲而公內承甘肫外供繇賦險阻備當不復能從事鉛槧去而補功曹然敏練識大體治獄多所平反素與長吏爭長吏多益復重之歲滿當謁選開母疾遂中道反卒棄去之而課介孺兄弟甚力介孺既貴啟歷中外爲名公卿介孺嘗私語余曰吾非奉大人教不及此大人嘗教祺曰人生富貴有盡耳汝起家布衣受天子恩良厚無論生平大節即居家有一事之失一錢之私其何以仰對聖明且汝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汝家訓惟以來典型具在所限厥家聲者余弗子矣以故不肖祺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介孺既銳意功名伉直有辟敵績懋昭立功立言備矣而公之里居立德既貴有加焉生平好施不倦前後所存活不下數萬人而待以舉火及婚喪資焉者所在皆是其尤著者若解邑尉之職還改字之女通廣仁之梁前後數十事至媒丁之閒澀井十有三人將兩旬矣其家人已不復屑意公啟之而皆活則公之好行其德夫且有天助也古之人命德曰陰公之著者可詳也其爲陰而

不可詳者尚多也魯藩從平里外聞而葬義以樹德
顏其堂邑人郊郭咸有像祠之郡邑長吏以人心之
公也欲悉以上聞而公辭之甚力語曰有所爲而爲
之莫與爲善爾矣若公者素不近名與敦懿公世濟
其美豈降衷爾殊乎然余猶以爲其他可能也若公
之孝思不匿是難能也公早喪敦懿公是時備極哀
毀如成人其事太淑人也循循然動遵禮法終其身
色養不渝果蔬羹膾不以所不先嘗也七箸儉養雖
致膳必躬親也母有疾日夜祈禱或投之神藥而瘳
疾既革不解衣而寢者逾月及葬廬其墓有馴鶴廬

芝之祥直指蓋上其事天子特加旌異焉門曰節孝
里曰仁孝嘉公志也配孟淑人思恭公之長女也姻
於母儀幽婉貞靜不苟言笑執饋以恭克家以儉相
夫子以順御下以慈處僞衆以溫夢月入懷而生介
孺訓介孺兄弟慈而有嚴威先公四十四年卒至是
乃合葬於玉屏山麓之新阡爵里子姓詳介孺所爲
狀及蒲州相君誌銘中而余特表其大者系之以詞
其詞曰

義興高京則址之決決雒水源則淵之嶽降維呂
璠溪啟之文穆而後十葉累之累之維何在今司馬

文武維憲聲實烈假啟之維何封公載治既仁且孝
天錫純嘏敦懿之賢後必有達其勛節俞泉流匪漫
司馬之歌如弁斯旂饒弊燕貽自堂履聞載是合德
式郭且歌仁孝名里陞後鳴珂養隆采菽哀廢夢我
惟孝及忠惟孝作模天子嘉之式是倬模里閭崇之
畏壘有列太丘之原林宗之紫豈惟符敦於昭前哲
碧眼方瞳維社香山關林疏沼樂彼泌園方謂胡考
如何昊天司馬解組不自我先玉屏之麓鬱葱鍾異
寂歷言歸來者是視我作銘詩比於邑誼於萬斯年
不遐有替

參議王公墓誌銘

按葉君廷秀所爲狀公諱鍾岱字奎瞻世爲漢之舊城人始祖曰舜興舜興生貫中登永樂辛卯賢書爲山西洪洞令五傳而爲公之考曰第以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初十日寔始生君君亦以萬曆之辛卯登賢書又十年始成進士筮仕洧川以清謹聞人爲司農大夫司鑰太倉條上便宜六事悉報可而宿蠹爲之盡釐矣代還之日囊不能名一錢輿僮胥探無不咋指焉前此未有也遷爲嘉湖觀察其爲清謹猶其佐曹時也僚屬象之有解綬去者會有里右爭糧差事欲移其厲於他邑公執不可心念俗悍若此是豪爲政也遂投効去邀留之不得哭聲震地至擁車不得行乃宵濟已再起藩山右治兵口北其所以蒞口北者猶其在嘉湖時俄以憂去林居十餘年布袍蔬食往來隣翁溪叟閒若不知公之爲朝貴也構一室顏之以懶而署聯曰塵生架上書時卷風偃窗前草不除足以徵公之寄託矣今天子御極會朝清明公復以原官蒞口北邊人覩公之再至如親父母焉邊事之繁也前後作之後遂踵以爲例例之所在猾胥府之後遂不膏奉爲功令矣公至悉却例不視其却羨

餉罷採炭二事邊人至今賴之已而以病乞骸骨邊大吏持不可因請乃爲上章於朝請晉秩以爲恬退者勸事雖格不行而天下爭以此重公矣懸車又將十年長厚冲抑之風殊令後學可師其與人交穆如也強忍而行不欲勿施之義庶乎其近之歟之日鄰里罷春巷不歌舞黃童白叟聞者爲之掩涕公何以得此於梓里哉蓋公之敬歷中外雖十有五年而里居強半慈孝讓睦之事本乎天性非由外飾也語曰至誠可以動物宜其然乎觀夫子張之語中許則知謙亨有終之象筮者告之矣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吾於公見之若夫子姓爵里詳葉君狀中蓋葉君爲公受業之門人與今鉅鹿守楊君本鍼俱出公門而共登賢書成孝秀者不可勝紀葉君立雪最深而所得於公者尤在象山之學吾聞象山之學本於孟子先立其大一語公雖留意壬奇太乙醫星諸家之書而未常以玩物喪志故其居官居里一以品行自標未常徇世俗此所謂先立其大者也蓋葉君所狀生平懿行不時書吾採其大者而爲之銘

銘曰執吉而凶孰始而終沒世而稱君子之躬其貌翼翼其志冲冲吾將安仰康仰止乎馬鬣之封

洪濟山毘尼巷天安律師塔銘

師諱如學號天安嚴州趙氏子也嗣宜州寶山之妙峯寶山自峯以上世有真僧然皆分化他土開山師曰某者起家儒服去而爲細初擔錫來宜州入虎穴獨與虎處遷化時入市募薪積數丈餘凌空而上火生其鼻線繞周身大衆咸仰青煙入空際五里外有游僧遇之持師付囑語并念珠還納寺中師其五世孫也師出家初依海上智後傳講於雪浪恩卒發心於雲栖宏終受具於栖霞之馨公以戒顯戒法入簾旦于有餘載惟南山宣師弘通三藏爲世所宗自餘

卷之十二終

三

循錄度寸之士望超悟爲荒忽淺識解之徒厭繩趨爲極學擬諸八師踞座四分薰香鼻孔掠天皇問轡閑劣馬脚跟離地不知身失野狂所以隨窻表其神機獄神奉其冥證五葉兒孫三玄關捩因不發明大事以戒爲依者矣師志峻力堅外和內期迴孤審循循善誘展坐具於荆榛之地祇刺雲興唱法曲於旃陀之倚刀又雪釋鹿麋庇慈心於榻下鶴鶴揚佛號於林中午天霽景餘潤過而四垂大冶服金蓮煥溢而承趾若其深心悲度指囑羣生審意恭承臂發衆請留尊者之坐處常穿斯亦喻其勤瘁能頭陀

之春來漸熱要無驗其精誠者也乃世所知師徒以中下之資因得皮而妄窺筋腎易流之性以受藥而謬測轉遷若其響來因地毒鼓自垂汗透沾襟絃開撥觀夫六耳憎其魔魅撒手不挂一絲固已摸却娘生拈番拄杖矣或者猶謂大機大用未見激揚論律論經要歸中下則泥牛任闕狂象誰調資識相高祇供淺陋耳某甲常聞師之言曰山漢三七生必決此事無疑則庶乎其知言哉爲之銘曰

卷之十二終

三

巍巍雲栖注心西極福緣開化與智而匹羣公既祖兒孫林立誰兼嗣之乃有學師師無常師臨高爲卑師恩以博師栖以慈雪皎霜清惟馨是資龍馬就駕撒嘶超越六耳遇謀平地遭跌狸奴白牯豎牽精拽佛子軍持風涼水熱波離尊者倒却剎竿舍麼不食持犯兩難肩毛跟上明月海端忽無所持瞻之在前爲問衲子巍光珠璣卽而視之戒相安歸佛魔不管持犯亦非莫魅兒孫視我銘詩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二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三

桐城 蔣 臣 謹誌著

祭文

祭博山和尚文

崇禎庚午秋九月博山上首以大師無異和尚般涅槃相徧赴遐方皖舒佛民憂悲悶絕如喪考妣其五逆弟子道用蔣某則爲疏請於衆口人天失怙悲曠劫之難逢泰岱其頽歎吾生之安仰昔年游化雲興霧合以皈崇此日攀號海湧泉枯而出涕羣心翕然如此至意可無寄焉誄頌雖爲世法聊摅失乳之嬰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三

一

帝伊蒲思所嗜存希供純陀之最後各隨願力其慰哀衷於是緇白男女各以至誠輸其鉢黍辦香潤毛芹藻屬泰學弟子宮諭廣淪吳應賓揮淚製辭以告於大師之靈座矣踰明年冬某月日時將奉大師全身入窆塔波鳴乎二靈掩扉入柱平摧衆麓彫柯連波結沫豈謂忘情而無承歎道用則以其意復爲諸檀有淚莫宜者申之以詞其詞曰

厥窺至教非去來今以人弘道是曰能仁雙林息照刹海翻騰飲光少室如印如硯一花五葉電激玄鑠雄龍傑象殺奪縱橫河上玄微密傳機奧寶劍橫抽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三

二

金襴密抄五位功勳正偏兼到父敬子唱事竊的要傳十五禩其道大光希微如綫無過太陽有爛銀蹄皮屬寄將投子嗣遠入水見長繫我師翁寶坊骨立大好山前箭穿準疾白水再興煙包雨笠我師嗣之點點滴滴踪跡藏身縹緲透金鱗黃金增色古樹垂藤新磨寶鏡揭露家珍光弼代郭壁壘皆新鷺湖再來蒼巖分席雲湧海豎年未而立耆秀趨風不寒以保循循善誘銀墻鍊壁把住要津不通針路垂三十年彎弓必教禪警敢鎗信地藏垢鼻孔半邊太煞通漏一遭魔魅得聆塗毒狐狸常道嚨呻出窟宗通說通福民慧足土淨戒淨理裕事裕大法將盡類網其維首喝瞎棒文馳講說一柱障瀾渴盡鯨鯢所以歸正未後當機投子浮山化儀偶歷如燈一照千年暗室以莫不興枯葦咸苗錫類何仁荅響何疾我儀師貌似古尼山威而不猛溫厲而安蹲龍盤虎振麟祥鸞四八已具三變儼然我儀師心似古長老等一子慈無他煩惱傾山覆海晏靜安惛明月當空其天浩浩我儀師辯似古文殊瓶鴻千酬足耶默如到處活埋帶葉燒除糞堆頭裏撒擲明珠我儀師機似古景昇撲却明珠瞞他不覺奪食驅耕生綸活剝若不悟道

定爲舉腹我儀師德似古明道既嚴且明肅清凜峭
吟風弄月靜觀皆妙如泥塑人終日歡笑凡此見師
皆云不見見不能及巖頭寂晏謂是生究謂是錢面
春在枝頭當前誰薦閩海趨風西江法窟幸來胥宇
其興也勃近自楚維遠被吳越九土而七遂視既發
三千七百翹翹錯薪厥木維喬存乎其人大慧中峯
條令斬新如師機煥擬之則倫世所悲師躋身太早
妙用既彰殊不草草世所疑師大陽安寄雲月溪山
得之以意我所悵悼邪風熾然有禪無師緝緝翻翻
天柱既傾屈注例懸焉鼎息照疑寐相經師果遷化
畢竟何處骨肉皮髓觸處皆是龍舒佛土父母之邪
瞻之在前源發章江充滿法界普現一切宗風阿誰
還鄉唱徹我思古人寔獲我心洞木逆流誰其知音
覲師眞儀負師舟登六六三三虛空描摸一以貫之
吾道非歟木馬火嘶亦有度幾

韓仙長公詩卷之三

三

四

祭張价之文

崇禎四年秋八月浹社朱子至自龍舒執手潸然曰
子寧知子之友价之張君無疾奄終乎余驚歎曰豈
有是哉朱子曰是也余既悼之且唁之矣則爲涕泗
交頤淚淫淫而不可止也已乃爲位而哭之既闋川
則馳清齋一盂生芻束帛拜使者而命之爲文以告
曰余之與君交五年矣相見輒合未識寒修之何從
也不佞既多怪少可而君亦復落落每余道出龍舒
龍舒多故人獨君曉夕相從幾於寢食無間別去常
作數日惡即君亦不知其所自也觀者謂余兩人同
是嫁難老女牢落悲騷意且欲似故余序君試牘有
左擁滄海右挾太行貴且快意之語不知余已枯木
寒巖君猶霞蒸雲蔚特爲是語以勸君耳而君竟逝
矣如何可言昔人有言中年以後哀樂過多人琴之悲
閒庭繫馬讀之尚爲掩涕已矣張君何遂匆遽眞乎
夢耶傳者謂耶楚人王子雲常妬余曰生平好友多
就淪亡念我二三殊足以老而今已矣去年之夏喪
我紫若我哭過君寔道此語今年走秋浦則李生行
季詹子子先皆已就木詹子有九子貧不免於負薪
李生竟亦中郎矣君之困窮拂鬱不減兩君堂上尊

無仙長公詩卷之三

四

人髮未種種尚有伏櫬長嘯不忌千里之思則設以其身爲君籌者如之何其可以道死也令子陵茂弱冠冠其儔侶諸弟森森第五不減驍駟代君承歡宜可無憾而余更以枯木寒巖之旨爲君申說之可乎康道人謂世間惟壯士佳人不可令老爲末後遺人勸破耳夫既不可令老則獨有死矣曩令价之弱冠讀書榜榮名取上第人亦以此盡价之矣今以死共惜价之者得無謂价之之有不盡者乎不盡是爲難耳悲夫

非但求其真精於此

五

告倪文正公文 附刊

嗚呼甲申之變文正倪公夫子首殉國難皎皎大節與日爭光公桃李滿天下而受知最深相期最重未有如不孝孤某者也公沒之日某方皇皇求君毀形易服竄身匿跡以謀濟所欲謀之十日不得乃就經於葵倫之堂又不獲死所然後犯難以出子影獨形重蘭三千里復得事里人之老親者數年今猶不死有硯面目其尚能復登公之堂乎丙戌秋杪常拓鉢乞食走數百里哭公至於武林豺狼滿邑羅網滿郊足不得前廢然而返今茲之役至公里者不惟浹旬而且逾歲超超宛委鏡湖之間瞻顧踟躕乃始得辟踊號咷爲文以告夫子也涉世之末流其艱如此豈不痛哉嗟子死生之際難言之矣或志在必死展轉求之而不得或本不期死而與死適相遭鄭所南先生曰天與人以生與人以富與人以貴與人以安與人以壽獨不與人以死乃有不矜細行已失足墮泥淖中而尚以一死蓋其生平者有早立名節世所推重居之不疑惟不死乃終敗露遂至塗而喪心無復顧忌然則或謂匹夫之諒輕於鴻毛其然豈其然乎嗟子殺身成仁見危授命至於一死始無遺憾自死

非但求其真精於此

六

而外更無轉語可用自寬其偶有不死者不過如豫子之五起不中嬰杵之難易互商吞聲飲血有所欲用之耳非謂浮梗泛泛可以死可以無死天不予之以死亦竟苟偷視息而已也猶記甲申三月之四日謁公於私第就公諮國計公語某曰事勢萬不可爲然以星命決之天子萬年卽不殺亦不應有死法可無慮也某對曰如事勢何脫不可諱則奈何公笑曰惟有死耳某對曰公已謝事無官守矣能如信國京口夜遁更圖後計乎公愀然曰吾不能子何云不在其位也設前此在林間率爾聞變身爲大臣持此不

蘇軾先生集卷之三

七

死之身將安之子某流涕曰雖然猶有太母在矣公曰固無可如何也亦有家弟及兒子輩在矣有子不能致身將安用之雖然吾恨子矣子志不欲仕而吾強之仕子謂時事萬不可爲而吾強之爲子有老親而無家且弟與子皆幼子才十倍於吾吾已致位大僚而子才百未盡一如子則真未可以死也某泣謝曰夫子其以某爲非人耶古人有言曰子在回何敢死如子死則某何敢生公曰不然此亦易地則然矣死易不死難子且勉爲其難者曩者天子寔欲驟貴子賴某持之甚力謂求子方欲自代但須少遲之歲

月今幸子名位不極不爲世所指名故謂子可以無死非謂子不能死也嗟乎如公之死待之甚定而安之若素英風正氣浩浩行空真無憾矣乃不孝孤某之展轉求死不獲則亦竟如公之教矣雖然凡今之人所謂心死而形存者也如公等者豈徒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履善先生曰男兒死未休所南亦云骨縱已成土心終不付灰公乃真未嘗死耳我國家陵谷遷易忠臣義士視死如歸數盈千百微論漢唐以降卽前三代未嘗有也而公之里爲尤著亦豈國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不孝孤某埋恨重泉飛冤霄漢結石橫胸憤誰與語如公等則又已前死矣忠魂毅魄上叩穹蒼胥寧下土國殤可鼓秦厲是徵昆陽風雨髣髴靈旗黃河波濤逆翻霜鏗公豈無意乎不孝孤某忍死至今將終望公待公請得畢事公之志以無負受知於公矣谷芻蕘藻但有血忱敢告

蘇軾先生集卷之三

八

誄文

嗟乎先生凌雲其氣現月其襟抱大有爲之志阨於
遇而不伸揮斤盤錯連刃有繁負可以有爲之才困
於格而小試歷落自矜傲岸遊世懷確乎不可奪之
守混於時而靡悔嗟乎世道交喪然哉才難賢者或
不用用者或不賢科目求士譬諸一目之羅而以網
鵬鵬資格用人猶夫鹽車之輓而以駕駟驥嗟乎先
生未壯之年與其伯氏並起聯翩蔚如炳如早有譽
於鄉國嶽嶽昂昂若雞羣之野鶴使及其鋒而用之
則幹濟通敏經營四方何古人之不可作乃俾其旅
進旅退於僣伍雁序魚貫而始獲棲楠杞梓安得不
與枿樸樸櫟而參錯及其牛刀就割鳴琴政成野有
芾棠之詠朝騰卓魯之聲因將輪丹忱而獻納亦且
矢攬轡而澄清夫何穹蒼之顛墜屈注倒折而西傾
泗水遽淪夫夏鼎下泉徒佩乎周京嗟乎先生遂謝
城市返初服於巖棲侶漁樵而泄泄息影而觀下溪
之獲凭高而望春陵之氣餐落英而悠然把糴穗而
如醉嗟乎先生體骨堅貞辭吐抗慨伏櫪之壯心猶
存擊筑之英風未艾若嶺上之松巖際之柏飽歷乎
風霜皆諸精銳少年所未逮其等獲從先生之令子

游高筮雉壇方騰奉先生爲典型是儀是式而靡怠
夫何芝田之鶴駕不留騎箕之雲車遽邁嗟乎先生
久厭塵世嗟烏獸之不可與羣井林路之黯然鮮致
實賦命之不雁豈河清之可俟遂去此而遐征又奚
戀此遺蛻嗟乎先生士林洞其楨幹鄉國喪其老成
若西子之辭鄭百里之謝秦嗟乎先生無遺憾於天
壤已存順而歿寧而吾黨不能不痛悼於先生者以
未盡先生之才之志之守又安能不想像其生平酌
山中之桂醕其俯鑒而來歆

何母郝恭人誄

崇禎庚午秋七月明誥封恭人何母郝太君卒訃聞於柩其通家同社子某方以慈氏之再周視佛於洪濟之山寺聞之驚恫備至潸然掩涕者移時驚亂靡寧開數日夜若寒風之中於刀瘡而弓影之形於故簪也不孝自爲童子時卽知英六有何長人先生其人者孝友睦姻仇爽樂易推挽後賢常若不及風流蘊藉器度襟期在香山坡老之間慨然慕之想見其人及余入六則先生墓木拱矣因登先生之堂揖兩公子定交顧聆誼在古歡兩公子英姿颯爽有經緯

天下之志而恂恂鎮素絕無裘馬踴躍薰衣剝面以意色先人者因交兩公子乃益覩先生賢因慕先生而畏悅先生之子乃益有以知恭人矣世間盡庸女子耳爲才人婦則已難才人之疎節濶目多怪少可性與成也卽象服是宜抑而修其內則要以語夫雞鳴戒旦雞珮珊珊飲塵於水槃鏡簪於綺恭千米矻舍而饌門生裂帛車中而辭餽問受受子難言之矣先生成進士爲天下第二人厥歷中外垂三十載身歿之日家無贏餘門多遺責宜昭義問畏壘鄉國則恭人恬素淡漠甘之如飴相勗以有成至於斯也先

生既得請以三公不易之一日奉板輿歎殷殷然孺子慕者終其世一旦溘爾先太恭人下世微恭人之哺糜進熟呼吸必俱堂上之歡不虞匱乎則恭人之能爲婦也洵無愧長人先生矣余居六時數從兩公子游屏後之觀盤中之爰恭人誠不以子之友爲不肖而當食必謁當坐必請宵終達曙罔有不告不而微聞謦咳衣冠長跼矣伏臘餽粥七箸之恐不繼相與讓少推多兒母衣主不復別識嬰孺湛樂以無貽恭人愛兩公子可不謂賢哉恭人之爲才人婦也若王夫人之事子瞻而適迫之間未有以置兩公子則恭人之玉於成者深耳吾聞臨川丘氏之母謂其子曰自我爲而家婦未嘗有以辱子嗚乎凡爲人子者安可以不痛念於斯言也嗟乎小子不幸輟轡抱恨食貧茹瘁宜什伯恭人而無祿早世決歲於茲矣擗有頤天淚無乾土頃以幽芳片石乞言四方再遇兩公子潛然述故則已微聞霜露之侵來病君子兩公子方茹蔬杜閨曉夜祈籲矣歸甫及月而總帳隨懸君羹不再銜恤餘生安能復聞汜水之歎哉嗟乎情之至處痛與維均痛遇毒時觸向還倍固不特以登堂之誼爲週哀之滄也生芻一束附之几筵何以寫

哀適風孔俊乃作詠曰

粵稽母德厚載含章無非無儀俾嘉俾威發從君子
六珈斯皇我散子珮德音莫忘言采其藻以蒸以嘗
亦有和羹以肅以將靜好於室宜慶於堂無怨無惡
邦家之光鼓鐘聲聞長發其祥厥有令子如珪如璋
鳴鶴在陰和以圓吭姿則凌霄抑之終揚旣翕且湛
俾熾而昌威儀秩秩降福獲穰如何不淑虧身相望
泰知未艾騎箕聞木壞山頽慈姥徬徨黃鵠代哺
肝棲未已廉吏可爲視此孤孀憂無亦之家有青細
千門終大王國是匡於母見之嘆庶方長母也勤只
霜壽級只母也瘁只繁祉暨只如何昊天奪母遽速
風樹孔悲民莫不卒泌彼寒泉以嚴以霜揮彼江樹
以颺以浪素悖風細戶有鳴蜚遺簪弗御髮鬢長廊
豈無睂顰視彼筮筐杯棬匪思立而相羊煌煌紫泥
以耐幽壤如何寢興素御泮裳洋洋萬舞邁豆大房
如何逮養吸彼蘭櫟蓼我廢什屹屹餘愴哀我斯人
亦孔之將嗚乎哀哉

廬州司李簡公誄

崇禎庚午廬郡李侯西蜀簡公政成爲天下最旦夕
需次徵拜銓曹郎會侯以寢疾卒於官嗚乎哀哉廬
處江淮之間地廣而民瘠俗鷙而賦繁訟獄滋多號
稱難治國家不怠豐芑慎擇守令以子惠元元而弼
教明刑廉察若否以上佐殿最用豈休明惟李侯青
蒿重侯以巴西名儒劔南柱礎省試常舉其鄉第一
人數偕計吏徵上公車擢高第都人士膾炙侯文行
謂侯宜簪筆禁鑿視草承明從淵雲賦轍後賦大人
而宣樂職侯固夷然弗顧也曰吾以次當得爲李李
最親民平反敬恤昔賢之所樂居也侯之爲李也持
以惇大蒞以廉平不競不隸匪茹匪吐溫若淵停吃
如岳峙諸所執守毅然不復可奪而未嘗疾於詞色
深於周內奸民之扞網若赴飢渴侯必晝夜精思求
所以解解之不得乃哀矜顧額而愁冥諸法猶且鰥
鰥焉進而誨之以立法無犯之意類首胥服而後已
以故廬民懷之古所議載色載笑匪怒伊敬者矣時
邊吏弗飭邊塵闖入徧處近畿羽檄飛輓騷動海內
於是江淮國搖搖多盜起郡屢易守守歷官若傳舍
或建議爲城守備他盜訛言頻興蜩蟬沸熾飛及於

亂侯時力疾強起巡慰之啟鑰而大定非侯責也民
以教寧論者謂侯蘭絲保障之績雖然并峻於義雪
訛然比迅於清淮矣繡衣侯者數上侯循治狀天子
嘉之謂侯爲能秩滿以銓郎召廬民式歌鴻漸鴻陸
而侯且棄廬民謚返箕駟矣嗚乎哀哉桐之附庸於
廬壤相接也在漢隸爲廬江郡唐督於舒州皆未嘗
分民而治今之視侯則河潤也某欽挹清風良由風
契祇懷明德視彼路碑巷無歌謠春不相杵其於廬
民不異也敬陳生芻乃作誄曰

巖巖大義有靈其崇積雪千仞旭日龍從帶以峨嵋

今本未見其初

三

江漢所宗浩浩湯湯滌滌頌江漢則流南國之紀
篤生簡侯南服咸喜其惠如春其直如矢其心如淵
其門如水厥於大廷此邦之幸惠我黎元最彼奸宄
如苗去莠如粟汰秕釐之以正撫之若子聲色不大
君子如社悍既賣刀猾無投匭民自不寃且格有耻
我稽古人如于如張使平天下執此以往侯之淵膜
匪刑是祥侯之遠馭匪郡則長揆藻摛華玉質金相
光爭靈漢字挾風霜冠巴蜀載奏長揚掄才南粵
及我陪京翺翺其羽頡頏翺翺會曰允文色動明光
侯謝不居我民是瘼夙夜惟寅欽恤無疆齎爾匪茹

民用弗康風鶴之驚相顧徬徨淮南臥聽河或披昌
謠笑定亂氣定神王外和內勁不可弭忘嗚乎哀哉
我聞在昔文翁胙蜀自我舒廬誕敷文德今之簡侯
自蜀於廬易地則然其揆有符嗚乎哀哉邦賴其棟
民喪厥母廬人巷哭桐人罷舞我懷司直人百其身
緇衣寫好白駒寄音嗚乎哀哉哲人之興其未有艾
餘慶之門式弘且大汗血雙駒騁騁第五豈不度前
孰謂繩武世載其德廬亦并州魂氣所安我民有休
峨峨天半叩焚萬里臨風訴哀猶應來此嗚乎哀哉

今本未見其初

二

徵君劉公伯宗行畧

往者崇禎間天子下明詔徵海內賢良詣公車試補
守令不稱坐舉者懲吏治之日媮黎元之重困也所
司輕皮閒不時行會有妄男子上書詆斥在位橫婪
朋比狀甚悉且言皆資格之獎科目之趨曰下也上
覽之心動遽拜夕郎朝貴咸憤嫉無所發撼謬意徵
辟得人則科目且罷以故尼沮萬端丁丑禮闈策出
至用爲譏訕賴上意弗移督趣之旨屢下始漫然以
應然應之中不以實也上焉者裁取舉望素聞雅意
獨善度其終不復出也則薦之次或徇其所親驅下

焉者不復可問矣其間名與實稱蓋可僕指焉大江
南北則予與伯宗沈眉生咸在舉中予屢書致辭幾
於誚讓伯宗則以讓友人吳次尾既不獲讓復辭者
再及授官又皆不拜若眉生則試亦不復就僅上書
論時宰徑拂衣去當是時天下事已萬不可爲矣局
殘且盡無下子處更命奕秋能無歛手然伯宗復遂
以隱終若予則復爲倪文正公力挽以出予素不識
公面及賜對殿廷出乃謁公於私第相見遽曰公何
相迫之甚耶今日之事雖使舜禹同堂伊呂并世亦
何能爲無已獨有以死報公耳及除目下卽馳書老

親及友人訣別遂及甲申之難子殉難於彞倫堂中
死且半日矣有遷余就瘞者乃復活其人爲余毀形
易服復護子以出隻影遊荒中間顛躓狂發瀕死者
屢矣尚視息人間視伯宗且稱後死矣豈不痛哉伯
宗旣卒其子廷鑾以狀來請子與伯宗居隔一衣帶
水耳辱交垂四十年生平出處大畧無不同子雖病
廢焚棄筆研且入載然知伯宗者莫余若也其何敢
辭謹狀其畧公姓劉氏諱城伯宗其字也晚乃號存
宗明所以不卽死也世爲池州之貴池人遠祖某自
某來遷曾大父岐爲河間丞大父正蒙爲湯陰丞俱
起家胄監父處士光謙母王氏以萬曆戊戌年六月
二十四日生公於邑之某里處士公素豪達不事家
人生產及生公時所承先業落且盡又早棄藐孤世
父刺史公光謙友愛素篤卽從襁褓中撫育公爲已
子恩勤顧復不少異公岐嶷幼清初隨任青田得郁
維子讀之卽慨然悅慕甫咸童補博士弟子試輒冠
其等夷而好學通古今內行純備聲名聞起公卿間
不獨以帖括爲諸生所誦法已也是時士習頗尚藻
譽刑雖標幟所在而有豫章金沙雲間婁東始以聲
氣相招終以意氣相激識者病之秋浦介江之上下

不爲強異不爲苟同秋浦晚出而先後之爲異同者
始息所稱秋浦者卽伯宗與次尾吳應箕也兩人交
最久亦最篤調則金絲之相宜性則韋絃之相劑也
次尾仇爽悍鷲多怪少可當其佗條慷慨吐論縱橫
唐突卿宰髯戟奮張人多辟易伯宗則溫恭樂易飲
人以和冲然如不勝衣對之使人意盡次尾大義侃
侃好面折人過伯宗則玄遠靜穆終日口無臧否次
尾高視濶步或不矜細行伯宗則擇地而蹈有所不
爲次尾家世寒儉而原鴿急難至費數千緡然賣賦
借交侈於聲色費用亦漸康伯宗則席先世之貲稱

無他長生集卷之三

九

饒裕矣而以篤於朋友敦族睦姻好施樂于濟人之
困如將不及急人之難如負在躬若黃詹事道周成
御史勇陳刺史弘緒之在獄皆不遠數千里橐懷以
餽四方以問字請益來者至則如歸戶外之屨恆滿
樽中之酒不空而又嗜古如飴積書至數萬卷家且
日落以故交次尾者或不能無議異而交伯宗者則
雖憎嫉之口亦終不能有間言也要之兩人皆賢者
次尾旣以義勇奮發不忌喪元如田橫客烈烈以死
覆巢之下無完卵矣卒賴伯宗存濟其家教養其孤
俾無頽躋非一死不足以成次尾然而所以處伯宗

者則更難矣友人陳士業寄予書曰所南先生危行
孤往若不能終日尚寄承天寺中積七十六年而後
死范梈在車中三十六年不交人一語古人所以忍
此至艱至苦不卽死者何故嗟乎次履善云男兒死
未休所南亦云骨縱已成土心終不冝灰可以想見
其志矣伯宗旣不就官歸而益發所藏書遜志時敏
晝夜披覽不少休所著書且如千卷昔人謂身隱焉
文伯宗豈誠以不獲大行其志徒欲以此施諸後世
哉觀其自署謝髮鄭心則從可知已心史一書有聲
皆淚有字皆血此心不死卽天地常存伯宗破手足
之際猶手金陵臨安圖志不少釋則其心豈與七尺
同歸塚壤哉僅謂托立言爲不朽非爲知伯宗矣伯
宗以庚寅三月二十五日考終旣卒之明年余始得
讀其寄書蓋未死前兩月筆也猶云古人經五得四
州九得八欲以瓢笠從余爲五岳之游嗟乎伯宗已
矣尚何言哉書寄來時余病正劇哭不成聲但爾流
涕被面追念生平音容如卽余每渡江輒棲湖上伯
宗必扁舟載酒爲竟日夕談嘗以同父擬余每曰開
拓萬古之心胸推創一世之豪傑子眞其人然余所
心折伯宗者汪洋千頃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則黃叔

無他長生集卷之三

三

度也。縝密醇摯意思深長不激不隨不可得而覩疎則在伯言幼安嗣宗之間也。余嘗謂伯宗小戎之詩曰溫其如玉子之人以之蒸民之詩曰穆如清風子之詩與文以之嗟乎喪亂以來朋好畧盡海內數子碩果猶存嗟乎伯宗而竟已矣。豈不痛哉。樞輔史公素愛敬士觀察吾皖時初欲薦余而爲太僕楊公所先欲薦伯宗而爲方伯張公所先然其念余兩人終不寘諸懷也。鎮維揚日數遣人迎余至淮上余歎曰公奈何以一羊將五狼也。古有設鎖不在藩垣而反居堂奧者乎。公曰曩者伯宗實言之今愧恨無及且

蘇軾投匭書卷之三

三

奈何因出伯宗書示余。余曰固也。因爲公策數事公且泣且拜曰曩者若在醉夢中子實生我後亦莫能用也。然公雅意謂薦辟可以得賢非如科目之時亦弋獲也。故於吾黨尤多所引重云。嗟乎世治則上之所求下之所應也。世亂則主之所貴俗之所賤也。世或謂辟舉可以得德業之流科目僅可得文章之士虛文誠不如實行也。嗟乎科目甚設而令海內力學好古能文章之士如伯宗輩者皆遭屢削秩於格外尚謂非科目無繇得士乎。余赴召時適值丁丑試策出余爲辯其一說五誤十三謬天子震怒兩政府及

太宰銀臺一月間先後罷去伯宗聞而壯之爲梓其書以行會將大有所振滌而蒙局甚堅終不可得而破也。此北風所以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也。余與伯宗生平志行出處交游大畧可畧畧者如此若其嘉言微行世所共見不復致詳云。伯宗娶王氏生子二人曰廷鑾廷鑾皆能世其家學而鑾聲稱已久著二幼子曰添丁曰廢丁孫曰漢系漢威

蘇軾投匭書卷之三

三

進學解

古者君子之爲學也將以致諸用也故其爲學大而
有本漸而可達蓋將明於修身治人之理天人顯微
之奧麗綸範圍之精皆能植諸心而定俊諸事是以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以及凡民之俊秀皆造焉即今天子廣厲學宮薪
樵槁櫟之至意也夫學者教也崇效天卑法地皆學
也夔以典樂教胥子而其極至於和人民格上下周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奔走禦侮疏附先後胥於此出
焉故夫不學而能未之有也自古未有學而不至者

韓愈先生集卷之三

三

也秦始廢學先王之道缺焉不講漢代獨崇經術鴻
都橋門天子至爲執經彬彬盛焉董江都位不逮人
然國有大事輒遣九卿就第諮決疑難若是乎學之
足貴也當是時經有專師學有嫡派負笈靡糧不遠
萬里徐勉有言學之爲益如登山焉動而愈高如寤
寐焉久而愈足則不待教隆於上而學自行於下也
魏晉以來中正九品育梁華腴門閥相高或不免於
薰衣剡而之謝然而華閥固無損於學也何者此卽
古人教胥子之意豈必主筆之是貴而華閥之是譏
哉惟是隋唐以來始競詞科詞科設而學乃盡廢蓋

春華之茂無復秋寔之滋輦輓之工何常剗割之用
一旦用之於當世之務乃如入閤則以所學非所用
而所用非所學也宋之經義疑於近古而帖括爲師
選相祖述亦安知學爲何事哉於是士之有志斯學
者因別樹爲理學之幟理學著而學者益寡矣何也
彼且以衆遵之違爲獨闢之徑而國家養士致理化
民成俗之教又若爲徽榮梯貴之資焉今天子憫世
不治皇皇焉取先王所以教士之意表章孝經小學
而布之於黨塾及科目之選一切先德行而後文藝
又爲之立射以觀德教時以致果庶幾我有以見古

韓愈先生集卷之三

三

人立身加民之本而措之於當世之務吾友趙淇翁
之叔子曰景叔者年未弱冠適以是時成博士弟子
員里之人蓋交相慶也趙君起家爲名進士施於孝
友上奉其兩尊人怡怡然孺子慕兩尊人鶴髮齡顏
日見諸孫之風氣道上芝蘭繞砌者五人焉已三青
其矜矣或曰積慶者流光於公之閭且日益鴻大乎
余曰是奚足哉夫士之遭逢明時身處華閥富貴其
所自有所難成而不可不深勉者學耳今士且爲詞
章之學而經世之學寓焉相與攷古今治亂之理而
推明其腴治得失之故又深明乎當世之務九邊阨

塞芻蕘轉輸兵農錢穀詘伸靡綱之源皆有以達其
理而權其數又進而求之吾儒治心治身窮理盡性
達天知命之本蓋學之難窮如此其極也今之登宣
聖之堂而歌雍舞勺者爲學之始也昔王文成以跡
跡公子而建不世之業其學足以繼往開來范文正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古人之爲學固如是也
景叔勉之哉因題其語以寄景叔景叔當必以余爲
知言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四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疏引

洪濤山毘尼菴募重建疏

桐舒廬之間有梵刹曰毘尼菴者先師安公弘戒之壇也先師分座於律祖古心和尚兼傳講于雪浪大師爲四衆所皈依披荆棘侶虎豹結茅於洪濤之麓刀耕火種草衣木食若將終身已而道化四馳不脛而走煙包雨笠自遠趨風日益靡至不十餘稔遂使灌莽瓦礫之他幻成天龍釋梵之宮養老棲賢歲率千指羯摩論義數復倍是時博山和尚開化江右門庭高峻至者望崖但聞自洪濤戒壇至者必深加延納以師之風規嚴肅操履水霜出其門者皆眞寔爲生死大事無諸方承虛掠響氣習也師遷化後博大師猶躬至茲山禮率堵波申以偈贊以此思師之道法可想見矣兵燹以來鞠爲茂草法幢平摧吾將安仰雪熊上座師之法孫也飽參諸方稱爲血胤感茲興廢幡然來歸卽其舊址更縛把茅若端木之築場令人覩先師之未常遷化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是役也畚鍤之塗堅宜不肖與雪公分任之而不肖方

爲先嚴負土力有未遑故不惜饒舌告人當必有聞而興起者以先師之教澤尚在也

忠天廟募修關帝祠疏

祠祀之設於古未有蓋自秦漢以後昉也古者祭法有五祀而不廟廟者貌也以祀其先也爲之等殺致其孝享各本其志氣之所存而上通焉故廟者萃也人生飲食起居塊然行肉耳不假之以靈貺昭假洋洋如在但識有起居飲食而不知志氣之所寄至後世祭法不講而蠢然含識負陰抱陽之徒未知神明之本於志氣特假像設以貌之或郡祀焉或邑祀焉或村坊閭市祀焉有識者病其淫且褻謂季氏不可旅泰山士庶人輒復僭郊祀帝豈禮也哉然而子與

無他按聖道精義之四

三

氏有言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存心養性則所以事天然則夫人而僭帝天之祀則不可夫人而不知有天有地則自失其心矣又烏乎可祠祀之過天下也竺乾氏爲盛尼父次之玄元又次之惟伏魔關帝之祠凡有琳宮梵宇之地無不遍有之甚至家戶祝而戶畏壘侯于漢王于宋帝于明祀典之隆域內未之或京也當帝之在漢也以一隅存漢而不足乃至欲爭魏吳尺寸之地尚爾形格勢禁及其在後世也以天下萬國奉帝而有餘謂其禦苗捍患以勢定關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世豈有所私于帝

哉以忠孝之在人心無由自達特寄于帝之威靈以各萃其志氣而已余以瓢笠偶過錢塘之忠天祠祠祀其土神而內奉竺乾因斥其旁地以爲帝祀歲久圯弗治廟僧謀所以新之謁余爲疏以募余因告之以天下所以祀帝之意忠孝之性若猶未泯於人心其可不圖所以新祠帝者乎非以人而能祀帝也各自萃其忠義之心則知所以祀帝矣

余自去冬來杭利於三

四

栖霞寺募刻華嚴大經疏

有一比丘來自白下其名寂華發甚深願願入毘盧頂願性海普建華藏一切世界妙莊嚴海遍歷華藏一切聖賢智慧行海以無作心脩無作業化無量人各以本智隨其本行隨所發心興大法雲鳴大法鼓搏黍聚沙而能建立如來大方廣部性海華嚴此諸行人悉見自心流出法界刹塵塵不思議事悉知自心具足法界後先遍攝不思議境乃至持於一鉢一縷一沙一涕各各自見本來成佛入華藏界無有窮盡而此比丘化是衆已隨其所作理事無碍事事

無碍乃至無有毫髮指爪而以已預是故龍舒破納

道人見已歡喜爲作募疏展轉因緣次第行化王臣

長者居士大家緇白四衆及旃陀羅或以全力或以隨分助成勝因功基九仞初始爲艱經此艱已譬如行人已入信地道源功德增進長養五十五位妙莊嚴路舉足可至又如善財南詢百城煙水茫茫樓閣門開纔需彈指今此龍舒一黑子地未及兩期成此勝緣勝妙奇特瓊桐而居隣壤比封夙植善因如水乳合亦如閻浮悉金檀樹根華果葉無少分別儒者有言獨爲君子丘亦恥之譬如澍雨比壤霑濕隣人

見之便生渴想又如海肆衆寶列聚一方攫取晚市惆悵有欲灰色今此大經照耀閻浮千日晃朗隨所見聞如大寶聚不以一簣而有優劣舒卷之間有大法緣亦是居士舊所游歷是故贅語重爲宣偈

佛以大圓覺偏滿十法界無佛無衆生毘盧性清淨彼此互攝入如日月珠光智行之所成無雜及成壞云何衆生心合塵而背覺各具華藏海而忘衣著珠取舍至等位猶未忘所知所知障法界毘盧隱不現大悲愍此故空拳自開合七處至九會座說與利說水鳥樹交枝悉演方廣義衆生不覺知尋文逐聲響

先佛未嘗宜龍宮所深闕有煩龍樹尊時默而識之

流布及莊嚴謂爲世希有我觀此經義不離當處是

衆生性本具隨分卽莊嚴一卽入一切一切恆入一淨色牟尼珠天光相隱現華藏應念成是名廣流布佛子發是心行智無退漏無施亦無募無作及所作法界亦無性共入毘盧海

勸修大悲懺法疏

大悲心者觀世音菩薩之四無量心一切衆生成佛之本源也。良以衆生無始業因食著我法展轉樂成根本無明流浪不實如彼陽燄亦如芭蕉窳其裏際了不可得而此妄心卽是從上諸聖作佛之本何以故心卽法故於是中間乃至求於一法亦了不可得故是故菩薩從聞思修了兒無有一法在我心外如水涵月不動纖毫而能遍入世出世間起於同體大悲三世諸佛十類衆生同得同證無有得者亦無證者而此衆生不體佛意將謂有法可得有禪可修於是中間認影迷頭追逐前塵分別影事以顛倒心興妄想法人我二相種種熾然滅妄歸真懺罪求福移石壓草仰箭射空不淨本源轉增纏縛一瞥發勞空華旋起以水洗水終無是處而此菩薩不捨大悲又復於此國土有大因緣幻出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如是種種不實諸法譬如黃葉能止兒啼彼失乳兒亦復因此涕泗橫流欣喜跳躍以心契心或有因於如是有得度者及其覺悟還從自己已不假他力此大悲心本具足故天台緣此假立懺儀以除染心證本淨法卽是三觀圓修之旨能懺所

懺二俱雙遣實際理地了無一法是則不假修爲圓成悲願以琉璃瓶盛獅子乳無少迸壞諸懺法中我說第一譬如有人焚夢狂亂展轉呻吟譟求醒無期及其寤時安有昨夢亦如猛風吹大海水魍魎出波魚龍震驚風定波恬不從他得大悲勝心懺法如是無見比丘倡諸行人作是法已五逆道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如是大導師大悲千手目慈愍諸衆生猶如一子想我觀衆生心於我無差別覺海妙湛寂分別有衆生汝若不自聞將罪與汝懺悔風吹毘嵐虛空中鼓索聞所聞既盡自聞聞則空大地爲道場曠劫作期會盡四生十類悉與汝懺除如是大悲心懺除義安著亦無無著者大悲攜手住

藥林菴募修大殿小引

茲聞靈峯西峙啟日月於金縹鹿苑東開麗雲霞于銀榜凡茲勝槩式重琳宮聿觀梵剎之興惟有帝城爲盛今茲藥林菴者地偏北郭流極西山暮鼓晨鐘繚繞仰音喧雉堞袂帷汗雨駢闐車馬接丹衢雖衆僧之栖息具體苟完而大雄之蓮趺湫隘不稱類維摩之丈室豈容寶座三千僅險道之化城未見仙樓十二爰持短疏用叩高賢冀發勝心立開茲構塗金璽纔各增自性之莊嚴捨宅輟餐共成無上之妙果倘人人發歡喜之心便世世遊華藏之海用積恆沙唐捐

無他我輩爲之十四

九

忠天廟啟建法華長期募修供引

錢塘之北有廟曰忠天祀其土神像服若王者不知其所自起顧以忠天名忠矣而出于天此亦前代見危授命或孤忠獨抱幽憤菴結以死精誠未泯其鄉之人思之不忘遂以其土祀之者也嘗疑于忠肅公功在社稷誠哉身騎箕尾氣作山河或傳于公爲都土地而余亦嘗夢忠烈楊公爲都城隍夜與余語甚晰無乃位不配德歟非也夫土地城隍社稷之所倚畀也兩公志安天下以匹夫匹婦不穫爲已辜以扶危定傾爲已任則尺地寸壤莫非其真精之所寄歿而以神祀之詎曰不宜然則忠天之祠其亦猶是也奉祠祀者爲苾蒭苾蒭之法皈依三寶者不得飯餘鬼神如墮甕表其無生嶽靈勤爲咨稟是也然而忠孝之旌蠶節義之殺鬼貞心至性金石爲開此卽金剛般若真種子大雄氏之所極爲印可者故其神皆得與琳宮梵宇相爲依怙不敵于天壤者志能帥氣之所爲也年來祖庭秋晚魔法熾盛承虛接響之徒侈談超悟而薄禪誦先和尚每憂之曰徧界染邪風薰成魔外種譬如草竊自取誅夷何惟修羅監幢恒因易位故余每見衲子但言禪誦輒爲贊歎不置以

無他我輩爲之十四

十

其能因佛語作佛事不似而今獅蟲波旬未離馬腹
牛胎高語十地魂驚三賢胆顛也澄初上人住忠天
祠祠故庠陋弗治而僧厨煙冷常有三旬九食之慮
上人因發願持法華經而可余言以募供於四方昔
永明大師爲宗門巨擘而晝夜彌陀十萬聲之外持
法華經至三萬七千餘部視今之目不識丁輒踞曲
蓋牀獅子座者又何如耶上人能以至心持是經不
特天人龍鬼所應供養其以資益忠天之靈貺者當
與墮竈靈共爲烜赫矣凡以忠天之心爲心者其
可曰捐我雁鶩之餘卽獲如是大利益事乎是爲引

無仙表堂詩卷之四

三

水神廟引

余讀金龍大王之行寔未始不歎歎流涕而歎神之
忠憤震古爲烈也昔宣尼嘉微管之功能以其得沿
行政乘勢因時易爲雄耳若神以一布衣諸生而獨
以一死爭千古內外之防非使黃河逆流豈足以奮
其雄心而張其壯志哉河于四瀆中爲最鉅雖禹之
明德不過行所無事耳過旣倒之狂瀾而障之惟神
實能是以循河而居路河而涉者無不以神爲依歸
若慈母之庇其嬰兒也嗟乎神今安往哉嗟乎神今
安往哉凡祀神者無不極廟祀之崇致明禮之潔而
白洋河一鎮所以棲神者殊湫陋不稱余逖荒南歸
時寔栖跡于此今廟僧以構殿爲請夫神之在天壤
間如水之行地中無往而不在者也黃河之來也伏
地中者三千里今無乃潛龍勿用時乎余不能不填
膺流血而有籲於神也爲識數語以訂之

無仙表堂詩卷之四

三

撰修玉皇殿文

世所傳昊天金闕玉皇者卽書之所謂上帝也禮惟天子得祀天地卽諸侯不得擬焉故魯郊泰時君子懼之國丘掃地陶匏犧牲非以簡爲貴耶俱其以降褻戎民聽也今黃冠者流不擇地而奉之且著而爲經相與誦而習之噫天何言哉窮鄉下里可以列郊壇村叟姬孺可以稱對越其爲矯誣亦已甚矣雖然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孟氏則旣已言之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况其爲日明日旦之天乎凡茲黎庶知有皇上帝而崇祀之卽其不敢昧乎心性之天而可與遷善去惡者也是故神道設教不以窮鄉下里爲非天光所照臨隨其心力而崇祀焉其亦未始不可也

無他技藝集卷之四

五

送靜休上人住山疏

一如靜休兩開士法侶中無著天親也自依先博山住後兩公構室於華嚴之巖刀耕火種影不出山者數載一旦紅巾彌野住山不得則復煙包雨笠遍師諸方棲遲白門有年會銅駝荆棘則復歸來向青遠兩大師舊建法幢地將休老焉諸檀護或謂師曰曩時一片煙霞盡遭昏風濁霧沙浣垂盡師何不入鄢垂手向紅塵浩浩中暫且息肩獨誰道人不肯斯語爲僧只合依山住此古法也所南居士云地走人形獸春開鬼面花直饒似澄潭秋月靜夜閑雲安可使

無他技藝集卷之四

南

此等影象驀地相逢雖云不挂一絲要且噉嚙累日每念楊岐縮項嗟吁懶殘寒涕垂頰政黃牛軍持挂角志上座不脫麻衣高風逸韻千古如見兩公一聞斯語遂決意栖山如箭離絃無返回勢矣適有悟明上人者山中舊有數椽却已頽墻破壁然猶是今日之魯靈光也單丁獨住無求于世間兩公道風超邁遂虛席延佇顧相依爲逸老計誰道人愧不能投名作供養主乃爲偈以送之且叙其緣起以告諸檀護凡世所謂道人者無他乃天下之閒人也住城市者苦不得閒本色住山者而猶盡不得飽夜不得息營

營焉居食之是圖則亦不得謂之閒人矣惟是不閒人各以其不閒之所得者隨其所有四事供養此等閒人使其一心辦出世事則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他時出世因緣彼此俱有分在此則成就閒人住山之法也拈一草草建梵刹已竟輸一勺粟受法利無窮諸人倘有意乎莫增饒舌聽取一偈
歷盡千山與萬山雲踪煙錫不曾閒歸來依舊破茅屋亂葉翻風仰面看拾橡狙公能作供奉蘿水客解參禪安心但有無求法可以無求即閒關

無能持世錄卷之二

五

募石刻普門品疏

劉君靖甫以雙鉤廓填妙天下客京師時公卿貴人無不虛左延佇顧穆然自好清恬寡欲囊中至不能名一錢三旬九食寡如也喪亂以來徒步歸里其貧落益甚乃至井無有虛左延佇者矣今年遭余千虎丘余問其生計笑而不答良久悽然曰余老矣生平衣食千兩腕十指爪顧未有以報頃乃欲集右軍書寫法華普門品一卷勒之貞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便爲老朽生平一不朽事業矣余曰甚善余聞大悲千手今子但有兩手大悲千手便成三十二應今子但兩手其爲應也幾何劉生笑謝曰古人珍重法寶至欲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今余兩腕十指之力幸能入堅石設有因讀此經而得悟者此亦予贈所謂各捨所有而作佛事耳余竄人之于僅有此薄藝若夫磐石受剝之費尚不能無望于宰官長者居士大家共爲之左右方克果斯願也安能望大士之千手俱應也余曰有是哉剝皮爲紙折骨爲筆其傳有限名山之勒傳之無窮況重以書法之妙鈎勒之精人懷一紙卽是千百億化身也大悲具通身手眼故運千手還同一手如子一手能出千手設復有因募右軍

普法而得度者卽現右軍身而爲說法非予其誰歟
若復有供結所須共相左右成此勝事者此亦大悲
千手眼之應也誰道人歡喜讚歎爲作此疏亦所謂
各捨所有而作佛事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西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西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五

桐城 蔣 臣 誰 著

雜著

遜荒紀畧

子之殉難弗克而始行遜也蓋自戕者數矣因憶文履善之言曰某惟欲得五事曰剛曰斬曰鋸曰烹曰投之水中惟不自戕耳然五事可受也若逆賊之椒纒繫搏如驅奴隸三木橫加如繫雞豚舉王章國意所以訊盜賊者還而相報血性鬚眉誰堪忍此此子所以引決自戕更不再計也迨自戕者至三而卒不

死亦猶履善之服腦子不死不食八日又不死而起予者或告予以行遜子竊不自意層城言言遊微信信如大鐵圍山阿旁猗猗此中寧有出理即幸而出以徬徨隻影穿虎狼魍魎之羣日中一餐塚間一宿遙望鄉國逍遙三千寧有能自達之理如是而達其難有倍于履善之京口夜遜展轉四明天台間時矣蓋公猶有杜詩等十二人與俱而予則一侶不偕公猶有囊金可竊而予則一文未資然亦竟達矣痛定思痛如在夢中追憶城陷之日予所以歿形易服下即死者徒以宮嬪皆傳大駕宵出遂苟偷視息將負

羈絆捍收圍以從耳已而城中大索城門盡閉城頭列戍便不復有此想惟混跡勞侶從飯肆茗壚間日與羣賊桐狎因具得其情形目覩賊之可以破滅狀而勤王之師未有至者間欲就吳將軍襄陰圖大計乃叛帥白邦政遣人護其家寔陰調之千遂不得前嚼齒欲碎及出而覩嶺南山左諸郡邑本無一賊而望風奔潰及送款迎降諸逆狀深歎人心漸滅至此盡矣痛憤愈不欲生矣歸來幸值日月重輝寰宇再朗負國罪臣得共老親相持一痛乃歸死于司寇固其所也曳屣勞問輒訊天下事何以及此子媿恨且

泣云

崇禎甲申三月甲午寇信迫都城纂嚴先是賊已入秦窺晉遂徇宣雲朝議惟混遣樞輔建泰往實無一將一兵足恃京營選千五百人厚其換棧翼之以行至良鄉皆鳥獸散歸時郭景昌亦以撫晉往倉卒猶賈妾出都襄城典戎政遣五百騎擺塘至固關一出都門即肆姪掠畿內患苦之甚于賊怨聲載路未常以一羽馳報于是司馬之門兩月不聞賊耗矣或言賊尚未渡河晉中止是兵諱者或言賊攻破榆林爲

榆林大創且垂盡者武言督師孫傳庭收合餘燼聯絡河西番夷兵數十萬攻咸陽賊大隊尚未至晉者及真定叛縛保督徐標以迎賊聲息已達禁中外廷尚無一人知者上召問閣臣閣臣茫然不知所對趣召兵部至上問之部臣縉彥徐對曰臣未之聞也上怒甚詰責曰爾部所司何事尚敢曰不聞也縉彥對曰臣部軍機慎重必據各邊鎮塘報方敢入告若外間傳聞之語其誰敢信上怒曰爾部獨無密切偵探乎縉彥對曰欲設偵探先以高官餌之于前隨以賞繼之下後乃可得其死力若重賞則臣部原無

手鈔釋官爵則自副帥而下無有問之者又安能設偵探也上因是不復置問歎息推案而起于是司馬及戎政始懼倉卒投兵登陴莫之應也京兵至是缺餉七月餘矣寇未至已日夕憂其譁逞又聞秦晉宣雲皆已迎降莫有固志典戎者至下氣怡聲早詞戶曉逾五六日尚未集昔壬午禦邊猶有一垛五人今五垛置一人皆庖瘠老弱鳩形鵠面充數而已蓋京兵舊止空籍凡負販諸傭及各衙門班役皆是也臨點則募市人充之癸未大疫耗者十之六七缺額不補而糜餉歲至四百餘萬皆近歲所增攷之萬

曆以前無有也丙申上宴唐通于便殿以其兵壁城下先是上知京兵不足恃乃封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德功四人皆爲伯徵其兵人衛其餘督鎮皆晉爵陞賞有差至是通入見上待以殊禮親賜杯酌蟒繡大璫餽食傳觥特令科道官侍班以寵之通從行士卒八千人各欽賞銀五錢而使之壁城下以餉賊東帥劉澤清時以病聞上加賜銀幣藥餌之資甚渥已復封爲東平侯與四帥等徵其兵入戊戌閣臣集詹翰等諸臣于內閣條畫戰守時詹事項煜以青宮監八下兵馬之出鎮留都請宮庶李明睿以大駕親

征因而南是請其餘條畫無他奇也已亥上召對閣臣決死守大計閣臣藻德等至上出憲臣李邦華密疏示之曰先生們看詳了來說閣臣以次閣訖奏曰臣等昨集詹翰諸臣至臣衙門使各陳所見內李明睿項煜兩議與此疏畧同臣等正欲彙齊上聞然茲事體大非臣子所敢擅議惟皇上斷之于心耳上覽畢撫几長歎良久曰先生們怎麼說閣臣同奏曰諸臣所奏亦是忠君愛國之心然事關宗社舉動亦未輕易上歎曰欲朕南遷乎朕日懸大法懲紳民之逃者今朕乃自爲倡乎朕即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

二陵寢何如都城百萬生靈何祖宗朝世守此七傳之千朕朕一旦委而去之何以見祖宗于天上若以宗社之靈先生們匡輔之力萬不使朕至此若事不可諱則國君死社稷者正也此議且置先生們且料理戰守事去咸泣對曰皇上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然如項煜所請皇太子監軍討賊古來亦多有此上沉思良久曰哥兒們尚是孩子幹得甚事咸對曰聖意已定臣等敢不竭力效死于是中外欣傳皆斥前議爲邪說矣庚子上復遣內臣監視各府城守先是各邊監視久撤二月十七日復遣中外咸錯愕不

五

五

取言子尸激于中冒死爭之因陳五事時宜城直票執吳橋手曰此事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我輩魏死矣曷與公共附揭以進吳橋曰若附揭則須共井研商之不可以私具也宜城曰商之井研則未必然矣隨以這所奏禍亂根源深切治體朕知道了該部知道擬進冀上之省覽也已而井研見之果大怒視宜城色變曰老先生不知此端豈可關若爾則我輩爲衆射之的矣立碎票籤索筆改爲該部知道四字下書臣演擬吳橋與宜城立爭之不能得也吳橋出以其事語予曰此疏關時事安危甚大負子一片血忱

矣當時因此公之怒力勸以改爲處分嚴育此公亦新不與其意可知翌日井研遂罷時中外共傳斯語吳將軍襄因惠顧子索覽至于流涕謂公何以悉知邊情若此進極言監視之害因歎曰大子若至必能殲賊若一隸監視則事不可爲矣幸公更力言之至是井河間東昌青濟徐淮一帶皆置監守時上雖正色以拒遷議而意陰有在矣辛丑宣督王繼謨還歸繼謨謂其部下謀縛已爲贊先期歸朝議不深責止勒令還鎮時已無鎮可還矣然周將軍遇吉以三千八守寧武或甚力自辰至酉殺傷過當力盡爲賊所

六

六

遂屠其妻亦射殺數十人賊縱火間宅獄焉羣賊語及寧武之戰無不切齒咋舌而宣撫朱之馮雲撫衛景瑗死甚烈秦人無死賊者獨景瑗罵賊聲甚厲朕百計摧之使之跪終不可得賊亦終不加刃惟三水囊頭困苦之賊去乃死于亂兵王寅檢括中外諸臣輪助甚迫先是蒯督王永吉密議棄間外四城而以吳三桂兵入衛閭臣猶豫四五月久不能決于是上以左府起其父廢帥吳襄至延入閣大計襄對曰臣父子世守此土惟以不能恢復負國萬死不足贖罪豈敢更言棄地上慰之曰非棄也凡事須權

緩急此時寇急于邊卿但度卿子果能辦賊否耳襄
對曰但恐逆闖不親來則保爲陛下盡殲之上曰
賊至百萬卿何言之易耶襄對曰逆闖自猖獗以來
敢肆行無忌者未見大敵耳上曰何爲未見大敵對
曰從來撫鎮失策兵或數萬或數千輒輕責以戰如
以肉餒餒虎耳惟左鎮曾一爲所挫然勝負頗相當
左帥所統多是降賊使倆固相當也孫傳庭之敗以
五萬人然秦人安能殺賊非賊之宗黨卽其姻親此
適足以資之以臣策之賊雖百萬亦自虛聲計其先
後所合五諸賊及官軍之潰屈者實不過三十餘

萬

七

止耳今已破楚據秦蹂豫入晉遠歷諸邊老本精
賊死傷亦已過半又所至不能無留兵留兵則其勢
已分全師盡出不過十萬十萬之衆堪戰者不過萬
餘人耳上問曰卿子精兵幾何對曰臣子所統號稱
六萬聖明在上臣豈敢面欺實亦不過三萬上問曰
三萬皆堪戰否對曰三萬若皆堪戰蕩平不至今矣
其堪戰者亦僅錢騎三千耳然此三千人者臣皆以
子畜之臣子皆以兄弟遇之以之禦賊一當百也故
曰保爲陛下盡殲之然陛下不憂片子不能殺賊臣
但憂餉不繼耳於是上色喜然驚問曰卿言兵至三

萬費餉幾何襄對曰國家正當匱乏之際臣豈敢望
多然少亦須百萬必不得已亦須奏至七十萬乃可
上屈指計良久蹙然曰何遽費至此襄對曰戰士皆
舊有室家地土一旦令其內徙安可使之室家不完
而遽責以殺賊也且舊餉缺至十四箇月可不爲之
設法補足乎四城遺民尚六十餘萬丁壯亦十五六
萬可盡棄以資敵乎止言百萬尚是勉強之語尚不
知費臣子幾何籌畫也上佇思良久深然其語特大
農無經宿之貯惟外解十萬過津門津門截留三萬
震怒切責不許津撫馮元颺奏曰倘至滄洲便不

萬

八

津兵下言護之來忍饑餉而坐視他人飽至不
得沾涓滴豈人情乎外儲如此而內帑搜括不及七
萬日夜不知所以爲計乃下詔捐助一輪再輸事例
百出實亦不能及十萬古稱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
國心之憂矣寧自今乎癸卯以內監王承恩及剗督
王永吉總督中外援勦諸軍事承恩以爲賊奄至城
下禦之則難爲力慮居庸守備單弱自選京甲之堪
戰者以行輪芻輓粟皆自京儲不以煩昌鎮以昌鎮
兵譚在數日前也未至而昌人已迎賊于數千里外
昌撫還歸矣時永吉未聞命也甲辰唐過兵壁城下

者颺去避賊通自請迎頭殺賊不待命遽去實避賊于他道不與賊值乙已賊遂犯都城襄城謂守不如戰選三萬人營于德勝門外軍資器械盡出倣古八陣圖爲之列防至土城關延袤幾四五十里賊至沙河諸營聞砲聲輒潰而入襄城弗能禁也賊所用以攻城者盡資之襄城見上不知所爲惟泣而請死襄城伯國禎者少頗讀書折節交賢士大夫以起聲譽當患時自請募官舍數萬人上壯之所募不過六千人皆純裨臣賴于也歲糜餉二十餘萬僅能咆哮侮中人每見上輒痛哭流涕言天下事利口翻翻雲與

九

永湧上才之達奪恭順侯惟英印佩之日夜更置將領變易營陣以爲能然趾高氣揚佻佻公子耳吳將軍每謂子曰豈止小憤憤轅但恐爲疾風飄去耳後稍涉與朝政人才進退頗關其口士大夫之柔曼者爭附之賊至舉動益張皇盈衢溢巷皆安營設砲不知所用承恩出唐通去三桂未末襄城復潰城中已無一兵堪戰堪守城頭列戍惟內豎三千耳上意遂岌岌不復延見羣臣矣是夜漏下二鼓遣中貴啟正陽門出僑兵中貴人至城上與城守提督何致清語甚秘門啟時漏下四鼓矣昇一小輿數十人擁

之以出時夜不以火昏黑中莫能辨也何致清者老閩也起自田間頗識機時各城守峙振皆不至而予所督運獨露積城隅以役夫不得上城軍不得下莫爲授受也予反覆與致清商便宜乃令一軍獨飽致清私語予曰事亟矣吾儕中甚有異志不可測城頭砲口多內向衛巷所列亦如之子以問城守諸公皆曰中貴爲之非我輩所數問也丙午逆監杜勳入外城遂潰杜勳者所遣監視宣鎮者也勳至遂舉宣鎮降賊始至遣勳及叛臣千重華以秦晉二藩貴僞檄說降我軍擊却之砲傷晉藩左肘跟踉乃返至是

五

欲自以爲功從間道獨馳至彰義門門者納焉勳極言賊勢張甚都城萬不可守無枉殺百姓爲也守者皆脫去賊遂乘之入而內城猶不知也勳既入則內庭諸閣各駭散妃嬪或爭死爭出而外庭猶不知也前此巷禁甚嚴衛尉無敢窺戶外至是紛擾達旦莫之呵止皆勳之爲也丁未昧爽城遂潰子督正陽門督粟觀城守之疎謂同志曰事棘矣更能堅守十日則可待援兵之至然已不能支旦夕可奈何或問曰計將安出子曰獨有以朝士之曾經禦寇者不論何官率其家人子弟盡編入行伍且自爲儲精卒皆

與士卒之景下共之則猶可爲也請自某始時向鄉
頗善予言然謂須得請乃可不若輕囊殫以養城頭
守卒于官俸之外日給飯五分各視其力之所辦多
者日餽五百少者亦不得五十而縮此不須請命各
可自靖獻者也時聞安定門受攻最急餽用亦最甚
同鄉急餽五百金以庶常姚文然往犒之軍士歡甚
庶常歸迫夜乃就于寢予與秉燭跣坐達旦至雞始
號聞城頭砲聲漸稀予躍起曰是且有變已而班役
皆涕泣至曰大駕夜出矣宮嬪已盈衢路矣予謂庶
常宜急馳見輔請主上召對以安人心傾府庫哭諸

稿六

廟此其月矣與之聯轡俱出路逢金吾駱養性問
之法然曰誠然矣前有密疏自請扈行已三日不報
予猶驟轡馳至署治事則全署已空惟一都吏在焉
予問曰城未破而人心何以洶洶若是荅曰傾宮內
監皆奪門夜出城上雖斧斷其腕不能禁也予尚從
容以官錢三萬付令守之出署至前門則介而騎者
如潮湧爭趨門市人猶謂是勇衛營騎士也不知賊
已從安定德勝西直三門盡入入外城者亦已稀而
上矣城內數處火起棄甲滿路予至私寓展家大人
小影泣而拜曰兒不能更事老親矣取從前寄來家

書悉焚之紫刀自裁家人勸以君親俱在事尚可爲
何遽以死予是其言易衣而出詣家人覓一民間小
舍以避而自趨僧舍爲祝髮計僧不可予曰吾以從
君也僧許之同時雍藻者編修宋之繩吏部郎侯偉
時兵部郎劉若宜宮允楊昌祚金吾張鹿徵進士朱
耀先也

稿六

桐變日錄

崇禎七年秋八月

丙子盜發桐城城遂潰

初流寇逼豫楚間桐實震鄰張孺者人奴也豪於貲而志不逞因是時中外戒嚴人心數驚謀爲亂以應賊擇其黨汪國華爲盟主陰散貲招亡賴朱宗趙合等從之日益衆值賊退楚門未敢發然黨已成至六月復申前盟期以望日雨甚不果至黃文鼎者裸體濡裳獨赴焉國華驚喜曰立信當如是遂與止屬之而已主謀盡將以九月朔舉事文

第

三

鼎國華乃糾衆於外而其謀漸洩宗等恐事且敗值江巡使者按部至郡署令及僚屬俱赴察賊乃榜逆檄於邑治前僭稱代皇偽號語頗誕謾稱上連荆襄下連孟河訓練士卒已及十年招羅豪傑將至數萬以恐愚民愚民惑焉扶老挈幼肩摩於市舍卒出避莫之禁遏巨家大室疑信半之或欲守城或欲守巷或欲守家顧視其家奴皆狼子野心莫爲守者猶豫久不決姑托之鎮靜以定訛言實未有以備也夜漏三下東城外火發城內金鏡應之遂斬關入火樓櫓絲東及南隅比屋延燒數

百間立燼城內鼎沸盡啟五門出未晚賊復潛踪去而城郭盡空矣是夜稱亂者二十八人

戊寅司李薛公以定亂至次於貢福

宗等既縱火去以衆未集無敢肆掠及文鼎國華至互相怨尤虞官兵且至相率欲逃既聞李侯之弗果前且無求賊意遂決計焉

己卯薛公次於東城外之關聖廟設誓而去與賊約法三章賊遂大焚掠結寨於胡家莊

謀者謬稱賊勢盛李侯欲無往邑倅徐士良請曰民無主矣奈何奔之李侯至有數人昇鏹二箱嬉

其

四

促李侯前詰以何爲漫曰欲寄庫姚文學孫森曰此賊也擒之易易授之計李侯不果用乃以金封畀徐倅及昇出羣擾之而散邑有一二紳出謁大遭仰侮詬誶環而噪者萬人亦不辨其爲民爲賊也李侯謀急敗去誓於神以不復圖賊惟倉庫獄囚官舍誠勿動是時庫無羨積圖扉空虛三者皆非賊所忌也胡家莊距城一里倚投子山下賊據爲窟謀急則趨山遂設將臺建令旗合箭署文武參謀中左右前後五哨先鋒等號民間訟獄咸取決焉

庚辰邑紳某某倡邑人大出金緡牛酒犒賊各有差
賊既焚掠慮民不附乃縱民大掠而已持兵監視
之得金銀珠玉綉綺則自取得器具銅錫書畫類
則以與民於是窮民之凶賴者無遠近少長畢至
室既空而後火之火光煙焰照徹百里三晝夜不
絕邑紳乃盛爲具賊至則延入綉綺畢陳平千金
爲壽賊酬以代皇免火旗建于其門羣賊乃無敢
動於是鄉耆保甲悉率比戶爭輸恐後士民無一
免者矣賊殺三人其一爲吳丙一爲殷登丙故無
罪賊向司索其主人丙曰死則死耳主人不可得

和 稿

五

也畜素惡然罵賊而死聲色俱厲猶不屈云

辛巳太守皮公復以撫賊至

壬午皮公遣徐倅往諭賊賊不聽

癸未再遣徐倅往

賊日出掠未有就撫意入謁猶以戎服挾露刃禮
殊悖太守慈仁示以優容勿之較也徐倅舊給事
西臺多所更歷語頗壯賊卒聽之

閏八月

甲申太守皮公邑紳某某及賊盟於城下

盟既賊猶肆掠近郊四野望屋而至日數十家轉

徙播遷至是盡矣

乙酉太守皮公歸自桐署篆楊侯自宿如桐

丙戌備兵使者藩伯王公自帥副將潘可大帥師討
賊次於練潭鎮

先是謀至郡輒互異郡所遠謀反以賊檄互榜之
門人心大搖值王公方臥疾聞之驟然起趣治兵
兵新集餉不繼聞討賊且譁郡紳阮光祿謂知之
急輸千三百金諸紳各有所助乃克成師王公力
疾強起畱把總崔美瞻帥軍勇五百名分守五門
晝夜督以鎮郡城且檄池陽荻港諸營整兵待

和 稿

六

調光一樵牛醺酒大饗士詰晨親履戎間前鋒
已至橫山逢太守歸迎語之曰賊已就撫無所復
勞苦汝輩爲也及渡河伏謁王公復固以請王公
問其撫狀告以故王公曰其渠就繫者幾人乎對
曰無有也王公微哂曰是安所稱撫也太守曰兵
一渡河桐必激反矣王公曰桐尚未反而待兵至
乃激成耶太守素親民宣言撫我治兵使者也兵
以戢暴安可擁兵自衛不一救民水火乎且賊果
就撫聞兵至必束身歸罪轅門宥其脅從可耳更
分百人衛太守以歸太守其坐鎮郡城無多慮於

是卒渡河駐師境上以待變

丁亥賊掠倒流河潘帥遣白邦義擒之以歸明經瑛君導之擒也瑛君名伯崑

戊子邑有紳數以書及邑令謀來尼師

書稱賊已盡散皆復業爲良民牒稱前後左右盡賊也兵一至卽大有所劫質或先見成殺也

己丑賊掠孔城孔城人拒却之殺二人擒二人以獻

文學宜君主之也宜君名光宏

庚寅王公期太守來會太守出郡人以太守歸

潘帥毛擒年等四人王公以付郡獄太守受而疑

蕭蕭

三

六

焉以請願誠潘帥無貪功殺良也王公得謀大驚曰世固有持合箭合旗殺劫之良民乎太守宜未明民與賊之辨其面議取進止太守得謀意不欲行郡役微覺之遽煽奸民以萬衆據太守於路郡幾亂然太守歸後乘夜亦卒往奸民亦終無所發也

辛卯賊徙寨於雲集寺

癸巳王公歸於郡留潘帥鎮練潭是日賊掠母山潘帥復遣錢良棟等擒之以歸

王公既久駐鎮察郡邑以下皆諱言剿迺奉各臺

檄率先撫賊王公曰是皆未親夫賊情也必

詳列乃可得請而郡邑謀復無可據蓋郵謀皆賊賊語邑謀必經賊改竄始置郵筒也是時中丞張公維以撫賊微下實陰勒兵旦夕奄至而自移鎮句曲以蹙賊中丞馬公亦陰飭沿江兵簡精銳待調發且欲令江南北兵以討之王公謂賊旦夕且破姑示之歸以懈其意無使走險待衆議僉同乃發王公既旦歸迺賊掠母山將見賊有爲賊調者知余幕中之畫也余從間道乞師於榛莽密箐中盡擒之

蕭蕭

六

癸卯初始殺賊

始文學孫君亦以避賊與余遇於池陽相與慷慨流涕誓共殲賊孫君適有所期余爲策其不可孫君悟乃謝却之歸而陰募死士數十人日圖賊賊恃撫局成不爲備孫君又日數邑紳以討賊且以所聞蜚語動之邑紳懼而聽而無奈邑之伍伯胥吏盡爲賊用從賊掠而飽者且數萬人皆德賊又恃賊以安也難猝動孫君則誘而離其交且日賊平則賊所有盡若有也會各臺及道微俱至懸賞格以購賊皆知撫局已破賊不足恃孫君謂機可

乘乃因張孺之歸誘而執之以怒賊立布憲檄詠
之而鎮人心桐人乃心動如夢覺城內外無少長
皆授戈賊方脫刀劍釋鞍馬從事齋醮出不意見
授戈者而喜猶以爲助已也比及城城遠閉賊之
在城內者已殲助賊不知攻南門門有兩豪猾素
倡衆助賊是日猶鼓數千人而噪孫君所募死士
從城樓發一矢矢傳藥立斃衆駭散其一猾者逃
反戈向賊孫君親帥所募士及募條俱出城殺賊
賊奔潰追及柳林死焉醮壇適有青詞賊之首惡
者皆列其其上得之因以按籍索賊死者五之一

九

九

孰執才三之一通者三之一而已報蕩平矣孫君
名願同心者爲江君名之淮是時璽卿亦多散金
以懸賞殺賊之謀皆預焉

甲辰捕得汪國華生致之及縣門或殺之於市

國華素梟黠以拳勇受知於邑紳某某雖卵翼之
而實陰誡其所爲國華拒不聽及難發賊以撫要
紳紳亦以撫恩賊問使國華陰圖文鼎以自贖而
收畢邪氣之功卽國華之推文鼎亦如承恩之推
東陽也文鼎死不意國華既無以爲功及被執知
見賣贖有繁言忽有從後刃之者爲邑紳某之健

僕也

乙巳桐民復大亂

丙午亂益迫

丁未雨

戊申雨

己酉兵使者王公如桐靖亂

文鼎等既誅死民咸慶樂生巷舞歡如也爭上首
功邀賞格忽傳國華語皆大驚欲爲國華報讐汪
黃族及黨賊未露者因號於市曰孰使而財賄滿
車開寶家不耕而腴不織而華者孰使而山木

三

三

如市井力於山儉歲米珠如大有年者孰使而干
耦其耘不賦一厘萬間廣庇不名一錢者有君如
此何忍負之其以縞素爲汪黃發喪邑盡白於是
盡以發縱罪歸邑紳某且告專殺某紳懼挾兩壯
士將夜迎孫君固止之曰踰城一尺五步內成敵
國矣必忍死以待大兵之至王公前已檄催美贖
以更戌爲名助潘帥并夜發及殺賊報至罔請無
以一兵臨城下民畏兵勝畏賊也至是乃一夕數
請值天雨甚亂者氣少沮王公冒雨馳至具軍容
入潘帥所將紀律嚴明旌旗赫奕邑人覩公至如

見父母焉盡疏所畏編素納之懷復爲良民矣

庚戌訊獲醜

始具得張孺等造逆狀

辛亥檄告民以討賊大義民乃定

公既延見父老子弟問民所疾苦咸對曰亦苦賊獲之憑依狐鼠者耳公曰此易耳立捕得一人推之八十以付獄且曰若汝輩所素疾者悉以名來吾爲若榜之將盡芟焉無使畱蔓然爾輩奈何不警賊也對曰固警之然風所憤在彼不暇擇耳公曰爾民被害者亦有從賊者乎對曰無有也被害

集

三

者咸有身家卽自愛安敢反也然則從賊者亦偶有被害者乎對曰無有也賊黨非豪猾卽胥以賴耳豪猾者不能害匹賴者民不足害也曰然則若輩直反耳爾民豈猶以爲宜漂亂民例也吾撫亂民數四矣彼實有啟釁之人有啟釁之事然猶義激於一時悔禍於旋踵束身歸罪視死如歸吾爲之得情而哀矜焉未掠財也未僭號也未有令旗令箭也未署篆謀先鋒等稱也未築及合邑士民也未攻城焚邑也而應服之事且無所逃死如今之所爲罪且覆族姑從寬大止及其身 朝廷禍

氣甚大法紀甚嚴□□流寇且旦夕撲滅若輩小醜乃自速死地乎咸頓首流涕曰惟使君之實生我也

壬子剖文鼎等棺戮其屍懸之藥街民大悅

時郡檄至猶有倡義之首備棺禮葬語公驚曰此無法且長亂也議者視王公之達大體能用法能平情能定變焉

論曰余觀海內之全局未有不敗於撫而卒定於勦者也流寇之亂撫爲之終始焉殺數百萬生靈斃數十萬金錢而僅成爲燎原之勢以捩登事亦

集

三

然當今乞師幕府時使非撫議先持郡城內搖定變不過三日迫陳師以出立成擒矣而卒見沮曩令撫議不破響應勢成順流則逼 陪京肩背則驚 陵寢其禍豈僅登之爲烈哉余故詳載之以爲後事殷鑒云

余入 留都親兵部塘報無一語贗實者心異之
及詢之里人乃知提塘人以探流賊至非爲桐事
也賊得之噉以重利日醉飽寢處賊巢中故賊之
悖語無不入報至謂有解銀數十萬賊爲官守之
語當事者耳日幾亂亦危矣哉同時復有紀異一
書出吾鄉一鉅公手公心憤賊故多所論列譏刺
余則何敢據事直書聊存三代之直隱者微之爲
尊者諱也顯者著之爲賢者貴也質不疑俟不惑
布衣之義也

正德
元年

卷
三

書方挺之傳後

余觀棗柏明三世義具在一念一念者謂無念也無
念卽無三世矣三世由妄想成究竟不離無念之中
昔有方士得不死術爲壇奏章以待神靈而使猛士
抱長劍屏息以衛猛士者其素所約結欲爲之致死
無路也但戒以不語終夕卽易耳迨曉忽大呼火發
空中煙焰蓬勃而壇敗方士深尤之對曰受命之後
卽復爲人所殺倘歷冥途已再受生作他家男子自
少壯壯且受室爲人父矣恆默不語徒以受恩深厚
念前諾一旦勃谿于室妻殺吾子愛迫于中不

亦
稿卷

三

失聲自念隔生已久寧渠及此乎三世之法大都
若此莊叟之齊彭殤又何足云余少沉結習恩愛深
重每際死喪之感良多惻惻頃遭世變遂與死狎端
居深念其于險阻厄窮之途若弄潮兒之習波濤馮
婦之崩虎牙也或問之曰子真能視生死若旦暮如
尼父所稱不憂不惧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夫有生
死可一則猶二之也兔爰之懷尚寐莛楚之樂無知
遭世則爾其能無憂憂乎余友方爾止篤行高士也
以名家子早擅當時之譽家日益落坎塲備矣顧有
子幼清總角之年卽駸駸欲度其驂騑前聞里共奇

之止雖貧每入自外愉愉牽衣致足樂也一旦
止他出竟不及見而歿死天之机我如將不克其爾
止之謂矣行路之人莫不爲爾止悼且共爲爾止之
天道疑爾止歸而其子見夢于其母言三世事甚晰
傳之者疑于誌性又或謂爾止悲悼不能自勝姑托
之幻夢以自解免非寔有三世歷歷較若列眉其若
斯也嗟夫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易不云乎魂氣之無
不之者矣想所結而成也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尻
輪風馬鴉炙時夜耳日之前一念頃已具三世矣或
三世之矣苟若此又何以爲惠迪從逆解也曰不

補卷

三

此三三有與衆共法有與衆不共法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此共法也景馬蹠壽夷餓顏天此不共法
也蘭摧玉折蕭敷艾榮世眼異觀心之所安寧彼易
此假令爾止不復自好投足泥淖中吾知其子必且
繩繩蟄蟄若若崇崇且以爲是名家之餘慶也嗟乎
此彼猛士抱劍壇隅一彈指間事耳由是言之即彼
文昌席畔簪紱垂紳者又安知非夢中事乎爾止故
博極羣書而未常從事竺乾氏之學余故以此廣之
使知華嚴所云智入三世而無來去則爾止亦可釋
然于茲痛矣

弁語

窮居無事偶習種樹方植根欲固取向欲因覆土欲
周澆水欲時已而視之若棄若遺候至則暢茂條達
矣欲獨芳潤濃纖競爽毓秀候至不過三四年之間
即豫章之聳于尋松柏之凌絕壑亦以養得其理不
逾數年而候適至過此則離披輪箇止增骨態而已
爲文亦有候焉入理在淺深之間取致在離合之際
結構娟秀而不爲沉鬱之色脫腕容與而不作頓挫
之音此如綠窗蓬髮新粧畫眉未有不即售者也以
文詩必富而後工文必少而捷得士之蚤遇十嘗六

遺稿

三

七選其佳而復售者則寒巖枯木希世方珍不過千
百中之一二耳魏郎介如世其家學年甫弱冠試輒
冠軍余讀其文政似孫策過江便有虎踞東南之氣
而娟秀之色容與之態又如白雲出岫纖月在阿其
鋒不可當而其候亦適至鼓行而前無堅敵矣寧獨
試輒冠軍已哉因序其刻而歸之

題詞

經義之行於世也經世之大業不存焉然其道非可以驟致至於其道而不售者有之矣不至而說獲者今且視爲固然然未有裕于經世之業而弗克坐進此道者也昔之號爲知言者如秦越人之洞視一方其人之蘊哲顧短噓噓輒笑可得而貌索也其人之福澤麗壽名位勲伐可得而圖按也其人之機警遲鈍儼巧木訥可得而臆語也故能相士百不失一而士之賢者亦因之以自見今則掇拾攻剽不本性靈爲立言蠟紉梃匪從蘊藉爲標指竊優旃之貌歌

遺稿

手

與陸人其陶苑之繪風霜異態此雖禹鼎且竊於照况所逢盡昧目糊心者乎余與穎生寤寐十年未嘗識其面初但于其文知之而間從習穎生者與之言未嘗不笑以其甚習穎生不如余之習之之深也雖復鋪歟亦皆極致頃余更讀穎生之言則余幾不能辨其爲穎生矣曩之警敏者今益以沉深曩之軒翔者今益以靜穆曩之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者今益以手揮五絃目送歸鴻大似巫咸之視鄭圃顧而反走也穎生有經營天下之志才情魄力皆足以赴之使早用其鋒亦足以達而又遲三十年高壖射隼此事

政如飲水冷煖自知姚江晚歲與諸弟子譚平齋事笑謂爾時亦只做得如此則知後來措手便自不同十年所就止可自知耳知之者誰乎能知穎生之言者則知穎生矣

知

集

手

永慕集跋

桐江外史曰吾讀永慕集而有以見王子之志也昔
吾尼山氏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父在則觀志父
沒則觀行志與行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行即行其
志之所之也夫行至於孝則可以塞天地橫四海施
諸後世而無朝夕猶龍氏不必言會萬物爲自己大
雄氏不必言度生悉入無餘涅槃而儒者位育兼濟
之能事亦已畢矣然而不本於志慮之微渺朕兆未
彰情緣未動一絲不隔最真無偶之際則溫清勞養
皆其跡象耳故論孝必極于終身之慕而以孺慕爲

稿

永

上何也嬰兒之慕不知有已知有父母而已故曰聖
人無已靡所不已至德要道復歸於嬰兒此物此志
也王子念尼起家冀北內行純備以孝友名成進士
高等以文章名所至敷歷有聲以經濟名而問道於
念臺先生之門究極夫盡性致命之學而又窮微言
于竺乾握玄關於老氏自謂可以凌霄翀翥俯視八
極顧獨于兩尊人孺慕不休且奉其嘉言微行以周
旋而托諸當世之能文章者誦述以傳不知者以爲
此與冲虛寂靜之理何居不知王子所以根極性命
悉本此志耳何也蓋王子不以其身爲身而以爲此

吾父母之身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墮地以來
情生智隱此身自父母來者已隔而不屬况能通其
志于天下乎惟從父母未生前直透原本座情識虛
綴芥不存志之所通又何自他古今之有異乎即尼
山畢父母之口亦覺未永而獲麟絕筆即以當尼山
終身之慕可也蓋詩之言永慕者有南陔之相戒以
養白華之潔白而其篇已亡至於蓼莪發詠於岡極
小宛興慨于無忝此誠孝子之什說者皆以爲刺時
則夫孝子之志又何其艱乎故吾獨觀於王子之志
以俟夫後之論世者

無

稿

永

弁詞

坡老作飲酒詩云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
白髮猶話論語詞結習所薰未能渝也余弱歲早去
諸生垂四十年矣忽復回憶抵毫伸紙慘澹經營之
致猶似青裙老婦說塗鴉擘掠事爾時學有專師精
研一致藝養逢年符獨懸特約束繼裨畧如緣窗貧
女不似近代顧厨之譽早馳朝會之翔詭獲工拙誠
已非倫江河則且日下因感緯真有言妄求而得命
固得之命苟得之不妄奚咎雖矜斲一時我寧用我
人等口頭乍歸茅屋過未懽迎玉葉林立阿漚

稿文

其近枳栢質靜深淵穆良慰我心做秀才時不可
無任重天下之思不可有闕觀闢國之恥朔中彪外
則不無若乃強預人事外蠟中軋此特溝滄之盈耳
阿漚淡漠寡營蓬蒿滿徑靈心迎以靜氣藻思騁其
慧質木雞之視不驚全牛之解迎刃若在山山大川
猶且攬其秀色坐臥不能去乃復近在我階庭乎益
重我歸與之歎

弁語

昔吾夫子之成之蒲之武城未嘗接其人按其行事
而敷政之寬猛民風之醇醜皆涉境而知之疑者猶
致辨於求之與之間豈通論哉頃余拂衣南去涉燕
趙魯衛之郊所經皆天下之脊而中國帝王之故墟
也曹介乎魯衛有振鐸之遺教在焉乃季子自鄒以
下無譏豈謂騏弁伊緜遂爲蜉蝣蒼蔚掩抑而下泉
膏雨曹故世有令德矣林守石齋先生之能惠其民
也余蓋入其境而知之及余館于成氏之家成之父
子兄弟差歎之不足又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又爲之
歌其以成故望族也一家若此推之於曹可知也
夫爲政者每人而悅若桔槔然微林先生吾烏觀
膏雨之潤乎

稿文

三

題冠然集

志之所之觸處成響而能避纖避俗避麗避俳避賢
避僻避摺填避隔滯寄意幽渺衝喉而出雖復里詭
興觀羣怨備是矣近代作者豈惟柔曼不足云卽矯
而爲古澹爲樸率亦皆質鼎也語之至者情遂境生
境往而情可想見調絃致合致盡而調有餘音至此
可以信范箕生之論詩并可以想史千古之爲詩矣

高卷

室

龍湖紫柏雲棲三大老贊

余友友蒼偶出龍湖紫柏泊雲棲師翁三大
老像索贊舊聞湯臨川有云親見可上人之
雄李百泉之傑心歎以爲知言恨作僧較晚
蹉過此等肥漢若我師翁內秘真機外京大
冶一句彌陀三根普被如開國真人備知情
僞垂諸後獲吾無間然猶記一日侍博山先
師語次師言室中軌則悉秉憲章惟翁首著
同室不許開拈向上頃乃作家常飯矣某因
寺曰畢竟師翁是和尚是師笑而領之過來
肅風向晚瓜印爛製草竊稱王野狂亂鳴師
絃絕響曉懷前哲邈矣河山安仰興思各系
以讚

贊龍湖曰

咄哉此禿窺豹一班生吞蠱老活剝孔顏何曾脚跟
點地漫自鼻孔撩天知他是凡是聖一味學顛學頑
好與痛快一頓貶出三千大千識得者道是驢前馬
後漢不識者道的是鼻提外道異端

贊紫柏曰

好箇烈漢千喚不回如蟒織怒似虎毳毼張秀才句

中死去康御史林底活來師子債債二祖當災喫是則似是該則未該若要轉身吐氣灰堆滿面塵埃

贊雲棲曰

惟此骨人太煞慳吝佛法無多心淨土淨我窺其意
柳下不恭更沒箇人掃跡潛踪忽遇野狐金毛作隊
甚麼甚麼敢出罔續仰亦不高鑽亦不堅中九下七
瞻之在前

遊稿

三

大士贊

已卯清和後五日余從范質公司馬來游偶
簡前誌載弱侯思白兩先生画像記求所爲
画像未有也悵惜久之適有以此幅餉司馬
于山中司馬欣然曰此可以補前誌之闕矣
遂命余爲之贊以歸遺谷田

奇哉大士執經而前何名此經將何往焉侍者隨之
深喻法旨瓶中有天疑煞佛子枝隱作画懸記應眞
大士適來豈其化身譬彼遺谷其名三易非一非三
文音歌也

遊稿

三

五百阿羅漢圖頌

余游天台世傳石梁爲五百應真棲隱之地昔帛嶽
智者往往遙聞鐘磬親接光儀此自捍口見華嚴人
前不得說夢耳空生自言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
羅漢念既不作豈有住處耶住無所住又豈有靈異
光惟作諸伎倆耶自是兩師禪觀精勤空假互奪隱
顯遊戲不出自心機感默孚偶爾一現後來獵犬更
守枯椿所以趙州入山見滿山牛跡寒山問曰還識
牛否州云不識山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畢竟羅漢
主天台住羅漢耶明眼人試定當看有宋抄

集

集

自華崗以寂定心運無作行于景祐間緘關五年及
以四月諦觀精思丈幅紙內作五百應真相起自石
梁禮請終於冥澥應供其間巖徑深瀑流噴怒樓
觀妙麗猿鶴翔舞毒龍起蟄于軍持神京恬或于窰
堵停獅狂象馴並麋麋猛虎脩蛇仰同鷗鷺寶几金
幢車乘象馬極富貴之瓊奇樹石參差雲煙曉霜
林泉之幽致或禮拜唄誦宴坐經行或振錫攀山神
通游戲或劇巨蟒之牙或受蠻奴之戲示有貪嗔或
向巖頭枯定或從故紙鑽研本無智慧或獅衣獅首
不啻佛求或漆輪狀杆聊同世諦游王帑供養以饒

集

集

勤水客覓起居而窺伺面僅豆餘軀無寸許頃喜語
默作止偃仰之容脩短腴瘠老穉莊奇之貌處羣逐
隊而非喧孤往獨立而非寂各極其態各有所表合
五百大士無一同者觀其五年有餘繪成此卷則終
歲所作不過百軀三日才成一軀耳故其運筆輕渺
若游絲之颺于朝曦落墨停勻若蟬翼之麗于齊紈
此自禪觀所成託彼毫素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何
異豈僅窺顧陸之堂奧作楮墨觀已哉構李項子京
寶此有年自滄桑遷變應真已不能自保其軀流落
中然希世之珍誰敢酬價道開關士適越
之悉拈瓶鉢贖貫以歸誰遊人行脚至此歡喜瞻
禮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大士戒定妙慧力證入無生超諸有能現佛身菩薩
身但示聲聞揚法化刹海法界入微塵如水映月光
相攝于中不定復不亂不可言有言非有是名大士
眞實相無有所作無住處若人能描邈虛空則見諸
相咸非相今此楮素盈丈耳有何神足顯靈異釋子
精思寄其間觀成無漏無學智幻出日用四威儀半
千大士來棲止棲止我此一毫端有如蠅螟巢蚊睫
泉石林巒相顯發魚龍鬼畜狸奴衆莫不依止于佛

住代佛出世作津筏不起于座五載餘然後證入此
三昧以示燃叟及牧豎視如傀儡同一棚蜂屯蟻聚
何別殊而能具此大威智此圖幻出原非有假名相
設不墮空了此二義身無邊大士于中恆安住華峰
頂上浪滔天娑竭龍宮塵浩浩我見大士日游戲十
方三世一念頃何處得逢渠問訊辟如夢境不可取
雖復了了誰能說釋子妙構繪此圖時亦可卷而懷
之稽首如是大幻師善說空有真寔義天人寶護住
世間是法非法相常住

福報

集

報劉錄題詞

余讀孝可報劉之編未始不重悲其志也豈悲乎曰
忠孝者世之勞人也匪報也夫計施而責報矢報而
望施施之五倫之間有市道矣故夫無所爲而爲之
無可自致而致之其至性實然匪報也凡世之施而
不求報則父母之於子而已矣父母全而生之子之
身固父母之身也其大者立身顯揚其下者服勞致
養子無以有已也子無以有已而又奚報乎惟漢李
令伯之陳情也謂非劉無有以今日而報劉之語千
古之孝可姓氏偶與相同一則母其祖一則母

集

集

事相類故孝可援之以見志也嗟乎祖而視
其子之子未有間也嫡而視其未嘗腹之之子則既
已有間矣故撫令伯者易而撫孝可者難也况以鴛
鳴在戶茹荼集蓼令伯所未必遭而孝可道之苟非
智足以自全力足以強忍忠信堅貞之操足以格神
明而貫金石鮮有不驟則令伯所受於劉者易而孝
可所受於劉者更難也然令伯所用以自陳者曰薄
西山猶是三公不易之一日乃風雨飄搖穀雖學語
而寶婺沉輝蓼我罷什四簋之奉奚將紫泥之隨有
侍維加一日奚贖百身則令伯所聞以報劉者孝可

圖之不得矣嗟乎方憲副公下世時未及人所忍且
夕死不即相從地下者亦曰有是藐諸在將藉手以
報先君子於地下也敢望報乎及內戎弗靖痰呖宿
信虎視眈眈亦若繼千仞之石約以枯藤而鼠啣垂
盡豈其無有戒心即孝可之能報母如今日母所不
意矣嗟乎假令安人之所以撫孝可者一有望報之
心且計及孝可他日之能報也則有非其子而子之
之意矣夫謂非其子而子之亦又何報焉惟是安人
之所以子孝可者若不知其愛之所從來乃能令孝
可而不加其身之所從出此所謂無所爲而爲之無

孝

卑

自致而致之令伯懷一日之養于生前孝可抱終
天之痛于沒世其致一也傳曰使國人稱之曰幸哉
有子如此可謂孝矣則孝可所用以報劉者端有在
矣乃復徵詞海內然後爲報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是之謂矣

題范氏五芳井紀

丙子之役寇犯定興范孝廉之妻馬氏死焉其子婦
從死焉其三女又死瑞繼三女而死者膝婢凡九人
兩井幾爲之溢嗚呼烈矣是時一子呱呱在側顧急
麾之去曰而無從而父在也其亟逸去以全而祀
噫其於生死之際亦何其確然不少動恬然而知所
擇也或曰寇盜發難以來其死者不可稱計或遂其
然無聞焉豈獨范氏見稱乎曰死而未有必死之志
則亦人莫之知也得其死矣而未有聞固生者之羞
也死主亦大矣何獨望之一女子曰非也奉嘗鹿

新編

卑

公且固已死之矣曰不幸而地方有故固必如奉嘗
之屬賊而死子曰非也仲尼不死桓魋曾子不死武
城居是邦也非有地方之責未聞必死者也然則奉
嘗又曷爲死之奉嘗蓋視其身足以繫一邑之安危
故慨然以身當寇力不繼而後死之死義也非死國
也曰范氏婦又曷爲死之曰婦人無家國之責以其
身從夫者也然則孝廉固未有害又曷爲死之曰使
少緩須臾死將不得其死矣故范氏婦之死死身也
非死國也曰死義與死身固若是重與曰一人不有
其身而天下事乃無一可爲人人不失其身於以湯

平不難矣冠何有焉曰然則曷爲不使其子死之曰
從父而生義也從母而死非義也嗟乎余忠宣之陷
賊也其部下三千人無一生者范氏婦死而媵婢皆
從焉節義之氣足以感人如此哉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題錢氏歷世繪像

吳越之墟爲東南奧區南戒山川此其委也草昧經
綸肇自烏喙含詬茹痛垂二十年秦吳而沼之志意
驕盈安樂難共未幾遂淪於楚七雄并競越已先摧
梁藉起時猶資其霸氣之餘以八千人渡江遂能宰
割海隅沐猴錮習利在晝游擅此富強猶堪保境顧
乃貪彭城四戰之地草菅其民其興也勃亡亦忽焉
前人之用吳越者何其拙也武肅起自布衣剪除餘
鯁莫此黎元唐祚將移猶謹臣節三世五王不爲禍
手之內非止小康忠懿歸命本非納土黃祿封
以許取之使在寵密之流能無中悔而忠懿恬然
遵晦若脫敝屣方之太伯延陵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雍熙習爲狙詐既欺孤弱忍于其君又愆盟誓忍于
其姪此何有于敵國而忠懿以仁遜國以智全身乃
至索其筆札猶托諸風恙不自矜能卒使猜刻之主
解嫌釋忌終宋之世榮寵蟬聯本支繩蠶近古以來
未常有也原其得國之正保世之猷卽蜀漢視之猶
有愜德何况蕭梁自餘篡竊之奸盜賊之雄又安敢
與之度功比德也世傳宋高爲忠懿再世故僅安其
故壤不復窺中原一步地報施之道似亦宜然乃靖

康以後義斷亂續高寔爲之天道又何其昭昭也匡
山摧頽求爲匹夫不可得錢氏固未有害也然則以
狙詐取人家國者其亦可以少悔厥心矣雖然錢氏
家世烜赫終元之世無復仕版獨尚德隱于教授迨
乎神聖開天迺復其始卽松雪以翩翩翰藻乃不免
屈膝事仇而勵恥抗節反在當時之敵國雍熙有知
何以爲心台之有諸錢者其大宗也今雖式微而先
朝之法物翰藻具在不失爲守府若其子孫散處吳
越間者公卿台輔接踵相望莫不稱遙遙華胄保民
之義以保世東南之美其萃於是矣天之立君以
勸善也詐不信哉庚寅秋孟攜兒愚寓台之天寧禪
院因得借觀金書錢券自二王手澤與米顛晦庵文
憲文成文節諸法書因與兒愚極論吳越始末感而
題此以歸其家俾知所世守云

跋錢氏東歸詩卷

予獲觀錢氏錢券泊所藏三卷令人肅然神悚欣然
意盡何期窮海觀此奇珍八百年來君臣之際盛衰
之感如或見之但其中頗失詮次天球大璧中雜以
瓦礫遂覺不倫且卷帙輪菌欲就脫落兒子愚願爲
之訂正重易裝潢且欲擇其尤者壽之貞珉子歎曰
此錢氏之所以能世寶此也存什一於千百者政以
其不爲大力者所耽視耳讀東歸卷而聖祖慎重典
章愛養黎元之至意具見于褒嘉錢氏數語中唐昭
宗者僅卽錢氏寶此猶足爲累世重後之視今亦
今之視昔爲人子若孫者其亦知所以爲重矣

跋錢氏二王手澤後

按大樸所記稱忠懿真跡復歸其裔孫尚德自記則忠懿僅一判寶慶僧狀所判不過兩字一押其餘則僧狀耳乃不及報叔一帖何也至元章稱其行筆圓潤有古氣以授之景迪則指報叔帖無疑然皆僅稱忠懿而不及武肅又何也豈忠懿書名特著當時未之深考亦以崇吳牒爲忠懿書耶觀雍熙間索王昱妙而王以風恙自晦此大有深意當時存在人間者必盡皆搜括焚燬無遺所稱民間時得判牒者卽此片羽摩娑久之使人深起敬慕

吳

吳

題做米顛筆

米顛粉以已意潑墨作煙雲後來能師其法者惟高克恭然而米顛胸中浩浩真有氣蒸雲夢波撼岳陽一片空濛歷落意之所至振筆起而從之高尚書所爲殆余所謂塵風濁霧不分天地慘淒晦昧非不幽深但恐魑魅爭出搏人轉思晴霞霽日金碧輝煌銷此積黯耳善觀古人作画時命意者當以此得之

王

王

題山居圖

昔人云每逢山水處便有卜居心平橋野水邨落數
家日住此中未免不作市朝想塵埃熱惱紛紛疲厭
政不必登高丘望遠海幡然欲往偶見田叟豁翁濁
酒共傾校量晴雨已是天際真人况復涉憂患之途
踰天跡地者哉淵明記桃源疑者謂是假設之語安
知種種世界亦是衆生心想假設譬如工画師幻作
世間相未能住此聊作臥游觀

題

吳

題倪雲林筆

所南翁画蘭不作土坡倪迂画山水不作人物意各
有所寄世間負奇癖人大畧皆蕭疎淡遠欽歆磊落
彼其下視塵寰尋蠶逐臭之徒政如圖蟲逢穢欣然
一飽寂寥天地誰堪共語此倚猶欲以腐鼠相嚇不
亦異哉

又

蕭蕭數點倪迂画夜語空林落葉深浸盡屐痕人不
見最宜高士此中尋

題

翁

吳

題秋海棠蛺蝶花圖

花草中妖冶幽艷無過此兩種固宜是閨閣中物而牛頭獻花巖下山僧種者鬱茂世無與比雖以此見賞然每每爲強有力者攫取以去余昔游天柱峰偶探一幽巖數叢艷發爲樵人牧豎所未知者不知起自何劫曾不覩天日故能深秀如此乃知杜老所云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非虛語也惜作者強作解事未能得其性情遠欲以粉黛貌夷光耳

每

稿卷

手

楚山隱小隱圖

門人架屋多依巖解其峯巒遶宵灘石險惟鍾雲煙縹緲皆可方舟至其上余游閩中有舉棹入千峯之句今去此十年夢寐未常忘也一日夢入萬仞巖頭峯迴徑轉丹楓暎日秋蘭被徑野人笑謂余曰此子他日學道處也余問此山何名對曰石倉山也恨未作記記之偶觀此圖捨舟問渡時彷彿欲似

每

稿卷

手

跋趙文敏公書

往年舅氏出所藏墨蹟數十種見示余篤喜此幅及黃文節此君軒卷子以爲間代尤物喪亂以來黃書僅質得蚨子五十千充朝餐矣此紙竟不知沉淪何處一日從淮陰市上紙堆中覩汪君順齋所爲題跋在焉半已泯漶旋解數文併敝紙質歸惋歎彌日如佳人旣逝重覩舊姬河山之感有同夢縈頃與友人薄暮向燕市歸不經意中忽見此幅亦已塵土漫滅斷裂僅存驚詫無已則旁道一僮父趣爲購得以前寸之宛若延津劍合也此與茅山道士藥旣死乃

文新

異因爲裝潢而識其異如此

跋董玄宰所書十九首

先生嘗稱元章欲作無李論意以自况頃余從都下所見先生書何至三百本然真者亦僅三本其一爲柳子師智所藏作張顛筆法一藏於柏鄉魏氏彷彿柳誠懸一卽此卷余同年白旋吉藏也旋吉自言其尊公掌鑰時有甚德於公者數致報瓊之思公亦嘗一顧晚居林下其人終不能自己始以此卷見寄重違其意乃受之以此想見先輩流風令我有借乘關文之歎而此卷時心手俱懈忽於意到便作游龍驚

年 稿卷

非有意撮合也

畫

侮聖言

李斯問于荀子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告子曰性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桀叟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惡然則彼皆非歟荀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惡矣乃所謂惡也若夫爲善則天之降才爾殊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羞惡之心人皆無之辭讓之心無之是非之心人皆無之無惻隱之心非仁也

編

言

惡之心非義也無辭讓之心非禮也無是非之心非智也仁義禮智皆由外來我也聖人之教也或學而知之或困而學之或勉而行之豈固有之哉是以聖人言學不言命言習不言性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豈惟民哉麒麟之于大狼鳳凰之于梟鸞芝蘭之于荆棘珠玉之于泥沙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而無算子比而同之以其少者信其多者奚可哉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我未見好仁者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余往歲游潭柘於閻僧架上抽一帙齋僧已盡視之名曰麒麟雜錄中多漫漶不可讀慨侮聖言一篇多述孔孟成語可以意識因命侍兒錄出之詞甚詭譎不著作者姓名疑是宋末遺民或隨文山而北者流寓燕中鄙當時之所爲遂激而言之子與氏自稱好辨乃更逢此歟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遂爾洞穿七札能令讀者歎歎流涕真有狐狸獠獠啖食殆盡之懼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非歟其以侮聖名篇者蓋自憤也時丙戌十月誰道人跋

編

書

隨

隨亨利是視貞凶悔亡

彖曰隨柔乘剛失其所據也說以動故喜以隨人也利是視無所用恥也志在隨人以貞爲凶也終亦必凶悔無所及也

象曰雷下于澤隨君子以含垢忍恥

初九說隨龍蟠于淵或從其鯁

象曰龍從鯁非其時也

六二乘垣以窺孤殺殺罔有不逐或繫其足

一乘垣以窺外求也罔有不逐人盡夫也

三編

美

三喪厥配隨以其婦冠據于腹惟日不足

象曰隨以其婦固歡寵也冠據于腹新逾故也

九四假隨墜厥膚又從爲之驅

象曰墜膚之痛無所仇也又從爲之驅因以爲利也

九五隨有求登彼龍丘乃利用幽

象曰隨有求竊位也登彼龍丘左右望也乃利用幽

貨以相與也

上六羝羸其角巫蠱其腹春水則凝相隨以傾

象曰羝羸角躁則決也巫蠱腹自取決也春水之凝

何可久也相隨以相胥入于淵也

無他技室也
隨卷之五

無他技堂畫猶卷之十六

桐城 蔣 臣 誰 著

吳門達劉憲石大原韻

魂歸楚招餘與子重觀面茫茫噩夢中未審何由散
憶子曠昔時起草明光殿乳燕棲文梁沔沔深念亂
歲月未云遠海歷滄桑傷哉彼何人大權迭以擅
安危利其失淪胥若奔電渺渺望河山吸泣通宵倦
后羿殪陽烏昂精燦炎漢今我復奚爲虛敖遊汗漫
相見不能語但悟朱顏換蒼松摧作薪勁質應難變
勿俱陳別袂行當判俯仰終古心還同六如觀

急石招遊虎丘次韻奉答

邂逅會何意揚州訝漢州無端埋劍地又上翠微樓
古寺寒花發荒城夕照留憑高迷望眼揮平挹浮丘

又

木葉亦已下蕭蕭陸白波橫空旅雁急向晚野燐多
殘息魂猶在名藍喜共近相看絕勝地現月照珊瑚

又

山川猶昨日金虎氣金消萬事蹉跎盡千秋涕泪遙
寒盡依窗妨欹臥平橋異地暫相見何年復此宵

又

惠舟清鏡裏月影尚垂墻永夜深談洽明朝岐路
吳宮衰草色漢苑薄雲收林夢何由穩知君在廟廊

又

俗遊期可訂衰病詎能來露冷潮侵幌天低星近棹
百年雙白首晤對一空囊梓梗猶蕭蕭鹿麋懷莫不開
送橋燦玉歸吳兼簡錦仙父母

鳴蟬聲正悲送子心茫然子歸何處歸節笮萬里歸
豺虎日夜號流血競飛泉門巷委荆榛親朋散寒煙
宦游類梗萍鄉夢杳難傳旅食無春糧性命豈苟延
玄復擔簦訪舊來桐川桐川念朱邑觀子泪潸潸

桑與麻化作氣狼田紆誦久寂寥俎豆陳眼羶
一二子遠老舍妻未敢宜繼初去慈父彷彿垂十年
天地久崩墜何但陵谷遷百室無一存存者倍可憐
骨肉或凋喪皮枯髓亦乾不然羣梟攫攫食相烹煎
醉風遺若韻帝崇思益堅賤子昔避地幸假還茶綠
魂歸九死餘結想終閉閣凌風望飛翰欲寄綵絲箋
將子何期來共話此繩終青門瓜蔓肥西山蕨芽鮮
採之遺所思饑渴聊可捐

丁亥寓郡城作七歌

有叟有叟字子卿窮廬禿節爾前生一身萬死何足

迢妻號兒啼寧懷情老親白頭清晝泣得憐幼穉皆
玲瓏嗚呼一歌兮歌聲愁北風烈烈無時休

其二

有父有父泣煩寃生逢萬曆之初元繼絮脫粟八襄
通歷受四朝天子恩嗟余靡恃二十載形影相弔皮
骨存嗚呼二歌兮歌聲感強言欲笑翻成哭

其三

有弟有弟纔倚牀長汝七七爲雁行三妹婉孌蘭早
折伯兮叔兮未成殤汝季初識知無字何年荷薪如
之嗚呼三歌兮歌聲換寒雲冉冉看霄漢

其四

有妻有妻出寒陋恩勤鞠子如絡秀盈盈十四操作
前機杼軋軋無昏晝飄泊天涯南更北憔悴無歡而
久嗚呼四歌兮歌聲長愁聽蟋蟀鳴空廊

其五

有子有子苦復苦昔願生兒愚且魯大兒早預吾玄
文中兒八歲氣如虎小者誦得大悲呪強繫母腹猶
哺乳姊妹婚嫁何年畢使汝恆饑愧爲父嗚呼五歌
兮歌聲壯撫劍一呼天宇曠

其六

黃蒿赤及盈荒城老梟玄狐白晝鳴江濤震撼日色
薄星紀失次巨機槍黍離麥秀莫歎息王謝舊族誇
公卿嗚呼六歌兮歌轉哀天經地義委塵埃

其七

我已四頂芳袍離葢纒終口胡爲百憂煎身胃羅網
奮無翼魚服蟻困空迤邐蒼生塗炭道靡孑茫茫天
運何當旋嗚呼七歌兮歌聲咽泪盡縋縋還繼血

白門逢張素民值其初度慨然有作張爲余同庚生也

瀟氣結空雲天地亦窮窘貞婦掩幽窗燈昏忘夜永
子母已花靜聽淒風緊義馭久蒙塵照臨其曷忍

緒末

四

登樓瞰城市繁華盡朝困及時崇明德彌齒相與咀
君子保終譽高墉方射隼

又

執徐月在庚旂蒙歲紀未我生良不辰日月亦以費
五十餘年中記憶皆彷彿同時二三子并有干霄氣
今復幾人存俯仰成嗟唏散若凌晨星催如凝冬卉
與子成二老蘭茝成臭味及茲淪胥日骨堅志愈勵
翩翩脫塵網不辱乃可貴翱翔千仞餘太華臨清渭
恨彼濁世士茅靡甘塗墍見睨亦有期相將金鷄慨

金石荷無淪蓬蒿隣仲蔚

維揚謁履善先生祠

信國荒祠還到今
頽垣薜樹日陰森
驚魂半夜邨堪
春道像千秋處
士襟火德不同
滄海恨風沙寧
晦雪霜心我來
後死成孤往慟
哭低徊澤畔吟

又

夷險原將幻夢同
此身寧復怨途窮
一鈞冷浸澄潭
月四里悲回大
野風芳藻無人
來薦卑松筠有
泪自成叢當年
鄭謝諸遺老忍
死須臾待此翁

自止水

五

五

五

不相見歲月未云久
昔爲青兕雛踞地能
哮吼今來眉髮蒼相
對成兩叟緬懷三十
年駒電騁虛隔廣
照層城限水雲斷塘
口香焚清梵餘經行
屢攜手帆影度禪窗
漁罟挂楊柳得句夕
陽下質疑鐘定後
未知惠休輩得似今
人否別去東西馳蓮
社慚終負持輪物不
遷天運忽陽九井窻
十萬家寥落歸何有
孤狼塞路衝荒榛騎
隄畝一二敗琳宮狹
狹聚羣醜風沙白晝
昏匝地青燐厚對此
泪沾襟歎息踈踈
走豈意靈光殿猶逢
舊時友愴然一枝棲
結構大如斗牀頭挂
瘦瓢儲粟不盈缶瘦
影如孤鶴靜氣恆相

守心同出岫雲暫住亦成偶
我來日已暮雙扉徒倚

叩妻妾話平生炊羹具藜糗
驚我羅百憂始衰憊黃
耆慰我櫻瑣尾緼絮不
揜肘問我近來况婆娑
視余首向平累尚賒陶
潛已斷酒所嗟少年日
妄意三不朽不朽亦何
爲幻夢誰當受孔墨空
筌蹄景老亦窠臼任還
委形骸修身齊天壽貴
此機前薦期爾共抖擻
末俗安足嗤白賁乃無
咎道味別有親萍聚良
非苟

脫粟行

戊子三冬白門住僧厨
突冷茶煙涸風雪經旬
門晝

見險言自成趣城中
嚼奢者誰子齡齡情親
稱

五

五

五

孤抹額金縷衣怨我饑寒
莫我顧有時曳杖過隣
叟慟哭相持傾一斗手
抱涇薪熨我寒兒爲下
食孫擁肘隣叟舊日東
陵侯賓從如雲花滿樓
於今茆茨不容膝忍饑
饌客時淹留以茲成激
發長唱蘭芷萊蔬各自
媚青松何用指明心統
扇誰能不捐棄或謂先
生太狷潔柳下爲工首
陽拙逝梁聞語不過門
豈獨谷風傷斷絕先生
聞言深自訟懷刺何期
漫減送剝啄良久主人
出坐深還覺談鋒縱行
行欲去更予予白曰欲
沒嫌從促援而止之具
餐飯蕪菁一孟飯脫粟
杜陵老衲痴且頑欣然
一飽無慚顏童子

有耽耽數裂饑死猶當深閉關笑譙童子汝豈識君
子愛人惟以德難骨傷心食稻甘彼疏宜稱樂樂棘
前堂尊俎列千盤墻壁簇錦絲管繁坐中上客發清
歡迭起爲壽興闐闐上客幾時嗟未遇望塵僕拜猶
含怒主人豈乏雕胡炊今日新歡他日故意子微喻
先生旨數日掃迹良有以自到但覺田文賢飾詐寧
代孫弘恥已焉哉歸去速杜甫長鏡深自刷麗公妻
子呼作粥蘇李河梁嗟異域仲尼去魯眞爲肉

贈顧霖調年兄

相逢又幾年湖山風日轉凄然不堪重省滄桑

五

七

麻似本無昏旦天三咏詩脾猶建否六經箋註孰
傳焉西溪舊約懸陳榻品字煨茶好醉眠

又

晞髮能禁霜雪侵漁竿我亦臥江濤龍文永久光凌
漢鶴唳臨風欲和陰四度西湖深夜語十年燕市歲
寒心天涯兄弟今垂盡暗對還同梁父吟

烏夜啼

欲續不續旅夢覺欲曙不曙星河低絡緯聲嘶如織
素簾幌風動聞搗衣琵琶彈怨中郎女展屏炊恨百
里妻高堂華筵鬼晝嘯荒城枯樹烏夜啼

又

烏夜啼啼聲悲且轉參差燕燕雙栖文梁人所羨大
厦未傾舞筵歌扇繡幕何飄颻珠箔光搖玳雨乃翔
飛鵲踈啼啞呢喃隨風穿我常戒雨勿昵歡宴欲然
酸發如奔電呼號投林魂魄戰從今以往勿復依人
依人多苦辛爾胡一夕化伏翼白晝匿影夜不息舊
侶相逢面叵識謂爾林居莫肯卽

又

烏夜啼啼聲悲且嗟黃雀黃雀昔爾爲梟之所攫覆
巢毀爾斂爾雛啼血紛紛羽毛落我爲傍徨追呼

七

薄雲風慘烈煙漠漠唧唧唧唧前且却掬以瓜
約以臆溫以膊爾廉一夕化爲鵲衣裳楚楚顏色驕
自言決起凌重霄我自避爾趨蓬蒿山高水濤濤
看爾曹

又

烏夜啼啼聲悲且謔乾鵲乾鵲望氣占風能巧索巡
檐絮語媚閨闈謂爾爲祥我爲惡爾自驚飛蛸自伏
啖腸快腹胡爲肆爾虐爾雌一夕化爲鴛鴦薄接尾
恣奔奔黃鵠摩天訢蒼旻下使霜鵲搏啄之爾更啗
啗聲爲吞

入天台訪耿玉齊年翁述懷四十韻

榛棘彌天壤滄桑閱世身萍踪離侘合蘭味遠相親
燕市初求駿荒郊已泣麟君歸赤壁下余隱白門閨
捧檄翻成懼荷鋤不厭貧管坯空鑿遜弘閣強留賓
宣室勤延賈書生乃過秦壩篋同出處茶齋異亭屯
借箸聲俄起含香志莫伸枯楊羞老婦夕駕易迷津
一木摧華礎三年化碧燐魂從柴市返夢繞鼎湖頻
精衛石填海啼鵲血洒塵腥風吹野哭冷月嚼穿齧
乞食逢溪女吞瓊比漢臣重研甘委盤蒙袂賴恩鴻
十竊途子還瞻倚閭親感深齊一痛歡極怨非眞

九

九

爭牽挽朋儕各細詢但知逝冥冥不謂走踉蹌
忍話偷殘息茹悲奉省晨膳珍采菽縕絮擬重茵
祇覺山川迴都忘歲月新蓼莪旋罷什華黍更何陳
畢志酬泉壘憂生况解民徒然傷季路未免覓元振
靡聘吾安適頽顏拙告人舒懷望霄漢結契獨松筠
藤杖支巖骨癭瓢煮澗薪來尋寒拾侶共話石梁因
村落聞謳誦姬孺雜笑顰大都無別語惟說使君仁
佩犢今耕隴棲鴻漸比鄰兵戈氛忽殄稼穡俗仍醇
康濟能如此時賢未有倫黃虞既綿邈白水亦因循
且爲矜窮耐隨宜起酒鱗丹成捲幔入碧幃駐車巡

濁劫餘仙吏禪心卽隱淪願言營絕巘游子得垂綸

登招寶山

日薄風正騁濤勢壯於天窮隆何其隘混濛一烝連
仙人不可求神禹泣蒼煙我欲往從之褰裳更迨延
長鯨噴激沫崩騰沸百川動植無復寧夫誰使之然
本期曠觀覽翻令百憂剪戚彼東逝波何時復西旋
天吳奏妙瑟調急皆哀絃愍茲濁世士徒欲貴生全
運會有終極睇目成桑田澄穢決其流置身黃虞前
當軒數息坐一笑萬慮捐

壽吳振公

九

九

四月三日夢有示余以徑尺璧者肉好完整
古色紛披余戲拈筆題四詠其上覺而忘之
唯憶五六兩聯亦不自解夢中或謂余曰未
能歸趙璧我不厭子戈所南語也子詩始謂
是爭余領之是日卽爲振公懸弧辰因足其
語爲壽時余將西歸統呈便回
一臥湖山歲月深不堪往事細遠尋醉酣拔劍衝星
斗夢去鳴騶繞禁林秦苑銅駝開杞棘漢家寶鼎出
汾陰與君瞻髮看雲起擊筑聊爲莊舄吟

留別吳振公

高天崩若雲黃河逝猶瀨烈士抱愁心中宵起擊汰
對酒百無歡當歌一以慨朝弄香難期空濛鎮曉霞
塞兌向世人永懷日搖旆信步出門去逢子遂傾蓋
握手不得語飲泣但霑霈蒼蔚者誰子刷羽乃翹翹
運會各有適別具此肝肺饑寒委路隅魂甘夢亦會
別子詎能忘長劍倚天外

苦雨吟留別吳幼澄父子

谷風何颼颼積雨何瀾瀾陽和一以逝霽景杳無期
毒霧沉山川夢寐懷暵暵晨起支頤坐比屋斷朝炊
不自聊况乃恒苦羈因之懷鄉縣別已逾三時

廿餘口巢棲巖一枝城郭豺虎橫坐臥魑魅隨
瓶粟久告罄如絲欲歸無羽翼悔出奈驅饑
千慮集寸臆徘徊竟何之

又

浮雲無定馳飄蓬無膠枝蹉蹉自古然悵恍心恐迷
何意鏡湖隈遇子成心知蔓草欣運迥緇衣婉改爲
天運政玄黃志士皆蟠泥譬如枯魚泣濡沫恒相遺
又如穴樹偃念友忘其饑始悟陶公旨冥報各有私
謀歸久踟躕又欲與子離歸思紛無緒離愁脉脉悲
執酒不辭傾淚溢如泉滋世亂苦離別徘徊竟何之

又

人生如鴻雪夏雪非足奇出門不自意乃在天一涯
天涯若親串結交不復疑葵倫攸昔天逝者歎如斯
蘭滋九畹餘臭味永不移濯纓亦有咏千佩亦有思
經時未云久斯須更相追天運會當旋曰霽豈無期
萬里終焉隔梁楚流音微末俗不可語但媿古人師
息機避繪繳莫復妻肝脾執手暫爲別徘徊竟何之
中秋前一日留別耿玉齊值其初度兼用原韻

爲壽

作客欲經年歸思猶懸鳥道邊海日瞳矓觀異
風浙瀝漸司權殷勤下榻留孺子惆悵登樓有
仲宣別去山靈頻寄訊石梁未了杖藜緣

又

別夢依稀不記年何期晤對海雲邊余歸巖壑漁樵
侶君擁塵旄節制權共話糟糠神倍愴莫論岸谷語
難宣祇應銷向夫山座撫手空華總幻緣

又

閉歲多君祇一年雪霜遺滿鬢邊輪將萬事猶餘
拙悟得三乘亦是權到眼菰蔬沾雨露驚心鴻雁快
旬宣他時領取拈花旨更話三生石上緣

又

莫餌胡麻學駐年
雄心未歇屢辭遊
藏身道合吏兼
隱濟世能彰實
與樞桂魄一輪
光漸滿松蘿萬
筵義全宣金鑑
惟有夫山老肯
負招提此日緣

投贈王念尼兼用惜別

身世兩如夢
飄蓬任所之
石梁迷不借
鏡水酌軍持
靜眼看浮俗
孤懷謝舊知
偶逢王子晉
信宿又相期

又

之子羣空冀
論交宿有神
歷經世局異
領取道心真
一歲身暫煙
霞托契親安
能緇白社
筆鶴共爲鄰

又

故國荒煙外
經年猶未歸
雁聲寒更惡
木葉靜還飛
江上愁戎馬
客中逢授衣
臨岐歎踟躕
但覺素心違

柳生爲余作天台四威儀圖詩以酬之

衰年汗漫游
誤入天台路
七月苦炎蒸
巖巒沉濁務
性癖耽搜奇
數被山靈妬
流雲無定依
歸棹將西沂
寄語謝山靈
逝將從子住
縛茆棲妻孥
糞火煨新芋
倚杖華峯巔
經行朝復暮
巖頭惟晏坐
有時寒拾遺
倦即枕松眠
靜聽溪聲度
鑿空窮地脉
凌險四天步
與爾惟一身
秘奧誰能護
今暫與爾離
去矣勤復顧

有客撫掌笑
笑乎疾何痼
人生如幻影
意適卽成趣

何必几席間
寄影皆有寓
吾令子神游
頽仰來寢牖
經營方慘淡
意微體亦具
或如瘦鶴閒
或如蟄龍怒
或如木全槁
或如鐵生鏽
余意所偶到
皆墨已先注
旭日東溟生
萬象莽回互
幽澗竿竿哀
風驟神靈雨
劍氣耿焚焚
波明自吞吐
塵俗寧可借
顧盼生毛羽
握荃采椒蘭
遂復捨羣嫗
沒迹久藏身
適子頻露布
子能貌余真
余亦爲子賦

留別周霞濤年兄舊令菊江

相持一問天
踟躕庭際淚
潸然空梁落
月常疑

樹啼鵲不記年
長楚已嗟無
室樂若華但
怨偶生全中宵
起望春陵氣
未許桃源永
息看

又

菊江無復舊
風流釀酒登
臨憶勝遊百
里龍鱗遭斬
伐千家漁市
化荒丘莫就
陶令歸田樂
尚鼓周郎旗
敵等駒隙易
馳人易老河
山極目恨悠
悠菊江舊有
長松夾路
六十里數
百年樹也
乃新令斬
伐都盡新
令亦予同
諸故友之

楚州酒人歌爲陳階六賦

噫嘻吁嗟乎
君胡爲乎自
署爲酒人酒
人之徒豈易
跋憶我生當
全盛日蟋蟀
歲晏眞恬熙
累葉不曉兵

草事村歌社舞相追隨墮地氣欲凌霄漢結客任俠
都不疑同時六駿競豪達頽仰四海共睥睨筆鋒一
一摧華岳吐論安知由與夷一飲但云當幾日無煩
深幄下銀泥公卿長老咸歎羨如何不飲令人咄頤
得忘年恣歡譁揮觥角戶相雄雌少年竭蹶學步者
汗流浹籍偃且疲狎主情丘十餘載後來替人知是
誰中年學道乃棄去微醺醇醉聊自持况經多難傷
零落倏忽逝者已如斯以茲終歲常宴坐當歌對酒
翻噓唏雲間欣見陳隋六白言當飲三百卮使我見
猶喜爲君更作酒人詩古來濟人皆有托大都

三

不得于時者之所爲步兵途窮痛醉六十日信
陵飲醇摧婦無醒期中山埋骨三年矣豈知世界昏
濁與瘡痍天地何隘日月何馳吾從醉鄉箕踞支頤
不識有漢况魏晉避世何必武陵谿如君本負匡時
畧不獨文陣之雄師彈琴初試雉鷄麥岐方當游歷
比臯與夔赫赫宗周彼黍之離浩浩九有吾將奚之
言歸吾廬淮海之洲醴林爲糧築槽爲隄淮水湯湯
海甸靡靡彼狄載路魑魅朝窺顧影無羣何以樂饑
絲竹匪御大藥無資揖子眞與臯羽傾壺盡而倒接
離俄俄側弁襟袖淋漓極余歡而起舞夫安知予心

之悲已焉哉吾爲酒人歌酒人慎莫悲吾聞天帝酌
瓊漿西既醉小臣相與竊飲皆離披遂令瘳衡失度
躑躅參差岳傾瀦立月盈日虧龍蛇遊于陸塵鹿游
于池往者無不復萬物之以息相吹吾將叩蒼穹而
啟其大寐與角汝共爲童穉之嬉爾家孟公大解事
投轄留賓實不辭

贈陸逸之年兄

頻年別夢不知路偶爾扁舟夜到門身在寧嗟貧次
骨神傷翻合坐忘言鬚絲冉冉叢新恨蟲絮淒淒泣
與子婆娑成二老相看碩果更誰存

四言

靡靡西田茫茫沮洳循彼禹服爰莫我居我負我戴
釋我簪裾言反我廬矣于彼菰蒲矣

應應西田湯湯海濤重雲飄飄霍雨飄搖旣汗且萊
曰菰曰藭發緯之不恤恤我新苗

皇皇文肅艾之柞之穆穆縹緗史丹之艘之岡敢有不
勉似之積之稼穡其幼維其瘼之

維曰吾不如老農歲亦尚有豐屏彼蠹賊言同我功
有獲斯鍾有馨斯秘悠哉優哉聊以永吾日

維曰遵海濱而廬神其相女嘉祉來綬發彼碩鼠蕪

風鳴絃日月其旋悠哉優哉聊以永吾年

讀心史偶題其後

萬古共羹倫肩承仗一身填膺惟恨事開眼盡仇人
歲月因循老河山餘淚新敷天甘左祖之千獨舍辛

又

已信天難問何辭拙與愚同羣憐匪兒識字娘爲儒
堯舜空焉聖巢由亦豈徒所求惟一是精衛諒非迂
先生云堯舜無聖非吾君也有一是居士傳

又

無可說淚迸自淫淫易朽千年骨難灰一寸心

讀心

壯積憤白日照孤吟止畢生平事寧論稱到今
先生云骨骸已成土心終不肯灰履著先生云妾婦生何益男兒死未休以知一死原不了丈夫事也

又

塵沙曾一瞬久久竟開天朝露王孫貴謂承也批顏儒
者賢謂許吳列精魂鑄日月夢想結山川稍識君臣
義聞風亦泫然

次韻答張季筏見贈

甚矣吾衰久過從得二難論心俱握素幽憤共憤丹
且莫驚時論翻宜覓古歡病餘推枕起七發爲誰寬
又

寧望鎮追隨相逢老古錐祇將空幻法較量有無爲
理極喻難到機前意在茲鄭公心作史痴絕不須留

又

學仙兼學佛先不媿爲人世亂競榮寵說衰悲主臣
驚心橫射虎極目走狐窺吾意常如醉酸辛向汝陳

又

蝦心禪寂後偶作不平鳴混迹棲塵塚何途涉冥瀛
物情皆有待吾道與時行平陂應前定從君聽鶴笙

答友人

盡總成塵坦坦幽人履道真十資松風標勁

年

讀心

六

龜佛火伴閒身名依蓮社難忘酒靜掩荆扉卽
避秦髣髴遺民有皋羽少微中夜破蒼冥

又

晴雲曉靄晝陰陰仲蔚蓬蒿深又深自領寂寥寥鼻
觀未忘孤情動悲吟陸沉畏見河山影蒼莽難明天
地心予亦寒巖倚枯木肯容蠟屐漫追尋

嘉蓮詩有小引

庚辰始秋大司馬質翁范夫子庭發嘉蓮友
人章子宜昭徵詩同社修詠其事比物連類
詳且備矣小子時方負米遠出未及預于末

坐比後至夫子則授簡使廢賦之或曰草木
嘉祥殆亦偶然未足爲君子侈也余曰不然
昔姬公居東王命致禾乃有歸禾之作既旅
王命又著嘉禾之篇若是乎其言之不厭詳
也夫子前以言事去國解組之日方拜高皇
弓劍以行是日適大雷電以風拔木伐屋江
濤洶湧上下帆檣若崩厥角時余小子偶偕
心竊異之爰紀以兩詩然則嘉蓮之詠又烏
容已也因次孩未先生原韻用成斯什深愧
穆如敢言肆好

無欲治平琴樽謝政遂蕭清無錢可治流丹
圖借屋時聞隔水笙好客日傾浮碧酌憂時每並踏
莎行涼颺偶爾開虛牖香氣旋來送棹賴自昔華萃
稱聖瑞孝經授神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豈知益
益已儲精泰徵一德交同志兆叶茹連榮耦英素質
泥塗光燁燁芳心昭藐望盈盈影寒華嶽凌仙掌色
浸金波絳風盥倚袖臨風如有新並肩濯露更含情
兼茂放艇方馳思蘭茝羅階共日成兄說嘉禾能悟
主卿雲爛漫自銷兵

庚辰秋抄客清湖所期不至留滯數日戲拈壁

間韻意緒無聊偶爾成詩索詩題不得也

驅車千盟外驚愁此惜間野棹迷煙渚斜陽挂遠山
樽前驚髮短沙際羨鷗閒吾亦倦歸去三茆日往還
歸去酒應熟空山蒼浩歌裝傾陸賈盡圖列少文多
生計如鳩拙開庭任雀羅佛場能及第名豈點賢科
榛蕪悲故國垂老更無家寄壘如新燕爲園學浣花
苔痕深沒屐萊甲淺含沙卽此堪終隱人生會有涯
吾愛陶夫子家貧恒晏如儼猶時把菊出豈歎無車
慮淡惟禪悅名高悔子虛聯簪諸老衲煨芋政過子
古用拓浦

私衰柳轉覺客程難候歷四時變所經千萬山
稍畦空翠冷蓀杖野徑閒寥曠看鴻雪羈栖亦破顏
右用晉安
王以成韻

江山令交余殊曠且同諧也頃聞余至報余書
曰懷想年翁甚渴年翁乃過門不入室也忍
矣哉矧望台旌惠而好我此君應不讀孟子
未聞君子所就三也臨邛令非日朝長卿長
卿豈漫作客者爲題主人壁而去之

幽居恒抱膝偶出亦悠然識者歌衰鳳歸歎味匪虛
閒心隨去住世態異山川寄語臨邛宰相如已罷絃

右用雲閣
及移舊

保安橋戲和壁間韻

燈昏客夢尚依微九月霜寒未投衣故園兵戈鴻雁
杳殊方搖落鷓鴣飛嶺雲千里堪持贈離菊數叢想
正肥歸去好呼彭澤語當年一出未忘機

聞山蒼鶻越山青有山不住愧山靈入飛縹緲雲中
鳥驚立喧危瀑下汀若向孤峯餐白石好於絕壑架
空亭向禽婚嫁何時畢靜掩荆扉澆醴醴
餓來驅我陟仙霞煙雨空濛客路賒隔歲蘭皋空有
一峰火恨無家江鄉梗稻珍如玉嶺嶠丹楓紫

盜至今充斥甚九重何事日宣麻

投贈鄭藩司

準旗鸞節映菰蒲行省旬宣領舊都冰署久從炎海
至薰風彈入石城衢寒惟倚母方敷惠中澤流民莫
繪圖六代雲山青未已歎同涸鮒詠來蘇

又

比舍爲郎壩與笈分飛遠是十年期雪鴻已覺雲泥
隔燕鹿旋驚滄海移病骨祇從飄笠老衰顏况值趙
隆時雨花臺畔清秋月何日扶筇樹所思

送劉伯宗應詔北上

湛湛寒江清瀼瀼蒹葭露穎芳采芙蓉送子涉江步
風昔結同心今若參差羽子歸掩故山子去向天路
天路清且夷黍苗待膏澍豈無趙買徒荆榛蒙敝絮
大聖慕唐虞精氣通寐寤之千秉靈籥繞袖掩羣嫺
潛德凝幼安汪洋追叔度寶氣吹幽光陽和備寒沍
靈鷲翔若木枳棲寧肯顧饑渴未遑安安得擇所遇
平生出處心於此貞其素誓如間手奕靜對勢已具
蘆黃雁將南尺書應可歡時從南陔耕聽千鳴韻蒲

感遇贈劉伯宗

丙子

子來遇尚託契依丘樊炯戒師明哲息機謝羣援

鼎鑪薛偶開松下鐔素琴發清韻宿鳥時高齋
斯際穆懷古孤緒於焉存時艱亦念哉含藏道所尊
感數華實滋獨寤永弗諼當陽撫鴻運九載未濟屯
絃綱遍八挺翹車責舊園是時無留良與子同見掄
天路苦榛棘豺虎彌川原間洛數十郡戰哭皆新魂
子也陋微管奮翮必驚奮余方戀南陔藝黍供晨昏
出處各有遠素節諒自敦不聞莘渭人嬾矧效公孫
三復汚流詩末俗誰與論

宿劉在公齋頭

聞增玉藥日森森老樹垂藤映碧岑箋滿象初窮虎

觀賦傳聲價鮑雞林茗柯自矜淵源異勃率猶矜名
理深羣紀由來無異實旨令數稷鎖相尋

丙子罷試辱王昆華李括荅兩大座師格外見

存賞款兼至感深欲涕情見乎詞各獻二詩

以誌銘勒

端揆地近接獲龍南國善莪世所宗絳幘舊瞻離水

潤鎖惟新酒墨花濃琬琰盡入碧雞詠藻鑑高懸玉

女峯獨有車門餐石客明時方許罷爲農先生籍祿封而宋華

慶舊以少司成蓋南來

又

詩稿

三

三

野夢未能安赤羽朝飛塞北寒自是柳開慙

策刻遂令李薦罷彈冠渥注澤竭猶求駿丹穴座

封尚伏鸞聖主同時應有歎爲言發恤政闕干上

王昆華先生

舞階聖代郁敷文天下龍門尚重汾桃李燕臺俱上

駟菰蘆畿國聖青安歌傳姑藐千秋雪芳結鍾封五

色雲何事西川杜陵老明堂獻賦不相聞先生甲戌所得皆名衡南上方引領余分關病中

文先被抑先生未得見也

又

艱危獨有至尊憂慟哭滄江何所求十二國風悲蟬

蟠牛千景迴笑蟬弓招鳥恥難懷祿牛飯朝餽負
肯遊但使緇衣能御李請從定遠覓封侯右李括蒼先生

山中獨酌有使

一幽百慮盡能捐短榻深樽梅子天路海已同高士

鶴絕交猶見古人賢已窮愚慧寒崖後難賦肝腸佛

火前夢裏雨風江上月共余此際到君邊

桃溪雜詩三十首之三

烏啼知欲曙幃吟夢猶緬慈音千萬端大旨曰黽勉

聽之不忍終被面有餘絃挽衣申一言宛若春蠶繭

身殞身絲結會當展

朱

著卷

三

三

二月笋刺土三月茶作芽臂彼棘上針針作心中花

鳴鳩啼日陰驚風變雲霞人匪金石堅海水亦桑麻

安得呼壯士振臂籲日車

青青原上松上有雙棲鶴女蘿附其枝岑生幸終托

莪莪子歲姿豈謂行當落海風振積雪萬里影成各

殉去還戀茲心中如斷髮

壽姚老伯母項孺人八十

彩霧分庭玉椒解映北堂四朝稍象服三書筆含章

說項傳名族歸虞繼古芳雙栖鸞瑞鸞並譽義文書

惟布勤操作繼脩惕奉嘗弋言興昧爽佐讀逾嚴商

支戶驚秋蟬鳴機軋夜廊時清欣子珮遇合奮縹緲
鵬起凌霄漢鳬飛出上方湘江花作縣楚澤艾爲裳
塵甌水偕嚼彈琴瑟御旁素絲綢內則翟茀近輝光
佇待天言重何期地軸藏青燈熒歲序黃鵠怨翔翔
爲傲謀生拙于公衍蔓長龍文眞驥子海日耀扶桑
瀝齒乳花血沾襟集蓼霜和熊神理瘁截髮合間揚
作棟推良礎垂竿擬兆璜文孫仍奕奕宅相亦琅琅
蔗境初終歷葵心曉夕望無煩搔烏爪詎待挹瓊漿
彤管標貞操綸音寵壽康鎮陵山翠滴版輿日相將
菓子屋後山看月遲元修吉父純先不至

才看月地奇絕竟茲山雪樹搖城合煙峯倒海還
數家燈火亂隔市搗衣閒對四新能詠詩成好待剛
摩詰詩愁肖元章画不傳蒼茫灝氣盡旅泊洞庭天
好友邀難見愁兒凍欲眠明朝吳子宅未必月遇圓
巖斜無所附劇醉便潸然狂久從交厭貧深不受憐
萬方多難日數夜酒杯前仍間抱鼓至文吏政乘傳
壽胡太函先生八十

堯時甲子漢時衣五聖遺民仍采薇皓首一杯終隱
局晴川五月舊魚磯交敦羣紀人猶健夢想黃虞事
久非有與吾翁偕白社筆筒廟唱莫相違

七御壽大司馬范公

大司馬范思仁先生挾漢爲章攫雲孔武虬騰鸞翥
鍾光岳而降精石澗川輝備瓊琬而薦嫩邇翔少伯
之踪履蹈希文之蹟固已後先一揆憂樂一致者矣
方其弱歲釋屬遂履大東拊察而稿瘠皆榮指顧則
煙雲變色芾棠輝綏惠我無疆循卓既彰游涉通簡
週其屏翳振幽茅茹斯彙曰消見睨衆正綱維斯可
謂闡羣紘之八目遵皇軌之大方而介石動於知幾
鳴鶴感其先至拂衣允蹈身葉名山顧厨匪及於仲
離同尊乎君實而能嶢然不滓確乎不拔雖年

壯然公輔之望已隱集於斯矣天子既立實首
召公特踐奉嘗載乘麾鉞煌煌豫豫冠冕羣藩席未
及溫邊氛內迫公乃義旗奮發不俟詔命天中之旆
雲移二室之鉦雷動先聲所及狐豕駭奔用能康乂
王家莫安三輔艱阻弗避克底大勲數歷中外未及
十年進退安危遂登獨座陟岵言歸東山載起天子
曰留都吾湯沐重地汝往欽哉公秉憲南臨澄清江
海幽明若否式序在位俄以多難晉總樞機當是時
鯨鯢沸浪於江壖狼豕馳煙於關外公乃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揮羽清嘯則銅馬寢

濡足之思督甲星馳則鐵騎灑燕山之泣歲歷兩拜
載星寒暑雖勅勅靡皇不廢維生之咏謀謀丕著益
深綠野之懷而有業有截截其清寧繫公力也丙子
冬十月晦爲公懸弧之辰公於是年始腹官政矣士
大夫從公游者相與造杜陵子而謀曰猗歟休哉曩
者寇盜弗靖主上慙憂公卿困辱雖公有美弗敢稱
也今以公之靈稽人成功農狎其野及時修徇事豫
則立昔吉甫來鎬而飲御稚圭襄夏而醉白以方之
公未有多也其亦可就公爲飲御計乎杜陵子忻然
曰子將何如客曰東南之交山海之奧區也山

之有者有蕨薇杞菊之芳辛焉黃獨蹲鴟刷而取之
膏如肪羊紫笋含穉尋枝抽開碧澗之芹未冬先芽
玉糝之齊佢亞霜華橘菌之精雁來始青苗未舒膚
墳若鷺屬江之腴者爲魴爲鱖爲鱣爲鱣帶甲之鱗
啄長三尺而晶品海之珍者有曰珧柱腹若無膚潤
若無素甘鮮之意可挹而不可茹砥掌之盤其珍曰
膾燕以積薪炊之累日其胾不任箸也吳人饌之爰
合衆味雜投之而和焉汰其濃醢挹其清泚五齊之
羹尚可鑿也侯鯖之所不能懷而金盞之所不能方
也亦可差而進之乎杜陵子曰公薄於味蔬藟之食

藜藿之糝士未獨飽不先膏也陳饋渠渠公弗之御
也客曰性情之適莫善於音音之飭於萬物也其噓
爲氣天高露落氣清而無塵山則竄竊窅窅之所響
應也水則瀟瀟澎湃之所鬱紆也時則有鸛鳴之鳴
清積之嘯哀鴻之唳文魚之唼高梧聽之而不枯比
竹入之而韻籥柔柔裁之而紉緯苦瓠蘊之而中虛
於是截以爲簫斷以爲簫秦青發其曼聲李暮引其
圓吭流雲拂而不支綺石驚而欲墜飛隼潛鱗游泳
而不能去故夫吳歛後起天下之所馳也雖有郢曲
其供謳湘瑟龜茲鄒部弗能先也亦可頌而陳之

杜陵子曰公審於音曲誤則顧然方聞聲而思壯
士好音而懷西歸哀樂之感未能入也嗶嗶絕調公
弗之御也客曰職方之重是曰輿壤設險以守形勝
寓焉崑崙之條蜿蜒自南踰葱嶺凌岷峨連桂管編
百粵盤礴海筵屬于江流而休焉南則軒轅液金華
湖上昇之所棲也北則文密誕敷玉帛萬國之所贊
也來則有天目泰望蒼霄震澤之所瀦峙焉西則有
匡廬天柱彭蠡歷陽之所匯轟焉是以鍾山出雲紫
碧萬狀清淮映月綬綬金鋪菲峯洞穿於進肺牛頭
巖表於天關加以六朝經寺燦若朝霞十廟雲懷飄

猶仙梵鳥衣衆燕爭識主家綺綺殘香未消金粉此亦佳麗之上都流覽之極觀也亦可以邀以詠乎杜陵子曰公曠於遊然每以寄其規度險易極目河山之咸焉若夫流連客與經旬聯蕩天下未安公弗之御也客曰齊宗稷下魏侈鄴中衆固集一代之才汾晉羨龍門之美後有作者若籍湜偃汗於韓門黃素絕塵於蘇側是以龍嘯則雲徒蘭薰而風引氣類所感莫之關也嘉隆以來士之游者燕市爲經今亦不無少變矣法合秋茶動觸忌諱浮沉去就南國歸墟員共載若雙鳧之集於定昆鄴技偕藏若驚鴻之

上苑今士之來者惟公能致之洩勃呈能詩非畢技吐論則煙霞卷舒摘詞則月露錯采此亦交游之奇致而吐握之遺軌也公能與游而不劾乎杜陵子曰公誠好士然未如葉公之見真龍而怖也式毒市駿公蓋有微權焉外澤中乾公亦未之暇御也客曰華陽之墟司立之府眞詰雲魏鬼神所守碧眼方瞳十寶松風千歲之蒼化爲虬龍其光煜煜星經如螢得而餌之後天地終乃使王喬鼓鞀客成鍊液安期羨門之徒引熊經而舒鳥翼揖荝君而持癡竿之揖觴弘景而據釣鱸之席此亦遺世而連引飄飄乎

凌蒼穹而俯齊丘也公能超然與之拍浮乎杜陵子曰列仙之儒山澤之癯公庶幾其遇之然公方舉一世而仁壽之若夫茹芝之痼方技之末公亦未之暇御也客曰如子之言則是公之憂先天下銳意太平方今殘寇未殄連隅未寧蹉跎之成易生鐘鼎之業未竟今公事不世出之主遇大有爲之時行將內固根本外撫四夷淮蔡屬藥而受成於晉公直淵乘塵而算勝於刻日功成而長揖歸廬名盛而杜門却掃竹帛垂乎無窮祗席昭乎奕世然後命觴而召嘉客員立而送歸鴻跨九瀛蹈溟渤把洪崖而從赤松此

之所期而二三子之所遠御矣杜陵子曰不然蓋公有父安一世之志而時脩然於意必之私有任重天下之心而時恬然於進退之際有經緯纖鉅之畧而時默然於遵晦之養在寵而不驚履夷而如險湛深乎道德之林棲息乎玄素之關休休焉凡几焉有未易以窺公之涯際者矣夫成天下之事者如在甕者之不能舉甕備天下之業者如抱鼓者之不能鳴鼓公家少伯希文豈僅一名與功之爲烈哉客乃屏氣而退然然而不測其所謂遂次其語列之於朋身之關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六終

刻無他技堂遺稿後記

余家世清白累葉以詩禮垂訓王父司農公受知先朝文章經濟聲稱爛然母侯縷述獨生平著作不留宿稿散逸爲多滄桑變後浮家金陵焚棄筆硯視髮於長干浮圖遂以是終然每追思往事未嘗不仰天號泣血灑鍾山也先君子以喪亂之餘飢驅遠走餬口四方又幸從交游中搜括補輯共得如千卷以故手澤雖存而剞劂無資遲之數十年不能出以問世先君子之痛心久矣余小子勉承先志拮据卒業雖不敢冀其廣播人間然藏之名山傳之其

不見而表章之者不與草木同腐朽是則予小子之所深望者焉孫子涓子許百拜謹識